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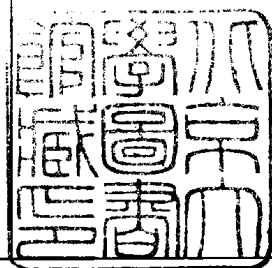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捌輯·拾貳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捌輯 · 拾貳冊目錄

歷代神仙通紀五十卷 · 之二 〔清〕宋在衡輯

〔清〕宋在衡輯

歷代神仙通紀
五十卷·之二

清鈔本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序第五冊

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信哉斯言也夫神仙之道在乎內積功勤外施德行使其功行既著則動天地感鬼神之自然也矧夫功之與行非智之與力奚能致哉昔者

祖師許真君正心誠意真清常靜存神固无抱元守一豈非聖功歟修仁蘊德濟貧救苦見人危雖常行極救及化誘善人入道修行先人後己與物无私豈非道行歟由此觀之功行甫就聖道克

全按宅飛昇於九清之上亘古今人所未聞也然則是傳之謬實祖師立功積德之表鑑焉是詩之作豈門弟騁華銜藻之文詞焉詩傳者蓋紀述其行事贊揚其偉蹟於祖師也冀諸後學之士知祖師如是而行功如是而立行苟能踐履之擬鑄之則充乎道德證乎神仙豈不與西山衆真同驅而併駕矣八十五化之設非徒載往事而祖師垂教化之意深有望於後學之士不淺矣幸加勉進時巨宋丙午後稷日西山勇悟真人施岑頌詠

聖德謹稽首百拜序

西山許真君十五化錄卷上

西山勇悟真人施崇編

本始化

祖師姓許名遜字敬之曾祖琰祖王父肅世為許昌人高節不仕潁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吳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慶金鳳啣珠墜於掌中玩而云之及覺腹動因是娠而生祖師焉

仙化

句曲山遠遊君過護軍長史穆皆祖師再從兄弟也

悟真化

祖師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疎與物無忤嘗從獵射麋鹿中之子隨鹿中之子隨鹿子猶顧賊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即行棄弓矢

務學化

祖師起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識緯之書尤嗜神仙修煉之術頗臻其妙聞西

安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妙

擇地化

遂與郭璞訪名山求善地為棲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遙山金氏宅遂徙居之今逍遙福地王隆萬壽宮是也金氏見為神後有傳曰以修煉為事今有丹井藥臼存焉不末聞達鄉里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

金槩化

嘗有售鐵燈者因夜然燈見有漆剝處視

之金也翼日訪主還之人有饋遺苟非其義一介不取

旌陽化

郡譽孝廉不就朝廷屢加禮命不得已乃以太康元年起為蜀郡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

德政化

視事之初戒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悉開諭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發摘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近賢遠奸去貪最

暴具載文誠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以戶曉乃擇秀民之有德望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

賑之化

先是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祖師乃以靈丹點瓦礫為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籍民之未輸者咸造于庭詰責之使服力役於後圃民獲地獲金得以輸納遂悉安堵鄰境流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眾遂至戶口增行

平疫化

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祖師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沈痾之疾無不痊者傳聞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且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老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安蜀民為之謠曰人無盜竊吏無姦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為其後江左之民亦來汲水於旌陽祖師乃呪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江濱亦植竹以標其所

俾病者飲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號蜀江是也亦名錦水今屬瑞州高安

棄榮化

祖師任旌陽既久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旌陽縣屬漢州祖師飛昇之後詔改為德陽表祖師之德及民也尋移縣治於西偏而以故址為觀今號旌陽觀屬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裹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設氏族以從祖師之姓故號許營焉其遺愛及民有如此者

新梧化

祖師嘗至新梧憩於栢林忽有童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祖師嬰而受之其地今為栢林觀也既而偕至祖師之第惟自擊劍自娛人莫能測祖師識其劍仙也常禮遇之卒獲神劍之用祖師飛昇之後遂隱于手植栢之下因號栢樹仙童

黃堂化

既而與吳君游於高陽間金陵丹陽縣黃堂靖

有女師諶姆多道術遂同往致敬扣以道妙姆
曰君等皆夙稟靈骨仙名在天然昔之孝悌者
上清下降化度人世示陳孝道初降兗州曲阜縣蘭
公冢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是為衆
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公授吾使掌
之以俟子積有年矣吾復授孝道明王之法亦以
孝為本子今來矣吾當授子乃擇日登壇依科
盟授闡明孝道誓戒叮嚀出銅符鐵券金丹寶
經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諸階秘訣悉以

傳付祖師 今淨明五雷法之類皆姆所授也

王譜化

諶姆顧謂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君之師今孝道
明王之教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況王皇元譜
君位元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
相齋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許君司玄枵之
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
為丑耳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

朝真化

祖師與吳君禮謝訖辭行祖師方心期每歲必來
謁姆姆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
茅一根望南擲之曰子歸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
一至足矣祖師與吳君還首訪飛茅之跡尋於所
居之南四十里餘得之已叢生矣遂建祠宇亦以
黃堂名之 號曰崇真觀今稱黃堂隆道宮者是也
每歲仲秋三日必往禮謁焉

懋真化

祖師往訪飛茅路傍見陂水清澈為之少懋曰

懋真靖 今清改村懋真靖是也 又見鄉民盛烹

宰以祀神且相詭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矣祖師
曰恠崇敢爾耶夜宿於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
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 今其
地有廢社不祭

靈泉化

祖師見負檐遠汲者滿道乃以杖刺社前潤澤出
泉以濟之雖旱不竭 今大澤村紫陽靖石井是也

龍城化

明日登山巔指山腰之泉罅曰是有異物藏焉
後將為孽遂立壇靖以鎮之 今每歲朝祀必
憩於此號龍城觀

松壁化

祖師渡小蜀江 今名黃湖口 抵江干之肆主人朱
氏雖貧而迎接甚敬祖師戲畫一松於其壁而去其
家即日市利加倍後江漲潰隄市舍俱漂惟松壁不
壞 今名松湖市朱氏見廟食其地

黃龍化

祖師嘗鍊神丹于艾城之黃龍山山湫有蛟魅護
為淵藪輒作洪水欲漂丹室祖師遺神兵擒之
釘于石壁 今有釘蛟石猶在焉 丹成祭于幕阜
葛仙公石室遂至修川愛其湍急而味堅乃取神
劍磨於澗傍之石 今在修川梅山後人於其處立
觀以表其聖跡今號為旌陽觀是也 尋渡水登
秀峯 今號曰旌陽山為壇於峯頂以醮謝上帝
乃服仙丹

西安化

吳君居近焉 溪南有吳山村吳仙觀即吳真君之故
居也 遂造吳君之宅過西安縣 今之公寧是也

縣社伯出謁祖師詰其地公有妖物為民害者
其神匿之祖師行過一小廟廟神廟神姓毛兄弟五
人今號協佑廟者在縣之東 迎告曰此有蛟孽害
知仙君來故往鄂渚藏矣後將復還願為斯民
除之祖師如其言躡跡追之至鄂渚路傍逢一老
人今三王廟詢其蛟孽所在首指曰見伏於前之
橋下 今號曰伏龍橋是也 祖師至橋側伏劍叱

之蛟驚奔入大江遂匿于淵今號曰下龍穴乃勅吏
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乃誅之 今號上龍口是也
祖師怒西安社伯之不職錮其祠門止民間之享祀
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則邑有火災祀師止從偏
戶出入居民祭者少 今祀小廟 今封協佑侯廟食甚盛
亦多靈感

丹藥化

已而還郡城祖師曰此地水陸衝要人物繁夥豈
無分合得仙之人試以丹數粒雜他藥化質之令其

信緣而取既而贖者雖多竟無一人遇者祖師吁歎以世間仙才之難得也

藏溪化

祖師聞新吳有蛟為孽因持劍捕逐之故所經遊處曰龍泉觀今改為仙遊是也蛟懼窟入溪穴至今號曰藏溪祖師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以禁之鎮蛟文石碣尚存今為僧院曰延真傍建觀亦曰延真在奉新縣西十里

海昏化

時海昏之上遼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即被吸去無得免者江湖舟船亦遭覆溺大為民害祖師聞之乃登北嶺之以顯驗之今赤烏觀之東曰會仙峯即其處也果見毒氣漲空祖師憫斯民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將往誅之赤烏化

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祖師道法競來告懇求哀懇切祖師曰世運周流當斯厄會生民遭際合受其災吾之此來正為是事當為汝曹

除之吾誓不與此蛇俱生也有頃群弟子至亦同

勸請祖師曰須時至乃可於是卓劍于地默禱於天良久飛泉湧出俄有赤烏飛過祖師曰可矣

其北為侯時觀後赤烏觀今為壽聖又曰廣福本廟道士萬中行詩曰昔有長蛇枕毒成旌陽曾此俟誅夷洞中仙子方如會天上靈鳥忽報時符使怒飛凌谷口劍星支下鬼神悲一千年後幾興廢可惜陰功無盡期張天覺有卓劍泉詩云卓劍遠成巖下井符時遙動日中烏海昏餘孽今除盡餘澤猶存七

靖園

斬蛇化

遂前至蛇所伏劍布氣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能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其符落於縣東因建觀號符落今名太和其蛇出穴攀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譟相助是時祖師嘯命風雷指呼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吳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額蛇始低伏弟子施岑甘戰等引劍揮之

小蛇化

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祖師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小蛇懼而奔行六七里聞鼓譟聲猶返聽而顧其好今地名有子港七里聽群弟子請追而戮之祖師曰此蛇五百年後若為民害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松栢為驗其枝覆壇拂地是其時也又預議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於豫章大揚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

是其時也

亭見松沙記豫章職方乘云龍沙在章

江西岸石頭之上與郡城相對潘清逸有望龍沙詩云

五陵無限人家視松沙記松沙雖未合氣象已靈吳昔

時蛟龍湫半作桑麻地地形帶江轉洲浮有連勢

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苟無害於

物亦不可誅也蛇子遂得入江建昌縣蛇子港是其

處有廟在新建縣吳城山甚靈本朝封靈順昭應安

濟惠澤王俗呼曰小龍廟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

洲今號龍骨洲

七靖化

祖師於海昏經行之所皆留壇井凡六處通候時之地為七其勢布若斗星之狀蓋以鎮弭後患

七靖者謂進化靖御奏靖丹符靖華表靖紫陽

靖霍陽靖劉其靖今皆為宮觀或為寺院官

舍者有之矣復至邑之西北見山泉清冽乃投

符其中與民療疾其効亦比蜀江今號曰冷水

臺巨蛇既誅妖血汙劔於是磨洗之且削石以

試其鋒今建昌縣有磨劔池試劔石告其徒

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有除害

意恐其伺隙潰郡城吾歸郡子戰岑二子從我

焉時永嘉六年也

炭婦化

祖師道術高妙著聞遠邇未為子者數百人

却之不可得乃化炭為美婦入夜散群弟子處

以試之明旦閱不為所染者惟十人耳即異時

上昇諸高第也自是凡周遊江湖誅蛟斬蛇無

不從焉餘多自愧而去今建昌縣西津名炭

婦市立觀曰妙明

橫泉化

祖師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適有一少年
美丰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
對捷給濠告去祖師謂弟子曰適者非人老蛟
之精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腥風龍人吾故惡之
庶盡得其醜類爾迹其所之乃在江泝化為黃牛
卧郡城沙積之上 今名黃牛大洲是也 祖師乃
剪紙化黑牛往闔之令施崇潛持劍往俟其闔
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
井名橫泉今在上藍寺東南角墻掩井口故亦
號蛟井

追靈化

祖師遣符使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
中出化為人即入賈王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
王之女美化為一少年謁之王大愛其才許妻
以女因厚賂王之親信皆稱譽焉遂成婚居
數歲生二子嘗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周遊江

湖若營賈者至秋則乘巨舸重載而歸所貨皆
寶貨貨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徒還給
王云財貨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王舉族歎惋求
醫療之

昭潭化

祖師乃為醫士謁王王喜召其婿出求醫蛟精覺
之懼不敢出王自起召之祖師隨至其堂厲聲叱
曰江湖蛟精害人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逃匿速
出速出蛟精計窮乃現本形蜿蜒堂下為吏兵所
誅祖師以法水唾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
亦幾變形其父母為哀求祖師給以神符故得不
變祖師謂王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
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陷禍王舉家惶駭
遷居高原其地不日陷為淵潭深不可測 今長
沙昭潭是也

鎮蛟化

祖師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祖師誅之
心不自安乃化為人散遊城市訪祖師弟子詭

言曰僕家長安稽世崇善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
顧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劍指天裂地地并
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莫可當神聖之
靈也又曰抑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
冬瓜葫蘆耳蛟以為誠然繼而盡化其屬為葫蘆
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擬流出境祖師晨興覺妖
氛甚盛乃顧江中見蛟精所化即以劍授施矣使復
水斬之黨屬如連悉無唯類江流為之變色祖師
曰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人不
能制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并鑄鐵為柱出井外數
尺下施八索鉤鎖地脉 今鐵柱延真宮是也祝之
曰鐵柱若凶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
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妄作
故因鐵柱以為識記云地勝人心善應不出奸雖縱有
興謀者終須不到頭之言祖師之慮後世深有如此
者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卷上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卷中

虞三

西山勇悟真人施岑編

褚鏹化

祖師尋飛茅時渡小蜀江以錢二百勞舟人舟請
益不已欲需一千祖師從之既登岸舟人持錢歸惟
二環耳餘皆褚鏹始驚為訝知其神人至今仙駕經
由舟人止覓二鏹不敢過求也

藥湖化

新建縣之曠旱湖水涸至多祖師以粒藥投之其涸

永絕至今名藥湖

松湖化

松湖市之抄洞祖師嘗少憩至今家無蚊蚋焉

抄洞化

豐城縣之抄針洞蛟入其中以抄木楔之至今不朽

仙鶴化

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字處仲舉丘內向次于
湖祖師與吳君同往土謁冀說之止時郭璞先在幕
府乃因璞與俱見處仲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以

一木破天君等以為何如祖師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其未可妄動處仲色變今璞益之璞曰無成處仲不悅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處仲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處仲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 洞仙傳云璞已預報家人備送終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寤於江側兩松間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化負其服飾遍與相識共語處仲聞之不信開棺無屍乃尸解也今為水府敗遂悅憤而死卒有屍屍之刑焉

鐵船化

祖師與吳君還至金陵欲賃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祖師曰爾等但瞑目安坐切無覘視吾自為爾駕之乃召三龍扶舟而行經池陽以印印西岸之壁崖以碎其水恠焉 至今印文猶在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祖師與

吳君欲遊洞中故其舟捐低抹林梢屢有聲舟人

不能忍乃竊窺之龍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折桅於深

澗之下 後皆為鐵石今號石峯并桅在澗中為斷

石矣 祖師為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舟

人拜求濟度祖師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殺不

死盡隱於此山 後柏伊刺史江州遣人訪廬山

異迹至紫霄峯見湖中有舟及群鶴赤鱗人騎

白馬二少年長嘯聲聞數百步疑是舟人輩

祖師與吳君各乘一龍分水陸還會於北嶺之天

寶洞

鄱陽化

祖師以蛟蜃之屬有散入鄱陽潯陽郡者慮其

復還乃周行江湖口殄滅之至岩堯山頂有蛟湖

三所其孔穴透大江通饒信祖師誅其蛟魁立玉陽府

靖以鎮之其西北石壁下灣立開化靖以鎮之更立

太城府靖 靖傍有大澤深不可測且多蛟螭祖師

盡滅之惟一蛟子逃走故立此靖以斷截之 又鑄鐵

符鎮鄱陽湖口杜其所入之路 今在湖口縣上

鍾石之江中 鑄鐵蓋覆廬陵元潭制其所藏
之數仍以鐵符鎮之 今號飛符嶺有觀曰崇
真 留一劍在焉 其劍長尺有咫似玉石又似銅
鐵人莫能識焉 明年 未嘉七年也 復遊長沙
遂至韶陽又明年至郴衡諸郡所至皆為民
毒除害乃還豫章前後凡立府靖七十餘所
皆所以鎮郡邑辟凶災也

廣德化

祖師垂迹遍於江左湖南北之境而為觀府為壇
靖者不可勝計或散在山林湖澤絕有異處如龍沙
側之磨劍池至今畧不湮塞

華車化

靖安縣有劉仙姑姑名懿真年數百歲貌若
童子謀姆嘗稱之祖師往見則已飛昇矣遂
留寶木華車遺之車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名其
觀曰華車觀碑陽猶在今號栖霞觀

歸隱化

祖師遂歸舊隱日與弟子講究真詮數十

年間不復以時事閱意惟精修至道作醉思仙之
歌又著八寶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
欺孝則不悖廉則固貪謹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
成德寬則得眾裕然有餘容而含弱受忍則安
舒接人以此怨咎滌除凡我弟子動靜勤篤
念茲在茲當守其獨有爽厥心三官考覈鄉黨
化之皆遷善遠罪孝悌興行平時出處隨機
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旋
造而已自東晉胤離江左頻擾祖師所居環百
里餘盜賊不入閭里晏安年數屢登人無災害其
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

金王化

祖師隱居西山有方士點銅鐵為金化石為玉
欲售其方祖師曰得無變乎方士曰五百年後復
還本物祖師曰必誤後人卒不受

丹詔化

孝武帝寧康二年甲戌祖師年一百三十六歲
八月朔日有雲伏自天而下二仙乘輦導從

甚盛都降于祖師之庭祖師降階迎拜二仙曰奉
玉皇命賜子詔祖師俯伏以聽乃宣詔曰上詔學
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
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固不師歷救災拔難除
害蕩妖功濟生靈多高玉籍衆真推仰宜有甄
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
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祖師再拜
登階受詔一仙曰余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余
乃元真大卿瑕立仲言畢揖祖師坐告以冲舉之
日遂乘雲車而去

垂教化

祖師乃召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諭以行期自此
朝夕會于祖師之第日設宴飲共叙惜別且教
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靈劍子等書又
與十一弟子各為五言二韻勸誡詩十首以遺世及
以大功如意丹方傳衆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此方
即丁義方中也其訣必先擇日齋戒設位醮十八
種藥之神然後書符逐味誦呪而修合之其治

衆疾如意而即愈

飛昇化

八月望日大營齋會徧召里人長少畢集至日中
遙聞音樂之聲祥雲彌望須臾漸至會所羽蓋龍車
從官兵衛仙童綠女前後導從紅霞紫霧舒布
環繞前二詔使又至祖師降階拜迎二仙復宣詔
曰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脫子前世貪殺匿不記祖先
罪錄子今生吃水行符治病罰惡滅毒之功已

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回子身
及家口府宅百好歸三天子急淨穢肯土凌空左
大力天丁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黃母或散慢告行
仍封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祖
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
宅曰仙曹左府玉真上公曰卿門弟子雖衆唯六
人合從行餘各自有超舉之日不得偕往也乃
揖祖師昇龍車命陳勳時荷持冊前導周廣
曾亨驪馭黃仁覽與其父族侍軒烈與母郭從

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鷄犬亦隨逐飛騰里人攀
戀投地悲號不忍別祖師曰仙凡路殊悲懼自切
執奉孝慈恭順天地何患無報耶乃留下修行
鍾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即為陳迹矣
聊以此為異時之記仙伏既舉有頃墜下藥臼軍
穀各一又墜一鷄籠於宅之東南十餘里 今曰
崇元觀 并鼠數枚墜地雖拖腸而不死意其嘗
得竊食仙藥也後人或見之者必為瑞應焉
仙駕凌空向遠望之不可見惟祥雲彩霞彌漫

山谷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錦幃化

祖師自旌陽奉蜀錦為傳道質信於諶姆姆
製以為殿幃至是忽飛來周遊旋繞於故宅之
上竟而復飛入於雲霄之間 後置觀故以游帷
為名

棲梧化

王長史之子朔迎祖師居西亭久之謂朔曰吾視
子可傳吾術乃密授仙方後云此居山川秀麗兼

有靈泉出於道南前對洞天府臨表水宜為道院
朔從之祖師乃書一靖字 有符 于壁而去時祖
師與郭璞尋真選勝而至此宜春栖梧山也飛昇
之日雲駟過其上遣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召命
因來別子朔登闔家瞻拜祈度祖師俯告曰子輩
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
味異植於茲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節苦
能養心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宜
和苦酒服之必効言訖而別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

壽百齡焉

崇祠化

祖師飛昇之後里人與祖師之族孫簡就其地立
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筒
令人採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其鍾并函曰併
寶藏於祠中 後改祠為觀因錦帷以命名曰
游帷 蜀旌陽之民競齋金帛負輶屨來梵壇
并以報德各鐫姓名其上 蜀氏執綠改宮修
中觀觀亦尋廢至唐永淳中天師胡惠超重興

建之明皇尤加賞奉本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賜御
書真宗又遣中使賜香燭花幡旌節舞偶改賜額
曰玉隆 取度人經太釋王隆騰勝天之義也 仍禁
名山樵採蠲祖賦之數復置官提舉為優異老
臣之地

國封化

徽宗皇帝降玉冊上尊號醮誥詞文

維政和二年太歲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
御謹遣入內侍省內殿程奇請道士三七人於洪州

玉隆觀建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三百六十

分位上答

神功妙濟真君伏以至神元像雖莫能名成德在人
人姑從所示式褒顯跡肇薦徽稱異享褒宗
永綏福地御無任誠惶誠恐懇禱之至謹詞

御降祖師冊誥表文

臣御祇奉高真奉揚顯跡仰太霄之在望被靈
宇以申虔美利所加既作黎民之福純熙來被更
延景曆之日御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

奏告以聞御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玉冊文

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
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寵綏四方爰有至真克相
上帝烜威赫德錫羨降康而名號弗宜曷彰報
典乃詔有司考循秘牒發揮遺懿垂示無窮

恭惟

真君躬握元圖家庸妙契繇魏迄晉嗣休炳靈
脈之錫荷一方攸賴剪妖截毒三炁獲分肆舊謹

姆之符營啟都仙之籍超昇璇極載祀緬邈像

屹崇風烈如在矧炎暉之有赫方皇運之邪隆存

降嘉祥聿彰幽贊禱禳響答民物阜寧宜極

徽稱以昭嚴奉謹遣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

知洪州軍州管幹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

南西路兵馬鈐轄護軍賜紫金魚袋王專上尊

號曰

神功妙濟真君洪惟降鑒誕受不章佑我無疆
保茲景命俾緝熙於純嘏用敷錫於群倫謹言

政和四年改觀為宮仍加萬壽二字除甲乙為十方

政和化

政和六年五月一日辰時 御前降到苟字號不下司文字付禮部朕因看書于崇政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左右童子執劔紳皆衣青後有二使者綵衣道裝捧印杖前至丹墀起簡揖朕攀左龍尾上殿朕疑非人間道士因問卿是何人不詔而至道士

對曰吾為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隰耶國經由故國觀見妖氣故來相訪朕請坐而問曰此患為何曰湖南北三十六萬緇網入水此實小龍為害蓋先朝不合封此子為王當永嘉之歲自拆母腹而奔走未及害人因而赦之今乃輒為國家之患俟吾還職當有處分不令住於江淮間矣朕夢中謝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菜豆大呵吃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體入骨

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回顧曰吾弊舍久已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為幸朕豁然而覺不數日有司奏列果然緇網盡數被風濤覆沒即取圖經考之見洪州寧縣梅山有許氏旌陽磨劔之地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宮尋依道錄院奏請於三清殿後造許真君行宮再降手詔命中大夫謝景仁下分寧縣同令佐以俸省官錢新換許氏旌陽觀仍賜詔書一道前去本觀收掌遇天寧節撥放童行一人仍令採訪許真君別有遺迹去處如未有觀即勒本屬取官錢建造如有宮觀屋宇損壞即如法修換無常住即撥近便僧寺應有堪好莊田入觀供辦務令嚴謹主者施行

仙宮化

數月後復夢祖師回如初謝上曰分寧乃昔經行之處重勞建造吾卜地西山遺迹具存但居宇隘陋不足副四方瞻視幸陛下修整耳上寤即詔洪州改修玉隆萬壽宮仍降圖本依西京崇福宮例再新蓋造賜祖師像一軀及銅鑄香爐花

瓶燭臺鍾磬之具御書門殿二額凡為大殿六小殿十二三廊七門五閣前殿三面繪祖師出巡功行之迹後殿奉安玉冊上建寶藏三朝御書兩廡復壁繪仙仗出入之儀環以牆垣由牆之西貯真人之故居建道院以安道衆建炎中金人寇江左欲火宮庭俄而水自楹榻間出火不能焚膏燭大驚乃書壁云金國龍虎上將軍來獻忠被授元帥府上畔都統大軍屆茲過觀聖像裝嚴華麗不敢焚毀時天會八年正月二日記主觀想知悉寫

畢戢兵而去 此壁近頽方漫其字

寶書化

三朝宸翰及祖師玉冊金人入寇之後不知所存

宸章化

紹興二十八年賜御書十軸今寶之以鎮福庭焉

神物化

凡祖師遺物皆有神物守護不可觸犯

靈柩化

殿前有柩一椽乃昔日祖師手植者其榮悴常兆宮

門之盛衰剪以煎湯無疾不瘳

丹井化

祖師昔時鍊丹之井舊有神龍出沒洞洞真始置符石以鎮之

鐵柱化

唐嚴謹作州牧見鐵柱心頗不信嘗令發掘俄有迅雷烈風江波泛溢城郭震動謹懼叩頭悔謝久之而止

仙鍾化

嚴謹又強取祖師修行鍾置僧寺擊之聲啞如土木疑道流以術禁之遂加囚繫欲寘於刑謹忽坐寐為神人叱責將斷其首驚覺遂釋道流送鍾還宮至五年之亂一夕飛去莫知所之

仙轂化

州牧徐登欲視祖師所遺仙轂令取至府猶未及觀即夕飛還皇朝猶在金人入寇尋失之矣

仙函化

祖師所遺石函雖有竅縫而不可開唐裴善安

據洪州強盜金開之其蓋內丹書字云五百年後狂
賊張善安開之善安懼洗其子終不能滅遂藏
其蓋止留函底 今與藥白俱存

割瓜化

每歲季夏諸鄉士庶各備香花鼓樂旌幟就寢
殿迎請祖師小塑像幸其鄉社隨願祈禳以蠲
除旱蝗先期數日率眾社首以瓜果酌獻于
前殿名曰割瓜預告迎請之期也

黃中化

祖師之像凡六惟前殿與寢殿未嘗動餘皆隨意
迎請六旬之間迎請周遍洪瑞之境八十一鄉之人
同詣宮齋謝曰黃中齋 黃中儀式祖師所流傳也

禁壇化

七月二十八日仙駕登宮左之三龍崗禁辟蛇虎
自古以然謂之禁壇故遠近祈禳之人晝夜往
還絕無蛇虎之患

淨月化

仲秋號淨月自朔旦開宮受四方行香禱養薦

獻先自州府始 州府具香燭酒幣詞疏遣衙吏
馳獻 遠邇之人扶老携幼肩輿乘騎肩摩于路
且有高賈百貨之射利者能異伎之逞巧以至茶
坊酒壚食肆旅邸相續於十餘里之間駢於闐市
終月乃已

黃郎化

每以中秋日修慶上昇齋先一日建醮次日黃君來
觀黃君祖師之督也其行多由間道明旦未至宮
五里曰侯陂有亭曰着衣黃君更衣之所也宮中

具威儀迎入端門 舊有門對正殿曰黃閣門也

初朝於前殿遂入後殿分賓主禮次曰享禮畢降殿
憩於西廡俟暮西還而宮東之市肆商賈居民必
固邀遊街以求利市競爭牽挽幾至龍崗橋乃
回俗云姑丈所至則利市和合每試有驗

紫庭化

每三歲上元後一日祖師仙仗往瑞陽存問黃君
曰西撫上元日禺中先迎置前殿陳齋羞三獻之
禮詰朝乃行初出東門即南過望仙橋經茂埔

入黃姑巷次至安里迂入元都壇少憩 壇在側側
舊有觀今廢之矣 次登師姑嶺入元仙請尋出
驛路再迂入小路二里許至朱塘觀供 此北養鵬
童子墓舊名朱塘觀是也 復出大路至暗山頭遂
至三十里舖 凡七供 從者牛食乃度九崗九泊過
龍陂橋直抵祥符 屬高安縣舊名祈仙觀 瑞
人多出城迎謁號曰接仙祖師降輿與黃君宴於
前殿十七日復受享禮主首侍從仙駕者乃詣後
殿酌獻于許氏仙姑之前 茲禮馮熙成申歲始
也 次日未五鼓而返 此一路凡六供 士庶焚香
迎謁者以千數凡所經遊聚落人民男女長幼動
數百人焚香作禮化錢設供至有感激悲號者每
仙駕出入主首必再拜送迎於大門之外至於南朝
西廡及州府迎請祈求必主首從行焉祖師乘龍
輦白馬金鳳為前導 世傳昔有白馬之神廟食
於祖師宅東半里今號白馬塘祖師得道願充前
驅也金鳳意其朱雀道前之義或置於輦會龍
之項正合上有朱雀之義而世傳以應母愛之

祥恐未必然也 肩輿之人調古歌一闋齊聲唱和
歌名黃鶴樓有看高冠綵帕者數對冠名綵樓
二者甚古怪蓋晉代之禮也 綵樓高二尺許上下
細竹胎綵帛結絡載於首以帶繫領下唐道士能景
休曰世事已歸唐曆數仙歌猶是晉鄉風雖唐人
且惟之矣其歌雖在其詞久亡守瀨今作三章以補
之其一曰祖師功行滿三千帝詔凌空度九天雞犬
也隨仙眷去至今聖迹尚依然其二曰祖師捨我情
千齡晨夕燒香扣香冥惟願慈悲思下土乞將
多福佑生靈其三曰道師謔姆住丹陽一葉飛茅
著處香仙駕不忘當日約年年一度謁黃堂所
由之路橫斜曲直悉遵于古不可少易之則有咎
每仙駕將出北分之人競先闢舊徑立表以指其
處蓋非衆人所常行之路也舊記云昔愛女所行
祖師躡蹤而往至黃君家為留信宿乃由通道而
歸其尋飛茅亦多委曲尋訪故今南朝西廡並
龍架前迹所過之地龍有輕重遲速安危晴雨之
占肩輕步速安穩晴明為北分之福肩重重步遲

夫撲險兩為地分之災福則歲捨人安災則人傷物
厲惟西廡之行往兩寒還欲晴燮反是亦災仙駕
每行必傷早涉墮履茅茨荆棘之地都從禱賽之人
勤逾數百然從古未聞有傷其足者惟忘人畜生死厭
徹凡香錢服用飲食坐卧皆須避之不即立有卒暴
之禍後有述靈之災皆前人所傳而今人所見之明
驗也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卷中

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卷下

虞四

西山勇悟真人施岑編

神烈化

吳君名猛字世雲濮陽人仕吳為西安全因家焉性
至孝齟齬時夏月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年四十得至人丁義神方繼師南海太守鮑靚復
得秘法吳黃龍中天降白雲符授之遂以道術大
行於吳晉之間晉武帝時祖師從世雲傳法世
雲盡以秘授授之永嘉末杜弢寇蜀攻陷州縣祖
師既誅大蛇世雲曰蛇是蜀精蛇死則杜弢滅遂卒
如其言嘗見暴風大發書符擲屋上有青鳥啣
去風即隨止或問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過此風中有
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止之驗之果然西安令干慶
死已三日世雲曰令長數未盡當為訟之于天遂所
於屍傍數日與干慶俱起慶第著作郎竇感其
異遂作搜神記行於世嘗渡豫章江值風濤之舟
世雲以所執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駭異寧康二年
祖師上昇世雲復還西安是年十月十五日上帝命

真人周廣捧詔召世雲遂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
白晝昇昇宅號紫雲府 今分寧縣吳山村西
平靖吳仙觀是也 政和二年五月准誥封神烈真
人

正特化

蜀川陳勳字孝舉乃世族儒生博學洽聞時魏
遣鍾會鄧艾伐蜀劉禪降孝舉時尚少已有出
塵之志入青城山師谷元子未度世之法繼聞祖
師在旌陽仁政及民走謁公庭願充書吏祖師嘉

之付以吏職凡表率輩流設化民俗撫字之術裨
益為多遂引為門弟子而託以腹心典司經籍
守視藥鑪祖師冲翦令執策道前焉昔王隆
宮西廡有孝舉道院號承仙府手植巨栢一株
其院面栢而居政和二年五月准

誥封正特真人

元通化

廬陵周廣字惠常大將軍瑜之後少好天文音
律之學長通無為清之教嘗與同志遊蜀雲

臺山得漢天師驅剪精邪之法救民疾苦聞祖
師在旌陽逕詣公庭願備下執祖師納之令供侍
杖屨夙夜惟勤遵行道法始終不怠還居私
第左右無違乃就宅西百餘步間築室以居祖
師飛惠常與曾興國同驂龍車宅號宣詔府
唐保大中州牧周令公紹真人為祖修營其宅政
曰宣詔府有碑刻尚存今曰太虛觀是也政和
二年五月准

誥封元通真人

神惠化

泗水曾亨字與國參之後也少為道士天姿明
敏博學多能修三天法師之教道知來物名山列
嶽有路必通妙訣靈符無治不愈神人孫登見
之曰子骨秀神清砥礪精勤必作霄外人矣子
勉之後隱居豫章之豐城聞祖師道譽投謁
門下願侍巾凡祖師雅器重之神方秘訣無不秘
傳後駭龍車昇天今豐城縣真陽觀是其遺
迹政和二年五月准

誥封神惠真人

洪施化

鉅鹿時荷字道陽乃黃冠上士少修道德之
教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術用能却
寐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調濟
窮苦民受其賜聲聞遠通惠懷之世聞祖師
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之弟子祖師納之
授以妙訣復遣還山教道徒衆明帝詔赴闕
師問之堅不願留竟歸依棲祖師侍側寧原

二年與陳孝舉執策導從昇天有遺迹在豫章
城號紫蓋府今南昌縣廳是也東海秣陽縣
奉仙觀乃其舊隱政和二年五月准

誥封洪施真人

猜行化

豐城甘戰字伯武草澤布衣以孝行見推於
鄉黨遭時亂離晦迹草澤喜神仙久視之術
聞祖師行孝道法除害利物遂造門懇請願
備驅役祖師異其法器可其所請至祖師上丹升

復付以金丹妙訣伯武後歸豐城布德行忠至

大建元年正月七日亭午天詔下乃駕麟車乘雲

而去今縣中清都觀乃昔藏丹之地其故宅

號華陽亭有飛黃觀為之奉祀政和二年五

月准

誥封精行真人

勇悟化

沛郡施岑字太玉鄉閭壯士祖朔仕吳因徙居九
江亦烏縣太玉狀貌雄傑身健多力弓劍絕倫

初

祖師領徒衆誅海昏大蛇會鄉壯三百餘人來

助力太玉預焉致恭懇乞願乞役者祖師納之與甘

伯武帝執劍侍左右寧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晨起

見東方日中有童子乘綵雲執素策驅蒼虬

降其所居宣玉帝詔遂御蒼虬乘雲而去祖師

宅東南二里間有壇曰紫玉府即其所棲之地

西嶺鎮江干石上有觀今額至德為太玉眺臺

南昌之地亦有之皆所以眺望水妖也政和二年

五月准

誥封男悟真人

潛惠化

蘭陵彭抗字武陽以懿戚久處師門學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密修仙業以疾辭朝師事祖師仍納愛女為祖師子婦舊以彭女為夫人非也故老稱為子婦是矣祖師懷帝永嘉未化炭婦誅蛇而彭君在許其年已七十六矣豈復親匹偶乎亦屢聞祖師夫人周氏今者孝道讚有周女史答肝母問一篇絕妙疑是夫人謙稱故曰女史

新藏經稱聖母非也祖師念其恪誠應諸秘要

織悉付之速遣還朝至穆帝永和二年致政南

遊學家居豫章城中再詣門下朝夕扣問道業

精進宋高祖永初二年職方乘作美熙二年

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邵城有宗

華觀政和二年五月准

誥封潛惠真人

和靜化

南昌肝烈字道微以懿戚久處師門少孤事母以

孝聞母蓋祖師之姊也祖師凡二姊肝母為之孟

遺愛錄云南昌肝烈列鍾離君嘉祐皆許君之甥則

肝母為祖師姊信矣祖師為其孀居乃築室於宅

西數十步間俾君之故母子日聞道妙祖師每出則

肝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客感發見之胡天師石

龜詞曰吾昔嘗到此則客於肝母母子並受玉皇

詔部分仙眷昇天今墻西道院乃其舊居號合

儀府政和二帝五月准

誥封和靜真人

普惠化

南昌鍾離嘉字公陽以懿戚久處師門祖師仲

姊之子少喪父母植性簡淡祖師嘗歎其有受

道之姿乃授之神方能拯救付之妙訣能役逐祖

師昇天首以金丹之賜是年十月十五日日中碧霞

寶車自天來迎公陽拜詔昇車而去新建象牙山

西源是其所也有觀曰丹陵石藥白尚存號鍾王

府政和二年五月准

誥封普惠真人

冲道化

建城黃仁覺以懿戚久處師門字紫庭父輔字萬石舉孝廉仕至御史紫庭神彩英秀局量疑遠祖師以子妻之盡得祖師之道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妻侍父母然每夜輒歸人莫得知一夕家僮報許氏院中夜聞語笑聲姑訊之許氏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得頃刻十累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告以故比明紫庭不得

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乘之而去故萬石亦知仙道之足慕執弟子禮以事祖師惟紫庭二弟勇健不檢日事遊畋雖父元奉詔飛昇而二人尚在獵所自言受性縱逸不堪作仙任兄譽族能騰容我二弟捕鹿此家庭歎其賦分復折草化鹿止其妄心遂與父母三十二口乘雲而東從祖師仙駕昇天二弟後隱于西山今方尚廟俗呼黃四郎五郎是也瑞州高安縣

祥符觀舊日祈仙觀是其故居 傳有許氏墜敘
洲政和二年五月准

誥封冲道真人 仁覽父輔亦未為祖師弟子祖師以其懿戚侍以容禮故不與十人之數詣弟子受法皆許傳族壇靖各立府亭之名 其教曰大儀曰府小儀曰亭乃行道法以人數多以人數多少名之

蘭公化

昔有異人姓蘭名期莫敢呼其口稱之曰蘭公初居于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

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無為大道於中為孝道仙王元炁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明王元炁為孝道於斗中為孝道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晋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眾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黃堂女真諶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

遂將蘭公遷於郊野道傍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
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第一塚乃昔屍解所
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
矣第三塚藏蛇骨爾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物踐
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
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徑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
執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
吾言得之孝悌王女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
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
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其
衆咸驚歎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着衣不
能勝還與簡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為一體
殊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
問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
孝道以濟迷途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丹陽三
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接
合仙之士焉

謹姆化

謹姆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字曰嬰嘗居金陵丹陽郡
之黃堂潛修至道忘其中子耆老累世見之齒髮
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謹姆呼之謂其可為人師也
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扣
頭再拜願為義子謹姆告曰汝既長成須侍養
所生何得背其已親而事吾為母既非其類不合
大道於是童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日復過市中忽
見孩兒年可三歲悲啼呼叫莫知誰氏之子因遇
謹姆執衣不捨告云我母何來唯願哀憫謹姆憐
其無告遂收歸撫育漸向長成侍供甘旨晨昏
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聰慧過人博通經教
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窮幽極玄探微索奧年將
弱冠姆謂之曰我修奉正道其來已久汝以吾撫
育暫此相因汝既無天將何以為姓氏兒曰昔
蒙天真授以靈章約為孝道明王請以此為名
號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違復議求婚兒
跪姆前說讚曰
我非世間人 上界真高仙 今與姆作兒

乃是夙昔緣 因得行孝道 度脫諸神仙

向前十五童 亦是我化身 今已道炁圓

我將返吾真 真凡自殊趣 何為議婚姻

盍於黃堂壇 傳教付三人 母既施正教

三清棲我神

諶姆聞讚驚為異 常遂於黃堂建立壇靖嚴

奉香火闡孝道 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訣曰

每須高處玄壇 踈絕異黨 脩閑立阜 鉅服陽和

委監太虛 靜夷玄圃 若非無英 寶帙黃老玉書

太洞真經 豁落七元 太上隱玄之道 不可偃息

一作於流霞之車 一作障 眷盼乎文昌之台 也得此道

者九鳳齊鳴 萬靈萃止 疎身御節 八景浮空 龍輿

虎旂遊翔 八方矣 每宜寶之 於是盡付妙訣 兼授說

寶而秘之 積數十年 人無知者 至西晉之末 許君遜

吳君猛 聞姆有道 遠詣丹陽 求授道法 姆知其名

在圖籍 應為神仙 於是授以孝道 明王之教 真仙

飛舉之宗 及正一斬邪 三五飛步之術 仍以蘭公

所授 孝悌 王銅符 鐵券 金丹 寶經 一遵元戒 傳付

許君仍語二君王 皇元譜仙籍 品秩乃令許君

以道次授吳君 二君禮謝 將辭歸許君 欲每歲

來禮謁姆 姆曰止之 子勿來 吾即還 帝鄉矣 乃

取香茅一根 南望擲之 茅隨風飛去 因謂曰子

歸於所居之南 數十里 認茅落處 立吾祠 歲秋

一至足矣 語訖 忽有雲龍之駕 來迎 凌空而去

今新建豐城二縣之界 有黃堂觀 乃祖師做丹

陽黃堂壇 所立祠 每年八月三日 朝謁諶姆之

所也

金公化

地主金公 世忘其名 或云名寶 行第七 世居豫

章之西山 金由以進粟 補官 朴直 公正 鄉閭所推服

祖師 吳郭璞 擇地 至其所居 璞曰 僕相地多矣 未見

有若此者 如求富貴 則必有起歇 如欲棲隱 大

合仙格 其尚阜 圓尊位 坐深處 三峯 凡立回環 雲

拱 內外勾鎖 无不合宜 大凡相地 兼相其人 觀君

表裏 正與地符 乃與祖師 同謁 公欣然 出迎 惟如

平生 璞曰 公曰 許君 欲置一舍 為修鍊之地 故同璞

上謁公竊觀許君仙風道骨非塵埃中人第恐
此地不足以處君耳君誠有意當併置莊產以爲
薪水之資許君曰雖蒙傾蓋然受之無名願聞所
需多寡惟命公曰君子一言道合身命猶以許人况
外物乎老夫拙直平生無用文券乃取一大錢中破之
自收其半以半授祖師曰以此爲券明日遂挈家居
西林之廬舍至年老馬王隆宮有神曰西林地主顯
忘真官即公是也宋真宗皇帝嘗遣中使奉香
燭花菓於祖師中使至溪橋公朱衣靴履返之中
使不知其神也至館問曰通橋畔有官人相近者誰
也今安在左右曰無之中使曰衣朱衣狀貌肥而短
者衆咸謂無其人至言中使登殿致獻訖過地主
堂視之驚曰昨日所見者即此神也炷香設禮敬歎
其靈歸而奏之即有旨也本觀支移行遠蓋緣
於此公之神愈久益靈邇來報應尤彰未易殫舉
遐邇所共知嘉泰四年賜廟額曰昭應嘉定三年
誥封靈助侯

許大化

許大祖師之役夫也祖師上昇之日適與其妻運
米出市今西嶺市聞祖師昇天夫婦推覆米車奔
馳而歸至則仙仗已與夫妻撫膺哀號之從行祖
師告以善功未備不應飛昇乃授以地仙之術夫
妻俱隱於西山其覆車之米在地復生今地名翻車
崗生米市即其所也 既隱不欲人識改姓白曰干
又爲所知復改曰干夫婦各有詩留於世干君詩曰
從明有昇天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泥世
俗賣柴沽酒貴忘心其妻詩曰醉舞狂歌踏落花
綠羅裙帶有丹砂往來城市賣生葉抵箇西山是我
家天詩曰出入仙鄉不記春豈知塵立有寒溫兒家
只在西山裏除却白雲誰到門因干君出遊經時不
歸獨步難壇有感而作昨日因遊到翠微雖壇風冷
杏花稀碧桃爲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許大夫
妻聞祖師將上昇苦求隨行祖師以詔使去各從昇
天人數已有定命難循其請故預期使之出幹雖覆
車而歸已無及矣今人時有見之者

胡篤化

胡詹二者旌陽縣二吏錄也世不知其名祖師葉官
還山且久二吏思慕盛德捨家而來願服役終身祖
師憫其誠意而知分不應仙俾沒後為神立祠於福
地東南高峯作鎮水口永享血食焉

胡師化

天師姓胡名惠超字後俗不知何許人也人莫知其
年紀唐高宗上元間來自廬山棲於豫章西山之洪
井永淳中幅巾布褐徒行負杖至游帷觀見同輩
手不執板拳拳而已美鬚眉體貌瓌偉類四十

歲人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其首獨出其上雖
至長者止及其肩故時稱胡長仙人問其年幾何
曰五十二歲逾數十載問之亦復云然至論晋宋已
來治亂興廢纖毫不差喜談晋司空張觀又
博物如其友或云許吳二君嘗授其延生鍊化超三
元九紀之道能搬召神靈驅奮雷雨至陶弘景校
茅山華陽洞太清經七十卷天師亦預焉皆繼盡
朱書其姓名覽者皆見之又曰吾昔到此客於時
母用是不知為何代人物也每路逢暴骨遺骸

埋之地有古物寶器掘之如其言而獲閻邪怪之物
疾之如寇讎即務剪除之時豫章西門有樟木精
為獨足神大興怪崇邀人淫祀天師一見叱罵書符
禁制即命斬伐積薪灌油以火焚祭妖崇遂滅
以地為觀舊名信果今額天慶即玄妙昔游帷
觀唐初嘗荒廢因問主觀胡不修葺苔以乏材
力天師奮然而往不逾月以木抵至高安樟木皆
距觀九十里命樵人聚繫縛各就宿江岸臨暮
飛墨符一道中夜烈風雷雨比明抵已在壇下矣
凌林嶺谷所當之路林木披靡摧折又於山下發
窖出錢三百千為工役之須應殿宇非人所居者
皆役鬼神為之門外鑿三井以辟火災俗號禁
火井故至今永無火災矣久之異迹顯著天后以
蒲輪召之天師深隱巖谷州縣搜求之急不得
已而出至都引見武成殿后臨問仙事天師止陳
道帝王治化之源后大喜又欲留於都下委以鍊
丹之事天師辭請還山修鍊勅遣使齎金帛送歸
行次單父賜福曰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塵俗如軒

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遂能不遠千里來赴三
川日御先開望霓裳之漸遠天津後渡膽鶴蓋
以方騰逆睇風雲惆悵無已儻蒙九轉之餘希
遺一丸之藥天師乃為洪崖先生古壇際煉丹首
尾三年降詔趨召詣闕至則館二禁中天師辭
歸固留不許天師一朝遁去上聞歎恨久之遣使
齎贈甚厚兼贈詩一篇云高人協高志山服往
山家迢迢聞風月去去隔煙霞昔幽窺玄洞玉龍
鍊丹砂今白星津上延首望靈樞天師師西山舌

于野母靖觀有三清中門祖師橫堂皆見其所
造平柱砥坊疊至脊斷削之工人弗可侔至蓋
立不斜堅固不朽非人可及標牌親題大周年號
筆力遒勁又自寫其真於後殿之壁其居西山
人皆師事之千里之內無疫癘水旱之災無猛獸四
天折之苦遠近頽焉長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
於游帷觀之西北伏龍崗造墳藏太玄真符元星
神劔靈寶策杖各一三日而訖天師正衣冠坐繩
床異香滿室空中雲鶴墻外人馬之聲紛紛不

絕視之已解脫矣州具以聞賜錢帛修齋醮諡曰
洞真先生姑蘇先生司馬禎撰碑且載詳悉世
遠真壁將頽有一雲水道士至以版木模寫之儼
然復前狀越夕而壁倒道士亦不知所往門以政
和六年奉旨重造始撤去今惟真版存焉

學仙之難自古而然仙何難學焉子不觀是
傳乎西山群真皆胎仙肉質非與人異若云
其難則西山無昇舉之仙矣夫難與不難之
分皆在人心自動自息耳勤者不難怠者自為

難且許真君詩傳募化刊梓閱五七年或張
或李雍右托人莫肯了斯事通者竇林信士
宋道昇見其蹉跎恐一日復一日湮沒無傳
特以大道心圓成盛吐嗟而就何其難哉觀物
之成否知仙之難易無怪乎不可學實在乎
人心可否歟故先輩云盡物理則通道云導祐
十稷中元日勇悟真人死於再識

旌陽許真君飛昇之後千有餘載迄今民攸類
焉有禱則應無感不通有神陰相歎今歲完

之夕元明炷香於四聖堂恍惚有神告云翌日獻書人至猶謂為茫然越宿忽承江淮隱士賈若守澄自石城來敬瞻禮真君聖蹟又出旌陽午五化詩傳拜而誦詠乃觀西山施真人所述之詩默契神告感謝弗已昇堂鳴鼓舉白大眾敬以所賜詩傳寘于寶藏永久其傳上堂幾語茲不緒錄繼而賈君了心雲水之興元明乃直書傳後記云歲在丁未七月十八日靈寶大師管内都道正知道道遙山玉隆萬壽宮孫

元明頌首拜言

西山許真君八五化錄卷下

西山許真君八五化錄跋

虞二

嘉定甲申之歲

祖師許真君降于金陵示陳忠孝之教溥化衆生咸歸正道有王居士者感蒙聖教歆捨家質初崇真道院于天慶觀之西奉安香火迄全廟貌存焉而岑奉師旨共闡玄風忽值弟子邢道堅梁道寧亦建勇悟道院於嘉會酒樓之北為接待仙賓之地霧輳雲輯者衆何啻千餘驗其抱金石之志懷饑渴之心者惟汪道冲宋

道昇趙道泰趙道節林守一賈守澄劉道益孔守善而已此數人者嘗讀西山傳記稱頌祖師功德有曰于茲邇來宋道昇捧所錄十二真君傳至乞加訂正因以觀之見其詞理重複篇章混雜覽者易生厭倦深竊惜焉岑乃校正事蹟分別章句折為八五化化各著詩又得邢道堅執卷侍旨始終如一殆可嘉賞岑愈喜之詩成有朱守中來就命參詳庶无亥豕之訛烏鳥之舛錄是祖師傳正而无可疑議者矣然則祖師之聖功道行宜

此愈若青天白日之昭明乎既修飾道院編集詩傳復得邢道堅募金鏤梓以行其傳綿千載而罔極豈斯傳之期永哉使邢梁二士之喜如吾同不泯爾西山勇悟真人施岑陵

女媧陵記

唐喬宇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歸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天巨靈劈太華踰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固不漱之為黃壤泊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洩沒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之大而就其淺神僊通紀

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適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况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况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嶰嶰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絛悲鳴若冥應盼響鼓簧而吹笙由是懂：往來無不加

敬山有梅栗關更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冢
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
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
海魚燈虎山之金精龍劔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
大盜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疑會稽皆
因山而墳未聞其諸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
示水谷不為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
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為城冢後記

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閔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

神隱通記

晦冥所失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潁河人聞有
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
丈餘時號風陵堆

幸廣陵記

見娛耳編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陳
於此夕師知何處極麗對曰燈燭華麗百戲陳設
士女爭妍粉黛相染天下無踰廣陵矣帝曰何術可
使我一觀之師曰侍御皆可何獨陛下乎俄而虹橋
起於殿前板閣架虛楯若畫師素橋成請行但無
回顧而已於是帝步而上之太真及侍臣高力士黃
幡綽樂官數十人從行步漸高若造雲雲俄頃
之間已到廣陵矣月色如畫街陌絕直寺觀陳設

神隱通記

之盛燈火之光照灼臺殿士女華麗若行化焉而皆
仰望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乃蹈舞而拜聞溢里巷
帝大悅焉乃曰此真廣陵也師曰請勅樂官奏霓裳
羽衣之曲後可驗矣於是作樂雲中瞻聽之人紛紜
相蹈曲終帝意將迴有頃之間已到闕矣帝極喜人
或謂仙師幻術造微暫炫耳目久之未決後教自廣
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有人乘絳雲自西來臨
孝感寺道場上高數十丈久之又奏霓裳羽衣一
曲曲終西去官僚士女無不具瞻斯蓋陛下孝誠感

通玄德昭著名應仙籙道冠帝圖不然何以初元朝禮之晨而慶雲現小臣踐脩之地而仙樂陳則垂衣裳徒聞帝德歌南風者才治人心豈與盛朝同日而語哉上覽表大悅方信師之不妄也

神僊通紀

寶應錄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卒乃舍俗為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叢授真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皂衣引真如東南而行可五六十步值

神僊通紀

一城樓觀嚴飾共衛鮮肅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樓殿一人衣碧衣戴寶冠號為天帝後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諸天命真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沴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旉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

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
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
令皂衣者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詣之以狀聞
州州得詣之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盧恒曰
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恠之甚也亟往訊之恒至縣召
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
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恒其一
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濶三寸上圓下
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粟澤若凝脂辟人

神隱通紀

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雞毛文悉脩白玉也王者以
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
粟粒自生無異雕鏤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
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
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
盧恒曰王信玉矣安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日
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恒與縣吏
同視咸異之翌日僊至恒白於僊曰寶蓋天授非人
事也僊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即具事申報節度使

崔圓：異之微真如詣府欲歷視之真如曰不可圓
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
正圓大如鷄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
曰紅鞞鞞大如巨粟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
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
方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
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
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
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濶一寸無孔臆如

神隱通紀

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
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圓為
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僊進達若何圓悟而止僊
乃遣盧恒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
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
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
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
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以得寶之故即日
改為寶應元年上既答天休乃升楚州為上州縣

為望縣改縣名安且為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有
超升號真如為寶和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
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
所居之地得寶河墻高敞境物潤茂遺址後六合
縣尉崔瑄所居兩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
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神僊通紀

斬蛟記

閩白平秀吉者非倭人亦非中國人蓋異類妖孽也
管旌陽許真君斬蛟時有小蛟從腹而出以未有罪
不加誅縱入江歸大海至日本之紅鹿江銀蛟山居
焉歷一千二百餘年所害物類不可勝紀今又化為
人即平秀吉也奸謀狡計遠出常人之上傳舊有王
居山城號令不行于各島者百餘年各島爭鬪無已
時今王即位僅二十一年吉從徒中崛起殺舊閩白
奪其位以智力收服六十六洲各洲之民不虞其為

神僊通紀

異類但見其詭譎莫測畏而服之其部下請將三十
六員有王鄉者今為僧最親愛而總兵權亦致屬焉
琉球朝鮮皆故賓服朝鮮十七十八十九年各遣使
朝貢不敢失禮二十四年倭奴二十餘萬犯境由
對馬島至釜山鎮登岸朝鮮居民望風逃遁倭將平
秀嘉據王京行長據平壤清正據安邊沿途屯聚絡
繹相通其意竄欲從中犯遼憑陵上國亦氣數宜然
也數年前已有妖星牛女之間游行不定其兆為倭
亂時朝鮮告急其王竄居義州朝廷用將徂征而經

略宋公荐予及劉玄子贊畫軍務蒙仙師遣人相諭
 因緣會合數不可述及抵途陽仙師復遣程師兄洞
 真來訪索銀欲買鵝三千六百隻且言許師兄在東
 阿相候許名道源即旌陽裔孫先從師而得道者也
 予盡出橐金二百餘兩與之程師兄携往東阿買鵝
 一千一百隻復同至東平主于吳二家買鵝一少即
 至東昌共買一千八百隻又至萊州買鵝七百隻配
 至海濱祖師已英海而東祖師同黃石公徐茂公
 兵長春及許張二師兄上鳳凰山周視謂山中有至

神僊通紀

賢人無識者三千年後山崩寶現然後聖人出焉有
 僧持不語戒知為異相勞問良久祖師常曰東有陳
 虛養氣西有郭稼檢慶此僧益姓陳名虛今普天下
 修行得力者僅此二人予曾同劉貧外訪之不暇細
 問意欲伺回日再叩竟不及也群仙相與酌議謂勝
 倭不難但既破倭兵閉白必親帥師而來我兵不能
 當彼即浮鴨綠據遼東入山海薄京城慶而後圖難
 矣於是相與浮海至銀峽山頃刻而達其如石楮其
 水如茶其山濯；無草木兩崖遺積羽毛深者丈餘

淺者六七尺祖師將群鵝在江中圍繞成圍多如
 臂鼓黃石公書符作法有一物在圍中舉首其狀巨
 如洪鐘有赤髮披面其面甚醜兩目黃色瑩瑩然若
 明若滅揮劍一擊其頭墜其身浮出水面約長數十
 百丈蛇形而魚鱗穢氣充塞其白如霧咫尺不辨人
 色頃之聞霧祖師命徐茂公取去首而瘞之其時益
 萬曆癸巳正月初七日其人則我老祖師黃石公徐
 茂公丘長春張許程三師兄也蓋此物雖妖亦有天
 命尚有十五之數未盡應食天鵝三十六百隻今如

神僊通紀

數驅鷲至其島中則其食數已畢始可誅滅所謂先
 天而天不違者非耶祖師曰哀其欲即度尚有福緣
 未盡故俟其緣滿又恐行軍殺戮廣害生靈或至墮
 落黃石公曰不然我昔適齊度孫臏渠又殺害生靈
 數萬矣度有緣弟子出苦海何必拘；遂相與訂期
 而別是日約三更時予在義州見妖星從東飛墮心
 知閻白已死大勢無虞又知
 國家寧夏既平朝鮮既定之後尚有兵革其事未已
 恐不得解冠有誤從游之期急圖歸初不虞拾遺之

職

及也遂作呈求致仕劉負外艾王政皆見之其略曰
 黃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寶坻令歷任僅五年督臣塞
 達撫臣成遜聯章荐黃有異才請陞備倭僉事科臣
 許子偉復荐職當用李汝華論職當罷蒙 朝廷
 育陞授今職聞勞不敢辭聞命不敢辭擬任三月
 即遵例乞休以完半殘名節不意未一月即有贊畫
 之命：下之日義不謀生即與妻孥訣別遣之南還
 淮擬一死以報 陛下賴經略盛懷提督奮勇殲
 厥閩白大事以定則黃自今以後不死之年皆死而
 神德通紀

復蘇之日也請如例乞骸骨歸首免與臯蔣稷
 都俞于朝故巢父許由得以行其志湯武與伊尹周
 召動恤于上故務光伯夷得以遂其高晉文公中興
 而狐趙輩同心翊贊故介子推得入山不受祿漢高創
 業而蕭曹輩爛焉有勲故張子房得從赤松游今
 陛下明聖群賢滿朝當師：濟：之日而有一急流
 勇退之臣乃更足以粧點太平裨益世教則黃雖不
 告而去亦二帝三王所不禁也然論古人之高則洗
 耳況沙皆盛世所不諱而論今時之法則委職為民

倘念職微勞姑容致任此非常之大恩也黃死且不
 朽如不聽而迫職于遯因而削職之籍此回家之常
 法也亦死且不朽云專候東征稍有次第即懇經略
 力求轉奏豈料 聖恩隆重特准放歸黃聞命輒投
 冠解衣如蟬蛻晝夜兼行將至都門滿尚寶道人約
 會則斬致之事予免原松而不敢洩者渠皆預道之
 于我心有戚：焉前行至任丘過程兒問祖師所在
 則云從日本過扶桑歷大小琉球至八月始返及抵
 荏平之真武廟則許兄遣鞋在焉知祖師已西來程
 神德通紀

大駭及至東阿果五月七日也予向在軍中思以虛
 名賈賈禍絕口不談人無者知不但我軍不知即料
 行長等亦未必盡知蓋關白既死其部將王卿等亦
 係蛟化祖師以其罪未盈且未誅戮彼恐人心離散
 必不發喪必尚假關白之號令以攝伏十六洲之
 人此不可不說破者且倭白約蓋兵來征今竟不益
 白故長驅直犯今竟不犯則關白之死昭然在目稍
 知兵機者不待予言而定應預識矣故予知倭之欲
 退其信甚真特以無徵不信不敢明言耳今既西歸

當明發之 右斬歎記或云是了凡作或云他作以
君袁者世記之以資嗚噫

申徒有涯

申徒有涯方外士也嘗携一白甕瓶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飲畢大吐榜舟者逐之有涯挈瓶登岬倚樹高吟其詩曰仲尼非不賤為世所不容嗚呼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声激長松狂來吟訖跳身入瓶榜舟者大駭但清嘯一壺隱塵蹤

梁亮

宋人

梁亮者家於駟馬橋下業漁嘗見一白鼠入穴得

書一卷讀之有悟車塘張氏世稱為神亮往候焉適張出因擲一索於其家家人見蛇入卧內奔告張張知其亮也追而飲之亮使視蛇乃索也提刑吳潛舟次江方飲亮携籃步水上入潛舟潛怪問之亮曰欲假公筭中白金酒罌耳潛見其裸且籃小意不能藏遂出與亮即納罌于籃而去翌旦於駟馬橋上碎而分諸貧者潛以為妖急追逮至官謂亮曰能去此否亮因注水於盆剪紙為魚游躍水中復剪一魚飛連庭下攫其魚而上衆皆仰視遂失亮所

歎道僧

宋人

歎道僧者平江兵家子也年十四五為繼母所虐遣出賃糖一日與群兒戲井邊覆糖于井懼而泣適賣藥道人見而憐之令負笈以隨因飢啖以一棗遂飽索歸再三道人怒批頰使去自此如癡如狂左頰突起肉塊自云中有金蝦蟇初許人揣後張口示人頰肉膜中一紫色小蟇宛然首足皆見能預談人禍福發其隱識者以為神高宗召見賜名應夢道先生狀貌而髻似道似僧與何棗木韻頗好蕩遊市井間

見人必求錢得之隨與貧者何既不趨召他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欲汝來矣道僧竟去見於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押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龍人元居實館之元懼其逃使十人從之所至不啻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致萬端三年而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身皆雪而笑我狂也眾莫以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殿代矣

海鹽道士

高坡異纂

海鹽祝主事家一童子牧羊田間有道士過之出懷中藥一丸大若龍眼而色潤黑令童子吞之戒之曰勿語人也自是數日不復飢亦不思食主人知之復遣二童子與俱伺於牧地曰若復見道士一人挽之一人急歸告我道士果復至謂何童子曰吾憐而飢食而大棗何為漏言不奉吾戒也以一手支其頰一手擊其頂黑丸忽自口中躍出復枚囊中藏之主人聞報急趨至道士雙脚遽陷入地中稍近蓋下僅露其首既而併首亦不見地上亦無窾公驚顧問道士已在隔岸高揖而去

王遠傳 異化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遍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惑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聖賢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守陳耽為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

神隱通紀

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火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且棺器燒香就床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遂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

莫知所在

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

肉多不得上去當為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頭皮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鬢里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蕭管

神隱通紀

人馬之聲比近皆驚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遊冠朱衣虎頭鬘髮五色綬帶劔黃色少髭長短中人形也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尊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降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不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

姑載拜不相見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
 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
 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聞麻
 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于遠也麻姑
 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於頂上
 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錦綺光彩耀目
 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為之起立坐定
 各進行厨皆金盤玉盃無限也饋膳多是諸花而香
 氣達于内外壁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待

神僊通紀

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
 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歎曰聖人皆言海
 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
 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
 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
 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
 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
 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
 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

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
 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
 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
 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昔大癡時得
 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
 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
 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
 不可妄得也經比含有陳姓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
 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于是遠使引前

神僊通紀

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
 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
 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者以
 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
 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獲災治命者命未終及無罪
 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
 帶此符以傳勅吏治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
 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効事之者數百家壽
 一百一十歲而死或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

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
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
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上皆有宮室主天
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互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
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
唯乘一黃犢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
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
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遂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
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
神像通記

于今世立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何中立異化

宋人

何中立者淮陽胸山書生也世為禹族遭亂南來
寓於郡嘗業儒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既歸荷
蓑結廬於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驗
卧草中不垢不穢晨起必一至吳江漫馬郡至吳江
四十五里往返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
乞醫何命持一蓑草去疾遂愈始翁然傳蓑草

可療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有姓左人以草
煎湯飲之訖復緘於盒一日開視忽生粉紅花兩朵
於內遠近敬異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推燬欲試
其驗群造其廬拜白之何從求疏軸主者謾以與
何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答曰我不
能入觀以此累使者上聞而竒益之會浙西趙憲
伯歸亦為之請遂賜金闕寥陽殿額出內帑緡錢
數萬繪事一新以答其意孝宗在位忽夢有蓑而
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

乃語左瑤時上意頗崇緡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
恭后上仙莊文繼即世瑤因進免釋而及之意欲以
驗前定竟上心夔然憶昨夢輒泣而歎瑤進曰臣
微時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因道其所為上大驚
有諭遣不至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
屬且坤儀虛位圖所以膺佐餒承顏之重者焚香
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額 知朕意遂授瑤以香茗
曰汝見何惟致贊問以求則曰陛下禱矣瑤未命
惟謹何忽掉首曰有中國人即有著人有日即有月

示須問輒之去既去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
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誠知我心
遂賜號通神先生築菴于觀之內賜御寶書匾以
寵之既而成肅正中官事無不驗上每歲以瑞將命
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事施予優普一歲偶踰
期或訝而請亟起予卧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
未增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許招而呼踵虛言
之衆曰何固未嘗出也都道錄劉能貞自京口舟還
次無錫默禱云先生果有靈感當出相見泊至許墅

何從南來劉登岍揖何云小道不坊出山果十枚贈
別舟及平江則何未嘗出也何能耐寒暑勇於啗肉
食至十數斤獨不飲酒先有衣襲寄於郭氏吾死則
以此殮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忽命取之明日坐
而逝太皇太后先兩夜夢其求衣亟命持賜以二十四
日至遂場之以瘞焉

王大猷

鼎化

宋人

王大猷者本胸山人乾道間仕為忠翊省權來居吳
中街路忽夢神欲授以養生之道自是虔志事神月
朔朝禮餼道設齋至淳熙中以四月十四日為呂純陽
誕辰齋有道士齋散有道人至墮面跣足弊褐片褊
體瘡痍而畧無氣穢屢言來後時幸毋卻夫人咸念
容獨大猷加禮持道人謂曰吾能治內亦善治外大
猷問高隱何地道人曰得隱便隱初無定隱問其
姓名俯而不答徐曰省幹當兼善天下豈宜獨善

其身大猷答以天下人安吾道始安道人大笑曰此子
可教遽別去期年忽再至稽首跌坐大猷叩之不語
頃之曰昔聞省幹有天下安之言然而其說有二有
富貴而安者有藥石而安者君意如何大猷曰吾志
不在富貴道人曰子有異方藏之肺腑久矣浪游江
湖未有可托今觀汝有道風不容自秘令屏左右治
潔室密授其方或曰藥就即可施之所治者一切風
疾若不宦遊量立價以售非特養生兼以濟物執此
心不遷他日姓名可達上帝而子孫寶之亦有利焉

若圖轉授非神明所許語既有孤鶴自天而降道人
之撫笑別大猷逕乘飛去異香滿室復有群鶴環
繞大猷與眾咸驚絕知其為仙遂制其樂博施於
人迄今其家尚不遷藥亦不絕所謂王省幹宅遇
仙丹也郭麟孫子文傳俞焯諸公咸有題志

無極實真 歸化

有無極者不知何許人居葑門道堂蚊蠅不敢入暑
中露形坐師不相帷帳猫犬至即俛首疾回無敢入
其內經年不見揮拂一塵不生未嘗去募于外而
錢不乏疑其挾術逼問之笑而不言一夕撤去器
皿竟不知何往明日物色之葑婁盤閭四門人皆
云是夕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

歷代神仙通紀第六冊

感應紀述

附補遺

文昌報應錄

現果隨錄

警心隨錄

神像通紀

感應紀述

昔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現此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得疾昏悶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虛空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行感應篇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

遂寧府周荒因獲此篇日逐現閱又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藍縷人各有力

神僊通紀

士執州府旗號管押荒被驅立本府旗幟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膳殿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荒謂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今以汝欽奉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演說之功今一舉進至將汝已改注壽祿籍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荒既出一吏戒曰汝還湯間更宜將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

持則天下豐治博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可求男嗣添注壽祿富貴之籍富貴之士可得神仙荒因省以其事警世

夔州推司楊旬虔心正直積累陰功每效周荒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嬰孩情人者養候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冬十一月初二日為始收六十以上五十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濟養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來年十一月初三日已滿一千令其自便求趁三

神僊通紀

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歉之年貴糶賤糶糴米賑濟貧民八寺觀損壞者為修理之聖像剝落者為裝飾之梁橋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為治焉九有遠鄉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津助還鄉十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有子年二十三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旬曰汝學未充不可當夜夢曰汝陰陽有感吾

特來報汝子將來必貴若入試須改作楊椿名納
卷場中助子筆句既寤令子作楊椿名納卷果中
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人謂曰今年省題
乃是行王道而王可預留心焉試之日果如其夢
中九十六名及殿試畢唱名奪天下都魁皆因句
平日奉公行善感動穹蒼之所致也

宋張道人天彭人也因慕道流落嘉眉間誦太上
感應篇化緣度日慶元元年六月雲遊至雅安有
一茶肆日供齋饌令張誦念此經止非誦其半而

神僊通紀

未究全篇其月十二日以疾卧忽因純見一鬼吏
呼之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方入門見饑餓
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旗幟羅列鎗戟滿前
一人坐廳上遂問曰爾在生之日誦太上感應篇
何故止誦其半道人竟不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
亦有功令還人間更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
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令還人間可究全篇
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可免平生之罪言訖而覺時
學諭宗子正見之道人具言其事復告曰貧道所

見如此乞為作一方便以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
一以願奉念者消災集福一以贖貧道不讀念全
篇之罪乃知此經為冥司所重如此

簡州進士王異病篤為陰府所攝至一山樓宇壯
麗金釘朱門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幽階陛
峻嚴仰視殿左有一碑高可丈餘題金字書太上
感應篇就讀誦敬禮而出復經一所宛若官府榜
曰速報司方悚然而身已至於度夫人亦眾眾有
被繫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一似各以善惡照

神僊通紀

對所均不相存問遂呼王異曰太上感應聖訓汝
既敬誦面親切宜欽奉從此當持殺戒聞之釋然
其疾頓愈

台州仙居縣王竺有男王淨年四歲嘉定戊寅二
月二十三日因出遊被祟回家不能語言而死竺
哀痛情切發心命工刻太上感應篇印施求亡男
再投母胎果蒙感應已外妻有妊三月二十八日
夜夢到黃巖定光現抱男王淨其轎回家夢覺胎
腹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復生一男取名師回

捨身東嶽行宮其欲鐫刻靈篇稽遲十載未酬至
乙酉歲妻復有孕病篤急命刻工起日即獲感病
痊

黃巖縣進士楊琛因見本鄉衆刻太上感應篇遂
發心助刻一版忽於甲午孟春夢神人告曰已排
君第三甲第十七名意謂應科舉之列次日刻局
版樣已刻楊琛名字在第十七版信知神夢必彰
不虛丁酉春版將成就刻局欲再刻小卷使人便
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

神僊通紀

進士沈球因內子項氏有娠多病遂發心刻施至
三月庚申刻成小卷刺者捧板至門項氏即產不
移時母子俱慶

真大奎竭誠募刻是篇繼獲嗣續

杭州錢塘汪源於童成之日洪武己未往市書局
因觀觀太上感應篇既而請贖欣喜讀誦源先人
號靜虛處士志欲覆版以廣其傳因微臣勿克如
願囑言乘時重刻源自先人善墜謹遵先訓常記
念言父既早棄欲刻太上感應篇但得我母壽年

希父更獲宗嗣以繼是願遂發心於洪武乙亥歲
募勸善士及祀等各助金資鳩工覆版既刻首卷
即獲符應得嗣以慶堂有老母身履康健果享希
年不衰

會稽陶別駕曰允嘉幼受業於慈谿秦師名渾者
為言有族弟秦三力貧養母忽雙足病賺百藥不
能効成廢人者十年矣路逢一道士謂汝能從吾
遊吾當療汝三曰如果驗否可輕諾耶道人曰試
療左足少敷糝即愈三喜白母從之并療右足道

神僊通紀

人命市一雨傘引至城上令閉目執傘戒勿開視
以手挾之忽然御風而行耳邊覺聽：聲竊微視之
下皆巨海洪濤驚怖復暝移時住足海山上非復
塵世界矣山中沃顏皓髮老人約數十輩在焉道
人前揖諸老人指三言曰若無夙骨汝曷攜之道
人曰伊家祖龕中藏有太上感應篇一帙傳教世
矣每為子孫解誦有善根故收之耳未幾秦三以
山中閤靜思母堅請辭歸道人咲曰爾果無夙骨
遂聽之歸挾之一如往狀至一攤據住曰爾從此

可歸視之乃定海城樓也去百里而近計時旬有
三日矣夫家藏一感應篇遂邀上仙接引幾登仙
錄若時加捧誦勤而行之其功德更可量哉

河間楊守業日誦太上感應篇年六十無子萬曆
六年偶病絕復醒謂家人曰適到陰司見一官持
簿點名呼守業謂曰汝常誦感應篇亦能行篇中
一二事當增汝壽賜汝一子明年果生一子後登
科第福善禍淫感應昭彰若此人可不力而行之
海昌王廷誥六旬無子家貧多病先手同道友普

神僊通紀

三刺 太上感應篇極寄失所施既未廣行亦未
力向來營逐未誦全篇但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二語久而不怠昔有顯者劉忠州乞心偈於欽禪
師師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劉曰三尺童子
皆知之師曰百歲老人行不得誥之所持即此意
也至崇禎十七年元宵夜夢 神人受藥一丸謂
曰萬病回春知是醫書買之尚未展卷不意六月
十一日冒暑嘔噴鮮血數口急遽開闔云京墨磨
服見黑即止試之立驗幸 神明默祐預為之兆

若無是書無是方不知受幾驚惶費幾許醫藥矣
感應弘深九誠莫展發心再刻

太上感應篇附赤松子中誠經長春真人方便文
然於荒窘中竭力先刻恐印釘不給望同志廣為
流通誥老邁無成殊愧虛度自此矢志有生之年
皆送經之日因自稱送經道人云

神僊通紀

感應靈驗記補遺

橫渾臥癡子超微續輯

西蜀李昌齡字天錫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為光州太守平反冤獄甚著聲績作感應篇傳註助宣教化多獲福祉歷官御史中丞終秘書監

越國鄭清之字德元嘉泰四年進士侍理宗潛邸勸誦之暇因謂帝曰李昌齡所註感應篇可助教化帝嘉納之登極後賜禁錢百萬命工刊刻又親書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語冠於篇首勸人遵奉

神僊通紀

後清之得目青異甚立願作贊贊畢疾瘳遂參大政同知樞密院事進太傅保定軍節度使齊國公封魏郡王謚忠定

瑞安黃鳳業醫素戒殺刻感應篇印施一日病劇夢被二卒攝去至中途見三神人立空中一黃衣者曰此黃鳳也素行感應篇可速放回二卒唯黃足疲不前卒扶之歸時夜三鼓矣家人方徬徨黃忽甦備述其故霍然病已

武林錢養庶字棧卓初恭蓮池大師以感應篇授

之曰此大易過惡揚善之旨而吾儒立命事天之學也遂天心奉行公車官轍必攜與俱風波盜賊中轍者靈異已養庶病劇子昌痘亦危丙夜誦是篇覺白光如月瀾漫一室拂人皆作清冷旦日父子俱痊養庶官至憲副有自述靈驗

休寧方時可自幼多病因學醫訪玄門求度世術至齊雲巖遇異人曰觀汝形貌當貧且無子壽亦不永難過三十六奈何欲求清福先須種一善根時可歸勉力刻感應篇印施總刻十頁病已減半刻

神僊通紀

跋諸疾皆愈自此強健家資漸裕生二子俱貴顯時可以壽終

杭州聞子將諱啓祥每日誦太上感應靈篇臨場夜夢神人指之曰子篤向大道一真無妄今科必遂宿志矣後果高掇文章行業杭士莫不仰止云歸大賓無子發願誓刻全傳印施流通遂獲子嗣至今其家榮盛

錢塘太學于玉陞字元履室人梁氏包崇三載諸醫罔効一夕夢法衣大士降雲端中光明灼燁鬼魅

潛消耳畔微聞有聲曰菩薩至矣及醒尚覺香氣
滿室不散越歲叩請雲棲大師至梁氏恭對慈顏
儼如所夢不覺欣然沉疴頓愈師示曰病從業生
業從心生力行功德可以綿齡集祉乃以感應篇
授之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實為一篇要旨淺言
之過惡行善只三家村守分良民極言之繼欲淨
盡萬善周圓天中天聖中聖如來世尊亦復如
是汝當廣為流傳以弘法施陛感悟天願彙集成
編至崇禎辛未將脫蘊染疾幾殆後夢蓮師授

神僕通記

以靈藥五內清涼病尋愈述有標玄八卷

常州舉人楊令哲祖母患乳癰百醫不効將危殆思

惟感應篇素稱靈驗乃刻板印施板方成便有起

色施一萬本乃平復後壽而且康

徽州許商平生奉行感應篇日夜不輟一日過楊子

江同濟者二十餘舟江風陡作舟幾覆許念誦不

已復發願刊施諸舟覆溺許舟獨免

冒公起宗萬曆丙午入學讀書稍暇即虔誦感應篇

戊午登鄉榜是科臨場因病發危及入關四肢

困倦目不見卷格不知何處下筆出闈後所作之
文不記一字及中式後見原卷字字端楷始知闈
中若有神助已未下第復發願增註感應篇傳
引旁考無不詳盡書成即中進士後歷任至左
布政使

程錦衣啓元平素濟人利物為德甚廣尤虔奉太上
感應篇辛卯歲鳩刻流通勸人持誦會積雨連
月公一日有遠行宿他所夫人篝燈候至二鼓
不歸將就寢忽聞大聲擊門者三時巨盜連劫

神僕通記

里中家戶戒嚴驚謂盜至亟呼家人甯厓甫出戶
而高墻忽崩傾壓寢室床帳器皿碎為齏粉一
婢行稍遲墮磚擊其踵向使公不他宿夫人必不
候至二更公夫婦一家寧有一倖免哉天佑善人
巧於示異如此

張吾瑾之祖某者行年九十每櫛沐後輒危坐瞑目
誦太上感應篇數卷兒孫繞膝而詢之曰阿父
春秋高矣誦此奚為曰吾將以此貽汝輩嗣後相
繼奉持刊布無改越數年蜀中寇亂三巴舊姓

幾無子遺張氏合門無恙吾瑾亦中甲科崇顯最盛

湯秀黃梅人充江右李提督銃手曾于揚州破城日獨留三人不殺且守二婦不媼給還其夫不受償又朔望日持齋誦高皇經七卷太上感應經一卷至戊戌三月初一日忽被卒驅送冥府甚蒙嘉獎牒送東嶽帝君給與一品文官子孫三代顯榮壽七十九歲無疾而終

順治甲申十二月蘇州閭門大火先期三日見有人

神僊通紀

持竿量地者衆問之則詭詞以對已而焚燬所止之處適合其量界衆始悟其為神人也當大焚時專諸巷有陳松軒屋寓新安客者距火不過咫尺矣城上人皆有見長人立其屋上急救衆咸驚異未幾左右並燬而此屋獨存翌日叩之則內有新安客所刻感應篇板藏焉因悟所見之長人乃護持此篇之神人也時仁和馮瞠目睹其事因囑沈青園大令纂錄感應篇箋要四卷刻行於

世

順治辛卯年十二月廿八日杭城官巷口發火居民

楊振之所居前後俱焚止有感應篇板所藏屋獨存江干徐天行刻感應篇註疏行世其時亦罹火災而其藏板之屋皆無恙若有神衛之者

錢塘文學許廷俞慶奉太上感應篇手書作軸懸奉密室朝夕禮誦順治辛卯二月一夕巨盜數十人闖門肆劫入其懸奉寶書處群盜恍若有所驅逐相顧驚愕統堂而走迷惘移時不敢入其寢門而去自此益發心慕刻流通而勸人

神僊通紀

持行焉

順治乙未進士寧波李燧升嘗往京師每泊閭門水次有關帝殿夜夢帝與李語曰汝當有大禍可註釋太上感應篇一部勸世足以免禍李不之信既而舟回仍泊廟所又夢帝促其速註此篇李又因循未及為也後還家復夢帝怒謂曰汝不信吾言禍立至矣未幾果以丁酉北闈科舉事波累提問至京下獄始大悔恨遂於獄中輯諸書註此篇訂集成帙名曰說定授同年嚴都諫沈厲其

奇劇以遂其願後出獄流上陽僅數年討差還家
行至前所泊舟開帝廟前卒嚴聞之駭異因募
諸同年捐資成其書

錢塘諸生何喬雲日誦太上感應篇其父蘭旌未之
知也一夕夢一老人謂曰汝子持誦太上感應篇
甚虔不久即有好處後父子館見案頭供此
篇因思前夢不妄康熙癸卯科何果中式

鄞縣諸生王遇奉持準提咒誦感應甚虔于順治癸
卯科揭曉前一日夢一圓圖內寫王遇二字圖外

神僊通紀

俱佛字旋繞果爾中式

柴省軒先生諱紹炳篤志墳典樂善不倦每睹坊
刻感應篇傳註芬淆有悞後學不淺為作分章
直解印行獲者利于心目士民因之改過甚多
後連舉三子俱聰慧絕倫讀書過目成誦人咸
敬為奉行感應篇之報云

江千何登錫父寒來晝夜勤誦太上感應篇及大悲
準提咒并刻了九功過格立命篇靈神記諸書
流通勸世為布政司通更在吳門與傅都統

有居亭之雅勸渠仁慈造福愛惜小民為主
即如營債一節惟以一分錢為例不許苛刻查
出重究吳門人脚感異常 康熙癸卯正月夜

夢天帝巡行指之曰汝家積心忠厚惜汝年老
不能有為賜汝子孫三代顯榮登錫合于今秋
中式在四十二名彙來驚醒至開榜果驗
不肯趨微于庚辰夏從業師徐野翁嘉禾歲試遇
異人箬冠子相曰子百日有大難可死余敬揖
求趨避之術箬冠子細視曰無妨汝目下陰騰

神僊通紀

敘起近日曾作善事否余曰無之箬冠子曰勿
欺也汝再思之余徐而言曰余生平孱懦但止
所學喫虧而已實無一善狀莫必是曾刻感
應篇也當一善麼然余徒刻而不能行并不
能強人為善與不刻同也箬冠子曰不然大
抵人一念之善可格蒼旻汝去後壽逾六旬
有三子遇災必化倘更力行功德福祿可無
量也後悉如其言

文昌報應錄序

夫性命一原天人共貫三才皆渾涵於元氣之中而道義為之主宰天清地寧人倫五福莫不由此自人心之道義失而元氣滴害氣乘之遂與五福相反聖人于是重修道之教而化洽雍熙濟世仁壽澤被天下而有餘者吾輩乃謀一身而猶不足即三教聖人殷、喚醒厥旨同歸

文昌帝君司造化之權握元氣之柄其勸行陰騭文止四五百言而大道咸具曉人甚易人實罕遵

神僊通紀

武林龔爾茂發至誠心力行善勸禱無不應實匪有他其救產救病甚而回生乃善與人同而元氣之復亦同也增壽得子元氣之綿綿不斷也免災免厄元氣勝而害氣消也樹傾得培陽長陰消而人心之元氣即化工也太和洋溢品物咸亨有作而致之者遂若有錫而與之者矣是錄也誠仁人長者之言當廣為揚厲與表了凡先生立命篇並行俾世之興起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夫時康熙癸丑初夏之吉吳暉柯於薰沐拜手撰

報應錄原序節要

武林龔爾茂名璋現任池陽幕長力行善事善勸世人生平崇奉

梓童帝君刻刻凜持靡敢懈忽所有

帝君垂訓諸篇先於順治甲午年竭力釐彙刊諭數十萬張流傳於世迨刊行日久人多感悟統計自刻并勸人刻共施過二百三十萬張遍傳各省比來願更奢心愈切即

帝君赫之靈儼然如在凡顛連困苦疾病災患種種險難叩無不應祈無不驗其誠心合處事：真實覽斯集者惟冀至心奉行互相勸化日久媿：不倦則命立而福生且有不求福而福自倍增矣

神僊通紀

康熙己酉孟夏望日古越弟子徐時化薰沐拜書
重訂報應錄序

福善禍淫天道也修吉悖凶人事也天道遠人事邇故君子修其在我無所望而為善無所畏而自不為不善報應錄諸說此其顯焉者也天事有往而必報物有感而斯應影响形聲確然不爽第

為善無近福此必有真偽之辨而或以福未至而生其疑為惡無近禍此必有遲速之分而或以禍未至而滋其倖是以小人墮心于事後而君子慎意于幾先念萌獨覺差若毫厘事出殊途遂分涇渭甚而大昏孤疾甚而著社老壽一彼一此何去何從總在設誠以力行豈容望報而欲速今觀錄中所載現諸善相得衆福果是蓋求之有道敢謂與者無心謹合掌稽首而致辭曰惟恒無間惟敬不倦念茲在茲勿欣勿厭終身由焉庶

神僊通紀

幾止于至善

康熙丙辰季秋既望當湖曹志周薰沐拜手謹書

文昌帝君報應錄

武林 龔璋爾茂 原本

吳騶 柯灼以傳

救產二條

順治十一年甲午五月初旬璋家居曝書內一紙帝君陰騰文也因思此文垂世勸人璋向歷諸省廖字見時即發願普勸恐力未能但隨分所及次日付刊至七月初三日刊成供貯廳前是夜室人郭氏臨產惡血憧嘔不止命已垂危至四鼓忽假

神僊通紀

寐夢 帝君臨軒端坐側侍二童隨鶴百餘前後圍繞見一鶴向室唧污穢而去帝君追迺歷層山而上醒即安復如初

璋姪佳蔚侄媳徐氏晨產一男腹痛不止驚惶無措蔚因祈請 帝君願施訓文萬張至晚又產一男子母俱安

瑞現

順治十七年六月望日璋見袁了凡先生功過格遂立心奉行至歲終以過折功外共行一千八百

次年正月友人陶我珍至携其兄名士章者所著
立命篇與了凡先生功過格相似內有敬聖格載
云純敬至夢寐靈通時見光輪寶相若遊天
宮聞神語皆有作功璋不能遇此必根基淺薄
遂於 玉皇上帝前頂禮立命篇必期得見寶相
次日即 上帝聖誕五鼓擬起誦經是夕夢門外
右左二塔光明燭天是年璋選池州經歷抵任果
見城外二塔

聖現

神僊通紀

順治十一年至康熙四年每年印施陰陽文遍行
諸省已數十萬張又勸諸善士刊刻施送或一萬
或二萬數年內共計有二百餘萬於康熙元年廳
前印文處查見 帝君聖像絳袍玉帶積誠感
通非僅夢寐靈通也

治病十三條

璋患眼疾風淚作楚數年來昏眊不明庚子歲
二月望前齋戒三日虔禱於 神次日忽然光

明風淚頓除

璋患痔有年坐立痛楚默懇 神前求除錮
疾禱畢忽然抖戰腹內如冰不一飯間錮疾永除
庚子二月璋僕龔賢傷寒四十日而轉痢病已危
璋禱于 神願施陰陽萬張求其痊可方禱之
夕僕遂沉睡次早即食粥漸愈逾八載復病將
危璋急誦 帝君本願經一卷誦畢僕病已
痊

璋於堂中惟貼陰陽朝夕瞻禮思得 帝君聖
像苦無名筆至都門聞有寧波朱瓚名甚盛寓

神僊通紀

友人劉君菴家璋備資往求瓚因事冗延擱兩
月抱恙小便閉命危呼吸君菴言狀璋云不速繕
帝君故至此虔誠速繕可立愈瓚時不能起默想
聖像稿方成而小便果通其患立解至今 聖
像莊嚴供奉祈求尤極靈應

璋姪佳胤姪媳李氏患痞疾二十年腹內成形
每一舉發痛苦欲絕胤因虔禱 帝君前立願
刊施寶訓二萬李氏久疾遂得消除

康熙二年五月十四日有兵部主事馮名標者傷

寒病危諸醫束手伊姪名弘道者素善璋備悉
帝君靈應命僕持書言狀璋令伊僕於神前
代主祈禱伊僕泣禱肫誠願施陰騭文萬張是
夜夢帝君至環繞三匝撫其背而言曰汝病
即愈汝前程尚遠次又復夢帝君諭青衣使
卒數起令回勿為病祟醒來病日輕可今現任
粵東學使

會稽范啓運染黃病五載漸至飲食難進度
誠齋戒於壬寅二月初四祝帝君前願刊施

神僊通紀

陰騭文萬張禱畢漸次精神爽朗黃病日減
不半月而愈

國學錄錢桂徵患火症每作字數行首目俱
痛不勝其苦立願手書陰騭文三百篇方舉筆
而病不復作矣

山陰金伯益年逾四旬未有子室人姚氏屢罹產
難甚憂之一日心腹絞痛晝夜不絕伯益危急

向神前願施寶文萬張求室人病愈是夕姚
氏夢亡僕促之偕去惶遽莫鮮忽見一人叱亡

僕去醒即愈

山陰許丙坤因妻病虔求帝君前立願刊施
陰騭文萬張妻病遂愈

直隸辛姓者年逾六旬患瘋癱疼痛不止滄
洲徐錫偶至辛所備言帝君顯應諸事辛
遂發願云我病年餘難起若得帝君顯佑
得痊當終身普勸以廣聖德發願既畢忽
然踴躍行動如常

會稽錢志遠母王氏自幼崇信神佛於順

神僊通紀

治十八年冬病危時年八十矣志遠虔祝帝
君許陰德文萬張不數日母病愈

紹興金維陞偕弟維陞於康熙癸卯夏因母
阮氏熱病不起藥罔效虔叩帝君願刊施
陰騭文是夕母病愈

回生四條

室人郭氏於康熙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病亡合家
子女環泣璋止衆勿泣遂默禱闕君時方一
鼓又向帝君前虔誦本願經并陰騭文各

一遍懇求經內一神速至 閻君處求釋至二
鼓氏遂甦問其故云有青衣使者票拘氏行隨
至五里外見一仙長持拂趕至令我與使者同回
使者恐悞限不便仙長云氏不可去出一陰騰文
示之使者見文自去氏得復生

康熙三年閏六月十九日直隸涿州有刑書沈鹿
鳴妻病危篤適鹿鳴奉官差上京例不敢違
而心眷伊妻其友顧漢濱囑至璋寓鹿鳴即詣
帝君前預禱善念痛改前非許施陰騰文萬張

神德通紀

晚見家童至京言主母已故鹿鳴奔回而妻復無
恙驚問云昨見值日功曹云汝夫已立有善願言
畢而去我得復生

揚州劉君庵居都門吏部從事其母病昏迷不
知人事危急間於家庭設壇臺五鼓時登其
望 帝君前祈禱立願印施陰騰文二萬少頃母
即甦云我已被人喚去同披髮垢面男女老幼百餘
人忽有老人至特命我回家似夢初覺病遂愈
又有一妾患嘔血症晝夜不止奄奄一息君庵再

向 帝君前立願施萬張其妾昏迷中見一吐
血狼狽婦人在床前徊徘徊數次從窓縫中鑽出不
數日愈

救舟厄一條

璋於康熙五年四月內奉 上委解顏料臨行至
本府城隍廟叩辭祝借神使二名護送禱畢見
神像忽然點頭心甚驚異行至河西務北急流
處倏遇風雨大作舟擱淺灘舟子驚忙無措力
不能施璋但默祈神使舟忽自起遂獲全安須

神德通紀

史就枕夢鬼卒二人前後撐舟傍一人言此即
神使

增壽四條

僕華福年七十有二矣病疾喘精力日消二月
初三日祝 帝君聖誕璋喚華福祈禱求增壽
冀早晚侍香燭華福病於次日即愈今年八
十精力堅強

山陰俞允在京抱病過用參附熱極昏迷不省
人事伊姪囑其親金伯益詣 帝君前虔祝俞

允病痊刊施陰騰文是夜允夢帝君端坐一藍衣朝服老人執簿稟云允病危救求如何發落帝君許增壽一紀醒即病減數日而愈

澄江夏芝生客居京邸因念七旬老母久缺奉侍康熙癸卯七月望日向帝君前告許陰騰文萬張祈母長壽康健未幾家信至謂母患瘧皆已久於七月望日忽然遂愈

璋室郭氏每有星士推算恐壽不永康熙七年三月內持齋虔叩帝君前求延年是夕夢一

神僊通紀

官長至衙云我乃司祿之官因見汝家行善帝君命我將腰帶賜汝解而見與帶之四圍皆壽字

求子得子二條

謝紹銓順天宛平人年四十三多嗣順治己亥冬發心刊施陰騰文璋勸其放債毋取厚利通人緩急而量取之謝欣然聽從施文萬張先年其妻患弱病屢孕不育至是病痊與妻各生一子生子之後復又刊施紙多破損不及抹去一友往平谷縣作

幕付文二百張到縣普勸是夜謝夢持文至平谷幕見帝君從幕出問持何物呈陰騰文帝君揀出破損者謝遂驚醒

紹興陶延先五旬無子虔祝帝君前刊施陰騰文萬張求子不數年妻妾生三子

活樹二條

璋在都門日久廳前有丁香大樹二株右一株因宴客拴馬樹皮四圍剝盡枯死已經一載璋誦帝君本願經有云一應草木承此經者已枯使

神僊通紀

榮轉更茂盛時等語誦不十日樹果復榮璋有親姓王名仲者於康熙元年陞安順府知府別時惠璋花木數株北地寒有石榴一株未及窖藏遂斃至五月十五日令移至堂中囑曰汝雖枯而本體尚存當聽我誦本願經因設香案誠心端坐誦之不半月其樹復生

免災一條

錢塘陳政文住杭城官巷口因在京候考過璋寓知帝君報應諸善事遂於神前立願行善

是夜夢神語云汝既立心行善今將汝家屋宇改換
矣及視之屋宇如銀鋤裝成不兩月接家信云官巷
口千餘家俱遭回祿惟已屋數十間保全不燬

神僊通紀

文昌帝君報應錄

前報應錄乃武林龔氏原本止就一十六年之
內爾茂之所善勸目擊而記之者至若歷代以來
靈異報應不知凡幾今柯君等現被巨扶復
為附錄赫之厥聲濯之厥靈信心力行自
獲美報耳

飛鸞

蜀之鳳凰山旁有風洞有降筆亭中以金索懸
五綵飛鸞口叮筆凡有行者鋪箋於筆下密
封亭門降筆訖亭中鐘自鳴始啓鑰視之箋已
書就歷歷皆驗

張宿

宋蘇洵遊玉局觀得張仙像每旦露禱四年生
子軾又二年生轍仙即帝君也帝君本應張宿
故化生多姓張世之祈嗣者宜奉之虔禱云
感應篇有註蘇公仲奉陰陽文行善蜀地飢荒捐
膏腴產三三千畝濟活窮人無算乃生子老泉老泉
又復禱帝君而絕代奇才萃于金昆蘇氏之世

德獲報如此同志宜進修矣

書碑

開禧丁卯蜀中苟洙父子建祠於摩圍山後洞 帝君自為紫府飛霞洞記夜書碑石上弘治間四川學使者王敷為跋謂字畫飄逸如羲之十七帖而端勁過之

護國二條

唐黃巢陷華州僖宗夜逃巢遣朱温追之僖宗馬斃幾為賊及 帝君以自來白驢奉僖宗擁

神僊通紀

衛至劍南僖宗幸 帝君祠祀以太牢解佩劍為贈封濟順王祈助討巢果伏誅

正統己巳秋英宗北狩錦衣衛千戶林茂祈於 帝

君示籤示夢皆許復還祝曰即有應當建祠既而

復辟茂以狀聞命工部賜額迎禧

指道

唐會昌乙丑冬進士孫樵過 帝君祠夜黑雨滑

樵祈 帝君指道現大光如晝得歸大中庚午夏

樵歸秦行及山足楹雨如電樵復祝曰 帝君能神

逆雨為晴曩火乃靈俄而迴風大發四山開霽樵感而為文以祭奉祀益虔

滅賊四條

宋咸平庚子益州王均叛使雷有終討之祈於 帝君夢帝君曰吾遣神兵助汝破賊均就擒有終奏聞錫號英顯

紹熙壬子瀘卒張信作亂殺守帥張孝芳 帝君當正晝見於闕武堂信黨恇潰張昌因擊殺信瀘遂平

神僊通紀

開禧丙寅蜀帥吳曦叛僭稱蜀王祈於 帝君 帝君示夢曰蜀土悉付安丙矣曦以語其黨皆不

解時安丙以隨軍轉運在魚關奉密詔令進兵討

賊鳥曩於興州

正德癸酉夏蜀寇藍鄙亂都御史彭澤討之祈於

帝君帝君降筆為詩示攻取方畧并破寇期初寇

亦祈於 帝君帝君不答舉大英祠之桂香樓大

雷電雨擊之走寇尋滅如降筆所示期

科名四條

吳中人士虔奉文昌者衆先哲如王文恪公整申
文定公時行嚴奉帝訓身體力行文恪中會元
帝君現於關中文定中狀元靈芝生於几上故二
公文章相業並卓犖千古而子孫科第綿延不
絕至今稱極盛云

太原忻州諸生王用予為人厚重簡默素虔事

文昌當正統辛酉歲朝前一日用予齋宿文昌行

宮甫就枕覺有促之者曰起起帝君陞殿笑用

予隨出竊見帝君端坐殿上神祇十數肅班丹墀

神僊通紀

用予隱身殿柱下一朝冠絳服者抱大冊十數卷

立柱前用予問何冊曰鄉試榜各省城隍彙送帝君

書押有項諸神退絳服者捧冊跪呈帝君於每

名下書一押有躊躕不下筆者良久宣諭云仍付

城隍速查陰德之家仁厚之子報名以換未押者

忽傳呼王用予入見用予匍匐階下帝君曰功名

乃天曹秘錄因汝誠實召汝言之汝父祖樸謹自

食其力不負人汝宜中上科鄉榜因汝每拜神佛先

求功名次保妻病不及孀母降罰兩科然後登榜

用予謝罪帝君又曰汝鄉周吉自父祖為士無一

字入公門不淫一婦女不形人短不暴人惡其祖作

百忍說以勸人馴服者衆相沿三代簡靜基福此

最上陰德人皆不知上帝克嘉註昌三代周吉今科

作元為之摩瑞用予因問杜俞麟郁從周得科第

否帝君顧掌文卷者查冊曰俞麟應得一科因

被於父母之語言舉動心有所不然者外則勉強

順之是謂腹誹其真性日離視親如路人矣且谿

刻論人不近情理假行竊名最櫻神怒已黜其

神僊通紀

科郁從周生界異才應成進士官至少保以壽終

緣其十七歲入泮後恃才凌物諧譎譏彈傷天地

之和犯鬼神之忌其罪與殺生邪淫等冥中錄其口

孽已至二千四百餘條上帝震怒悉除所有倘猶

不悔溢三千條并奪其壽美子孫入丐籍矣當廣

勸世人鑒茲為戒用予再拜而退晨鐘驚寤亟禮

聖像援筆記之是秋周吉果元

顧侍御諱夢鯉號禹門崑山人為諸生時虔事

文昌力行寶訓夢帝君曰子名在一六題乃儀

封人請見覺而不解其義萬曆甲戌科闈中卷與孫月峰並擬元填榜時始置第六謁選得河南儀封縣循績報聞擢侍御曾孫名丁琛字湘珮康熙丙午應試秋闈夢謁帝君帝君拙出一方紫玉曰與汝丁琛受而懷之又出一玉如前又受而懷之榜發果領薦今以

陰騰文每句作一頌有刻本行世

愈病二條

柴士侃字藝循崑山人辛亥歲室人萬氏產後

神僊通紀

傷寒病勢瀕危因虔叩帝君前願刊施寶訓

萬紙是夜萬氏忽然病減

江暄嘉邑人甫弱冠知奉文昌帝君因姐病印

施寶訓祈愈姐隨起夢帝君有召語之曰汝女

兄病愈矣益宜堅心力行陰騰慎勿有始無終也

寤而做惕印施萬紙

乩仙一條

癸丑夏日報錄應刻成造張姓字子英者一子三

歲出痘十三朝尚無疑諸醫束手乃延老希文

請仙示以一方服之痘果起然因膚薄大半皆破又請仙僊又示以末藥外敷且云此子今畜無恙但須有延年之術近有所刻文昌帝君報應錄印施三百本普勸行陰騰則壽可永矣

乩示二條

姚鼎字以象新安人於康熙癸卯月正元日帝

君垂訓乩壇又示蕉窓十則乃功過格中切要之

語另刻箋紙單行

彭定求字凝祉吳郡人康熙壬子科孝廉也甲寅

神僊通紀

中秋日帝君降乩於其家有訓文三篇命定求

刻印做世諄懇切箋紙單行此條係前年刻

本所記今丙辰歲二月初旬有遊學吳門者聞

士大夫預言先生必發大物以夙夜敬事帝君

故才大而神默相之及會殿榜發果連掇名元

報施洵赫云

救厄一條

康熙甲寅十一月初八日夜間外與張凝元弟

凡父子暨李謙朱寧約同駕一舟在江橋鎮忽

有四人登船舫舟覆於坐艙中不覺身出艙外窓
柱蓬板等項俱忽散去無礙時夜黑水深舫立水
中不沒急旁他舟而起凝元諸人俱無恙次日有
門人勝新云曾夢見 帝君語以舫等救人水
厄早已知之預為救護靈應如此

驚喜集中所載奇報一條

崇禎癸未年濟寧南關有 梓潼帝君 關

聖帝君二殿乩地庠生王道新陳益修等捐貲
勸鳩工重修卜吉上梁廟後界於清真寺

神德通紀

回孽楊生花楊化龍侵獵廟地糾黨拆逐益修
不平偕元素修弟尚謙王宏等公呈總河禁止
生花啣恨邀截益修於途捶毆幾斃矧其雙
目以倭刀攪數四仍塗以礦灰惡謂得計斷無
生理矣夜半夢一綠袍偉人持酒救之命嚙之
有聲家人驚聞次夜又夢一唐巾藍衣排闥而
入趨益修起吾來醫子手擊腦後死血傾出目孔
噴血如注至三夜見一老嫗先飼以杏繼飼以李使
吞之又投羊眼盈把益修接之吞其二兩目復生

而明矣益修恐回孽復思甘心去舊里避之甲申年
流寇郭井至濟寧將生花合族十三口一一刻目剖
心戮於市州人快焉乙酉學使校士拔陳氏兄弟
俱高等鄉試益修并弟尚謙同修廟王宏王道
新興陳俱中試聯登甲第益修授江南貴池令
有襄城賈杜揚蘇霖作傳記以垂世

報應錄吾邑人士未之見也客冬吳門僧以此錄投
張子抱一今歲余談及蘇明允得子本末張子出錄
記現果彰余閱之隨發心刊陰騭文布勸然必刻

神德通紀

此錄則人易聽信幸曹子曰未毅然欲成就此事余
猶切躊躇忽八月廿七日夜夢見 帝君云有好善者
協心樂舉矣詰朝曹子果言家弟姪輩喜捐金公
梓余深感靈應至神但陰騭文小大畢載而 帝
君本願經主于救劫先正人心再三以忠孝彙常為
訓要于子當心孝母為面孝臣當心忠母為面忠兄
弟當心友心敬夫婦當心和心順大哉 皇言與論益
為綱維則知務民義即是敬鬼神吾故事天文命不可不
會合經之指歸而信行之也 倪象鴻謹述

現果隨錄

靈隱戒顯 晦山

關帝賜目

陳益修字玉筍山東濟寧州人為諸生時見四面
教門楊生花等欲毀關帝廟擴大回清真寺
陳公力誦之官得寢後癸未春流賊破兗州生花
等集千百眾乘變圍練回回兵途遇陳公以前忿
呼衆捶擊立斃之且剗去其兩目復瞳以灰擲屍於
其舍陳公自見變為中陰身止三尺許守其屍中夜
忽見關聖降其家謂曰我分中亦不在此一廟只難

神僊通紀

為汝好心致喪汝命然汝陽祿還未盡應有功名分
吾當使汝回生陳曰感大聖厚恩但吾兩目已去縱
回陽世已是盲人豈能復讀書作舉子業乎關聖亦
沉吟少許乃曰無妨吾當請觀音大士來必能賜汝
目言已便騰空而去須臾至曰大士來矣尋見大士
身披白衣如仙姥狀備極相好關聖指陳公代為乞
目大士微笑曰此極不難乃向空中一喚俄見一童子
子手攜大筐籃以荷葉蓮華覆上大士揭開乃皆
眼珠也即手拈二枚令取酒一卮吞之陳公強飲喀

喀有聲懼然而醒中陰形即隱而陳君兩眶中已得
眼矣關聖送大士去乃謂陳曰汝不必復思報仇不久

大清一至此輩無噍類矣明後年汝當聯捷果乙酉
舉子鄉忽一人遺之書曰東畔方生耳草頭八皿全
一夕三人卧門內隱八天老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
耳邊絲亂墜未手永相連益修不省意義亟視其
人已失所在牘背大書陳益修關公默佑科九
字始悟其旨果中丙戌進士任戶部郎中權閔荆
州後生花作亂宗族十三人寸磔于市

神僊通紀

罷翁曰此事初聞之陳旻昭先生寓余弟子顧
伊人刻之武安王集者也次黃梅令徐長午亦
曰此余姻親也其事極確無不自見者但其眼
珠微少直視而光外溢與平人稍異嗚呼陳公以
好心護廟感此奇緣大士以千手眼轉瞽復
瞭神通廣大海口難宣矣神佛報應速於反
掌可不懼哉

婁東冥判

太倉徐成民庠友季生之子幼持齋好善與友

結社念佛忽奉帝命充冥官從崇禎庚午年始書
為書生夜則判斷冥事每日至夜分中堂暗坐體
氣俱冷兩眼上撐呼鬼兩造判決如流音響洪厲陰
風颯然左右耳房置燈大紙筆記錄哀成大冊題
曰委東冥判九州管內處處流通判善惡報應
如照膽甚覽者不寒而慄

魂遊冥府

嘉定一老儒名朱綱平生方正不苟頗信佛老忽
一日見二冥使來請便相隨前行至一大宮殿

神僊通紀

知為冥府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
府知府進朱君聽是知府心遂不驚上至階閻君
下座相揖賓主坐定閻君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弑
母一案得無過當朱君一聞此言前世境事忽
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弑母毒殺其母者惡妻
也許昌外歸一知消耗即當黜妻首官正罪方是
孝子乃以情愛難割舍糊隱忍猶同枕席是雖不
親弑母而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越境例
斷之是與於弑母之甚者也斷曰弑母誰曰不宜閻

君首肯曰公言甚當乃揖令下階勒引遍視地府方
送回陽朱君由此長齋修行杜絕世事

罷翁曰曾見其子為父刊實錄遍布道俗請
余作序故知其詳

乾坤正氣

太倉張受先先生講承事母至孝崇禎戊辰未
發榜前有友夢會榜第三名下註孝子二字生平
不甚信佛獨信閔帝乙酉元旦夢帝送一乾坤正氣
扁到家公大喜逢人說項先是州中豪僕吏胥多結

神僊通紀

黨蠹民公負性剛正白於錢希聲州侯案治其罪
群小訐恨欲甘心焉是歲五月十三日乘亂要劫公
於路擁至城隍廟叢殿慘酷血肉糜爛有童子自
外入見城隍神以身翼蔽公公僵仆不動群小謂已
死也命丐者負公屍棄之小較場閔王廟側夜分
廟中一僧謂同住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於此恐有
毀傷吾當等舁還其家然無別物可盛乃下一乾
坤正氣扁舁馬到家以酒漿灌之忽唇動得甦
調養不半月而愈真神佑也明年捕兇黨駢斬

於市

返壁廟

麻城東宜州市上有一福主神甚靈其廟向河隔河市人不知迴避排數十尿管往來入溲溺恰對廟門忽一夜福主運神力拽轉其廟背河向野至今稱返壁廟焉

梓潼顯聖

龔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因曝書籍檢得梓潼帝君勸行陰騭文讀而喜極即發

神僊通紀

廣願刊板流布為吏部當該因竭力印施通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轉展勸化不數年計至二百餘萬康熙元年於廳前印文處畫見帝君綠袍玉帶降在堂中因畫像供奉合京感動凡有禳災療疾祈嗣保壽皆至其家許願印文一經爾茂禱告無不立應乃至盲人復明顛人頓愈神像點首枯樹重榮種之異事

罷翁曰庚戌二月龔公以丁艱回武林宿靈隱親為余述燕惠梓潼報應錄備載靈異

關帝贊

先君一夕夢關聖左手持紅菱右手以指作寫字勢示之先君初不解何意次日進雙鳳閣廟見正面橫枋無額悟曰得非欲我作贊懸此乎下筮得三聖遂歸張帝君像焚香祝曰若聖意在贊乞助我文思纔擲管若有神助不寸香許走筆立成文不加點合鎮蕩里乃醵金作扁盛儀衛鼓吹而昇焉實萬曆戊午聖誕也贊錄於左
瞻仰帝君堂：丰致想當年偃月刀頭聾：意

神僊通紀

氣何曾習定參禪妙證菩提何曾鍊氣凝神胎仙冲舉如何却躋高真位也只是片剛心終身持到底一句盟言終身踐到底更不知怖死貪生畏首畏尾所以志欲吞吳滅魏只為孔懷兄弟直至殉國捐軀赤心不毀到如今精英照曜日月經天浩氣充塞江河行地這便是曲能有誠誠則明矣噫嘻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何代無之曾見有異姓同胞天心不二如大帝立箇千秋樣子令後人景仰皈依齋明承祭效祭

桃園結義畢竟誰人能繼洋洋如在靈臺徹人肝肺
歷代褒封普天崇祀未足展下民心志我 聖天子寵眷甚隆禮文殊異上徽號

三界伏魔大帝

青蛙使者

撫州金谿唐置縣初便有一神現身為蛙青稱
青蛙者使至今顯靈其形頗巨色紺綠身負七星
有圓瓜不類凡蛙今在水門廟每端坐一小榻受人
禱祝但降福不降禍有相犯者但多化蛙亂集

神僊通紀

頭面或袖中被裏使人警覺時遇兵丁剝作二
塊立成二蛙投入沸水蛙遂滿鍋嚴冬日入淨水
碗洗浴隱顯不常多寡無定靈異非一
罷翁曰余以九江文燈嶽道翁說丙午春仲從
疎山留心往訪初至水門廟蛙不在七日後方歸
主僧復初盒而示我余置左掌與說三版五戒
寂定不動說竟走豎壁如飛

張真君廟

黃州南門外安國寺舊有睢陽張公祠正德初太

守盧濬徧毀神祠誤暴公于烈日中太守一輿
卒自不識丁神附其口罵曰爾以我為何人敢爾肆
傲耶命具楮墨走筆書云

皇天生我兮男兒君王用我兮能罷力拔山兮風
雷氣貫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拔鎗持劍星未落
兮擊鼓掀旗搗賊室兮焚寨鬪賊肉兮充飢食
馬草兮既盡殺妻妾兮心悲誓與死戰兮身披
鐵甲願為厲鬼兮手執金鎚亦莫指我為張儀
亦莫指我為張飛是張巡兮在世與許遠而同

神僊通紀

時在東岳兮押案都統事兮陰司侍筵萊兮
殿直任鄧都兮徹推景佑真君兮人間封爵忠
烈大夫兮天上官資漫濡毫而染翰俾世人兮皆
知太守觀此靈異慚愧惶懼具牲醴鼓樂拜而昇
神歸座焉

罷翁曰余庚午六子在江陰科試親見一友單
裙紗鞋嫺慢睢陽被神擊死真君奇忠異烈
日月爭光猛氣精英金剛不壞謂神明而可侮
慢豈智人也哉

關帝顯聖

太倉衛汪指揮最善射施百戶最不諳射甚憲其
素嚴暴巡方至州施君憚之乃具牲醴酒體乞神力
于關帝止求中二箭以免責辱方禱告汪指揮猝
至大笑曰為甚白日見鬼乎但以酒肉請我：教汝
射百發百中矣言訖即亂取神前酒肴大噉侮慢而
出施大惡之及憲司下操場汪首出射連三發皆風
吹斜不中方寸遂亂全圍皆脫施信手射九天皆中
施受上賞汪細責六十棒幾斃

神僊通紀

罷翁曰此余妻事也父老傳之無確

蛇皮王三

太倉衛指揮王二初生下盆即能言隔世事言前生
係山東某府大鄉宦公子家累巨萬且最好施予
廣積善果但性兇惡捶殺童婢無數死見閻君
罰於金陵聚寶門內城磯下為蛇身既大而性不
昏厭惡欲尋死乃夜以身橫城門下五更城啓為
衆車碾爛蛇魂復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
何得自尋死乎當再為蛇抵除宿業余叩首哀

願懇陳不願閻君曰汝却作得有福當受福報惜

以惡性定業未消余又懇苦求免為蛇閻君曰也
罷只得帶餘報去乃命託生太倉衛為指揮家
亦豪富但胸前有一蛇皮斑剝膩滑長七八寸闊
二寸每至暑月腥氣逼人滿座掩鼻時令家僮
以盆水頻：揩拭慚恨切齒後死得襲職州人
稱蛇皮王三焉

罷翁曰此余先君同時人也時時援此以示訓誡
故童而習之類未甚悉佛經懺載眾生性習愚

神僊通紀

詰面貌好醜悉係前業豈不信哉

文昌附體

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累上春官不第心甚憤一
日醉往梓潼廟見帝君像指而嫂罵曰今不作汝
矣何為復在此受饗祀乎同上神座盡力推像踣
跌粉碎二人回家大發熱帝君附體痛罵曰汝二
狂生前世止作幾小福上帝報汝以孝廉且家資不
薄已過分矣何為狂妄放肆毀壞吾像惡至此極
乎立付地府鞠治家人驚悸連夕棗起聖像卒不救

而死

玉霄宮使

吳鍾巒字巒樺號霞舟毘陵人素為名宿六十餘成進士初任長興令累遷至粵西司臬申酉間因經國變遁至周山輒自念曰吾門人李仲達同窓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十倘一旦病歿不幾負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己時公在周山城内寓文廟中先聚薪為龕中設高座聞城陷即抱聖牌登龕座命僕縱火頃刻而盡

神僊通紀

未幾降乩于毘陵張澹如家言焚身後神明上升為玉霄宮青衣使者作詩數首存世有八十矣軀總為君念及至今猶涕淚之句

神仙廟

金閭吳生篤信呂祖日往神仙禮拜真得一見戊午四月十三日晚神告曰明日祖誕冠紫陽巾披藍鑲道服者呂祖也子勿疑過吳生早往候果然乃叩首懇苦求度祖初堅拒最後引至城頭今閉目左手張傘右手持祖衣袖立即騰空少頃聞濤声

洶湧張目偷視似在大海面浮空飛度呂祖曰汝果欲求仙乎可跳入水生猶豫祖曰原來是俗骨暮頸一推而墮乃在洞庭湖灘上生乞馬三月方達吳門

斗姥下降

桐城方氏以事獲遣至寧固塔門虔懇歸命佛天朝則持準提誦金剛暮則禮拜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次燈已黑禮拜起燈忽明自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闔眷皆跪祝曰此俱望生神僊通紀

神僊通紀

還者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 恩釋果得生還

姚思仁

以下各人

姚思仁秀水人萬曆癸未進士己酉歲患熱疾五日不蘇熱極魂忽離體遊於野見郊外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霧無日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多罪人桎梏闖入宮門歷階而上鬼卒列階左右皆牛頭馬首仁上殿一足已入門忽聞階下大聲稱冤即退步出問呼者為誰曰昔為仁所杖死者來索命仁曰吾奉天子命代狩所執者天子之法吾昔杖汝時曾受賄否曰無之曾受囑否曰無之曾徇喜怒否曰無之仁曰三者皆無則汝死于法非死於我也安得索命至殿中與王冕而登座仁長揖王即下殿與仁舉手相揖王居左仁居右相對而立仁曰大王幽明一理仁奉命守法死于法者今未索命大王今日囚徒滿前或砍或剝慘于人間十倍異日此輩亦當為大王索命否王命此輩去即隨風滅仁曰仁至此大王為我較勘善惡王命主者持簿來仁名下所註惡即一念之動者皆書仁曰此未嘗為何為書王曰未為名為過已為罪不可解矣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

山左之水災收河南之開礦奏疏一具錄至己亥歲

截南大荒仁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為大善仁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然所作也善當歸燦然王曰流出君名萬一得罪君當之歸君為是仁不敢居乃索質籍閱之王曰賀君無子今與一子足報之矣即別出遂甦賀久艱于子至未歲果舉一子

楊希仲

成都楊希仲未第時在某賓館有小婦絕艷乘夜奔之拒不納其妻在鄉是夕夢神告曰汝大勵操客齋當令魁多士以彰善報妻惘然不知何事歲暮希仲歸始言其故明年舉第一人

陸仲錫

嘉靖時陸中丞子仲錫少年有才隨師居京有鄰女甚美與師丘某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甚靈應汝試往禱此緣或當就遂禱之是夜寢忽驚呼啼泣不止曰夢與師俱為都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須臾鬼使持簿上簡之陸某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

聞上帝削其祿藉令貧賤終身丘抽腸某且言且哭童子敲門報丘先生病絞腸沙逝矣後某竟清狂貧賤如神言

開賭場

松江人冒藉湖庠好開賭場一日母病渠欲次早祈觀音籤以決休咎是夜其母夢一神謂之曰汝兒子不必至觀音堂祈籤汝子先汝死矣母問謂何神曰開賭場費壞人產甚多是以不免次日早起與母言欲往廟求籤其母謂其不必去也乃後隔一二月即死其母後子凡好開賭者請以此為戒

王義

王義舟頭巡簡司弓兵同役秦松捉漁人趙二趙三誣為海洋大盜將解本府總捕廳義以真情白巡簡得釋秦松甚恨焉一日義渡湖忽見趙三自水中出義大驚三曰五老勿驚今日你命當絕於此我為力諍得免若難義曰爾在何處三曰我前月初三墮水死小鬼引見三官大帝大帝知我素忠直命我為太保昨偶見冊子上有你名當遭水厄正應今

日我為說前事大帝命我救你添壽一紀此時秦松代你死矣言訖不見義歸問松松妻曰前日我夫湖濱汲水失足墮湖已死義由是斷酒除腥日誦三官經五遍力行善事過十二年已七十一歲矣吉祥而逝子彥直讀書遊庠

徐三

徐三為嘉興縣差人奉牌提犯到邨其人欲殺鷄為供徐止之曰我奉斗甚謹可免此生靈夜卧草舍前鷄求搜其髮徐叱之去復來如是三四徐怒謂我救汝命汝反不容我一寢乎披衣起逐則車輪墜下若不起即為齏粉矣

聶明

聶明賦性險惡好勇健訟以刀筆起家值歲凶米價騰湧明有米數倉堅執不糶一日請闕聖廟問龜向神禱云某有米若干欲糶近日價方長如數日內得長二兩外一石乞賜上上龜卓立于地明偃倭拾龜忽架上大刀若有人推狀倒下正劈明背肉裂骨碎而斃

林時敏

莆田林時敏其父母每于日暮親往厨下簡視殘粒有則用清水洗淨即吞之如是者十餘年不懈其人素無子一日夢土地告曰五穀神以汝敬重五穀特聞之 玉帝賜爾一金帶甲科之子以彰尔善後即舉時敏中甲科歷任憲副此丁卯烏庠聞之莆陽黃子目者

李鳳原

莆田李鳳原之父布衣時有鄰人買魚為生家貧欠官稅無以償責女十六兩置囊中誤遺李家門內為李父所拾即藏砌壁孔賣魚者歸至家以無銀完官逃之江湖為人傭後十餘年歸李老訊之曰尔後何來許久不見魚人云因當年失銀故逃去李乃疑其銀為此人物細詢其所以遂于壁孔中取還之後夢神告之曰 上帝嘉汝還金之德以一子登第至今科名不絕

三清寶誥

三界之上梵炁彌羅上極無上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渺、金闕森羅淨泓玄元一炁混沌之先寶珠之中玄之又玄開明三景化生諸天億萬天真無執數衆旋斗歷冥而度五常魏、大範萬道之宗大羅玉清虛無自然至真妙道元始天尊

上清寶誥

居上清境號靈寶君祖劫化生九萬九千餘梵炁赤書煥發六百六十八真文因混沌赤文而開九霄紀元洞玉曆而分五劫天經地緯魏手造化之宗樞陰機陽卓爾雷霆之祖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玉宸道君靈寶天尊

太清寶誥

隨方設教歷劫度人為皇者師帝者師王者師假名易號立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隱聖隱凡總千二百之官君包萬億重之梵炁化行今古著道德凡五千言主握陰陽命雷霆用九五數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星主寶誥

大羅天闕紫微星宮尊居北極之高位正中天上佛號金輪熾盛道稱玉斗玄尊璇璣玉衡齊七政總天經地緯日月星宿約四時行黃道紫垣萬象宗師諸天統御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萬星教主無極元皇中天紫微北極大帝

天皇寶誥

紫微宸極勾陳天宮九光寶苑之中五炁玄都之上體元皇而佐司玄化總兩極而共理三才主持兵革之權衡廣推大德統御星辰之躔次毋失常經上象巍峩直元派漠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勾陳上宮天皇大帝

后土寶誥

九華玉闕七寶皇房承天稟命之期主陰執陽之柄道推尊而含弘光大德教蓄於柔順利貞效法昊天根本育坤元之美流行品物生成施母道之仁岳瀆是依山川咸仗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

神霄寶誥

高上神霄府凝神煥照宮會元始祖炁以分真應妙道虛無而開化位乎九霄之上統理諸天總乎十極之中宰制萬物宣金符而乘光濟苦施惠澤而覆育兆民恩溥乾元仁敷浩劫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王清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統天元聖天尊

祖天師誥

本來南土上沔蜀都先獲黃帝九鼎之丹書後事老君兩度於玉局千軸得修真之要一時成吐納之功法籙全成受盟威品而結璘訣正邪兩辨奪福庭治而化鹹泉德就大丹道齊七政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三天扶教輔玄體道大法天師雷霆都省泰玄上相都天大法主正一冲玄神化靜應顯祐真君六合無窮高明大帝降魔護道天尊

葛仙翁誥

天台得道閣是成真昔受東華復傳西蜀詔命
王京金闕位登太極仙班慈憐拯拔於沉淪思
念普資於苦壘葛天氏遺風顯著勾漏令丹砂
具存括蒼任遊羅浮乃止脩閻王荀修理金書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太上王京東吳太極左官
仙公雷霆玄省天機內相王虛紫霧普化玄靜
常道冲應孚祐真君垂恩廣救慈悲大帝度人
無量天尊

許真君誥

混元始祖一炁分真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
脩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斯歷救災拔難
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仰宜有
甄陞大悲大願大孝大仁九州都仙太史高明
大使雷霆恭省天樞伏魔上相至道玄應神功
妙濟掌九天司職太乙定命注生真君三天按
察都檢校普奏諫議大夫天醫大帝度人祖師
淨明普化天尊

薩真君誥

派流西地跡顯龍興施財合葉濟群生積行累
功修至道授鍊師之教旨掌王府之雷書身披
石衲伏魔衣手執五明降鬼扇代天宣化呪棘
書符運風雷於咫尺之間剪妖魔于斗罡之下
道參太極位列先天松筠野鶴任縱橫遐遊孤
雲長自在方、闡教為萬法之宗師處、開壇
作後人之模範都天宗主一元無上真君

三茅寶誥

天人道德仙聖真師孝悌通於神明恩澤被於
家國隱恒山而悟道棲句曲以昇天主岱宗恒
霍之山職赤城華陽之洞劫運陰陽而統幹雷
霆水澤以兼司接二弟之英姿授登真之秘訣
咸領神仙之籍共膺玉冊之榮德溥幽明仁沾
普率隨赴感誓願弘深太元妙道冲虛聖祐真
應真君地仙上真定錄右禁冲靜德祐妙應真
君地仙至真三官保命冲慧仁祐神應真君九
天司命上卿三茅應化天尊

鄧天君誥

高上神霄王清真王南極長生朱陵大帝太陽
九龍皇君南昌上宮受鍊真人至真霹靂大仙
玄都九嶷九夷蓬萊滄水使者上清三境都元
帥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妙化真君欽火律令
大神光妙橫天演真大元帥掌行風催雨誅邪
破廟祛諸潭洞總統三元八十一天雷霆都總
管炎帝天君元始祖劫一无分真大乙雷聲普
化天尊

辛天君誥

高上碧霄上清華王東極注生青華大帝南昌
火府通明猛吏陽晶鍊度執法真人分權定衡
真王玄都王府太極先天冲玄上吏太乙木郎
光天都元帥九天考較使司元儲福定命真君
鍊筆注律大神光寂通天演法大元帥掌風雲
雷雨電霜雪電銀牙耀目提點三界三十六天
雷霆大都督青帝天君元始一无節制萬靈太
乙五雷判府天尊

張天君誥

高上神霄王清真王上清混元真宰王府飛天
捷疾神王奏事捉祭妖魔使者伐惡報應神君
掌敕命令霹靂大神三界通明大使統轄雷部
大將軍主領雷霆副元帥九天副玄雷聲應化
天尊

馬元帥誥

高上神霄王清真王混元主法元帥王府司命
真君光明華藏寂道真王南極火犀大仙北帝
都天罡橫天威烈神王攝魔雷令大神掌管雷
霆都司考召命捉大將軍掌風雲雷雨電糾察
三界邪魔天下都提轄正一靈官大元帥

温元帥誥

地祇上將天下正神部轄地祇提舉宮廟助法
翊霸昭武雄烈太保紫髮魔王鍊面大判官掌
地府急取人案典者四海都巡九州檢察使鍊
甲飛雄元帥提點天下神祇救封顯德大將軍
地祇上將鍊面無私大元帥

太乙救苦寶號 即東極慈尊

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嚴宮七寶芳臺林九色蓮
花座萬真環拱內百億瑞光中王清靈寶尊應
化玄元始浩劫垂慈濟大千甘露門妙道真身
紫金瑞相隨机赴感普願無邊大聖大慈大悲
大願十方化號普度衆生億劫中度人無量
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青玄上帝

東華帝君仙誥

王虛化太乙分真乾坤得麗氣而生成萬物藉
真功而感化動中不動而至靜如如虛內含虛
而真神湛、研老莊之精粹詳元始之靈苗剖
金鼎之三家功弥八極示玄關之一竅丹煉九
還啓紫釜而陶冶群生肇蓬壺而深潛日月弄
陰陽之顛倒妙相常存觀天地之升沉虛空粉
碎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大羅啓教青童木公東
華帝君群仙妙範天尊

鍊拐李祖仙誥

炁稟先天跡留幻質朱門奮志於鵬程翰墨潛
心於勛業悟無、而頓起群趣亦有、而默契
玄都大候尚虛功夫未足幾欲離質以遊神遂
失原軀而奪舍假幻相逐漏形只為人分貴賤
抱至真含黍米將來顯化凡蒙抽坎填離用補
衲頭之破孔翻天倒地築修玄圃之墻垣直指
仙机獨存浩劫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蓬萊上宮
青霞紫極龍陽帝君先天統聖天尊

號上疑
有釋字

感而遂通何述何言行而自與乾坤有盡吾道
無窮日月常明聖功罔測大悲大願大聖大成
先師孔子號儒童菩薩道稱玄穆天尊

顏子誥

四科必先德行三月而不違仁無伐善無施勞
立志未嘗自滿不遷怒不貳過克己洞悉淵微
啓同學之弗如聞一知十惟聖心之默契用舍
行藏簞瓢陋巷樂道不憂俎豆絃歌配祀無數
大孝大仁先賢顏子追封復聖元國公

曾子誥

紹家學於沂陰奉明師於闕里盡忠推恕悟一
貫之心傳明德新民啓十章之傳意事親而能
養志孝德巍、力學而尚省身嘉修翼、示哀
矜之良訓垂弘毅之名言學校尊崇古今希有
大孝大仁先賢曾子追封崇聖成國公

子思子誥

演祖訓於中庸溯道原於天命致中和而位育
造化教本無私推慎獨而戒懼睹聞性原常一

天道人道述者明作者之心大德小德後人紹
前人之訓傳三十三篇之緒言享有萬斯年之
俎豆弘功溥博聖教淵微大孝大仁先賢子思
子追封述聖沂國公

孟子誥

降生郟嶧之地私淑洙泗之門遊齊遊梁行道
回千里之轍攻揚攻墨風教立百世之綱養氣
知言斥動心以衛道仁內義外原性善以闢邪
薄管仲而不為尊孔子而願學七篇垂教萬古
登裡大孝大仁先賢孟子追封亞聖郟國公

純陽呂祖師誥

王清內相金闕選仙化身為三教之師掌法判
五雷之令黃糧夢覺忘世上之功名寶劍光騰
掃人間之妖怪四生六道有感必孚三界十方
無求不應黃鵠磯頭留聖蹟玉清殿內煉丹砂
存芝象於山崖顯仙踪於玄洞闡法門之香火
為玄嗣之梯航大悲大願大孝大仁開山啓教
靈應祖師天雷上相靈寶真人純陽演正警化
孚祐帝君興行妙道天尊

國舅曹祖仙誥

翻散皇朝晉鷹椒戚一坑火內抱冰心而解脫
萬仞崖前奮巨翅而高飛六賊消亡寶劍匣中
興雷雨三彭被戮汙泥渠裡發金蓮易草衣棄
朱紫飄然物外擒硃汞煉丹華頓返真元駕龍
槎而煮煎北海驅鶴馭而直抵南天耻列入臣
之伍名利王府之賓道通玄淨法顯雷門大悲
大願大聖大慈蓬萊上宮浩寂雲都帝君仙基
御嶽天尊

采和藍祖仙誥

曩悲世昧顯化天姿信曲無腔而化導羸形多
陋以揚愚恒吞鳶鷺而化炁飛騰時採雲霞而
作羹充腹明顯神通之奇特暗窺默悟之凡流
爰處危樓嬉遊市域獨歌獨舞隱至秘之玄機
或哂或悲嘆樊籠之迷昧脩真未幾度世有年
列仙銜于太上几前煉大藥于靈樞殿內超離
三界應感十方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蓬萊上宮
玉虛左相紫羅湛寂帝君仙宗普靜天尊

湘子韓祖仙誥

採藥皇房傳馨玉殿承帝旨而提携趣類負仙
銜而托跡韓門明師授術於髫齡出世修丹于
挽角識綺羅之辱甘草袖之茶嘯風雲趨山麓
抱一含真不壞恁酒樂縱顛狂化親度世奇蹤
麗丹發于枯枝醲醲吸于平地勦斗上翻璇極
橫眼下抵幽閑為學人之樣子啓俊英之玄舟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蓬萊上宮御前侍節恒陽
至道帝君仙閣接引天尊

仙姑何祖仙誥

姮娥降誕閨秀含真三五羨攀仙契二九感獲
真傳翠鬢香鈿仙質殊超群表瓊凝石粉金姿
已躡雲衢接引蘭芳為女真之模範法傳賢哲
闡王母之筌蹄調鳳舌而步韻三天鼓鸞翹而
徒遊六合香風飄世妙鍾不老之春琪樹分花
闡示長生之訣恒慮乾坤之小尚推造化之微
儀超天外願度坤真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蓬萊
上宮瑤京仙宰雲英至靜元君體仙普化天尊

希夷陳真人仙誥

堅修億劫感化唐終處蓬島而吟咏洞章五龍
受誨得大丹而躋什上道千載常眠宋君履足
默匡天下之危賢相求謀拯救生靈之厄石牀
將爛而初寤未甦天地否終而夢魂始覺真性
湛然歷生、不昧元神浩寂闡處、宗風地仙
教主紫府公卿直功上道希夷真人龍師學引
天尊

海蟾劉真人仙誥

托跡他疆寄踪遠海塞北高膺九錫終南遐格
三星鉛汞有心回道人之契感瓢囊無物蟾蜍
子之贈丹神水金波斬情根而招鳳陽丹聖母
奮慧劍以降龍西池酌酆南極呈觴金丹闡化
海蟾明悟真人南宗始祖天尊

紫陽張真人仙誥

中元毓秀天宋英材筆耕舌戰詞林唾玉談金
名教紅綃黃卷恒企仰於仙風桂室蘭堂素有
心於物外惜命憐生修浩功而遭厄泛舟涉海
得至聖而登仙不避天雷之責真銓繼美隆施
學海之恩億世流芳靈霄輔道鉛華永壽紫陽
真人

平陽魏真人仙誥

紫羅元體直靜仙根贊天心而普度叅造化以
選仙採芝玉洞陽精麗映于瓊宮煉葉瀛洲天
帙已頒于紫府佐輔帝君弘宣正教玄嗣導引
清靜無為松雲處士平陽魏真人

長春丘真人仙誥

智識高鴻朱門博燦筆走龍蛇而不第文涵星
斗以通神因悟夢旂謝紫衣而希聖哀祈接踵
趨玄洞以歸真得口口無心之道積生、靡量
之功超俗質而飛凌霄漢遺仙踪而創舉龍門
塵勞歷盡辛苦脩經玉闕金臺掌案公卿長春
普行真人北宗始祖天尊

五祖仙誥

大道開先玄元闡化教垂今古示號東華接漢
室之將軍隱終南之仙契過化每超于劫運示
現常在于人寰啓清世之英賢悟真仙之秘訣
飛劍貨葉警化無方金庭丞相之高標寶印力
辭於未訣霞裙血霞裙上陟南北統宗天復挺
于八豪道徧通于海宇發金蓮於七朶演仙派
於十方長生之理披于古今玄奧之言貫乎天
地恢弘至道廣度愚蒙金丹闡化全真祖師五
祖隆道天尊

七真誥

道先一炁世顯七真悟五行不到之機得九轉

返還之妙甘霖潤物發朽陽春金骨仙姿得四
時而契道翔鸞駕鶴坐十載以成真壁間翰墨
淋漓雪裡松花爛熳三井有多生之計千秋彰
顯化之功龍門七年磻溪六載玄功脩而名遺
華夏丹符錫而掌判幽陽卧石眠雲吟風弄月
探紫炁而明君求道施惠澤而枯槁重青早闡
玉符之秘術晚脩金液之丹砂口口真師、妙
訣火候不虛飛騰指日馬鳧丁鶴至清至靜之
神仙酒雨飯蜂妙感妙靈之真聖闕苑瀛洲紫
珠天闕慈悲度世億劫常存金丹闡化全真祖
師七真演道天尊

南嶽聖帝寶誥

志心皈命禮

乾坤肇始宇宙開先分布四維定制五嶽司國脈而
理生民統天綱而治殊物權其為重端在均衡注生
成不宰之功宣文明教化之道乘朱雀之翔翔跨鴉
尾之翩躚雄據八百餘里萃聚七十二峯靈宅奧區
仙聖因依邃澗深林龍虎參處位真離明職司火政
冠八寶光朗之玉冠服飛錦緋文之朱服佩封靈樹
魔之章執

帝錫銓衡之印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南嶽司天大化
形聖帝太平安國天尊

白真人誥

明真證道行化南天九皇降跡於天台一派浚通
於列祖丹髓之書真人挺出惠州性地悟起神凌
刀圭入口神化無邊施雷雨於掌中甦生民於世
外德彰南海獲瓊王之英標道變避荒飲法言之
靈妙龍虎羅浮之跡武夷玉局之區遇化多方真
文脩著為神仙之冠首集前代之範模普願弘深
慈悲仁聖祖師金門羽客神霄輔元統化卷素真
人

神僊通紀

申真人誥

玄元一炁大化蒼生七玄蕩正妙難窮萬事魏
功莫測水瀟月白金禹風清太華妙境散神仙北
帝師中真教主丹砂九轉寶鼎三還神功洋溢于
神明法力遍施于世界仁推太子澤被蒼生至聖
至仁大悲大願敬禮祖師水瀟洞天金禹妙化真
人九天通炁天尊

南極寶誥

高上神霄府凝神煥照宮會元始祖悉以分真應
妙道虛無而開化位乎九霄之上統理諸天總乎
十極之中宰制萬化宣金符而垂光濟苦施惠澤
而覆育兆民恩溥乾元仁敷浩劫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玉清真主南極長生大帝統天元聖天尊

九天寶誥

九天應元府無上玉清王化形而滿十方談道而
跌九鳳三十六天之上閱寶笈考瓊書千五百劫

神僊通紀

之先位正真權大化手舉金光如意宣說玉樞寶
經不順化作微塵發號疾如風火以清靜心而弘
大願以智慧力而伏諸魔總司五雷運心三界群
生父萬靈師大聖大慈至皇至道九天應元雷聲
普化天尊

玄帝寶誥

混元六天傳法教主脩真悟道濟度群迷普為衆
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師大慈大悲救苦
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

大將軍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
協運真君治世福神王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
身蕩魔天尊

伏魔上相誥

無始開天精絕煉丹濟拔天下一日孤止九迴天
外之天化身百億掌三台九祖之印管雷霆霹靂
之府洞玄寶號萬卷遺踪天上天下奏吾明真大
慈大願大福大靈鍊騰飄冥仙界惟尊五雷善惡
諭我獨擎三界之外現道金身中天初利崇華宮

演法普濟天尊

東嶽寶誥

赫天主英之祖金輪少海之宗彌仙母夢日光生
紫府聖人東華弟昔建功于長白始受封于戴皇
初號太華真人漢明泰山元帥唐會崇恩聖帝聖
朝勅賜大生位鎮坤維功參乾造仁以德仁回陽
春於掌上聖心益聖麗日月於天中五方稱讚于
東方三界獨尊於中界仰奉行于大令俯糾察于
陰司掌人間善惡之權專天下生死之柄懲奸惡

而獄分三十六主司吉而案判七十二曹行善者注生天堂沉迷者尋聲救苦示大慈慈悲之相開衆生生化之門福與天齊功高無量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東嶽聖帝慈光救苦威權自在天尊

吳元帥誥

高上清虛太玄洞真糾察三界邪魔天下都提轄威武降魔天鎮差惧手執羅網寶劍管察大洋一洲應下城隍玄閻博奏掌錄判官鎮九蓮洞牛宮夷化揚威道德大將軍

神僊通紀

玄壇寶誥

高上神霄玉府大都督雷霆副元帥九天遊俠使五雷巡察使提點九州社令二十八宿都總管上清扶天廣聖西陵冲和崇妙洞明真君正乙龍虎玄壇金輪提管如意執法大元帥

王元帥誥

先天主將一炁神君都天糾察大靈官三界無私猛吏將金睛朱髮號三五火車雷公鳳嘴銀牙統百萬龍貅神將飛騰雲霧號令雷霆降雨開晴祛

疾治病觀過錯于一十二年授命玉帝種功勳于百千萬種誓佐祖師至剛至勇濟死濟生方七歲教處七開壇太乙雷聲應化天尊

神僊通紀

太極蓬萊上宮純陽帝君說大道至簡仙經

選仙敷演章第一

爾時 太上道德天尊登長明至一天宮彙集三
部八景一切天仙上聖合太和仙子太液靈妃齋符
告召玉清內相純陽帝君帝君奉 勅飛詣几
前俯伏候命

太上曰 邈世兆民下元危劫生積愆當酬自裁自
毒慘慘羣兇當道相啗相吞若非吾道悲愆曷
可超拯墮海或有初心回道夙址寒微悞入異端

罔詳至道源頭稍趨正脉惟有研搜枝葉口耳之
學廢日亂時風俗之白曠脩暗煉雖為福基衰運
然因未諳真傳切今冠領仙班應選 呂卿度世
爾宜體吾宣功以悉真如之秘直指凡昧之流上
述瓊文下垂仙典是時 純陽帝君稽首再拜上白
天尊言臣曩奉

玉音誓引仙嗣闡丹書於鸞唳示奇跡於塵寰非
不欲開陳大道蓋因世人攻異搜奇甘沉泉下築
愆戕福願作幽騰今復蒙垂 諭敢不扶盡心

神提撕苦爽但恐世人以蔓池為樂地漏脯作佳
餉惟希 大德曲祐成功臣願剖大道中之至道
師傳內之真傳捫開旁棘直指正源演說素言
撰成玄典授受於世使好道者得被真風上修
者徑趨法海不勝惶愧仰冀允從

太上大啓慈顏俞允讚曰

至道至仙 天生二天 汝承吾願 吾授汝言

焰海施涼 洶波化船 陰超凡昧 齊返真元

混元大道章第二

是時 純陽帝君奉辭

太上已而返蓬萊上宮召集門下南宗北派五

祖七真諸天大仙弟子環拱座前伏聽道旨

帝君謂海蟾劉真人曰不無而無大道之未生

得一而一大道之初長太虛一動太極生焉是以

有情而生天地真元初奠靈炁分焉是以無心

而化萬物一生日道體二生日道用三生日陰陽造化天

地既濟而生五行既濟而生六氣六氣既濟而

生萬物大道之母一真洩為宇宙天地之母一

至命負道含真寧不能與虛空並久乾坤常處乎繫世之人七十而稀百年為極非道之遠于人實人不能真不能真者自遠于道遠于道者不達天地之機陰陽之運度也

天地運度章第三

時有 玉蟾白真人上啓

帝君言觀乎天地往來不息自動而能變、必有度靜而能運、必有機運變之理敢望泄於

吾等而破萬古之塵鏡如何

帝君曰體一為乾乾之所用為陽體二為坤坤之所用為陰陽升而積氣在上陰降而積水在下以氣蒸於水乾索於坤一索之為震二索之為坎三索之為艮天交於地地生三陽以水撼於氣坤索於乾一索之為巽二索之為離三索之為兌地交于天生三陽：初交為陰萬物生陰初交於陽萬物長乾道下行陽復上升陽中伏陰氣含真水謂之真陰坤道上交陰復下降陰

中藏陽水含真氣謂之真陽陰自天降而雨露上行陽自地升而草木下長陰未消而陽生陽初升而陰降消長得宜始終如一不失於道故可以亘千古常存者如此

體道生人章第四

是時 帝君謂泥丸陳真人曰天地之大藥日月也人身之大藥神氣也男生之初受精于父得陰於母稟魂於東負魄於西如乾索於坤含真水而體三陽女生之初受血於母得陽於父稟魂於坎

負魄於離如坤交於乾含真氣而體三陰始肇胚胎混若毳卵初生兩腎萌如仁核兩儀生四象四象生五臟五臟則發竅於六根六根則分秀于皮毛真元藏腎真氣藏心真液下注而化真氣真氣上騰而化真精夜液運用與日月同途何日月常存而人身瞬息蓋日月無為而運三氣液有為而漏尸蟲奪於魂邪火燥於液勞役敗於氣妄欲損於神猶蠹之戕木水之潰土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五氣運變不周則曰病矣三真走失

太過則曰死矣水本無質周流不能破碎惟害生於
水神無定體虛白可以通靈惟害生於身九天
之上無分陰九地之下無寸陽之毓秀為仙佛陰
之戾氣為魔邪所以人之生有司殊稟陽精盛者
達於睿哲感陰氣盛者昧於奸兇上善不因流芳
如勵下愚明知遺醜甘心夙稟之根天地不能改其
操陰陽不能迴其心是故難於化度而聖天有
千門萬法咸使日剝其陰邪而漸益於陽精也
水火氣液章第五

時有紫陽張真人上白

帝君曰道生天地氣化人身不達水火之功罔盡
真元之粹其水火之生滅氣液之躔度仰惟吾
祖明諭以示之
帝君曰天生洪濛地生真火惟火可以鉤陰魄惟
水可以生陽魂以人身言之血海氣海精海水穀
之海百水聚焉君火臣火三焦之火萬氣具
焉心脾腎為三島大小腸為九江天上降於金
液氣中生於真水赤龍居於震尸白虎產

於庚方水之功大滋育胎元發生萬物火之功大
幹運周天燒除陰穢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如天
地相隔八萬四千里液生于心非生心也肝氣導
引腎氣自下而上交於心右薰於肺肺液下降
故曰真液為夫歸婦室肺液下降自上而下交
於腎左浸膀胱膀胱氣上升故曰真氣自婦歸
夫室腎氣之生升如太陽降如瀑布心液之生
下如踈簾升如翠幙火之為物不可見不可聞
惟恍惚中尋之比如龍陽之變化也水之為精
不可留不可住惟杳冥內求之譬如陰虎之殺厲
也腎氣易耗難得者真龍心液難聚易失者真
虎即此水火二物千古聖仙假物寓意而有玄
批稊筌砂汞銀鉛之類故曰無物不是道愚
者執物以為道無道不在物明者得道以忘物
有上根者觸處皆為道也

日用外行章第六

是時 帝君謂道光薛真人曰天無薄行之仙
地乏修功之魅外行具足內功不齊比如築基雖

解華屢亦成坦道內功固足外行全虧譬如漏甃
 欲涉滄浪寧免覆溺獨善自身固思廣利猶
 天地間野草生如不生是故上修仙道先洗六根
 垢膩次造三元善行丹心為主宰六根為吏卒
 宰官威武一切降伏猶御猛獸殺則傷身十二
 時中兢兢惕惕以我一心散布天下無不念及蓋
 忠非難致君堯舜為難孝親非難化親善道為
 難明知嫁禍忘恨而念仁暗識偽端揚真而隱
 弊拾遺不啓而壁惟恐隱情聞醜不揚而庇
 以釋他非值喜不談凶遇善不宣惡守操拒淫
 還宜勸邪歸正除嗔斷妄更當惜餒矜寒敬
 老若仙賢懷幼如手足人非人等濕化含靈視同
 一體不生二念如是設心方為實行然無大修行
 終不廣默修己品為行利益天下為功救至危
 之難濟將絕之生圓未果之姻歛無倚之骨除
 不仁之例澤及萬方杜狼蠹之兇恩施億兆大
 權播善政於天下巨足罄利濟於遐方寒窘施
 功以一倍百童婦修為以十倍千莫因過微而作

勿以善小而違行德如啗物甘苦自知懲過若
 聞雷驚惶抱慙此行此功修丹有就入道無魔
 矣

日用內功章第七

時有長春丘真人上白

帝君言外行圓熟性命當修其初入玄宗精
 神魂魄意五等不知攝伏寧能進趨上道下
 手之法可得聞乎

帝君曰淫心起相火焚燒忿恨舒肝邪熾盛

搖唇鼓舌涉兩冷風嗜燥貪辛冒寒侵熱此
 皆燦精耗氣之賊何況窮耽慾海日進芥介
 烏免速死觸物生念因念生想想亂神昏識
 神用事背道違真魂為陽神魄為陰鬼邪正
 兩立黑白並配真氣日壯陽神日與白盛黑衰
 魔道道矣妄欲綿纏神氣離散漸為陰魔主事
 下沉黑暗陽無纖毫仙道遠矣意者脾神脾
 為土德意神寧寂攝氣御精能使三家調伏
 一真永泰所不能者因無統攝縱遊心地寓跡

耳目稍有動輟即生幻情。種不虛仙道常
隔靜極吾盜天地之氣動極天地奪吾之元
念若炎薪惧焚即冥色如利鉞畏害即踈寔
思慧光洞徹靜默元氣綿延不貪榮辱固
涉不尚魂夢清涼省言津氣常足薄味五
臟冲和行坐不離一竅造次毋失玄規除妄頂
上天神洞鑒退魔眼前仙佛非真人能如是
方可入室下功踵息煉氣矣

踵息煉氣章第八

是時

帝君謂重陽王真人曰喬株異卉非芽核何
生名獸靈禽舍卵胎寧長道生天地不能生
無雌之雄天養萬物不能養無根之種欲求
超生之道先明未生之源氣為形根形為氣用
一氣稟為父母真神契於初生窮取胎元深探
命蒂拂磨心鑑偃處玄園不拘動靜但宜神
息相宜勿定時辰自有身中子午吾之大道
翱翔宇宙之外寸心常寧吾之機密休息彈

丸之內萬化恒通意肅如嚴霜殺厲萬物身
忘如稿木密運陽春三彭不能盜吾之氣六
耗不能漏吾之元萬心攝歸一竅萬竅併飲
一心聽於如如視於冥冥忘於息。返於無。女
欲速毋怠思道出自然漸虛形漸胎息妙在
調勻神氣二物歛歸不有之御靈光一點逆
照真如之處水穀之精盈先天之氣足心源
之液降腎府之陽生氣聚如雷鳴精元如火
熾綿行一度春秋補滿三田三髓既有黃庭

之主再詳交會之功

河車搬運章第九

時有丹陽馬真人啓曰

帝君言氣足基成須河車而搬運抽添運
用希直指其微玄

帝君曰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歸虛
靜不知靜超乎靜者也霹靂不能驚其心動
如不動超乎動者也歌舞不能易其志動靜
不殊大藥生於恍惚氣液充足丹母運於河

車河者以人身之水盛於火精多於氣車者驅馳陸道搬負真陽常人之短於生者氣液順降止於坎離之間不能逆躋三關貫通百竅仙人之長於壽者水火逆行環於乾坤之外而能晝夜不息廣運周天欲冀此功先須煉氣劈破泉關直射泥丸大靜之中如雷轟潮湧逆升脊道下降明堂則曰小河車也日採黍珠周天數足大藥而生黃芽黃芽而生白雪乾坤泰交靈光形兆則曰大河車也立鼎安爐定時採藥天上星明曲江潮至靜磨龍劍動鼓鳳琴一得陽丹點成至寶血化白骨身成金玉此乃紫河車之法也陽生於地地抽其陰則曰冬至陰生於天天抽其陽則曰夏至月抽其魄日添其魂則曰上弦日抽其魂月添其魄則曰下弦天地交會之時當明採取之法武火將熾而神火當添玉液將充而真丹須煉訣曰可升之時不可降可抽之時不可添金晶逆上而注丹田絳火迎歸而升碧落五行顛倒天地交泰百日而聖胎成三年而地仙就至

此再希真火陽丹而返太極之源上躋三清之境矣

還丹復命章第十

是時帝君謂翠微石真人曰丹名金丹金者至剛之炁救萬物丹者至陽之炁化生萬物其類有四玉液還丹金液還丹七返還丹九轉還丹五行相生當生而引未生五行相剋當剋而補未剋自子至午一陰一陽逆循下元自卯至酉半陰半陽順降中田每日採三百六十銖大藥為周天數足溫養胎仙乃曰玉液還丹真汞盈足大藥當生取先天之先天炁中之真汞水銀凝結乾體全完乃曰金液還丹也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二四六八十陰之數也腎得一與六心得二與七肝得三與八肺得四與九脾得五與十每臟各有陰陽一盛而九盡所以液到肺心之餘陽絕也氣到肝腎之餘陰絕也年中取月中取日日中取時一時之內採正陽之氣七返黃庭故曰七返復丹也陰消二八陽長九三大藥就而無陰以絕二真氣足而肝有陽以助三一時之內氣中之液液中之火三三而還九度故曰九轉還丹也

夫還丹者人之未生各稟元始真炁而育此身從母
至陰宮中不識不知天真自固丹基現在從回地一
一聲九竅舒轉百骸運動天真發露丹田日虧漸
為智識好惡所迷生其妄欲而剝盡其丹基也男
子八八六十四而真元竭女人七七四十九而天癸
盡是故修丹之士發乎造化之微機而盜天地之至
髓返吾太極還吾先天此還丹之得名矣精化而遷
氣於中氣化而還神於上合虛皇之聖品作世外之
仙流大丈夫之能事異矣

明心見性章第十一

時有 紫霄譚真人上白

帝君言未獲人身先生天性命全太極性契無為
未徹無生之妙旨難逃天地之範圍其見性之理可
得聞乎

帝君曰妙哉斯言汝當諦聽天地雖大不離高下陰
陽雖妙難逃生滅造化固巧可以後有形不能後無
相故覆天下者不在實而在虛治天下者不在理而
在法制天下者不在身而在德教天下者不在智而

在化能長生者不在身而在性善變化者不在氣而
在神所以修命不理性猶天地間塊磊頑石與乾坤
常處終無靈變同歸混茫修性不立命如夢裡尋
花倉忙一生竟無所得蓋天地之有陰陽人身之有
性命表裡並立內外俱全稍有偏執則墮凡夫窠臼
世人未得真師口訣妄擬吾玄止於修命謬矣若非
至靜無為何得真神烟霧若非見性還虛何能巨
古常存世人未盡佛氏之真粹謂止於盡性亦謬
矣若非神氣鉤鏗何得金剛不壞若非性命獲全何

能為天人師表蓋性者人也命者舍也非人何能立
事非舍亦何能假借修真以實煉虛群生不悉其源
而妄肆議論誠地獄種子佛家先性而後命吾道
由命而達性披緇衣而事更多出家在家也居塵俗
而如泰山在世出世也其見性之與在不有中者不
無中無之吾之日有吾之時其所去所來有得無得
從此尋一無生地上好見吾主人面目性本空中之
空虛裡之虛非可言傳一啓口即落下乘冰灰雪炭
中迸出無根之火燒除一切半粟一芥內發出無火

之光遍照一切嚼碎山川揮揚無波性海吸吞日月
收載無縫囊中死之不盡死生之不生滅之還
可滅盡之無有盡故曰能見性者即全命能全命
者即見性未知復命還丹枉費口頭禪語不透無生
妙旨終難超出五行學仙者能棄一切緣能忘一切
想心無毫髮染着不生色界天可超太清境大善
若虛空靈光無不通性體湛然虛空粉碎不生欲界
天可超上清境盡無有意具無量光絕善惡之
緣無天人之想不生無色界天可超三清虛空之境

大哉性命准脩道盡矣

入道九難章第十二

是時 帝君謂虛白陳真人曰未諸真傳難得
者信心已入真宗難忘者情種無及根者涉外道
以好異端有仙緣者附虛名而無實際大丹未成
一年自有寒暑真氣不足一日豈忘飲食第一難
者所患衣食之虞也繼紹宗祧承支門戶或父兄之
志別或妻子之心非第二難者親丁約束家事阻撓
也至愛者妻妾至惜者子孫恩鎖情枷愁車火宅

縱有夙心向道終為情愛牽纏第三難者恩情不虛
也三公萬戶之富貴所好者名鷄衣陋室之寒貧所
好者利好名則虛實少好利則口是心非第四難者
利鎖名韉也神氣頹敗內干陽病罪過盈彌外涉陰
災第五難者災病為纏也如電光之有去速有志求
師明泡影之虛華潛修玄學或師於攻奇捏怪或師
於變白成黃或師於御女吞精或精於休粮辟穀古
上生蓮高談可羨胸藏錦綉非利不傳初謂得於神
仙終久成於外道第六難者不擇真偽受業曠師也

風生慶幸得遇真傳：或未整而目空四海惟圖廣
博而好為人師或我非或以旁為正第七難者
偏執偏濫之為病也或攻術無靈而忘志或欲速不
遂而廢功坐立志喜新厭舊第八難者欲求速效
而怠惰也少而從脩有待老則委志無成或嫌英發
非時或礙兕孫未果今年且過而待來春今日可遲
而俟明日映美光陰倏忽夢覺第九難者因循耽
悞也

功行十魔章第十三

時有 不二珠君元上白

帝君言入道九難發明如鏡功行十魔願聞其詳
帝君曰十魔者三尸魔六賊魔疾病魔坐忘之時
恍見三清玉帝仙佛天神或異卉芬芳或靈禽翔舞
或見焦頭爛額之形或見虎首蛇身之質此眼魔也
或耳聞天音嘹歌韻飄飄或龍吟虎吼或鶴唳
猿啼聲寒心胆响徹層霄此耳魔也或鼻聞天香
襲入花芬蔭舍或豨羶濁氣或尸穢腥穢此鼻魔
也口饜如鷄卵舌強如楯石或鹿脂麟脯之味美或
飴晶膠束之奇珍此舌魔也或寤寐或偃坐常聞
風雨震懼或如屋傾或若山崩時有玉姝仙妹蘭
其夜飲錦帳成歡嬉洩真精耗遺腎氣此身魔
也時攝念刻刻降心念未起而意先馳意未亂
而身無主未見為見不有為有活如圓珠刻無寧
寂降心之難此意魔也或榮富心未泯者金章紫
綬寶馬高車或情愛心未絕者妻啼子泣父喪
母亡或財利心未脫者白鏹黃錢珠樓金谷時在
左右恒牽坐寐厭處帝居好遊開城喧談是非

不惜神氣此上尸魔也當熱驟涼當寒驟熱已充

忽餒未食如飡憎居舊室賤惡粗衣愛厚味好綺

羅此中尸魔也邪火焚燒淫心漂泊神魂夜侵於慾

海性根難制於情緣酷思女色逐廢工夫此下

尸魔也或入室下手或行功中途或腰痛足腫內

痛外疽種之疾苦功行則有廢功則無此疾病

魔也夙根微薄罪障蒙迷多遭九難福祉蕭

疎心念不清多有十魔歷至難之處心如太古

洞若空虛以我一身聽之彼蒼愈宜進銳此九

難亦為虛說從諸魔來惑之時作無有觀事

非真心若泰山不動即十魔皆為妄誕此排難

除魔之確論也

登真證驗章第十四

是時帝君謂希夷陳真人曰世八苦者病好

道以求卻病畏者死好道以求不死棄繁華而

甘枯寂欲脫俗以證仙流其登真之功效有殊證

果之驗法不一世久無傳吾當宣說其液玉煉形

之驗於水中起火陽裡消陰真氣固足五臟生華

心受之口生甘露頂灌醍醐肝受之目如點漆光徹
遙天脾受之肌若塗脂顏同桃片肺受之鶴髮還青
痕癢盡除腎受之齒落更生步履如飛大寒裸體
無虞大暑重裘無礙從此絲絲不怠可與天地齊
年其金液煉氣之效體返純陽形如紅日骨裡金
花片片顛門紫蒸飄處暗室而洞見秋毫鼓丹
田而立傾雷雨呵氣可以療疾啓口可以除邪入青
山不見身外有身馮水火漂焚去來自在或化白鶴
而冲霄或啓紅霞而達帝其九轉大丹七返大藥
在南北二宗如前之功效而天元至道中更有無窮
變化琪樹之形常飛碧落樓頭清風之質日居開
花叢處身若崑崙終年不思凡食行如風火須臾已
過千山能分萬體歸合一身三千功滿白日凌雲朝
闕一炷香銷真神烟烟還虛心一運能匡天下之
危念一舉超救非常之厄三清降命處生死不干
之地玉帝垂恩遊天仙無礙之鄉任天地否終山川
崩竭吾獨超最上無見無聞嗚呼亘古丈夫舍
此其誰乎

九品仙人章第十五

時有平陽魏真人上啓

帝君曰道有三乘仙分九品固用功有別而証果
非殊其諸仙之次序願悉示之

帝君曰仙之九品因功夫有深淺故證果有尊卑
從無量劫來具無盡神通發無盡願力繼天立
極造物生人如三清玉帝之尊乃名金仙也萬劫仙
緣千生慶幸具七代元魁之才智得三朝天子之洪
功命全太極性透真空神通罔測亘古帝存一宅萬

丁悉飛凌於碧落十方三界咸有感以皆通歷三
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陽天超八十一陽天而歸三
清諸聖境證虛無妙果此名天仙非龍鼎天元
服食以及鳳池最上金丹胡可得也玉液煉形金液
煉氣三家相會而脫質飛昇五炁朝元而陽神
出世在天曹行大功居宇宙有大行盡虛無之妙
超無極之鄉此名神仙但神妙而形不妙也或玉液
煉氣而止或靈砂復命而成陸地長生遨遊山瀆
大則壽同天地次則延度千秋此名地仙可知矣

窮九天之精粹受三境之靈文採日月之英秀奪山
中嶽之鍾靈藏形飛步能為異常之事變化靡窮
善匡社稷之功致君澤民昇天達地大則千年
數盡小則五百劫終此名飛仙乃符術之通神
也其術仙者習飛仙之下乘為俠士之上流鋤
強護國輔政安民倘能功廣亦可延三百秋但
佐修真則有益如縱邪行則天誅也其大道未
成靈丹稍就厭居人世怡性蓬都或處亂山深
境或減外島品洲培養仙基天許為野客無

求人世獨自樂清修此名洞中寂仙以蓋乾坤之
長耳誓洪利濟心切度人守戒行則秋毫無犯
掌雷畫則廣建隆功方方闡利真風處崇興
善例始終不易羽化之後入天樞法院而作南宮
列仙與天曹効職也明心見性舍諸愛緣斷諸罪
障無大功于世善清靜于身羽化之後為無罪
之鬼預知吉凶不入地獄飄然作鬼中之仙也

誦經利益章第十六

是時純陽帝君告座前諸大弟子曰天之惜

物猶人之保形骸無處不憐仙之度人如母子
愛赤子無時不念吾以大慧光遍觀下土風塵
俗客大宅凡庸若夙有仙根者清炁上現夙有
聖骨者紫炁上浮今值下元危劫群魔用世正
道相制故爾昌揚

上帝命吾普選仙材以滌乾坤之雜氣提攜仙
子輔補宇宙之清功爾等既作蓬瀛之客當隆
善度之風吾上體

天尊之洪願下演至秘之玄微汝且齋傳下邑使

衆生心誦心持意領神會但能熟究其目窮
研其秘不惟精悟而且實行不惟按行更能終
始若吾不引度有負清修誓當日月失明山川
否竭吾當上削天銜下沉魔道衆生或度亡而
誦或阻厄而持或禳疾而誦或求仙而念吾當
運神默契施光遍照但持者宜心口合一仙凡
同體掃靈臺之積垢啟心月之光華香煎玉鼎
聲朗朱唇則當境神鬼悉沾法雨淨空仙佛同
讚瓊音欲超亡而亡度欲去厄而厄除疾苦平痊

永無魔犯希仙之士勤心切志披宣寶典吾當
隨心應驗道不負人人自負道仙不遠人人自
遠仙爾吾同心無道不成是時諸天天王齊稱
善哉諸大天仙異口同讚禮謝而昇

太極上宮純陽帝君說大道至顯仙經終

神仙通紀第七冊

法門龍象

經呪

符籙

科儀

禮斗祭煉表章祈雨雪禳水火刀兵疾病瘟疫

服餌 附金石藥

和僊通紀

法術

里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屠羊牛食之靈見而不驅持中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之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也時順陽樊長實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

神僊通紀

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項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眾大驚恠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代得痲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代數

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老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愈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趨水陸輻輳從之如雲皇代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恠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詛祝厥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

神僊通紀

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上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詎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恠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起者必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以人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

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

神僊通紀

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道盡除靈期迹莫已之懿齋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尋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頽久游關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守會于虛游問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侍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即謂此

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譚道開敦煌人也常衣縹褐或贈以縵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至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空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管為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訪問

神僊通紀

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蔗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似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林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弟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

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蓋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符
堅召諸長安。惡其惑眾。命符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
之。遂大譙。郡祭酒酣。目左右。欽化為旋風。飛出
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
遠。或有兵眾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
堅末復見于青州。符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字子年。儻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
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
神僊通紀

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
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眾。至
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
乃遷於倒獸山。符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
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
對。好為譬喻。狀如夢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識記。當時
彭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
剛火疆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東行。數百步而策
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

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

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
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
架。獲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
踰高而屋亦不大。獲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
禮嘉如符堅故事。適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符登
相持。問嘉曰。吾得殺符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
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逆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
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

神僊通紀

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符
登聞嘉死。認增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
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
之。其所造。三歌。議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
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返魂攝魂

談薈

古人有返魂之術唐玄宗幸蜀後屬念貴妃聞廣漢楊通幽有考召之法于內置場通加搜訪至蓬萊南宮西廡見上元女仙太真授以金釵鈿合寄玉龜子為信即長恨歌所云鴻都道士羽衣客能以精神致魂魄者也此術自漢有之拾遺記漢武帝娶李夫人夫人死後帝思見之董仲君曰黑河之北對都之野地出潛英之器其色青質輕如羽冬則石温夏則石冷刻為人像能傳譚人語有聲無氣仲君因主閻神僊通紀

海得此石刻夫人像置輕紗幕中宛若生時又唐闕史京兆韋述小納洛妓頗惑之五年而卒生悲咽痛悼嵩山任處士有返魂術但須一輕身之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筒餘一金綾裙是夕任為致之燃蠟炬于香前持裙面幃而招忽聞吁嘆之聲俄映幃微言與之言頷首而已歛欲逼之倏然而滅任曰漚珠槿艷不足多懷常長慟賦詩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自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遊李少君靈異記許至雍妻早亡雍每感嘆悲泣一日忽覺有人

行吁嗟聲良久聞語乃是亡妻云若欲相見遇趙十四無惜三貫六百錢自此常記其言後數年至蘇州將謁吳太伯廟遇男巫趙十四名何者陳懇切之意遂為召其亡魂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趙生曰可去矣許相隨涕泣曰願惠一物以為記妻泣曰幽冥惟有淚可以傳于人代許脫一汗衫置地取懸樹枝掩面大哭取汗衫視之皆血淚也列異記北海營陵道人為入致亡婦約聞鼓聲即出與婦相見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當出戶衣挂樹間聲絕而去後神僊通紀

歲餘開塚見婦棺下有衣裙洞微志蘇德歌為徐擊返先代理亡云死經八十一年以上即不可返雲溪友議祖山人為草梟致玉簫魂齋戒七日清夜玉簫果至續定命錄李行修初娶王仲初女王氏以疾終秘書衛隨曰侍御念亡夫人之深何不問稠桑王老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次稠桑驛有王老善錄命行修悟衛秘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王老引行修繇一徑入土山中坡側隱見叢林老人謂行修曰但于林下呼妙子有人應即答云傳語九娘

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着下妻有項一女子引行修到
一處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
嘗與傅治疾皂英子湯青衣持湯令行修啜焉宛是
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行修方欲申情王
氏曰與君幽顯異途不當如此苟不忘平生但納小
妹即于某之道盡矣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
出依前同行却至舊所行修心憤然一嘔所飲皂英
子湯出焉皆灼灼可記者 又有能致人生魂者廣
異記天寶末長安有馬二娘者善考召兗州刺史蘇

神僊通紀

說與馬氏相善說欲為子萊求婚盧氏謂馬曰我一
子必求淑婉盧氏三女未知誰佳幸為致之令其母
自閱視馬于佛堂結壇考召三女魂迷惑至馬云大
者不如次者必為刺史婦天寶末萊為永寧令死祿
山之難贈萊懷州刺史畫譜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
碑北海為括蒼太守不可強乃攝其魂書之北海夢
中書碑竟醒而遣人追視宛如夢中今名攝魂碑
宣室志尚書王潛節度荆南有京兆呂氏子以飢寒
遠謁公公不為禮有市門監俞叟見呂生色有不足

呂具述其事叟曰為設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
正于地有項啓視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
公也呂熟視酷類馬叟因戒曰呂生以食貧千里而
至宜厚郵以展親之何恃貴忘故耶紫衣倮而揖叟
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匹紫衣又倮
而揖于是復覆以正再啓之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
王公果召與宴遊贈以僕馬及縑二百 又張易在
洛陽遇劉處士奇術劉常賣銀縑市中人負其值
往索之不酬且大詈劉歸謂易曰吾夜當小懲之既

神僊通紀

滅燭劉床頭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人吹火
大光中識其面乃向市人也追曙問市人云夕夢人
召使吹火氣殆不續 開天傳信記開元中宮禁有
美人每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輒流
汗倦怠帝曰此必術士所為若復往隨宜以物識之
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
于曲房屏風之上帝潛為物色于東明觀得屏風手
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 宣室志海南楊居士有
奇術會太守亦好奇每宴遊必召與俱一日偶憐守

于郡堂閱妓樂而居士不與或笑之居士曰君觀我
為君召其妓具酒命小童閉西廡一空室久之乃啓
有三四美人自廡下粧飾華煥携樂而至列坐歌飲
至夜分曰可歸矣于是皆起仍入空室中客相目駭
嘆尚疑鬼物明日有郡吏曰太守昨宴郡閣樂妓無
故仆地暴風飄樂器去迨夜方寤樂器亦歸竟不窮
其繇 宣和間洛陽李獻少年慕道常遊阡陌間值
某太守自南郡解印還洛家富聲樂一寵姬殊多妖
麗獻于牡丹園一見如癡時有僧喟道人售異術于
神僊通記

塵中獻具以誠告明日招徠以一片瓦呵祝移時付
獻曰持此于庭壁間上下畫之當如願矣獻如教壁
劃然中開竦身而入曲室內斗帳畫屏極為華美婦
處其中宿醒未解見獻卻立凝笑遂登榻盡歡循故
道而出壁合如初瓦故在手此後過三日輒一往因
洩于友人後遂不驗

馴虎制龍

談薈

自梁養虎劉景泰龍而外仙人王暉種黃精虎為
之耕豹為之耘出入亦乘虎豹鞭策如馬衡山大明
寺虎豹成群傷人懶殘以荆條授僧命躡而逐之虎
豹絕迹

桐廬郭翁隱仙基山每驅虎負簞葉市錢周貧

山東通志唐貞觀初明淨遊天台日至村中化食回

群虎張口求食淨以匙抄飯納虎口中河南通志梁

普通初僧稠往懷州西王屋山聞兩虎交鬪以錫杖

神僊通記

中解各散去

郭文晦跡潛修過虎張口至前文手探虎喉中得骨

去之自是虎常馴擾于左右文出山虎必隨焉以書

策置其背上虎負而行

仙人鄭思遠每出行乘虎二虎雖負經而從

許隱具煖藥酒虎為拾柴燃火隱患齒痛求虎鬚挿

齒間虎帖地不動

劉牧居南河野中有一虎近其居作穴牧曰汝求護

我即虎輒俛首牧卒虎乃去

廣輿記西充程太虎修道南岷有二虎侍左右宋賜

號道濟太師

抱朴子西域方士能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十餘丈更吹之輒縮至數寸掇取入壺遇旱發龍入潭禹步吹之復長十餘丈須臾雨至

海陽記城東橋水有蛟常為百姓害董奉書符咒水即見蛟死浮出水面

原化記種園張老嗔荆湘龍挾雷雨損物密禁以法龍以寶珠就僧求救乃放龍移出潭外水

神僊通記

朱秉器堵談雲南諸山澗中多潛龍去昆明二十里有烏龍潭元時有阿查利僧能降之龍化為青衣童子隨僧住坐呼為龍奴農負樵牧無不聽命數年龍苦之竊數珠逃去

洛陽伽藍池西域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五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之殺商人果地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神咒四年得其術還復天位就池咒龍龍化為人悔過向王

鮮鳥獸語

談薈

考古鮮鳥語者公冶長辨雀語白蓮水邊有車覆粟收之不盡相呼共啄見衝波傳

侯瑾鮮鳥語常出門見白雀與翠雀同行慨然嘆曰君子與小人同羣天下其亂乎遂披髮入山見燉煌寶錄

魏尚字仲文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見後漢書孫守榮見鵲噪知有寶物至見宋史

梁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見史記

神僊通記

成武丁聞雀鳴知東市輦粟車覆見桂陽先賢傳張子信聞鵲鳴知向夕有口舌見北齊書

楊宣知群雀相呼食覆車粟見益部耆舊傳

管輅見鵲鳴知東北有婦殺夫又聞鳴鳩知有老翁携酒豚來候主人見別傳

安清鳥獸之音無不綜達行見群燕知有送食者見高僧傳

廣陵楊翁仲鮮鳥語見論衡李南亦鮮鳥語見抱朴子

解獸語者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犧見左傳

詹何知牛鳴為黑牛而白暴其角見韓非子

沈僧照識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見梁典

渤海僧隆多羅秋暑納涼遊北水引諸豚而行知其

過官槐止而飼群子見闕史

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九地

獸言後聞二雀啾啾知呼食城西民家餘粟又聞馬

嘶知槽料熟不可食見羊鞭之不動知羊言腹有膏

將產然後死見翰府名談

神僊通紀

又唐翰林學士元稹堅有人身鳥首人來教以百鳥

語和兔有鳥鳴書一卷王喬解鳥語一卷又葆光錄

台州民解蟻語遼史遼太祖從元鐸骨札以本帳蛇

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謂蛇言穴旁有金鐸骨

札掘之乃得金以為帶名為龍鋤金 又按洪道隸

釋后漢公昉遇真人服神藥后移意萬里即到又知

鳥獸語 雲南通志元時麗江通安州人爰宗七歲

偶入玉龍山中見石盎中有水取飲之遂知禽獸之

語長而百蠻諸夷之書無不通曉

張仙挾彈

談薈

世所傳張仙張方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為即梓潼之

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縵衣紗帽與張仙不類

按陸文裕金臺紀聞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萼

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携此圖遂懸于壁且祀之

太祖見而致詰夫人答曰此蜀中張仙祀之有子非

實有所謂張仙也然孟昶太祖時曾屢入朝無緣不

相識貌及考地志邛州有挾仙樓仙人張遠霄者往

來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為擊散之疑世傳張

神僊通紀

仙挾彈或本此耳又按王長公勘書圖跋宋初降王

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于花蓋夫人所供其童子為

玄詰武士為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

其實故目為文皇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訛而為梓潼

再訛而為太宗皆可笑也

李少君

神仙傳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為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成服之昇仙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常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

神隱通記

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澤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高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

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作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殮忽失屍在所中表衣悉不鮮如蟬蛻也帝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己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沈先莠之根百廿花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為程服盡

神隱通記

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為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為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為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晚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

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于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為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帝命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死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神德通紀

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臨邛道傳士

唐開元中秦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於政
肝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道宴以聲
色自娛先自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
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
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煇耀景從浴日餘波
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滂蕩其間上必油然而悅若有過
顧左右前後粉飾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
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吳鬢髮膩理纖縷中度舉止

神德通紀

閑治如漢武帝李夫人別號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
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
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尊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
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平后
服用繇曲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
驕焉時有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
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
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

能獨能致是蓋才知明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
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為道侯姊妹封
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
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
故當時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
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其為人心羨慕如
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兵向關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
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待戰不進從官即更伏上馬

神僊通紀

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籠纒盤水死於道周左
右之意未愜上問上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
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
之蒼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
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
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
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
子弟玉管發音閨電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
獻歡三載一意具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

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自言有李少
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
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
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
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王妃太
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
及言而雙環復入俄有碧衣玉女至詰其所從來方
士因稱唐天子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王妃方寢請少
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

神僊通紀

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王
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履左右侍
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
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各其半後
使者曰為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
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王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辭乞
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之于太上皇不然恐鈿
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王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
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釐避暑驪山宮秋七月彙

斗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
燭香于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夜始半休侍衛
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
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
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于下界
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
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
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
整屋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儒

神僊通紀

作傳冠於歌之前目之為長恨傳歌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十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
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
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
華清時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
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
宵苦長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寢芙蓉
殿春從春游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
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

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
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
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
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
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
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
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劔閣蛾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
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王朝朝暮暮情行宮
見月傷心夜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
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淚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
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
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
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枏房阿
監青蛾老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成眠遲遲
鐘漏初長夜耿耿銀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舊
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神僊通紀

神僊通紀

臨叩道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鳧鳧為感君王辰轉
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
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忽聞海上
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上綽
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全關
西廂叩玉局轉教小王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
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遲迤開
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
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雨一枝春

神僊述紀

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
恩愛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
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
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似心似金鈿堅天
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
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
絕期

楊通幽考召

談薈

唐玄宗幸蜀後屬念貴妃聞廣漢揚通幽有考召之
法於內置場遍加搜訪至蓬萊南宮西廡玉真太妃
院見貴妃見為上元女仙冠金鳳冠披紫霞帔珮紅
玉曳鳳尾出見通幽授以金鈿合寄玉龜子為信方
士却行復前跪而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
驗於太上玉妃徐言曰昔天寶十四載侍輦避暑驪
山宮秋七日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凭肩而望密相
誓心願世世為夫婦此獨君王知之耳情史載馬嵬

神僊述紀

變後明皇朝夕思維形神憔悴有道士王丹者以少
君述見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女人像
使上齋戒凝神想其平日三日夜出像觀之乃真貴
妃面貌也道士索十五六聰慧女子二十四人歌子
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烟呵像上又命諸女
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
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
令作燭外畫五色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反閉
金扉以葢錠鎖之太真與上曲盡綉繆脫臂上玉

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回視不復見矣此與長恨歌傳微異

神僊通記

祖山人傳

唐西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實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實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侍韋兄玉簫亦勤于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闕求官家累不行韋乃易居止頭陀寺荆實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啟緘遺以舟楫服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俾篙工

神僊通記

促行韋昏瞑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實實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實命青衣往從侍之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年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并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殞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詢鞠獄因滌其寃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

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即其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其辭韋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焚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即與雪免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教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紱其崇且留宿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蕭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遺

神僊通紀

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悵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蕭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灰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響附瀘夔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蕭為號視之乃真姜氏之玉

蕭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蕭之言斯可驗矣

神僊通紀

徐神翁

林泉隨筆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何後高宗避金狄之難將遊于海一日次章安鎮閣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遙見雲木中有閣歸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乃登焉見神翁大書往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即此而觀人生一行一止與夫禍福得失自有定數決非偶

神隱通紀

然者惟有道獨者能前知而衆人昧焉乃後後經營心勞日拙不知冥冥之中造物笑人

雷默菴

元人

真人諱雷諱時中字可權號默菴其先本豫章人後家於湖廣之武昌金牛鎮所居溪水迴環金西二橋故又號雙橋老人生於宋嘉定辛巳年十月初五日辰時幼習詞賦後通詩經三領鄉薦精心學道崇務性理與九江吉甫親因己未庚申之難揭家依居吉甫甲子歲殿帥往太平宮酬醮師從其行夜宿太平宮之聽雨軒恍惚間見上帝親謂語曰卿陽祿無分陰官有緣不須留意功名是夕本宮知宮亦夢採訪真君告曰來日午刻可精嚴祀事五百靈官中有一靈官親降於壇燒香次日午朝殿帥謂師曰我困甚師可代燒香及至壇中知宮大駭方知師五百靈官中人也後知宮白於師師愈留心道法絕念功名復回居金牛鎮置壇祀事庚午三月三日玄武誕辰師具表賀焚香朗誦度人經忽有一道士標格異常自外至謂曰貧道有一階法道持來授法因出袖中書一卷曰可置此文於壇中齋戒七日後方可開看師受之置於香案回首道

人已出不知所在方悟其為異人也入壇拜謝持誠齋戒七日焚香拜禮開者其文乃混元六天如意道法者畢壇中白晝如夜須臾雷火布滿雷霆辛天君立於案上曰吾奉昊天勅命付卿開闢雷霆之教普濟眾生吾教上帝為主以吾佐之以卿行之前日授卿之文者乃祖師路真人也卿名在仙籍七世為儒三世行法並無纖過當大興吾教路祖師當晉時親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專以度人經為主師每化導世人及開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

誦經各獲果報且嘗論度人經旨以開後學其要在十迴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鍊自己以究返還之妙切須先度祖宗終得道脩飛昇上清經旨之明莫越是矣及儒釋二家博求旁求貫徹混融歸于一致四方聞其道行卓異及其門者日衆弟子數千人分東南西蜀二派首度盧李二宗師及南康查泰宇由是盧李之道行於西蜀查泰宇之道行乎東南混元之教大行於世所著心法序要道法直指原道歌皆發揚混元道化之妙以至元乙未四

月初五日沐浴更衣端坐臨午命盧李二師率諸門人誦度人經一卷畢即索紙筆書頌曰一輪明照清穹萬里無雲光霽中自在道途無一事圓融常與太虛同頌畢凝然而逝是年冬弟子奉葬於郡之顏山後雷霆累降筆云上帝已陞真人為玄都上相混元妙道普濟真君雷聲演教天尊

明真王真人

齊東野語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居嘗以符水呪
索等術行乞村落碌々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
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適憇其隣有陳生隸
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膺賦音不可踈
者還可禳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
竹漚投之且為持咒俾之沐髮膺不解意有物崇以
此禱求禳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
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為創道

神隱通紀

字賜名明真俾王之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
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竒動於是以黃絹方
丈帝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後住太乙東宮

歐法師

歐法師者嘉定人紹興中有雲遊士憇黃渡崇真道
院數日別去且期三日後當再來為我具酒有及期
果至共為歡飲就法師掌中教書符訣令醮事伏
壇用之自爾法師主醮事人輒見其彷彿升空焉後
臨終挺立而化

鄧道樞

鄧道樞者字應叔綿州人以齋科精嚴除遇理度
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

其責軍令狀使無泄乃言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
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以此令道樞於高峰頂
為騰心章哀告上帝已而獨松果黃頭先峯斬關
而入初道樞端平中隨魏了翁出蜀居吳趙與簷
俾住持文昌宮宋亡得上官氏廢園於城東棲息所
名會道觀道樞別號山房家鉉翁為記一時名輩
皆與遊工詩善琴有東遊集

郭守源

郭守源者字本中幼從張簡學詩慕周玄初之道往事之得其所秘洪武初選神樂觀授天壇奉祀朝廷有大醮祠輒勅守源副嗣天師藏事者賜甚隆永樂初擢道錄司左至靈佐領天下玄教住持朝天宮及卒 皇太子製文諭祭

金善信

金善信者字實之少好老氏學父母嘗為納婦有子時張雷師能以符篆捕逐鬼物因事之及聞莫洞一

者劇飲酒醉輒詬罵人呼雷役雲霧狎如兒戲又往尊事之盡得其秘遂與其徒研覈妙旨其言以為心神至虛無所汨沒諸陰銷盡諸陽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氣益調精我得清淨去道無難矣以薦為廣德路道錄仍昇師號

席應珍

席應珍者字心齋號子陽子常熟人少辭家學老氏法經錄丹法靡不洞究兼涉儒籍尤邃於易釋典方術咸能旁通奉其母甚至莖祭痛哭如

初喪或謂親愛既割何得徇禮若是過與應珍曰吾法當割愛人道然世間豈有不孝之神僊也哉始提點常熟普福宮遷郡之白鶴觀及相城靈應宮洪武中卒

胡道安

胡道安者字安谷吳江人為妙玄觀道士晚遇至人授青城太乙雷書及斬勘魃魔秘旨洪武末吳中秋早郡守延道安致禱道安登壇醉酒詬罵怒髮衝冠令下陰雲四合雷雨大怪性狂佯人

呼風子

張善淵

張善淵者字深父號癸復道人号華山人其伯父
崇一始為道士得易其人如剛靈寶飛步法稱之
為張雷師宋尚書包恢薦於朝命主郡之天慶館
善淵從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雨郡守潛說友
舉住建德永隆宮再知郡之先孝觀世所道法藥術
凡四方有一術一法之異必究極其妙莫月鼎侯清谷
時為道門所宗咸異重之而樂授所秘元世祖詔
舉山林有道嗣天師以善淵薦乃與其弟子步進

德入朝命召鶴及他有禱皆應遂命為平江道錄注
持天慶又改紹興昭瑞宮鎮江道錄卒年九十二

步宗浩

步宗浩者字進德號雲岡早習儒書中歲始慕道
從張雷所於玄妙觀授回風混合大洞真詮上清靈
寶三五飛步之秘碧潭斬勘之書祈禱雨暘呼召鸞
鶴咸在掌握驅邪救患甚多靈迹延祐間制授貞元
微妙弘教法師

降仙

齊東野語

降仙之事人皆疑為持箕者狡僧以愚旁觀或宿構
詩文托為仙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耳
余外家諸舅喜為此戲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粗可
讀至於詩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慈舅諸姬
戲以紈扇求詩遂各題小詞於上仍寓姬之名於內
行草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
勝為題詩云寒蟻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
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

神德通記

致欲駕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
致欲駕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
江天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請仙問得失
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
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
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
于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
裡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番雲
或以功名為問答曰朝經暮史無問日北履南鞭知
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茶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識

也又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
青粉墻遺道韞家燕子未春寂寞小窓和雨夢
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
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
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
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善此時先君需清湘次因至
外塾觀子弟捧丸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樓
上春光好五馬行春人未老鶴姑孤其上墨未乾手
捧詔書入黃道先子為一咲然莫知為何等語也

神僊通記

未幾易守臨汀首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
公樓上好酒三百青銅買一斗者與前語適符然
鶴姑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
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校酣飲有僧
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好為辨八
煞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乩動大書文章伯降宋
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詩新詞如何復請韻宋
指辨云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也忽運乩如飛大書
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畔

輒尤雲帶雨正歡濃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
月明銀燭燄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
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又聞李和父云向嘗於
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許稷体大書一
詩云星祖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
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丸者皆悚然驚散
知為淵聖在天之靈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為之
凄然

神僊通記

喫酒救人

談薈

喫酒救火凡四事郭憲從南郊含酒向東北三喫曰齊火火以此滅後齊果上大事成武丁在周所生喫酒救臨武火繼巴喫酒救成都火晉佛面登喫酒救幽州火又楚國先賢傳樊英喫酒救成都火市

畫龍不點睛三事顧凱之畫龍不點睛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宣和畫譜張僧繇以丹青馳譽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謂點之則騰驤而去人以為誕落一壺才及二龍雷電破壁畫已失矣惟二龍

神僊通紀

未點睛者在焉又管子天皇寺畫龍不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大龍所在誤筆成畫三事曹不興善畫孫權使回屏風誤筆點素因就畫為蠅吳主以為生蠅舉手拂之王獻之為大司馬畫扇題筆誤落扇上即點畫作鳥駝牛唐戴高畫牛因筆墮為鳥

化鶴凡三事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繫三神仙傳蘇仙公桂陽人

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

集異記明皇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矯翰西南而逝蓋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青城道士徐佐卿棲焉一日神爽不怡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已無恙矣留箭於壁及玄宗幸蜀偶至斯觀觀桂箭即此苑縱政之御箭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

神僊通紀

耳長七寸者有黃阮丘而又有老君務光

田先生攝召

談薈

仙傳拾遺載九華洞仙田先生有齊推女嫁進士李
生為暴鬼所殺求先生神力再生曰屋舍已壞一老
吏曰昔東晉鄴下一人誤死屋宅已壞又合還生與
此事同其時葛仙君斷令具魂為身塗以神膏發遣
卻生與本無異但壽盡之日無形耳先生許之即令
追李妻魂魄見有七八女人與李妻相似推而合之

神僊通紀

汪真君傳

唐

唐人

真君姓汪名子華字時美唐玄宗二年甲寅生於蔡
州汝陽縣年四十而三舉不第嘆曰年逾不惑不登
仕版何面目見朋友乎吾將學黃老之學而臣於帝
卿羨遂與顏真卿同師白雲先生張約再師赤城先
生司馬承禎遇祿山之亂棄家雲遊經南嶽祝融峰
下修道九年不下山真卿為盧杞所陷使淮西為李
希烈縊死師再遇紫虛元君親幸南嶽授以至道再
修二十八年丹成道備貞元五年庚午正月七日奉

詔白日昇天

飛昇尸解

談薈

神仙傳陳安世為權叔本家傭過仙人與藥二丸道成白日昇天

續仙傳盧龍陽翁伯引水以濟行人有人遺以白石一升種之生美玉後以白璧五雙婚于北平徐氏數年雲車下迎夫婦俱昇天

宜君縣人王老好行陰德遇道士以仙酒飲之王老與妻子打爰人同飲全家人物鷄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爰聲

神德通記

金陵六朝記葛玄于方山上得道白日昇天弟子白仲都亦白日昇天

梅福慕道入仙露山遇空同仙君脩煉功成神遊體外丹光燭天乘青鸞飛昇而去

韋善俊畜一犬名烏龍後化為龍乘之飛昇而去

蜀女謝自然求司馬承禎受度後白日上昇而去

子英捕魚得赤鯉愛其色養之經年長丈餘角翼皆具乘之飛昇而去

邛州白鶴山漢胡安曾學于此後乘白鶴仙去

和陽縣白鶴嶺屈處靜煉丹于此乘白鶴上昇

陶隱居弟子桓法閻事隱居于華陽館修懸朝之道一曰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駕白鶴而昇

藍采和踏歌于濠梁間酒樓上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

許遜師吳猛學神仙一百三十六歲仙官賈詔授高明大君與父族母族仙眷四十二口拔宅昇天鷄犬亦隨

張道陵隱鶴鳴山煉龍虎大丹于嵩山石室掘得三

神德通記

皇內文九鼎太清丹經老君授以正一盟威秘錄九年上昇朝元始天尊

茅盈得見金母授太極玄真經地忽自闢青幄白壇容數百仙人官畢至四月三日乘雲而去

淮南王劉安從八公授玉丹經三十六卷登山大祭埋金地中白日昇天餘藥為鷄犬所舐鷄鳴天上

餘犬吠雲中

明星玉女居華山食玉漿白日昇天蔡文姬善刺繡有老父詣其門令綉雙鳳與仙女各乘鳳昇天而去

裴玄靜緱氏縣令女幼好道處靜室舊有天女降之
後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戴玄靜上昇

玄真子張志和卧雲不寒入水不濡于水上鋪席獨
坐其席去來如刺舟聲忽揮手上昇而去

李八百周穆王時入山合九華丹遇飛陽君受水木
之道飲弟子唐公昉以仙酒全家拔宅連地上昇

許碯學道王屋山周遊五岳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
歌昇雲飛去

朱孺子蓋道士王玄真煮枸杞根竊食之忽昇雲而
神隱通紀

去
仙女杜蘭香十餘歲忽有青童自空來集携女而
去

楊正見眉州楊寵女食人形茯苓容狀益異光彩射
人歲餘白日昇天

西陽雜俎食琅玕之華而方營丘墓高丘子村門子
洪崖先生是也

以下尸解
漱玉醴而死訣顧瓊精而扣棺先師王西城趙伯玄

劉子先是也

服金丹而告終者滅延甫張子房墨翟子是也
抱九轉而尸臭吞刀走而虫流司馬季主甯仲君燕
熙王子晋是也

真誥曰周穆北造崑崙之阿飲絳山石髓得食玉樹
之實而方墓乎故郡夏禹詣鐘山啗紫柰服靈寶行

九真而猶葬于會稽北戎王獻舜白琅之霜十轉紫
華而方葬蒼梧之野此諸君皆尸解不死示民有終

始之道耳尸解之法入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
也足不青皮不皴者亦尸解也目不落光無異生人

神隱通紀
者屍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若非尸解
之例暫遊太陰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

靈護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
已死乃從旁出者有死畢未殮而失骸者有人影猶

存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既脫而失形者
白日去者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者謂之下尸解向曉

向暮而去者謂之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受
地仙之道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

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十年一進武解信之武解尸

之最下也陰長生曰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
余為六矣二十人屍解餘並白日昇天神仙經真人
去世多以劍代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一人丁約曰
道中有屍解兵解水解火解實繁有徒松康郭璞
皆成餞害以此委蛇耳

異苑義熙中有發京房墓者屍猶完具僵屍肉堪為
藥軍士分割之三十國春秋義熙九年盜發下壺墓
壺屍僵髮鬢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乃長穿達
手背 以下僵屍不腐

神隱通記

又顏魯公歸葬時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徧生金色
爪甲出手有髮長數尺劉向所識二負桎梏之尸蓋
亦僵屍數千年不朽者

海溪水側有重人穴穴中僵屍不知年載按記云人
以五月五日生者屍不腐

盧多遜卒歸葬其子祭于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啓
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猶然

服餌得仙

談薈

藥之有益于人者食之不輟皆可長生 任僊食松
實而飛 毛女食栢葉而壽 鳳綱食百草花數百
歲不老 王烈服黃精及鉛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
容 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而形隱 韓眾服菖蒲
十三年而身生毛 趙佗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
百里 梁頊餌楮實一年老更年少 移門子服五
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 林子明食木十一年而身
輕 楚子服地黃十八年夜視有光 陵陽子仲服

神僊通記

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 杜子微服天門冬八
十年日行三百里 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髮更
黑 華佗授樊阿漆葉屑一升青黏十四兩服之壽
百餘歲 國朝閩林太守春澤服松脂烏梅六十年
壽一百四歲猶能御女 張子聲揚始建王叔才于
世考皆服金盞酒壽三百餘歲 劉無名服雄黃三
千年黃光昌領輕舉得道

續神仙傳永嘉朱孺子幼事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岩
嘗采黃精一日見二小花犬相逐入枸杞根下尋之

乃枸杞如犬豕若石挈歸煮之朱孺子者火三日根爛與玄真共食孺子忽飛前峰昇雲而去矣

集仙錄眉州民楊寵女楊正見幼尚清虛從師于主簿化側汲水見小兒潔白可愛以告其師師曰若復見必抱兒徑來一日汲泉復見前兒同抱歸近家兒已僵矣視之如草樹之根其師知是靈藥命潔釜蒸之師出求糧未返正見聞甌中香竊食俱盡師歸聞之歎曰吾師嘗云此山有人形茯苓食之者白日昇天吾聞之二十年汝今遇之豈非神仙有定分哉後

神僊通紀

歲仙去

袁州府芝鄉有徐仙山邑人徐翁于山間煉藥有黃犬常從外來繞丹鼎傍心異之以紅線繫其頸隨其所居之桐坡側枸杞叢中即不見餘紅線在外掘之得枸杞根其形如犬持歸蒸之芬芳滿室服之得仙又維揚一老叟常擾衆酒食一日邀衆治具丐者數人捧二盤至一蒸犬一蒸小兒衆嘔噦不食道士懇請不從乃自食之曰此千歲人參枸杞食者旬日昇天而乃不食信仙分之難也分食丐者化金童玉女

握道士上昇矣

神僊通紀

服日精月華

談蒼

服日精月華之法日初出時東向叩齒九通微咒日魂名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焘綠韜映迴霞赤童玄英颺象呼此十六字日中五色流霞入口中月初出西向叩齒微咒月魂名月中五夫人字曰月魂暖蕭芳艷翳象婉虛靈蘭鬱華結翹淳金清瑩吳容素標呼此二十四字月中五色精光入口中

又六研齋二筆仙人服日月光芒者宜食竹筍鴻脯筍者日芒之胎鴻脯者月胎之羽鳥也死委餘篇曰

神僊通紀

姓張名表字長史日中青帝名圓常元字照龍韜赤帝名丹靈峙字綠虹映白帝名皓鬱將字迴金霞黑帝名澄漕淳字玄綠炎黃帝名壽逸阜字颺暉像月姓文名申字子光月中青帝夫人名娥隱珠字芬艷嬰赤帝夫人名翳逸象字婉延虛白帝夫人名素素蘭字鬱蓮花黑帝夫人名結蓮翹字淳屬金黃帝夫人名青營襟字吳定客與前說各稍有異同

地中物如小兒手

談蒼

江隣錢雜志徐禎延評監稅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埋之按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或曰即封塚也如手在地中食之無疾神仙感遇傳蘭陵蕭靜之掘地得一物如人手肥而紅潤烹而食之逾月髮再黑力壯貌少過道者言之曰此肉芝也公得食之壽等龜鶴矣霏雪錄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坡塔山陰天樂府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肉芝也食之延年庚巳編長

神僊通紀

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趨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餘其下作聲唧唧又稽神錄海上人于魚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竅皆具能動而不能語傳玩久之置水上物此浮水而去可數十步忽大笑聲躍入於水此不知何怪孫公談圃云豐修城李士京主其事浚濠時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異去之人皆死或云太歲也北史比齊崔季舒見其家內廳中有一大手掌長丈餘從地而出滿室光耀尋非罪見誅

紫花梨記

會

清泰中薄遊京輦與盧丞巡官鄭宸博士僧季雅及三五知友夜會於越波堤僧院是時清秋欲杪明月方高句聯五字之奇酒飲八仙之美柿新紅脯若醱綠芽一詠一觴或醒或醉座上因相與徵引古今遂及果實之事有序及紫花梨者眾云真定有之雅公獨顰蹙而言曰此徵僧先祖之遺恨眾驚而問之雅曰昔武宗皇帝御天下之五載萬國事殷聖情不憚忽患心熱之疾名醫進藥厥疾罔瘳遂博詔良能

神僊通紀

遐徵和緩時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于方藥帝即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取數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疾尋愈旬日之內所賜萬金楊加廣濟先生之號帝從容問其丹為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頂有青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之昔歲曾遊二山偶獲兩寶合煉成丹五十年来服食殆盡唯餘兩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也經數月邢生辭帝歸山後疾復作再詔邢先生于青城則不知何適也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時奏

上時恒州節度太尉公王達尚壽春公主即會昌之女弟蘭真定李令種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檢剪其旁樹匝以朱欄寶惜纖枝有同月桂當花發之時防蜂蝶之窺耗每以輕綃紗縶遠加籠罩焉守樹者不勝艱苦洎及秋實公主必手選而進之比達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雖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煩躁耳是時有李遵來侍御任恒州記室作進梨表云紫花閣處擅美春林縹蒂懸時迥光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甘不得膏脆難騰口表達

神僊通紀

關下公卿見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天府也蓋以其表有口之字明年武宗崩公王亦相次逝此梨自後以為貢賦之常物縣官歲久亦漸怠於寶守焉至天祐末年趙王為明德之所篡弑其後縣邑公署多歷兵武紫花之梨亦已枯朽今之真定無復種者焉當武宗時縣宰李公名尚即雅之祖也嘗以守樹不謹曾風折一枝降為冀州典午由是追感而顰蹙也

仙樂集卷之

神仙無為應緣長生子劉處玄造

五言絕句頌

輪迴幾萬遭去愛命清逃造化無中有冲和離坎交

物外逃生死常如初時志通真全妙慧可稱修

仙子

性光命似油微妙聞中搜照見無虛妄碧天

皓月秋

神僊通紀

輪回生死大覺悟通法海舉竟合真經混塵

明世外

清通神氣靈上士悟無爭達理全功行碧霄

雲外行

得道自然真青蓮出垢津星礙心無礙蛇形

身外身

舉意除憎愛形衰真性在頓明道眼開聖經

自然解

道覺明真趣慧通達萬古自然清志堅性命

光圓去

日用縛顛猿虛心微妙傳別開真道眼清意

見靈仙

清柔神氣靈濁惡性無明悟道超生滅真歸

天外行

善清脫生死天瑩萬光明真通全妙理歸去

踏雲行

正理掩他非道通霄漢梯應緣無望礙功了

行無虧

神僊通紀

美色悟骷髏知空意莫留頓明性命大真了

洞天遊

到岸了無生冲和道性靈命住圓成了夷然

功行盈

善覺不爭空塵見道功微通三寶結金光射

玉峯

輪回生死大保命忘世愛雲水伴松峯慧靈

觀自在

無我微光覺道成免販設理明至德全靈象

無中握

日用六根清悟真道理明自然全萬行歸去碧霄行

他非似已過謙下真明我降火鍊金鉛行全無為果

物盡道真常夷清至德長忘言明妙理命住結丹光

德全憎愛盡天道難詢問覺了自然通陽純雲路近

神僊通紀

守道真無罪迷難悟則易天青萬象明昇仙免下鬼

輪回萬遭見道死生逃出了陰陽殺冲和離坎交

大悟不爭空至明萬事容隱仙真厭濁洞外伴森松

清真悟死生保命氣神靈行通全萬善功了到蓬瀛

遠道履薄冰愛迷性命沉俊猿擒縛住積行

聖賢欽

輪回生死大不悟恩生害頓覺洞天遊理明通法海

日用寸無愆始終仗志堅陽純靈耀燦無缺十分圓

無爭至德全道覺妙微傳應變真明了蛇形蓬島仙

見道性無爭冲和萬慧明自然全至行厭世洞天行

神僊通紀

進真入碧虛退志有艷都莫退也休進遊山混世居

明真一遇仙日用永烹鉛達了清平行道玄天地先

得道不爭空混塵衆垢容他羊真厭世洞外伴森松

清虛志要堅世外好修仙道免輪回苦真昇萬古傳

物盡真無死清通道慧生自然明萬化忘世

應緣平

保命通真福通天開慧目明元道寶全真去

朝元速

靈峯超若海覺悟真明解得意却忘忘言道成

天地外

明知世夢虛幾箇出塵居達理明天道真通

今古書

守道悟完顏自然慧目看靈虛真弗朽清徹

古長安

神僊通紀

道覺超生死頓明：真旨清志有始終樞機

賢聖賜

忘貪去罪病達理修性命隱道伴松峰他年

朝至聖

輪回萬萬遭明道死生逃清命圓無缺變

通運卦爻

日用覺清通無爭萬事容真常明至道歸

去與仙同

出塵清志堅道覺養三田長就靈苗了真光

麻麥傳

通微道眼開真了到蓬萊物外超生死巨靈

沒地理

頓悟樂希夷樞機泯見知天青萬象顯祥耀

透簾幃

正理悟清平自然盡愛憎道明全至行蛇殼

現真形

念道真無罪新愆不造異清通合聖經保命

神超彼

神僊通紀

柔弱氣神靈松峯之下行了仙隱福地達理

行功成

了真清一志得道超生死三寶變純陽昇仙

名達士

清虛悟性命去住如對聖厭世洞天遊隱真

積至行

女男如父母正念聖賢許真靜姪嬰歡道成

救七祖

洞天四面青雲外列圍嶂松峯磻石坐無事

誦仙經

四假似環菴翠煙萬頃貪靈龜隨皓鶴伴我
共成三

常善喜清深冲和無垢侵靈珠明道體結就
水中金

苦形欲念忘清命免無常守道通仙福真明
現寶光

日用愛憎無起塵入碧虛真常全道德歸去
到仙都

神僊通紀

正理悟通經天青道象明意清祥耀燦照見

巨初靈

堅志不爭空真明萬慧通養成無價寶現出

巨初容

妙道微明用靜通光運動氣神相見靈意獻

浮生夢

理明達萬古清志真仙舉蟬蛻免輪回雲歸

朝聖主

萬古死生大古今幾箇解清虛了性命海變

松枯在

守清神氣靈道理自然明萬行真平了語通
合聖經

萬物陰陽外道堅真不壞謙清上善歸應安
通元海

飽暖身閑意苦形降伏易命住道通真陽純
免下鬼

萬劫落輪回頓明霄漢梯命全性耀燦雲步
樂希夷

神僊通紀

真通萬慮忘得道免無常物外超生死碧虛

現寶光

道用縛俊猿形忘真自然微通祥耀燦射透

九重天

正理應方圓道通真涌泉闡明全萬善達了

行功圓

抱道通生路心死命光住氣神相見靈至理

明千古

覺了陰陽外至真明道大清無滅生厭世昇

仙昇

清志有始終明知世爰空
神舟超彼岸雲步出
靈峯

明我悟謙通混元虎逐龍
自然三寶結真了
與仙同

得道免輪回靈峯霄漢梯
洞天修性命今古
幾人歸

四假似浮漚真明月正秋
人牛都不見光耀照
山頭

神僊通紀

限到變骷髏知空一念休
命生免下鬼了道
去瀛洲

出有無生死達理明真士
清善始終志微妙
靈中賜

微通道眼開覺了見如來
無生路上去雲步
到蓬萊

雲步到微通照明似燭紅
世華真拂盡茶味
爽靈容

日用善清通住行坐卧功
周天運降火光照

虎隨龍

萬愆心斷絕性似中秋月
保命隱松峯無事
看莊列

日月頓無常二輪飛走忙
傻猿縛得住真去
從丹陽

道通明性命意定真清靜
有志免輪回仙鄉
咫尺近

進道死無怕如蟬脫下假
都了上青霄清聲
寶無價

神僊通紀

順真無憎爰萬清通法海
虛明道理解應緣
無罣礙

心靜至真靈真常道眼明
自然通萬慧舉意
合仙經

垢盡道明真冲和氣養神
清通為日用命外
更無親

正趣覺通明命清神氣靈
自然全道慧應有
行功成

大悟不爭空混塵衆垢容
清平全道德厭世

隱靈峰

念動想骷髏真明鉛汞成道別有體蛇殼

上雲頭

謙柔氣清無濁命光停達理全功行應塵

派愛憎

頓覺明真我周天運降火燒見黃金體道證

無為果

世外不爭空身青如萬松潺湲通似性道了

虎隨龍

神僕通紀

居山遠是非今古幾人依得道無生死命圓

霄漢梯

迷著似燈蛾油窩焦爛多孤雲伴雲鶴自在

出娑婆

至德愛憎無真平萬病除了心三寶結道達

物難拘

擒猿志要堅意定永明鉛生滅輪回免大羅

歸仙去

真清保性命垢盡如明鏡照耀自然光蛇形

朝至聖

心死性光生忘情覺命停道成別有體直去

自然昇

無生泯萬愆盡愛命光圓柔弱氣神定真通

道德全

去除物我心日用理幽深覺了真明達陽純

神鬼欽

覺悟不爭空他非應變容自然全福行真了

到蟾宮

神僕通紀

物盡道先生天青寶鑑明命清圓弗缺應變

自然靈

販骨死生大了真通世外道成別有體海變

松枯在

守真覺道安達理悟雙關微妙通顛倒垂光

鍊金丹

出家不管家混俗心無俗動靜兩俱忘道通

消三毒

氣降至神靈忘情覺命清自然三寶結達理

行功成

修行搜已過意定勝打坐世外伴松峯志堅

成道果

無爭全上士抱道憑清志動靜兩忘常了真

無老死

苦形濁念無世夢轉頭虛清靜調羹雲歸

蓬島居

通善氣神和去憎道行多慧靈天地外萬偽

弗能過

神德通紀

達道自然明清平功行盈貪爭心意盡養就

氣精神

販骨死生大忘塵通世外命清寶鑑圓抱道

真光在

交錢收領契依理成交易未足寫文會代余

便去稅

大悟不爭我德全無上果周天十二通丹結

運真火

超塵遠生死性定自然靈命住光無缺理通

應變明

道明直悟堅空色兩俱捐達了忘塵慮人間

自在仙

愛者却如冤人間第一賢許龐拔宅去雞犬

從昇天

大悟性無爭沖和覺慧明命清陽耀燦應

變自然平

厭濁洞天居了真達古書清通全萬慧雲水

樂無餘

神德通紀

無我覺真明沖和神氣靈自然金耀燦道達

出陰陽

迷陰蛾戀燈就死入油烹形似丹霄鶴蓬萊

雲路行

身若草頭珠頓明世偽虛萬羊松檜下閑看

古賢書

真明道眼開清意性無災趕了無邊業超

昇去弗來

形病真無病修行清保命道成身外身真了

朝仙聖

天瑩千光懸心清見本真實光圓不缺命性

兩全成

道全性命大至理深如海頓明物我忘古今

幾箇解

應塵似水平達道意無憎養就真三寶雲歸

朝上清

善光明道禧世外樂希夷達理通天行了真

霄漢梯

神隱通紀

蛾燈爇是癡清命月無虧下鬼上仙路昇沉

悟與迷

修真要緊志學道終如始虛空賢聖知性命

超生死

混世隱名山俱忘動靜安真常性弗變跳出

死生關

身閑雜念多迷為戀燈蛾早悟雲邊鶴舞昇

入大羅

念道真無病住行如對聖清平至德全蛻殼

光無映

大道本無修隨緣莫外求命全無價寶真去

列仙儔

正理離中邊性如出水蓮碧天雲散盡秋夜

寶光圓

忘塵覺性明悟理洽仙經命耀圓無缺自然

遠死生

常善縛心猿真通結汞鉛道成別有體蛻殼

去昇仙

神隱通紀

敬道了真修無歡意沒愁筠軒看古教達理

行功周

趁免思生害頓明性命大黍珠光運轉海變

松枯在

悟道不爭空真明萬偽容自然全上善應變

行功通

美貌想骷髏善清鉛汞修道全真弗朽歸去

上雲頭

知空清志堅愛者却如冤蛾戀燈光死雲閑

鶴仙遇

俗念我人無真通性不愚養成全玉體換了這形軀

大見悟無爭沖和神氣靈清平全至德真去似飛星

謙清至德歸雲水任東西道性明樞要自然結坎離

苦體色心消開中悟寂寥真常忘動靜歸去上丹霄

神僊通紀

清真脫死生縛住俊猿寧氣結神靈達了歸雲路行

得一真明大道全通世人間混俗塵掛礙無星礙

道免死生危了真霄漢梯命光如皓月爰泯永無虧

卦畫休爭我功圓成道果天青萬象明照見元初箇

他非如自過意定勝身坐不著有形物無怨

成道果

正理解清平自然明大成忘情全命耀道養氣神靈

常善運真火靈通覺無我廣明萬慧應性似青蓮鯨

清平妙進明頓覺氣神靈達理中邊棄自然大入成

真通萬事容清志碧虛中永結神光燦道全了行功

神僊通紀

無爭道性強保命濁情忘永免輪回苦真歸蓬島鄉

善通覺有明道闡樂真榮厭世松峯畔功成朝玉清

動靜兩俱忘自然覺性常永鉛成大藥真了到仙鄉

清善存三一擒猿意不出真明應變通福地去遊歷

對景省燈蛾志堅出爰河松峯霞洞隱得一

行功多

德平萬垢容清命與仙同達理真無變蓬萊

雲路通

善清事性命覺了傻猿定天動氣沖和陽純

朝至聖

通善滅無明忘貪有甚爭天條心不犯歸

真道光昇

無我氣神清命圓大道成知明萬慧達真去

住蓬瀛

神僊通紀

忘情覺命堅達理性明賢氣順珠光燦功成

蓬島仙

無我氣神靈忘情命耀成始終真在道歸去

到蓬瀛

志堅明性命妄盡心猿定妙覺氣沖和道成

朝至聖

道明出死生真養氣神精達理通靈慧自然

應變平

念道消三毒清心忘六欲志堅全性命知足

通清福

輪回五道轉不造萬愆免趁業樂清虛保命

真修鍊

苦形忘愛念命住修真驗守道有終始陰消

因慧劍

通經明正理道覺真無比混世却無心昇仙

免下鬼

休苦化人錢結緣任自然不貪清福廣守道意

無愆

神僊通紀

虛心包大藏達理涌泉通三教無分別修真

第一功

無情命耀圓無垢性光圓無惡忝珠燦無憎

功行圓

蟻燈迷愛光遠色免無常仙伴孤雲鶴命清

得道陽

通善滅無明道全神氣靈命光成補缺碧耀

晃虛清

臭爛變骷髏迷陰墮馬牛清真全性命望盡

閻苑遊

通善行清深自然火鍊金功成真厭世福地

偽難侵

守真堅志了常善通微妙氣絕命光圓古今

明者少

無爭善善氣清光照似飛星混合形神異碧霄

雲外行

先天乃道初生死物難拘清命圓光瑩陽純

蓬島居

神僊通紀

垢盡晃空虛真明棄有無定光通萬慧達了

古今書

性光命似油忘爰了真修世戀骷髏夢千生

卧土丘

蛾戀燈光死鶴尋雲路生兩般由自己天堂

萬輝明

頓明厭世空高卧白雲中養就真鉛汞超昇

出寶峰

定光得志寧覺了巨靈明達理全功行命圓

脫死生

德全盡爰憎去濁寸靈明養就真鉛汞脫形

朝上清

仙樂集卷之五

神僊通紀

神僊通紀卷之第八冊

上真法戒上

歷代戒規

大戒上品并序

思微定志經十戒

老君二十七戒

老君化胡經十二戒

宮女青律戒

金書仙志戒

說十戒

太霄琅書十善十惡

妙林經二十七戒

老君說五戒

清戒

太上黄素經戒

上清太洞戒

神僊通紀

靈寶戒

齋戒序

年六齋

六種齋

十二齋

心齋

釋齋有九食法

齋科

陰陽雜齋日

受持八戒齋文

洞玄靈寶六齋十直

月十齋

二種齋

八節齋

齋直

說雜齋法

持齋

太上老君戒經

十戒

太上經戒

十戒

太霄十善十惡

妙林二十七戒

太上洞真大誡

大戒上品并序

思微十戒

三洞法服科戒文

智慧閉塞六情誡

神僊通紀

歷代戒規

說十戒

玉清經本起品云道言昔元始天尊與諸賢聖億億萬眾處處周旋最後下觀棄賢世界有一國王名曰德正直利根辯慧為眾生故而為導首遍告國內臣民男女言今得太平天下無事火災消滅兵刃不起百穀成熟皆由道恩非自然也何以報道罔極之恩唯當傾心盡意恭敬供養造立宮觀香花燈燭晨夕禮誦齋戒悔過以求福祐於是天

神僊通紀

尊命巨靈仙人而告王曰子為一國之主天下所推凡間之責不先於此但以正法治化不在人民亦足功感上天何煩祕要祕要之道卒難可聞然祕要之階不過慈善慈善之法不違科戒戒存多種人亦多品上品之人身先無犯亦無所持中品之人心有上下觀境即變以戒自制不令放逸如此之人或受十戒五戒以自防護下品之人惡心萬般難可禁制下品之中復有二品上品者身欲奉戒或受一百九十九戒或受觀身三百大戒或

受千二百威儀之戒以自防保令無越逸下品者身同禽獸雖有人形而無人心縱受其戒終無所益今且受第二中戒十種科禁入道初門諸人聞說歡喜拈蹈悉皆俯伏而奉戒言

天尊告曰

- 第一戒者不得違戾父母師長及逆不孝
- 第二戒者不得殺生屠害割截物命
- 第三戒者不得叛逆君王謀害家國
- 第四戒者不得淫亂骨肉姑姨姊妹及佗婦女

神僊通紀

- 第五戒者不得毀謗道法輕泄經文
 - 第六戒者不得污漫靜壇單衣裸露
 - 第七戒者不得欺凌孤貧奪人財物
 - 第八戒者不得裸露三光獸棄老病
 - 第九戒者不得耽酒任性兩舌惡口
 - 第十戒者不得兇豪自任自作威利
- 右此十戒當終身奉持

大戒上品并序

太上洞玄靈寶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

上品經云太極仙公於天台山靜齋念道稽首禮
拜請問太極法師徐來勒曰弟子有幸得侍對天
尊自聞微言彌綸萬劫洞觀道源過泰之歡莫有
諭也顧玄少好神仙白日飛騰之道必想上聖恒
以髣髴大經微遠妙蹟難通將稟口訣釋我冥津
洞暢虛漠有無都盡矣近而未究人生宿世因緣
本行之由今願天尊覺所未悟是時太上玄高直
人嘯咏步虛洞章歡然含豫輝金顏而言曰子以
累劫念道致太極玉名寄慧人中將獨步玉京超
神僊通紀

逸三界巍巍乎太上仙公之任矣故慈心於天人
念度於後學也常於外身濟物有德而弗名玄都
所詮諒不虛矣而謂太極真人曰卿受太上虛皇
道君之教為其師保亦必盡教以高上大洞之淵
賸也豈俟彼多陳乎吾受任忝為都教之法師至
於執卷由子矣太極真人答曰此童真之人名刊
金簡才質清遠景秀太上玄微洞虛故當為仙公
之任弘道太度者也吾忝受教化愧不足為彼宗
匠太上有命何敢不傾韞哉衆妙之統仰賴於法

師矣太極真人又曰夫道無也彌綸無窮子欲尋
之近在我身乃復有也因有以入無積念以得妙
萬物芸芸譬於幻耳皆當歸空人身亦然身死神
逝喻之如屋屋壞則人不立身敗則神不居當制
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寶氣以存精思慮善忘宜
想內視則身神並一身神並一近為真身也此實
由宿世本行積念累感功濟一切德廢萬物因緣
輪轉罪福相對生死相滅貴賤相使賢愚相傾貧
富相欺善惡相顯其苦無量皆人行願所得也非
神僊通紀

道非天非地非人萬物所為矣正由心耳此對既
鍾亦難脫也弱喪之徒信道者少宿命者多不積
善定念脩德理身而欲忽德忘身強求外物其可
得哉既已不尅莫不傷身矣故有道之士取諸我
身無求乎人道言脩身其德乃真斯之謂也夫學
道不受大智慧道行本願上品大成無緣上仙也
子有宿命是以見此經其又隱秘立信効心然後
而傳不可妄示不信必發異念異念既生彼此獲
罪故藏之於無待有應為仙王者乃告焉是時雲

龍踊躍諸天散華飛香奏烟山海靜波觸顛靈默
鬼魅消亡神魔降伏五苦俱解長離地獄惡者返
善信順受福爾乃命太極侍經仙人劉文靜披雲
韞而授經也太極真人曰宿世禮奉經師口誦身
行布施厄困願樂三寶君親忠孝遠慕山水棲憇
賢儒虛心有道燒香散華護度一切脩道補過信
順宿命靜思忍情上可昇仙度世下可輪轉富貴
生為人尊容貌偉秀才智清遠為入之道莫不具
足夫居世富貴笑於貧賤今報以貧賤居世好殺

神僊通紀

今報以傷殺居世輕易笑於醜陋今報以醜陋居
世聰明不教於人今報以頑塞居世常康笑於困
病今報以滯疾居世不信道笑於經教今報以下
愚長與道隔女人居世奪人壻者今報以少寡男
子居世誘人婦女今報以鰥獨居世發心為夫婦
而後世不得俱生人道死為鬼魅今報以本念成
於邪病自非大法莫有解其宿纏而消此邪病矣
夫為父母兄弟姊妹夫妻君臣師保朋友皆先世
所念願為因緣展轉相生莫不有對者哉故曰倚

伏難窮矣唯學仙道士當善忘因緣絕滅生死同
歸乎玄以入妙門能知是者始可與言學道之本
也

若見居家妻子當願一切早出愛獄攝奉戒
若見飲酒當願一切制於命門以遠禍亂
若見彩女當願一切守情忍色志慕賢貞
若見淫人當願一切除蕪邪念翹心禁戒
若見婦人當願一切忍割浮華樂道自娛
若見真人當願一切履信正化日入法門

神僊通紀

若見衆人當願一切推仁無爭懷道安世
若見善人當願一切時刻存念仰執真道
若見惡人當願一切棄凶即吉不犯王法
若見貧人當願一切損身施惠後受大福
若見富人當願一切救濟萬物世世受祿
若見貴人當願一切承其教旨悉令典訓
若見賤人當願一切勤脩匪懈各得所為
若見帝王當願一切奉仰王道孝如父母
若見主相當願一切受其教制四方歸仁

若見兵甲當願一切各念仁心天下讓賢

若見王子當願一切日歌太平係國承家

若見賢人當願一切履行其德道為世宗

若見法師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無為

若見栖山道士當願一切悉見法門速得昇仙

若見教化當願一切親受聖教皆為淵博

若見聖人當願一切尊禮侍見諸國並瞻

若見仙人當願一切真道悉成飛昇天堂

若見城郭當願一切嚴整脩飾以道為基

神僊通紀

若見大國當願一切歸宗慕德若水注海

若見小國當願一切知止虛冲安其所居

若見市朝當願一切群賢雲萃悉弘正道

若見靜觀當願一切功德巍巍天人得道

若見齋戒行香當願一切道德日新序雅正

若見誦經當願一切盡上高座咸聞聖音

若見經教當願一切各各受讀禮習普行教化

若見樓觀當願一切洞觀十方無所隱藏

若見高山當願一切智思無量輔成家國

若見樓閣茂林當願一切安居自在廢庇含識

若見好學當願一切得成師宗養徒敷教

若見淨手當願一切常執經書無時暫輟

若見善口當願一切耽味洞經日新不厭

若見動足當願一切超步三界飛行上清

若見靜止當願一切滅景停真安閑空寂

若見飲食當願一切棄累入淨存道德味

若見大藏當願一切除其災害施為福田

若見疾病當願一切以道自安免此苦厄

神僊通紀

若見死喪當願一切學道常存濟度三徒

若見畋獵當願一切不為始終入為無罪

若見夷狄當願一切得生中國不生邊地

若見少年當願一切及時學問遂成學名

若見老病當願一切以道攝生不更衰老

若見三光當願一切普明靈曜闔冥即消

若見雲雨當願一切惠澤盈溢無所不宜

若見素雪當願一切常居潔白逍遙自在

若見靈風當願一切韞懷披散德流遐邇

若見淨水當願一切洗垢清虛平等其心

若見名香當願一切受茲芳淨衆穢肅然

若見好華當願一切樂散諸聖相好具足

若見車馬當願一切得道無爲乘風駕龍

若見弦歌當願一切翫經歎法以道娛樂

若見福食當願一切無不飽滿世享天厨德流後

人如水歸海宗廟裔長常居貴盛世與四輩俱生

王家

若見散施當願一切禍滅九陰福起十方德如山

神僊通紀

海莫不興隆七祖生天子孫賢忠富貴巍巍所欲

皆從學道飛仙駕雲乘龍道士生卧常願我等四

大合德同體道真長存玄都師友自然濟度小方

天下受恩道遙無爲洞觀妙門

禮經祝三首

真人口訣云侍經仙童玉女聞此祝皆歡喜而

祐身也是大經悉用此祝而禮拜矣若真心禮

禮經者亦心祝其文乃上仙之祕祝也

樂法以爲妻愛經如珠玉持戒制六情念道遣所

欲淡泊正氣停蕭然神靜嘿天魔並敬護世世受

大福

第二首

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天人同其願縹緲入大

乘因心立福田靡靡法輪昇七祖生天堂我身白

日騰

第三首

大道洞玄虛有念無不啓鍊質入仙真遂成金剛

神僊通紀

體超度三界難地獄五苦解悉歸太上經靜念稽

首禮

太極真人曰學昇仙之道當立千二百善功終不

受報立功三千白日登天皆濟人應死之難也施

惠其人尤善矣學道當令衆行合法廣建福田發

大慈之心動靜常起道意能如是也吐納服藥佩

符讀經精進終身不倦豈有不得仙乎人無此德

雖服藥佩符讀經齋戒故終命而不驗矣學士明

思要言太極真人曰立三百善功可得長存地仙

若一功不全則更從一始而都失前功矣常有其
念在於心替者則是也若導人作善即為善功也
太極真人曰常念嘯詠洞經脩行大慈先人後身
揚善化惡斷絕衆緣滅念守虛心如太玄為道是
求始謂能言神仙之道也太極真人曰吾昔受太
極智慧十善勸助德戒於高上大道虛皇世世宗
奉脩行大法度人甚易此自然之福也太上以普
教天人令各得本願始入法門長存無為不受十
苦八難罪對罷散地獄休息三官日日寧閑世世

神僊通紀

榮樂咸脫羅網後生安泰天性恬然所願隨得其
戒如以上傳賢信

十善勸戒曰勸助禮敬三寶供養法師令人世為
君子賢孝高才榮貴巍巍生為人尊門族昌熾
三寶者謂道經師也能養生教善行為人範是
法師也

戒曰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博聞妙蹟恒
值聖世見諸經教能誦章句

戒曰勸助建齋淨治令人世世門戶高貴身登天

堂飲食自然常居無為

戒曰勸助香油衆供令人世世芳盛香潔光明容
貌紀偉天姿高秀

戒曰勸助法師法服令人世世閑雅逍遙中國不
墮邊夷男女端正冠冕玉珮稱諸身飾

戒曰勸助國王父母子民忠孝令人世世多嗣男
女賢儒不受諸苦

戒曰勸助齋請讀經令人世世不墮地獄即昇天
堂禮見衆聖速得返形化生王家在意所欲玩好

神僊通紀

備足七祖同歡善緣悉備終始榮樂道法轉至將
得仙道

戒曰勸助衆人學經令人世世才智洞達動靜威
儀常為人師

戒曰勸助一切布施諫諍善事令人世世壽考富
樂常無怨惱

戒曰勸助一切民人除嫉去欲履行衆善令人世
世安樂禍亂不生病者自愈仕宦高遷為衆所仰

莫不吉祐門戶清貴天人愛育神魔恒護常生福

地

太極真人曰人之行惡莫大於嫉殺貪奢驕媼也若此一在心伐爾年命矣挾之以學神仙者不亦悲乎

太霄琅書十善十惡

十善既行十惡自息息惡行善大慈德成是以上品戒云邨死度生救疾治病施惠窮困割己濟物奉侍師主營建靜舍書經人定脩齋念道退身讓義不爭功名宣化愚俗諫諍解惡邊道立井植種

神僊通紀

果林教化童蒙勸人作善施為可法動靜可觀教制可軌行常使然十善遍行謂之道士不脩善功徒勞山林能信斯旨勤尋諸戒戒部甚多隨緣所得無數諸戒無央科律皆輔一神攝於三業三業者口身心也運動造作善惡無量無量善惡十為惡端一者妄言二者綺語三者兩舌四者罵詈此四口惡返之則善五者貪愛六者竊盜七者姦媼此三者屬身八者嫉妬九者恚瞋十者邪癡此三者屬心心業最重為十惡根斷絕十惡脩十善本

實言直語通和講誦謙讓捨財內外貞潔慶讚權喜敬信三尊備此十善十惡永除

思微定志經十戒

一者不殺當念衆生二者不姪犯人婦女三者不盜取非義財四者不欺善惡反論五者不醉常思淨行六者宗親和睦無有非親七者見人善事心助勸喜八者見人有憂助為作福九者彼來加我志在不報十者一切未得道我有不恡經云時有十二年少處世間樂日口相就共作好食酣飲嬉

神僊通紀

戲或復論議持戒之難易天尊以道眼遙見此人前世曾為人師而祕恡經典逮諸弟子於道之心亦復有豫因此微緣猶可度耳於是

天尊化作凡人從會中過託之乞食悉共語諸年小輩復論如初中一人曰我數隨元至安樂山見諸道士悉持十戒肅肅甚佳洎至於死魂神所在亦當不虛但其十戒人持難悉從耳化人曰持此甚易違此甚難諸人問化人曰云何持戒則易不持反難化人曰立身如戒上不畏天子亦不畏鬼

神何謂之難違戒之者悉畏之是難也其中一人曰餘戒可持惟酒難斷所以者何我先服散散者發之日非酒不解是故難耳化人曰散發所須此乃是藥將養四大藥通可通但勿過量耳一人曰餘事即可安語其難所以者何若有密事在尊長前應為隱諱而人見問不得欺欺即犯戒是故為難化人曰事有隱諱理有方便此亦可通但勿善惡互論說其長短耳一人曰餘戒即可唯盜戒難小小之間以挂犯目化人曰大事實難小小之間

神僊通紀

亦可慎之而說偈曰

何不受盜戒 不受盜亦難 孰云闇昧中

中有記盜官 取一年年倍 倍倍殊不寬

以手捧鎔銅 燒口煮心肝 朝言此苦

終年猶心酸 何不受此戒 保持必令完

我信彼亦信 在在無不安 安坐招靈人

永享長年歡

一人曰餘戒悉易淫最難斷所以爾者我曾履斯事數隨凡中食當中食時自云一日精進無不過

理亦謂身後當得此齋戒之福至是夕夜是我所慙輒來校會雖苦加抑迨不覺已爾每每如此是知最難化人曰色者是想爾想悉是空何有邪但先自觀身知身無寄便知無色何可不忍且淫慾頗恣如飲鹹水飲多渴多唯死而已何有厭足而說偈曰

色慾劇於渴 小思差可度 何為進鹹水

水鹹益渴故 子能善解渴 當飲天井露

井露香且薰 通體皆流布 天人尋香降

神僊通紀

玄趣自然悟 熙熙永無為 長保九天祚

一人曰餘悉可從唯煞難戒所以者何我好噉鷄

一食無雞了自無味數日便瘦化人曰賢者肥為

人患瘦即體輕用肥何為即說偈曰

賢賢戒其煞 亦無懷煞想 衆生雖微微

亦悉樂生長 如何害彼命 而用以自養

自養今一時 累汝自然爽 長淪三塗中

辛苦還復往 善惡各有緣 譬如呼有響

何不以此容 慈心以自獎 真人携手遊

逍遙雲景上

說此偈已化人見大威變極道之安侍從僚屬鈞
天大樂非可目名返於上方諸人悉見喜懼交集
并聞要說意解開悟俱登道果

妙林經二十七戒

元始天尊告諸四衆一切衆生貪着有爲欣生惡
生意雖求生由造死業不持戒業假使長壽猶如
老樹有何殊別若持戒行死補天官升仙自在人
雖有王公之位上至帝皇死皆重罪無益鬼神受

神僊通紀

苦不可堪忍善男子汝等思惟明奉戒行直心行
道吾爲汝說天下萬物無有長存有死有生有成
有敗日出則沒月滿則虧從古至今誰能違返若
有道德不生不滅脩善者今月亦善今日亦善今
時亦善善善積德諸行脩足善念護持令入法寶
戒曰

- 不得盜竊人物
- 不得妄取人財
- 不得妄言綺語
- 不得因恨殺人
- 不得貪嗔癡狠
- 不得慢老欺人

不得咒詛毒心

不得罵詈高聲

不得訾毀謗人

不得兩舌邪佞

不得評人長短

不得好言人惡

不得毀善自譽

不得自驕我慢

不得畜毒藥人

不得投書諧善

不得輕慢經教

不得毀謗聖文

不得持威凌物

不得貪媼好色

不得好殺物命

不得耽酒迷狂

不得殺生淫祀

不得燒野山林

神僊通紀

不得評論師長

不得貪惜財賄

不得言人陰事

老君二十七戒

行無爲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動此最上三行

行無名行清淨行諸善此中最三行

行忠孝行知足行推讓此下最三行

右九行二篇八十一章集合爲道舍尊卑同科

九九行備者神仙六行備者壽三行備者增年

戒勿費用精神戒勿食含血之物樂其美色戒勿

傷王氣戒勿貪寶貨戒勿忘道戒勿為妄動戒勿
枝形名道戒勿殺生戒貪功名此上九戒

戒勿為耳目鼻口所娛戒常當謙讓戒舉百事詳
心勿惚恫戒勿學邪文戒勿資身好衣美食戒勿
求名譽戒勿貪高榮強求戒勿輕躁戒勿盈溢此
中九戒

戒勿與人諍曲直得失避之戒勿為諸惡戒勿獸
貧賤強求富貴戒勿多忌諱戒勿稱聖人大名戒
勿強梁戒勿禱祀鬼神戒勿自是戒勿樂兵此下

神僊通紀

九戒

右二十七戒二篇共合為道淵尊卑同行上備
者神仙持十八戒備者壽持九戒備者增年不
橫夭矣

老君說五戒

老君曰是五戒者持身之法根善男子善女人願
樂善法受持終身不犯是為清信得經得法永成
道直於是尹喜聞受既已再拜而問何故有五老
君曰五者攝一切惡猶天有五精以攝萬靈地有

五行以攝羣生人有五藏以攝神明戒者防也防
其失也失而不防則三塗盈逸天人虛空是故五
也尹喜曰大乎戒也何故失也老君曰本得無失
而得亦無所失

本得無失為前身過去已得此戒故于今身而
無失也而今身有失者前身無戒或有而違犯
故有失耳雖有失而于今得受持者則見生無
失後身復善故既失而得亦無所失前頌云世
世受大福即此義也尹喜所問一失而併舉二

神僊通紀

失答之是對其後問頓顯前身此生後身也明
人稟道本自無失義見經中

又曰五戒者在天為五緯天道失戒則見災祥在
地為五岳地道失戒則百穀不成在數為五行五
數失戒則水火相薄金木相傷在治為五帝五帝
失戒則祚夭身亡在人為五藏五藏失戒則性發
狂

又曰是五戒於此而順於彼故然戒者東方水也
受生氣尚於長養而人犯然則肝受其害盜戒者

北方水也太陰之精主於閉藏而人為盜則腎受其殃媯戒者西方金也少陰之質男女真固而人好媯則肺受其冷酒戒者南方火也太陰之氣物以成之而人好酒則心受其毒妄語戒者中央土德而人妄語則脾受其辱五德相資不可虧缺又曰此五失一則命不成是故不慈者乃至無有慈心不盜者乃至無有邪取不淫者乃至無有邪念不飲酒者乃至無酒勢立不妄語者乃至無有漏泄如是可謂成也

神僊通紀

又曰戒中淫酒能生五惡戒者戒惡也世之男女謹淫惟于骨肉上慢下暴毀滅天德沉醉爭訟禍命辱身妄詐欺誑罔有所由六親相盜非但於他然害衆生利養身口如此等輩見生受業永墜諸苦備加五惡無有休限如有出者當在邊夷短命傷殘夫婦醜惡及不貞廉貧窮凍露在處不安如有財畜為人所奪言說不信人所不親意慮昏塞衆所慢輕

老君化胡經十二戒

戒之不飲酒常當莫念醉五聲味相和混沌亂正氣

戒之不食肉心當莫念煞盆血有形類元氣所養

活

戒之勿罵詈言當禁呪舌罵人為自罵呪人為自

殺

戒之勿欺詐言當有成契欺人為自欺華詞為

戒之勿為盜見利當莫取所利為賊罪貪利便相

害

神僊通紀

戒之勿淫失常當與色絕陰形相感動子命為天

折

戒之勿慳吝有物無過惜富饒當施惠慳貪後受

厄

戒之勿剛強當可自屈折強者必先摧剛者必先

缺

戒之勿視聽耳目當常閉遠視令精散極聽神潰

亂

戒之勿言語其口常當吸語煩則費氣多言則有

矣

戒之勿恚怒心懟當莫發金木水火土五行更相

伐戒之勿淫祀邪鬼能亂真但常存正念道氣自扶

清戒

大玄部戒第八老君傳授經戒儀注訣云凡受戒
及經畢後月晦日半夜不可不齋齋則清戒清戒
竟夜誦之百遍千遍限外無數未堪如此者不可

神僊通紀

戒九遍他日齋靜行來出入得誦更不必齋時宜
諮師訪友思而行之不須高聲心口相知在人眾
中勿發於口審能感通上聖正一法文下卷云凡
為道民便受護身符及三戒進受五戒八戒然後
受籙從前未受戒者受籙之後依次受之誦習通
利恒存思行持憶不謬忘則不犯科未受籙之時
無所呼召受籙已後動靜呼神不行戒者呼之不
至破戒之人吏兵遠身還上天曹考官便速致諸
危疾公私灾橫輒軻衰否所作不成就立德捨

閣入明施善穰惡以吉除凶要在行戒神即祐之

戒有別文精詳脩習或有不解或有遺忘或有謬

誤或冒禁故或尊上逼迫或畏死犯之皆是招衍

悉名破戒即應懺悔首謝自新也凡違戒者皆負

鞠言協道信邪雜事佛俗此為不專中心懷貳愚

神僊通紀

迷猶豫惑障纏深師三誨之必能改革守一不迴
召神有効三悔不悛是為叛道非逆師尊法應奪
錄人佛奉俗及元所事師慈愍之不追咎責怨對
事他棄本逐末雖名奉道實犯正利諸官不得容

受積久知悔更立功乞還許依聽昇遷矣
太玄都中宮女青律戒

凡脩上清之法不得北向及本命之上二處便溺
觸忤玉晨穢慢本真五犯不得入仙也十犯被考

左官死入地獄三塗之中萬劫還生不人之道
凡上學之士受三天正法四明之科佩帶真文出

入三光及宜臥息不得露頭不著巾帽及脫衣露
形毀慢身神耻辱真文令真靈遠逝空尸獨在三

犯不得入仙也五犯死入地獄萬劫還生不人之

道

凡上學之士受三天正法四極明科妄入殮穢哭泣悲淚弔問死喪五犯伐功斷事不得入仙也十犯死入地獄萬劫還生不人之道

太上黃素四十四方經戒

凡道士存思上法及脩學太一事皆禁見死尸血穢之物當以真硃一銖散入水中因以洗目漱口并洗手足呪曰

三元上道太一護形司命公子五神黃寧血尸散

神僊通紀

滅凶穢沉零七液纏注五藏華生令我仙度長亨

利貞

凡道士受學長生法不得稱死事稱死事者則生氣變動不居常宅故炁運入魂神離棄是以惡炁游尸陳其間孔矣持病將死之漸也真一條檢經云夫立功德者不得觸禁犯忌當與身神相和不可更相尅賊更相尅賊則生災起禍也夫消災散禍不得用本命行年如用本命行年賊害汝身

金書仙誌戒

夫學仙之人勿北向便曲仰視三光勿北向理髮解脫衣裳勿北向唾罵犯破毀王破謂歲不辰也王謂王炁之所在也勿怒見日月星辰勿以八節日以威刑勿以月朔日怒恚勿以三月三日食百草心勿以四月八日殺草伐樹勿以五月五日見血物勿以六月六日起土勿以七月七日思存惡事勿以八月四日市履屐附足之物勿以九月九日起床席勿以十月五日罰責人勿以十一月十一日不沐浴勿以十二月三日不齋燒香念仙也

神僊通紀

諸如此忌天人大禁三官告察以是為重罪矣或令人三魂七魄流競或胎神所憎三官受惡之時也是以惡夢交於丹心妖魅乘其朱闕精液觸犯神真煩惱流變多禁莫識其術子能奉脩則為仙才不奉天禁則為傷敗

受法之身不入產婦之戶及不見尸者謂異處斷隔於往來則乃朝禮無廢不拘日數之限若家無隔異者四十五日外方得朝禮

凡脩受上法及雌一太一之事者兆身中三魂五

神之炁常薰於中服之中七魄九靈餘精常棲於履履之下是以道士學長生不死不得雜席而寢故衣褐之服不借非己之炁履履之物常惡土穢之糞亦不故使雜人犯觸以驚三鬼

凡道士吐納和炁存神服霞脩求長生之事慎不可五葷之菜及為酒色之病敗也是故古之神人云五葷為伐藏之斧斤酒色為喪身之棺槨夫能斷斧斤之所傷塞棺槨之死宅者然後可以陟長生之途徑漸神仙之蹊路乎

神僊通紀

凡存脩太一之事欲有所禮願慎不可叩頭叩頭者則傾九天動千真神官迴覆泥丸倒懸天帝號于上府太一泣於中田數如此者則存念無益三真棄宮七神漂散玄宅納凶是為太一五神之至忌也故古之真人但心存叩頭運精感而行事不因頰頰以祈靈也
凡脩行太一之事真人之道不得有所禮拜禮拜亦帝君五神之所忌也若有所精思行禮願之時但心拜而已不形屈也

上清太洞戒

凡脩唯一之法不得哀哭哀哭則五神號於上府太一泣於中田神喪精亡靈真去身空尸獨立復何仙冀哉不得見尸一年不得行事却傾一年之功苦一年見三尸者則三年不得行事亦却三年之功見二十四尸子失道矣前文太素亦與此大同小異矣亦不得言稱死事恚怒願己之死言滿四十不得為真人以為棄生之罪三年身亡滅矣不得衣五色衣裳敷華好服則真靈去身淫邪內

神僊通紀

發馳心猖獗潛逸赤子飛醜長離玄宮破形解骸身死名滅若衣服勿雜色蘭布之服可以終日詠誦洞章奚求不得乘雲駕龍逍遙太極

靈寶戒

真仙內科云玄功之人常布衣草履不得榮華之眼犯者失道祖父母已父母同法可拜不同法不得拜叔伯以下不同法亦不得拜犯者身亡父母吉會不得預坐父母兄弟妻子同契雖有骨血之親皆不得同床而坐同盤而食其法不同皆為尸

穢犯者失道夫妻不得同室而寢若邪念在心長失道矣自非同盟不得同室而寢自非同契不得同牀而坐同盤而食同衣而服犯者失道凡身荷仙官靈籙不得妄拜妄哀不得妄哭凡於父母國君官長二千石刺史三公皆設敬不得即誤禮拜

受持八戒齋文

劉宋朝陸先生脩靜上啓

元始天尊無極大道感應靈聖一切神明今有善

神僊通紀

子善女人等求欲受持八戒清齋一日一夜用以檢御身心滅諸三業罪惱故洞神經第十二云夫齋以齊整身心為急身心齊整保無亂敗起發多端大畧有八

- 一者不得殺生以自活
- 二者不得姪慾以為悅
- 三者不得盜他物以自供給
- 四者不得妄語以為能
- 五者不得醉酒以恣意

六者不得雜卧高廣大牀

七者不得普習香油以為華飾

八者不得耽著歌舞以作倡伎

今日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不犯此之八事則八敗無從以起則八成自然而立立久不失則延年保命神通洞達是故齋者受持八戒思真行道通而無窮顯驗必速皆如所期也今請受既畢再拜起奉戒而退

齋戒叙

以下略

神僊通紀

夫入靖脩真要資齋戒檢口慎過其道漸階南華真經云顏回問道於孔子孔子曰汝齋戒吾將語汝顏回曰回居貧唯不飲酒不茹葷久矣孔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汝一志無以耳聽而以心聽無以心聽而以氣聽疏淪汝心志潔靈汝精神培擊汝智慮我將語汝夫道冥然難言哉將為汝試言其約略爾混元皇帝聖紀云按諸經齋法略有三種一者設供齋以積德解愆二者節食齋可以神保壽斯謂祭祀之齋中士所行也三者心

齋謂疏淪其心除嗜慾也。澡雪精神去穢累也。培擊其智絕思慮也。夫無思無慮則專道無嗜無慾則樂道無穢無累則合道既心無二想故曰一志焉。蓋上士所行也。夫齋者齊也。齊整三業乃為齋矣。若空守節食既心識未齊又唯存一志則口無貪味謂茲三法表裏相資大戒經云夷心靜然專想不二過中不味內外清虛是也。子維薄閑節食未解調心故示齋法令其受道而末學之徒孰能虛心一志哉。夫鄙乎祭祀之教自謂得心齋之理神僊通紀

蓋噴嗚息慢之夫矣。雖口談空寂無解其因是自矜也。

洞玄靈寶六齋十直

道教五戒一者不得殺生二者不得嗜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不得偷盜五者不得淫色十善一念佛順父母二念忠事君師三念慈心萬物四念忍性容非五念諫諍蠲惡六念損己救窮七念放生養物種諸果林八念道遠舍井種樹立橋九念為人興利除害教化未悟十念讀三寶經律恒

奉香花供養之具凡人常行此五戒十善恒有天
人善神衛之永滅災殃長臻福祐唯在堅志

年六齋

正月 三月 五月 七月 九月 十月

月十齋

一日北斗下八日北斗司教君下十四日太一使君下
十五日天帝及三官俱下十八日天一
日太一八神使者下二十四日北辰下二十八
日下太一 二十九日中太一下 三十日正太一下

神僊通紀

自下中上三太一下日皆天地水三官一切尊神
俱下周行天下同人善惡

甲子日 天一簡闕神祇 庚申日 伏尸言人罪過 本命

日計人功行 八節日 有八神記人善惡 三元日 天地水官核人之罪福

六種齋

第一道門大論云上清齋有二法

- 一絕羣獨宴靜氣遺形清壇肅侶依太真儀格
- 一心齋謂疏淪其心澡雪精神

第二靈寶齋有六法

第一金籙齋救度國王

第二黃籙齋救世祖宗

第三明真齋懺悔九幽

第四三元齋首謝違犯科戒

第五八節齋懺洗宿新之過

第六自然齋為百姓祈福

第三洞神齋精簡為上絕塵期靈

第四太一齋以恭肅為首

第五指教齋以清素為貴

神僊通紀

第六塗炭齋以勤苦為功

已上諸齋自古及今登壇告盟啟誓玄聖或三日

七日九日十五日皆晝夜六時行道轉經禮懺儀

格甚重除上清絕羣獨宴靜氣遺形心齋之外自

餘皆是為國王民人學真道士拔度先祖已躬謝

過穰災致福之齋此時移代同異不無詳略於靈

寶齋中為半景之齋既無宿請亦無言功唯只一

時或兩時懺悔亦不三時上香步虛禮經並闕或

小小齋中三禮歎願隨時去取逐便制儀既非大

集心達而已

二種齋

本相經曰齋有二種一則極道二則濟度極道者

謂發心學道從初至終念念持齋心心不退復有

二門一謂志心二謂滅心志心者始終運意行坐

動形寂若死灰同於枯木滅諸想念唯一而已滅

心者隨念隨忘神形不係歸心於寂直至道場濟

度者謂迴心至道翹想玄真願福降無窮災消未

兆又云虔心者唯罄一心丹誠十極燒香禮拜唯

神僊通紀

求於道捨財者市諸香油八珍百味營饌供具屈

請道士及以凡器歸心啟告委命至真內泯六塵

外齊萬境冥心靜慮歸神於道克成道果永契無

為救濟存亡拔度災苦隨其分力福降不差功德

輕重各在時矣

十二齋

玄門大論一者金籙齋上消天災保鎮帝王簡文

亦云兼為師友

二者玉籙齋宗云正為人民今此本未行於世

三者黃籙齋拯拔地獄罪根開度九幽七祖

四者上清齋求仙念真練形隱景

五者明真齋學士自拔億曾萬祖長夜之魂

六者指教齋請福謝罪禳災救疾

七者塗炭齋拔罪謝殃請福度命

八者三元齋學士已身悔罪

九者八節齋學士謝過求仙

十者三皇子午齋輔助帝王保安國界

十一者靖齋如千日百日三日七日脩真之用

神僊通紀

十二者自然齋救度一切存亡自然之中脩行時節

八節齋

凡人節之日是上天大會大慶之日也其日諸天

大聖尊神上會靈寶玄都玉京上宮朝慶天真奉

戒持齋遊行誦經此日脩齋持戒宗奉天文者皆

為五帝所舉書名玉曆

心齋

南華真經曰顏淵問道於孔子孔子曰汝齋戒吾

將告汝顏淵曰回貧唯不飲酒茹葷食矣孔子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汝一志無以耳聽而以
心聽無以心聽而以氣聽疏淪汝心除嗜慾也深
雪汝精神去穢累也摶擊其智絕思慮也夫無思
無慮則專道無嗜無慾則樂道無穢無累則合道
既心無二想故曰一志

齋直

三元內解經曰夫為學道莫先乎齋外則不染塵
垢內則五藏清虛降真致神與道合居能脩長齋
者則道合真不犯禁戒也故天師遺教為學不脩

神僊通紀

齋直冥如夜行不持火燭此齋直應是學道之首
夫欲啓靈告冥建立齋直者宜先散齋不使宿穢
晁腥消除肌體清潔無有玷汙然後可得入齋不
爾徒加洗沐晁穢在肌膚之內湯水亦不能除
三元齋品曰建齋之日當輸金真玉光九天之信
置於五帝以招神致靈

三元齋品曰學法未備即俯仰之格多不合儀金
鑠流珠經曰古來呼齋曰社會今改為齋會

太上太真科經曰消遺世務三業為脩齋存三守

一齋為本基齋者齊也潔也淨也不必六時行道
三時講經晝夜存念懺悔請福干造玄虛更失萬
一能得一者心攝三業能攝身者端拱不擾能攝
口者默識密明能攝心者神與道合如斯為主成
聖真仙未合此者攝身朝禮離殺盜淫攝口誦經
免妄言綺語兩舌罵詈攝心存神脫貪恚癡十惡
既去十善自來去來至極與道合真

釋齋有九食法

玄門大論云齋法大畧有九一者麤食二者蔬食
神僊通紀

三者節食四者服精五者服牙六者服光七者服
氣八者服元氣九者胎食麤食者麻麥也蔬食者
菜茹也節食者中食也服精者符水及丹英也服
牙者五方雲芽也服光者日月七元三光也服氣
者六覺之氣太和四方之妙氣也服元氣者一切
所稟三元之氣太和之精在乎太虛也胎食者我
自所得元精之和為胞胎之元即清虛降四體之
氣不復闕外也麤食止諸耽嗜蔬食棄諸肥脂節
食除煩濁服精其身神體成英帶服牙變為牙服

光化為光服六氣化為六氣遊乎十方服元氣化
為元氣與天地合為體服胎氣久為嬰童與道混
合為一也此之變化運運改易不復待捨身而更
受身往來死生也今意方法未必止是食事其或
是方藥或按摩等事可尋也

說雜齋法

三元品戒經曰正月七日天地水三官檢校之日
可脩齋聖紀云正月七日名舉遷賞會齋七月七
日名慶生中會齋十月五日名建生大會齋三官
神僊通紀

考覈功過依日齋戒呈章賞會可祈景福

明真科云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一歲
六齋月能脩齋上三天帝令太一使者除人十苦
八道秘言云正月三月四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十月十一月此九真齋月一日十五日二十九日
此月中三齋日正月一日名天臘五月五日名地
臘七月七日名道德臘十月一日名民歲臘十二
月節日名侯王臘此五臘日並宜脩齋并祭祀先
祖明真科云月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

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已上為十直齋日庚申甲子八節太一八神下司察人過咎脩齋太一歡悅庚申日人身中伏尸上天言人罪過本命日受法人身神吏兵上天計人功過三洞奉道科云正旦為獻壽齋七日為延神齋二月八日為芳春齋四月八日為啟夏齋五月五日為續命齋六月六日為清暑齋七月七日為迎秋齋八月一日為逐邪齋九月九日為延算齋十月一日為成福齋十一月十五日為啟福齋

神僊通紀

十二月臘日為百福齋二十八日為迎新齋立春為建善齋春分為延福齋立夏為長善齋夏至為朱明齋立秋為遐齡齋秋分為謝罪齋立冬為尊善齋冬至為廣慶齋如此等齋各具本經儀格故學道不脩齋戒徒勞山林矣夫齋者正以清虛恬靜謙卑恭敬戰戰兢兢如履冰谷若對嚴君丹誠謙若必祈靈應檢勅內外無使喧雜行齋之人特忌斬衰孝子新產婦人月信未斷及痲瘡疥癩疾等並不得昇齋堂庭壇驅使如願苦求預齋乞

解過咎者任投辭為其陳懺悔謝不得雜登堂宇應行法事等仍遷令別坐兼忌六畜

蓋此等人穢觸真靈賢聖不降乃脩齋無功也凡脩齋主虔誠齋官整肅至如香燈不備亦曰疏遺啟聖祈真莫先於此香貴在沉水旃檀依上清香珠丸合和不得用甲麝招真致靈務存精志如寒棲學真道士脩齋單食不可致者亦宜以少為信無令煩闕若純以乳頭非道家所用也

初登齋靖看焚香氣向東南西北直上者五帝依神僊通紀

向而至登真隱訣云香者天真用茲以通感地祇緣斯以達信非論齋潔祈念存思必燒香左右侍香金童必為招真達意登真隱訣云真人攝日暉以通照後月精以朗幽故然九光之微燈晃八方之晝夜炯徹四極明科云立春春分然九燈於庭立夏夏至然八燈立秋秋分然六燈立冬冬至然五燈本命日十二燈自此陳乞謝過祈恩用燈於庭法與脩諸齋自有燈數於庭訖依記四時向王唯本命向太歲叩齒二十四通呪曰高上太真萬

聖帝皇五帝玉司總仙監真今日吉辰八節開陳
陽罪陰考絕滅九陰於今永始拔釋七玄免脫火
鄉永離刀山三塗五苦不累我身得同天地長保
帝晨五願八會靡不如言呪畢解巾叩頭百二十
過當令頽向地而已勿令痛竟復中仰天心念我
身今日上享天恩賜反形骸受生飛仙畢仰咽二
十四氣止如此三年宿懣並除身與真同案諸經
齋法略有三種一者設供齋可以積德解愆二者
節齋可以和精神保壽斯謂祭祀之齋中士所行也

神僊通紀

三者心齋謂疏淪其心除嗜慾也滌雪精神去穢
累也摶擊其智絕思慮也夫無思無慮則專道無
嗜無慾則樂道無穢無累則合道既心無二想故
曰一志焉蓋上士所行也詳矣齋者齊也要以齊
整三業乃為齋矣若空守節食既心識未齊又唯
在一志則口無貪味之謂也二法表裏相資故大
戒經云夷心靜嘿專想不二過中不味內外清虛
是也子雖薄閑節食未解調心故示茲齋法令其
受道而末學之徒孰能虛心一志哉夫鄙乎祭祀

之教自謂得心齋之理蓋怠慢之夫矣雖口談寂
無解其因是自矜焉易云聖人以此齋戒

齋科

道士王纂金壇人也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仁
逮蠢動值晉之末中原亂罹饑饉既臻疫癘仍作
時有毒瘴損斃者多閭里凋荒死亡枕藉纂於靜
室飛章告玄三夕之中繼之以泣至三夜有光如
晝照其家庭即有祥風景雲紛郁空際俄而異香
天樂下集庭中介金執銳之士三千餘人羅列如

神僊通紀

有所候頃之珠幢寶蓋霓旂羽節紅旌錦旂各二
人相對前行節最後又有四青童執花捧香侍女
捧按地鋪錦席前立巨屏左右龍虎將軍侍從官
將兵士二千許人立兩面若有備衛焉復有金甲
大將軍二十六人神王十人次龍虎二君之外班
列肅如也須臾笙簫駭空自西北而至五色奇花
灼爍豔逸一人佩劍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
至矣於是百寶大座自空而下太上道君侍二真
人二天帝在座之左右道君坐五色蓮花二真二

帝立侍焉纂拜首迎謁跪伏於地道君曰子愍念
生民形於章醮剗心救血感動幽明地司列名蓋
化育萬物而五行爲之用五行互有相勝各有興
衰代謝推遷間不容息是以生之不停氣氣相續
億劫已來未暫輟也得其生者合於純陽升天而
爲仙得其死者淪于至陰在地而爲鬼鬼物之中
自有優劣強弱剛柔善惡與人世無異玉皇天尊
慮鬼神之肆橫害於人也當命五帝三官檢制部
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備而李世之民澆偽者衆
神僊通紀

淳源既散自投死地由是六天故氣魔鬼之徒與
歷代已來敗軍死將聚結爲黨代害生民駕兩乘
風因衰伺隙爲種種病中傷甚多亦有不終天年
罹其天枉者尋於杜陽宮出神呪經授真人唐平
使其流布以救於物民間有之世人見王翦白起
名謂爲虛誕此蓋從來將領生爲兵統死爲鬼帥
有功者遷爲陰官殘害者猶居魔屬乘五行敗氣
爲瘵爲瘥然以陽威憚之神呪服之自當弭戢矣
今以神化神呪二經復授於子按而行之以拯護

萬民兆庶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神化經及
三五大齋訣授之於纂曰勉而勤之陰功克充真
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騎西北而舉升還上清矣
纂案經品齋科行於江表疫毒鋪弭生靈又康自
晉及茲普蒙其福者不可勝紀焉

持齋

無上秘要云昔有道士持齋誦經有一凡人爲貧
作治厨齋堂道士見其用意至日中持齋因喚與
同食食竟爲其說法語此貧人今隨吾持齋功德

神僊通紀

甚大可至明日中時復食勿壞爾齋徒勞無益能
如此者將可得免見世窮厄此人稽首受戒而去
暮還家其婦一日待婿具以道士戒言喻婦婦甚
不解遂致嗔怒債人不能免其婦意遂壞其齋與
婦共食其後命過天使其人主蜀山千歲樹精恒
給其中食其樹茂盛暑夏之及有精進賢者三人
經過依樹而息賢者歎曰此樹雖涼日已向中何
由得食此人於樹人曰當爲賢者供設中食無所
爲憂須更食至賢者共食食竟言曰我覓道道在

何所此自然非道也因問樹曰不審大神可得暫降形與其相面否此人於樹空中答曰我非能使人得道者也其記姓字處所昔常為道士勸使持齋為婦人所壞功德不全致令使我守此樹精不能得出天以我昔經齋中食令每至中給我齋食口不暇食又無緣得遷欲屈賢者為至我舍道我如此能為我建三日齋戒我身使得昇天賢者感此人意為尋其家人如此家人即為建齋請諸道士燒香誦經三日謝過此人即得飛行昇入雲中

神僊通紀

於景霄之上受書為散仙人故齋之功德甚重不可不脩此人半日持齋死經一日即時出身不拘一年而得為仙故天計功過明之不虧也夫為學者可勲持齋戒以期冥感能脩之者必獲昇騰之舉

陰陽雜齋日

三會日

正月七日 舉遷賞會齋

七月七日 慶生中會齋

十月五日 建生大會齋 三會日 三官考覈功過宜

受符錄齋戒呈章以祈景福

五臘日

正月一日名大臘齋 五月五日名地臘齋 七月七日名道德臘齋 十月一日名民歲臘齋 十二月節

日名侯王臘齋

五臘日常當祠獻先亡名為孝子得福無量餘日皆是淫祀通前三元日為人解日皆可設淨供奉福焉明真科云甲子日夜半時甲戌日黃昏時已上天皇真官下日

神僊通紀

甲申日晡時甲午日日中時已上地皇真官下日 甲辰日食時甲寅日平旦時已上人皇真官下日 右其日脩齋五獻四瀆神君各依方位糾察善惡無不上聞

下日

又丁卯日日出時丁丑日雞鳴時已上天皇真官

下日

又丁酉日日入時丁亥日人定時已上地皇真官 又丁未日日昞時丁巳日禺中時已上人皇真官

下日

其日脩齋五嶽真人各遣五神營衛記名仙錄

神僊通紀

老君戒序

昔周之末被王之時始出太平之道太清之教老君至瑯琊授道與于君于君受道法遂以得道拜為真人又傳太平經一百七十卷甲乙十部後帛君為病從于君受道護病得除差遂復得道拜為真人今瑯琊有木蘭樹于帛二君所治處也幽王時老君謂于君曰吾前授汝助人救命憂念萬民拜署男女祭酒廣化愚人分布弟子使上感天心中動地祇當令王者歡心而自頃以來吾遙從千萬億里觀之諸男女祭酒託老君尊位貪財好色擅已自用更相是非各謂我心正言彼非真利於供養欲人奉已憎惡同道妬賢嫉才驕恣自大禁止百姓當來從我我道最正彼非真也皆不當爾故來相語于君稽首再拜伏地叩頭石下唯唯告曰太上從今日已去不知當何由去諸男女祭酒之重罪令祭酒輩生活既蒙道祐可得昇仙壽終之後不入九地下牢之苦非但祭酒復其萬民萬民無知法則祭酒之罪臣之過咎實在於已也唯願太上赦已往之失署臣收將來之善

耳臣于吉死罪死罪老君曰可正安意定坐吾恐大道澆李萬民喪命一二祭酒死入九幽之下不足痛也吾但念萬民痛耳汝當善聽記錄心中當為後世作法則勅諸男女祭酒令改往行從今之善老君曰人生雖有壽萬年者若不持戒律與老樹朽石何異寧一日持戒為道德之人而死補天官尸解昇仙世人死有重罪無益魂神魂神受罪耳祭酒明奉行之乃曰諸祭酒各明聽天下萬民無有長存人生有死物成有敗日出則沒月滿則缺從古至今誰能長存者唯道德可久耳今月亦善今日亦善今時亦善師甲亦善弟子亦善萬神備具吏兵皆到今吾以諸賢故念萬民之命故受王甲禁戒重律老君曰人生雖有壽萬年不持戒律與瓦石何異寧一旦持戒終身為道德之人而死不犯惡而生持戒而死滅度練形上備天官尸解昇仙世人不持戒律死有重罪無益魂神善男善女明奉行之

太上老君戒經

力一

戒上

老君西遊將之天竺以道德二經授關令尹喜喜受經畢又請持身奉經之法

老君於是復授喜要戒普令一切咸持度世於是說頌三章樂法以為妻愛經如珠玉持戒制六情念道遣所欲淡泊正氣庭蕭然神靜默天魔並敬護世世受大福鬱：家國盛濟：經道與天人同其願飄眇入大乘因心立福田靡：法輪升七祖生天堂

我身白日騰大道洞玄虛有念無不略練質入僊真遂成金剛體超度三界難地獄五苦解悉歸太上經靜念稽首禮於是尹喜聞說頌已稽首而立請受戒言

老君曰第一戒殺第二戒盜第三戒淫第四戒妄語第五戒酒是為五戒若清信男清信女奉持五戒畢命不犯是為清信男清信女

老君曰戒殺者一切眾生含氣以上翾飛蠕動之類皆不得殺

老君曰戒盜者一錢以上有主無主非己之物皆不妄取

老君曰戒姪者非夫婦若出家人不妻不娶若男若女皆不得犯

老君曰戒妄語者若不聞不見非心所了而向人說皆為妄語

老君曰戒酒者非身病非法禮皆不得飲

老君曰是五戒者持身之本持法之根善男子善女人願樂善法受持終身不犯是為清信得經得法

永成道真於是尹喜聞受既已再拜而問何故有五

老君曰五者攝一切惡猶天有五精以攝萬靈地

有五以攝群生人有五藏以攝神明戒者防也防其失也失而不防則三塗盈逸天人虛空是故五

也尹喜曰大乎戒也何故失耶

老君曰本得無失既失而得亦無所失尹喜曰敢問其本

老君曰今當為爾具說其本諦聽諦聽受持普

為一切之所知也尹喜再拜恭立而聽

老君曰五戒者天地並始萬物並有持之者吉失之者凶過去成道莫不由之故其神二十五也經文五千是其義也

老君曰五戒者在天為五緯天道失戒則見災祥在地為五獄地道失戒則百穀不成在教為五行五數失戒則水火相薄金木相傷在治為五帝五帝失戒則祚天身亡在人為五藏五藏失戒則性發狂老君曰是五者戒於此而順於彼故殺戒者東方

也受生之氣尚於長養而人犯殺則肝受其害盜戒者北方也太陰之精主於閉藏而人為盜則腎受其殃姪戒者西方也少皞之質男女貞固而人好姪則肺受其冷酒戒者南方也太陽之氣物以之成而人好酒則心受其毒妄語戒者中央土德信而人妄語則脾受其辱五德相資不可虧缺老君曰此五失一則命不成是故不殺者乃至無有殺心不盜乃至無有邪取不姪乃至無有邪念不酒乃至無有勢力不妄語乃至無有漏泄如是

可謂成也

老君曰戒中姪酒能生五惡戒者戒惡也惡世之中男女謹姪罹於骨肉上慢下暴毀殘天德沈酗爭訟禍命辱身妄詐欺誑罔有所由六親相盜非但於他殺害衆生利養身口如此等輩見生受業永墜諸苦備加五惡無休限如有出者當在邊夷短命傷殘夫婦醜惡及不貞廉貧窮凍露在處不安如有財富為人所奪言說不信人所不親意慮昏塞衆所慢輕

老君曰清信男清信女奉持戒行見世安樂無有憂惱衆所恭敬見者懽喜常蒙利養一切歸仰其智深微處在清靜四大完堅故能修集衆法以成道真尹喜再拜曰敢問受持之法

老君曰若男子女人聞法生信歸身三寶即時稽顙歸身大道歸神大道歸命大道男子女人捨世邪法奉持正戒盡身盡命終不毀犯於是誦讚恭心而受

老君曰若後男子女人受正戒已進求經法先當受

戒一堅淨然後授與旦暮恭心不怠時節月修十直年用三齋誦經萬遍白日登晨若為人敷說宣通妙義大利衆生乃拔三塗一切諸苦以是功德能斷宿命無量諸根得昇上清無復退墮

老君曰清信男清信女在家出家受持經法願樂神仙日夜誦讀求諸妙義去諸誼雜調心制性柔顏善氣勸諸男女遠離五惡受持五戒供養三寶取令成就不擇甘苦若具持大戒苦行精勤布施忍辱捨身救物若復離世徃幽

極專想至寂衆難不驚必至無為尹喜曰奉經有犯乎

老子曰十有三者也尹喜曰何謂也

老子曰爾諦聽之十有三者六塵六識皆由於心是故淫貪疾恚欺盜妄詐綺言兩舌詭利持權溷集破法非清信也天網不失生死無地如此等人非其智分染洿至法毀廢善根不為善人之所知識備衆生身種於淫慾無所憎避常懷怖畏若在地獄五痛無間如此受身備諸苦惡物所

懷惡無有救治生死輪轉無聞無見皆由一念中生至無教念其對無窮

太上經戒

力四

十戒 太極法師全葛仙翁結集戒文

玉清經本起品云道言昔元始天尊與諸賢聖億萬眾處之周旋最後下觀棄賢世界有一國王名曰德正直利根辯慧為衆生故而為導首通告國內臣民男女言今得太平天下無事火災消滅兵刃不起百穀成熟皆由道恩非自然也何以報道罔極之恩唯當傾心盡意恭敬供養造立宮觀香花燈燭晨夕禮誦齋戒悔過以求福佑於是天尊命巨靈仙人而告王曰子為一國之主天下所推凡間之貴不先於此但以正法治化不枉人民亦足功感上天何煩祕要祕要之道卒難可聞然祕要之階不過慈善慈善之法不違科戒戒有各種人亦多品上品之人身先無犯亦無所持中品之人心有上下觀境即變以戒自制不令放逸如此之人或受十戒五戒以自防護下品之人惡心萬般難可禁制下品之中復有二品上品者身欲奉戒或受一百九十九戒或受觀身三百大戒或受千二百威儀之戒以自防保令無

越逸下品者身同禽獸雖有人形而無人心縱受其戒終無所益今且受第二中戒十種科禁入道初門諸人聞說歡喜抃蹈悉皆俯伏而奉戒言

天尊告曰

第一戒者不得違戾父母師長及逆不孝第二戒者不得殺生屠害割截物命第三戒者不得叛逆君王謀害家國第四戒者不得淫亂骨肉姑姨姊妹及他婦女第五戒者不得毀謗道法輕泄經文第六戒者不得污漫靜壇單衣裸露第七戒者不得欺凌孤貧奪人財物第八戒者不得裸露三光厭棄老病第九戒者不得耽酒任性兩舌惡口第十戒者不得荒目任目作威利

右此十戒當終身受持

大戒上品 并序

上品經云太極仙公於天台山靜齋念道稽首禮拜請問太極法師徐來勒曰弟子有幸得侍對天尊自聞微言彌綸萬劫洞觀道源過泰之歡莫有諭也願玄少好神仙白日飛騰之道必想上聖恒以髣髴大

經微遠妙蹟難通將稟口訣釋我冥津洞暢虛漢有無都盡矣近而未究人生宿世因緣本行之由今願天尊覺所未悟是時太上玄高真人嘯咏步虛洞章歡然含豫輝金頰而言曰子以累劫念道致太極玉名寄慧人中將獨步玉京起逸三界巍乎太上仙公之任矣故慈心於天人念度於後學也常以外身濟物有德而弗名玄都所詮諒不虛矣而謂太極真人曰卿受太上虛皇道君之教為其師保亦必盡教以高上大洞之淵蹟也豈俟彼多陳乎吾受任泰

為都教之法師至於執卷由子矣太極真人答曰此童真之人名刊金簡才質清遠景秀太上玄微洞虛故當為仙公之任弘道大度者也吾忝受教化愧不足為彼宗匠太上有命何敢不傾軀哉衆妙之統仰賴於法師矣太極真人又曰夫道無也彌綸無窮子欲尋之近在戒身乃復有也因有以入無積念以得妙萬物芸：譬於幻耳皆當歸空入身亦然身死神逝喻之於屋：壞則人不立身敗則神不居當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寶氣以存精思慮兼忘冥想內

視則身神並一身神並一近為真身也此實由宿世本行積念累感功濟一切德廢萬物因緣輪轉罪福相對死生相滅貴賤相使賢愚相傾貧富相欺善惡相顯其苦無量皆人行願所得也非道非天非地非人萬物所為矣由正心耳此對既鍾亦難脫也弱喪之徒信道者少宿命者多不積善定念修德理身而欲忽德忘身強求外物其可得哉既已不剋莫不傷身矣故有道之士取諸我身無求乎人道修身其德乃真斯之謂也夫學道不受大智慧道本願上品

大戒無緣上仙也子有宿命是以見此經其文隱秘立信效心然後而傳不可妄示不信必發異念異念既生彼此獲罪是故藏之於無待有應為仙王者乃告焉是時雲龍踊躍諸天散華飛香奏煙山海靜波觸類竄默鬼魅消亡神魔降伏五苦俱解長離地獄惡者返善信順受福爾乃命太極侍經仙人劉文靜披雲韞而授經也太極真人曰宿世禮奉經師口誦身行布施厄困願樂三寶君親忠孝遠慕山水栖憩賢儒虛心有道燒香散華護度一切修道補過

信順宿命靜思忍情其行也上可昇仙度世下可輪轉富貴生為神尊容貌偉秀才智清遠為入之道莫不具足夫居世富貴笑於貧賤今報以貧賤居世好殺今報以傷殺居世輕易笑於醜陋今報以醜陋居世聰明不教於人今報以頑塞居世常康笑於困病今報以滯疾居世不信道笑於經教今報以下愚長與道隔女人居世奪人婿者今報以少寡男子居世誘人婦女今報以鰥獨居世發心為夫妻而後世不得俱生人道死為鬼魅今報以本念成於邪病自

非大法莫有解其宿纏而消此邪病矣夫為父母兄弟姊妹夫妻君臣師保朋友皆先世所念願為因緣展轉相生莫不有對者哉故曰倚伏難窮矣唯學仙道士當兼忘因緣絕滅生死同歸乎玄以入妙門能知是者始可與言學道之本也

若見居家妻子當願一切早出愛慾攝意奉戒

若見飲酒當願一切制於命門以遠禍亂

若見彩女當願一切守情忍色志慕賢貞

若見淫人當願一切除棄邪念翹心禁戒

若見婦人當願一切忍割浮華樂道自娛
若見貞人當願一切履信正化日入法門
若見衆人當願一切推仁無爭懷道安世
若見善人當願一切時刻存念仰軌其道
若見惡人當願一切棄凶即吉不犯王法
若見貧人當願一切損身施惠後受大福
若見富人當願一切救濟萬世物世受祿
若見貴人當願一切承其教旨悉令典訓
若見賤人當願一切勤修匪懈各得所為
若見帝王當願一切奉仰王道孝如父母
若見主相當願一切受其教制四方歸仁
若見兵甲當願一切各念仁心天下讓賢
若見王子當願一切日歌太平係國承家
若見賢人當願一切履行其德道為世宗
若見法師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無蕪
若見樓山道士當願一切悉見法門速得昇仙
若見教化當願一切親受聖教皆為淵博
若見聖人當願一切尊禮侍見諸國並瞻

若見仙人當願一切真道悉成飛昇天堂
若見城廓當願一切嚴整修飾以道為基
若見大國當願一切歸宗慕德若水注海
若見小國當願一切知止虛冲安其所居
若見市朝當願一切群賢雲萃悉弘正道
若見靜觀當願一切功德巍巍天人得道
若見齋戒行香當願一切道德日新庠序雅正
若見誦經當願一切盡上高座咸聞聖音
若見經教當願一切各各受讀禮習普行教化
若見樓觀當願一切洞觀十方無所隱藏
若見高山當願一切智思無量輔成家國
若見栖憇茂林當願一切安居自在陰庇含識
若見好學當願一切得成師宗養徒敷教
若見淨手當願一切常執經書無時暫輟
若見善口當願一切耽味洞經日新不厭
若見動足當願一切超步三界飛行上清
若見靜止當願一切滅景停真安閑空寂
若見飲食當願一切棄累入淨存得道味

若見大藏當願一切除其災害施為福田

若見疾病當願一切以道自安免此苦厄

若見死喪當願一切學道常存濟度三徒

若見敗獵當願一切不為始終入為無罪

若見夷狄當願一切得生中國不生邊地

若見少年當願一切及時學問遂成學名

若見老病當願一切以道攝生不更衰老

若見三光當願一切普明靈曜闇冥即消

若見雲雨當願一切息澤盈溢無所不宜

若見素雪當願一切常居潔白道遙自在

若見靈風當願一切韞懷披散德流遐邇

若見淨水當願一切洗垢清虛平等其心

若見名香當願一切受慈芳淨衆穢肅然

若見好華當願一切榮散諸聖相好具足

若見車馬當願一切得道無為乘鳳駕龍

若見絃歌當願一切翫經歎法以道娛樂

若見福食當願一切無不飽滿世享天厨德流

後人如水歸海宗廟藁長常居貴盛世與四輩

俱生王家

若見散施當願一切禍滅九陰福起十方德如山海

莫不興隆七祖生天子孫賢忠富貴魏之所欲皆

後學道飛仙駕雲乘龍道士坐卧常願我等四

大合德同體道真長存玄都師友自然濟度十

方天下受恩道遙無為洞觀妙門

禮經祝三首

真人口訣云侍經仙童玉女聞此祝皆歡喜而祐

兆身也是大經悉用此祝而禮拜矣若冥心禮經

者亦心祝其文乃上仙之秘祝也

第一首

樂法以為妻愛經如珠玉持戒制六情念道遣所欲

淡泊正氣停蕭然神靜嘿天魔並敬護世受大福

第二首

鬱之家國盛濟經道與天人同其願縹緲入大乘

因心立福田靡法輪昇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騰

第三首

大道洞玄虛有念無不契鍊質入仙真遂成金剛體

超度三界難地獄五苦解悉歸太上經靜念稽首禮

太極真人曰

學昇仙之道當立千二百善功終不受報立功三千
白日登天皆濟人應死之難也施惠其人尤善矣學
道當令衆行合法廣建福田發大慈之心動靜常
起道意能如是也吐納服藥佩符請經精進終身不
倦豈有不得仙乎人無此德雖服藥佩符請經齋戒
故終命而不驗矣學士明思要言太極真人曰立三
百善功可得長存地仙若一功不全則更從一始

而都失前功矣常有其念在於心齋者則是也若
導人作善即為善功也太極真人曰常念嘯咏洞經
修行大慈先人後身揚善化惡斷絕衆緣滅念守虛
心如太玄為道是求始謂能言神仙之道也太極真
人曰吾受昔太極智慧十善勸助德戒於高上大道
虛皇世宗奉修行大法度人甚易此自然之福
也太上以善教天人各得本願始入法門長存無
為不受十苦八難罪對罷散地獄休息三官白日
寧閉世榮樂成脫羅網後生安泰天性怡然

所願隨其得戒如以上以傳賢信

十善勸戒曰勸助禮敬三寶供養法師令人世為
君子賢孝高才榮貴巍生為人專門族昌熾

三寶者謂道經師也能養生教善行為人範是名
法師也

戒曰勸助治馮經書令人世世聰明博聞妙蹟但值
聖世見諸經教能誦章句

戒曰勸助建齋淨治令人世世門戶高貴身登天堂
飲食自然常居無為

戒曰勸助香油衆供令人世世芳盛香潔光明
容貌絕偉天姿高秀

戒曰勸助法師法服令人世世閑雅逍遙中國不墮
邊夷男女端正冠冕玉珮稱諸身飾

戒曰勸助國王父母子民忠孝令人世世多嗣男女
賢儒不受諸苦

戒曰勸助齋請讀經令人世世不墮地獄即昇天
堂禮見衆聖速得返形化生王家在意所欲玩

好構足七祖同歡善緣備悉終始榮樂道法轉

至將得仙道

戒曰勸助衆人學經令人世世才智洞達動靜威儀常為人師

戒曰勸助一切布施諫諍善事令人世世壽考富樂常無怨惱

戒曰勸助一切民人除疾去欲履行衆善令人世世安樂禍亂不生病者自愈仕官高遷為衆所仰

莫不吉祐門戶清貴天人愛育神魔恒護常生福地

太極真人曰人之行惡莫大於嫉殺貪奢驕淫也在此一在心伐爾命年矣挾之以學神仙者不亦

悲乎

太霄琅書十善十惡

十善既行十惡自息之惡行善大慈德成是以上

品戒云卹死度生救疾治病施惠窮困割已濟物奉侍師主營建靜舍書經校定修齋念道退身

讓義不爭功名宣化愚俗諫諍解惡遠道立井植種果林教化童蒙勸人作善施為可法動靜

可觀教制可執行常使然十善通行謂之道士

不修善功徒勞山林能信斯旨勤尋諸戒戒部甚多隨緣所得無數諸戒無央科律皆輔一神

攝於三業三業者身口心也運動造作善惡無量無量善惡十為惡端一者妄言二者綺語三

者兩舌四者罵詈此四口惡逆之則善五者貪愛六者竊盜七者姦淫此三身者屬身八者嫉妬

九者恚瞋十者邪癡此三者屬心心業最重為十惡根斷絕十惡修十善本實言直語通和講誦

神僊通紀

謙讓捨財內外貞潔慶讚歡喜敬信三尊備此十善十惡永除

思微定志經十戒

一者不殺當念衆生二者不姪犯人婦女三者不盜取非義財四者不欺善惡反論五者不醉常思

淨行六者宗親和睦無有非親七者見人善事心助歡喜八者見人有憂助為作福九者彼來如

我志在不報十者一切未得道我有不望經云時有十二年少處世間樂日日相就共作好食酣

飲嬉戲或復論議持戒之難易天尊以道眼遙見此人前世曾為人師而秘恡經典違諸弟子於道之心亦復猶豫因此微緣猶可度耳於是天尊化作凡人從會中過託之乞食因悉共語諸年少輩復論如初中一人曰我數隨元至安樂山見諸道士悉持十戒肅甚佳洎至於死鬼神所在亦當不虛但其十戒人持難悉從耳化人曰持此甚易違此甚難諸人問化人曰云何持戒則易不持則難化人曰立身如戒上不畏天子亦不畏鬼神何謂之難違戒之者悉畏之是難也其中一人曰餘戒可持惟酒難斷所以者何我先服散者發之曰非酒不解是故難耳化人曰散發所須此乃是藥將養四大藥通可通但勿過量耳一人曰餘事即可妄語其難所以者何若有密事在尊長前應為隱諱而人見問不得欺即犯戒是故為難化人曰事有隱諱理有方便此亦可通但勿善惡逆論說其長短耳一人曰餘戒即可唯盜戒難小小之間以挂犯目化人曰大事實難小小之間益可慎之而說偈曰

何不受盜戒 不受盜亦難 孰云闇昧中 中有記盜官 取一年年倍 倍倍殊不寬 以手捧鎔銅 燒口煮心肝 一朝言此苦 終年猶心酸 何不受此戒 保持必令完 我信彼亦信 在在無不安 安坐招靈人 永享長年歡 一人曰餘戒悉易淫最難斷所以爾者我曾屢斯事數隨元中食當中食時自云一日精進無不過理亦謂身後當得此齋戒之福至是夕夜是我所啓報未狡猶難苦加抑迫不覺已爾每如此是知最難化人曰色者是想爾想悉是空何有也即但先自觀身知身無寄便知無色何可不忍且淫慾頗恣如飲鹹水飲多渴多唯死而已何有厭足而說偈曰 色慾劇於渴 小忍差何度 何為進鹹水 水鹹益渴故 子能善解渴 當飲天甘露 甘露香且薰 通體皆流布 天人尋香降 玄趣自然悟 熙熙永無為 長保九天祚 一人曰餘悉可從唯難戒所以者何我好敬鷄一

食無鷄子自無味教日便瘦化人曰賢者肥為人

患瘦即體輕用肥何為即說偈曰

賢賢戒其煞 亦無懷煞想 衆生雖微微

亦悉樂生長 如何害彼命 而用以自養

自養今一時 累汝自然爽 長淪三塗中

辛苦還復往 善惡各有緣 譬如呼有響

何不改此行 慈心以自獎 真人攜手游

逍遙雲景上

說此偈已化人見大威變極道之姿侍從僚屬鈞

天大樂非可目名邊於上方諸人悉見喜懼交集

并聞要說意解開悟俱登道果

妙林經二十七戒

元始天尊告諸四衆一切衆生貪著有為欣生

惡死意雖求生由造死業不持戒行假使長壽

猶如老樹有何殊別若持戒行死補天官升仙

自在人雖有王公之位上至帝王死皆重罪無尊

神魂受苦不可堪忍善男子汝等思惟明奉戒

行直心行道吾為汝護天下萬物無有長存有死

有生有成有敗日出則沒月滿則虧從古至今誰能

違逆若有道德不生不滅修善者今月亦善今日亦

善今時亦善善之積德諸行修足善念護持令入

法寶戒曰

不得盜竊人物 不得妄取人財

不得妄言綺語 不得因恨殺人

不得貪嗔癡狠 不得慢老欺人

不得呪咀毒心 不得罵詈高聲

不得訾毀謗人 不得兩舌邪佞

不得評人長短 不得好言人惡

不得毀善自譽 不得自驕我慢

不得毒畜藥人 不得投書譖善

不得輕慢經教 不得毀謗聖文

不得持威凌物 不得貪姪好色

不得好殺物命 不得耽酒迷狂

不得殺生淫祀 不得燒野山林

不得評論師長 不得貪惜財賄

不得言人陰事

老君二十七戒

行無為 行柔弱 行守雌 勿先動

右上最三行

行無名 行清淨 行諸善

右中三行

行忠孝 行知足 行推讓

右下最三行

此九行二篇八十一章集合為道舍尊卑同科

九行備者神仙六行備者壽三行備者增年

戒勿費用精神 戒勿食含血之物樂其美色

戒勿傷王氣 戒勿貪寶貨 戒勿忘道 戒勿為

妄動 戒勿枝形名道 戒勿殺生 戒勿貪功名

右上九戒

戒勿為耳目鼻口所娛 戒常當謙讓

戒舉百事詳心勿惚惘 戒勿學邪文

戒勿資身好衣美食 戒勿求名譽

戒勿貪高榮強求 戒勿輕躁 戒勿盈溢

右中九戒

戒勿與人諍曲直得失避之 戒勿為諸惡

戒勿厭貧賤強求富貴 戒勿多忌諱

戒勿稱聖人大名 戒勿強梁

戒勿禱祠鬼神 戒勿自是 戒勿樂兵

右下九戒

此二十七戒二篇共合為道淵尊卑同行上備者神仙持十八戒備者壽持九戒備者增年不橫天矣

三洞法服科戒文

力五

三洞弟子京太清觀道士張萬福編錄

天師請問法服品

太上授道陵三天法師正一真人已乃命雲宮玉女
出九光寶耀蓮冠五色丹羅錦帔雲縠絳文仙褐翔
鳳飛錦羽群七色寶雲錦襪瑤華翠珠文履碧瑤之
笏七寶之函流精華佩琅英繡璫龍錦坐褥瓊鳳香
爐交龍玉几斑麟翠拂明光如意十有五種以錫天
師天師冠帶法服五體投地禮拜太上因啓問曰未

審三清上境及諸九戒真聖仙服為有差降為復等
乎愚所未觀願垂分別以示將來太上曰衣服者身
之章也隨其稟受品次不同各有科儀凡有九等汝
可諦聽當為子說一者大羅法王元始天尊冠頂史
萬變九色寶冠衣十種離合自然雲帔著十轉九變
青錦華裙七明四照參差寶襪五種變化十寶珠履
左右侍真皆悉同然二者玉清法王無形天尊冠頂
史千變七色寶冠衣百變離合飛雲之帔九轉七變
翠錦飛帔七明四照流霞錦襪七寶變化丹雲繡履

左右侍真亦復同矣三清上法王無名天尊冠頂史
百變五色寶冠衣十種離合流霞之帔八轉五變黃
錦霞帔七明四照飛光錦襪五米變化自然瓊履左
右侍真亦復同也四者太清法王太一天尊冠頂史
十變蓮精寶冠衣九種離合五雲華帔七轉四變紫
錦羽裙七明四照玄光丹襪自然變見師子文履左
右侍真亦復同焉五者四梵天中化主無相天尊冠
頂史流精耀日花冠衣玄鳳瑤華之帔翠錦丹羽飛帔五
明景雲寶襪飛龍轉變之履左右侍真亦復同耳又

紫帔青帔蒼帔丹帔綠帔絳帔丹黃帔黃帔素帔絳
龍錦帔悉侍真之服自四梵以上皆飛雲流霞自然
妙氣結成衣服九色寶光而生萬物長短大小隨境
應形或明光八照圖象洞煥景耀遠近變化自然或
九色合成萬種分輝或龍鳳結彩山水流形千變萬
化不可得名乃至都治城郭宮闕殿堂樓閣基榭
草木禽獸車輿器物幡幢帳座種種法具皆是
自然應緣而見本無質礙隱顯靡常六者無色
天中真仙聖服及諸天帝冠飛雲寶冠衣九色

無縫之帔翠龍華帽五色錦襪祥鸞瓊履皆自然而生應念未至乃至宮殿臺閣車輿器物玩弄服飾花園花果音樂法具一切所須悉皆如是七者色界天中仙真聖品及諸天帝冠蓮華晨冠衣莊雲錦帔絳霄飛帽流景錦襪瓊履文履雖有形礙而非世間所造同於自然乃至居住車騎法具隨心所欲應念而生變化自在不比於常八者欲界天中仙真聖品冠珠玉之冠衣五雲之帔飛華翠帽流光羽襪九光文履皆以當界所植或於諸天中得或下方神仙奉獻結造所成不同下界有所勞苦乃至居處房殿車輿法物亦復如是九者山上靈宮及五岳名山洞宮諸神仙靈官真官守土職司官七寶之冠衣九光霞帔飛青華帽雲錦綉襪鸞鳳之履悉以諸天錦綺及下方珍物或變鍊而成非如世間之所造製或乘鸞駕鶴控馭龍虎白鹿獅子靈禽神獸飛雲丹霄綠輿瓊輪持幢鼓節執符把籙出入人間應心所欲隨感而至或上界真仙下世教化因時所服不異人間或下界真仙

上朝諸天其所服馭參同上境而變化自然實非汝凡情之所測度天師又問曰夫衣服者本為有形今上聖既無形質衣服何所設耶
太上曰上聖無形實不資衣服但應迹人間而有衣服若歸真反本湛寂自然形影尚空何論衣服今雖示迹略有九階要而言之大歸二種一者無衣之衣謂四梵以上妙體自然變化無常本無形質或隱或顯應見化身接引下凡暫假衣服隨機設教逐境分儀神用自然變化不測此不衣而衣示同凡也二者有衣之衣謂三界以下乃至無賢形質尚麤未能合道游行出處要藉威儀衣服階修致有差別又有七種須案奉行劫運雖傾此法無變一者初入道門平帔黃帔二者正一芙蓉冠黃帽絳褐三者道德黃褐玄中四者洞神玄冠青褐五者洞玄黃褐六者冠皆黃帽對之冠象蓮花或四面兩葉褐用三丈六尺身長三尺六寸女子二丈四尺身二尺四寸袖領帶植就令取足作三十二條帔用二丈四尺二寸十四條男女同法六者洞真褐帔用紫紗三十六尺

長短如洞玄法以青為裏袖領禰帶皆就取足表二十五條裏一十四條合三十九條飛青華帟蓮花寶冠或四面三葉謂之元始冠女子褐用紫紗二丈四尺長二尺四寸身二十三條兩袖十六條合三十九條作青紗之帟戴飛雲鳳燕之冠七者三洞讓法師如上清衣服上加九色若五色雲霞山水袖帟元始寶冠皆環佩執板師子文履謂之法服悉有天男天女玉童玉女俸奉護持不得叨謬諸天敬仰群魔東形子其勉之 天師曰未審下世道士紹聖

教者法服云何

太上曰若當未男女修行我法捨俗出家當須持奉三洞符籙經戒依此制服隨其經戒高下勿得叨謬混雜仙真常須清淨燒香左右無使穢汚濁辱仙靈冠者觀也內觀於身結大福緣天地百神威奉於己當自寶貴以道護持制斷六情抑止貪欲虛心靜慮滌盡塵勞念念至誠尅登道果外觀於物悉非我有妄生貪著惑亂我心當須觀妙常使無欲以其觀察德美於身上

法三光照明內外如彼蓮花處世無染又花為果始用冠一形舉之子首圓通無礙披者披也內則披露肝心無諸滓穢外則披揚道德開悟眾生使內外開通被我皆濟隨時教化救度眾生一切歸依此最為上褐者過也割也內過情慾使不外彰割斷諸根永絕萌蘖外過貪取使不內入割斷諸物永無煩惱內外過絕物我兼忘行道誦經不可闕也裙者群也內斷群迷外祛群累攝化萬物令人一乘永出樊籠普令解脫冠以法天有

三光之象裙以法地有五嶽之形帟法陰陽有生成之德總謂法服名曰出家內服已身六根三業調練形神外服眾生三塗五道救拔人天遍及聖凡知有所法景行可尊又法天尊聖真仙服住持經戒教化人間必使師資相習真道流通易此俗衣著彼仙道服能服德可法人以是因緣名法服也

太上曰吾昔服日光帟讀洞真寶經服月光帟讀洞玄真經服星光帟讀洞神仙經服九色離羅帟講三洞大乘經服五色雲帟教化人間服自然之帟遊

行諸天服萬變雲帔上朝大羅服光明寶帔下救三
塗常使玉女玉童二百四十人典侍法服清淨燒香
若道士常須備其法服整飾容形沐浴冠帶朝奉
天真教化一切勿得暫捨法服不住威儀無使非
人犯法服也天師稽首禮拜奉行

天師受法服已即說科戒四十六條傳教將
來 已錄戒規之後

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誡

兩一

元始天尊以開皇元年七月一日午時於西那玉國
鬱刹之山浮羅之嶺長桑林中授太上君智慧上
品大誡法文是其時也道君受誡起北向首體投地
回心十方還向東而伏

天尊告太上道君曰今當宣通法音開悟群生為諸
男女解災却患請福度命按諸苦根使生者見道身
脫八難死者歡樂飲食天堂早生人中轉輪聖王修
齋求道 當一心請奉十誡誦受勿忘專心默念洞

思自然女生雜想攪亂形神能如是者便當靜聽
天尊告曰

- 第一誡者心不惡妬無生陰賊口慎過想念在法
- 第二誡者守仁不殺慈濟群生慈愛廣救潤及一切
- 第三誡者守貞推讓不溢不盜常行善念損己濟物
- 第四誡者不色不慾心無放蕩貞潔守慎行無玷行
- 第五誡者口無惡言言不華綺內外中直不犯口過
- 第六誡者減酒節行調和氣性神不損傷無犯眾惡
- 第七誡者不得嫉人勝己爭競功名每事遜讓退身

度人

第八誠者不得評論經教毀聖文躬心承法恒如

對神

第九誠者不得開口舌評論四輩天人各恨傷損

神杰

第十誠者舉動施為平等一心人和神穆行常使然

天尊言修奉諸誠每合天心常行大慈願為一切善

度厄世謙謙尊教不得中怠寧守善而死不為惡而

生於是不退可侍按度五道不履三惡諸天所護萬

神所敬長齋奉誠自得度世

太上道君不勝喜懼稽首奉命

天尊言夫學者修齋行道開度天人作諸善功當行

十二可從而得度世者爾宜從之自得正真終入無

為祈願贊成

第一者見真經出法開度一切便發道意心願後世

得登大聖

第二者常行慈心願念一切善得見聞開度廣遠元

有障翳

第三者好樂經教深遠覽達 志堅明開化愚闇

第四者尊受師訓廣開勸化 入法遠離盲道

第五者信向玄妙尊奉經訣晨夕誦習無有怠倦

第六者不務榮華斷俗因緣專心定志所營在法

第七者勤誦大經願念一切廣開橋梁為末生作緣

第八者敬生善心不邪不偽無嫉無害無惡無妬

第九者在所托生常值聖世與靈寶法教相值不絕

第十者潔身持誠修齋建功廣救群生咸得度脫

第十一者學業廣覽宣通洞法預以天人善合開度

第十二者常與明師世世相值受教宣化度人無量

一切善心皆得真道

天尊言學士修行之法當行十二可從之誠能以一

心行此善念世世得見聖文與道結緣諸天女識獨

超三界無所呈礙長離三惡五道入難萬神敬護地

祇擁衛門戶清肅萬災不干可謂端正而得道也切

為習誦廣宣同學皆使一心齊入法門

天尊言道尊法妙人身亦貴故道開法遺誠經又以

度人身人身既度上與道同真為精行持齋奉誠吏

心靜然志念分明一意皈向專想不二路過六府過
中不味內外清虛每合自然是其際日檢香燈願應
心上徹四天司選十部威神即下履行觀聽至音登
收爾心如誠行道皆列功詣天福福立彰道不負人
勤行諱受勿使魔言

天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發自然道意來入法門
受我十誠行十二可從則為大道清信弟子皆與勇
猛飛天齊功飛天未得道者也是大道十轉弟子飛
行虛空為諸天策駕清信第二見在世上可得免於

憂惱度於眾苦身入光明形以澄正招鬼使神制伏
魔精十轉即得上為飛天若在一轉而行精進心不
懈退作諸功德長齋苦行晨夕不倦即得飛天於此
而進超陵三界為上清真人

天尊言受我十誠十二可從皆當稽首稱清信弟子
從今受誠一心奉行不敢不信皈命十方能如是者
見世門戶隆盛咸得康強地祇侍衛三界司迎七祖
魂神上昇南宮衣飯天廚早得更生還於人中國王
之門世世不絕與道因緣

天尊言建齋行道曰天帝王皆駕飛雲綠輦八景玉
鑿侍從真人玉女手把華籥前導鳳歌後從天鈞白
鶴獅子嘯歌雖繞香散花浮空而來瞻禮行道觀
聽法音天王下降萬靈朝焉如是豈不盡其善也言
先受十誠然後行過序雅步靜心閉意坐起臥息
不離儀格天主歡悅列名上清可謂得道在方寸之
間

智慧開塞六情上品誠

第一誠者目無塵瞻前諸華之七睛夫瞳光不明微
第二誠者身無亂聽混於五言傳神啟正惡聲啼吟
第三誠者鼻無塵嗅雜氣嗅腥旁有混濁形不澄正
第四誠者口無貪味脂薰之屬濁注五神臟腑漬滯
第五誠者手無犯惡不竊人物貪利入己禍不自覺
第六誠者心無愛怒搖動五神傷精長炁體發迷茫
天尊言其六誠者身之大患來生男女雜受人形而
六情不純未見經教不聞法音形不自覺沉迷罪門
致命短促不克天年長處無道甚可哀憐故說十誠
開度人天善心信向一意歸命尊奉聖教開諸惡門

則形入虛空六通智慧六通智慧者洞視洞聽洞空
洞運洞清洞徹是為六通無所不通也六情恬爽神
自歸也一自生也精自固也壽命長遠終不死也

智慧度生上品大誠

一者見人窮急度其死厄見世明逆能制凶逆年命
長遠世享無極

二者見人窮乏饑寒困急損身布施令人富貴福報
萬倍世世歡樂

三者舍血之類有急授人能以開度濟其死厄見世

康強不遭橫惡

四者施慈鳥獸有生之類割口餵之並所愛惜世世
飽滿常在福地

五者度諸禽動一切眾生咸使成就無有大傷見世
興盛不復眾橫

六者常行慈心慈濟一切放生度厄其功甚重令人
見世居危得安居疾得康居貧得富樂向從心

天尊言其六誠者皆以心通智慧能施其德行合自
然慶福恒居其身禍害常遠其門說好不絕世世因

緣一轉受報飛天齊功超輪九轉漸入大道十轉弟
子名書諸天七祖同昇上生天堂衣食福德即生人
中轉輪神王恒居福門

智慧十善勤助上品大誠

一者勤助禮敬三寶供養法師令人世為君子賢孝
高才榮貴魏一生為人尊門族昌熾

二者勤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博聞妙義恒值
聖世見諸經教能誦章句

三者勤助建齋靜舍令人世世門戶高貴身登天堂
飲食自然常居無偽

四者勤助香油泉之令人世世芳盛香潔光明容眸
絕偉天姿高秀

五者勤助法師法服令人世世長雅道遙中國不墮
還夷男女端正冠冕玉珮

六者勤助國王父母子民忠孝令人世世多嗣男女
賢儒不經諸苦

七者勤助齋靜讀經令人世世不墮地獄即昇天堂
位見眾聖遠得反形化生王家在意所欲玩服條

足七祖同歡善緣志會終始榮樂法輪運至將得
仙道

八者勸助道士衆人經學令人世世才智洞達動靜
或儀常為人師

九者勸助一切布施諫諍令人世世善考富樂常無
恚惱

十者勸助一切人民除疾去惡復行衆善令人世世
安樂禍亂不生病者自愈仕宦高遷爲衆所仰異
不吉祐門戶清貴天人愛仰魔欲護常生福地

天尊言其十善勸誠自非大道十轉弟子莫能行也
能行之者與飛天齊功心與六通智慧恭同洞虛無
也身後皆得飛行雲中衆聖慕駕廷于十方從此不
懈亦得位及仙王七祖即離劫夜昇入南宮衣厨天
厨受福自然其法高妙度人無量魏、大化難可勝
焉

天尊六通智慧者天曰洞視地曰洞聽東曰洞空西
曰洞虛南曰洞清北曰洞微六通洞達達無端不
可得測不可得窮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其有六覺之

惡常通六惡人識六通則六覺明焉制御六情使人
自然棄諸惡根生諸善念心體六惠自得神仙

天尊言爲道之本欲度十苦八難之中當受大誠修
齊建德立諸善功爲三界所稱諸天所觀身無不度
道無不成不受大誠徒爲長齋或斷谷休糧隱道山
林均身求度而無六通智慧之行徒失爾功無由成
就善男子善女人有至心者勤求諦受今說是經廣
加開度咸使十方普聞法音

天尊言天爲洞視則天眼智曰慧洞無窮自上自下
四面八方無所不照無所不明曰一通智慧而五
色聽焉天洞自然故無損傷人則法天日中朱童亦
有五色之老人不持戒六覺之杰不通人孔寂智慧
未開廣視五色則眼重飛揚光暗昏翳令人目盲故
說是誠以度天人咸使男女得聞法音欲得過度年
命長遠當奉是誠勤行勿忘慎多色想欲蕩目神每
自制御愛養眼重思真靜念今通智慧洞觀虛空持
誠制已則五色歸身五色自歸則無損傷保爾年命
可得無窮

天尊言地為洞聰智慧遠意聞故響應天上下徹四方無所不窮無所不聞雖曰一通智慧而五音擬為地洞自然以生五音朕而不動故曰損傷人則像地且中則有五聲之神人不持誠則智慧不通不可就聰五音之聲五音使人五神飛散耳中空廢降之悲鳴五神啼泣致令離故說是誠以度天人咸使男女普聞法音欲得長生當持大誠以制耳神勿為多聽非法之音靜聽妙經神真之章今通智慧洞營太空持誠制已則五音歸身五音自歸則耳無惡聲侯原年命延得長遠

天尊言泉為洞空始陽之炁炁出於空智明慧察故曰洞空洞遠無礙不可得窮始育之炁雖曰一通智慧而五炁擬為空無不納故曰損傷人雖有形形亦法空鼻有黃寧辟非之神人未持誠則智慧不通未入智慧不可雜食臭腥之物臭腥之炁使人專神墮塞經源易有斷絕明采不通故說是誠以度天人咸使男女得聞法音欲度諸苦八難之士當受是誠以制鼻神勿多受臭澀濁明采導引生炁通明智慧洞

炁入空持誠制已則眾炁歸身眾炁自歸與炁混同長保身命終不毀傷

天尊言西為洞虛少陽之炁炁出於虛智微慧朗故曰洞虛虛之無礙洞遠難窮少陰之炁雖曰一通智慧而五味擬為虛無不入虛無不容人雖法虛身不持戒則智慧不通智慧未入則五味為患貪啖脂薰則五神不安致有傾訖年命不長故說是誠以度天人咸令男女普聞法音欲得長命當持大誠以制五神慎勿貪五味其脂膏滋潤五臟母令清涼必有智慧則五味知香內外怡爽年命不促也

天尊言南為洞清太陽之炁炁出於清智清慧開闢而洞清故南有赤帝洞陽之庭治鍊萬物受鍊而明也人不持誠則智慧不通智慧不通則心神振動生於受惑使人迷荒喪神傷命壽不得長故說是誠以度天人咸使男女普聞法音欲得長壽過度諸患當受是誠以制心神陰虛遺欲棄塵入清通明智慧六覺開津身入洞清與炁自然保爾年命得長存天尊言北為洞微生於玄智遠慧深微而洞真陰察

罪福主人元手法四時上應天關天關恒轉手亦
動焉手有大神接生方運人曰大觀人敗成人不
待誠智慧不通則播人心眾惡益生手作不覺貪竊
自營致有短命不終年故說是誠以度天人欲得長
壽過度忌報常奉是誠以制手神通明智慧心自開
明手不貪竊惡根不生應天順炁身入自然保爾壽
命永得長存

智慧功德報應上品誠

誠曰施散供養三寶神祇一錢已上皆七十四萬倍

報一萬以上報不可勝名之諸天身登太上十轉

弟子七祖上昇為諸天賓友

誠曰施散法師法服治萬經書建立靜治一錢以上

皆三十二萬倍報萬錢以上報不可勝世世聰明

恒值明師生於貴門七祖皆為太上之賓

誠曰施散法師道士香油齋食一錢已上皆二十四

萬倍報功多則報重世世富有恒無窮之七祖歡

奉恒食大廚

誠曰施散山棲道士一錢已上皆一十二萬倍報功

多則報重世世恒值聖師見道法教七祖皆得五帝
交遊

誠曰施散清信弟子香燭齋食一錢以上皆三萬二

千倍報世世歡樂不見諸苦七祖上昇天堂逍遙無

為恒居福中

誠曰施散天人窮之一錢已上皆一萬二千倍報功

多報多世世富貴歡樂無極七祖皆受四方天厨衣

食自然

誠曰施散眾生損已餉食一錢已上皆六千二百倍

報世世子孫昌熾門戶興盛二社免離地獄上昇自

然福中

天尊告太上道君曰智慧上品功德之誠天人男女

有發自然道意損已布散開張福田功德甚重施一

之功數萬之報應之理明如日月或在見世或在未

生但福報差移不必同至其中或有計功補過或以

德贖罪或為祖世拔諸刑責是致報應不即明顯三

官九府記人功過毫分不失或先罪已除身不犯過

後功未明與凡不異此由已身受生日剋應諸天解

度然後福報雖爾推移七祖魂神已昇天堂福會於後萬無差錯明告男女令知報應天道不虛善心信向勤行勿懈剋得開度受福無窮也

天尊告太上道君曰諸天上聖至真大神諸天帝王及已過去塵沙之輩得道之者莫不由施布散德作諸善功功德足以致善報輪轉不絕皆得道真地陵三界道運上清大羅之天玉京玄臺七寶林中此時皆知施功不失歡樂自然世世無量所施蓋微福慶無極末世偽薄人情性貪口知聚積為已重擔莫

能發心作此功德既無積罪我生長遠福堂沉淪罪門展轉五道八難之中一失福世無有還期男女相牽莫識宿命所從而來見其魂神甚可痛傷令為諸天說是禁誡咸令男女普聞法音開度群生使入福中

天尊言我歷觀諸天地獄之中男女責作幽牢窮魂莫非先身不見明誠見而不行或行而不遵迴生悔心還入罪門或生而犯惡不遇善緣或不知施散發心建功廣作福地以拔宿根唯知作罪流曳三塗八

難之中念其愚癡甚可哀傷故說是誡開度天人咸使男女普聞法音知發道心建立善功以拔諸苦與道為緣咸得歡泰道遠自然

太上道君受誡於

元始天尊開度諸天四方邊土功德成就以傳

諸天天王十方大聖太微帝君四極真人東華宮

中方諸大神玉女群仙普使宣通濟度衆生令聞

法音是時

諸天莫不欣喜善哉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上唐明皇問天師道教經法教誡証果報應等語九冊

原夫道家由肇起自無先垂跡應感生手妙一

從手妙一分為三元又從三元變成三氣又從三

氣變生三才三才既立萬物斯備其三才立者第

混洞太元元第二赤混太元元第三冥寂玄通

元從混洞太元元化生天寶君從赤混太元元化

生靈寶君從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寶君大洞迹

別出為化主治在三清境其三清境者三清太

清上清是也亦名天者清微天禹餘天

神儀通紀

大赤天是也天寶君二清境即清微天也

其氣青始靈寶君治在上清境即禹餘天也

其氣白无神寶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

氣黃玄故九天生神章經云此三號年殊號異

本同一也此三君各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

其三洞者謂洞真洞玄洞神是也

天寶君說十二部經為洞真教主靈寶君說

十二部經為洞玄教主神寶君說十二部經為

洞神教主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經

第一洞真為大秉第二洞玄為中秉第三洞神

為小秉從三洞總成七部者洞真洞玄洞神太玄

太平太清為輔經太玄輔洞真太平輔洞玄太

清輔洞神三輔合成三十六部正一盟威通貫總

成七部故曰三洞尊文七部玄教又從七部汎開三

十六部其二十六部者第一本文第二神符第三

玉訣第四靈圖第五譜錄第六誠律第七威

儀第八方法第九衆述第十傳記第十一讚誦

第十二表奏三洞各一印三洞合成三十六部

神儀通紀

其三氣者玄元始三七姓氣青在清微天

元氣白在禹餘天玄氣黃在大赤天故云玄元

始三氣也又從玄元始變生陰陽和又從陰陽和

變生天地人故老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萬物自玄都玉京已下合有三十六天二十八天

是三界內八天是三界外其三界者慾界色

界無色界從下六天為慾界次十八天為色界

次四天為無色界三界合二十八天其三界勝境

身相端嚴從慾界天已上人壽命長遠皆以黃

金為地白玉為堦珠玉珍寶自然而有雖復雅樂舞
不免生死其次三界上四天名為種人天亦名聖第
子天亦名四梵天此人斷生死三灾之所不能及其
次即至三境：別左右中三宮：別有仙王仙公仙卿
仙伯仙大夫別有一太上老君天師太清境有九
仙上清境有九真玉清境有九聖三九二十七位也
其九仙者第一上仙二高仙三大仙四玄仙五天仙
六真仙七神仙八靈仙九至仙真聖二境其號次
第亦以上高大玄天真神靈之為次但真云仙真
元真：聖云仙聖无天聖最上一天名曰大羅
天在玄都玉京山上紫微金闕七寶騫樹驎
麟師子化生其中三世天尊治在其內慾界二
十八天其次四天次三境最上大羅合三十六天總
是天尊所統故經云三界之上渺：大羅上無色
根雲層我我唯有元始浩劫之家三代天尊者
過去元始天尊現在太上天皇天尊未來金
闕玉皇天尊然太上即是元始天尊弟子從上
皇半劫已來元始天尊禪位三代天尊亦有千

號第一自然二元極三大道四至真五太上六道
君七高皇八天尊九玉帝十陛下尋道家經誥
起自三元從本降迹成於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
會其八會之字妙氣所成八角垂芒凝空雲篆
太真按筆玉妃拂筵黃金為書白玉為簡祕
於諸天之上藏於七寶玄臺有道即現無道
即隱蓋是自然天書非閔蒼頡所作今傳靈
寶經者則是天真皇人於我眉山受於軒轅黃
帝又天真皇人受帝譽於收德之臺夏禹感降
於鍾山闔閭竊闕於句曲其後有葛孝先之
類鄭思遠之徒師資相承纏聯不絕其老子道
德經乃是大乘部攝正當三輔之經不入三洞之教
今人學多浮淺唯誦道德不識真經即謂道教
起自莊周殊不知始手柱下也春言弱喪深可
哀哉蠡酌管闕一至於此何者老君生於殷末長
自周初託神玄妙玉女處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
之下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指為櫛氏
因姓李焉其相也美眉黃色日角月懸蹈五把

十耳有三門鼻有雙柱周德既衰世道交喪平
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去周而度青牛薄
輦紫氣浮閔遂付道德真經於閔令尹喜由
此明道家經誥非唯五千元始天尊寶珠老子
豈唯羊代差異亦自位號不同若為名三界一
者欲界有六天即從度人經太黃皇曾天數滿
六天是欲界人壽命萬歲人在世生不犯身業
殺盜之罪來生即登此天此天之中無六欲染著
故生此天二者色界有十八天即以次取之其中人
壽億萬歲若人一生之中不犯心業貪嗔之罪
得生此天三者無色界四天其中人壽命億劫
歲若人一生之中不惡口兩舌妄言綺語當來
遇往得居此天其中善男子善女人功行滿足
堪上四天者王母迎之登上四天其三界無上
常融天太釋騰勝天龍變梵度天太極賈奕
天此四天名四種人天即三界之上災所不及四
天上有三清境第一大清第二大清第三玉清
三清之上即是大羅天元始天尊居其中施化

行教太清境大赤天神寶君說十二部經其
經號曰洞神部其中一人為仙主第二上清境是
禹餘天靈寶君為教主說十二部經其經號曰
洞玄部其中一人為真主第三玉清境清微天
天寶君說十二部經其經號曰洞真部其中一人
為聖主所謂仙真聖也大赤天為元氣其色白
禹餘天為玄氣其色黃清微天為始氣其色
蒼即行道登壇之時元上三天玄元始三氣是
也
何為名四等一者唯慈二者唯愛三者唯善四者
唯忍
何為名六度行一者勤二者信三者雌四者終
五者諫諍六者斷酒色
何為名六根一耳根二眼根三鼻根四舌根五心
根六身根根者外未有對內未有應宜謂之根
何為名六塵眼以貪色為塵耳以聽聲為塵鼻
以香臭為塵舌以察味為塵身以細滑為塵
心以貪觸為塵其六根過度即為六塵濁失其

正性又名六賊由人方便用之

何為名四大一者地大為人骨肉二者水大為人血

脉三者火大為人温煖四者風大為人冷氣

何為名五陰一者色陰緣眼觀一切色名色陰

二受陰心覺是非苦樂名受陰三想陰心思

惟名想陰四行陰心隨想行為名行陰五識陰

心知生滅識相鑒記名識陰

何為名三業一者身業有殺盜淫二心業有貪

嗔癡三口業有惡口兩舌妄言綺語為名三業

神德通記

身三意三口四即兼為十惡

五苦其五苦有生死二苦生有五苦死有五苦何

為名生五苦按昇玄經云一者身為奴婢憂悲別

離二長處愚盲不見妙道與師父隔三解寡孤

獨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四身遭橫事牢獄纏縛

五雖曰長壽疾病攻身煩惱終日是名生五苦

何為名死五苦一者履刀山劔樹手脚爛斷二入

鑊湯沸湧之中骨肉俱爛生死輪迴三身游餓

鬼道中衣不充形食不滿腹吞火食炭四男抱銅

柱女卧鐵牀劔樹衝心刃鋒刺背五縱得受生還

為六畜任人鞭打破領穿蹄是名死五苦

何名三塗塗者後也一者地獄道二餓鬼道三畜

生道兼五苦即名八難

何名三業以前已有一者身業二者心業三者業

就身業之中復有三過一者殺生過二偷盜過三

和淫過言十切衆生迴手動足常行殺害一切

蠢動含血之類不起慈心或乘闇夜行公然劫

剽或經過觀舍取三寶物命過之後墮落三塗

神德通記

惡鳥啄睛鐵犁耕舌踏銅萬沸灌口燒身累劫

冥無由解脫以報前業之罪就心業之中亦懷

三毒一者陰私毒二賊害毒三詭佞毒命過之

後在五濁湯中晝夜煎煮縱得受生還為毒

蛇惡獸以報前身三毒之罪是名心業

就口業之中復有四罪一者綺言二者妄語三者

兩舌四者惡罵切衆生在十方大地華辭綺豔

翻覆兩舌說人長短離人種親禽言惡氣更

相罵詈復以口業舌根貪諸滋味飲酒食肉及

以葦辛命過之後當沒九幽冥、長夜之中切切
寒冰之獄假使慈悲父母誰知苦楚含酸雖有
恩愛妻兒豈見孤魂受痛唯有三天教主六道
大師哀愍衆生猶如赤子惟慈惟愛普救衆生
降福降恩援濟含識御慈悲之救物敬元始之
洪恩各各率勵身心一時歛意罪無大小並乞消除
障有淺深一朝懺盡一心稽首歸依信禮

唐天皇於中嶽道遥問三法潘尊師答曰謹按
真人守一經存三守一之法先心思存兩眉間却入三
神僊通記

寸為上丹田之中一神名赤子字元先一名帝鄉人
長三寸赤幘赤衣赤履次思心中丹田之中一神名
真人字子丹一名光堅赤幘赤衣赤履人長三寸
次思臍下三寸為下丹田之中一神名嬰兒字元
陽子一名谷玄子赤幘赤衣赤履人長三寸思臍
下一坐金鉢玉杓常以金鑪玉匕攪精氣訖思上一
來下往在中一左面復思下一手持金鑪玉匕上在
中一右面先以精哺上中一計令人得十三口便思上
一還所住次思下一還所住訖便止真人曰子能守

一萬事畢一者身之帝君也守帝則帝在帝
在則三萬六千神皆莫敢不在也思之可以却百
鬼衆精五兵水火衆災五毒虎狼蛇蝮蛟龍
魍魎山精鬼魅不近得人耳

唐天皇問曰額上髮際九宮並是何宮尊師
答曰謹按登真隱訣經其髮際以後九宮一名獲
田宮一名明堂宮一名洞房宮一名丹田宮一名流
珠宮一名玉帝宮一名天庭宮一名極真宮一
名玄丹宮謹按登真隱訣其頭中兩眉間上都
神僊通記

三分為守寸獲田却入一寸為明堂宮却入二寸為
洞房宮却入三寸為丹田宮却入四寸為流珠宮
却入五寸為玉帝宮明堂上一寸為天庭宮
洞房上一寸為極真宮丹田上一寸為玄丹宮
流珠宮上一寸為大皇宮凡一頭中九宮也
唐天皇問曰六合宮在何處尊師答曰謹按
雙景經其六宮在眉後空處入皮一分仍辟方九
分是

唐天皇問曰道家階梯證果竟在何處天師

答曰竊以法性常湛真理唯寂雖混成而有物而虛廓無朕機感所及冥然已周因教之名厥義无量夫道者圓通之妙稱聖者玄覺之至名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然得道有多少通覺有淺深通俗而不同真未為得道覺近而不覺遠非名聖人是以痛痒寒溫蓋萬物之小覺轉九結網斯一藝之近通然為道自踈去聖逾遠自非挺然玄悟超然大通焉能覺三界之沾危通四生於壽域斯蓋以通覺令天覺者皆通以覺之通使

神保通記

未通者皆覺所以成大覺於是號圓通然則唯法與人通本通迹色觀則非有應感則非無是以大道天尊有真有應真則湛然常住不滅不生應則有去有來推示接引然真應兩端身亦不一真身則為道本應身則為化迹化迹劫出見垂像流音說經度人不可稱數以无量天惠攝受群生一切衆生根性差別故設科立教漸頓有殊是諸行人初發道意起回向心如說修行先持淨戒所言戒者法有二種一者有得戒二者

無得戒有得戒者即太玄真經所謂三戒五戒九戒十戒百八十戒三百大戒之例是也無得戒者即謂上機之人靈識惠解業行精微離諸有心不嬰塵染體入空界跡蹈真源不求常樂而衆善自臻不厭人間而諸惡自息本自無持今即不犯無犯是名無得既其無得亦復無失無得故謂為真上機之人其戒如此若能持戒不犯登十轉位得五道果言十轉位得五道果言十轉位按海空智藏經曰一會者無憂轉二

神保通記

淨心轉三釋滯轉四道儒轉五達解轉六善見轉七權物轉八了機轉九天明轉十具足轉五道果者經曰果有五種一者地仙果二飛仙果三自在果四無漏果五無為果若人修行服食休粮研精道味志慕山林隱形棲遁餐霞納氣弃於甘腴身輕體健免於老死遊心道本不食衆生行慈悲法或生處貴家所居華麗身無疾惱長齋蔬食捨離媼欲修如上法則獲地仙之果如人行諸善業守護戒行未嘗缺犯端身正

心休粮絕穀善持六根不染垢汚行業摸準不越理度遊踐名嶽餐餌雲霞靜心堅固安然不動雖不廣覽大洞妙音而守持淨戒如瑠璃珠內外明徹修如上術即獲飛仙之果如人善達禁戒種種威儀身心所行宜合規矩天人崇仰莫不供養神力變化應見無方志意所之莫不必遂不餐藥餌自然飽滿若欲食者應念而至於此世間形慮自在遊行山澤得無懼心常脩善業形隨感起心如山嶽習行神通思微定於思微中

神僊通記

能分身形應赴無量通此術者則獲自在果如人於一切法照了通達於他心行分別三細無有差失利益無量入空有際經典悉皆受持無復煩惱貪嗔愛著悉皆捨離六入清淨三結永斷曉了照達辯才說法廣度衆生於一報內及至未來終不退轉漸漸階梯至無上道勤修此法則獲無漏道果無為果者即是入寂無上法門寂境即是無為無為即是寂境寂境者不生不死故能長生不毀不變故能應變無為即是有為有為即是有為

無為以無為生有為以有為入無為境即是感應感應即是寂境以寂境生感應以感應歸寂境微妙莫測神力難思窮極深幽故名解脫是無為最上之果五果功成十轉行滿然後離三界縛昇出九清證太一道紹法王位惡根永斷衆德善會三達洞照五眼明徹非身離身亦不身而以形周遍六道非心離心亦不心而一念了一切法解衆生性即真道性一相無相以此為無而獨能為萬物之始以是義故故稱元始

神僊通記

雖近遵一切道為獨道常處三清出諸天上八方五億諸天尊故稱天尊；義多名略開五稱所謂道德天尊智惠天尊神通天尊淨妙天尊尊功德魏讚詠難盡
唐天皇問曰天尊名號有何階級尊師曰謹按靈寶諸經及三界圖籙道有三清三界其三清境者則玉清上清太清三界者則欲界色界無色界其下欲界有六天其中色界有十八天其上無色界有四天三界之上復有四種

人天合有三十二天從四人天已下三界之中猶未
 免於三災劫壞從無色界已上則三災所不及
 劫會所不干其三清境中各有一天則清微天
 禹餘天大赤天此三清三界各有諸天帝皇真
 仙品格僚屬極多非可具述又有大羅天彌覆三
 清之上合三清大羅三界等為三十六天其大
 羅天中有玉京山山上有七寶城城周旋二十
 四萬里高二萬四千里城中有七寶玄臺九
 萬層臺出城上三百六十里臺上又生七寶之
 神僊通紀
 樹八株樹高臺上七百二十里其樹施枝布葉彌
 覆城上八方無極之外其樹以金銀為根株珠玉
 為枝柯珊瑚夜光為樹葉琤渠瑪瑙瑠璃
 珀為子寶金銀珠玉交錯其間微風動條枝
 葉粲麗讚詠洞章玄煥矚目四靈豈豈官
 殿樓觀難可稱焉諸天帝王大聖天尊妙行
 真人仙童玉女皆各奉功朝修洒掃燒香散花
 師子辟邪神龍朱鳳悉皆飛翔靈獸侍衛百
 千萬種此山出五色流泉又有九色光明微照

大羅衆天之上虛皇大道元始天尊之所都故
 度人經曰三界之上眇眇大羅上无色根雲層
 峩峩唯有元始浩劫之家即斯謂也常至三元
 節諸是齋日十方上聖諸天帝皇妙行真人
 無鞅數衆並嚴天威羽服各從十千萬人駕雲
 乘龍作天大樂嘯歌邕十絕靈幡飄流浮空
 而上大會玄都朝宗玉京元始天尊衆聖皆燒
 香朝禮飛行步虛歌玄都之絕麗歎宮闕之
 奇名衆聖交觀非可名焉又衆篇經曰太上
 神僊通紀
 大道君高上玉帝十方至真並乘五色瓊輪琅
 輿碧輦九色玄龍十絕羽蓋三素流雲諸天大
 聖妙行真人皆乘碧霞九灵流景飛雲玉輿慶霄
 四會三晨吐芳飛香八湊流電激揚華精灌日
 三景合明神霞煥爛流盼太元從五帝神仙桑
 林千真師子白鵲虎豹龍麟灵妃散華金童
 揚煙五道開塗三界通津徘徊雲路嘯詠十天
 上詣三清大羅之上太玄玉都寒靈丹殿紫微上
 宮建天寶羽服詣元始天尊金闕之下請受元

始靈寶赤書玉篇真文天尊挺生神狀以道為身非假因緣而有待藉故無量經曰元始祖劫化生諸天開明三景是為天根上無復祖唯道為身應化濟物顯號無窮攝迹歸真則湛而為一以其諸天敬奉號曰天尊為萬有之根故稱元始諸真者謹按道經初從凡學受持法戒行無缺犯則名係仙錄得入五嶽靈山洞宮之中從洞宮中進學無替位登慾界諸天從慾界天中進道無替位登色界諸天從色界諸天進道無替位登無色界諸天從無色界諸天進道無替位登四種人天從四種人天進道無替位登無上三天從無上三天進道無替位登最上大羅之天從無色界以下三界天中若不進修無上大道則年劫有近遠三災所及未免劫中之期從四種人已天上即是至道極果畢竟不壞仙宮與道同真常湛極樂

唐天皇帝問曰太上道君已下何名人潘尊師答曰真途窈冥絕諸色象應迹森列廣現無寧

故有三清三界之殊九地九天之別諸天宮館各有方所或大或細不可勝言今則按無量度人經有三十二天三十二帝所居宮館各在其天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上

神僊通記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中

洞真及登真訣云

太明宮

玉霄琳房

玉晨宮

協晨宮

七靈臺

鳳臺

瓊閣

晨華闕

太和殿

寥陽殿

紫珠闈

七映房

長樓

右玉晨道君所居

丹灵白玉宮

瓊闕

右太素三元君所居

真陽宮

右玉皇君之所居處

太老寢堂

右八皇老時入此堂

會方宮

右九老仙皇君所居

散華臺

右二十七皇道君治其上

神僊通紀

瑤臺瓊闕 中藏金玄羽
童萬神煥文

右高上玉帝藏其真經之所

七映紫臺中 藏步躡天網
空帶內名

龍山臺 秀玄臺 大暉殿

右地皇上真所遊處

三華房

右陽安元君之所居

玉清宮

右高上玉帝元始天王太真之館

紫瑤宮 丹瓊府

右北玄高上虛皇君所居

網靈宮 化生府

右南朱高上虛皇君所居

光音宮 八坦府

右西華高上虛皇君所居

紫微宮 朱霍府

右東明高上虛皇君所居

金靈宮 鳳嘯府

神僊通紀

右中元中舍虛皇君所居

鳳生宮 洞光府

右五靈七明混生高上君所居

明範宮 輝華府

右三元无上玄老靈皇元辰君所居

七瑤宮 北元府

右玄寂无上虛皇君所居

鬱林宮 八瓊府

右大明靈暉中真无上君所居

靈霧宮

霄上府

右三元四極玄上元靈君所居

洞霄宮

演真府

右三元晨中黃景虛皇元臺君所居

返香宮

夙滯府

右三元紫映暉神虛生真元胎君所居

瓊容宮

太丹府

右青精上真內景君所居

瓊光宮

通靈府

神僊通紀

右太陽九氣玉賢元君所居

已上官臺館府並在玉清妙境

寒靈丹殿

右元始天王下教命五老仙都出玉佩

金璫寶經以傳高聖玉晨大道君所

居

廣靈堂

右太素三元君所居

晨燈臺

右元始天王刻書紫微宮飛天檢文於

其上

金牖臺

右元始天王刻書玄空飛天中書三

元玉檢文於其上

三元玄臺

右靈正萬八千劫則三天九靈上徹隱文

一現於其上

明真宮

靈暉府

神僊通紀

右太初九素金華景元君所居

紫曜宮

七寶府

右九皇上真司命君所居

通妙宮

定微府

右天皇上真玉華三元君所居

天皇宮

玉靈府

右太一上元禁君所居

金華宮

紫生府

右元虛皇房真晨君所居

四明宮

八朗府

右太極四真人元君所居

華晨宮

魁元府

右四計中真士晨散華君所居

七靈宮

機玄府

右辰中皇景元君所居

金闕宮

正真府

右後聖太平李真天帝上景君所居

無量宮

玄闕府

神僊通紀

右太虛後聖元景彭室真君所居

太玄宮

玉堂府

右太玄都九氣丈人主仙君所居

清虛宮

洞清府

右上清八景老君所居

清元宮

賜谷府

右扶桑大帝九老仙皇君所居

金靈宮

通氣府

右小有玉真華先生主圖三君所居

司空宮

仙都府

右玄州二十七真相柏上帝司禁君所居

居

寶素宮

九玄府

右龜山九靈真仙母所居

常陽宮

九生府

右上始少陽青帝君所居

洞陽宮

朱陵府

右通陽納陰赤帝君所居

神僊通紀

金門宮

通光府

右少陰西金白帝君所居

廣靈宮

北黃府

右通陰太陽黑帝所居

黃元宮

高皇府

右總靈高皇帝君所居

已上道君宮殿雜寶玄堂在上清妙境

洞玄經曰

太素宮

右太素道所居 君

太和宮

右太和大道君所居

金華樓

右仙真玉錄皆在樓中

已前寶樓綺宮在太清妙境極樂之所

唐天皇問曰天尊有幾身為弟子已不能

苦道下啓天尊覆護弟子天師對曰可名非名

故證理於絕言之境大象無象故昇玄於無物之間

神隱通記

若唯恍惚杳冥衆生可無瞻仰所以垂象立號令

含識各有歸依无始以來劫數久遠聖人應號亦復

無邊雖不總備經文實亦紀之萬一即事可顯者千

五百天尊名列錄隨進 按諸經所明天尊有法

身本身道身真身迹身應身分身化身謹按太

上開演秘密藏經曰太上言此經名為開演秘密

藏義如我等比無上法王出此五濁化諸衆生三業

示現方便善巧意趣微隱難可了知所以示者十

方天尊所得妙身即直道相體自然無形無名非

造非作法如虛空相無數劫來久證此法同一性平

等無二而能出現種種法身示修習報應化無方

人天惡道隨類所見受生業行皆同其法或現

殊勝超踰世間第一希有獨步無畏威變自在

不可思議是名開演身秘密藏能於正道直道

之性天尊無說寂滅相中善巧因緣分別顯示隨

其所宜說法無盡言辭次第義味深賾或說

三乘入夫業果漸漸開化使得同歸真一正道

是名開演口秘密藏雖無念慮離分別想以一切

神隱通記

智洞達空門正觀窮理邊底與真實相平等為

一以一切智照人間法色法非法心法非心法入天五道

四六塵衆生想念果報因緣於一念中明了無

碍善識根性隨宜所行洞達究竟意是名開演心

秘密藏以是三種秘密之法成真道身非是凡

夫了至九聖所能覺知法身天尊者謹按昇

玄經曰吾以三氣周環入極或號元始或號老君

或號太上或為帝師或為玄宗出幽入冥待應

無方隨人所好為作法身同歸之趣非為緣異愚

者不體相與始賢吾愍口過敢陳其源道之布
 氣在於無邊無形無像留住經文不自巧飾誠
 惟修身其身得真既得真像自然登景辰此法
 玄妙玄之又玄愚者失趣或謂非神相與競笑攻
 本伐根按太上洞極最勝無等道集經曰爾時十
 方天尊來到此土依域而住各於殿內而說讚曰
 元始太上第一尊 超踰十方無等倫
 無數劫來積妙行 具足清淨福惠因
 煩惱結習皆已斷 畢竟故業不造新
神僊通記
 神通威力無所畏 洞達三界了悟真
 圓備智慧諸功德 集此妙法以為身
 本身天尊者謹按寶玄經云太上曰本寂應動
 真假有殊權實衆妙同出玄門又按太上開演
 秘藏藏經曰帝君曰如是本身能生萬物即是
 萬物之本始者此與神本有何差別太上答曰
 源其實體無有二相何以故俱畢竟故無始
 終故不可言說故以善方便得言異所謂神
 本是妄想物一念相續衆生業果輪轉無窮

是名識物亦名神本言本身者即是道性清淨
 之心能為一切出萬法之根本故名為本始是真性
 非心不非色不色無緣慮故非無常故名非色
 能生色故道眼見故亦名為色是清淨心具足
 一切無量功德智慧成就常住自在湛然安樂
 但為煩惱所覆蔽故未得了故名為性若修方
 便斷諸煩惱障法盡故顯現了故名為本身如此
 身者本自有之非今造故名為本非有性非三
 代攝方便說故非三代本來有故名為過去
神僊通記
 切衆生畢定當得故名未來十方大聖今已得
 故名見在雖復說有三代差別體不動故常住
 無變道身天尊者謹按太上靈寶無量度人
 經云元始祖劫化生諸天開明三景是為天根上
 無復祖唯道為身又按太上開演秘藏藏經曰
 太上大道君與無量天真妙行真人俱詣太微
 天帝君稽首道君不審三代十方天尊所得妙
 微帝君稽首道君不審三代十方天尊所得妙
 身以何為法為同一體為各異耶太上告曰至真

妙理寂絕無形清淨凝湛不可言名方便引化
略開二途一者道身寂體虛无二者生身誕盈形
軀言道身者離一切相正慧成滿斷除虛妄冥
契玄宗與道為一不滅不生无来无去談論路斷
念慮長畢帝君禮曰不審道身即是寂本唯
更有義名為本耶太上告曰道為聖本、是道
根雖是一體非無二源道名獨立體自虛通強
字無待遠近息功本對於末因待假名稱為物
始用涉能生又為迹本動寂用殊出沒物表語嘿

神僊通記

相須於是道君欲顯玄理重說偈曰

道身不生滅 任理自玄通

湛然常清淨 獨立強言空

絕名不待對 亦妄造物功

端靜息義用 肅寂守虛冲

真身天尊者按仙公請問經曰得道之尊并由積
德行善論身鍊神故致成真又太上决疑經曰元
始天尊時在協晨灵觀稜層之臺與太上帝君
及十二億童真上聖俱坐白玉師子之座俱宣秘

要開闡妙門自非天尊同業共行入道界人不豫
斯會復以神力震動大地周迴旋轉驚駭物心當
爾之時三惡衆生皆得休假人天之報各蒙增益
無諸苦惱障難之厄莫不一時遠近俱集其衆無
量不可勝言是時大衆咸同一心瞻仰道君目不
暫瞬而說偈曰

元始无上天人師 今捨大慈離生死

獨反善寂妙一源 不住世間濟塵渣

真智淳淨無碍身 譬喻言辭莫能擬

神僊通記

非是我等所知見 何能觀之悟玄理

迹身天尊著謹按太上開演秘密藏經曰帝君又

問生身迹身是應作耶太上答曰如是如是生之

與迹並稱機緣利益不差即名為應體用不別隨

義異名帝君又問是迹身者為有法耶為無法耶

太上答曰我不說耶一切諸法性無所有云何迹

身而當有法若假名字亦有亦無不離本故故名

為無衆生見故故名為有無別體故名為無有

實利益故名為有猶如明鏡能現色像了了分明

種種差別是鏡中像不可定說是有是無而亦得
言鏡中有像一切眾生心鏡明故見真道像又如
止水無濤波故影見日月星辰飛鳥悉見水底一
切諸物亦見自影了了分明此水中物及所見影
俱非真實不可言有不可言無一切眾生心水清
澄見道身影亦復如是體即真道是故非有非不
見故不得言無如追逝漸尋迹然得是迹與人非
一非異迹身亦爾明解之人因迹入悟見真道身
知無迹法故明為一非不因迹漸得曉達能之福

神僊通記

曰是名為異如是之義是道境界非是凡夫下聖
能了於是道君欲顯斯義重說偈言

權迹無定方

現身亦長久

遍示五道形

姿容順妍醜

任本之所重

利益無憂負

乍有變化生

時或因父母

應身天尊者謹按老君經教云聖真無缺大要有

二一者道精神氣降應成形形以同人未還

本二者凡夫積學功行備充神與應合隱而無名

道應隨緣緣本無名出應有號出號異應號異道
同動不離寂又按太上决疑經云元始天尊曰為
眾生故現應受身遊入五道稱緣開度隨宜方便
皆使悟入稱物根性權示色像故名應身而此應
身亦無生滅去來常住不變為利一切隱顯不同
發起精進令無退轉是時眾仙轉拜道君而說偈
曰無上淨妙真智身 寂滅無相莫能觀
但見應體還本源 是故各懷大憂苦
仰賴太上無姓尊 猶如朱女依慈父

神僊通記

我等没在憂火中 惟願時霖甘露
斷絕倒想戀著心 消除諸見滅邪趣

分身天尊者謹按靈書度命經曰天尊分形百萬

處處同時是男是女普見天尊在五色光中如俱

一地隨所在處長幼男女皆往稽首天尊隨其國

土說演十部妙經授以禁誡宣示男女是時四方

邊境男女長幼莫不福心各資金銀五色紋繒珠

玉珍寶無缺億數來送天尊伏受法誡尊承妙經

七日七夜光明朗除四方復常諸國寶信滿一國

甲天尊一時有賜窮困飢者飽足貧者不乏貧富
齊等人無怨心上天校錄先有善功名書金簡皆
得度世飛太空始入法門晉晉長壽三萬六千年
又按太上洞極最勝無等道集經曰元始天尊三
日三夜安然不動諸根寂滅入甚深定洞觀妙明
一切大衆皆亦端拱瞻仰道顏無一差跌過三日
已元始天尊舉身含笑通體放光純黃金色普照
大衆發微妙音讚道君曰善哉善哉我之直子能
紹尊位教化衆生啓方便門與我無異十方天尊

神僊通記

皆悉隨喜元始天尊化作百億黃金之殿高下莊
嚴法坐綺飾齊等如前十方國土皆在殿內分身
天尊十方界見此光明一時來集相貌徒衆說法
軌儀稱歎道君化身天尊者定志經曰時有十二
年少處世間樂日日相就其作飲食嬉戲遊觀或
復議論為道之難易天尊以道眼遙見人前生在
世得為人而秘悒經典故弟子相道之心亦復猶
預因此徹緣猶可度於是天尊即化作凡夫從會
中過託乞食因共語化人曰持戒甚易遠此難耳

諸人間化人言皆各僉然問化人曰云何先生持
戒云易不持極難化人曰立身如戒不畏天子不
畏鬼神何為不易如違戒者是人悉畏復畏鬼神
云何不難於是十二年少並有得意因各各自甘
了達法緣太上決疑經云元始天尊語徐來勒曰
吾以道眼遙觀地觀衆生有能分別賜子
法印依教行者我即化身種種示現人天六道隨
宜施作修有欲無權示接引覆護輔持今無留難
卿當以此正法之印普教天人咸使之識按法奉

神僊通記

行太極真人稽首奉命唐天皇問曰道法在此天
中為極為當更有所在潘尊師答曰謹按登真
隱訣真靈業經云
玉清紫虛高上元皇道君
洞虛三元太明上皇道君
虛明紫蘭中元高上嶠皇道君
太素高虛上極紫皇道君
右玉清上元景四道君
北玄高上虛皇道君

元

南朱高上虛皇道君

西華高上虛皇道君

東明高上虛皇道君

中元上合虛皇道君

五靈七明混生高上道君

右玉清中元紫清六道君

三元無上元老靈皇元晨君

三元四極上元虛皇元靈君

三元晨中黃景虛皇元臺君

神僊通記

三元紫映輝神虛生真胎君

玉玄皇道君

土皇道君

右玉清下元高濤六元君

高上道君

玉皇道君

玉玄道君

玄清玉皇

上皇天帝

太上虛皇道君

上皇高真太上王君

三天太一元君

右玉清諸道君出上清經並業崇重但心相

入寂不復應化於下界也

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

右太上大道君為上清已下萬道化主見八

素經上

紫微太素高虛洞曜三元道君

神僊通記

紫宸微天帝道君

紫明太山九道高元玉晨道君

右三清道君王訓教學真之人

太虛飛晨中央黃老道君

金闕帝晨後聖玄元上道君

太元丹林太帝上道君

後聖太師太微左真保皇道君

上清紫清太素三元君道君

上清上元太素元君道君

上清中元紫素元君道君

上清下元黃素元君道君

上清紫晨天帝道君

上清太微天高道君

上清紫明太微九道高玄玉晨道君

上清太虛上霄飛晨中央黃老道君

上清紫元太微素三元道君

玄清洞元青帝玉司道君

玄清洞元赤帝玉司道君

神僊通部

玄清洞元白帝玉司道君

玄清洞元黑帝玉司道君

玄清洞元黃帝玉司道君

玄清紫元虛皇靈臺九靈太真元君

玄清太元東霞扶桑丹林太帝道君

玄清太平金闕帝晨聖玄元上道君

洞清九太虛後聖元影彭室上真道君

洞清八景靈都玄老君道君

洞清九微太真玉寶上相青童道君

洞清太玄都九炁丈人主仙道君

洞清玉真華先生國玉道君

洞清玄洲二十九直宿上帝司禁道君

洞清太元晨君列峨嶠洞宮玉道君

洞清後聖九靈真子上道君

洞清太平仙綜司玉道君

清微三天長生玄谷幽真道君

清微安陽玄虛先生道君

清微萬石玄遊先生道君

神僊通部

清微上元三氣度命道君

清微南宮定仙司錄道君

清微安昌總仙度厄道君

清微玄理煉魂上禁真皇道君

清微生神化骨保仙道君

清微玄虛萬石先生道君

太清紫元三氣法師長生道君

太清中宮青真小童道君

八素經曰玉清宮之下真人乃上清宮之上真

人太清宮之上真人乃上清宮之下真人諸仙受
行太上真道三品盡備者為玉清道君真君諸仙
受行

上品經備者為上清真人

中品備及三品皆有而各不備者並為中真真人

下品備及中下皆有而不備者並為下元真人

諸仙受行中品經不備者為太清真人

諸仙受行下品經不備者為九宮真人

諸仙受行太極經者為五嶽名山地真人

神僊通記

諸仙受行太清經者為五嶽名山地真人

仙有九品 真有九品

聖有九品合二十七品列之如左

一至仙 二靈仙 三玄仙

四飛仙 五真仙 六神仙

七大仙 八高仙 九上仙

真聖品一唯至靈玄飛真人大高上而數

右件真仙聖品位足學地從人學仙仙學

真真學聖聖學道道學靈靈大道仙未及真

真未及聖聖未及道道未及無上正真無極大道
唐天皇問曰道家經旨是六十甲子靈官為首起
自星官天師對曰

按紫館明地仙洞訣經曰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北

斗九星並有宮殿門戶其中有神靈帝皇后之列

尊卑階級總御風雨統攝萬靈照煌煌並臨下

土一切衆生名籍仰察人民善惡等業衆靈重奏

上曹善功者昇名黃錄罪責者書之黑簿功滿三

千遷名仙格初學之人修善之功皆因陰陽六甲

神僊通記

之正神蒙剷除罪錄紀名仙籍為此靈官並是有

為曹部不能小有差違若被遺忘則致年劫之晚

是故勤求啟請庶早成功此是學之初門非大乘

之高超又初從凡學猶為諸魔所障是以上憑日

月星官下取六甲正氣將以攝御鬼神辟除妖魔

登歸初學極果不然受法門徒各依階級從漸入

頓自下之高故三乘教法小大不等謹按太真科

曰盟威為下科太清為中科上清道德為上科三

科為三乘下機之人先求自利未能度人故三皇

洞神陶鍊智慧自近之遠以明身為萬善之本
 已可以及物中機之人智慧明了濟物為利已之
 由濟身為度人之本故中品洞玄辯有通無物我
 兼濟若到洞真混合真微物我兩遣空有一貫
 是以中下之人初始學道立功樹德皆憑陰陽六
 白日月五星一擬度身二擬濟物或救疾療病拔
 死度生雖是有為功德福力大多從此重修漸漸
 增進功成不處行滿不居常行陰惠為而不持自
 與道合終會無為

神僊通紀

唐天皇問曰道法在此天中為極唯當更有所
 在尊師對曰謹按靈寶本元經及太真科諸天靈
 書度命經並曰三界三清四種大羅之別其三界
 合有二十八天次上有四種人天次上有無上三
 天次上有一大羅高蓋天

太黃皇曾天 太明玉完天

清明何童天 玄胎平育天

元明文舉天 七耀摩夷天

右六天欲界陰陽胎生年積萬歲

虛無越衡天 太極濛翳天
 赤明和陽天 玄明恭華天
 曜明宗飄天 竺落皇寤天
 虛明堂耀天 觀明端靖天
 玄明恭慶天 太煥極瑤天
 元載孔昇天 太安皇崖天
 顯定極風天 始皇孝芒天
 太皇翊重天 無思江由天
 上揲阮樂天 無極曇拉莫

右十八天色界陰陽有色與欲界同不相
 交接人皆化生年積億歲不殘不傷也

皓庭霄度天 淵通元洞天

翰寵妙成天 秀樂禁上天

右四天無色界陰陽有形身長數百里不
 以為累能隱形入微無復色欲唯直相知
 積年萬劫雖不事學而能行善福報所果
 至於魔王學未極亦遊此天不得越三界
 未免洪災大運交周二十八天一時混沌

猶如霧縠其中學子真堪為種人者聖母
迎之登常融玉隆梵度賈亦四天之上
其學聖真仙在三界者退還人道經歷
三塗能越進者當依功轉

無上帝融天

玉隆騰勝天

龍變梵度天

太極平育賈亦天

右四種人天名四梵天壽命無有大期
唯有念變易曰就增明不論壽盡而
終越此天已下及三界壽命遠近並於

中增修仁淨於習氣都盡即生其中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中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諸三

三清境從下第一大赤天第二禹餘天第三
清微天

右已上名无上天皆是證果極地妙行真
人分形應化神通自在湛然常住不壞之天
分即為九清凝然謂之一炁一炁外稱為大羅
天即是元始天尊不動之所度人經曰三界
之上眇大羅上無色根雲層峨峨唯有天
始浩劫之家即之謂常三元八節十直庚

神隱通都

申諸是齋日十方上聖五億諸天妙行真人
無鞅數衆並嚴天威法服各從十千萬人
駕虛乘龍作天大樂嘯歌豈十絕靈旛
飄流浮空而上大會玄都玄都大羅之天
玉京山之上

玄中大法師十號者與以前十號別

一號無名之君

二號無上玄老

三號太上老君

四號高上老子

五號天皇大帝

六號玄中法師

七號有古先生

八號金闕帝君

九號虛無真人

十號太上高皇

右出真傳

一曰大道

二曰正真

三曰太上

四曰老君

五曰玄老

六曰天尊

七曰十聖

八曰真聖

九曰玉帝

十曰法王

一乘謹按太真科經云三乘相通用有前後

歎而駭之名曰一乘道也

神僊通記

一念經云心得定也

二景謂日月也

二氣謂陰陽

二真左玄真人右玄真人

二儀圓天方地

二篇經云為說道德列以二篇謂道經上德經

下

二智經云權實救熱蒙

二官謂上仙上灵

三天一曰始氣為化清微天二曰玄氣化為禹

餘天三曰元氣化為大赤天

三士上士得道昇為仙官中士得道棲集崑

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

又三士上士氣騰駕景乘虛中士隱化坐在玄

亡下士滅度轉輪聖王

三精陽精為日陰精為月和精為星

三華玉清內左宮玉清右宮玉清中宮

三錄一金錄上元主天者乾為天金錄主之

神僊通記

故銷天災也二黃錄下元主地者坤包黃

故黃錄主之濟拔七祖七祖恐在地府三玉錄中

元主人人出錄者資於德玉備德王備德故王錄

主王公

三階有：無非有非無此形之三階有陰有陽

有和此氣之三階有智有愚有庸此神識之三

階也有利有鈍有平此才用之三階也凡十有五

事同宗一氣也

三世過去无極來當无極見在无極

三自然利根之人學大自然守虛元变化生死為
世宗師宗師者聖人也平根之人學中自然
守神鍊形飛為天官真人純根之人學小自然守
陰陽氣生毛羽飛仙也

三患一嫉妬二誹謗三貪欲

三丹田眉間赤子神心下真人神臍下嬰兒神

三道一聖道二真道三仙道

又三道一元極大道二元上大道三元為大道

三元上元八中元八下元八

神隱通記

三魂一名英靈二名胎光三名幽精

三毒與前三毒別一貪媼二嗔恚三愚痴

三乘學行小乘學洞神得道成仙

仙有九品第一上仙男皇女后二高仙男帝女后

三大仙男王女妃四神仙男公女妃五玄仙男卿女夫人

六真仙男大夫女夫人七天仙男士女妻八靈仙九至

仙男士女妻中乘學洞玄得道成真

真有九品一上真二高真三大真四神真五妙真

六天真七仙真八靈真九至真大乘學洞真得

道成真

聖有九品一上聖二高聖三大聖四神聖五玄聖

六仙聖七真聖八靈聖九至聖

三皇天地人是三皇

三象玄氣青元氣白始氣黃

三願一願天清二願地寧三願人生

三真第一鬱羅翹光紗音三真定光

三一真一正一太一

三官亦謂三元上天官陽元之士中元地官

神隱通記

治鄴都山洞中下元水官治九江洞室中

三山一閻風亦名蓬萊二瀛洲三方壺

三災一大旱二大病三大水

三尸一上尸好寶貨二中尸好五味三下尸好

色慾亦五色又三尸有名字上彭下彭

三要第一要當求生二要當求藏形三要當

避世榮

三吉凶一生年月二婚姻三家宅

三會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

三惡一生蟲中二生鳥中三生獸中

三劫一龍漢前劫二赤明中劫三開皇今劫

四輩一男道士二男俗人三女女官四女俗人

三等一貴人二士人三庶人

四達一達過去無窮之事二達見在一切之事三達

未來無量之事四達無邊聖眾境界之事

四辯一法辯能夷就諸法二義辯通達諸義三心

辯樂為眾說四巧辯言利無有遺滯

四施一救貧病二立觀字三造經法四建齋講

神僊通記

四等以前已有其一唯慈其二唯愛其三唯善

其四唯忍

五老一白元二无英三桃君四司命五太一主符籍

五通眼通耳通鼻通舌通心通

五持戒一行仁慈愛不殺拯生度死目能久視目

通肝肝藏魂肝魂相安東方木二行義賞善罰

惡不盜耳了玄音耳通肺肝藏魄肺魄相洽西

方金三行禮敬老慈少不媼口盈法露心神相和

南方火四行智化愚學聖斷酒損慾腎精相合

北方水五行信守中不懷疑始終无忘脾志相成

中央土出老子經戒

五難一貧窮布施難二豪貴學道難三制命

不死難四得見洞經難五生遇聖道難

五逆一怨天地二穢辱日月星辰三呵風罵雨四為臣

不忠五為子不孝順

五道一天道二人道三地獄道四餓鬼道五畜生

道

五魔青天魔王巴元醜伯赤天魔王負天擔

石白天魔王反山六目黑天魔王監醜朗馥黃

天魔王橫天擔力

五帝一青帝靈威仰二赤帝赤燁弩三黃帝

含樞紐四白帝曜魄寶五黑帝隱侯局

五食中食過中不味蔬食唯菜而已鹿麕食麥

苣藤藥食服食衆藥氣食服氣咽液

五濁一見濁邪見二劫濁日月短促三衆生濁精

神不明四煩惱濁嗔恚闔譯五命濁短壽

五行一血屬水二骨屬木三肉屬土四齒屬金

五氣煖屬火

五陰一色陰眼見一切色二受陰以覺見是非三
想陰心思惟之四行陰心隨想行事五識陰心
知生滅識想鑒記

五真一天師張道陵二徐來勒三真定光四鬱
羅翹五光妙音

斷五根滅餐不思滋味滅香不思芳美滅衣勿
貪細滑滅色目不看玄黃滅聲耳不聽絲竹

五欲一眼欲五色二耳欲五聲三鼻欲五氣四

舌欲五味五身欲五觸

六覺眼覺見色耳覺聲鼻覺香身覺觸舌覺
味心覺想心一切覺

六通一目通能徹視洞達坐見十方天上地下无
有障蔽六合内外鬼神人物顯大小莫不了然
分明如視掌中二耳通能洞聽天上天下四面
八方一切音聲无不悉聞人天禽獸蟻飛蠢動
一切衆聲聞悉曉了分明三鼻通曉百和寶香
分辦氣數濃薄差失纖毫必記四方上下異域

絕境香臭之氣聞如面前四舌通萬品衆物合

為一食經古悉知種類分別其味五身通能飛

行上下履火涉水經山觸石无所憚礙分形體千
變萬化形長充於八極短入於毫微六心通迴一切
法皆悉空淨

六行孝慈愛貞忠讓

六空道至空隨事空非不空非是空非空
非不空

六洞天為洞視地為洞聽東為洞空西為洞虛南

為洞清北為洞微

六善三明四達五定六通三十二相八十一好

六情一心主知喜怒二肝主知青赤三肺主知
角徵四腎主知羶焦香腥朽五脾主知酸苦六
胆主知柔弱操總知滑剛強温潤亦為六塵

六家一甲寅木神主骸骨二甲辰風神主氣
息三甲午火神主温煖四甲申金神主牙齒

甲戌土神主肌肉六甲子水神主血液
六天一赤虛天二玄都天三清浩天四泰玄都

天五泰蒼天六泰清天

七魄一名尸狗二名伏矢三名雀陰四名吞賊五

名非毒六名除穢七名鳧臍

七部經正一部 三卷 太平部 四卷 太清部 三

十六卷 洞玄部 五十一卷 洞真部 一百五十一卷 太玄

部 一百三十五卷 洞神部

七覺北斗七星是也

七曜日月東大明南炎惑西太白北辰中央鎮

星

八難一生得免三惡道為人難二得人去女為

男難三既得為男六根具足難四六根既具足

得生中國難五生中國遇值有道國君難六值

有道師尊難七善心既發尋得道長生難八既

信道德值三光齊朗三寶不絕難

八節齋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分冬冬

至此日各有直官

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

中九厄陽五陰四陽為火旱陰為水滂太極九

名亦名仙府九宮一太清二太極三太微四紫房五靈臺

六帝堂七天府八皇宮九天原其域

四等因一者因善知識而得悟理二者因至心聽

而得悟理三者因念、思惟而得悟理四者因

如法修行而得悟理

四威儀一行二住三坐四卧念念不滅是四功德

四无一者未出未生名之為无如樹藏芽未造

木種二者已滅已絕名之為无如一切物等破壞

磨滅三者失對无四不可獨有名之為无如失

假偶四者如不有物畢竟空无如龜毛兔角四

有一者已生已出名之為有如子孫萬物等是

有二者植諸果實存種生苗如子實相續是有

三者如經中六句三等義二並俱有示不可无

四者如虛凝常道清淨湛然一相无為是有真

慧得知過去未來見在若聖若凡若因若果

天地劫數成壞淨穢了、悉知謂之慧得

三自然已前有一體自然虛凝真常是二應自不同

然和氣昇降是三受自然青黃赤白黑是二

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
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昂卯畢觜參北方斗牛
女虛危室壁

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
星中央鎮星

六齋月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上三天
今天帝太一月月星宿三官考召司察天下
罪過以上白三天考召之若能修此歲中六齋
之法令除十苦人難得免厄伐拜謁太上三尸

去可得長生不老天師教諸男女官為道當
月中十直月一日北斗下八日北斗司命殺鬼下
十四日太一使者下十五日天帝下十八日天一
二十三日太一八神使者下二十四日北辰下二
十八日下太一下二十九日中太一下月三十日
上太一下自十五日天帝下者日月星宿其
中諸官森然俱下三十日上太一自下者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璇璣玉衡七星北斗司命司錄
司殺司罰大聖尊神妙行真人天帝真王其

中諸天及鬼神森然俱下當此之日天神地祇
莫不傾悚周行天下同人善惡其日若有執
心精進不違經教弘宣道法益人壽算度錄
左契文免患難名上三天尅名玉錄拜為真人
八節日仙官會已前有不立春日太極真人會諸
仙真刻玉簡記仙名春分日太素真人會諸仙
官於崑崙瑤臺校定真經之夏日五帝會諸神
仙於紫微宮見四真人論求道者之功罪夏至
之日天上三官會於司何僕校定萬人罪福增

年減算之秋之日五嶽真人會謁黃老君於黃
房雲庭之山集仙官定神圖靈藥秋分之日
上皇太帝君登上清集衆真萬仙會于襄陽
之殿共議定天下萬人罪福記學道求仙之勤
懈疏犯過日月修行善惡刑罰之科根源修例
副之司命書于黃籙之冬之日陽臺真人會諸
仙人定新得道始入名仙錄冬至之衆仙詣方
諸東海青童君刻定衆仙籍金書內字甲子
日支干端數六旬歸宗天人合紀四時加慶庚申

之日金威肅殺公府秉刑魄精糾過尸鬼秦惡
生由此源應當檢過和津開顯正道月建之日
陰陽改度百神受事建德惟新並解除先謹進
修後善月晦之日陰精毀損躔次數周幽府搜
簡司官定律月望之日圓魄充滿陽光合映照
拂冥府散蕩幽谷察往照來機動必接甲寅日
並是魂魄躁競之辰十直之日諸天上帝妙行
真人並詣玄都玉京朝謁虛皇天道君簡校人
鬼生死罪錄善惡殊分

五物亦謂五行一血天水二骨天木三肉天土四
齒天金五氣天火

五盟謂五教不篤結約而盟之

七詛謂違於仁義禮智信引道天神地祇人
鬼日月星血盟

三壽一上品百二十二中品百歲三下品八十歲
三命一曰討命行不善天所亡

謂慢易天地輕侮神靈伐於山川傷殘賢良
天府所亡

二曰疾命和慾多病所生

謂飲食無量房內無度衆邪所疾天數不遂
也

三曰度命衆命之數紀物之終

謂人稟於神留於精盡老朽殂落

六入聲入耳色入眼香入鼻物入身味入苦事入
心外来謂入

六情前已有不同一耳聽官商角徵羽二眼視青
黃赤白黑三鼻知臊焦香臭腥腐四身知寒

溫剛柔滑五舌知酸苦甘辛鹹六心知善惡喜

怒哀樂外来曰塵內動曰情

六度一能進勤二能守雌三能施終四能忍辱

五能戒信六能棄酒色

八行一能受非不自申二能讓德於人三能不欲人
之欲四能容無理不許五能無遠道身藏幽處

六能不自違心七能不負經戒八能不代口所誦

四德一志向定矣二秉操堅矣三勤心至矣四

守情篤矣

五毒一水漂溺之苦二火熾灼之苦三五賊五
兵之苦四病狂厲之苦五害攫搏齒躡觸螫之
毒

九府天官中府左府右府地府中府右府左府
水府中府左府右府

三寶亦謂三尊道寶經寶真人寶

三奇一大洞真經二雌一五老經三太丹隱書經

仙府九宮一曰太清二太極三太微四紫房五玄

臺六帝堂七天府八皇宮九玉京玄都神丹九

品一曰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玉胎瓊液之膏三

飛丹紫華 精四珠光雪碧之腴五九泉紅華

神丹六太清金液之華七九轉霜雪之丹八九鼎

雲英九雲光水石流霞上三天太赤天禹餘天

清微天

故治六天下上第一赤塵天第二泰玄都第三

皓天第四泰玄天第五太玄蒼天第六太清

天

元始九天第一鬱單元量天去第二天二十

四萬里第二上上禪善元量壽天去第三三天

四千六萬里第三梵監須延天去第四天六百七十

二萬里第四寂然兜術天去第五天一千二百四十

萬里第五五驕樂天去第六天三千六百八十

萬里第六化應聲天去第七天五千三百十

四萬里第七梵寶天去第八天五百二十萬里

第八梵摩迦夷天去第九天六百八十萬里第

九波梨答起天去下五百億二十萬里

玄都八天東大堂鄉納善世南宛利城棄賢世

西福堂州 北鬱單野清淨世東南無福田

用賢世西南延福鄉仁靜世西北福德鄉延賢

世東北福集鄉長安世

崑崙九土東信土陽州南波土迎州西圻土拾

州北成土玄州中面土冀州東北咸土威州東

南農土神州西南陷土成州西北肥土桂州

天地九元上元之上九九八十一萬歲上元之中

八八六十四萬歲上元之下七二十四萬歲

中元之上六六三十六萬歲中元之中五五二

十五萬歲中元之下四十六萬歲下元之上
三三九萬歲下元之中二二四萬歲下元之下
一一二萬歲

右三元合二百八十六萬歲

是時天尊在賈奕天上七寶紫微宮中與七
千億衆講論妙法時彼衆中有一真人名海
空智藏長跪稽首請問玄門衆生發心入道階
級昇降三清十轉名號爾時天尊告海空智藏
汝等當知十方大聖初進道三階十轉次第階

梯汝今審聽十轉以前三階進趣何等為三階
以前不同一者信階二者行階三者迴向階
信隔之中有十心何等為十者信心二進心三
念心四慧心五定心六戒心七迴向心八護法心九
捨法心十願心

行階之中有十行信進念慧定戒迴向護法
捨法願心等是十行

迴向階中有十迴向信心進心念心慧心定心戒
心迴向心護法心捨法心願心等是十迴向三階

發心

進趣入道方便依憑勝心進入十轉與已前十轉
全別一者証實轉二離障轉三光明對治轉四
智火燒然轉五摧魔勝轉六現前顯德轉七遠
行光惠轉八相無相不動轉九定慧相應轉十
法地究竟轉

海空智藏此中十轉乃是過去未來見在三世
天尊異時同說為歎對治

道心真人十種障一者對治衆生障二對治衆

生和行障三於聞思修習受忍不通障四自六
解發心起高慢障五自知諸法我慢衆人障六
除十轉已前煩惱習障七除細法智障八斷無
明有障九斷不善利佗障十者於法示得自在
障

海空智藏真人為欲斷除入道真人十種障故
現行滅盡令種不生故立十轉何故物名證實
乃至地究竟轉者為欲利益智汝漸明進入物
轉

十轉義者第一為證見道性真實妙理故名証
寔轉第二為得淨妙戒具足清淨妙戒具足清
淨離煩惱怯障故名離障轉第三為隨聞無
漏善法思量修習照明顯現故名光明對治轉
第四為煩惱成薪智火燒燼故名智火燒然轉
第五為得出世間無漏聖智善行方便離諸煩
惱捨有漏心降伏眾魔故名摧魔勝轉第六為
入深智慧到于彼岸自佗俱利智德現前故名現
顯德轉第七為修無相法功力究竟譬如人行去

我漸遠故名遠行光慧轉第八為果德純熟於
無相行中無間闕故名不動轉第九為無礙慧
向眾生說法成就中利佗故名定慧相應轉第
十為得法身具足眾德圓滿畢竟自在故名法
地究竟轉以是大士受法王位猶如太子於諸王中
而得自在仍此位十轉仍有微細障猶未解脫
對治此微細習障故未得証入天尊地於此地中事
已究竟具足眾德圓滿備道性智性平等無
二五大三德十法具足成就三身法報應等願行

利益眾德圓備

十法具足何等為十一者辭無明父母二別生死
眷屬三入重玄門四歷事十方天尊五與其伴
類相識六同坐解脫牀七究竟常樂八攝受門
徒九授布三乘教法十三德圓備何者為三德一
者證道智德二煩惱德三悲多恩德
財用自在三身備具法身報身應身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

終

道教靈驗錄

神仙通紀第十冊

饒州開元觀神運殿閣過湖驗

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迴軒廣廈枕湖有水閣松亭有虛亭松竹森疎花木秀茂郡人避暑尋春為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廊廡摧損唯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皆在里中民庶多葬於觀地中壇殿之外盡為墟墓矣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為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為神運閣別命崇脩遠近歸心爭捨美利遂加繕葺觀殿與新記云所移之地途絕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感是也

洋州馮行襲毀素靈宮驗

洋州素靈宮云漢武帝為素靈夫人降真內殿於太白之前為築宮宇即其地也年代寔遠遺址僅存我唐高祖既至長安受隋恭帝禪是歲夢素衣

神人云我太白之主也居素靈臺以荒毀為告詔訪其地特創臺殿命為素靈宮開元中傳天師曾奉詔齋醮於其上德宗幸梁洋欲駕幸其地又加營飾由是材石之功最為宏壯馮行襲自金州遙統洋州武定軍命其子守之欲毀素靈屋宇以脩公署工人揭瓦皆有毒蛇居於雷中莫知其數竟無所措手以事白焉馮子怒使吏焚之曳薪炷火而雷電大震風雨總至群吏奔駭數輩死之靈跡歸然無敢犯者

文鉢臺二僧擊救苦天手像驗

文鉢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為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疎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筌笥之具罽羅之屬弋網置罩弓矢槌及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記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也鉢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視井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

或獸或蛇或魚銖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爾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銖號泣求救願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勅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爾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脩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梳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耀一川逡巡乃隱文銖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俗所居處相傳號曰文銖臺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忽有僧數人遊行見之曰既是文銖聖跡何

得有道士功德固知道士無良侵我古跡已多年矣因拔得大木唯二僧共擊天尊像手折耳傷口莫亦壞力擊其項未能致損用力甚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並已如舊唯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匍匐號叫告於衆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亳州太清宮老君挫賊驗

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歷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檜宛然常在武德中枯檜再生

天寶年再置宮宇其古跡自漢宣漢桓增脩營葺魏太武隋文帝別授規模邊韶薛道衡爲碑以紀其事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明皇六聖御容列侍於老君左右兩宮二觀古檜千餘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士五百人鎮衛宮所咸通中龐勳據徐州十道徵師詔討長圍將合龐勳恐力不支又遂領徒三千餘人徑來欲奪宮所據爲營壘是日避難士庶千餘家咸在宮內見黑氣自九井中出良久昏暈一川老君空中應現龐勳徒黨迷失道

路自相蹂踐，斬水橋斷，蓋溺死水中。遂巡開霽，賊黨無孑遺矣。廣明中，黃巢將領徒伴欲焚其宮，亦有黑霧遍川，迷失行路。又有草賊遍地，自欲凌毀太清宮，迷路乃往亳州。城下因圍逼州城，攻打彌急。刺史潘稠望宮焚香，以希神力救護。頃之黑霧自宮中而來，周繞城外，腥風毒氣聞者，頓仆密雲。交至寒凍，異常死者十有五六。初攻城之時，有神鴉無數，銜接賊箭投於城中，賊輩已加驚異。既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雪，賊人懼此神力，解圍而去。尋亦散滅。潘稠奏云：自大寇犯闕之後，群兇誅殄已來，大小寇逆前後一十八度，欲犯太清宮，或迷失道途，或龍神示見，終挫兇計。宮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請移真源縣就宮安置，勅旨恐移縣就宮必多，撤瀆縣依舊所宜。准萬年例，昇為赤縣，仍降青詞脩齋告盟。

周真人居上經堂基驗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二十一而得道，先於隱居證位其所居，即今紫陽觀茅嶺之前。

陸爽壇實為福地，堂側一片地稍高，如舊屋基，而無甃甃蹤跡。太玄於其上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褰衣，或三或二，亦有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家有小兒名小豆，終五六歲遊戲其上，遂巡有人送置庭中，如是者數四，而無傷損。一旦問陶君說此祥異，陶曰：晉朝許君舊宅，乃上經堂基。正當其地，速作靜室為焚香之所，不可褻瀆也。太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神明如此？即陶曰：三洞寶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神朝揖，豈可不尊之耶？太

玄曰：真經已去其地，久虛而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所安之地，祇守之七百年，法守之地，千年正一所安之地，善神護之三百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耳。太玄遂作靜室，每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室朝拜，存脩恐法位高，早有真凡之隔。爾魏夫人壇十僧來毀，九遭虎噬，驗。

魏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即屹然而定，相傳

以爲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憩其上音零靈氣彌覆其頂忽有衲僧十餘人秉炬挾杖夜至壇所欲害緱仙姑入其居處仙姑在牀上而僧不見乃出詣壇所推壞夫人壇轟然有聲若已顛墜迴燭照之元不能動知其靈異奔迸遁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大都不過走十餘里十人同志九人爲虎噬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惡遂免虎害乃以其事白於村鄉之人遠近驚異焉

嚴譏掘洪州鐵柱驗

洪州鐵柱神仙許真君所鑄也晉朝豫章有巨蛟長蛇水獸肆害於人許君與其師吳若得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制禦萬精自潭州井中奮劍逐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吳君曰此井之下蛟螭所穴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度爲民之害後來復何人制之後鬼神運鐵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鑱地脉自是鍾陵之境無妖惑之事無墊溺之災誓之曰後人壞我柱者城池滄沒江波泛溢人皆知之固

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鐵用墜其網所損破其近亦官中禁之嚴譏節制江西信誹毀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碎之迅雷大擊江波遽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內外驚懼譏方信之焚香告謝而止柱側道院爲其所毀近亦再脩矣

王峯吳行魯毀掘成都龍興觀驗

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穎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早濕乃使力役者斷觀門土墻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黃衣人曰爲觀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答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鍾樓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折其鍾樓遺蹤勝賞併爲毀蕩矣頃年駕在蜀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爲鬼吏所驅般運龍興材木鐵鑱繫械晝不休木纒積塚又却飛去如是捷運不知何年當

得息爾欲求子孫爲立觀門贖其罪子孫貧窘固不及爾

○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脩宅驗

劉將軍者隸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脩第宅於觀內取土築基脫整計數千車功用既畢劉忽得疾沉綿旬日稍較忽如風狂於其堦庭之中攪土穴地指爪流血而終不已骨肉抹救之似稍歇定又須匍匐穴土似有驅迫之者時聞爲物捶擊痛楚之聲但流淚嗚咽而已問之竟無所答月餘

沉困垂命巫醫殫術略無徵應偶召瞽者筮云求道法救之劉素不信道未嘗有道士過其家妻子既切因詣金仙觀請符理之置符於牀前又焚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曰我以無知犯暴道法取東明觀土脩築私舍地司已奏天曹罰令運土填倍不知車數計我獨力搬運三二百年恐未可足稍或遲怠冥官考責鞭撻極嚴卒無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叫若有所訴一家聞之俱爲嗟痛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焚香祈乞續買淨土五千車填送

所穿坑處設齋告謝求賜寬赦疾乃稍定一旦又自言曰天符有勅穿掘觀土脩築私家雖已陪填尚未塞責有十二年祿命並宜削奪所連累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余按道科凡故意凌毀大道及福地靈壇殃流三世今劉生以陪填首謝罪止一身得不爲戒爾

南康王夢二神人告以將富貴驗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臯爲成都尹相國張公之愛婿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俗張家奕世相家德望清貴張族皆輕侮於韋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二神人謂之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瓚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當富貴無以葛瓚爲忘也由是韋有干祿之志謀於其室室家復勉勵之以粧奩數十萬金資其行計既達秦川屬歲饑久雨因知友所聘署隴州軍事判官俄而駕出奉天郡守奔難行在臯率土客甲士饋餼軍儲以申扈衛以功就拜防禦使復請赴覲行朝德宗望而器之既平

寇難大駕還京以功檢校右僕射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乃授西川節度與張公交代焉擁師赴任張假道歸闕以避其鋒既而累年蜀境大穰金帛豐積南詔內附乞為臣妾威名益重而貢賦不虧朝廷倚注戎蠻懾伏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入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公文翰之美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而為積之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福遂

命工度木揆日脩崇作南宮飛閣四十間巨殿脩廊重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為支九隴租稅於山下列屯輸貯糗糧山積匠石雲趨自製碑刊于洞門之側上構層樓燹僮七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在鎮二十餘年封以王爵矣即本命丁卯屬葛瓚化也

果州開元觀工匠同夢得材木驗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為莫塏以形勝之美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奏而制置之內猶闕大殿州

司差工匠及道流將沂嘉陵江於利州上游採買林木臨行道流工匠同夢有人云朱鳳潭中有木可以足用如此者三因聚議曰夢兆如此必有大商貨木沿江而至可躊躇三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適頗以為便一匠曰吾於朱鳳山下江中尋之莫有商筏已到來否即往山下尋求潭水澄澈忽見潭底有木因使善沉者鈎求得梓木千段構成三尊殿鍾樓經閣三門廊宇咸得周足又市甄甃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用信宿皆

化為金起觀之費過於豐資殿宇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數萬斤鑄三尊鐵像僅高二丈今謂之聖像遠近祈禱立有徵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世代豐足今為胄族焉至今負販之徒錐刀求利者每以三日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祈祐或闕而不精信者即貿易無利貨鬻不售焉

北都潛丘臺崔相國應觀脩觀驗

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地形顯敞迴出於都城之中制創多年久無崇葺風號

雨漬日以傾摧相國崔公彥昭常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之下翹首仰望其上有紫氣氤氳祥光四照無登躡之路良久復聆天樂笙簫之音尋訪之意彌切但四隅陡絕咫尺萬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遂攀梯而上中路三四級板闕欄摧躋登不得即見巨千金色引指而接之公掘指未定已登臺上矣徘徊四顧唯古殿欲摧荒壇蕪沒歎嗟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樂之聲亦絕紫氣之像因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子即居此地無忘摧殘也俄而驚覺旬日授北都留守到鎮暮月恍恍然似有所失似有所疑因命駕縱遊用攄其志聞潛丘臺不遠造而觀焉唯古殿摧殘深草煙翳乃瞻拜天尊見儀像侍衛宛若曾所遊覩徐視座前金橋在焉攔折板斷矣復睨金臂及指皆醒然頓寤即前之離夢也施俸金募工役革故之弊鼎新其宇惟殿之且久隨其古制增脩而已其餘垣墻廊宇壇庭門房圖禮

丹腹赭堊金翠靡不畢備焉締構之功香花之獻鬱爲一時之盛也

相國劉瞻夢天尊言再居相位驗

相國劉公瞻南遷交趾道過江陵既登扁舟將欲解纜回首道左見像設甚嚴而朽殿傾圮問其名即真符玉芝觀也入門昇階拜手潛祝是夕舟中夢青童前導登大山之上松徑連延崖巘奇秀芳芝幽草好鳥靈花燦然在目行一里許見元始天尊坐寶花座上瞻仰粹容乃玉芝殿中天尊也拜祝曰某得罪聖朝竄逐且遠非敢怨望但祈生還爾天尊曰爾之青簡列於方諸矣何憂於世難乎再居相位而後得道自此齋一旬戒三日則蠻陬瘴海魑魅之鄉無所懼矣辰未巳午與子爲期也自是劉公南征至湖嶺間所在藩方勞問相繼旋得金帛寓信於荆卽特創天尊殿齋廳廊宇選精介焚脩之士以居之於是再徵入掌鈞軸泊厭俗棄世界符夢中之言歲辰亦無爽矣

李蔚相國應夢天尊脩觀驗

李相國蔚擁旄汴州蕪太清宮使每翹心玄關思
真念道一夕夢野步郊外叢筍間見奇光五色中
有天尊像頂光半缺手握玉芝狀如白蓮花而圓
莖條細芝有八秀歷歷詳記注于心目翌日因送
賓出郊顧見有道像暴露問其所即玉芝觀也相
國異之迴鑣而禮謁莎莠盈庭蕭蒿蔽路披榛而
而後進所觀尊像與夢同焉雖不握玉芝而名與
夢叶遂廣加宗飾焉巨殿森沉飛甍烜赫齋宮講
肆月窟雷壇前殿通街雄臨郭郭為藩方之壯觀

焉噫開元皇帝尊祖奉先馳玄味道精誠上徹禎
既下通符真符於靈峰產玉芝於內殿因勅大鎮
重地置觀以真符玉芝為名封太白山為靈應公
改華陽為真符縣上瑞已彰於昔日嘉徵復顯於
茲辰所以相國名臣皆符吉夢夷門渚宮之完葺
自非大道應靈其孰能與於此乎

鄭相國還願脩寧州真寧觀驗

寧州真寧縣通聖觀即開元皇帝夢二十七真符
刻石真像之所置也歲祀寢深旒已摧毀遠徵素

寡道流繕脩之事因已曠絕矣相國司空鄭公政
登龍之年偶嘗遊禮賦詩三十韻以紀其故實亦
冥祝曰異日官達必翼增脩泊入掌綵綸尊居鈞
軸樞機少暇前願都忘一夕夢游洞府之中群仙
賞翫奏鈞天廣樂以恣嬉遊俄而幢節羽衛自天
而下使者一人降曰太上有命徵還上清於是羣
仙或控鳴鶴或駕飛龍騰躍而去相國亦欲挾袂
蹇飛一仙人迴首笑曰還畢真寧之願然後可此
來爾既覺省憶真寧脩觀之事乃輟鼎食之資為

締構之費郅帥李尚書促命都校以董其事十旬
而靈觀聳新矣相國嘗詒斯夢以為洞天者羅川
之洞也群仙者二十七真也驚其忽忘懋此巨功
信大道之明徵矣

段相國報願脩忠州仙都觀驗

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漢真人王方平後
漢真人陰長生得道昇天之所蕪沒既久基址僅
存晉代高先生首為崇御名太玄中姚泓再加繕
飾其後梁隋共葺國朝繼脩華閣翔虛丹元照日

黔荆蜀梓元戎重臣或弭棹登臨必命脩葺相國
鄒平段文昌旅寓之年遭迴峽內時因登眺炷香
稽首祝於二真曰苟使官達粗脫棲遲必有嚴飾
之報自是不十歲擁旄江陵視事之先已注念及
此俄夢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及
頂乃陰君洞門矣二真亦不復見翌日施一月俸
錢脩觀宇一月俸為常住本錢常伴繕完以答靈
貺

樓觀赤光示人以避難驗

樓觀者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在京兆盤屋縣神
就鄉聞仙里居終南之陰觀內有周穆王秦始皇
漢武帝所置殿宇及秦始皇墨跡尹喜靈井老君
丈華樹昇天臺晉宋謁板秦漢銘記歷代存焉大
唐將受命義師起於河東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
七夜廣明庚子寇犯長安觀中有光如義寧之歲
近車駕幸鳳翔盤屋將陷觀中復有光景之異由
是避難士庶多投觀中靈跡巋然人莫敢犯高祖
時賜號為宗聖觀焉

木文天尊見像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四
月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眾中
坐眾人輕侮之不與設齋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
良久不出人皆異之爭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
道流隱形在殿柱中隱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
精好其像於殿柱中自然而見高三尺五寸以來
雲冠霞衣左手執手鑪右手炷香於烟上冠中有
鳥如鴛鴦形足下方頭履履下蓮花花後荷葉上
有神龜之形左肘後有雲片連焰光中有青龍之
首右肩之前有虎形迴顧於左此外周身光焰如
太乙天尊眉鬚鬢髮細於圖畫自外繞身有雲葉
天花一十二處頭光之上有大花如蓋以磨其身
長史張敬忠具以上聞勅內官林昭隱就川迎取
像柱令作寶輿好好立安至京進於內殿上躬親
禮謁三日大齋訖令衛尉寺於東明觀陳設宣送
天尊就觀安置大開道場許臣庶瞻禮仍令兩衛
大宮觀每處作道場七日是時僧等上表抗論云

寺中示現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闕道門所有上令
宣示曰朕觀像柱之異是天尊之冠非維摩詰中
也僧等既慙於妄奏乃雇有力之士使於東明觀
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心怠倦力士夜於道
場中抱取像柱以絹繩繫縛負之而出觀院之外
歷街坊極遠約十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
在道場之前衆遂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
募三十人令其竊取像柱且事密奏明皇不令尋
究收像柱於大內其後榻寫絹本宣賜諸道及宰

臣焉

漢州什邡縣水浮鐵像天尊驗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俗謂之烏金像
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仍露現或
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即昌利化也道衆焚香
備幡花迎引尋却沉隱不見稍晴又泛泛而出昌
利三迎之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沂流至
什邡縣興道觀後水脉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
人迎引上岸初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

殿之中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立講堂以蓋之
至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青城丈人真君賜錢驗錢像附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
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
夢乃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
所蓋取春秋祭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
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
迫徵促鞭笞一夕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於真

君燒香告以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賣
以充稅因睡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
純金乃金簿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為官中所
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碑傍
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
致謝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漸富自是每月送
香油觀中至今真君頭冠低俯向前傳云今此人
看驗冠非純金所以然矣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
四尺亦是則天朝濛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

是仙居觀有兩處洞門及盧照璘碑近無道士住持爲僧徒所奪爲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唯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掛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閉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日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鑪盤旋嘹唳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即有火焰高三五丈其聲如雷霹霆屬天迸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奇妙四方禱請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哉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理訟驗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攘竊之徒但焚香披陳即有響答有隱情誣蔽者即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遽令對會被喚者見宮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廊下列曹吏鞠勘一如人間

官府矣故有匿情狡靈朋黨姦惡者亦見送於獄中送獄者於此即死對會者但其情狀即便放還由是境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爲善矣其邑中大走猶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矣至今常然

張仁表念太乙救苦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表辯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機御者忤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浮誕未嘗有由裏之言及於儕友險譎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効夢爲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捕姦爾竄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荆棘之地牽頓昇曳其速如飛衣墨叢刺內碎芒棘若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上有烟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牌抗敵皆獸頭人身辨蛇臂蛇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劍真世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堂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親損異於冥闕之中行四五里一無所覩徐問所

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荅曰此太乙天尊宮爾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乙之名忽記得平常講說之處多勸人念太乙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既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調哀楚其意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盼四方即山川明媚雲物閒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矣仁表禮謁悲咽叩搏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焰鋒鏗外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塞木寶花照耀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乙四十六人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

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為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救汝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趣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已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遍令開悟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如曾行之處視荆棘之末有所冒掛衣綿紫縷及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年而終

李邵畫太一天尊驗

李邵者為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國忽因參選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院之中偶見其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歛衽而至問其故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暫出買物遂巡即回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叙存沒之事或泣或悲而頓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

報云來矣顏色憔悴語聲哽咽揖邵請去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忽遽避之小玉即引於簾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為大鑊水滿火起烟焰蓬勃少時即涕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人也持火立於鑊前以火其妻拋於鑊中號叫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火挑其骨排於庭中張蓋而去其妻身亦復舊體而徐起泣謂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苦楚亦深

悲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無功德相託爾此處隣里有受苦者畫太一天尊一身使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即於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之像殿上有古本剥落厚以金帛召工畫之亦就觀設齋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畢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爾留託隣母深荷太一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已間與小玉俱去

也邵每勸人作太一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楊師謨脩觀享壽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推朽殿宇不脩穿漏尤甚兩滴太上尊容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現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之痕宛若垂淚因刻雜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裏門邃宇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以崇尊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師謨累典符竹日深渥恩凡一十一

郡享壽九十焉 大中年

呂細脩觀仙人來往驗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置周末摧殘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迴指畫良文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持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十餘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韋臯再加脩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

吉辰鐘或自鳴夜有神燈畫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黑髭老君召代宗遊十州三島驗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院夾紵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圓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角隆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樂一部老君黑髭山水帔黃金九鳳冠凭几而坐帳幄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

所製之由代宗皇帝常夢為二青童所召混元聖祖命皇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州三島六合四方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記之像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光天觀所驗部仗人物與所夢同焉勅塑御容乘五色雲立從老君之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脩住持內庫及度支別給服用齋厨刻石以紀其瑞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應夢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烟眾人瞻之以為有寶器之物撈撿求訪又無所見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江水之內果有人見神光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駕迴留鎮大清真宮其光見處號為聖容埧亦是玉女埧金沙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在

自然石文老君降雨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裕貴授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禱祈山川祠廟無不周詣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林之上見有異氣披捧徑往果有嵌竇懸泉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竒文自然老君之狀前有玉童哀袖捧爐雙髻高竦後有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祈以崇葺為請雨還未及州其雨大霑聯綿兩夕遠近告足乃翦雜蕪翳創為齋宮立碑以紀其

事於懸泉之下堰為方塘引水注為流杯小池植花木松竹遠成勝賞光啓年大駕還京光庭奏置玄元觀寵詔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祝靈驗益彰

。 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幼主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默門館為客十餘年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之若師友焉多在宅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為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梁王則辯博聰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謙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踈

之必謂其不肯也唯使宅軍將成君常與梁稍狎

賴處士忽於宅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

人頗識之乎成曰某愚暗何以能辨願山丈教之

處士曰梁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子

立身領旄節須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聰穎

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

荒亂兵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王宮作

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存爾梁大夫主機務蓋

子領藩方皆在幼主之手可自保愛爾吾自此不

復留也數日處士辭揚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

梁交結甚固俄而揚公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

死于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四年秋梁為內樞密

成為軍使僖宗即位三日對軍日色初出微照堦

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處士之說

因臨堦與成語之左軍韓公頗異其私語詰之再

三梁與成以實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

此言極為慰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之

說中原紛擾禍亂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

數年聖德如一僖宗中興之力也

賈相嚴奉老君驗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隸職計司家頗富贍然

其脩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幘持以自

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

効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隸金帛

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

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

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

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羣賊忽圍其家湘
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於地羅拜其前湘問
其故默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
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
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無敢犯或問
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
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
魂喪膽唯恐不得命耳時既脩宮闕車駕將還湘
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

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
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折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爲
棲止三月駕歸京師方雜草構宇於基址之下得
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未嘗闕乃其嚴
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沈瑩供養老君驗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
中有居第時草寇裘甫起自農畝聚集凶徒奔突
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徵陳

許鄭滑淮浙徐泗之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
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
潛竄村落瑩倉惶鑠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
鑠小童一人在舍中却回將開門則營幕旆列不
敢窺犯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
焚燹或逆徒所據或家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誅
殄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扁鑠如常籬垣完備
及開鑠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
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嬉戲良久引去
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淪啗了却與童子爲伴遊
戲如半日頃即聞老君令其添香纔炷香了即聞
開門之聲瑩入門時香烟未歇問其鬪戰火燭鄰
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鄰
灼爇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肆併焚其家獨在非
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栖心玄
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尋離鄉邑莫知所之
只領此童而去

姚鵠脩老君殿驗

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堂後
鑿崖伐木創老君殿焉將平基址於巨石下得石
函方可三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丹砂三兩玉簡
一枚長九寸濶二寸厚五六分上有文曰海水竭
台山缺皇家寶祚無休歇具以上聞勅曰上天降
祉厚地呈祥爰有白簡之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
告國祚延洪之兆示坤珍啓迪之符惟此休徵實
為上瑞宣付史館頒示萬方乃咸通十三年壬辰
之歲也鵠塑老君像而山中土石相渾求訪極難
夢青童告之曰殿東丈餘所有土如堊可以用之
求而果得塑太上之容侍衛凡八九身土無餘矣
既成天儀粲然睟容伊穆月玄日角若載誕於渦
川雙柱三門疑表靈於相野洎潔齋以贊之則景
氣融空竒光煒燦似聞笙磬絲竹之音咸以為休
瑞昔桐栢初構天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
井有異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清
河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殿亦自有記

楊開兒奉事老君驗

成都楊開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懇不怠開
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往南山寨
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再見父母忽夢老
君賜雲一朶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
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
其作百日齋矣

道教靈驗記

昭成觀壁畫天師驗續畫

昭成觀壁畫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剥在通廊之下未嘗有香燭之薦頌政坊內居人姓李患痞逾年醫不能愈日以羸瘠待時而已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衣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之曰自此差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洎晚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為倦但覺所夢道流猶在其前遽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困

憊亦頗多止之不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眎良久曰即所夢也拜禮數四乃命夾紵塑人劉處士塑天師真改葺堂宇旦夕供養人所祈禱福祥立應其所塑夾紵真於夾紵內畫羅隔布肉色絳絳絲為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十二環與舌本相應臟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臟兩數當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不同其塑中土形移在天長觀金彩嚴飾亦皆靈驗彭城劉存希天師靈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

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

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倉惶之際隨駕不及

唯捲天師幘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皆為虜捉

或被殺傷獨於眾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

次遇避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洋州

大巖山深處結草寓居况素無骨肉唯夫婦而已

既免文離决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

往已成矣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

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栢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無

何舊交宋開府入樞務知其其在洋山之中強之

使出以未綏加以品位固辭不獲詎勉從焉又

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莎城山中自匿數月有軍

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繒帛之衣夜行四十

餘里出及平陸遙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

擄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恐而立馬軍過其側似

若不見中得免後數年奉使西川携天師幘而

至余亦傳寫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

紛擾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居憂懼之際

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秘而不言

陵州天師井填欠數鹽課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天師願奉箕箒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爲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合十二環爲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

地中隨即深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罈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須歌唱喧聒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裸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絙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玉女自與掛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常侍主其鹽務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糜留填納未得解去替人

素亦崇道因與虔告天師云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爲其填納與張俱拜祈懇切自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盃如常而鹽數羨溢五六日內填之果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玉女成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成亥時亦歇天師初以茲地荒稜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玉女之像焉

李環夢遇天師告授陵州刺史驗

李環咸通中爲王府長史以勲貴之旅不慣食貧居閑力闕壽壽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深山窮谷棧閣縈折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其幾千里又見闌闌雜遘城闌與塏飛宇橫樓摩霄檠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縱神遊目熙熙自得又出郊甸涉岡源荒榛茂草小松巨木間以果林側以筠篠山嶺

危峭或迂或平山回遙盡抵一小郡茅棟縱橫隘
路欹側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中有
悲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環即路躡危磴步石
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芳草若古觀宇焉環素崇
玄教頗為慰悅俄而升殿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
曰爾來耶吾待爾久矣入天門漱玄泉古人所脩
也注丹田存白元上士所脩也混而合之子其行
之陰功及人陰德濟物千百之家待子而字之勉
哉勉哉明年之春環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

頻許於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之任是時
經歷山川郡邑神思愷悅皆如常所經行素未入
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至於
殿所觀其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乃叶其
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以丹雘立為銘
碑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
車之人也而內脩之訣環未得之矣

環即西平王孫也

謝貞精意巧慢遇天師授符驗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巧慢而用意精確鵠鳴化

天師修道老君感降之所頂上有上清古官相傳
云天師時所制歲月甚多而結構如舊但瓦破壁
壞而已貞任工為脩泥之貞精研盡意慢飾周密
有道流引二從者觀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
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值脩葺頗媿用心以手
畫地作一符使貞再三審記之曰此後有疾者雖
千里之外行符必効勿多取錢但可資家給終身
衣食而貞具記符行之極効大獲金帛家業殷豐
鵠鳴諸山無天師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

子孫所傳之真貞忽於青城山峽中賈客脩齋有
天師小幘供養乃是授符應現之真爾

道士劉方瀛依天師劔法治疾驗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精脩介潔早佩畢道
法錄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
師劔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鋼造劔劔符
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於黃巖縣脩齋勅壇以救
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眎之見鬼神數十奔北潰
散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

無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劍俱葬莫敢違之乾符
中和間台州帥劉文下裨將李生領徒廢其墓欲
以取劍見其尸柔軟容色不變如醉卧而已顧視
其劍哮吼有聲群黨驚懼不敢取李生命瘞之而
去不獨劍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
也

西王母塑像救疾驗

三將軍附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屋頽
壞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彥通忽患風癩
瘡瘍既甚眉鬚漸落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但所
疾較損即竭力脩裝是夕夢一玉女手執花盤以
衣袖拂其身曰王母令我救汝疾即愈矣數日之
間所疾漸退瘡腫皆息眉鬚復生遂造紗牕紫金
彩通檐兩楹嚴潔脩奉每月自送香燈近年方稍
不見觀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因南詔焚燒屋
宇摧盡而三將軍塑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上
立堂宇居人閻士林卧疾月餘迨將不救夢三將
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犬自此疾愈

乃捨衣物製紗牕重加彩績矣

歸州黃魔神峽水救船驗

歸州黃魔神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月下
峽至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於水上為
其扶船三百六手醜眸朱髮袒而號譟風濤處息
李公祝而謝曰是何靈神拯危救難神曰我是黃
魔神也既而歸州駐船旬月選地立宇於紫極宮
作黃魔堂言是黃天魔王橫天擔力之神也刻石
紀焉相國蕭萇自拾遺左遷峽內徵還京師峽水
泛漲舟船將沒亦見其神捧船以救之復命脩飾
加其粉績嚴其室宇刻石為誌亦列於次焉

青城丈人同葛瓚化靈官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太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李公
德裕差將軍蔡舉二人就山脩齋便令訪尋草藥
蔡舉於六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中出因見二神
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餘著大袖衣平冠一
人居後著青衣大袖捧一帙書舉驚悸問曰何鬼
神也前一人答曰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

是墳之塚我有密語兩紙可一一記之錄與尚書
今年西蜀合有水災以脩齋之故我回後山一峯
堰水向東梓州當秋大水即其應也於是授以密
語述李公吉凶未兆之事蔡舉一一記之歸常道
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神人之言封題送李公
書寫即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月東川水深數丈
西蜀無害李公歷問官寮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
公曰竹枝老丈人也此當是丈人真君耳墳之塚
者本命屬葛瓚化亦恐是化中靈宮持此示見以

彰靈應也

羅真人降雨助金驗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于濛陽羅江埧接九隴
什邡之界在瀉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范仙宅脩
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宮輔
導聖德自有內傳至今隱見於埧口什邡楊村濛
陽新繁新都畿服之內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為
老嫗或為丐食之人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
見焉疑其仙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村

居人衆以旱暵將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廟熱甚
憇於路隔樹陰之下忽有老嫗歇而問曰衆人欲
何往心以祈雨事答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
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知嫗即羅真人也
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
衆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內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
天宮塑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此說以音樂香花
就新宮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創宮室兩亦立
應如是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宮處處皆有
請禱祈福無不徵効忽為乞士於埧口江畔謂人
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之不旬
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以避水災其不信
者安然而處五六月日暴水大至漂壞廬舍損溺戶
民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為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
銀行人楊初在重圍之內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
貨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為供軍司追
促必託以他出恐母為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偵
一幅香燈嚴奉數年矣至是真入託為常人詣其

肆中問以所納官錢以何準備具以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鐵備炭火明日復來燃炭壘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令歸親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返壯矣

嘉州開元觀飛天神王像捍賊驗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

二鬼之上初脩觀道士呂元瑛數夕夢神人在山頂其形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通夢寐遂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沸騰不果徧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疾瘵之家禱祈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見於人家太和中相國杜元穎鎮成都壇場不脩闕戍失守為南詔侵軼水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蠻蠻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

設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大寇及境何驚而去云三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無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遍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將軍金甲持斧長二三丈聲如雷霆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為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首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即瘞藏不令露見由是不知首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現以全州境自是祈福禱願迨無虛日又嘗有人下峽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溢波濤甚惡同艤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無異成都乾元觀在蠶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焚毀都盡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清宮朝元閣樣塑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隳壞而神王無損風雨飄瀆亦

無所傷邑人相傳頗為靈應時蜀王既剋川蜀移軍收彭州圍州久矣因暫還成都方當暑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脩先至神王之所見眾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克脩以器盛水致神手中果搖動而水溢出頃之蜀主至復祝而試焉曰若即克彭州更觀搖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剋州城殲大敵乃施金幣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楚王趙匡凝北帝祥應

楚王趙匡凝鎮襄州也州郭舊有北帝堂歲久蕪毀在營壘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聲瓦皆震動潛起視之見黑氣一道自北帝舊基之所至板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答祥應詰明眇事之際先嘗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田日給以衣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構孽之狀咸勦戮焉王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雲氣之異詰朝乃姦慝彰明若非玄功告示幾有

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謁之士主其香燭闔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李昌遐誦消災經驗

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眾流之所侵害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警言戒之甚邪謂積善之無驗于是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讀誦則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俱侍衛是經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害我者未有無禍患殃咎蓋誦經之所驗也

崔畫誦度人經驗

崔畫者漢汶侯陽仲年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脩身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賤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賞人

爵既崇而人或驕矣如何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書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令吾持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啓緘熟視果備認得先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得生天崔書一家至今念誦

姚元崇女精志焚脩老君授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爲馮翊太守有一女名長壽年七歲不茹葷不飲酒父母常令玄元像前焚香點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右侍童語長壽曰爾之焚脩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章云云

王道珂誦天蓬呪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邑居住當熙宗幸蜀之時常以卜筮符術爲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

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有輒敢正視者道珂因喫酒回歸入廟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視之無不驚駭道珂異日晨鷄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赴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堂階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蕪蓋緣其時與孽蒜同行神兵遠其穢臭而不銜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孽蒜人拋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蕪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誦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狐狸精怪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呪爲民除害遂志心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幙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隣近居人

視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無妖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咒勿得食蒜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伏一切鬼神豈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清遠身雖在俗常服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是緱山真人遠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連州西縣饑荒病患衆矣清遠佩受神呪經錄每

行符藥救人多不受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錄鄉人迎請醫療日夕喧闐清遠有表弟一人爲僧名法超亦持大悲輪行秘字始清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冒夜來投宿止潛以瓶盛狗血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來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聞法超於床上如有人挽拽叫譟唯言乞命清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擗地頭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拽奔竄入緱水江內浮屍水上闔市目擊無不驚歎是知神呪真經

實有神將吏兵守護豈容姦妬庸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爲不善於幽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襲氣持經陰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辭世之夕闔境皆聞異香仙樂斯亦證之漸階矣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太平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德中刺史獨孤晟取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龍一青一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復沂流還郡晟即命所由墊江路陸行進經時山川之中又無擊獸至時蛇虎當道經使恐懼將經却迴晟即脩黃錄道場拜表上告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開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准詔祭醮名山開函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詰道衆疑是觀司隱藏法侶驚懼無詞披雪遂焚香告真述武德中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無經上進仰憂謹責時景氣晴朗野絕塵埃忽陰雲覆殿迅雷震擊俄而蒼宇溢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烟紛靄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紫道士郭重光晏玄壽復

齋詔醮山取經石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知何年歸還爾

天白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脩養之暇亦以符術救人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狂瞽之疾積年不瘳數月沉頓後乃叫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絹索縻繫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枝梧官以富室之子不能加罪頗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為守衛加持禳制飯僧祈福祠神鬼召巫覘靡所不作莫能致效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霄宮葉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繪帛器皿入山請符尊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無以器帛為用盡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絕投石舉家閉戶以拒之折闕拔擣力不可禦如此狂猛非人所遏忽忽遽歛容自歸其室盥洗巾櫛束帶鞞足執板盤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答但言天使即來飲食都忘夕不暇寢致致

焉企踵翹足延勁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為倦如此三日三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懽呼踴躍前導得符眠之瞑然食頃疾已瘳矣由是躬詣山門厚施金帛助脩宮宇一家脩道置淨室道堂旦夕焚脩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帖房門之上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嘔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執劍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困來葉房之前立且未定忽叫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劍如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頭上斬下一物墜於衣領中今二三女僕捧持驗有蛇頭如指斷在衣領中血猶滴焉風魔之疾自此亦愈

賈瓊受童子錄驗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眾齊受錄遂詣觀受童子錄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玄為入真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

在江濱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鑠於一屋中安寢而往不復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開之歷歷說真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復迴爾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輿觀受正一錄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之內檢得其名

尹言念陰符經驗

尹言者脩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誦念為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性情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爾自是兩家契為骨肉

黃寇犯闕之前其二家皆在

趙業受正一錄驗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某答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一令喚趙

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錄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一有命便今放還却須佩錄脩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已蘇遂於思依山叅受法錄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僧法成竊改道經驗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

橋飾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遇道流而堂殿
經厨素不闕鑰遂取道經者之將三十四卷往靈
溪觀棲止誑云某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
轉讀道經兼欲長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
中經百餘卷日夕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化糧
人聞其所說施與甚多糧鹽所須計月不闕乃改
換道經題目立佛經名字改天尊為佛言真人為
菩薩羅漢對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
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丐紙筆借觀
奴一人同去行二三里見軍吏陳伏訶道甚嚴謂
是刺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林中迴避良久見
旗幟駐隊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喚地界令捉僧
法成來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
中擒去奴隨着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
闕汝何事輒敢改易決痛杖一百令其依舊脩寫
填納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分即於道中決杖百
下仆於土瘡血徧身隊仗尋亦不見奴走觀中
差人着驗微有喘息而已扶舁入山數日方較遂

出所改換經本呈衆道流法成本有衣鉢寄在江
州寺中取來貨賣更求乞紙筆經年脩寫經足送
還本觀燒香懇謝欲願入道道流以其無賴無人
許之是夜呼叫數聲如被毆擊耳莫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輒改五厨經驗
僧行端性頗狂謫因着道門五厨經只有五首呪
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厨經以五呪為五如
來所說經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增口文句不啻
一紙五厨經屬太清部明皇朝諫議大夫肅明觀
主尹偕注云蓋五神之秘言五臟之真氣持之百
遍則五氣自和可以不食其經第一咒一氣和
太和得一道皆恭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開元
中天師趙仙甫為疏皆以習氣和神為指行端旁
附此說既云讀誦百二十遍可以呪水飲之令人
不食名為三停厨經詞理鄙淺與尹趙注疏殊不
相近改經既了已寫五六本傳於他人於牕下寫
經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扶劍而來謂之曰太
上真經歷代所寶何得輕肆庸愚輒為改易奮劍

斬之以手拒劍傷落數指同居僧二人共見其事
驚為哀乞神人曰如此無良也鮮惜命促令收駕
換然後奏聽勅旨行端與同居僧散尋所行之本
只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將出關別馮元本經十本
燒香懺謝所改漆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曰嘗毀
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遂巡頓仆而卒其所改
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義自可曉焉

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

覺精神恍惚多悲恚猶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

旦無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再蘇亦即平復謂其

寮佐曰昨為冥使齋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為

困憊至城闕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

屏外逡巡有官人著緋執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

驚曰某為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

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

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庭廡近奉大符得

鄆都掾地司所奏使君任鄆都縣令之日於仙都

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追

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久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

故欲面見具此詔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

近日忿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

也於是引至廳中良父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

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脩一狀請置黃籙

道場懺悔所犯善請送經却歸本山即生魂釋放

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遂巡有吏執案云崔

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言訖公輔

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

忠州仙都山三處脩黃籙道場齋送經還本觀公

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

年中任雅州刺史也

劉載之誦天蓬呪驗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脩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

懈多寓京師少而神氣怯懦每驚魘往往不悟嘗

遇籙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令持誦千遍

載之勤而行焉絕葷腥專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

脩尚自是無復屢悸矣冠陷長安在宣揚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劔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後之事吾為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為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褰袖云太帝君令於賓宇憇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飲載之問太帝君所主何國某未曾朝拜忽奉恩勅深所愛懼仙官曰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太帝君也上理斗極下統鄴都陰境帝君乃太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太帝之元帥也吾子真心北元尊奉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閱籍當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太帝叩頌謝恩於闕

下命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詰其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蓬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中僖宗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為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未得乃旁有窖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饑渴足疾亦愈時襄土既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極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為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温州島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水上盪漿視之既近即覆矣露其一半認其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水中矣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

花致齋迎之或經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幡花舟舫香火迎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有迎鐘衆中稽首祝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沂流自往某旬日即歸於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掛若百許斤爾自後時亦飛去旬日却迴今以大鎖繫之不復

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青城山宗玄觀銅鐘不能損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幢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闢據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兵器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欲盡頻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力敵萬斤竟亦不動縣狀申闕闕異之令送山中三二十人牽送上山纔若一二百斤爾

既復懸掛時或擊之立致雲雨至今見在

温江縣太平觀鑄鐘道士得道驗

温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乞一錢鑄鐘萬斤數年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讚扣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即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潼僕射擁旄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陀羅尼呪至是任尊師復歸領巧工於呪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妄刻佛呪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信是得道者

眉州故彭山市觀大鐘傷寺匠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重千斤觀去州二十餘里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輩誑陳文狀云觀無道士鐘在草中當用運之時官無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鐘之時折匠人之足人以為靈驗寺當州門扣擊之聲不聞州內群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賣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腰入船出岸皆有傷損聲俗不以為靈驗至今流俗未還良可惜也

浴爰赤大古鐘水洗瘡古鐘附

爰赤水古鐘開元中所進云赤水莊在玉山之下
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水
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鐘水洗
之即愈赤水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盛之歸
以洗瘡微加痛劇乃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
聞鐘在地下掘數尺而得形上有坐師子為鼻
下平闊其頂圓大圍三尺餘六七寸頰小如腰鼓
形向下復大奇文隱鏤萬狀千名迨非鎔範所作
既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即日痊愈夜有
光影時或自鳴為隣里所異不敢藏隱奉表進焉
勅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寶應中蓋屋縣居
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為鼻以下
頰大數寸而小殺之如是再殺三成共高一尺八
九寸偏身天花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水所得圖厚
而重既得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
上進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古鐘奇巧驗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
花座蛟螭為鼻蛟尾分繞獅之足盤於鐘上鐘形
再殺三成如盤屋古鐘之狀於其殺處細花文五
條當中一條黃色明淨累累若珠貫焉次珠條之
外作化片之狀屈曲相縈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蹤
跡奇巧工甚周細若非人工此外周身有花不可
細記云是湘東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鐘
已遺失

黔南鹽井古鐘多年無毀蝕驗

黔南鹽井中因摧損修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
細而實如腰鼓瓦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
奇音響亮與常鐘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
蝕之勢時有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僖公留鎮府
庫焉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僧偷而卒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重百餘斤制度渾厚
形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
云夏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頃年於空中夜夜

飛鳴人皆聞之忽墮於禹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有名僧求請欲彰其異而皆嫌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綰為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峰葉尊師脩齋受籙於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部員外柳韜白上京得老君夾紵像高三四尺聖相竒妙乃重裝修作盃頂寶帳以白金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籙壇內供養齋畢李韶命賓為鐘銘具以歲日刻於鐘上并老君像皆送山中所刻之處燦然金色禹跡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既知鐫勒銘篆已送天台計無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末是數兩金况於鐘乎又有香鴨器皿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道輩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龜金籠道具實於囊中縻鐘於背出門群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憇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閣柱之側衆小師往視之背鐘者已殭死矣其餘徒黨癡情凝然不辨人物鐘及

金帛一無所失尊師呪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群賊乃蕪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昇病僧而去僧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雪冤驗雲安附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於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數敍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効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即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於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調冤抑於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才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為準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夢驗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麟為鼻

以系於簾狀若懸匏扣之初則清音纖遠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其後民熱病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於開元觀民亦不悟其旨又聞田間再聞其聲如前而密誌其地即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輒以不急之事工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曉與其子皆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色青如所夢丈夫色也遂再白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響極遠郡人俱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遊帷觀鐘州官彊取入寺驗

洪州遊帷觀有二鐘一是觀司特勅所鑄一是許真君脩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於觀鐘而節度使嚴譔創置節制威令風行素重緇徒長老

增脩其院長老欲取許真君鐘嚴令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論其曲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曾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其鐘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使無聲爾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官吏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彊取我鐘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大道令侍者所其頭來即見授劍於侍者嚴驚覺汗流而侍者持劍鬚髮在其前遽釋諸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遊帷焚香致謝迴顧見持劍侍者謂之曰汝為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已開江事敗斷鞅而死

天師劍愈疾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用誅制鬼神降剪兇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

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都功錄唯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聞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於物以神劍靈効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隣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守誨退與物無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鐸小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鐸綴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頂炭數斤反扃其門以巨石為礎熾炭鎚擊聲聞於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於其手師殊不為慮頃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鐸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媿謝致於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

失所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何得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此

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張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或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為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為焚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在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歸真知印之効也復染丹炷香再印其心倏然疾愈有物如鵲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范希越成都人也事北帝脩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逾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於萬歲池試行

神印為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印池中陰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連曉及辰大雷迅電驚震數四至巳少霽乃得歸府昇僊橋水漸及馬腹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死自是有年矣駕駐成都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鋤宮城尅復之事命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霧月朗是夕夢神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郎衛尉少卿錫以朱紱黃巢捷至果符聖

神僊通紀

夢之旨持加寵異自言初居煮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凌突居人奔散藏印於堂屋瓦蠻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鐘時鳴地中驗

越州上虞縣郭郭間有隙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通年縣令夏侯頗傾心崇道以縣邑無觀買其地創造觀宇掘地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王謙據蜀隋文帝黃籙齋冠平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謙後周舊臣勲名素重畏憚隋祖恐禍及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脩黃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革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乎帝曰尅蜀弔民蓋不獲已但主師疾疫以此為憂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毒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况偏師乎即見

神僊通紀

神人取壇中禁水向西南嚙之曰雨至即愈無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當尅蜀旬日軍中奏某夜雷雨灑營壘之上三軍疾者皆蕪無復疾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也

青城丈人授黃帝龍躡并降雨驗

青城山黃帝詣龍躡真人甯先生受龍躡經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為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若朱光之袍佩三庭之印為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為三司之尊勅五嶽神一月再朝虜

中灑水以代晷漏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齊祭未
再加封號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
詔內臣表易簡刺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與朕詣山
脩醮封為五嶽夫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
穀將焦封醮之後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
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上聞編于國史矣

○天師葉法善談醮攝魅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為道士皆有神術攝
養登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効後鬼神顯慶中高

神僊通紀

宗徵入內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東都法善於陵
空觀作大壇設大醮城中士女咸往觀之俄有數
十人奔投火中眾皆大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
善曰此人皆有魅病為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
為効之其病皆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明
皇五朝來姓名山累召入內先天二年拜鴻臚卿
越國公贈其父歙州刺史焉

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術者言其年壽不永常

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術者言其年壽不永常

宜醮本命以增年祿蔚素重香火勤於脩醮未嘗
輟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為親
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為冥司所攝有一
人乘馬來所在留滯必為搗解遞救言旨懇切及
到所司此人又懇為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有
如親吏焉所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
曰此皆他日即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
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銷武器之屬此人
曰他日當用之痊於兩階之下將別去蔚曰素未

神僊通紀

相識何憂動之甚也荅曰某乃本命神爾即君為
冥官所召大限欲及某已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
疾亦就痊無以為憂也蔚媿謝而去疾亦尋愈其
後策名金紫亦享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橋都知兵
馬指揮使不到任死以其痊武器門旗故也

崔圖脩苗籙齋救母生天驗

崔圖者坊州中都人好遊獵馳馬於野中獵次馬
忽不行鞭箠數下亦不進圖怒下馬欲射之馬作
人言曰吾是汝之母也不得相害曾竊取汝三十

千錢私與小女為嫁資不告於汝吾死冥司與汝為馬八年今限已畢吾將死矣圖聞之舉身自撲迷悶良久悲告母曰兒之不孝致令我母見受如此罪馬亦流淚曰吾為馬身報汝未了更罰與汝為瞽目之婢仍復啞圖聞之號哭言曰如何免得此罪業母曰吾聞罪障重者須作黃籙黃場懺悔即得免苦言訖而死圖收葬其馬焚射獵之具請道流脩黃籙道場三日三夜至第三夜圖聞扣門之聲甚急出看乃是其母還現本形立於門外

神僊通紀

謂其夫婦曰人生世間願作善業勿為惡事冥司報應一一分明毋用子錢尚被責罰如此况他人非己之物豈可偷盜乎吾受此罪苦痛萬般不可言說賴汝夫婦為吾脩無上黃籙寶齋功德一切吾乘此功德已得生天故來相別於是乘虛而去圖自此知罪福必應大道可依夫婦詣王屋山同志脩道矣

赫連寵脩黃籙齋解父冤驗

赫連寵者靈州定縣人也父悰領軍於邊上殺

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總不知寵為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口有道士楊景通結廬脩行三百餘歲寵醉歇廬前謂景通曰吾饑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脩善救父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遂巡有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二

神僊通紀

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悰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此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毀真人令吾轉轉罪重乃匍匐悲泣懺悔謝過乞捨己身之罪救亡父之魂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脩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免此罪報遂巡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七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

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託生人世

唐獻脩黃籙齋母得生天驗

唐獻者蔡州平輿縣人也年二十三隋大業四年授導江縣尉寵狎侍婢春紅不親官務公事數闕蕙患風勞父未痊瘥母曰我兒狂踈疾病皆嬖婢所致也母令貨此婢婢告於獻獻恨擬貨其婢與婢爲計遂鴆其母母死月餘獻亦暴死三日心暖家人不敢便葬忽即起活曰我有大罪毒母之過也冥司令我生受罪報自是每夜有二鬼使領夜

神僊通紀

又數人昇大鑊於堂中良久火起湯沸夜叉獻於鑊湯之中痛楚號叫至五更方息如此三年萬般捨施功德終不能免忽有賣藥道士獻問其方術道士曰衆生罪業重大無過黃籙道場祈告天地三日三夜燒香散花懸諸幡蓋歌讚禮願懺悔拔罪救度亡魂解除冤對最爲勝妙之法爾獻遂請道士置黃籙道場三日之後鬼使夜叉不復更至身心安愈無復憂患忽見黃衣使者一人曰昨奉天符以脩齋之力母生天堂汝大逆之罪亦已

原赦唯罪婢春紅今瘡疥三年爾自此春紅果患三年方愈獻棄家於晉州羊角山請爲道士志脩道矣

李承嗣解妻兒冤脩黃籙齋驗

李承嗣者鄂州唐年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貌醜有子年十歲仍患腰脚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佞言與醜妻一百十錢令其離異欲詣官訟之因此方免承嗣遂與小妻爲計夜飲之次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

神僊通紀

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二鳥來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驅之不去悶迷於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萬法不能救青城道士羅公遠遊淮泗間承嗣請命至家問禳救之術公遠曰冤魂所爲皆上告天帝奉天符來報人間方術不能免之只有脩黃籙道場拜表奏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遂脩黃籙道場三日二日之後烏鳥不復來其妻與兒現於夢中曰汝枉殺我母子二人併命毒藥我上訴於天帝許報汝冤今以黃籙善功太上降救我已生天受

諸福報與汝永鮮究結留一玉合子可收之覺後
與寢室中得玉合子一枚承嗣捨於鄂州開元觀
大脩道門功德塑尊像葺理觀宇以報道恩矣

吳韜脩黃籙齋却兵驗

吳韜者汴州開封人也家富為魏大將軍領兵三
萬沂江入蜀至戎州值蜀將關羽總師五萬非之
與韜水陸大戰韜素好道常持黃帝陰符經是日
陣敗告天曰吾聞持陰符者危急之日有陰靈助
之敗如此願賜救護言訖有二白衣謂韜曰汝

神僊通紀

自入峽縱意殺人幽魂咨怨致此亡敗韜曰危既
如此何以免之二神人曰汝速為寃鬼告天發願
請脩黃籙大齋拔 者如此當免失利韜如其
言即為發願關羽亦 軍韜收合敗卒直至夷
陵屯集乃脩黃籙道場三日前二神人復見謂之
曰寃魂並已託生諸方汝亦沾此餘福神兵密衛
必得大勝慎勿殺人夫天地生萬物一草一葉尚
欲其生長成遂况人命至重上應星辰豈可非理
致殺恣汝宵襟也古今名將不及三世者為其心

計陰謀殺人和已雖立功為國亦須道在其間善
分逆順不枉物命使功過顯明即必征伐有功神
明祐助今蜀不文坐見敗亡矣旬月關羽兵至收
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羽兵潰散韜
開門納降得蜀兵三千擒其裨將關羽領兵却迴
自茲蜀亦削弱矣

公孫璞脩黃籙齋懺悔宿寃驗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為華州司馬
年四十餘沉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童漁釣弋

神僊通紀

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
入其家擒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
瘡皆有口及台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
令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
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
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教令其長子列華山
具述所述涕泣求教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
寃所為可脩黃籙大齋懺悔宿寃疾真可愈爾其
子以此告璞便於所居脩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

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
良久有黃光如日直昭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鱉
鳥獸猪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
此黃光旋化為人飛空而去逡巡化盡青童曰此
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既下秉功德力託生爲
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復遂入
華山禮謝姚尊師看覽雲泉戀慕幽境直至日晚
得一曰山中無食可以延留長者若住宿宵必恐
璞從饑餒此有經路可以還家取一卷仙經擲之
和僊通紀

胡尊師脩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攬第居梓州紫極宮嘗沿
江入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辯博該贍文而
多能齋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滌慮以祈感通梓之
運帥皆賢相重德慕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

神僊通紀

李義山畢加敬致禮其志亦泊如也泊鮮化東蜀
顯跡涪陵方知其蛇蟬之蛻得道延永爾梓益襄
閩間自王法進受清齋之訣俗以農蠶所務每歲
祈穀必相率而脩焉至有白衣之夫緇服之侶往
往冒科禁而戴事者固以爲常矣有郡人劉崧慕
師之道德請於別地以致齋焉師謂之曰夫嘯儂
侶命儕友者猶須正席拂筵整簞洗爵恭敬以成
禮嚴恪以致事或懼其誚讓責其不勤况成降天
真禱求福祐豈可陟然而買罪乎俗之急惰有自
來矣子可訓勗于衆必精必虔乃可爲爾崧承命
誓衆潔已率先而撰香花備壇墀師然後往猶丁
寧戒誨既昇壇展禮思神之際有黑雲暴起旋颺
座拔其二柱飄其竹席投其鎗釜於千步之外而
後卒事而馱風熙熙祥氣亘野師誥所投之物其
二柱嘗閣於豕圈之上竹席蔽於產婦之室鎗釜
嘗覆於衰經之家其不投者皆物之潔矣師曰器
用不潔神明惡之况爾之心乎心苟有疵行苟有
玷雖百牢陳於席九韶奏於庭適足以瀆神明延

大禍爾人之脩心必使乎言行相脗内外坦然明
不愧於人幽不慚於鬼吾知其可爾及於是者豈
言行之足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革
惡趣善矣

崔玄亮脩黃籙齋驗持經附

崔公玄亮奕葉崇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踐鸞
鷲之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趣道之志未嘗息也寶
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極宮脩黃籙道
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

神僊通紀

與之俱自西北而至其一隻朱頂皎白無復
不棲於虛皇臺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

居易聞其事而悅之作吳興鶴讚曰

有鳥有鳥 從西北來 丹頂火綴 白翎雪開

遶水一去 緱山不回 噫吳興郡 孰為來哉

寶曆之初 三元四齋 當白晝下 與紫雲偕

三百六十 拂壇徘徊 上照玄旣 下屬仙才

誰其尸之 太守姓崔

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矣其後以

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靖室誦黃庭無
疾而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

武昌人醮水驗

武昌人寓居蜀之青城其邑每歲脩竹筴之堰以
隄川防水賦稅之戶輸供其後武昌是歲籍在脩
堰之內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訖歲而
畢所受之地當洞水之穴新有漩注基址不立雖
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之一夕之後已復深矣主
吏疑其龍神所為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

神僊通紀

中侵陷彌甚晝勤夕勞不離其所諸家有緒而獨
未定其址頗以為憂乃備禱醮之禮撰詞以告焉

其大旨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先人依神以安

寧神依人而變化蜀之田疇既廣租賦是資所脩

堰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怠廢則墊溺為災歲苟不

登則饑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依焉况復漂陷為

憂淪胥是懼有一於此則菜盛不供椒漿莫給春

祈秋報何所望於疲民哉當使封畝克完浸淫息

患地租天賦無曠於尋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贊

矣如是潔其器用豐其禮物掃地而醮焉是夕夢
衆人紛紜擔囊荷橐嬰攜孺若遷於他所明日
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涸成其堰八月之後方復
推陷濬爲涸潭焉

徐翥爲父脩黃籙齋驗

高平徐翥連水人也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
子三人其二癯殘小者頂有肉枷人見所共驚畏
翥初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
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觀

神僊通紀

肉枷之異悒悒不樂道處喪矣因遊東海山觀中
與道士話其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
之罪蓋宿業所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
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
酷於刑法暴於捶楚爲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
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翥泣然流
涕曰實然先父爲官當則天之朝世亂讒勝誅鋤
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必設法以陷之殘
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

繫械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後臣周利貞李義府
之徒思渥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怒慈惠
者爲懦夫以彊慢忍酷者爲能吏仁憫道息貞正
事隳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案
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此罪滌
此寃柰何道士曰拔先世之考當脩靈寶解厄齋
救存沒之苦當脩黃籙齋勿怯金寶一遵天科竭
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翥還家大脩黃
籙道場三日第二日夜時方嚮海中夜聞門外車

神僊通紀

馬人物之聲甚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
餘人官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
勃直北而來中有三人枷鑱械縛鬼神數十人領
之列於官吏天兵之前一人即翥父玄之也俄而
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
形皆若金色異香盈空中神仙一人青童十餘
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左一人武弁朱衣執金策
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神仙俯揖武弁者稱太上
之勅讀金札曰徐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誦以其

子精脩黃籙功簡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速並為
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其父素服麻衣
謂翫曰吾不知罪福但恣冒襟法外害人又被冤
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十二年
硃苦報訖方履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
向法門外精脩此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冤訟之
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
勤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而去翫之三子旬月
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頂亦銷更脩黃籙齋十壇廣

神僊通紀

為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翫終身
高聞不窺祿利常持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張郃妻陪錢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郃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
時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隣家
馮老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
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
冥中論理某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
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闕巨靈故用令陪錢三

十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替
又須停住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
化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
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無異光化三年臘月
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
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十餘年其侄
為宜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放其侄自縣後門
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
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

神僊通紀

蘓州鹽鐵院招商官脩神咒道場驗

蘓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
疾苦沉痾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咒靡不周
詣莫能蠲除王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
累有徵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羨如也攻理所
疾費貨財萬計矣日以羸榮俟時而已其親友勸
勉俾請陳道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為
於其家脩神咒道場疾方綿篤不保旦夕促以啟
壇當禁壇之際疾士冥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

壇既畢道明持劍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卧內噴之忽然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矣乃求衣命機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尊師開道場之時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光如日照灼遠近即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見大帝太乙乘七寶

神僊通紀

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某至太一前令神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氣稍羸榮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大帝太一對望迎拜隊伏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某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日貌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迥巡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暫替乃獨

脩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廚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牀機噐皿玩庖厨凡計錢數百萬二年之內畢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閒居

相公杜幽公脩黃籙齋闍羅王驗

相國杜幽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皆再領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楊魯周自五嶺使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敲磕擊觸

神僊通紀

若兵甲之聲人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駭騎所傳尋亦成錄四衢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闍羅王今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愈半月矣官高年長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語此事於儕友間自是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蕪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闍羅之任要作十壇黃籙道場以布退免令送錢二百萬圖幕各二百事於開元觀古

相院詣冲真大師胡紫陽嚴脩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我已奉上帝之命為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戒也凡脩黃籙道場表奏上帝上帝降命無所不可

南康王韋臯脩黃籙道場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制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鄧閉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

神僊通紀

昏瞶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壠平割墟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葺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神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為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勅窮鬼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記立於真符觀

李約妻要黃籙道場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已為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類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待中路巖性

神僊通紀

甚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即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即黃州刺史有闕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主持處日

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免今居官之
際可爲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脩黃
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脩
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
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尊奉帝王爾黃
籙齋者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
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
即降明勅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
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

神僊通紀

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脩黃籙道場爲急矣約問
曰佛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妻曰佛門功德
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只是世間人情託
囑致而已神鬼無所遵稟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
生亦恐難得其効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
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爲母氏於紫極宮別脩一壇
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
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吾
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恤貧弱矜憫孤獨疎薄財

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靜身心勿食
珍鮮勿衣華美即爲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
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
無以眷屬爲念也長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中子
一尉不足榮顯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十年之內
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
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盧賁脩黃籙道場驗

盧賁者邠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爲道州司法

神僊通紀

參軍性強毒凡推詰刑獄鞭笞楚人不勝酷死
者甚衆忽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昇一大鏡置於
庭中發火煎之水已沸湧數人上廳擒賁投入鏡
中煎煮楚痛叫喚半日餘乃擊出於地上諸鬼乃
去醒後渾身猶如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
受苦無方救拔羅浮山道士孟知微因瀟州境賁
延請到家告以斯苦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魂告
於天乃受斯報急脩黃籙道場得天符放救冤魂
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士脩黃籙道場三日禮謝

至第三日夢三十餘人有鬼吏引之謂賁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哀矜而勿喜賞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輕所以示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常兢兢而慎之豈可肆汝心胸法外加罰苦毒捶楚害及於人非罪而死者其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神不能拒上帝有命許其雪寃所以汝受其苦今黃籙懺謝救彼冤魂既生天寃即解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從道場之側翩翾上天自此鑊湯永息賁遂捨官入峨嵋山脩道

神僊通紀

矣

楚令言脩北帝道場誅狐魅驗

楚令言沛州人也住在外縣因晚歸莊僕從行遲其馬駭疾不覺獨行三二十里道傍見一少女悲泣駐問之睹其妖艷遲回不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數里之間到其居處屋宇宏麗侍從繁奢如公郡之家矣是夕女之母約與令言為婚留連飲宴親賓皆集不覺已三日矣懇欲還莊母亦令從者車擔侍女數人使其女隨往莊所媿然歡樂彌日

移時令言日以瘦削因而成疾未及牀枕體弱氣衰唯荒誕是務不接賓友惡見於人時多恚怒心神恍惚偶自注還家數里下馬頻頻憇息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南圭峰杜大明熟跡令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妖疾已作百脉奔散五臟虛勞若不救理死亡無日矣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遽還與此童偕往可密室之中作北帝道場今夕當有其効勿為驚惶如此即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令言異其說奉其教素亦貯疑徑與此童還

神僊通紀

莊中掃灑密室備香火案几其婦望而怒之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自投非我本所知也洎晚有十餘人將鷹犬弋獵之具從空中而下徑入堂內殺其婦及女僕凡七八人既死皆化為狐矣令言驚惧投密室中不見童子但留朱字一行曰太上命北帝鷹犬軍誅楚令言家害人狐魅之鬼如符命自此令言所疾日痊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十猶如少童則天時為東臺御史

鮮于甫為鮮寃脩黃籙道場驗

鮮于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喪亂年三十七
膽勇多計率壯戶一百餘人初即自衛鄉里尋乃
攻劫近封汝鄆荆襄之間大為劫奪殺害戶口侵
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手痛疹如被燒煮三
日一爛疾狀異常萬藥千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
錢作諸功德亦無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
士同店止宿因詰所疾道士曰此冤橫殺人業報
使然也急詣宮觀脩黃籙道場可以濟拔耳遂還
家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有

神僊通紀

十餘人或朱或紫或官或庶去壇百餘步於東北
隅髣髴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之欣然歎悟
曰君惜以無辜殺我實抱沉寃上訴於天乞報其
酷皇天降命得以相讐君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依
玄經聖典開黃籙道場奏表九天垂恩大有非止
我等之身君之九祖亦同得生天矣齋功重大聖
力顯明所有寃對自此永鮮十華真人奉太上命
下校善功但當脩福勿復念惡也甫捨錢三千餘
貫廣脩宮觀補葺尊像施及貧病救厄濟危於鄧

州脩觀立碑具紀靈之事

賈德玄為天符專追求奏章免驗

都水使者賈德玄貞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檢括
真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脚痛途步甚為艱難欲
託船後謂從者曰某遠道行役脚疾忽甚官程有
限天難駐留欲寄船後聊歇三五十里不知可否
從者白於德玄德玄亦以牕中窺見深有哀憫之心
因令船後安泊日給茶飯直過淮口將息已較欲
辭德玄出船方問其行止曰某太山使者非世間

神僊通紀

人也奉天符往揚州追竇都水耳聞之急驚請天
符一看如人間符牒不敢開之因問曰某都水使
者竇德玄也既是專追何須待到揚州耶使者曰
某不識其人但據文字行耳所到之處下天符之
後當處土地共同追收未到之間固不合妄洩於
天機也既君是都水與牒中事同數日存卹之恩
理須奉報欲免此難可徑詣揚州王遠知仙伯拜
章求請某即未下天符待上章了必有勅命爾此
外不可穰之也德玄至揚州主客恭迎纔畢便詣

王仙伯具述性命之急懇乞拜章仙伯曰某退亦自脩不營章表既有冥數之急敢不奉為也乃與自寫章拜之晁夕使者復來白章已達矣太上有勅更延三十年位為左相其後年壽官秩皆如其言矣

馬敬宣為妻脩黃籙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

神僊通紀

皆不知因夜作煎餅前室女方七歲饑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死數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問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火筋之事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看之足已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蓋敬宣於永穆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

有高行因以此事問之子霞曰解寃釋結除宿報之災惟黃籙道場可以懺拔寃魂生天疾病自此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脩黃籙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亡女曰以功德故捨汝大寃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遂愈敬宣夫婦常脩齋戒歸心妙門矣

秦萬受斗尺欺人罪脩黃籙齋驗

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開米麩絲帛之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友勸之終

神僊通紀

不改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責了罰為大蛇身長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噴食痛疼苦楚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二十里林間着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其子夢覺語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目被眾蟲噴食鱗甲血流異常腥穢一家之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舉身蟠屈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脩黃籙道場三日懺悔必

可濟拔其子即於宮中脩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脩此道場已蒙天符釋放前罪併畫今便生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脩道門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狹度欺於平人受無眼殺毒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枝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放赦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割爪刀子留以為驗

神僊通紀

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殮之物信知生天非謬齋畢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宮大脩宮宇立碑標載其事

○杜鵬舉父母脩南斗延生醮驗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延劣怯懦父母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

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承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敖之餒乎相眎灑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興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勤奉無闕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憇其門留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致祭

神僊通紀

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邊著鳥向下懸鉞者當居重任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俱充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國相西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衢州東華觀監齋隱常住驗

衢州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住持綱領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

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以飾非給以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爲語端如俗中之說徐六侯白耳既死數年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齧於坐側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群牛中否眾方言笑一牛直詣眾前驅之不去試以某監齋呼之跪而雨淚每呼名必隨應焉道侶愍之爲拜章

神僊通紀

脩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寓夢致謝言宿過已救徑得往生矣三夕而牛斃

一 婺州開元觀蒙刺史復常住驗

婺州開元却倚小坡刑勢高爽元置之地四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殿之後便逼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勢要佔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即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某後生晚長自主觀來祇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

觀元置爲御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處分刺史溫璋即時忽見令人往傳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脚登尊殿上顧望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戶人居住道流逡巡未敢祇對溫即曰固應難說即令懸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爲界併還常住所侵占地者據侵住年期限一月日內倍

神僊通紀

納租地錢隨間數徵地租約數百千充版築垣墻脩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舊制溫夜夢青童降曰汝有政理常住之功賜節鎮三任若潰貨殺人得其一矣亦如其言

杭州餘杭上清觀道流隱欺常住驗

杭州餘杭上清觀田畝沃壤常住豐實住持道流每減尅隱欺以私於己雖教門鈐轄官中舉明必廣費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貨既行多覆藏其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縣曹相知罔冒積弊久矣殿

字摧殘香燈寢絕遊客經過略無投足之所有識者為之寒心嫉惡者有為之扼腕固有日矣會昌中人家併產兒女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瘖聾瞽廢數歲有白尊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因話其事尊師促令召之既至愍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考責邪謂觀中諸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道流隱欺常住恣為罪業不唯祇受此報方欲更履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即次第呼其姓名一一問之數輩亦以曉悟先身

神僊通紀

之罪啼號嗚咽悶絕於地尊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為之焚香懺謝求乞赦宥常住亦為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尊師冥心靜定經宿方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傳於無窮之世固不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受荼毒死履諸苦或為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八節天地肆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愍物之故適為冒禁上干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即生身得於善處矣三旬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明為鑒戒勿廢

此轍也月餘瘖聾者相續而死惟雙者足稍能履十餘年後平復如常白尊師言此奴罪名稍輕即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釋其幽牢也果如其言以此奴平復能行為真中赦宥之期爾

李賞斫龍州牛心山古觀松栢驗

龍州牛心山古觀即大唐遠祖隴西李龍慶梁武陵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築城於此所居既沒葬於山側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中改為觀其後武氏篡國潛欲革命勅鑿斷山脉其崗斷處水色

神僊通紀

變赤其崖如血天寶末明皇幸蜀駕入劍門有老人蘓坦迎駕奏曰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因李古人名遂為州名古老相傳皆有靈應陛下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請御衣一襲藏於山脉斷處脩築復舊山必有聲如此則克復兩京回鑿有日矣明皇異其言即命內史齋御衣國信登山脩築刺史蘓邈准詔以近山四鄉百姓放明租稅併功脩填還使如舊山果有聲如牛鳴焉明年誅祿山復宮闕至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詔曰江

油舊壤境帶靈山自狩巴梁屢昭感應卷茲郡邑
合有增崇可昇龍州為都督府賜號應靈郡長慶
四年中使張士諶王元宥刺史蔚遲銳脩之齋曆
元年三月內使閻文清又齋詔祈醮信宗朝宗子
李特立復以前事上奏請脩觀及廟置金籙道場
乃授特立龍州錄事參軍與內使高品王彥忠就
山脩飾委東川節度使揚師立選高法道士袁道
常等開黃籙道場醮山祈福山亦牛响之聲明年
誅黃巢復京邑靈應復如初中和三年詔昇江油

神僊通紀

為望縣其後東川脩造將李賞嘗過山觀見貞松
古栢皆可材用因脩立廡署苟圖其功不奉使司
指揮徑往望林採伐山臨江許便於運載所斫材
木捷運未半日夜常有神人詬責之賞歷歷聞所
詬之聲莫知禳謝之路既而以贓賄發露為眾所
怒今相國鄒公斬之於都市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被盜毀驗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
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

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除疾化之
上當山之半有搏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
有考楚號叫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
居人何六者性本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
無道流棲止乃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為樵薪以貨
之固有日矣一旦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
渴之僧素與相識聞其聲哀切出門眎之見其仰
面反手如被拘縛喉口喘急流涕於口問其所疾
答曰我為毀平蓋化屋宇斫伐樹木今有黃衣使

神僊通紀

者追捉繫縛將往搏木樹下地獄中考問去渴之
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良久徑去死於搏
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泉側古跡雕
塑二玉女以為奇玩傳於人間既無玉女之像泉
畔小舍亦被人毀拆近化居人見擒取盜玉女人
生魂入化中其人遂癩焉

嘉州開元觀門扉為馬棧驗

嘉州開元觀在層崗之上下眺城邑俯眎江山二
水縈迴衆峰環抱頗為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

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夕曠葺脩樓已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為馬廐焉有古制門扉堅朽不蠹亦置於木棧之旁而夜夜有光炯然可鑿以其為怪棄而不用及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門檻之上累日不去雖衆人聚觀以物驅斥宛然猶在涉旬之外不知所之爾

成都景雲觀三將軍堂柱礎驗

成都景雲觀舊在新北市內節度使崔公安潛置新市遷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三將軍堂此頗靈應既毀撤之後惟柱礎一枚穿掘不得置手足於其上熱愈於火後巡應心側近居人有犯觸者立有祥應至今猶存

成都卜肆支機石驗

成都卜肆支機石即海客攜來自天河所得織女令問嚴君平者也君平卜肆即今成都小西門之北福感寺南嚴真觀是也有嚴君通仙井圖經謂之嚴仙井支機石存焉太尉敬煌公好竒尚異多得古物命工人鐫取支機一片欲為器用以表竒

神僊通紀

異工人鐫刻之際忽若風督隆於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物不復敢取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復令人穿掘其下則風雷震驚咫尺昏瞶遂不敢犯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驗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玉座局脚從地而湧老君昇座傳道既去之後座隱地中陷而成穴遂為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天師以為玉局上應魁宿不宜開穴通氣將不利分野乃刻石以閉之因為石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鏤玄元之像焉節度使長史史章仇善瓊開元中偏脩觀宇崇顯靈迹欲開洞門使人窺其深淺發石室之際晴景雷震大風拔木因不敢犯

神僊通紀

漢州金堂縣三元觀轍迹驗

漢州金堂縣大廳前有雙轍迹與三元觀殿前相連入昌利江際而絕無窪陷之狀與平地一般但隱隱然土色稍異畫跡之其跡似黑夜跡之其色似白月中看之亦帶黑色屈曲行勢遠近相合兩轍即先乾雪即先消此最為異綿歷歲年雖鋤屬

踐蹂其迹常在頃因離亂主兵者斬人於其廳前
微汙其迹所汙之處微不相續爾青城山天倉峰
側地中亦有此迹陷地四五寸濶一尺雖年歲更
移其迹依舊縉雲仙都山温州仙巖山皆有轍迹
或輶石上或在平地與此轍迹靈應無異矣

玉局化九海神龍驗

玉局化九海龍神會稽山處士孫立畫也乾符庚
子年九月庚辰時下筆已時已畢蟠拳蹴縮者
七十三尺壁廣一丈八尺許噴雲鼓波頗為奇狀

神僊通紀

燕國公劉景宣因夢神龍降於玉局遂畫其像頽
川王陳公敬瑄濬井於其前遠近居人時有祈禱
者率言有應一旦川境亢旱有一健步者恃酒卧
於龍前井欄之上慢罵曰天旱如此用汝何為以
大石擊龍之脚其痕尚在既還家足疾忽甚痛不
可忍使人焚香告謝竟不能解於是數日而殂

青城絕頂上清宮天池驗

六時水

青城絕頂上清宮有天池焉距宮之下東南十步
深三尺廣亦如之水常深尺許滯雨不加積旱不

減每春游山致齋者多則一二百人少或三五十

人飲用其水亦無涸竭經夏霖霖無人汲水水亦
不溢或人所汙穢立致渴焉頃因遊禮有府中健
步一人隨余登山令以椀汲水誤投足於其間頃
刻即涸數月經雨竟亦無水余宿於上清宮焚香
祈謝一夕復舊矣昔黃帝命甯君為五嶽丈人嶽
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刻漏陽時則颯然而
下陰時即無晝夜凡六時灑水故號六時水焉其
所出處在天倉巨巖之前宗玄觀之南三師壇側

神僊通紀

其下有明皇御容碑水所落處側石為六角池濶
三四尺以貯之焉上無泉源亦無流注應時懸降
勢若暴雨人或炷香執鑪祝而引之自東自西隨
香而灑可移數步之內乾符己亥年觀未興僧水
常如舊忽有飛赴寺僧竊據明皇真碑舍中擬侵
占靈境創為佛院其水遂絕半歲餘僧為飛石所
驚蛇虺所擾奔出山外縣令崔正規秋醮入山聞
鄰閭所說萋雜其下焚香以請水乃復降至今不
絕

葛瓚化丁東水驗

葛瓚化周回巖巒左右嵌穴地靈 秀迥絕諸山
故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焉觀下有 泉深在谷
底汲之非便此宮之西過崖磴十五步巨石之下
有丁東水出於崖腹滴入窪石竅中積雨不溢久
旱不竭人或汚之立致枯涸中和二年刺史安金
山准詔投龍郡縣參從者三百餘人忽有汚觸其
水者頃刻乃竭安公與道流頗為憂懼夜至泉所
拜手焚香叩祈良久涓涓而滴雖從騎之眾食之
神僊通紀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九井驗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焉
平陸之上纔深一二尺或方或圓大者五六尺小
者三二尺相去各數步泉脉相通而水色皆異其
味甘香蓋醴泉之屬也無水旱增減之變常涵岸
不溢蜀王討東川之年岐隴之師赴援乘銳深入
來屆金堂江側江水泛漲雷雨異常遂不克濟師

驚而道時以盛暑探騎十餘人入昌利化見井而
喜擊馬解衣將赴泉以浴忽大井中有馬絆蛇騰
湧而出首如白虎大若車軸嗟氣噴毒勢欲噬人
騎卒見之奔迸而去又每歲三月三日蠶市之辰
遠近之人祈乞嗣息必於井中探得石者為男毛
礫為女古今之所效驗焉

仙都山陰君洞驗道場附

仙都山陰君將欲昇天謂門人劉玄遠曰此山孤
峙勢若龍蟠其首東向必當吐雲送我言訖有五

神僊通紀

色雲從地湧出乘雲昇天出雲之處呀成洞穴水
旱祈禱立有感通大曆九年七月十五日邑人宇
文萬年女人阿忤等一十五人以元節之辰奉香
花於洞門禮拜忽見洞中波濤湧溢出一金手一
玉手其大如扇良久乃隱水波亦不復見長慶元
年江陵人傅緝聞洞中雷吼之聲咸通初道士王
芳芝聞洞中聲如群鳥飛異香紛郁徧於山頂鄉
人常占於歲鶴翔必致於年豐鹿鳴必致於歲歉
不棲凡鳥每有二鳥廣明辛丑歲刺史陳悅脩置

道場有 雲天樂之應井露滋於叢林寵詔褒美
中和甲辰 賜紫大德曹用言准詔齋醮有卿雲
瑞雲之祥時既畢黃籙道場未撤門 有神人見
曰靈山齋醮必命神祇主張某即近廟之神差衛
壇靖齋功既畢門纂未移某不敢輒還本廟道衆
聞其言睹其異遽圻門纂其神見形媿謝而去茲
山靈應今古昭彰傳於衆多非可備述

嘉州東觀尹真人石函驗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

神僊通紀

石函長三尺其上鑿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鄰於鬼
工緘鐫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相傳云是尹喜真
人石函也真人昇天之時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
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犯之必有大禍郡人
遠近咸所敬之大曆中清河崔公爲太守惟剛果
自恃聞有真人石函笑謂官屬曰辛坦平之詐見
矣即詣觀跡函使破其鐫道士曰曰真人有遺教
啓吾函者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怒
曰尹喜死且千年安得獨有函在促命破鐫而堅

不可動即以巨索繫函鼻以數牛拽之鞭驅半日
石函乃開但有符籙數十軸黃素爲幅丹書其文
炳然如新矣崔觀畢謂道士曰吾向者謂函中有
奇寶故開而閱之今但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鐫如
舊崔既歸郡是夜暴卒三日而蘓官吏將佐臣謁
且賀崔謂其衆曰吾甚大愚未嘗知神仙之事無
何開闕尹真人石函果有紫衣冥吏直至寢門曰
我冥吏也奉命召君君不可拒則禍益大矣始
聞其懼不覺隨吏俱去出郡城五十餘里至一官

神僊通紀

署其冥官即故相呂公謹也謂吾曰子無何開尹
真人石函乎今奉上帝命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
即召吏案吾名籍吏曰崔公有官五任有壽十五
年今奉上帝命削五任官削十三年壽獨有二年
在矣於是聽崔還生崔與呂公友善泣告呂公曰
某之罪固不可逃上帝之責固非三赦所及矣過
自己招甘心受責知復何言然故人何以爲救乎
公曰折壽削官不可逃矣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
優其祿廩用副吾子之託耳崔拜謝即爲吏所導

還郡廨中見其身卧於榻妻子環而哭之使者命
崔俯視其尸魂神翕然相合即蕪焉問其家已三
日矣本郡以白蕪使崔即治裝盡室之成都具以
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累二
年而卒矣

九嶷山女仙魯妙典石盆鐵白驗

九嶷山魯妙典仙女得道之所妙典居山脩道自
山門漸遷就高深岑寂之地每居作一麓牀蹤跡
皆在妙典初居此山北無爲觀中去何侯宅舜壇

神僊通紀

三二里後居第一麓牀已在上去舜壇五里其居
所有古鏡一面濶三尺次作第二麓牀又直北上
山三十里中有石盆可廣三尺長四尺自有神水
兩不加溢旱不減耗飲之不竭又有鐵臼重二百
五十斤延唐縣令王翹令人強取藥臼行未及縣
王翹家舉二十餘口兩三日中相次俱死藥臼今
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真宗皇帝御製天童護命妙經序

夫妙本難窮至真善應可道而非常道無爲而靡

不爲是以瓊簡瑤函爰敷寶訓雲章鳳篆咸演秘
文標示明科形容造化所以宣揚博利仗助洪鈞
爲善教之痊蹄道舍靈之耳目朕獲膺元命茂育
群黎冀廣真詮潛資廢品以天童護命經者
太清密語金闕真符素有前徵播於別錄其或洗
心誠誦結念奉持固可却厲蠲邪臻和致壽類義
圖之立象幽贊神明同夏鼎之除祗不逢魍魎愈
凶災於六極集戩穀於百祥因模寫以頒行乃標
題而叙列所期寰海共樂生成云耳

神僊通紀

○太上童經靈驗錄

益州西門內石笋街百姓李萬壽者年五十餘景
福元年壬子歲三月中值亂城門盡閉家道罄竭
親屬二十餘口悉皆淪沒萬壽一身窮悴其月城
開之後遂往漢州投託親知行至新都縣覺日色
猶早乃更前去殆至昏黑無處止息遙見西山之
下隔橋似有人居茅齋四向園林森聳萬壽至門
扣扉良久一女子出年纔及笄忽見萬壽甚驚問
曰君是何人因而至此萬壽曰欲往漢州至此抵

夜願寄一宿希不艱阻女子曰君宜速去此不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緣妾夫婿非人也萬壽堅問其故乃曰妾夫即行病鬼王也啖食生人莫知其數妾即新都縣藍淀行內王萬回家女也偶然被攝至此無由歸得萬壽曰某至此山路險惡去亦死住亦死願得一處藏匿必可免難當為娘子通報本家令知在此女子良久欣然遂引萬壽入大甕中以物蒙之萬壽既喜又懼不敢喘息但志心密誦太上天童護命經四更以來忽聞大風拔

神僊通紀

樹走石飛砂俄見鞍馬鏗喧旗隊震耀入於堂內須臾而風止俄又聞鼙睡之聲雷吼達於屋外夜未曉女子潛至甕間語萬壽曰我王與群鬼睡矣然王問妾云適來忽見宅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中紫雲之內白鶴仙童羅列前後吾遂急歸復遇一老翁四目部領兵使三十餘萬逐吾至大鐵圍山吾奔迸竄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乏豈是有術人至此否妾但答云此無人也君必有秘術邪為妾言之萬壽曰某無所能適但至心密誦

天童護命經耳女子曰君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密歷誦經一遍女子稽首跪聽移時讚歎乃曰豈非此經驗否言訖復入室內忽寂然無物但有空房四向尋覓絕無影響但聞香風颯颯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皎然遂奔至甕所驚告萬壽同尋香氣而出天色漸曉方知身在大古墓中相顧悚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縣尋其本家父母聚族悲喜問其事由遠近人民傳說驚歎以錢十萬莊一所贈萬壽即於嚴真觀入道其女子之父王

神僊通紀

萬回即以萬壽處傳受天童經於玉皇觀中入道

神仙通紀十一冊

神祇志

上清衆道綜監寶諱

上清諸真聖秘

甲子本命元辰曆

三寶大有金書

斗宿天帝太錄

五星宿錄文

太上步綱錄

神僊通紀

太歲姓名

五方二十八宿甲神名

上清高上玉真衆道綜監寶諱

有一

六甲君諱影

元白君諱鵲

南嶽君諱北

黃書君諱燭

太極君諱燿

萬福君諱推

赤界君諱赫闌

青童君諱期

真斗君諱擊

大度君諱琴

逆拘君諱婢

絕死君諱退

行生君諱疆

赤白君諱旭

涌白君諱電閣

長生君諱涌

下一君諱著

蓬萊君諱賴

夏里黃公君諱圖

補胎君諱政 還精君諱統

三生君諱謙

三氣君諱奕

自然君諱一

東嶽君諱闌

中嶽君諱闌

西嶽君諱遵

北嶽君諱愛

崑崙君諱明

五色君諱萬

上一君諱衍

玄雲君諱昆

中黃君諱堂

北辰君諱遷

萬度君諱輝

萬生君諱憐

度道君諱忠

百福君諱憐

開化君諱堅

決明君諱蘭

越道君諱生

五色君諱眠

八生君諱清

琨氣君諱蘭

下一君諱恭

中一君諱池

上一君諱闌

中一君諱闌

中一君諱闌

上一君諱闌

真一君諱厥

真一君諱導 合靈君諱布 上色君諱蒲

下一君諱閻 涌泄君諱房 解連君諱馳

解普君諱胎 解普君諱訥 中胎君諱闕况

真一履行君諱真 太一真君諱宗 天一極闕叱

金契真名闕 素券君諱闕 素券胎中真

真一君諱闕 道極君諱闕闕

真一君諱闕闕闕 屬太皓之氣屬青闕宮無極

真生我父真名闕尾 真生我母真名闕夫人

太元君真諱闕 度厄使者 度世主錄真名闕

長生司命諱闕之 太元一君諱闕目曜

陽三魂真諱闕 陰三魂真諱暉

陽七魄真諱孺 上皇人真諱闕

陰十四魄真諱闕 中黃夫人諱闕若

天真人諱闕治 三天真諱闕地 真人諱超之

仙真人諱闕 生午 天真人諱闕地 地仙君諱闕市

飛仙君諱水禁 上二君夫人諱闕

中一君諱闕胎 下一君夫人諱闕子 三魂夫人諱闕

泰清君諱詳 泰玄君諱蕩 二篇同卷

上清宋經諸真聖祕卷之一 有三

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太上道君玉錄百神名

第一高上虛皇道君內名三藍羅波建臺於地上

音天命長人恒寧

第二上皇玉虛君內名離堂合推運入於地上音延

天骨辟龍毒

第三上皇上帝君內名珠鬱羅廣都靈地上音

長存體志善子

第四上皇先生宗晨君內名弗育遊散兆生地

上音躬常在去無輪

第五太微天帝君內名超滯天橫冥始地上音勃

沙玄無定方

第六三元紫精君內名壽苞度躬猷已地上音幸

長劫放萬齡

第七真陽元老玄君內名玄愷沙稱福神地上音

無生死入胎門

第八上元太素三元君內名明柱子會和存地上音

扶天命登明曜

第九上清紫精三素君內名樂伯勒飛冥賢地上

音始生王上道宗

第十素靈陽安君內名望昌瑒順萬烟地上音連

劫生厥出天

第十一皇清洞真道君內名迴素充吉來靜地上音

大福子長天生

第十二高上太素君內名和歸落吉舒永地上音

出常外萬劫治

第十三皇上四老道中君內名三樂深五運門地

上音法輪回道上生

第十四玉宸太上大道君內名泓鬱遐度法全地

上音重劫視滅長苦

第十五太清大道君內名明考梨後劫阿地上音

濟無生得來願

第十六太極大道君元景君內名迴因名神初羅

地上音暉履安固止身

第十七皇初紫元君內名發遷合光運長地上音

常生天入寶炁

第十八無英中真上老君內名彌劫車大生彰地上

音反老童受年祚

第十九中央黃老君內名滿景生比勃通地上音

解脫文富劫

第二十青精上真內景君內名種氣會出蘭蒙

地上音昌曲子東壽王

第二十一太陽九氣玉賢元君內名會命初幽中和

地上音混生宗理仙樞

第二十二太陽九素金華景元君內名冥沖次

信明都地上音延命王駕本根

第二十三九星上真司命君內名掌堂建元眇

靈地上音大劫但未始交

第二十四天皇上真玉華三元君內名保解垂

結六庭地上音生雙門入仙胎

第二十五太一上元禁君內名丹明昌左帝根地

上音無常子得大明

第二十六元虛黃房真晨君內名變世氣三道

遷地上音理命非遷連劫

第二十七太極主四真人元君內名登來張垂
法護地上音靈壽臺宜生人

第二十八計真七晨散華君內名鮮曲玄鏡
重車地上音長濟樂脫夏苦

第二十九晨中黃景元君內名總命本登龍
津地上音玄劫會萬履阿

第三十金闕後聖太平李真天帝上景內名
暉延勒得日賢地上音籍會元帝符子

第三十一太虛後聖無景彭室真君內名乘
元輪入幽宗地上音禍車滅養九景

第三十二太玄都九炁丈人主仙君內名無阿累
奉神冲地上音見玉賓狀戀心塗

第三十三上清八皇老君內名映道劫度連絕地
上音濟寒熱得金氣

第三十四東華方諸宮高晨師仙保王青童
君內名觀軒寢明宿樵鈔地上音三生連虛無中

第三十五樛桑大帝九仙堂君內名盈劫連世王
界地上音車離苦去百毒

第三十六有玉真萬華先生主圖玉君內名命
帝百方超疑地上音理生來福田延

第三十七玄洲二十九真伯上帝司禁君內名
開神華大紀元地上音三毒除福乘迴

第三十八太无晨中君內名凌昌王百塗君地
上音得合契登神鄉

第三十九西元龜山九靈真仙母青金丹皇
君內名極炁壽受垂明地上音合百襟駕
變劫

唯一玉檢五老經

白素元君諱啓明蕭蕭刃字金門上

黃素元君諱圓華黃刃字太張上

紫素元君諱翳鬱鬱無刃字安來上

無英公子諱玄元叔 白元君諱鬱靈標

中央司命君諱理明初 命門桃君諱孩道康

太丹隱書洞真玄經

紫微夫人諱清娥字愈音

太極真人四時記書思存百神混本

命帝君大變之道

第一帝名彫梁際字青平

第二帝名長來覺字南和

第三帝名彰安幸字西華

第四帝名保成昌字北伐

帝君左右二老名字

左玄一老子名林虛夫字靈時道

右三素老君名張上字神生道

左仙人成仲子一名帝賓字四華

右仙人曲文子一名光堅字靈和

太一者胞胎之精變化之主太一名務猶收字歸

會昌又名解明一名寄頻

左無英公子者結精固神之主三元上炁之神名玄

元叔字合符子又名元素君神公子常在玉房

上清之內

右白元君者或曰洞陽君也主攝魂魄之炁接御

靈之神名鬱靈標字玄夷絕又名朱精一名

啓成治在玉室上清之內

啓成治在玉室上清之內

中央司命君者或曰制命丈人主生年之本命攝

壽夭之簡札名理初明字玄度卿一名神宗一名

靈華白曰治幽極宮通御房出入神廬兩門中又

治在玄室地戶之中幽宮之下六合宮之上三界中

耳釋曰陰房者是鼻之兩氣中也司命出入當由鼻

孔不從兩眉間也又在玄室玄室者為靈之中也

戶亦為陰囊中也若女子存之令在陰門之內北極中之

存思焉命門挑君者攝稟炁之命此始炁之君名孩道

康字合精延一名命玉一名胞根白曰治在金門五

城之中是臍中命門下丹田也夕治在六合中太一

之右焉

太微紫房童子名于景精字會元子一名三矜

交一名對帝真

太上三玄帝君者太一內精神太上元精之炁也謹

逢凌梵字復昌靈一名七靈一名神丈人常太極

紫房中

白炁君務玄子字育尚生常

青炁君案延昌字合和與女

黑炁君祇來生字精上門

黃炁君祖明車字神無極

赤炁君混離子字叔火堅

上玄君高同生字左迴明

下玄君叔火王字右迴光

扶
泥炁天帝卿肇勤精字仲玄生一名起非一名常

絳宮心丹田宮中一元丹室君神運珠字子南丹

一名生上伯一名史雲拘

絳宮輔皇中一卿中光監字四化靈一名幽車伯

一名董史華

命門下一黃庭元王始明精字元陽昌一名嬰兒

胎一名伯史原

黃庭鎮獨卿歸上明字谷下玄一名奉申伯一名承光

生六合宮中

又有太一神名重冥空字幽寒無

九真中經黃老祕言

第一真法帝君太一五神一共混合變為一大神在

心之內號曰天精君字飛生上英

第二真法帝君太一合會五神混化內變為一太
神號曰堅玉君字凝羽珠

第三真法帝君太一五神號曰元生君字黃寧

子玄

第四真法帝君太一五神在肝中號曰青明君字

明輪童子

第五真法帝君太一五神在脾中號曰善光君字

太昌子

第六真法帝君太一五神在肺中號曰上元素君

字梁南中童子

第七真法帝君太一五神混合化為一大神在人兩

腎中號曰玄陽君字冥光先生

第八真法帝君太一五神混合變化為一大神在膽

中號曰合景君字北臺玄精

第九真法帝君太一五神混合變化為一大神在

泥丸紫房之中號曰帝昌上皇君字先靈元宗

左目童子飛靈 右目童子晨嬰

左手童子接生 右手童子方盈

上部肺部童子素明

腦神名覺无子字道都

髮神名玄文華字道衡

皮膚神名通衆字道連

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

項髓神名靈謨蓋字道周

脊神名益雁輔字道柱

鼻神名冲龍王字道微

舌神名始梁峙字道岐

中部喉神名百流教字道通

肺神名素靈生字道平 心神名煥陽昌字道明

肝神名開君童字道青 膽神名龍德拘字道放

脾神名元全字道騫 左腎神名春元直字道響

右腎神名象他无字道生

下部胃神名同來育字道展

窮腸中神名兆勝康字道還

大小腸中神名蓬送留字道廚

腔中神名受厚勃字道虛

胃膈中神名廣瑛宅字道仲

兩脅神名辟假馬字道成

左陰左陽神名扶流起字道圭男存為左卯女存

為左陰

右陰右陽神名苞表明字道生男存為右卯女存

為右陰

修洞房紫房中事及存九元七元法

第一星中名太一上宮宮中有帝君變隱逃元內

妃名太一法坦字幸正扶

第二星中名中元宮宮中有帝君保胎化形內

嬪名太一三來瓮字羅朱嬰

第三星中名真元宮宮中有帝君六道七隱上

元丹母名太一靈夷字冲雙兆

第四星中名紐幽宮宮中有帝君匿景藏光中

元內妃名太一七烈字橫單盤

第五星中名綱神宮宮中有帝君變體易景斗

中大女名太一鬱書字時立蘭

第六星中名紀明宮宮中有帝君隱迹散象斗

中中女名太一氣精字抱定陵

第七星中名閔會宮宮中有帝后分景萬形斗中少
女名太一都墨字天凡奴

第八星中名帝席宮宮中有帝后化日月水火斗
中高皇左夫人名太一石啓珠字絡茂華

第九星中名上尊宮宮中有帝若化金石山河斗
中高皇右夫人名太一愛修字雲育玄

太上鬱儀日中五帝諱字
日中青帝諱圓常無字照龍麟

赤帝諱丹靈峙字綠虹映

白帝諱浩鬱鬱將字迴金霞

黑帝諱澄滑淳字玄綠炎

黃帝諱壽逸阜字翹暉像

太上結璘月中五帝夫人諱字

青帝夫人諱城隱珠字芬豔嬰

赤帝夫人諱翳逸寥字婉廷虛

白帝夫人諱靈素蘭字鬱蓮華

黑帝夫人諱結蓮翹字淳屬金

黃帝夫人諱清營襟字貝定容

日中五帝蒐精內神名珠景赤童

能知日蒐名終身無疾萬禍不犯太上藏日月

蒐名於紫虛玉宮有知之者通神使靈

金真玉光經

立春東北青微上府始陽宮中元景司空錄道君

姓葛諱 太兗獻

春分東方青陽上府玄微宮中始景老子道君姓

羽諱 幽宛

立夏東南少陽上府太微宮中玄景王光無極道

君姓王諱 無英

夏至南方太陽上府紫微宮中虛景太尉元先道君

姓玄諱 伯央

立秋西南少陰上府靈微陽宮中元景太一淡天道

君姓黃諱 運珠

秋分正西太陰上府精微允宮中明景太和道君

姓諱 仁義

立冬西北陰暉上府清微宮中洞景司錄太陽道

君姓玄諱元輔

冬至北方陰精上府道微宮中諫議玄和道君姓

王諱陰精

日寇朱景照韜綠映迴霞赤童玄翹像十六字

日姓

月鬼暖肅芬豔翳家婉虛靈蘭鬱華結翹溥

全精營吳谷臺標二十四字月諱

服日月黃華八素經

太素元君 始素元君 玄素元君 元素元君

紫素元君 黃素元君 白素元君 飛素元君

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經

上清總真主錄南極長生司命君姓三諱政生字易

度

上元上真八景

元始皇上文人諱延世字觀無覽

高靈九天王諱上觀洞字運梵

玉真九天文人諱延世明字係上連

皇老三文人諱上定狀字明梵

上三天玉童諱高玉賢字無常在

玉皇九霄文人諱上闕字通大明

紫映九霄真王諱靈瑞字應觀世

高上虛皇君諱幽造字天法朗

上元中真八景

紫虛高上元皇道君諱明上基字龍冥範

上皇玉虛君諱明世蘭字曲常清

三元太明上皇君諱寂欣平字靈劫化

皇上萬始先生諱幽朗蘭字通大梵

皇上玉帝君 太素高虛上紫極皇君

虛明紫蘭中元面嶠君 紫虛玉皇先生紫晨君

上元下真八景

紫虛三元紫精君 真陽元老玄君

紫虛皇老上帝君 青靈陽安元君

紫虛皇清洞真君 元靈高上太素君

中元上真八景

北玄高上虛皇君 南朱高上虛皇君

西華高上虛皇君 東明高上虛皇君

中元中含虛皇君 五靈七明混生高上君

三元無上玄靈皇元辰君 玄寂九元上虛君

中元中真八景

太明靈耀中真元上君

三元四極玄上虛皇元靈君

三元晨中黃景虛皇元臺君

皇上下老道中君

三元紫映暉神虛生主真元胎君

玄微上真太清大道君 太極大道元景道君

皇初紫元君

中元下真八景

無英中真上老君 玄虛太真洞景君

太陽九元玉賢元君 太初九素金華景元君

九皇上真司命君 天皇上真玉華三元君

黃房真晨君 太一南極上元禁君

黃氣陽精藏天隱月經

秋分月中白老夫人姓蕭諱玉精

冬至月中玄光夫人姓勃諱隱暉

春分青光夫人姓陽諱通明

夏至丹光夫人姓秦諱盛鏡

七曜七童子名諱

第一童子諱樞明 第二童子諱曜靈

第三童子諱北辰 第四童子諱贊精

第五童子諱丹嬰 第六童子諱清虛

第七童子諱紫英

紫度炎光神玄變經迴神飛霄登空招五

星上法

東方青帝諱通明字蓋卿

肝中四真名青明君字明輪童子

南方赤帝諱太陽字幼林

絳宮中一元丹皇君名神運珠字子南丹一名

生上伯一名史雲拘

西方白帝諱通陰字元起

肺中六真名上元素玉女君字梁南中童

北方黑帝諱通神字子規

腎中七真君名玄陽君字冥光生

中央黃帝諱萬福字太倉

脾中五真名養光君字太昌

上玄元父君諱高同生字左迴明

下玄元母名叔火王字右迴光

鎖神養生內思飛仙法

髮神名蒼華字太元 腦神名精根字沉丸

眼神名上字英玄 鼻神名玉龍字靈堅

耳神名空閑字幽田 舌神名通命字正倫

齒神名鐸鋒字羅千 心神名丹元字守靈

肝神名龍烟字含明 腎神名玄冥字育嬰

脾神名常在字亮傳 膽神名龍曜字威明

精血三真名元生君字黃靈字子玄

骨節二真名聖玉君字凝羽珠

心中一真名天精液君字飛生上英

九元之真男名拘制字帝子

紫素左元君名霞鬱無刃字安來上

黃素右元君名啟明蕭刃字全門上

日中司命名接生字通靈

月中挑君名方盈字連梁

胎中一元白氣君名務玄字育尚生

太一精靈名玄歸字盛昌

喉之本結中青氣君名紫延昌字合和嬰

嬰兒元君精靈名保各童字明天

節中黑氣君賦來生字精上門

帝真精靈名幽臺生字灌上生

胞中黃炁君名祖明申字神無極

天帝精靈名理維藏字法珠

二孔之本血中赤炁君名混離字叔保堅司命

精靈名癸紐字字慶玄

上玄元父君名高同生字左迴明

下玄元母名叔火王字右迴光

帝皇太一名陽堂玉字八靈

九閔靈名綠迴道字絕冥

天紀帝靈名照無阿字廣神

修隱景之道存思希微

蒼帝君諱錄豐子 赤帝君諱定光君

白帝君諱梁淵石 黑帝君諱齊元旋

上帝君諱接空子靈微 中帝君諱康尼文宣微

下帝君諱弘庸子 洞微真帝君諱泗登據

九微內帝君諱申明閑

次存九星帝君內嬪諱

扶 第一星帝君變隱桃元內妃名太一法坦字辛正

扶

第二星帝君保胎化形內嬪名太一三來寔字

羅朱嬰

第三星帝君六道七隱上元丹母名太一靈夷

字冲雙光

第四星帝君匿景藏光中元內妃名太一烈字

橫單槃

第五星帝君變體易景斗中大女名太一鬱書

字晴立蘭

第六星帝君隱迹散象斗中中女名太一氣精字

抱定陵

第七星帝君分景蒿形斗中少女名太一郁黑

字天凡姬

第八星帝君化日月水火斗中高皇左夫人名太一

石啓珠字絡茂華

第九星帝君化金石山河斗中高皇右夫人名太一

一愛修字雲育玄

九帝真形名曰無常童子

九星名

第一太星精名玄樞 第二元星精名北台

第三真星精名九極上真

第四紐星精名旋根 第五網星精名天平

第六紀星精名命機 第七闕星精名玄陽

第八帝星精名高上玉皇

第九尊星精名太微帝君

常當清朝日出時入室東向存思五方童

子名

東方青光童子名青玉字飛正

南方赤光童子名丹暉字玄紀

西方白光童子名皓華字迴神子

北方黑光童子名玄明字太陰文

中央黃光童子名執忠字黃錄子

五方霞名

東方青霞諱飛虛 西方白霞諱素虛

南方赤霞諱丹映 北方黑霞諱玄象

中央黃霞諱總生

上清青要紫書金根衆經上

青要帝君姓堯諱字伯開

日寇名珠景照翰綠映迴霞赤玉皇玄鑑像

月寇名暖蕭芬豔駁寥婉虛靈蘭鬱華結翹

淨金精營吳容臺標 九天具女諱字

上清青要紫書金根衆經下

東華青宮有六門

東門門即姓立名伯淵 南門門即姓王名祖思

西門門即姓唐名尚節 北門門即姓史名少華

東南門門即姓文名五車

東北門門即姓玄名寒永

上清玉精真訣三九素語經

東方青帝少陽九靈真人諱拘長生

南方赤帝太陽南極真人諱融尚生

西方白帝少陰素靈真人諱辱明

北方黑帝太陰玄靈真人諱吳玄點

中央黃帝總元三靈真人諱元華

玉清高皇上真人諱太虛

上清三元玉檢三元布經

太素三元諱正營條字靈溥嬰

丹景道精隱地八術經

紫清元君諱 素靈洞玄大有妙經

元明元耀延靈耀元君諱玄混字靈元

少陽啓明天君諱常君字伯玄

太陽君諱啓明字真威

元命君諱始明字混生

寶靈耀鬼君諱飛生字守命

常陽玉女諱惠精字娥景

絳宮玉童諱上玄字昇靈

翠靈仙童諱安來字玄耀

太丹赤玉女諱承靈字精微

太靈機皇君諱景化字元精

延壽司錄君諱度生字延正

玄天太虛君諱無窮子字運度

太上高皇君諱承天字胤元

司命司錄司危司非度生君諱度世字延生

太赤靈寶意耀鬼君諱玄固字無終

通靈仙童諱齡期字昇幽

執忠五王童諱法華字娥先

黃素玉女諱尊炁字太素

洞淵洞玄混化內真生官寶名

元尊太仙君諱浩思字極元

璣星光君諱混精字浩真

上皇白人君諱浩丹字正綸

元華鬱單君諱北浩字停淵

太極五嶽仙君諱法容字白元

元皇寶鬼耀意君諱飛生字昇無

耀靈元化玉童諱幽精字變通

靈仙玉童諱沖淵字北極

金樓玉女諱娥廉字惠精

明堂明童言具君諱玄陽字少青

明鏡神君諱招精字四明

玄丹宮日中生君諱規英字化玄

玉清之母姓廉名銜字荒考

上清真女厥(姓)名迴字珥類

太極帝妃姓玄名虛生字伯無

太上君后姓遷名含孩子合延

中丹田宮一元丹室君諱神運珠字子南丹一名

生上伯一名史雲拘

左有輔皇卿一人諱中光堅字四化靈一名幽車

伯一名董史華

命門丹田宮嬰兒諱始明精字元陽昌一名嬰

兒胎一名伯史原

右有鎮痾卿一人諱歸上明字谷下玄一名奉中

伯一名承光生

上清神州七變舞天經

上皇先生紫宸君諱波帝字虎淵

五方霞諱紫度炎光經中已有此不重載

日中童陽君姓義諱兆靈

月中有娥景少陰文諱娥精

左目中耀陽君諱赤精

右目中通精玉女姓南諱娥延

歲星皇君諱澄瀾字清疑

熒惑星皇君諱維濤字散融

太白星皇君諱寥凌字振尋

辰星皇君諱肇恒字精源

鎮星皇君諱藏睦字軌延

上清天閱三圖七星移度經無真諱

太上六甲九赤班符無真諱

神虎上符消魔智慧經

太微天帝君內名超滯天橫冥始太一君

曲素訣辭五行秘符卷無真諱白羽黑融飛行羽經

魁中大神名曰哥紐厥字靈剛

外國放品青童內文上經無真諱

終

上清衆經諸真聖秘卷之二

外國放品青童內文下經

第一無景無色樹影單無量天

符 英初天王姓混諱均物羅

第二無形清微天

符 化升天王姓馮諱提阿沙

第三無精波羅摩孺天

符 玄黑天王姓雲諱奎零

第四入色水無量億羅天

符 飛宗天王姓王諱阿衡

第五無極洞清上上禪善無量壽天

符 雲羅天王姓契諱靈霸霸

第六玄微自然上虛禹餘天

符 梵咽天王姓羅諱波梨茶

第七玄清上炁那首約淨天

符 玄那天王姓梵諱首波

第八梵行上清炁稽那過淨天

符 玄推考天王姓憲諱首苛

第

有四

第九無窮洞虛極上須延天

符 迴摩天王姓澤諱寶頭羅

第十玄梵玉虛無精無羅迦淨明天

符 雲阿天王姓周諱阿迦須

第十一無玄元達上靈赤天

符 重慕天王姓丹諱清淨瑛

第十二大梵元炁離和天

符 世早天王姓固諱分若

第十三無極上虛玉空玄洞寂然天

符 五家天王姓泮諱霽慶

第十四梵無色上真炁潘羅玄妙天

符 雲持天王姓隨諱梨沐音

第十五飛梵行真上玄炁謾福德天

符 却利天王姓王諱惟鉢離

第十六雲梵流精中元近慈際溥天

符 世良天王姓朱諱梨藹

第十七玄上洞極無崖不輪樂天

符 天王姓凝諱霽霞霍霄

第十八大梵玄天元精答起近際天

符 天王姓阿諱明秀

第十九梵紫虛上元首帶快見天

符 天王姓劉諱且肩

第二十虛梵上清化靈須陀結愛天

符 天王姓彭諱移那

第二十一上極無景洞微化應聲天

符 天王姓暉諱蘇靈

第二十二大梵九玄中元阿給道德天

符 天王姓捷諱尼姑

第二十三行梵元清下靈炁須遠天

符 天王姓周諱難首

第二十四極梵洞微九靈炁須帶阿那天

符 天王姓竺諱明和

第二十五無名至極洞微梵寶天

符 天王姓精諱霧雲霽

第二十六微梵玄天炁帶扇給道德天

符 天王姓洛諱須阿摩

第二十七虛梵天无蟬然識慧天

符 天王姓云諱無陀

第二十八空林凡中天續元伊檀天

符 天王姓朱諱仲生

第二十九太極無崖紫虛洞幽梵迦摩夷天

符 天王姓玄諱靈靈

第三十綠梵自然識慧入天

符 天王姓迦諱釋文羅

第三十一玄梵大行無景無所念慧天

符 天王姓伊諱檀阿

第三十二雲梵上行維先阿檀天

符 天王姓仲諱雲勳勃

第三十三無色玄清洞微波梨答和天

符 天王姓王諱靈靈

第三十四洞微玄上梵无阿竭合那天

符 天王姓桓諱墮世宗

第三十五玄上綠梵滅然天

符 天王姓朱諱陀雲珍

第三十六極色上行梵泥維先若那天

符 天王姓表諱員珠

洞淵九地三十六音内名

第一壘色潤地正音 符 土皇姓秦諱考景椿

第二壘色潤地行音 符 土皇姓黃諱昌上文

第三壘色潤地遊音 符 土皇姓青諱玄文基

第四壘色潤地梵音 符 土皇姓悲諱忠陣皇

第五壘剛色地正音 符 土皇姓代諱神文光

第六壘剛色地行音 符 土皇姓鬱諱夢母生

第七壘剛色地遊音 符 土皇姓玄諱乾德維

第八壘剛色地梵音 符 土皇姓長諱皇胡

第九壘石脂色澤地正音

符 土皇姓秦諱維神

第十壘石脂色澤地行音

符 土皇姓周諱伯上人

第十一壘石脂色澤地遊音

符 土皇姓朱諱明車子

第十二壘石脂色澤地梵音

符 土皇姓朱諱明車子

符 土皇姓庚諱文敬士

第四壘潤澤地正音符 土皇姓賈諱雲子高

第四壘潤澤地行音符 土皇姓謝諱伯無元

第四壘潤澤地遊音符 土皇姓已諱文秦陣

第四壘潤澤地梵音符 土皇姓行諱機正方

第五壘金粟澤地正音

符 土皇姓華諱延期明

第五壘金粟澤地行音

符 土皇姓黃諱齡我容

第五壘金粟澤地遊音

符 土皇姓雲諱探無洲

第五壘金粟澤地梵音

符 土皇姓將諱通八光

第六壘金剛鐵澤地正音

符 土皇姓李諱上少君

第六壘金剛鐵澤地行音

符 土皇姓范諱來力安

第六壘金剛鐵澤地遊音

符 土皇姓張諱李季元

第六壘金剛鐵澤地梵音

符 土皇姓王諱駟女容

第七壘水制澤地正音

符 土皇姓唐諱初生暎

第七壘水制澤地行音

符 土皇姓吳諱正法法圖

第七壘水制澤地遊音

符 土皇姓漢諱高文徹

第七壘水制澤地梵音

符 土皇姓京諱仲龍首

第八壘大風澤地正音

符 土皇姓葛諱玄升先

第八壘大風澤地行音

符 土皇姓華諱茂雲長

第八壘大風澤地遊音

符 土皇姓羊諱真洞玄

第八壘大風澤地梵音

符 土皇姓周諱尚敬原

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炁正音

符 土皇姓極諱無上玄

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炁行音

符 土皇姓升諱靈元浩

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炁遊音

符 土皇姓趙諱上伯玄

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炁梵音

符 土皇姓農諱勤無伯

上清金闕上記靈書此宗文經

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李諱元一諱玄水字子光

一字山洲

上清金闕後聖帝君彭諱廣淵一名玄虛字大

椿一字正陽彭亦時為李或名彭先李君學

道人皇時生位為太微左保真皇君

拘三意七意法

第一意名奕靈第二意名胎光第三意名幽

精第一意名尸狗第二意名伏矢第三意名

雀陰第四意名吞賊第五意名非毒第六

意名除穢第七意名臭肺

泥九宮其神赤子字三光先一名帝卿中元宮

房中心是也其神真人字子丹一名中光墜下元

丹田宮騰下三寸是也其神嬰兒字元陽昌字

一名谷下玄命門騰也玄闕是始生胞腸之通

路也其中有宮宮內有大君名桃字合延

玉珮金璫太極金書經

九天化三元九真寶神內諱

上元上真一君姓姦諱闕闕字神先

上元中真一君姓闕諱闕闕字赤玄

上元下真一君姓闕諱闕闕字元山

上元上真一君姓闕諱闕闕字上真

中元中真一君姓闕諱闕闕字光明

中元下真一君姓闕諱闕闕字玄丹

下元上真一君姓闕諱闕闕字嬰芝

下元中真一君姓闕諱闕闕字玄泉

下元下真一君姓闕諱闕闕字陽生

金瑞太霄隱書洞飛經

金瑞以九天鬼雲九天之上名曰虹映一曰上清華

蓋陰景之內真鬼靈帝君姓陰暉諱闕元

九丹上化胎精中記

胞上部有四結當以本命之日平旦入室燒香向

西北九拜朝元天元父叩齒九通三呼九天元父

諱

迴向東南三拜三呼九天玄母諱

鬱單無量天王姓混諱需均芻羅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王姓袂諱靈芻芻

須延天王姓澤諱靈羅

上部八景神

鵬神名覺無字道都

髮神名玄文華字道衡

皮膚神名通衆仲字道連

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產

項體神名靈謨蓋字道周

齊神名益歷輔字道柱

鼻神名冲龍玉字道微

舌神名始梁時字道岐

胞中部有四結以本命之日正中午時朝元父

三呼元父諱玄母諱與上部同

寂然天王姓泮諱節靈

不驕樂天王姓任諱賓霍霍

化應聲天王姓輝兩蘇靈

中部八景神

喉神名百流放字道通

肺神名素靈生字道平

心神名煥陽昌字道明

肝神名開君童字道青

膽神名龍德拘字道放

左腎神名春元直字道卿

右腎神名象他無字道生

脾神名寶元全字道騫

下部有四結以本命之日夜半子時拜朝元父

三呼元父諱玄母諱與上中部法同

梵寶天王姓精諱霧雲雲釋

梵迦摩夷天王姓玄諱震震

波梨答怒天王姓王諱靈靈

下部八景神

胃神名同來育字道展

窮腸中神名兆滕康字道還

大小腸中神名蓮送留字道廚

腔中神名受享勃字道虛

胃膈中神名廣瑛宅字道仲

兩脅神闕辟假馬字道成

左陰左陽中神名扶流起字道圭

右陰右陽中神名苞表明字道生

上清元始變化真上經九靈太妙龜山

元錄上

九天鳳宮領仙王姓上玄字閔明

西王母諱婉矜元始皇上丈人元玉虛之氣諱延世

暗字觀無覺

高靈九天王元太虛之氣諱上觀洞字運梵玉

真九天丈人元紫虛之氣諱延世明字係上運

道根九元父元父根之氣諱九靈道字混太真

道極九天玄母元洞淵之氣諱員沌字黃大覆

黃老三天丈人元洞虛之氣諱上定扶字明梵宗

虛生三天玉童元玄虛之氣諱高玉賢字無

常在

高上玉九霄丈人元六虛之氣諱上闕字通大明

上虛紫暎九霄真玉元皇之氣諱靈瑞字應觀

世

高上虛皇君元上皇之氣諱幽造字大法明

紫虛高上元皇道君元明皇之氣諱明上基字

飛冥範

上皇王虛君元紫皇之氣諱明世蘭字曲常清

皇上萬始先生元上皇之氣諱幽朗蘭字通大

範

上皇先生紫晨君元高元之氣諱欣平淵字道

元極

紫虛皇上帝君元洞元之氣諱靈明谷字

大範宗

紫虛皇上帝君元洞精之氣諱虛盈字元

衡器

玄虛太真洞景君元洞融之氣諱游上飛字玄

簡梁

皇上上帝元高晨之氣諱大字字大幽始

太素高虛上極紫皇君元明晨之氣諱宗梵

悔字玄上門

虛明紫蘭中元高停君元大晨之氣諱慧智

字通天紫

紫虛玉皇先生紫晨君元玉晨之氣諱靈會消字

度衆光

紫虛三元紫精君元紫晨之氣諱明上耀字明

大光

真陽元老玄君元洞晨之氣諱明流燭字宣通

勃

太微天帝君元洞浩之氣諱大宗屬字元洞度

青靈陽安君元洞浩之氣諱度衆法大開明

上元太素三元君元晨華之氣諱無育瑛字勃

芝

高上太素君元洞觀之氣諱寶洞通字明世宗

上清紫精三素君元陽洞之氣諱霄華字法

靈耀

皇清洞真君元明浩靈之氣諱元寶琮字理

玄曠

皇上四老道中君元洞虛之氣諱鏡際字浩無

玉晨太上道君元虛靈之氣諱巽獻字汝若淵

中央黃老君元五暉之氣諱無英生字雲九夜

太極大道元景君元上融之氣諱道大師字度大明

太清大道君元玉融之氣諱員上合字靈幽會

皇初紫元君元融生之氣諱與劫行字一悉真

無英中真上老君元玄昊之氣諱景中華字明

煒

上清元始變化寶真上經九靈太妙龜

山元錄下

北玄高上虛皇君元玉皇之氣

南朱高上虛皇君元高皇之氣

西華高上虛皇君元上皇之氣

東明高上虛皇君元明皇之氣

中元中含虛皇君元泰皇之氣

五靈七明混生高上君元紫皇之氣

三元無上玄老虛皇元辰君元精皇之氣

玄寂九元上虛皇君元飛皇之氣

大明靈輝中真無上君元玄虛之氣

三元晨中黃景虛皇元臺君元紫虛之氣

三元四極玄上虛皇元靈君元鳳虛之氣

三元紫映暉神虛主玄真元胎君元融虛之氣

青精上真內景君元始洞之氣

太陽九氣玉賢元君元玉柱之氣

太初九素金華景元君元皇靈之氣

九皇上真司命君元玉靈之氣

天皇上真玉華三元君元洞靈之氣

太一上元禁君元飛靈之氣

元虛皇房真晨君元清靈之氣

太極至四真人元君元四芒之氣

四斗中真七晨散華君元四泥之氣

晨中黃景元君元皇暉之氣

金闕後聖太平李真天帝上景君元通晨

之氣

太虛後聖元景彭室真君元四演之氣

太玄都九氣丈人主仙君元變浩之氣

上清八景老君元雲源之氣

東華方諸宮高晨師王保玉青

精之氣

搏桑大帝九老仙皇君元源谷

小有玉真萬華先生主園玉君

玄洲子九真伯上帝司禁君

太無晨中君元玉元之氣

龜山九靈真仙母元混丙金之氣

東方上始少陽青帝君元九霞之氣

南方通陽納陰赤帝君元八丹之氣

丙方少陰丙金白帝君元六素之氣

北方通陰太陽黑帝君元五靈之氣

中央總靈高皇帝君元黃生之氣

太霄書曰瓊文章

右件經有九天玉真姓諱見九丹上化胎精

中記且載說今此不復重出

上清衆經諸真聖祕卷之二

上清衆經諸真聖祕卷之三

上清太上八素真經

太上隱書一名太上素靈洞玄經

始陽上真青皇道君諱澄瀾字清疑

始陽上真青皇道君夫人諱寶容字飛雲並

治在木星之內

丹火朱陽赤皇上真道君諱維溥字敬融

丹火朱陽赤皇上真道君夫人諱華瓶字玄羅並治

在火星之內

太白星中有太素少陽白皇上真道君諱家安字

振尋

太素少陽白皇上真道君夫人諱颯英字靈思並

治在金星之內

辰星中有太玄陰元黑皇道君諱肇恒字精源

太玄陰元黑皇道君夫人諱玄華字龍娥並治在

水星之內

鎮星中有中黃真皇道君諱藏睦字耽延

中黃真皇道君夫人諱空瑤字非賢並治在土星

有五

之內

上清上皇玉錄

太上大道君以符授諸司命君

王清紫虛高上元皇道君符

王清洞虛三元大明上皇道君符

王清太素高虛上極紫皇道君符

紫清北玄高上虛皇道君符

紫清南朱高上虛皇道君符

紫清西華高上虛皇道君符

紫清東明高上虛皇道君符

紫清中元上合虛皇道君符

紫清五靈七明混生高上道君符

高青三元無上玄老虛皇元晨君符

高青三元四極玄上虛皇元靈君符

高青三元晨中黃景虛皇元臺君符

高青三元紫映暉神虛生主真元胎君符

上清高聖太上王晨玄皇大道君符

上清紫清太素高虛洞曜三元道君符

上清紫晨太微天帝道君符

上清紫明太微九道高元王晨道君符

上清紫元太微八素三元玄晨元君符

上清紫微元靈白玉龜臺九靈太真元君符

上清太虛上霄飛晨中央黃老道君符

上清太元東霞搏桑丹林大帝上道君符

上清太平金闕帝晨後聖玄元上道君符

上清九微太真玉保王全闕上相大司命高晨師

東海玉明青華小童道君符

高上元始玉皇譜錄

高上空玄元始丈人道君符

高上九玄元始天王道君符

高上太空九天丈人道君符

高上玄虛九天真王道君符

高上空洞混化九天元父道君符

高上空靈自然九天真母道君符

高上玉寶九霄太真丈人道君符

高上紫映九霄太真王道君符

高上玉虛萬始先生道君 符

鬱鬱單無量天王道君 符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王道君 符

梵監須延天王道君 符

梵術天王道君 符

不驕樂天王道君 符

化應聲天王道君 符

梵寶天王道君 符

梵迦摩夷天王道君 符

波梨答怒天王道君 符

玉清三天丈人道君 符

玉清三天玉童道君 符

玉清高上虛皇道君 符

玉清紫虛高上元皇道君 符

玉清上皇玉虛道君 符

玉清洞虛三元大明上皇道君 符

玉清皇上玉帝道君 符

玉清太素高虛上極紫皇道君 符

玉清虛明紫蘭中元高嶠上皇道君 符

紫微玉皇先生紫晨道君 符

紫虛三元紫精道君 符

紫虛真陽元老玄一道君 符

紫虛上真先生紫晨道君 符

紫虛皇上大帝道君 符

紫虛皇老上帝道君 符

紫虛青靈陽安元君道君 符

紫虛皇清洞真道君 符

紫虛元靈高上太素道君 符

紫清北玄高上虛皇道君 符

紫清南朱高上虛皇道君 符

紫清西華高上虛皇道君 符

紫清東明高上虛皇道君 符

紫清中元中金虛皇道君 符

紫清五靈七明混生高上道君 符

紫清三元無上玄老虛皇元辰道君 符

紫清玄寂九元無上虛皇道君 符

紫清太明靈耀中真無上道君 符

高三元四極玄上虛皇元靈道君 符

高三元晨中黃景虛皇元臺道君 符

上清衆經諸真聖祕卷之三

上清衆經諸真聖祕卷之四神仙通紀十二冊

高上元始玉皇譜錄

太上大道君以符授諸司命君

高三元紫暎暉神虛生玄真元胎道君 符

高元皇上白老道中道君 符

高元微太清大道君 符

高元太極大道元景道君 符

高元室初紫元君道君 符

高元無英中真上老道君 符

高元玄虛太真洞景道君 符

高元太陽九炁玉賢元道君 符

高元太初九素金華景元道君 符

高元九天上真司命道君 符

高元天皇上真玉華三元道君 符

高元太一南極上元林存君道君 符

高元元虛黃房真晨道君 符

高元太極主四真人元君道君 符

高元四斗中真七晨散華道君 符

玉虛玉晨中黃景元道君 符

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 符

上清紫清太素高虛洞曜三元道君 符

上清上元太素三元君道君 符

上清中元紫素三元君道君 符

上清下元黃素三元君道君 符

上清紫晨天帝道君 符

上清紫晨太微天帝道君 符

上清紫明太微九道高元玉晨道君 符

上清太虛上霄飛晨中央黃老道君 符

玄清紫元太微八素三元玄晨元道君 符

玄清洞元青帝玉司道君 符

玄清洞元白帝玉司道君 符

玄清洞元赤帝玉司道君 符

玄清洞元黑帝玉司道君 符

玄清洞元黃帝玉司道君 符

玄清紫元虛室龜臺九靈太真道君 符

玄清太元東霞樛桑丹林大帝上道君 符

玄清太平金闕帝晨後聖玄元上道君 符

洞清太虛後聖元景彭室上真道君 符

洞清景靈都九玄老君道君 符

洞清九微太真玉保上相青童道君 符

洞清太玄都九炁丈人主仙道君 符

洞清小有玉真萬華先生主圖玉道君 符

洞清玄洲二十九真伯上帝司禁道君 符

洞清太無晨中君判蛾眉洞宮玉戶太素道君 符

洞清後聖九靈真子上道君 符

洞清太平綠仙思命玉道君 符

清微三天長生玄谷幽真道君 符

清微安陽玄虛先生道君 符

清微萬石玄遊先生道君 符

清微上元三炁度命道君 符

清微南宮定仙司錄度厄道君 符

清微安昌總錄度厄道君 符

清微玄洞理鬼上禁真皇道君 符

清微生神化骨仙道君 符

清微玄虛萬名先生道君符

太清紫元三元法師長生道君符

太清中真青真小童道君符

太清三華建元玄微夫人元君符

太清玄虛金臺上真夫人元君符

太清雲宮南真上聖夫人元君符

太清九微上宮真妃夫人元君符

太清中元三元玄虛夫人元君符

太清真皇通靈夫人元君符

上清衆經諸真聖祕卷之六

有八

祕音

六甲旬玉女名符

甲子太玄玉女名靈珠字承翼符

乙丑太玄玉女名蘭脩字青萌符

丙寅太玄玉女名定華字鬱陵符

丁卯太玄玉女名須臺字馥猷符

戊辰太玄玉女名愛導字衆梨符

己巳太玄玉女名四浮字寧華符

庚午太玄玉女名會容字流南符

辛未太玄玉女名澄華字抱珠符

壬申太玄玉女名雙文皇字鳳文符

癸酉太玄玉女名龍嬰字歡生符

甲子太玄宮左靈飛玉女部

甲戌黃素玉女名神元字非廉符

乙亥黃素玉女名紫春字飛芝符

丙子黃素玉女名奇風字參盈符

丁丑黃素玉女名鳳環字樹影娥符

戊寅黃素玉女名淑英字上容 符	己卯黃素玉女名英玄字羽珠 符	庚辰黃素玉女名正齡字香真 符	辛巳黃素玉女名蔚勝字彫羅 符	壬午黃素玉女名琬完字千成 符	癸未黃素玉女名良營字城昌 符	甲戌黃素宮左靈飛玉女部	甲申太素玉女名貞元字瓊石 符	乙酉太素玉女名蘭蕭字玉英 符	丙戌太素玉女名娥玄字和明 符	丁亥太素玉女名與秀字綠華 符	戊子太素玉女名翔峯字定暉 符	己丑太素玉女名烟童字偃珠 符	庚寅太素玉女名七翰字靈飛 符	辛卯太素玉女名肇臺字篇敷 符	壬辰太素玉女名蔚金字丹旗 符	癸巳太素玉女名安夫字沙風 符	甲甲太素宮左靈飛玉女部
----------------	----------------	----------------	----------------	----------------	----------------	-------------	----------------	----------------	----------------	----------------	----------------	----------------	----------------	----------------	----------------	----------------	-------------

甲午絳宮玉女名丹寧字雲齡 符	乙未絳宮玉女名散陽字靈華 符	丙申絳宮玉女名遂精字玄珠 符	丁酉絳宮玉女名抱雲字綠開 符	戊戌絳宮玉女名芳賓字石香 符	己亥絳宮玉女名清英字南靈 符	庚子絳宮玉女名靈羣字曲登 符	辛丑絳宮玉女名南姜字啓清 符	壬寅絳宮玉女名紛華字蔚芝 符	癸卯絳宮玉女名耀英字雨安 符	甲午絳宮右靈飛玉女部	甲辰拜精玉女名龍源字靈素 符	乙巳拜精玉女名歡庭字逸靈 符	丙午拜精玉女名營芝字玉生 符	丁未拜精玉女名招風字始娥 符	戊申拜精玉女名夜華字雲嬰 符	己酉拜精玉女名容明字勝非 符	庚戌拜精玉女名紫虛字容錄 符
----------------	----------------	----------------	----------------	----------------	----------------	----------------	----------------	----------------	----------------	------------	----------------	----------------	----------------	----------------	----------------	----------------	----------------

辛亥拜精玉女名鳳華字綠安 符

壬子拜精玉女名儀芳字上音 符

癸丑拜精玉女名寶華字素明 符

甲辰拜精宮右靈飛玉女部

甲寅青要玉女名啓元字惠精 符

乙卯青要玉女名慶翔字娥生 符

丙辰青要玉女名幽昌字晨暉 符

丁巳青要玉女名伏華字廣敷 符

戊午青要玉女名綠雲字安君 符

己未青要玉女名金聲字由素 符

庚申青要玉女名颯遊字雲飛 符

辛酉青要玉女名親賢字高英 符

壬戌青要玉女名神珠字貫衆 符

癸亥青要玉女名雲何字抱生

甲寅青要宮右靈飛玉女部

兩手童子

左名接生

右名方豆

左龍名颯精

右龍名颯厚

上部八景神名

腦神名覺無字字道都 髮神名玄文華字道衡

皮膚神名通衆仲字道連 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

頂體神名靈謨蓋字道周 腎神名益歷輔字道柱

鼻神名冲龍玉字道微 舌神名始梁峙字道岐

中部八景神名

喉神名百流放字道通 肺神名素靈生字道平

心神名煥陽昌字道明 肝神名開君童字道青

膽神名龍德拘字道放 左賢神名春元直字道卿

右賢神名象他無字道生 脾神名實元全字道壽

下部八景神名

胃神名同來育字道展 筋腸中神名兆騰康字道濠

大小腸中神名蓬送留字道廚 桐中神名受厚勃字道虛

胃膈神名廣缺宅字道仲 兩脅神名辟假馬字道

左陰左陽神名扶流起字道主

右陰右陽神名表明字道生

道一內神名無馬字道極

祕音

道一內神名無馬字道極

祕音

太上上玄丹霞玉女諱縵旋字密真

左絳臺青房大神名正心字切方

右黃闕紫之大神名平靜字法王

日在宮左月在宮右左有明童真君諱玄陽字少清

右有明女真官名微陰字少元

中有明鏡神君諱照精字四明

三元泥丸

上丹田上元赤子帝君諱玄凝天字三元先右有

帝卿名肇精字中玄生

中丹田絳宮中左有中元真人諱神運珠字子南

丹

右有輔皇卿諱中光堅字四化靈

下丹田左有下元嬰兒諱始明精字元陽昌

右有鎮弼卿諱歸上明字谷下玄

泥丸太一真君諱規英字化玄

太上帝君九真中經內訣

右此真經中有三部八景神名已於前篇

修真秘旨中具載此不重出

授度寶秘訣

第一姓寶真諱清明之陽符

姓炎開諱浩先陰符

第二姓神珠諱樞戶陽符

姓寶羅諱納靈陰符

第三姓得寶諱長卿陽符

姓惠真諱來生陰符

右三檢錄後陰陽符解大字真文

上元上真一君姓曠諱演明

上元中真一君姓炎諱開蘭

上元下真一君姓混諱森行

中元上真一君姓周諱愛光

中元中真一君姓極明諱逢玉

中元下真一君姓的諱澤伯

下元上真一君姓遠諱及嗎

下元中真一君姓亮諱演營

下元下真一君姓玄諱靖雲

右九真出玉珮金璫結帶上九符

無量壽天王姓混諱瑒物羅

須延天王姓淳諱提頭羅

寂然天王姓洋諱節慶

不驕樂天王姓任諱須徑等

化應聲天王姓精諱蘇靈

梵窟天王姓精諱務雲

梵迦摩天王姓玄諱靈

泛利答慈天王姓王諱靈

右九天王姓諱出不霄琅書結帶中符真文

東方蒼帝姓爛諱闡明

南方赤帝姓洞浮諱極炎

中央黃帝姓通班諱元氏

西方白帝姓上金諱昌開

北方黑帝姓黑節諱靈會

右五方五帝姓諱結帶後五符真文

六十甲子本命元辰曆

階四

甲子本命王文卿從官十八人以下從官俱不錄貪狼星元辰

乙未杜仲陽 癸巳史公來 乙丑本命龍季卿

巨門星元辰甲午衛上卿 丙申朱伯衆 丙寅本

命張仲卿 祿存星元辰丁酉臧文公 乙未杜仲

陽 丁卯本命司馬卿 文曲星元辰丙申朱伯衆

戊戌范少卿 戊辰本本季楚卿 廉貞星元辰

己亥鄧都卿 丁酉臧文公 己巳本命何文昌

武曲星元辰戊戌范少卿 庚子楊仲昇 庚午本

命馮仲卿 破軍星元辰辛丑林衛卿 己亥鄧都

卿 辛未本命王文章 武曲星元辰庚子楊仲昇

壬寅丘孟卿 壬申本命侯博卿 廉貞星元辰

癸卯蘇他家 辛丑林衛公 癸酉本命孫仲房

文曲星元辰壬寅丘孟卿 甲辰孟非卿 甲戌本

命展子江 祿存星元辰乙巳唐文卿 癸卯蘇他

家 乙亥本命龐明心 巨門星元辰甲辰孟非卿

丙午衛文公 丙子本命邢孫卿 貪狼星元辰

丁未石叔通 乙巳唐文卿 丁丑本命趙子玉

巨門星元辰丙午魏文公 戊申范伯陽 戊寅本
 命虞子張 祿存星元辰己酉成文長 丁未石叔
 通 己卯本命石文陽 文曲星元辰戊申范伯陽
 庚戌史子仁 庚辰本命尹佳卿 廉貞星元辰
 辛亥左子行 己酉成文長 辛巳本命陽仲公
 武曲星元辰庚戌史子仁 壬子宿上卿 壬午本
 命馬子明 破軍星元辰癸丑江漢卿 辛亥左子
 行 癸未本命呂威明 武曲星元辰壬子宿上卿
 甲寅明文章 甲申本命扈文長 廉貞星元辰
 乙卯戴文陽 癸丑江漢卿 乙酉本命孔利公
 文曲星元辰甲寅明文章 丙辰霍叔英 丙戌本
 命車元昇 祿存星元辰丁巳崔巨卿 乙卯戴公
 陽 丁亥本命張文通 巨門星元辰丙辰霍叔英
 戊午從元光 戊子本命樂石陽 貪狼星元辰
 己未時通卿 丁巳崔巨卿 己丑本命范仲陽
 巨門星元辰戊午從元光 庚申華文陽 庚寅本
 命褚進卿 祿存星元辰辛酉邵元玉 己未時通
 卿 辛卯本命郭子良 文曲星元辰庚申華文陽

壬戌樂進卿 壬辰本命武稚卿 廉貞星元辰
 癸亥左右松 辛酉邵元玉 癸巳本命史公來
 武曲星元辰壬戌樂進卿 甲子王文卿 甲午本
 命衛上卿 破軍星元辰乙丑龍季卿 癸亥左右
 松 乙未本命杜仲陽 武曲星元辰甲子王文卿
 丙寅張仲卿 丙申本命朱伯衆 廉貞星元辰
 丁卯司馬卿 乙丑龍季卿 丁酉本命臧文公
 文曲星元辰丙寅張仲卿 戊辰季楚卿 戊戌本
 命范少卿 祿存星元辰己巳何文昌 丁卯司馬
 卿 己亥本命鄧都卿 巨門星元辰戊辰季楚卿
 庚午馮仲卿 庚子本命楊仲昇 貪狼星元辰
 辛未王文章 己巳何文昌 辛丑本命林衛公
 巨門星元辰庚午馮仲卿 壬申侯博卿 壬寅本
 命丘孟卿 祿存星元辰癸酉孫仲房 辛未王文
 章 癸卯本命蘇他家 文曲星元辰壬申侯博卿
 甲戌展子江 甲辰本命孟非卿 廉貞星元辰
 乙亥龐明心 癸酉孫仲房 乙巳本命唐文卿
 武曲星元辰甲戌展子江 丙子邢孫卿 丙午本

命魏文公 破軍星元辰丁丑趙子玉 乙亥龐明

心 丁未本命石叔通 武曲星元辰丙子邢孫卿

戊寅虞子張 戊申本命范伯陽 廉貞星元辰

己卯石文陽 丁丑趙子玉 己酉本命成文長

文曲星元辰戊寅虞子張 庚辰丑佳卿 庚戌本

命史子仁 祿存星元辰辛巳楊仲公 己卯石文

陽 辛亥本命左子行 巨門星元辰庚辰丑佳卿

壬午馬子明 壬子本命宿上卿 貪狼星元辰

癸未呂威明 辛巳楊仲公 癸丑本命江漢卿

巨門星元辰壬午馬子明 甲申扈文長 甲寅本

命明文章 祿存星元辰乙酉孔利公 癸未呂威

明 乙卯本命戴公陽 文曲星元辰甲申扈文長

丙戌車元昇 丙辰本命霍叔英 廉貞星元辰丁

亥張文通 乙酉孔利公 丁巳本命崔巨卿 武

曲星元辰丙戌車元昇 戊子樂石陽 戊午本命

從元光 破軍星元辰己丑范仲陽 丁亥張文通

己未本命時通卿 武曲星元辰戊子樂石陽

庚寅褚進卿 庚申本命華文陽 廉貞星元辰辛

卯郭子良 己丑范仲陽 辛酉本命邢元玉 文

曲星元辰庚寅褚進卿 壬辰武稚卿 壬戌本命

樂進卿 祿存星元辰癸巳史公來 辛卯郭子良

癸亥本命左石松 巨門星元辰壬辰武稚卿

甲午衛上卿

六十甲子本命元辰曆終

靈寶自然九天生神三寶大有金書

騰二

天寶君者則大洞之尊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
炁也丈人是混同大元元高上玉皇之炁九萬九千
九百九十億萬炁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
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

靈寶君者則洞玄之尊神靈寶丈人則靈寶君之祖
炁也丈人是赤混太元元上玉虛之炁九萬九千九
百九十九萬炁後至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
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

微宮

神寶君者則洞神之尊神神寶丈人則神寶君之祖
炁也丈人是冥寂玄通元上玉虛之炁九萬九千九
百九十萬炁後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
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此三號
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分為玄元始三炁而治三寶
皆三炁之尊神號生三炁三號合生九炁九炁出手
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
無緒無音無聲道運御世開闢玄通三色混沌乍存

乍亡運推數極三炁開光炁清高澄積陽成天炁結
凝滓積滯成地九炁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
品物並受生成天地萬化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
莫能生也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物之根故三
合成德天地之極也人之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
養九炁結形故九月神布炁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
極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勤籍司命定筭五帝
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
東向讀九天生神寶章九過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

神唱奉男則司命敬諾女則司命敬順於是而生九
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諾終不生也夫人得
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勝天真地
神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陋也所以
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終不死壞而得神
仙骨肉同飛上登三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
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炁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
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耳九天生神童乃三洞飛玄之
炁三合成音結成靈文混合百神隱韻內名生炁結

形自然之童天寶誦之以開天地之光靈寶誦之以
開九幽長夜之魂神寶誦之以制萬靈太一誦之以
具身神帝君誦之以結形九天誦之以生人學士誦
之以昇天鬼靈聞之以昇遷凡夫聞之以長存幽魂
聞之以開度枯朽聞之以發煙嬰孩聞之以能言死
骸聞之以還人三寶神與萬品生根故非鬼神所知
凡夫所聞也夫學上道希慕神仙及得尸解滅度轉
輪終歸仙道形與神同不相遠離俱入道真而無此
文則胞胎結滯死氣固根真景不守生炁無津九戶
闕塞體不生徒受一形若寄然而行學得此法可生
致自然三寶尊重九天至真秘之大有九重金格紫
陽玉臺自非天地一開其文不出元始禁書非鬼神
所聞竊之者風刀萬劫魂死無生依科遵奉形神同
仙三元宮中宿有金名紫字刻書來生應為三清神
仙之人當得此文有其緣會當齋金寶奉師效心依
科盟受閉心奉行慎勿輕泄風刀考身修行之法千
日長齋不闕人事諸塵漏盡夷心默念清香執戒入
室東向扣齒九通調聲正炁誦詠寶童誦之一過聲

聞九天誦之二過天地設恭誦之三過三界禮房誦
之四過玉降仙誦之五過五帝朝真誦之六過魔王
東身誦之七過星宿停闕誦之八過幽夜光明誦之
九過諸天下臨一切神靈莫不衛軒一過徹天胞原
宣通二過響地胎結解根三過神禮魂門練仙四過
天王降仙魄戶閉闕五過五帝朝真藏府清涼六過
魔王伏諾胃管生津七過星宿朗明孔竅開聰八過
幽夜顯光三部八景整具形神九過諸天下臨三闕
五藏六府九宮金樓玉室十二重門紫戶玉閣三萬
六千闕節根源本始一時生神九過為一徧一徧周
竟三界舉名五帝友別稱為真人十徧通通炁制御
萬靈魔王保舉列上諸天百徧通神坐致自然太一
度符元君受生千徧通靈坐在立亡仙童玉女役使
東西萬徧道備馳騁龍駕白日登晨
元始天尊時靜處閑居偃息雲宮黃房之內七寶帟
中熙夷養素空碧練真耽咀洞慧俯研生神理微太
混嘯朗九天是時飛天大聖無極神王王輔上宰四
協侍晨清齋建節侍在側焉憑瓊顏而妙感仰靈眸

而開矜竊神童而踴躍餐天音而蒙生敢秉機而悟
會冒靈盼而披心於是飛天聖無極神王前進作禮
稽首而言上白天尊賤臣幸會得仰侍靈軒不以短
狹叨濯冥津重悟凝玄位登神王總御生死領括天
仙賞監七覺遠覽遐方雍觀上宰對司侍晨方當秉
機應會履九太陽洞理陰符撫掌兆民大運將期數
終甲申洪流蕩穢凶災彌天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
算功過善惡當分自赤明以來至上皇元年依元陽
玉匱受度者應二十四萬人開皇以後數至甲申諸
天選序仙曹空廢官僚不充游散職司皆應選人依
元陽玉曆當於三代更料有心積善建功為三界所
舉五帝所保名在上天者取十萬人以充其任又當
別舉一十二萬人以充儲官如此之例或以宿名玄
圖或以骨像合仙或以減度因緣轉輪或以篤好三
寶善功徹天或供養師寶為三官所稱或修齋奉戒
功德積感或施財寶建立道堂或救卹窮乏濟度天
人或為三師建功充足天官有名考算簿錄三官相
應皆逆註種名上下有別毫分無遺又九幽之府被

東華青宮九龍符命使拔九幽玉匱男女死魂宿名
有善功德滿足應受開度者取三十二萬人以充甲
申驅除之後開大有之民當此之時生死交會善惡
分判得過者真為樂哉然三官相切文墨紛紜龍門
受會烏母督仙萬聖顯駕晝夜無間功過平等使生
死無偏此之昏闇亦臣之憂矣大期既切觸事關替
惶恐一旦受罹公門伏聞天尊造大慈之化垂憐蒼
生開九天之奧以濟兆民明科有禁戒非賤臣所可
參聞然大數有期甲申垂終運度促急大法宜行使
有心者得於考算之中聞於法音開示於視聽勸化
於未悟者也緣茲上陳懼觸天顏願見哀愍賜所未
聞於是
天尊撫几高抗凝神遐想仰誦洞章嘯詠琳琅良久
忽然嘆曰上範虛漠理微太幽道達重玄炁冠神霄
至極難言妙亦難超子既司帝位受任神王飛天翼
於瓊闕四室輔於明輪遐盼極覽領綜無窮雍和萬
化撫料蒼生今大運啟期三五告辰百六應機陽九
激揚洪泉鼓波萬災厲天四宮選舉以充種民三代

昏亂善惡宜分子當勞心兆庶疲於三官興廢之際
事須開能今以相委其勉之焉寶書妙重九天靈音
施於上聖非鬼神所聞明真有格四萬劫一行今昌
禁相付子秘之矣慎勿輕傳發命九天司馬侍仙玉
即開紫陽玉笈雲錦之囊出九天生神玉童四輔列
位五老監真太一命辰玉帝唱盟一依俯仰明真具
典南向長跪以付飛天無極神王法事既畢諸天復
位

天尊重告飛天神王此九天之童乃三洞飛玄之杰
三會成音結成真文混合百神隱韻內名故太一試
觀攝生十方領會洞虛啟誓丹青自無億劫因緣宿
名帝圖不得參見得眇篇目九祖同仙當探擇其人
應為仙者七百年中清齋千日齋金繒誓心依盟以
傳慎之則享祚漏之則禍臻享祚則福延九祖德重
山海招禍則考流億劫痛於毒湯風刀相刑可不慎
之焉

四斗二十八宿天帝大錄

墳七

某號某年大歲某月日子上建某州郡縣鄉里男
女姓名年如于歲某月某月生屬

北斗第幾星君係

諸天二十八宿今臣某乙謹齋信抱詞列誓終身
奉受不敢輕易違師叛道更從異學嫉忌甫戾
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愛養百姓恭敬萬神斷諸酒肉
清靜身心不貪不慾不憎不嫉救度一切賊密千
邪和天安地保國寧人輔佐帝王敷明聖道不
誦不佞不讒不謗謙卑退讓先人後己貞潔敦厚
怡勤眷穆事上接下視如手足若犯約違盟棄真
就偽某乙與七祖父母長淪地獄風刀萬劫不敢
有言一如

太上玄都律令 東方九炁青天蒼龍七宿錄文

箕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九萬人 太皇黃曾天中

神仙兵馬九萬人 都官功曹各九人 尾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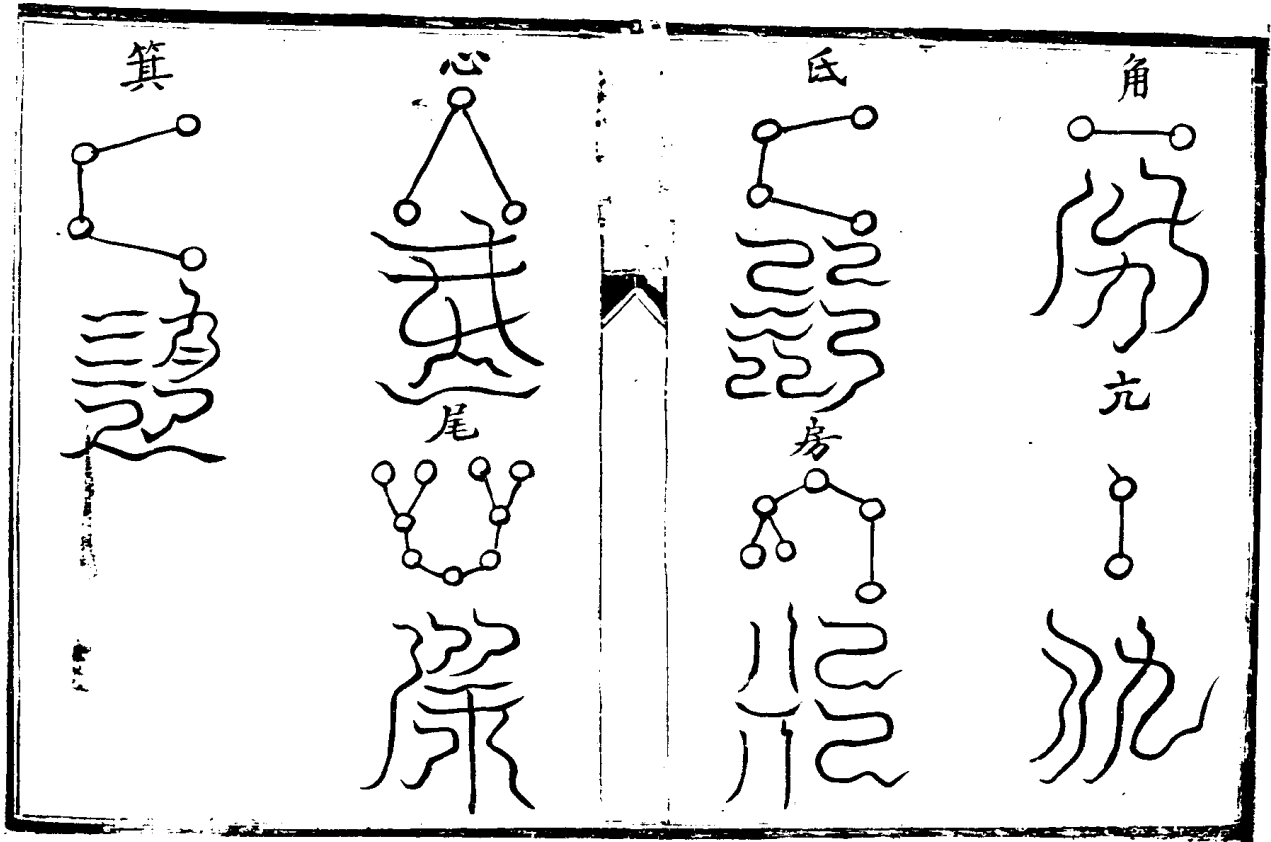
靈官神仙兵馬九萬人 太明玉完天中神仙兵

馬九萬人 上部功曹各九人 心星中靈官

神仙兵馬九萬人 清明何童天中神仙兵馬九萬
 人 中部功曹各九人 房星中靈官神仙兵馬
 九萬人 玄胎平育天中神仙兵馬九萬人 下部
 功曹各九人 氏宿中靈官神仙兵馬九萬人
 元明文舉天中神仙兵馬九萬人 都官使者各
 九人 亢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九萬人 上部使者
 各九人 角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九萬人 虛无
 越衛天中神仙兵馬九萬人 中部使者各九人
 星中靈官各九人 太極濛翳天中神仙兵馬九
 萬人 下部使者各九人 星中真人各九人 青
 天將軍各九人 青衣兵士各九萬人 星中道士
 各九人 青天神王各九人 青衣甲卒各九萬人
 星中玉童各九人 青天金剛各九人 青衣天
 各九萬人 星中玉女各九人 青天直符各九人
 青衣天丁各九萬人 星中童子各九人 青天直事
 各九人 青衣力士各九萬人 九炁排天吏各九
 人 青天典案各九人 青衣虎賁各九萬人 九
 炁敢健吏各九人 東方收炁食炁吏各九人

青衣飛龍騎各九億萬衆 九炁鉄額吏各九
 人 東方收神食神吏各九人 青帝雲騰騎各
 九億萬衆 九炁執法吏各九人 東方收邪食邪
 吏各九人 青帝虎遊騎各九億萬衆 九炁科
 車吏各九人 東方收鬼食鬼吏各九人 青帝驂
 行騎各九億萬衆 九炁赤符吏各九人 東方
 收毒食毒吏各九人 青帝鳳翔騎各九億萬
 衆 九炁上章吏各九人 東方收精食精吏各
 九人 青帝神仙騎各九億萬衆

卷内星符並朱書



南方三炁丹天朱雀七宿錄文

軫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三萬衆 赤明和陽天中

神仙兵馬三萬衆 都官功曹各三人 翼星中

靈官神仙兵馬三萬衆 玄明恭華天中神仙

兵馬三萬衆 上部功曹各三人 張星中靈官

神仙兵馬三萬衆 耀明宗甄天中神仙兵馬三

萬衆 中部功曹各三人 星星中靈官神仙

兵馬三萬衆 笠落皇笏天中神仙兵馬三萬

衆 下部功曹各三人 柳星中靈官神仙兵馬

三萬衆 虛明堂曜天中神仙兵馬三萬衆

都官使者各三人 鬼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三萬

衆 觀明端靜天中神仙兵馬三萬衆 上部

使者各三人 井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三萬衆

玄明恭慶天中神仙兵馬三萬衆 中部使者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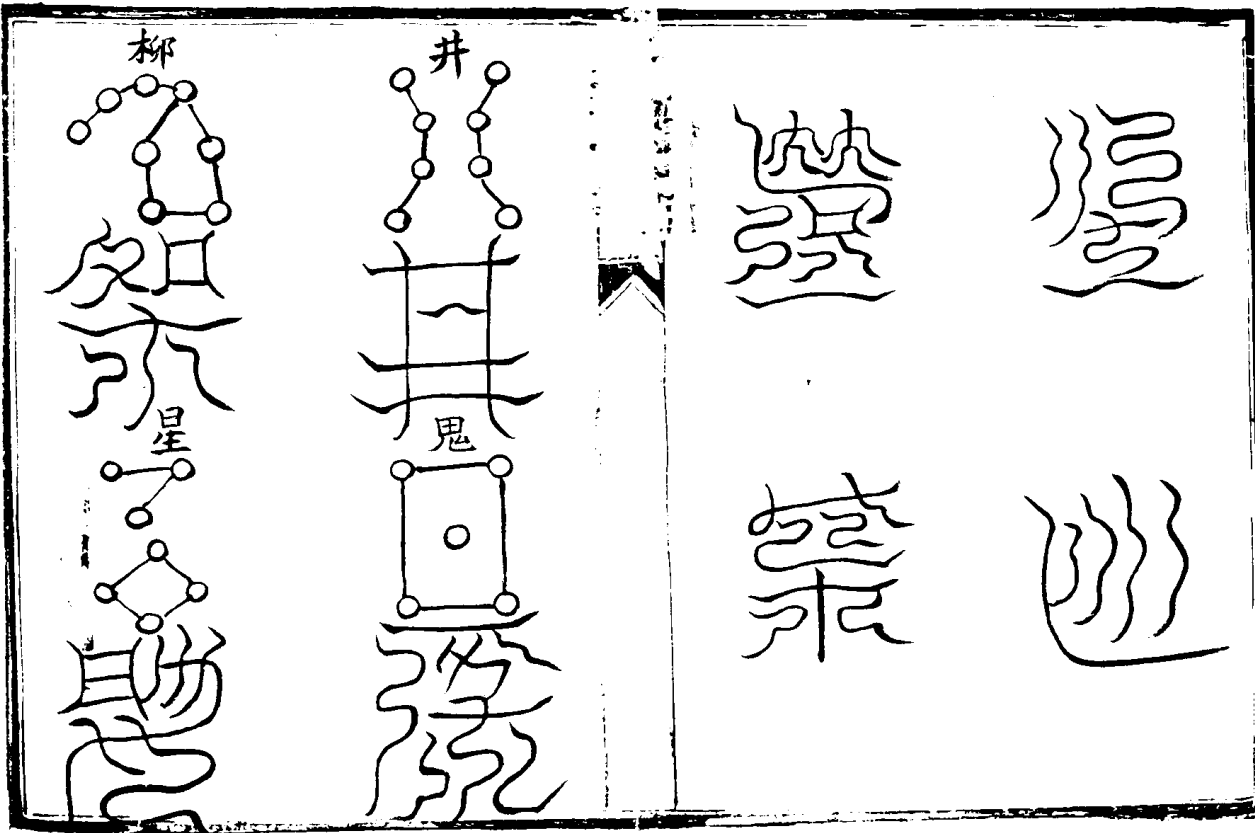
三人 太煥極瑤天中神仙兵馬三萬衆 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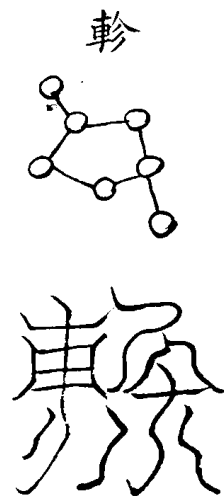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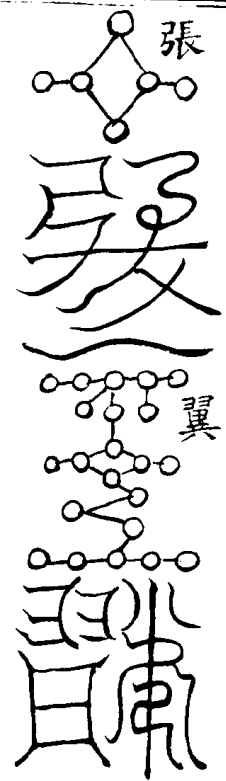
使者各三人 星中真人各三人 赤天將軍各三

人 赤衣兵士各三萬人 星中仙人各三人 赤

天神王各三人 赤衣甲卒各三萬人 星中

道士各三人 赤天金剛各三人 赤衣天騶各
 三萬人 星中玉童各三人 赤天直符各三人
 赤衣天丁各三萬人 星中玉女各三人 赤天
 直事各三人 赤衣力士各三萬 星中童子各
 三人 赤天典案各三人 赤衣虎賁各三萬人
 三炁排天吏各三人 南方收炁食炁吏各三人
 赤帝飛龍騎各三億萬眾 三炁敢健吏各
 三人 南方收神食神吏各三人 赤帝雲騰騎
 各三億萬眾 三炁執法吏各三人 南方收鬼
 食鬼吏各三人 赤帝鳳翔騎各三億萬眾
 三炁鐵額吏各三人 南方收邪食邪吏各三人
 赤帝虎遊騎各三億萬眾 三炁科車吏各
 三人 南方收精食精吏各三人 赤帝麟行騎
 各三億萬眾 三炁赤符吏三人 南方收毒食
 毒吏各三人 赤帝神仙騎各三億萬眾
 南方





西方七氣素天白虎七宿錄文

參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七萬衆 元載孔昇天

中神仙兵馬七萬衆 都官功曹各七人 紫星

中靈官神仙兵馬七萬衆 太 黃雌天中神仙

兵馬七萬衆 上部功曹各七人 畢星中靈官

神仙兵馬七萬衆 顯定極風天中神仙兵馬七萬

衆 中部功曹各七人 昂星中靈官神仙兵馬

七萬衆 始皇孝芒天中神仙兵馬七萬衆

下部功曹各七人 胃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七

萬衆 太皇翁重天中神仙兵馬七萬衆

都官使者各七人 婁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七

萬衆 無思汪由天中神仙兵馬七萬衆 上

部使者各七人 奎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七萬衆

上樞阮樂天中神仙兵馬七萬衆 中部使者各

七人 星中真人各七人 無極量誓天中神仙

兵馬七萬衆 下部使者各七人 星中神仙各

七人 素天將軍各七人 白衣兵士各七萬人

星中道士各七人 素天神王各七人 白衣甲

卒各七萬人 星中玉童各七人 素天金剛各七

人 白衣天駒各七萬人 星中玉女各七人 素

天直符各七人 白衣天丁各七萬人 星中童子

各七人 素天直事各七人 白衣力士各七萬人

七炁排天吏各七人 素天典案各七人 白衣

虎貴各七萬人 七氣敢健吏各七人 西方收

炁食炁吏各七人 白帝飛龍騎各七億萬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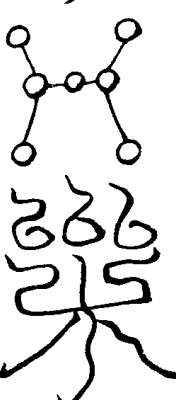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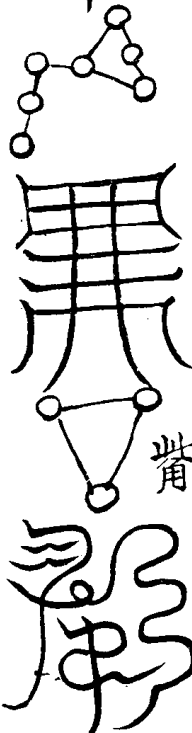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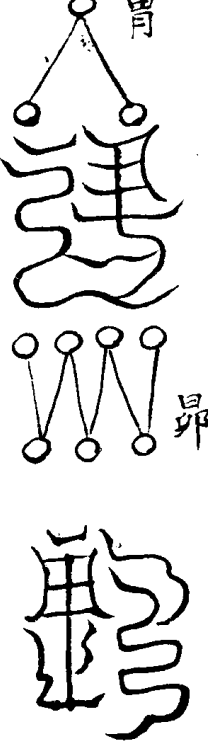

七炁鉄額吏各七人 西方收神食神吏各七人

白帝雲騰騎各七億萬衆 七炁執法吏各七

人 西方收邪食邪吏各七人 白帝虎遊騎各七
 億萬衆 七炁科車吏各七人 白帝鳳翔騎
 各七億萬衆 七炁赤符吏各七人 西方收精
 食精吏各七人 白帝麟行騎各七億萬衆
 七炁剛風吏各七人 西方收毒食毒吏各七人
 白帝神仙騎各七億萬衆

西方

𠄎
 𠄎
 𠄎
 𠄎

<p>參</p> 	<p>畢</p> 	<p>胃</p> 	<p>奎</p> 
<p>𠄎</p>	<p>𠄎</p>	<p>𠄎</p>	<p>𠄎</p>
	<p>𠄎</p>	<p>𠄎</p>	<p>𠄎</p>

北方五炁玄天玄武七宿錄文

壁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五萬衆 皓庭霄度天

中神仙兵馬五萬衆 都官功曹各五人 室星

中靈官神仙兵馬五萬衆 淵通元洞天中神

仙兵馬五萬衆 上部功曹各五人 危星中靈

官神仙兵馬五萬衆 翰寵妙成天中神仙兵

馬五萬衆 中部功曹各五人 虛星中靈官

神仙兵馬五萬衆 秀樂禁上天中神仙兵馬

五萬衆 下部功曹各五人 女星中靈官神仙

兵馬五萬衆 無上常融天中神仙兵馬五萬

衆 都官使者各五人 牛星中靈官神仙兵

馬五萬衆 玉隆騰勝天中神仙兵馬五萬衆

上部使者各五人 斗星中靈官神仙兵馬五萬

衆 龍變梵度天中神仙兵馬五萬衆 中部

使者各五人 星中靈官各五人 太極平育天

中神仙兵馬五萬衆 下部使者各五人 星

中真人各五人 玄天將軍各五人 黑衣兵士各

五萬人 星中神人各五人 玄天神王各五人

黑甲甲卒各五萬人 星中道士各五人 玄

天金剛各五人 黑衣天駒各五萬人 星中玉童

各五人 玄天直符各五人 黑衣力士各五萬

人 星中玉女各五人 玄天直事各五人

黑衣天丁各五萬人 星中童子各五人 玄

天典案各五人 黑衣虎賁各五萬人 五炁

排天吏各五人 北方收炁食炁吏各五人 黑

帝雲騰騎各五億人 萬 五炁鐵額吏各五人

北方收邪食邪吏各五人 黑帝虎遮騎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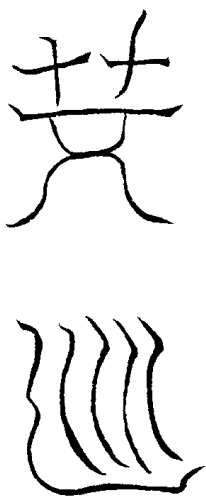
五億萬人 五炁執法吏各五人 北方收鬼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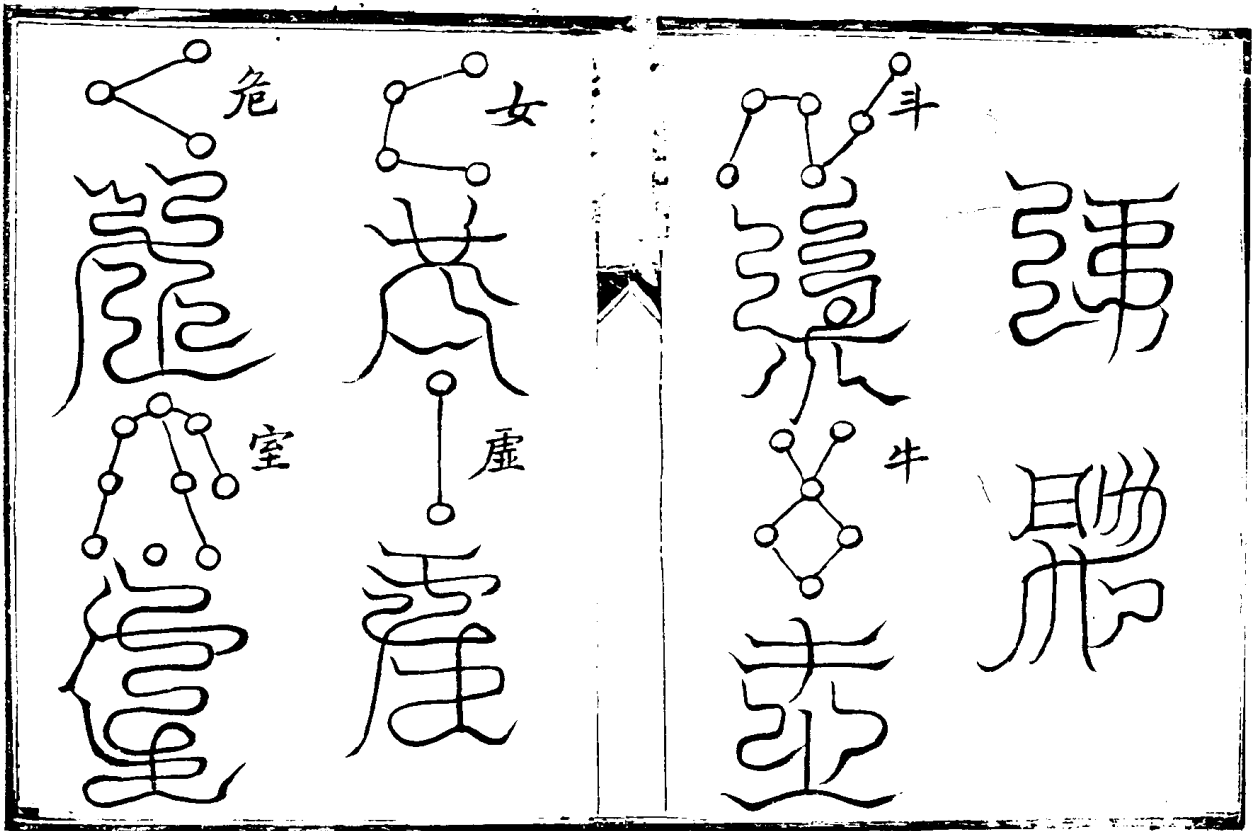
鬼吏各五人 黑帝鳳翔吏各五億萬人 五炁

赤符吏各五人 北方收毒食毒吏各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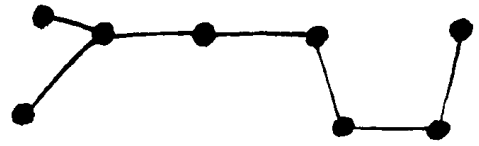
黑帝神仙騎各五億萬人

北方





<p>中央符</p>	<p>靈官兵馬各一億萬人</p>	<p>中央黃帝含樞紐其精鎮星下應嵩山神仙</p>	<p>官兵馬各五億萬人</p>	<p>北方黑帝叶光紀其精辰星下應恒山神仙靈</p>	<p>官兵馬各七億萬人</p>	<p>西方白帝白招矩其精太白下華應山神仙靈</p>	<p>官兵馬各三億萬人</p>	<p>南方赤帝赤燂弩其精熒惑下應衡山神仙靈</p>	<p>官兵馬各九億萬人</p>	<p>五帝五星五嶽神仙錄文</p>	<p>東方青帝靈威仰其精歲星下應泰山神仙靈</p>	<p>壁</p>
------------	------------------	--------------------------	-----------------	---------------------------	-----------------	---------------------------	-----------------	---------------------------	-----------------	-------------------	---------------------------	----------



其號其年太歲某月日子上建某州郡縣鄉里
 男女生姓名年如干歲某月某日生請受太上三
 五黃神越章四天平剛橫行赤章七十二印赤錄
 某乙一心歸向丹誠勤求請以七祖為盟誓不負
 心臣某乙昔請某君門下奉授之日要當內以
 治身外以濟物百姓凡有告請不敢有違即日
 依科傳授男官某乙不敢隱真出偽某乙奉
 授之後不敢妄傳非其人一旦違科九祖獲
 考一如

太上三五黃神越章籙

此為太上三五黃神越章籙的符籙圖案，由多個符號組成，包括山、水、龍、鳳等元素，以及數字和文字。

其號其年太歲某月日子上建某州郡縣鄉里

男女生姓名年如干歲某月某日生請受太上三

五黃神越章四天平剛橫行赤章七十二印赤錄

某乙一心歸向丹誠勤求請以七祖為盟誓不負

心臣某乙昔請某君門下奉授之日要當內以

治身外以濟物百姓凡有告請不敢有違即日

依科傳授男官某乙不敢隱真出偽某乙奉

授之後不敢妄傳非其人一旦違科九祖獲

考一如

三天太上黃老將軍功曹吏兵仙童玉女玄都

大道律令

赤天三五行印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使者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唐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上部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葛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中部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周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下部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傳香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却兵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治病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攝鬼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殺鬼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青腰玉童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青腰玉女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傳香玉童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傳藥玉童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傳藥玉女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傳香玉女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上部治病功曹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直符使者百千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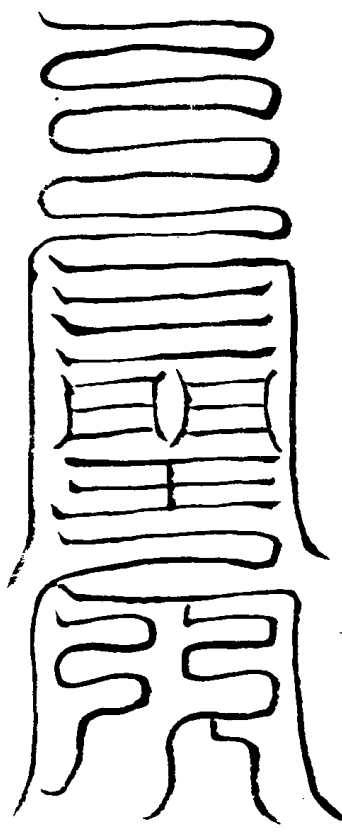
赤天三五行印却虎伏虎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滅魔大將軍百千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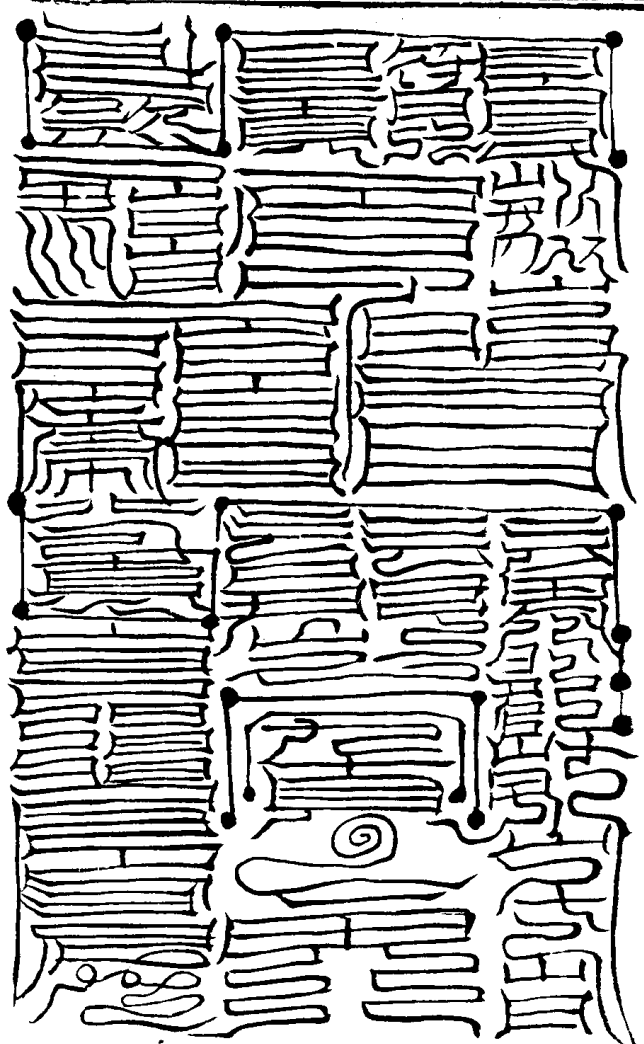
赤天三五行印直事使者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傳香火大將軍百千萬人

赤天三五行印斬邪大將軍百千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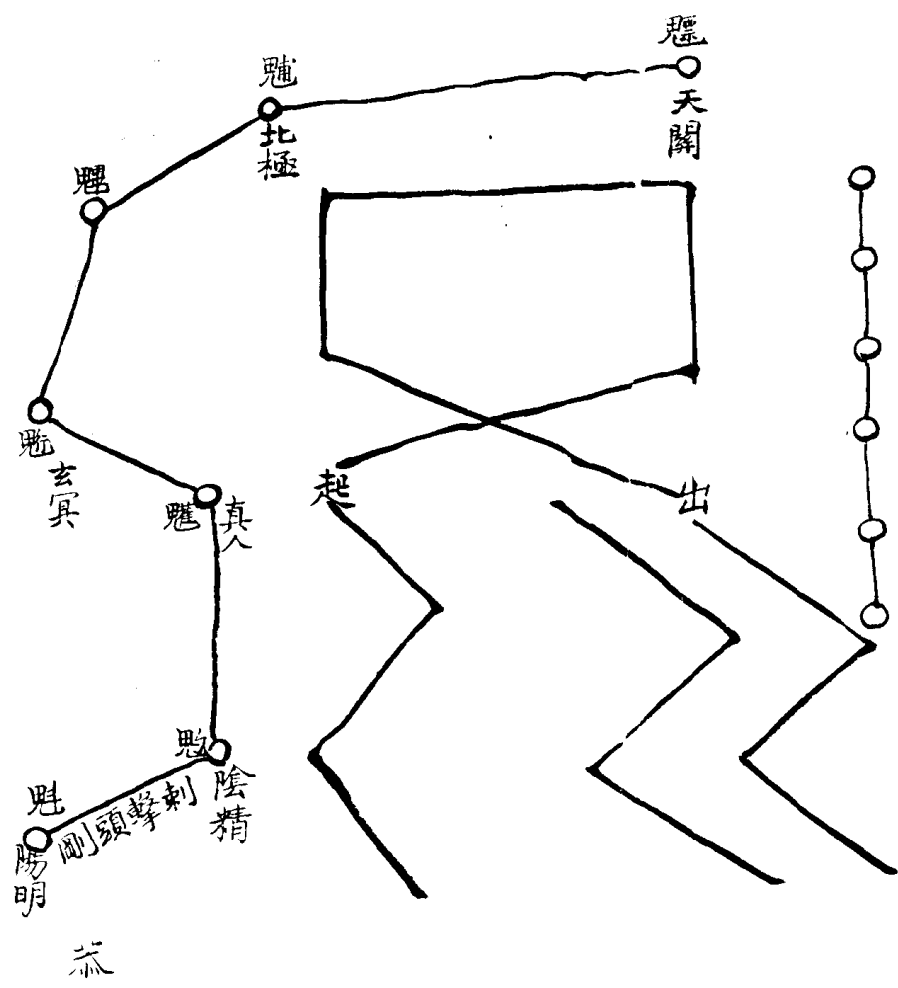


大符在前
此符在後



太上三五交乾步綱錄

大道弟子其乙行年若干歲歲月生出行已來精神薄弱恐不免灾厄今收除邪逆惡人鬼賊即日聽署三五交乾六紀翻天地百鬼逃亡精鬼魔滅三五所指鬼當自死急急如律令



三十三天帝君名號

三清聖境清微天宮元始天尊

上清真境禹餘天宮靈寶天尊

大清仙境大赤天宮降生天尊

妙有真境彌羅上宮帝父天尊

妙有真境彌羅內宮帝母元后

彌羅天上金闕雲宮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東方聖境紫微宮中太皇黃曾天上帝君

紫房宮中大明玉完天上帝君

神僊通紀

九晨宮中清明何童天上帝君

元景宮中玄胎平育天上帝君

廣寒宮中元明文舉天上帝君

太陰宮中上明七曜摩夷天上帝君

大玄宮中虛無越衡天上帝君

玄都宮中太極濛翳天上帝君

南方聖境長明宮中赤明和陽天上帝君

東華宮中玄明宮華天上帝君

浩元宮中耀明宗飄天上帝君

清玄宮中竺落皇伽天帝君

重華宮中虞明堂曜天帝君

光華宮中觀明端靖天帝君

開闔宮中玄明恭慶天帝君

帝康宮中太煥極瑤天帝君

西方聖境延命宮中元載孔昇天帝君

開明宮中太安皇崖天帝君

太赤宮中顯定極風天帝君

太丹宮中始皇孝芒三天帝君

神僊通紀

華蓋宮中太皇翁重淳容天帝君

明堂宮中無思江由天帝君

運靈宮中上揆阮樂天帝君

中元宮中無極混雲哲言天帝君

北方聖境瓊瑤宮中皓庭霄度天帝君

真元宮中泚通元洞天帝君

靈幽宮中太文翰寵妙成天帝君

九靈宮中太素秀興禁上天帝君

萬福宮中太虛無上常融天帝君

梵

日蓋宮中太釋玉隆騰勝天帝君

靈室宮中龍變萬度天帝君

天室宮中太極平育賈奕天帝君

太歲姓名

甲子金辨 乙丑陳才 丙寅沈興

丁卯耿章 戊辰趙達 己巳郭燦

庚午王清 辛未李臻 壬申劉珏

癸酉康忠 甲戌董廣 乙亥伍保

丙子郭嘉 丁丑汪文 戊寅曾光

己卯方仲 庚辰董德 辛巳鄭祖

壬午陸明 癸未魏仁 甲申方杰

乙酉蔣崇 丙戌白敏 丁亥封濟

神僊通紀

戊子鄭鏜 己丑潘祐 庚寅鄔桓

辛卯范寧 壬辰彭太 癸巳時第

甲午章詞 乙未楊賢 丙申官仲

丁酉唐傑 戊戌姜武 己亥謝素

庚子虞起 辛丑楊信 壬寅賀謬

癸卯皮時 甲辰李誠 乙巳吳遂

丙午文折 丁未繆丙 戊申俞昌

己酉程實 庚戌倪秘 辛亥葉堅

壬子丘德 癸丑朱雀 甲寅張朝

乙卯萬清 丙辰辛亞 丁巳易彥

戊午黎卿 己未傅黨 庚申毛粹

辛酉石政 壬戌洪克 癸亥盧程

神僊通紀

雷神隱名 見玉皇經

啼發哽鬱

噉噴噤啣

叫啞咕喇

噓哼啞嗶

軒噴哆啞

嚶噉唏啞

涎嚶啞啞

嚶呼啞吃

噉囉囉啞

準勅奉行

五嶽四海神姓名

談蒼

東嶽姓玄丘名目陸南嶽姓爛名洋光西嶽姓浩名
 元倉北嶽姓伏名通萌中嶽姓角名普生東海姓閔
 名內靈西海姓渠名洞清北海姓喻名淵元又東海
 姓何名歸君南海姓劉名翬君西海姓劉名漱君北
 海姓吳名禽強君龍魚圖泰山姓圓名常龍衡山姓
 丹名靈峙華山姓浩名鬱狩恒山姓澄名漕淳嵩山
 姓壽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東海神姓馮名修青又
 名阿明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姓 名赤夫人姓弱
 神僕通記

名逸寥一又名祝馱西海姓勾大名丘伯夫人姓靈
 名素蘭又名巨乘北海姓是名禹悵里夫人姓結名
 連翹一又名禹陽龍魚圖又有泰山將軍唐巨霍山
 將軍朱丹華山將軍鄒尚桓山將軍莫惠嵩山將
 軍石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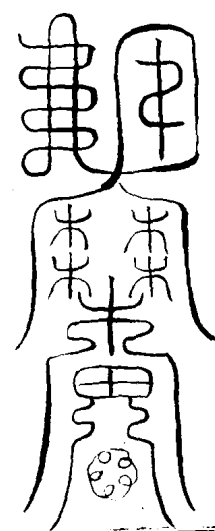
五方形旗五面即大五方旗

東方青旗青

黑邊畫青陵

龍神形用九

此符 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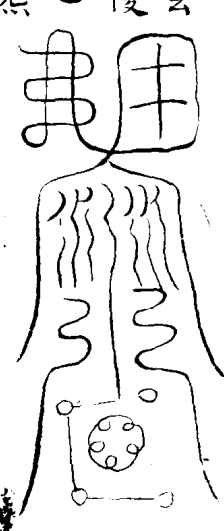


北方黑旗

白邊畫玄

武神形用七

此符 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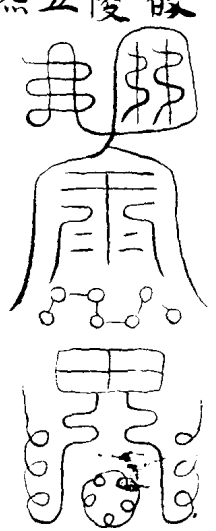


西方白旗

黃邊畫白

虎神形用

此符 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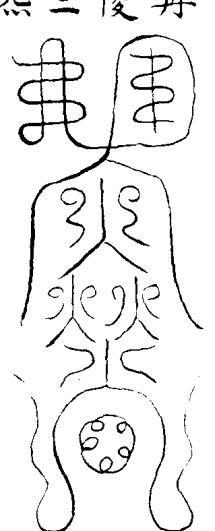


南方赤旗

青邊畫朱

雀神形用此

符 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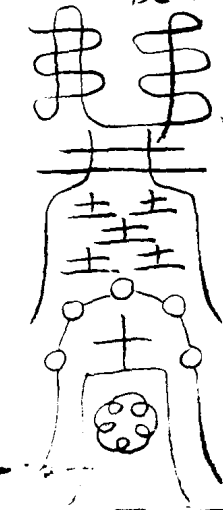


中央黃旗中

赤邊畫騰陵

蛇神形用一

此符 炁



五方神旗五面

中央王靈官

西方馬元帥

北方趙元帥

二十八宿旗二十八面

東方溫元帥
南方岳元帥

主將真公政



角木蛟
李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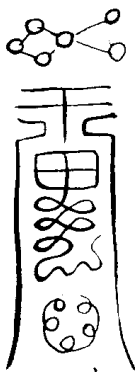


亢金龍
王常



辰土貉
五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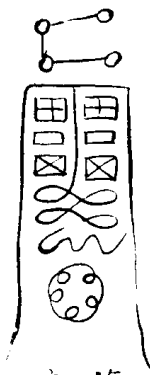
主將 毆陽希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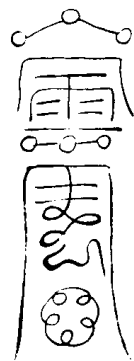
牛金牛
胡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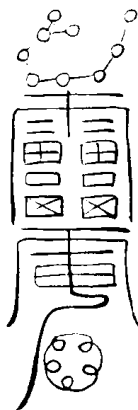
斗木解
郭海



箕水豹
文相



心月狐
趙隆



尾火虎
周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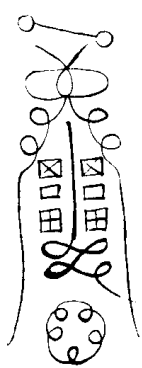


房日兔
封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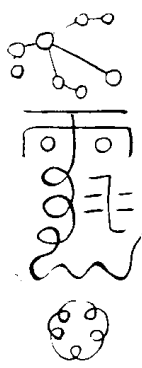
主將 王
珣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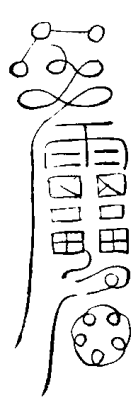
奎木狼
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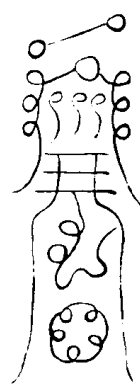
壁水獮
龍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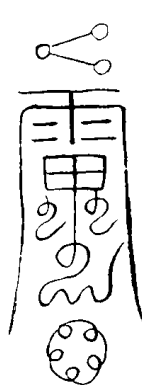
室火猪
荷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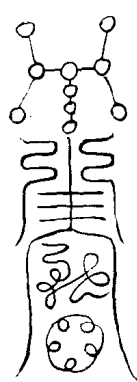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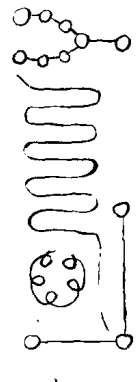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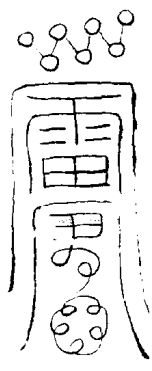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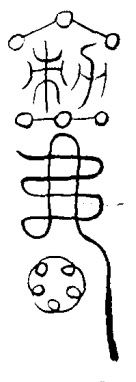

危月燕
呈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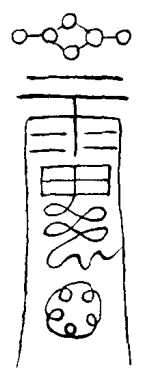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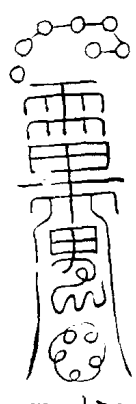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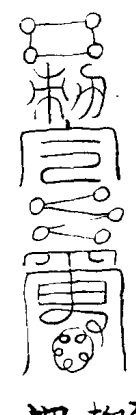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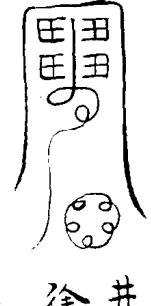


虛日鼠
危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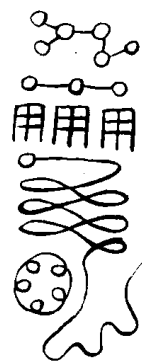


女土蝠
何佑

					
<p>宋 參 真 水猿</p>	<p>霹 嶺 太 火猴</p>	<p>陳 畢 旺 月鳥</p>	<p>鄭 昂 昌 日雞</p>	<p>伍 胃 交 土雉</p>	<p>唐 姜 文 金狗</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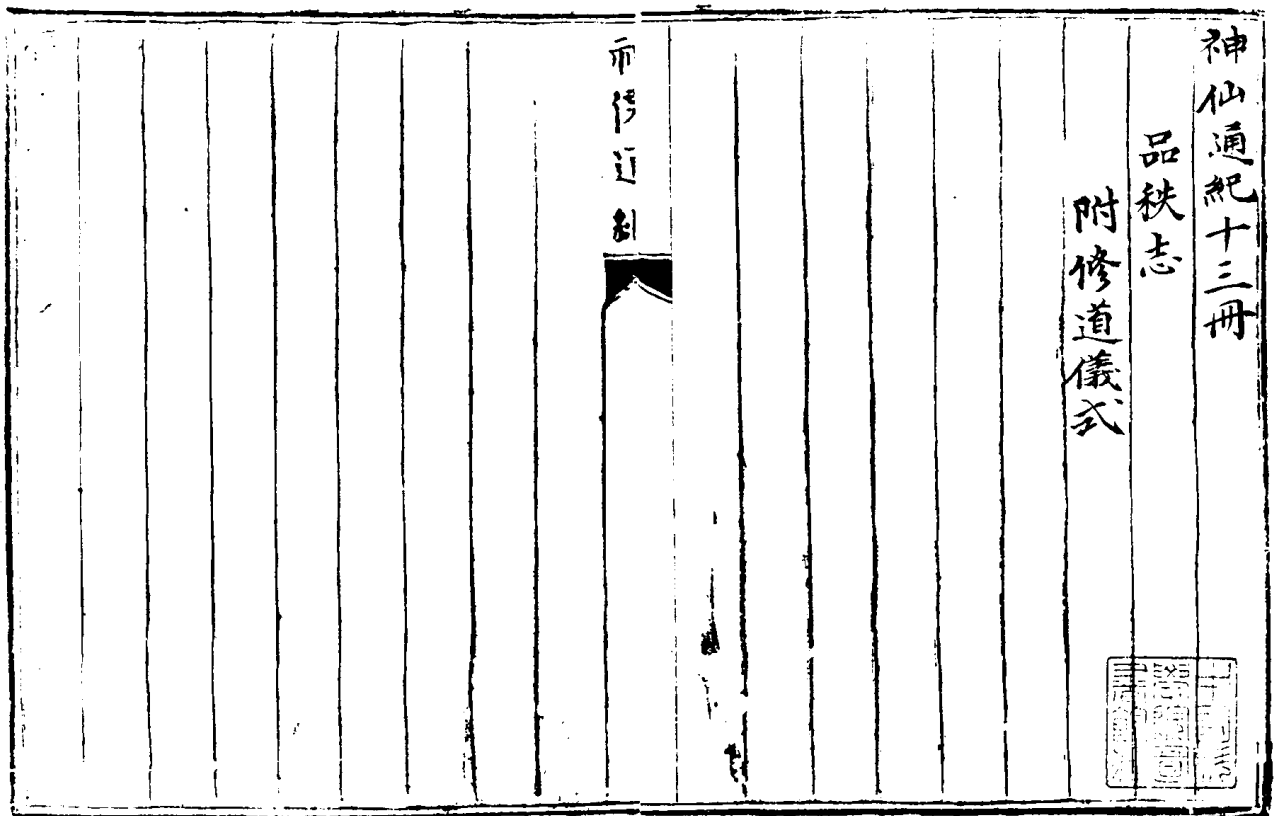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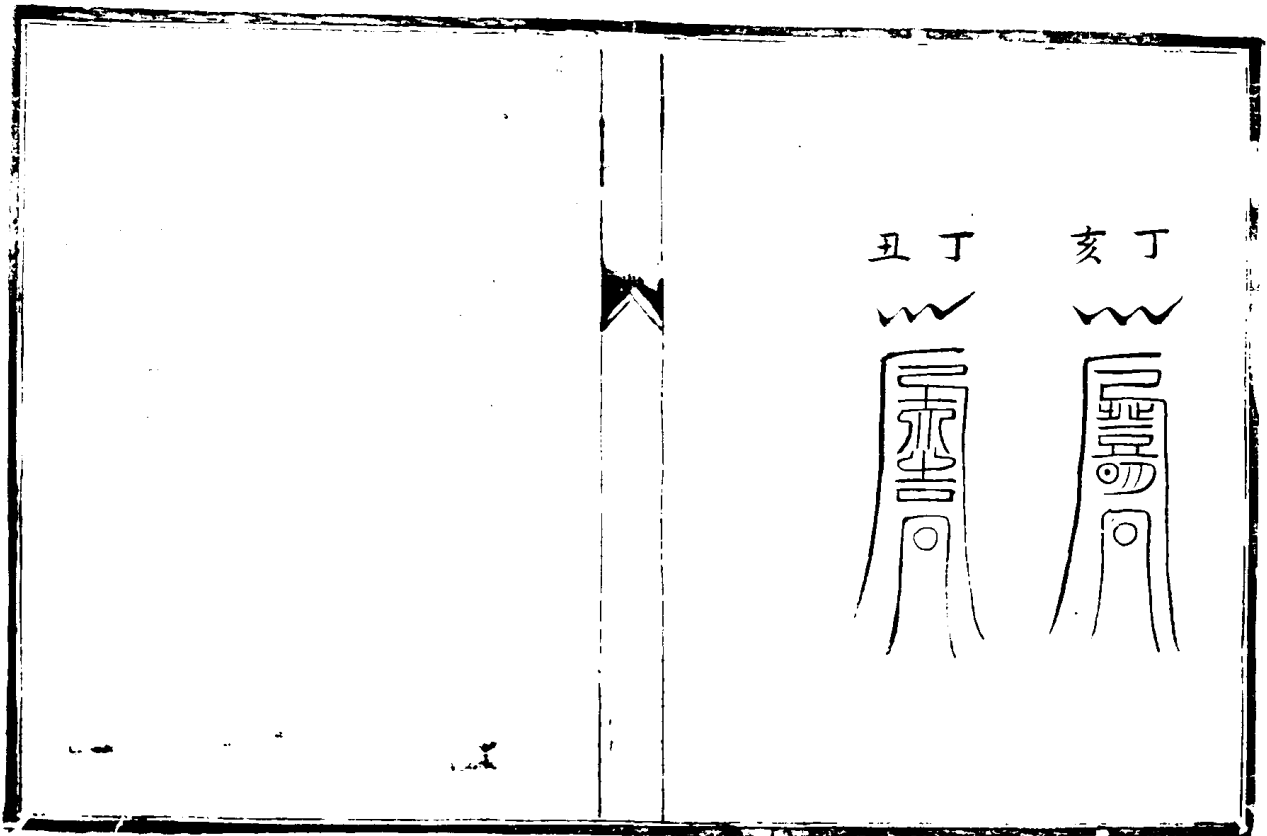
					<p>鎮 主 將 林 文 文</p> 
<p>吉 翌 善 火蛇</p>	<p>董 張 午 月鹿</p>	<p>周 星 貴 日馬</p>	<p>張 柳 本 土獐</p>	<p>槐 柳 臺 土獐</p>	<p>徐 井 貫 木犴</p>

六丁六甲神旗十二面



軫水蚓
呂鳳





正一天壇玉格品目

嗣漢高侯太子太傅五十二代天師太真人張應京羽宸校集

嗣漢五十三代天師太真人張洪任漢基編正

太真人府養元抱宣教演化法師始蘇宮隆施道淵鐵竹卷閱

清微品秩

無上三天內品

清微 禹餘 大赤 太微 紫微

應本天進品者自司令而上卿上隸本天附進

初階

神像通記

清微天進品秩

天寶真一小兆弟子

禹餘天進品秩

靈寶真一小兆弟子

大赤天進品秩

神寶真一小兆弟子

紫微天進品秩

紫微真一小兆弟子

太微天進品秩

太微真一小兆弟子

九品

上令 司令

即卿使之佐如清微洞真司令典者

如清微洞真典者

五雷上令 五雷典者

八品

真士

七品

真官 玄都真官 清都真官 玉壇真官 傳經真官

六品

清微 仙官

五品

清微 使 使職章音實符命章三界行諸司院府事

洞真 洞玄 洞神 洞陽 洞清 洞光 洞皇

神像通記

洞惠 洞微 洞恕 洞耀 洞樞 洞監 洞昭

洞茂 洞章 洞維 洞明 洞靈 洞淵 洞源

洞虛 通訪 庶訪 招訪 糾訪 察訪 隆訪

採訪 巡訪 沖訪 衛訪 翊訪 明訪 樞訪

靈訪 策訪 周訪 都訪 保訪 融訪 原訪

通真 招真 明真 沖真 崇真 凝真 靈真

元真 衛真 翊真 保真 隆真 明道 景道

通道 翊道 宣道 贊道 宏道 循道 冲道

昇道 崇道 禧道 演道 隆道 冲元 高元

隆元	通元	昭元	靈元	明元	袖元	崇元
樞元	都元	招元	保元	玉隆	玉迴	玉明
玉光	玉真	玉陽	崇華	崇茂	崇變	崇明
沖和	沖華	沖令	察明	察都	察靈	察元
明通	明沖	明演	巡察	糾察	廉察	保明
招明	廣明	保和	通玄	泓靈	巡通	大衛
大霞	總章					
四品	仙鄉	右卿	左卿	少卿	仙監	右監
					左監	少監
	神僊通籍					
	清微上衛仙鄉	清微中衛仙鄉	清微下衛仙鄉	<small>本天通品仍有</small>		
	寶真一仙鄉	餘做此	清微大衛仙監			
三品	太卿	上卿	自四品至三品非大功不可補			
二品	洞玄上輔	洞陽上輔	洞清上輔	太微上輔		
	洞真上輔	紫微上輔	洞神上輔			
一品	洞玄上宰	洞陽上宰	洞清上宰	太微上宰		

洞真上宰	紫微上宰	洞神上宰	自二品至一品係贊化大道主宰陰陽非中下士受之
極品	三天上相	三天上宰	三天上輔
	三天侍御	三天侍宸	九天侍御
	明晨侍經	紫玄侍經	清微元上侍宸
	清微太霞侍宸	三天侍衛	<small>此品皆天界天仙帝君領之非世上修真之士之格</small>
女真	神僊通籍	真士	侍真
	仙監	元君	紫微
	紫府	紫極	王府
	九天大夫	紫玄大夫	大洞大夫
	洞神大夫	紫微大夫	太微大夫
	洞真大夫	齋品	行黃籙院普光宮事
	經法	行	內外經法
	禹餘	大赤	天寶
	靈寶	神寶	洞真
	洞玄	洞神	黃籙
	神霄	靈寶品秩	

鍊度大法南昌太極皆靈寶司治之司不可與他職比並

上清三洞靈寶鍊職苟非其人慢忽天條通足以勞

三官之筆受譴於高靈也此職乃陰職凡行煉度濟幽必奏此秩

初階

南宮執法弟子 未行法至與補 三天執筆伏魔侍法使者奉行

南宮煉度司同幹黃錄院事

右煉度事一年不違期許遷轉

南宮執法真士 南宮執法仙士 南宮偕執法真士

行南昌受煉同幹黃錄院事

神僊通

南宮執法真官 玉階執法仙官 玉壇執法仙官

行南昌受煉司主管黃錄院事

南宮玉階執法真官 南宮少微執法真官

南宮太微執法真官 南宮元微執法真官

南宮靈微執法真官

行南昌受鍊司同知黃錄院事

右已上職位鍊度不違日期明有報應可受如違

補復有大功方可陞擢

太玄執法真官 太定 太明 太素 太極 太靈執法真官

提點南昌煉度司知黃錄院事

天曹執法仙卿 太極執法真卿 洞神執法仙

上清執法真卿 太清執法真

提點南昌煉度司兼黃錄院事

太極執法真仙 太元執法真仙 赤明執法真

判南昌煉度司兼黃錄院事

執法上仙真人 元載 太安 太皇 太文

太煥 太虛 無極 無思 太釋 淵通 太素

皓庭

神僊通

上清執法真宰

領黃錄院事

右仙監已上職位不可僭躡補入非得靈寶之道不可妄陞憲非輕

混元品秩

從九品 混元掌籍上令

正九品 混元上令

從八品 混元掌籍典者

正八品 混元典者

從七品 混元掌籍吏

正七品 混元掌吏

從六品 混元掌籍上章典者

正六品 混元上章典者

從五品 混元掌籍少卿

正五品 混元少卿

從四品 混元掌籍上卿

正四品 混元上卿

從三品 混元掌籍上仙

正三品 混元上仙

神僊通記

從二品 混元掌籍上仙真人

正二品 混元上仙真人

從一品 混元掌籍真人

正一品 混元真人

洞玄品秩

從九品 洞玄奉法司命同幹

正九品 洞玄承應司命幹

從八品 洞玄承應司官同主管

正八品 洞玄執法司命官主管

從七品 洞玄執法使命同僉書

正七品 洞玄掌法使命官僉書

從六品 洞玄執法真官同行

正六品 洞玄執法司真官行

從五品 洞玄執法仙官行

正五品 洞玄執法司仙官同知

從四品 洞玄執法仙官同知

正四品 洞玄執法司仙官知

從三品 洞玄崇侍卿知

神僊通記

正三品 洞玄中侍卿同領

從二品 洞玄高明崇侍卿領

正二品 洞玄通明中侍卿同判

從一品 洞玄元明崇侍卿

正一品 洞玄太上玉明清侍卿判

極品

洞玄元明君馬 洞玄高明君皇 洞玄大明君許

洞玄上明君葛 洞玄玉明君 洞玄真明君天玄

每年八月十五日

玉帝開南殿選仙此日具奏 帝廷申聞 師者使院之充

金闕選仙進士 右職佩奉洞玄玉書恭玄究微道德具備

者任之如行戲功少者不許奏補

雷門忠孝品秩 高崑山正派

雷門忠孝 真童子

通真 洞真 玄真 元真 明真 清真 仙真

初真 修真 學真 理真 守真 圓真 全真

社令烈雷品秩 神霄六職

玄黃混沌一炁分真王真演化仙卿便宜行事 甲子

神僊通

玄黃洞陽虛靈一炁王清輔化仙卿便宜行事 甲辰

玄黃祖劫元始一炁王清崇化仙卿便宜行事 甲申

玄黃浩渺虛明一炁王清通化仙卿便宜行事 甲午

玄黃湛寂一炁通靈玉清開化仙卿便宜行事 甲辰

玄黃洪洞一炁通真玉清闡化仙卿便宜行事 甲寅

天樞院品秩

從九品 天樞院 左判官上章典者同幹天樞院事

正九品 天樞院 右大判官管幹天樞院事

從八品 天樞院 左統兵執法真官同主管天樞院事

正八品 天樞院 左領兵執法真官主管天樞院事

從七品 天樞院 掌籍仙官同僉

正七品 天樞院 領籍仙官僉書

六品 天樞院 執邪使同行

正六品 天樞院 考召使同行

從五品 天樞院 上清玄都大夫行

正五品 上清翊衛仙卿同知

從四品 上清玄都御史九天金闕大夫同知

正四品 九天金闕御史知

神僊通

從三品 九天金闕上卿天樞院副使知

正三品 九天金闕上仙天樞院副使同判

從二品 九天金闕少宰天樞院使判

正二品 九天金闕上宰天樞院大使判

從一品 九天金闕右丞相判泰玄都省事

又從一品 九天金闕左丞相判泰玄都省事

亞中 九天金闕侍中判泰玄都省兼樞機內外事

亞中 九天金闕令判泰玄都省兼樞機內外事

正一品 主真無上輔天元尊平章代判神霄高真君

驅邪院品秩

從九品 驅邪院左判官南宮上宮受煉典者高官幹法院事

正九品 驅邪院右大判官管幹

從八品 驅邪院右統兵執法真官同主管

正八品 驅邪院右領兵執法真官主管

從七品 驅邪院掌籍仙官同僉書

正七品 驅邪院領籍仙官僉書

從六品 金部尚書北極斬邪使同行

正六品 木部尚書北極考召使同行

神使道

從五品 上清玄都太水部尚書北極伏魔使行

正五品 上清翊衛仙卿火部尚書九天遊奕使同知

從四品 上清玄都太天籙太土部尚書九天糾察使同知

正四品 九天金闕御史九天採訪使知

從三品 九天金闕上卿九天蕙訪使知

正三品 九天金闕上仙九天察訪使同判

從二品 九天金闕少宰九天禦魔使判

正二品 九天金闕上宰九天仗魔使判

從一 正一 同前

玉府品秩

從九品 上清錄事五雷院右判官同幹雷霆都司事

正九品 上清錄事五雷院左大判官幹

從八品 上清錄事五雷院右大判官同主管

正八品 上清錄事斗中大通掌水使者主管

從七品 上清錄事掌籍仙官主管

正七品 上清司命南宮右卿主管

從六品 上清司命玉府右卿禦邪使同知

正六品 上清司命玉府少卿五雷考召伏魔使同知

神使道

從五品 上清司命玉府玄天大法主知

正五品 玉府上卿五雷副使知

從四品 玉府上卿五雷使令

正四品 玉府上卿五雷大使領

從三品 神霄玉樞副使同判

正三品 神霄玉樞使同判

從二品 神霄玉樞禦魔使判

正二品 神霄玉樞使同判

從一 正一 同前

神霄品秩

從九品 太平輔化典者神霄傳吏

正九品 太平輔化仙吏神霄執法仙官兼西臺風雨吏

從八品 九靈飛步仙官兼紫微掌法同知南北二院事

正八品 神霄宮掌籍仙官兼紫微內翰

從七品 玉府宮校籍僉書南北二院事

正七品 神霄宮校籍僉書

從六品 神霄玉府兩宮校籍金部尚書僉書

正六品 神霄宮掌法上卿水部尚書同知南北院發遣九天兵馬

神霄通部

從五品 神霄都斬邪使水部尚書知

正五品 神霄伏魔使人部尚書

從四品 九天金闕大夫土部尚書金門指揮使判

正四品 九天金闕御吏高都指揮使判南北院兼司省經錄

從三品 九天金闕都御吏高都判諸司院府守玉樓校書

正三品 九天金闕上仙瓊瑤真人玉樞大使判神霄玉清玉府事

從二品 九天金闕正神霄玉樞都督使判神霄宮玉清玉府事

正二品 九天金闕上宰神霄玉樞伏魔使同知天機內省事

從一 正一 如前

璇璣品秩

從九品 北斗_某宮掌籍著書靈璇璣府事奉行三五璇璣大法

正九品 北斗_某宮錄事主管 如前

從八品 北斗_某宮真士僉書玄靈璇璣府事

正八品 北斗_某宮真士僉書

從七品 北斗_某宮曹官同知玄靈璇璣府事

正七品 北斗_某宮仙官同知

從六品 北斗_某宮上令知玄靈璇璣府事

正六品 北斗_某宮真人知

神霄通部

從五品 北斗_某宮上卿同判

正五品 北斗_某宮真卿同

從四品 北斗_某宮察訪副使判

正四品 北斗_某宮察訪使判

從三品 九宮察訪使領

正三品 中天察訪副使

從二品 中天馘魔副使

正二品 中天察訪使

從一品 紫微宮察訪副使

正一品 紫微宮察訪使

西瑤府品秩

王清靈寶法師 未受都功盟威道德王文錄等者不許稱

王清大洞法師 未受神霄中盟紫虛等錄不許稱

王清景大洞法師 未受畢道等不可稱

大洞九品

金闕總真錄九華大夫 金闕總真仙卿蔚華大夫

總真太監瑤華大夫 總真仙伯王華大夫

總真仙侯曜華大夫 總真紫微侍郎小兆真人

神隱通出

總仙紫微尚書妙淵真人 檢正紫微御史靈寶真人

金闕王宸紫微上相廣惠真人

淨明忠孝品格

王洞隱三字不用 太上淨明靈寶元宗混元通達恭順

悟正修宗守一純誠冲應普度顯清維嗣敬奉總持

養善成德明受演學求興志集會合神司侍衛存感

登毓監歸校昇天

初真

太上淨明靈寶忠孝。真童子

太上淨明忠孝學仙童子

太上淨明靈寶符藥典者。符水典者

右前六十四真法名除玉洞隱三字不許用外入

童子典者共通六十四教仙真之選皆以計階玄

靈之任不可苟得品有高下職任有要重各有攸

司戒其紊亂登此選者必先受錄以領仙品猶世

之階官也次即受法補職尤世之分戒也非宿有

芳馨之骨難遇此選有得遇者能立功無過加以

修煉必為真人或身經太陰亦無論沒之苦矣

神隱通出

玉樞品秩

初階

九天應元弟子一年方受 九天應元仙官三年

九天應元真官五年 九天應元真士七年

九天應元真卿十年 九天應元仙伯二紀

九天應元真伯三紀 九天應元仙公四紀

九天應元真公六代

使職

九天應元斬邪使三年 察邪使五年 制魔使八年

都雷使十年

師序 開明之士方受

九天應元法師 九天應元大法師

三輔 開明之士功高者受

九天應元右輔 左輔 上輔

三宰 極功高而方受

九天應元少宰 太宰 上宰

功次

上功 百二萬遍 一萬遍 次功 百七十 五千遍

神僊通記

下功 三千 二千 一千遍

謂之受持功次咨自以下不及功也 太上二字

行之三年有功于世無瑕玷者再投度師陞補

五等仙秩

真師 真士 真伯 真卿 真公 仙師 仙士

仙伯 仙卿 仙公

奉法積久真大公德遷輔九等四字

體道弘化 弘道應化 明道廣化 廣道承化

悟道開化 配道崇化 法道張化 守道輔化

隆道驚化

神霄女品二秩

神霄蕊珠殿侍經玉女 神霄凝真殿侍香玉女

女階二十七品秩 九品

初 右侍淨女

從 左侍淨女

正 散花素女

八品

初 右侍妙女

神僊通記

從 左侍妙女

正 侍香靈女

七品

初 右真靈女

從 左真靈女

正 掌善玄女

六品

初 崇真玄女

從 輔真玄女

從 紫霄玉華都治西臺秘錄佐理令

正 絳霄靈總監仙都輔化曹官

六品

初 神霄大華丹景吏仙都風雷判官

從 神霄泰華丹景職官靈臺雷令統領靈臺都將兵

正 景霄洞陽錄事仙都右品司功

五品

初 玉霄外臺正普化司風雷令

從 景霄洞陽紹監仙都左品司勳行西臺時令

神霄通記

正 景霄洞陽錄事仙都右品司功

四品

初 琅霄素華直景治官仙都司錄

從 太霄紫華都治王普化司內曹靈臺五雷上令

正 紫霄洞華太一吏仙都司糾治官

三品

初 絳霄都省靈洞曹官凝神殿大司禁

從 紫霄玄靈上仙長生殿司錄僉書玉府雷事

正 絳霄洞晨右品仙宮珠殿大司錄同判玉府諸司時令

二品

初 紫霄上靈總錄仙都內品侍中

從 琅霄左品碧玉宮內侍列仙機臺佐理王曹

正 青霄左品東華元命真人樞臺佐理仙官

一品

初 景霄洞靈上輔太一仙官普化司五雷總監

從 神霄靈臺右侍中機臺都糾判玉五部四司時令

正 神霄東臺上仙左玄侍中樞臺都糾

祖師汪真人云

神霄通記

九霄之上有三洞九華之品凡二十七職上應

二十七天之悉皆天官之所有雷霆之職權非

金闕玉樞與其他品職也

祖師虛靖曰

今世不知有九霄內職後學多補玉樞金闕等

職用人世之官品果如是不亦勞乎

祖師侍宸曰

補九霄內品是雖初品勝如金闕及玉樞之一

品何也金闕玉樞官大而職勞任重雖初品却

官高而常閑如今之秘書也

九霄品秩

九品

初 玉霄洞靈五炁治官西臺錄事

從 丹霄右司錄仙都佐理右曹

正 青霄元景玉曹西臺外司糾

八品

初 神霄丹華佐理外曹仙都執罰官並守太平輔化典者事

從 碧霄洞明司察正仙都左錄事

神僊通記

正

七品

初 紫霄洞陽書治諸華分司高斡天應元雷聲普化尊門下事

從 神霄洞靈執法吏西臺大都功

正 青霄九陽總監仙都右領兵

六品

初 玉霄素華大玄靈陽司勳

從 丹霄洞玄右都曹仙都司糾行烟都門下事

正 太霄靈華大玄吏西臺主陽曹官

五品

初 紫霄洞陽總監紫華佐理分司

從 碧霄丹華流火令靈陽左領都曹

正 景霄泰華丹景吏玉府西臺令行都風雷判官

四品

初 青霄洞明機臺令火書土曹官

從 玉霄皓華機臺令火書左曹官

正 神霄洞陽樞臺令五都右曹官

三品

神僊通記

初 丹霄玉華樞臺令風雨上曹官行仙都鬼神公事

從 紫霄機臺五雷正令火華內

正 碧霄機臺五雷上令洞靈司禁

二品

初 景霄樞臺五雷令丹華元景治官

從 泰霄樞臺五雷上令青華左領司功總領仙都將吏

正 玉霄泰省洞陽右領分司

一品

初 神霄泰省青陽右領分司

從 青霄泰省靈陽左領分司

正 丹霄泰省九陽左領分司行金闕列宿時令

亞中 此三職在後

初 紫霄玄省洞玄執法主令仙曹判金闕列宿時令

從 紫霄都省丹華總監雷令法師

正 素霄都省青華總監雷令大法師

亞中 此三職在前

初 碧霄玄省洞靈主書職司上佐

從 景霄玄省洞靈司錄內品治官

神僊通記

正 泰霄玄省洞明上陽正品仙曹

正一品

從 景霄都省玉華總監元化法師

正 神霄都省泰華總監元化大法師判九霄王府鬼神公事

太極玉格

九品

太極始祖御前掌兵部副使奉行太極王府諸階大

法師判鬼神刑獄公事

八品

太極始祖御前總管掌決五雷便宜行事會書金闕

列宿三界鬼神刑獄公事

七品 神霄五雷便宜行司

太極始祖御前神霄王府九天採訪使掌決五雷便

宜行事判金闕列宿時令提點雷霆都司鬼神刑

獄公事

六品 太極都省

太極始祖御前神霄輔化真卿九天都督使判金闕

列宿時令總管諸司五雷便宜事

神僊通記

太極始祖御前都督掌決五雷便宜行事判金闕列

宿時令提點雷霆都司黃籙院事

五品 太極都刑部

太極始祖御前右侍仙卿總攝六府玄機使判金闕

列宿時令便宜太極御前都雷帝者

太極始祖御前右侍仙卿九天廉訪使判金闕列宿

時令總管玉清神霄五雷十方三界諸司便宜事

四品 神霄普化行司

太極始祖御前主法上卿總管十方六合諸司便宜

行事判金闕紫微宮列宿時令五雷司鬼神刑獄
公事

三品

大極始祖御前都總管決諸司便宜行事判金闕列
宿時令兼知神霄玉清真王府五雷鬼神刑獄公
事

二品 先天始祖兼紫微宮

大極始祖御前主者上相總管十方三界諸司便宜
行事領判金闕列宿時令判太初陽光混合五雷

神像通記

鬼神刑獄公事

一品 同後

九品三秩

太極始祖陰明五炁都總管右極中關右都大提點

鬼律使判六府鬼神善惡公事

八品三秩

太極始祖陰明五炁都總管兼無上右極中左都大

提點鬼律使判六府鬼神善惡公事

七品

無上大極始祖陽明五炁都總管右極上關救苦妙

行左大真人判斷六府鬼神善惡公事

六品

無上大極始祖陽明五炁都總管兼右極上關救苦
妙行右大真人判六府鬼神善惡公事

五品

太極始祖六府五炁都總管兼太極都大提轄仙官
使判斷六府鬼神善惡公事

四品

神像通記

太極始祖六府五炁都總管兼無上中極中關掌教
察進奏賞罰都統六關仙官使仍判斷六府鬼神
善惡公事

三品

太極始祖六府五炁都總管兼無上中極中關左右大
師判斷六府鬼神善惡公事

二品

太極始祖六府五炁都總管兼無上中極中關左右大
師相判斷六府鬼神善惡公事

一品

大極始祖都大提點考察褒貶九關仙官使

三景仙階

凡遵修三景稱三景弟子已度三人委付師友已後傳受師稱法師等號隨師所命朋友所薦乃得稱之未經表奏不可妄稱考重罰深進學之士味

上清大洞三景弟子 上清大洞三景法師

上清大洞三景先生 上清大洞三景真人

神保通記

已上四職位比高真如不行洞房之道及黃赤存未冒次不得稱大洞二字不修上清經法不得稱上清二字章表奏文不得輒稱法師先生等號只稱臣弟子雖云三人已度聽稱上品限一年度一人如無三度一人主三人之間不可妄泄當宜謹之

大明官制

道錄司左右正一 正六品

左右演法 從六品

左右至靈 正八品

左右玄義 從八品

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領道教事張真

人 正二品

道紀司都紀 從九品

副都紀 未入流

神保通記

道正司道正 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 未入流

三茅山元符宮 正八品

華陽洞靈宮 正八品

皂閣山萬壽崇真宮靈官 正八品

副靈官 從八品

神樂觀提點 正六品

神樂觀知觀 從八品

龍虎山志職掌

欽授正一嗣教大真人府大真人一員世襲正二品
掌天下教事

印章

世傳祖天師賜平治都功玉印一顆

宋給銀印 元給銀印 上下行移品如舊

國朝洪武初給銀印 上下行移品如舊

二十四年 賜玄壇印一顆

成化三年賜金刺正一嗣教大真人府 印一顆

神像通記

賜玉刺賜平治都功印一顆

弘治十二年賜牙刺正一嗣教大真人圖書一顆

法祖心章一顆

嘉靖五年賜銀鏤欽賜玉清掌法像印一顆

銀刺賜平治都功印一顆

萬曆五年賜玉刺宗傳之印一顆

龍虎山玄壇印一顆 禮部造

木府幕職

贊教二員 幕職十員

宣德間加二員 知事四員

掌書二員 都日知印官各一員

神像通記

王屋山提點一員

陶仲文自河南王屋天壇山建醮遂因言本山殿宇一新請賜勅設官以供祀事得旨准賜給護勅增設提點一員專職本山焚修

三洞修道儀

極十

夫道以元精一氣陶育三才爰及萬物有情無情咸稟此氣得之者外可以輔元化內可以登至真味之者反淳以為漓攬清以為濁汨亂神性淪為下鬼何神仙之可冀乎雖大象無形不可得於視聽然悟證者實資於傳授按上清大有妙經至道始自玄聖傳與神真神真傳與靈仙此三真口口相授未有文字至赤明開圖方著文篆追龍漢延康漸降靈寶金闕玉格自是乃暗出教之

神僊通紀

科文此時太平靈寶行於諸天洎列紀君始傳於黃帝靈寶既隱封五符於鍾山至大禹理水受之疏達之後復藏之於石磧震水所謂靈寶或隱或顯是也後聖黃老帝君傳洞神經誥符圖號黃老道德於世世之隱逸者默修其道洞神漸替東漢末三天法師張君方受太上正一科法先是蜀當魁宿之分下有二十四治陰司以調二十四氣北邙一治在洛陽者以伊闕為陸渾戎地以鎮陰都也

後為六天魔鬼占據號曰鬼營天師以正一法而
 降制焉至今列為陰局鬼為陰吏天師之裔世
 傳一人即信州龍虎山張家也大約此教盛於吳
 蜀迄于魏世有嵩嶽寇謙之天師復大弘闡歷
 于唐季其間道業彰灼者江左即有若簡寂
 先生陸公修靜中宇即有若隱真趙先生潘天
 師澄源李^先生司馬天師宗元先生吳天師牛先
 生葉孤雲葉廣寒二天師希和李李先生皆
 傳教之光明者具載道門七葉圖其於枝分

神僊通紀

脉散不可勝數李氏華隋太上告以受命之符
 由是尊祖奉冊與國同休故得芝壇^二築殿羅布
 四裔三洞科格自正一至大洞凡七等錄有一百二
 十階科有二千四百律有一千二百戒有一千二
 百仍以四輔真經以佐之為從凡入聖之門助國治
 身之業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難
 解散經籍亡逸宮宇摧頽巋然獨存者唯亮
 州太清宮矣次有北邙陽臺陽輔慶唐數觀
 尚有典刑天台衡湘豫章瀟嶽不甚凌毀山

東即墜於掃地笑鄙以頑固粗通道教嘗遇至人
 勗以整綴從事荊州難得經書每想台嶠融峰
 恨無羽翼癸卯歲有陽臺道士劉君名若拙曳
 策南來延於所居劉君精熟法教因得口授入道
 儀式冠服品位編為一卷聊備所闕他年更睹大教
 別俟校勘之是歲九月二十六日荆南葆光子孫夷
 中集

初入道儀

凡初欲學道男七歲號錄生弟子女十歲號
 神僊通紀

南生弟子始授訓師門性行稍淳與授三戒五
 戒漸至葷血自此後不更婚嫁如已成夫婦者男
 稱清真弟子女稱清信弟子常依科齋戒兼
 行黃赤交接之道能便斷得即為佳也其童男
 女秉持至十五歲方與詣師請求出家

捨俗者不拘少長

稟承戒律稍精方求入道誓戒三師稱智慧十
 戒弟子戴二儀冠黃綾衣七條素裙七幅鞞鞋
 而已次遷經法於十部大乘之內精一帙業成後

授初真八十一戒授竟及保舉戒師七人稱太上
 初真弟子號白簡道士冠七真冠披黃褐文左
 九右十白裳黃裙九幅檀香木簡玄履鋪黃坐
 壇始入靖誦經思神行道次後不選年代經業轉
 精明鍊法式方參洞經初詣三師保舉五人請授
 正一盟威錄二十四品

正一部中別有一百二十階總出黃道枝葉是
 陰教輔助太陽也正一天師子嗣師諱衡系
 師諱魯散行此法皆是針藥符術禁呪之

神僊通紀

道小求福祐以療生民今即世上所行雜法亦有
 籙文非上真所修所謂白黑道也此中言黃赤者
 即陽道之法順行也法象天地制治萬神陰陽律
 曆之候人馳區分之序上禳天災下助王化俾
 帝王延期益筭反朴還淳其次大地生民能奉
 此道者可以洗心畏罪免其天橫其有夫婦者
 令選時日順行陰陽行交接所有男女免感悖
 戾淫濁之氣亦欲令其保身受精不妄貪淫乃
 上聖慈愍拯濟之方便並屬正一部中之所行也

授正一錄後方可以為人章醮為帝王封署山
 嶽辟召妖毒朝拜星辰以銓律候稱太上正盟
 威弟子係天師某治某氣祭酒

所稱治氣者取生月生日所主不同

赤天三五步綱元命真人臣某凡道士未受經法
 通稱小兆可也冠玄冠朱帔二十四條黃裳蒼裙
 佩炎光火玉佩帶斬邪威神劍佩黃神越章
 印綬木雕鋪八卦壇所授經業正一法文經二百
 二十卷大章三百六十通小章一千二百通朝天醮

神僊通紀

儀三百座修真要十卷玉經三卷指要三卷太
 靈陰陽推遷曆六十卷禁呪文五卷按摩通精
 文三卷修元命真文千字禹步皇綱一卷以前正
 一所行皆在三界內所言十部大乘者多述罪福
 寬對說有說空凡千卷已未修正一道成告白
 真官遷齋上室

洞神部道士

自正一授金剛洞神籙

此乃上三皇法非此劫三皇

稱太上洞神法師

如捨俗入道者自此夫婦隔絕不茹葷血也

冠交泰冠絳褐黃裳丹裙玄履執白簡佩青光
玉佩四道帶皇極洞神印綾佩陰陽斬魔劍華
陽巾方勝帽坐九宮辰象壇參洞神十二部經

高玄部道士 亦云高上紫虛

自修洞神有功後遷授太上高玄籙稱太上紫
虛高玄弟子高玄法師遊玄先生臣某姓名冠
五嶽冠碧帔三十二條白裳黃裙玄履執長

神僊通紀

生木簡坐四氣壇素光丹纓佩帶五老交真
印綬佩金剛洞清劍戴鹿秀巾咸昌帽參
究道德經西昇經玉曆經妙真經寶光經枕中
經存思神圖太上文節解自然齋法儀道德威
儀一百五十條道德律五百條道德戒一百八十三科

昇玄部道士

自高玄部遷授太上昇玄籙稱太上靈寶目升玄
內教弟子昇玄真法師無上等等光明真人臣
某姓名冠芙蓉冠綠帔四十二條素裳丹裙玄履

白簡素文壇道遙巾月紗帽參授昇玄籙一卷

昇玄誓戒三百條明真科三卷玉匱律三卷昇

天券一道昇玄朝禮儀一卷昇玄經十卷

到此觀六度梵氣即三界外上清境非同釋氏

梵天也

中盟洞玄部道士

自昇玄遷授中盟籙九卷計三十六階九券思微
定志券金馬驛程券五帝解形券自然券大明
券三皇券水官解七祖券昇天券解地根券稱

神僊通紀

太上靈寶洞玄弟子無上洞玄法師東嶽先生青
帝真人臣某姓名戴遠遊冠五色紫帔絳縞裳丹
青裙朱履五辰紫色壇青玉文文佩佩八景金
真印帶陽光洞神劍服朝天帽
即舊呼南朝帽也

三辰巾參靈寶洞玄經一十二部

三洞部道士

自修洞玄部遷授三洞寶籙二十四階計二十四卷
券亦二十四道金鈕九雙銀環十二對金龍一對玉

簡

魚一對玉龜一玉馬一蒼玉一黃玉簡一玄玉簡
一龍頭金刀一雙稱三洞法師東嶽青真人昇玄
先生臣某姓名冠合景冠青霞帔四十九條丹光裳
黃裙朱履坐召真壇黃玉佩三辰印銷魔劍服
綠華巾五嶽帽授三洞經教九真科法自此明鍊所
業并諸有為動合真妙方遷大洞上法

大洞部道士

自修三洞法後次參上清金闕清精選法應為得
道者稱上清大洞三景弟子無上三洞法師東嶽

神僊通紀

真人道德先生臣某姓名冠紫宸通精冠九色離
羅帔紫裳丹文裙執瑤笏朱履坐雲靈壇佩
九光玉佩帶無上畢道印綬帶景精劍服黃寧
帽授三官解祖考契斷地根券昇天券五帝大魔
合保舉券三十二天帝君識功券飛步諸法金丹
大訣自此以畢法相次傳與世之學子道者世傳一人昇
黃壇告九天軟血

軟即取自身血也

分券斷契以金魚玉龍赤玉珪圓瑤告摺萬靈方

傳上法傳法之後始有迴車之道功行圓滿與弟
子告別造素木車一乘弟子親侍駕旋掃車
跡入所在名山修行至山門谷口方焚此車從此師
一向修金闕後聖飛昇之道此出三界也永不入世
間也

居山道士

居山道士冠平氣冠山水雲霞衲帔黃布裳布
裙白履草履坐七星壇佩二禁印東西伏神劍
玄中此所行之道各據所得自務幽寂不救世人教

神僊通紀

文所謂山林寒棲道士也

洞淵道士

此道稱三昧法師冠通玄冠青文帔三十一條丹
裳黃裙玄履執笏向坐黃文壇佩洞淵五却印帶
洞光劍所以洞淵三昧法其法上辟飛天之魔中治
五氣下絕萬妖亦多救世也

北帝太玄道士

此道稱上清北帝太玄弟子冠星紀冠玄羽服白
裳黃裙玄履坐召靈壇執簡佩節都印帶斬

鬼劔授北帝錄二卷伏魔經三卷天蓬經十卷
北帝禁呪經三卷飛玄羽章經十卷北帝降靈
召魂經三卷北帝雷公法一卷鄴都要錄三卷
傳魁策三卷北帝三部符一卷北帝朝儀一卷治
六天鬼神辟邪禳禍之事也

女官部

其儀式參授諸法錄與男官一般參大乘經
法者稱太上天真女弟子某姓名冠三葉玄冠
服闋霞十二條

神僊通紀

裏青表黃有帶

繫右肩素裳黃裙握節鞞鞋

正一盟威女官

稱玄都正一盟威女弟子係天師君門下某治
某氣赤天三五步綱元童臣某姓名冠洞陰冠黃
霞帔二十四條紅文裳黃裙玄履執簡坐八卦壇
所謂赤天三五者大凡日月運行皆依黃赤二道
號曰二景凡真人掌黃赤道事以正陰陽用日
月星宮為治所也更有白道法自月一至望為

明自十六日至晦為黑為暗道民或求小小福祐
以白即祈月以黑即祈星於是有黑白之道黑
白之說此二道卑於黃赤也

洞神女官

稱太上洞神女弟子洞靈元妃某姓名冠朱陽冠
朱帔三十二條黃土衣丹裙玄履執簡坐九宮壇

高玄女官

稱太上高玄女弟子紫虛童君臣某姓名冠
玄冠黃裙碧瑤衣素裙玄履執簡坐青壇

神僊通紀

昇玄女官

稱太上昇玄女弟子無上內教真一靈真妃云小
真臣某姓名冠四玄冠碧霞帔黃裳丹裙玄
履執簡坐綠壇

中盟女官

稱太上靈寶洞玄女弟子亦稱洞玄法師東嶽夫
人臣某姓名冠芙蓉冠紫褐碧裳丹裙執簡佩
陽光劔白旒珠佩三道元印綬坐五氣壇

三洞女官

稱上清三洞女弟子無上三洞法師東嶽蒼靈
夫人臣某姓名冠連雲冠朱褐青裳綠裙玄履
執簡坐四神壇佩青玉佩白旒帶三洞印綬九真
劔

上清女官

稱上清大洞三景女弟子奉行無上三洞法師東嶽
蒼靈元君臣某姓名冠玄靈飛鳳冠五色雲霞帔
青裳紅紗裙朱履坐震靈壇執簡其於迴車入
山之法一切與男官同

神僊通紀

居山女道士

稱大道女弟子臣某姓名冠二氣冠衲帔二十四條
青絹裳黃布裙草履坐八景壇執簡

洞修道儀

立一天壇王格品目序
嘗稽天壇王格是學道之士脩真有得列名仙籍之
品格也吾

老祖天師奏請

綸音按支干而分治悉照錄章以定品銜猶朝廷設
官有等級高卑有貴賤正副毫釐不可假借者也今
位居三省專司其事即如世間銓部天下員職皆從
選出焉近來好奇者不遵王格妄意僉補或職微而
品隆或錄小而銜大但知悅人觀聽華美其辭而不
知違式犯禁身干

神僊通紀

天憲豈止受錄受職無補於進道哉茲特於養玄抱
一宣教演化法師施鐵竹談及是事鐵竹亦深慨流
風澆陋故天壇王格互相攷訂蓋欲公諸天下為萬
世不易定規使仙班列職與今之三公九卿郡邑宰
牧可按籍而攷無異同也今而後凡傳法授道者當
知列品瑤階即為 天都仙宰有功即遷有過則黜
百年之後從此或上昇亦從此或下墮可不畏歎奈
世有好竒者率意妄為選職補銜漫然由我不獨仙

班斲無此職即姓字亦難上達也謹以是書手授鐵

竹付諸劊刷以廣其傳學道授法者當自惕焉

大清順治十五年端陽月吉日襲封嗣漢五十三代

天師大真人張洪任撰

神儀通紀

歷代神仙通紀十四冊

道書授神契

宮觀

古者王侯之居皆曰宮城門之兩旁高樓謂之觀殿堂分東西階連以門廡宗廟亦然今天尊殿與大成殿同古之制也詩曰雍雍在宮傳曰遂登觀臺

醮壇

古者祭皆有壇後世州郡有社稷壇記曰壇而不屋古醮壇在野今於屋下從簡也

神儀通紀

鐘磬

古者祭樂有編鐘編磬每架十六以應十二律及四宮清聲耳又有特懸鐘特懸磬特懸者獨懸也今洞案金鐘土磬又有大鐘等皆本諸此其大銅磬本諸擊乎三周禮鳧氏為鐘磬若氏為磬

香燈

古者祭祀有燔燎至漢武帝祠太一始用香燈禮記曰既奠然後炳音熱蕭

神祇

古者有重黎氏能降天，神地祇，書曰：乃命重黎絕天通周禮。春官冬至奏樂於圓丘，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夏至奏樂於圓丘，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夏至奏樂方澤，樂六變地祇皆出。

餅果酒

古者祭用黍稷，犧性梁武帝以麩為犧牲代之。唐玄宗又以餅餌代之。周禮籩人掌粢、栗、菱、芡，又有糗、餅、飴、糝，又酒正掌五齊三酒。

帳幕

古者宮室皆有幕，亦周禮幕人掌之。

神像通紀

法服

古者祭祀法服有中單、蔽膝、佩裳之屬。今法服乃其流也。子孟子曰：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

冠裳

古者士大夫皆有冠，但纓而不簪，唯弁、冕、簪、纓。全夫子戴章甫冠，曰：吾長於宋，故冠宋之冠。莊子曰：原憲華冠，蔡杖，即樺皮冠也。禮記有侈袂大袖衣也。道衣其類也。唐李泌為道士。

賜紫後人因以為常，直領者取其蕭散之意也。

圭簡

古之公侯皆執圭，周禮有桓圭、信圭、躬圭、禮記士執魚須。音班文竹木簡之類也。

位牌

古者祭宗廟有小主，祭社稷有石主，見禮記。今位牌即其類也。

符簡

古者以竹二尺為簡，以皮連穿之，又有以木片者，謂

神像通紀

之牘，今符簡象此也。春秋序曰：小事簡牘，而已。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是木版也。古者召命有符節，符以竹片為之，今黃紙召神符代竹也。人形符象使有也。

步虛

古者祭祀歌樂，章或歌毛詩，今法事長吟本諸此也。書曰：聲依永，律和聲。

章表

古者祭祀有祝版，後世用紙也。書曰：史乃冊，祝周。

禮大宗伯掌其祝號盛奏方函代版匣也殷浩寄書誤達空函是木匣也

跪拜

周禮拜有九等今稽首周法也書曰拜稽首禮記曰受立不跪

法尺

古者被除不祥用桃枝后羿死於桃棒故後世逐鬼用之今蓬尺是其類也周禮曰巫祝桃茷

法劍

神僊通紀

古之士大夫皆佩劔漢書劔履上殿周禮有救日月之弓矢此其流也勅水兩師清塵之義也

方絲

古者祭五帝各隨其方色五方信絲是也

禁祝

古以呪字作祝字從口旁乃後人俗字也成湯祝網果羸祝螟蛉即此意也

符文

周禮禳祓音妖鳥者以方書十日之號十二月之

號十二歲之號懸樹上即去古人用篆字今之符文猶似之也

鋪燈

古者倉頡制字而天雨粟鬼夜哭故道法劃地為獄以米為界後世凡鋪燈皆用米本諸此也

附體

古來祭必有尸尸者以孫為之服其祖之服生于神位之席又謂之殿禮記曰祝以孝告殿以慈告今之薦先亡而借體通傳者本諸此也

神僊通紀

手鑪

古者灌獻之禮用圭瓊瓊之形如盤柄象圭盛酒其中執瓊則不執圭今道士執手鑪則不執簡亦此意也

帝鐘

古之祀神舞者執鏡帝鐘鏡之小者耳

氣訣

道書作炁字取炁之道呼吸陰陽之義也易畧例曰命宮而商應修下而高者降鼓舞

畫神之義也齊女號而起風鄒衍哭而降霜吹律而和氣至皆此類也

令牌

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漢銅虎符上圓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狀背文作一坐虎形銘其旁曰如古牙璋作虎符今召將用令牌此法也

幡幢

周禮有旌_旗旒_旒之屬此其制表也

雲璈

神僊通紀

古者祭祀有樂此倣之也其常高於常樂全用清聲達於天地手執者象天樂可遊行而奏也

禱疾

語曰子疾病子路請禱尚書武王疾周公三壇以禱之

晴雨附禳

古有滎_雩之祭水旱之祭也成湯以身代犧牲而禱於桑林之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請

兩止兩法隨日辰造五色龍各有法式此不再具禳火春秋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同日火子產為火故大為社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

休糧

孔子家語曰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

道士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神僊通紀

冥影契

碧里子曰古有援神契衆同契皆洞物情蓋天機為後世方藝之祖夫表有影冥有樞吾聞其語矣未睹其道也於是乎冥影契作焉漱水董穀實甫

天地混沌之說非也無初也天如卵白亦非也無形也天之蒼亦非也無色也能見大塊面目者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自然有道之名由受生有性之名由良知有心之名

境無美惡物無妍媸皆生於心

性者心之本體心者性之妙用識則心之能事也猶之燈焉性其火也心其光焰也識其燭照也歟百體皆心也癢疴疾痛觸處相關然則又有肉質如蓮苞位于方寸者何曰火無實體必附於木性亦無實體故附于蓮苞蓮苞者譬言燈草也故燈草亦謂之燈心耳

法言之言文也文謂之作河汾之言道也道謂之述述作之間可以觀德矣

衆生必死然雖死而非死蓋臭腐化神奇若寒暑潮汐之消息無徂不成來非有空閒可頓放也故死亦生之事非生之外別有死也

生之精爽曰魂死之靈異曰魄陽曰魂游魂為變鬼神之義昭矣

四方上下無際也於心之無際見之

大患在吾有身去私己之謂也

如明鏡物來則照物去則空如洪鍾不扣寂然扣則響應聖人之事罕矣

萬象皆太虛含萬象欲得太虛猶之空中覓天也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天亦太虛之別名萬象即天也外天而求象猶之外水以言冰

兒時嚴師老猶夢畏習根不斷如此況飲食男女乎雞雛可以觀仁者未有知覺也

止是一心自吾肝胆有骸宮室服御以至天地萬物皆此心也舍此而求心是見鬼也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致良知學者之活法主敬而非良知或勞苦而

不近人情行恕而非良知或慈和而易於兼愛
直躬而非良知則證父嫂溺而非良知則不援凡
有皆然

天無實天自山河大地見之道無異道自飲食男
女見之性無自性自四端七情見之心無別心自百骸
萬事見之是謂體用一源

山河大地皆天也而求天於天則無陰陽五行皆道
也而求道於道則無四端七情皆性也而求性於性
則無百骸萬事皆心也而求心於心則無四者只是

一句隨事而異名而或二之亦非也

性無朕兆而有條理喜怒哀懼七者性之施情之
實也仁義禮智四者施之妙情之德也

學者最要識天識破天無復餘事太極圖上一
白圓即天也復推數圈明之識破皆筌蹄耳

能知生則無生無生則死無生

書之所為者心之施夢之實也夜之所感者心之
夢之餘也

天地一人身督脉經泥丸遵夾脊而至尾間河源

自雲漢下星宿海而入歸虛

理之成形則為氣非真有也此理之幻化而成也
心之成形則為事非真有也此心之幻化而成也

佛氏云生死事大仲尼云朝聞夕死然則道之未聞
死不得也不但死不得雖生在世間亦在鬼窟裏
過日蓋其死也久矣何必死而謂之死先須生得然

後死得其所以死乃其所以生者也故曰未知生焉
知死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費隱只是一層晦翁作兩層看了故失程子之
意○知是主意行是工夫博文為約禮工夫克己

為復禮工夫道問學為尊德性工夫此聖學之真傳
也今有巨木於此將為梁棟欲其圓潔光淨是主意必

用鉋子以加之是工夫自第一鉋以至千鉋皆為求圓工
夫第一鉋乃圓之始千鉋乃圓之終固不能舍第一

鉋而遂成千亦不待千鉋足然後是工夫亦不須旁
觀坐議講求鉋法下手便鉋求圓隨鉋生鉋

至圓至至無鉋可施而梁棟成矣此知行合一之喻乎
真影契一卷完

道部

理所

五嶽山名圖曰性命魂神之所屬皆有理所神異
經曰崑崙有銅柱其高凌雲所謂天柱圍三千里
負曲如削下有仙曹九府治所

又曰崑崙三角其一角正北壬辰星名曰閭風巔其
一角正丙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
上有玉樓十二景雲映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治所

神僊通紀

真官仙靈之所宗登真隱訣曰上清之境九天之
門上皇太皇帝君玉尊集群神於其中以定天下
萬民之罪福

又曰西華堂在上清王母所居

又曰文德宮張叔隱處之

又曰八景城在上清王晨道君所居

又曰赤城太元真人所居

又曰上清有寥陽殿上皇太帝玉尊集群真於內

又曰希琳殿在上清東海八停山上太帝

所居

又曰琅玕殿在上清金闕聖君所居也

又曰上清之境有丹城紫臺上皇大帝君玉尊
集處

集處

又曰七靈臺在上清境王晨道君所居

又曰明真臺在上清境東海八停太上帝所居

又曰那弗臺在上清境方諸東華山上青童君
所居

所居

又曰上清境有希琳臺太帝道君居之

神僊通紀

東方朔十洲記曰有光碧堂西王母所處也三九素
語曰蘭臺宮赤桂玉女處之王房宮黃帝之女
處之

又曰滄浪海島上有積石室多百象八石腦石柱
英也

英也

又曰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治處也

又曰崑崙山一名昆陵山一名玄圃臺上有積石圃

大治并王母宴會之所也

又曰崑崙有瓊華室西王母處之

又曰玄洲在北海亥地有太玄仙都伯真公所治也
又曰聚靈洲在南海中北接崑崙上多真仙宮
第有辟邪天祿之獸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
而芳華聞數里

又曰神仙島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
萬人

又曰方丈在東海中三天司命所居處群仙皆往
來其上大洞真經曰太素三元山有中黃太一上帝
之館

神僊通紀

又曰玉晨大道君治藥珠日闕

又曰玉皇道君青雲之城玉階文陛

又曰玉容堂者虛無真人之逸宅亦真氣之明
堂

又曰玉容堂者太上之明堂也得道符籙之所在

又曰萬華宮在小有玉真之天小有先生治所

又曰絕空之宮在玄洲之北九真仙上帝司禁君

會仙處也

又曰圓華宮黃老之所處

又曰太霞之中太虛元君之所處也

又曰秀華山太極真人呼曰圓明丹室五靈真君處
之

又曰青精君登紫空之山花玉室之內

又曰崑崙山有金丹流雲之堂上接瓊璣之輪下在

太室之中西王母所治真仙之女所處也

又曰玉室青精君之所遊處

又曰玉華三元君處流逸之室

又曰太虛有太霞之室合九雲而立字太虛元君

神僊通紀

之所處也

又曰青華之室青童君乘玉雕之駟御圓珠之氣
而入山室

又曰太老之室在上清八皇老君乘廣琅車而入

又曰流剛山上有暉景之室西王母治所也金根

經曰青要帝君在丘玉國黃金紫綬青要帝君

所處

又曰八闕天人散香其間闕上有金臺九層臺上

玉晨道君所進居也有金輝紫殿後聖金闕

所處

帝君所居處也

上清經曰上清南極長生司命君藏瑤臺丹霄

又曰在蘭庭雲臺又登統空之中紫碧玄臺

又曰有紫微六琳殿中央黃老君居之

又曰協晨虛觀後曾之室太上大道君閑居處也

又曰元始居紫雲之闕碧霞為城

又曰有黃房之室一名玉容之堂真晨道君治其

中太真科崇玄臺天師朝禮處

又曰有燕仙室天師教化處也

神僊通紀

南真說曰西王母女獨蘭字申林治滄浪山受

書為雲林夫人

又曰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女受書為東宮靈

昭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

又曰閭野者閭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為

九宮太極為太宮諸仙皆是九宮之官僚耳至于

真人乃九宮之公卿也

又曰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真高

仙太極公卿諸司命所處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

為真猶故服之霍山赤城亦為司命之府惟太

元真人南嶽夫人在焉李仲甫在西方韓象在

南方餘三十二司命當皆在東華東華青童

為大司命總統也揚君亦去東華執事不知

當在弟幾耳

又曰曲山漢三茅君治其上各乘一白鶴集於

處所時人互有見者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勅

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至孫權時又遣宿衛人

採金常輸於官

神僊通紀

又曰方丈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西南有陽長大山

其山多真仙之所處是陽九百六應數之標揭也

秀華山有玉堂乃五靈真君所處也

又曰金華山上有五宮太一所處

又曰玄洲之上有景暉之室西王母之治所神洲七

轉七變經曰西隴濛汜之宿紫微玉堂王母請誥

靈素章之處也

飛龍隱訣曰北極真君治於北極廣靈之室大

洞雌一篇曰三元君在元虛之室

元始序曰寒靈丹殿在上清太玄王都道君請
真文之處

又有玉寶之殿帝尊所處也

王君內傳曰紫清太素瓊闕太素三元道君之
所治也

洞玄經曰太極紫瑤之闕太極玄光真君所治之
處自天地以來人之生死簿籍在其中

玉清書曰玉戶瓊門九皇上真在其中

茅君內傳曰玉清天中有散華臺是四斗七晨

神僊通紀

道君所治也

列仙傳曰太虛瓊臺太平道君處之

上清八景飛經曰玉寶臺三元君所登處也

三元真一經曰黃闕紫戶玄精之室身中三一尊君
常栖息之所

神祝經曰太上玄堂天人所止

本行經曰有三元洞室妙真之所處也

道學傳曰茅山鸞口洞女冠錢妙真登壇處也

定志經曰天尊靜處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太一

洞真經曰有太極紫房宮天帝宿神所處也

玉清經曰玉清宮高真玉皇出入處

洞冥記曰宜都崇堂在紫泥之海東方朔宴息
之所也

洞真經曰太老寢堂八皇老君居處也

三元玉檢經曰廣靈之堂太素三元君處之在上
清天

玄母八門經曰五通仙堂者五通帝君在其內

又曰散花玉室三素元君在其內

神僊通紀

玉清隱書曰瓊琳堂上皇天帝寢宴處也

道學傳曰洞室中有太陰堂龍威天人所見真
文之所處也

龜山之錄曰文龜同室上元君坐之處也

嵩洪神仙傳曰金華山有石室一所丹溪人皇初
平之隱處也

清虛真人王君內傳曰委羽山洞周迴萬里名曰

大有空明天司馬季主在其中

又曰西域玉山洞周迴三千里名太玄總真天司

命君之所處也。

名山記曰益州西南青城山一名青城郡山形似城其山有崖含赤壁張天師所治處南連峨眉山遙望唯見兩青嶺山如蠶蛾之眉亦有洞天諸靈書所藏不知當是第幾洞天也

又曰赤城丹山洞周迴三百里名曰上清平天地此山下洞臺方二百里司命君之府也

玉京經曰玄都王京山有七寶城太上無極大道虛皇君之所治也高仙之玄都焉

神僊通紀

大有經曰太清極玄宮在元景之上太上道君居之三元布經曰上清玉景宮佩三元布人在其中

道迹經曰秀華玉堂五靈真之所處也

又曰洞真堂元始天王六一高聖君說觀身大戒之所也

昇玄經曰玉清臺仙聖遊行之所

七星移度經曰帝君上登太極瓊臺

上原經曰眉竺仙公住南嶽

五符經曰皇人在峨嵋山北絕巖之下蒼玉為

屋

龜山元錄曰紫閣西華玉女居之

神祝經曰九合之室太上在其內

王晨明鏡經曰有太玄王晨金華之室三素元君處之

真誥曰大茅山西南有四平山俗呼為方山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臺洞與華陽通號為別宇幽館

得道者處之 各方隅皆有洞室名曰方源館幽人居之

又曰包山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神僊通紀

又曰有天市壇范立林受口訣處

又曰存方臺仙人蔡天生隱其內

又曰清虛宮司馬季主隱處也

又曰積石臺朱孺子居之

又曰寢靜之室消子處之

又曰蓬萊仙公浴廣休治蓬萊山

又曰許玉斧居方山洞為上清仙公

又曰美門今在蒙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為中

元仙鄉

又曰廣漢郡綿竹縣東九里有山昔韓象於上得仙
有大石銅為誌治應箕宿

又曰廣漢郡新都縣去成都一百五十里山有芝草
神藥前有池水中有神魚五頭昔王方平於此與
太上相見治應斗宿

又曰越雋郡邛都縣有小山大山名蒙治山其

高無喻伊於此學道上有芝英金液草服之度
世治應奎宿

又曰雲臺山有桃一樹三年一花五年一實懸絕

神僊通紀
無底之谷唯趙昇乃自擲取得桃子餘者無
能取之治應胃宿

又曰天柱山有玉女乘白鶴仙人乘白鹿在雲臺
治前有两碑

又曰玉局治在城都南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
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來至此坐局脚王牀即名
玉局治應鬼宿

又曰鍾山在北海子地隔弱水自生神草仙家種
芝課計頃畝如柏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

芝課計頃畝如柏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

芝課計頃畝如柏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

宮主領天下水神

又曰扶桑在碧海中大帝宮太真東王所治處也

又曰蓬萊山上有九天真宮蓋太真仙人所居

玉京山經曰方諸宮青童君治之太丹宮南極元君治

之白山宮太素真君治之西城宮總真王君治之

太真科曰有無央宮高上太真君之

龜山元錄曰金華宮西華王女處之

上清經曰啓金宮玉寶九霄之人居之七映宮紫映

九霄直王君之王清元寶宮高上虛皇君處之

神僊通紀

金靈宮紫虛高上元皇道君居之朱靈宮上皇

虛君居之洞雲宮紫精君居之飛玄宮玄一君居之

君居之王寶宮紫精君居之飛玄宮玄一君居之

玄上宮玉皇先生居之遷雲宮大帝君居之金門

宮皇上帝君居之陽明宮洞真君居之元景宮

太素君處之紫瑤宮北玄君居之納靈宮南朱君

君之音光宮西華君居之靈金宮中元君居之紫

微宮東明君居之鳳生宮高上君居之即範宮元

辰君居之瑤宮九元君居之鬱森宮大明君居

靈宮高
亭居處
化靈宮
皇先生

之雲森宮元靈君居之洞霄宮三元君居之返香宮
 元昭君居之長命宮太極元君居之高虛宮紫元君
 居之飛玄宮上真老君居之瓊容宮洞景君居之
 耀瓊宮太陽君居之明真宮景元君居之紫耀宮
 司命君居之通妙宮天皇君居之金華宮黃房君
 居之天皇宮太一君居之閑清府九天丈人居之又
 有丹府三天玉童居之又有重冥府玉寶九霄丈人
 居之鳳生府九霄真人居之金府靈皇君居之丹
 神府上皇元道君居之生真府玉虛君居之金魄
 神僊通紀
 府萬始先生居之務虛府皇帝君居之紫耀府元宗
 皇君居之神變府中元君居之九合府玉皇先生
 居之
 又曰有山棲嘗之室玉晨道君處之
 又曰憚綠之室太元真人處之
 漢武內傳曰有紫桂君宮太上之人居之
 太平御覽卷上

太平御覽卷中

楹三

道部

冠幘被褐褐

抱素衣佩紵

扱芴帚鈴杖

卸履烏帷帳席

冠

真誥曰有一老人著繡裳戴芙蓉冠倚赤九節
 杖而立芙蓉冠即禮之爵弁粗欲相似但不知真

神僊通紀

人以何物作之耳自非已成真不得冠此

又曰遠遊冠桐栢真人戴此冠女真已笄者亦

戴冠惟西王母首戴玉勝又女真未笄者則三

環角結或飛雲編結餘髮垂兩肩至腰中也龍

冠金精巾虎巾青巾虎巾金巾此天真冠巾之

名不詳其制矣

又曰男真未冠真並飛天文結

道學傳曰王母二玉女侍王母上殿戴太真晨纓

之冠復玄瓊鳳文鳥

又曰孟景翼字輔明義素構難景翼星夜
往赴經行失道時一人黃衣 冠在其前引路既
得道乃失所在

海空經曰真仙道士並戴 冠披翠帔

太真科曰解褐披絳綃之 釋巾著遠遊之冠

又曰人皇著七寶珠冠

上清經曰元始皇上天人戴紫耀之冠佩九色自然
之綬

又曰高靈九天建金華七耀之冠

神僊通紀

又曰玉真九天夫人建飛精百變之冠佩九元道真
之策

又曰上三天玉童建三華寶耀洞天王冠

四明科曰凡脩上清道經大洞真經入宣之日當身
冠法服

又曰凡女子學上清之法受寶經玉訣脩行大洞
皆元君夫人之位入宣之日當冠元君之服萬真
京帶玉童玉女各二十人其掌法服無此服不得
升於上清

洞神經曰受道之人皆玄冠草履

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著
褊

又曰陸先生云對上下接謂之俯仰之格披褐二
服也

又曰冠戴二儀衣被四象故謂之法服

道學傳曰西母結大華之髻戴太真晨纓之冠
履玄瓊鳳文之舄

上清變化經云紫映玉霄真王建三華天冠帶文

神僊通紀

金之鈎

上清變化經云紫映玉霄真王建三華天冠帶交金
之鈎

又曰上皇玉靈君建七耀華冠佩丹文紫綬

又曰皇上帝君建七色朱精華冠

又曰太素高虛上極紫皇建七寶冠帶神精交丸
之綬

又曰虛明紫蘭中元高淨君建三華之冠帶流
金紫章

又曰太素真君建紫宸巾乘龍紫羽蓋

玉珮金璫經曰元始天王披九色羅之帔帶寶

冠

又曰大帝建七氣朱冠

又曰華山君建六元通神飛冠佩交靈之綬

又曰嵩高君建中元黃晨玉冠佩黃神中皇之

章

又曰玉佩帝君建紫冠

真誥曰上元夫人服赤霜袍披青毛錦裘頭作

神僊通紀

角髻散髮至於腰戴元晨夜月之冠帶六山

火玉之佩腰鳳文琳華太綬執流黃揮精之

劍

上清變化經曰太元真人巾芙蓉冠

上清錄曰九天父戴寶天之冠

太上五帝內真經曰青帝君建九元通天冠

又曰赤帝君建三氣玄梁寶冠

又曰白帝君建七氣明光寶冠

又曰黑帝君建五氣玄晨之冠

又曰黃帝君建黃晨通天冠佩黃晨越元之

策帶靈飛紫綬

太上飛行羽經曰九晨君建飛精玉冠衣九

色之鳳帔

又曰元晨君建飛天玉冠衣九龍天衣

又曰蓋晨君建三晨寶冠衣丹錦飛裳

又曰上晨君建玄精玉冠衣玄羽飛裳

又曰華晨君建飛晨寶冠衣青羽飛裳

太上飛行羽經曰靈妃元皇夫人建晨纓寶冠

神僊通紀

昇玄經曰仙人定子明者黃褐玄巾

大洞玉訣曰皇初紫元天中真人披朱錦之服

巾綠霞之冠

山西經曰玉女建白冠

洞神經曰天皇君戴九元冠地皇君戴二晨

玉冠執元皇定錄策人皇君戴七色冠執

上皇保命玉策

又曰上清瓊宮南極玉真赤帝君建進賢之

冠

又曰北極玉真黑帝君建玄寶之冠西極玉真
白帝君建通天寶冠中極玉真黃帝君建
通元五氣之冠

玉精真訣曰東方九靈真人戴九氣冠南極
真人戴進賢冠衣絳章之衣西方素靈真人
戴三寶六冠北方玄靈真人戴玄冠中央總元
靈真人戴黃晨玉冠

玉光八景經曰東元景道君冠七色耀天王冠
躡九色之履

神僊通紀

金根經曰九天元女戴七色珠王之幘無極進賢
之冠

又曰九天玄母著青寶神光錦繡霜羅九色之
綬戴紫元玄黃寶冠

大有經曰玉清之母戴七神朱王之警巾無極
進賢之冠著玄黃素靈之綬在太極朱宮

又曰九天真女戴玄黃七稱進賢之冠

又曰上清真女戴玉冠著九色之綬居太幽宮

中

又曰太極帝妃冠無極進賢之冠衣五色鳳文之綬
在太清極玄宮中

又曰太上君戴三寶玉冠著九色之綬在無極真宮
中

又曰啓明天君冠青精進晨玉冠

太一洞真經曰三素老君服錦衣建龍虎冠

又曰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君五人皆著朱衣絳
巾典主符箓在太微紫房宮中

登真隱訣曰太玄上丹霞玉女戴紫巾又戴紫

神僊通紀

華芙蓉巾及金精巾飛巾虎文巾金巾

龜山元籙曰元始皇上丈人冠九氣紫耀之冠

衣九光錦袍佩九色無縫自然之綬帶六山火玉

在上清之上又帶九天仙鍊之劍衣九色斑文袍

常乘十二飛麟帶金虎鳳文之綬

金真玉光經曰元景道君曳玄黃之綬建七色

玉冠

又曰元景道君衣丹錦之綬戴進賢玉冠乘玄

景綠輿乘駕鳳凰又太陽上府紫微宮中道

君曳絳錦丹綬戴玉冠躡九色之履執制應之
章又元景太一君曳玄黃素綬戴七寶冠執命
神之策乘玉輦五采蓋紫雲車駮駕六龍
又曰桐栢山真人王子喬年甚少整頓非常建美
卷冠著朱衣以白珠綬衣縫帶劔多論金庭山
中事言於衆真

太上素靈經曰太上神仙戴飛晨寶冠又戴青精
晨玉冠遊雲寶冠玉精寶冠通天玉寶冠三寶
冠上清仙公並建扶華香霞大冠道君冠九德

神僊通紀

之冠
太極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錫仙公芙蓉
晨冠

靈飛六甲經曰上清瓊宮東極玉真建九氣
通精之冠玉京真人戴通陽玉晨冠少陽真人
戴通曜之冠太素三元君建寶瓊扶晨羽冠紫
素元君建太真晨纓之冠三角髻餘髮散之於
腰

太極金書曰元始建洞天之冠上君建青精天

王之冠太真丈人建三寶玉冠三天童建三華寶
曜洞天玉冠

大洞玉經云紫元真人被朱錦之服巾綠霞之
冠

五嶽真形圖曰東嶽太山戴倉碧七稱之冠南嶽衡
山戴九丹日精之冠中嶽嵩山冠黃玉太玄之冠西
嶽華山建太初九流之冠北嶽恒山建大冥靈陰之
冠青城丈人戴蓋天之冠
昇玄經曰昔有仙子豆子明建黃褐玄巾

神僊通紀

幘

紫書金根經曰九天元父戴七色珠玉之幘敷香經
曰正一功曹冠朱陽之幘

幘

太極金書曰元始天帝被九色羅帔丹絳之福珠
繡霞帔
太極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錫仙公丹錦繡

帔

靈書紫文經曰青童大君衣飛青翠羽龍帔

雌一五老經曰太素三元君服紫氣浮雲錦帔又紫繡毛帔又鳳文錦帔

無上真人內傳曰九色錦繡華文之帔

太元真人茅君內傳曰繡羽紫帔

九真中經云青玉錦帔絳玉素玉玄玉黃玉錦帔

又云青華丹蕊王白琳曰出龍帔玄王九道雲錦帔黃雲山文錦帔

褙

神僊通紀

仙公請問經曰太極真人曰夫學道當潔淨衣服

備中褙制度名曰道之法服

靈寶真一自然經說曰至真已得道人披九光七色法服

靈飛六甲經曰南極玉真著緋羅法服

上清紫宸經曰脩七轉之道者上皇君以法服

飛仙羽章授之仍戴以紫元飛霜七色之冠

褙

上清經曰高上王皇衣玉文明光飛雲之褙龜山

元籙見天玄母衣霜羅九色之褙又衣青羅之褙

五嶽真形圖曰五嶽使者服緋褙

三元布經曰紫素元君衣紫錦袂褙白素元君

衣白錦光明之褙

龜山元籙曰九色飛雲錦褙九色自然之褙玉文

明光飛錦之褙九色珠絳雲光錦褙丹錦七色

文光之褙

袍

太極金書曰元始披霜珠之袍

神僊通紀

上清經曰三天玉童衣青黃錦袍

五嶽真形圖曰東嶽君服朱光袍

龜山元籙曰有明光飛錦珠袍五色雲羅之

袍七色鳳雲之袍九色斑文羽袍

茅君內傳曰有赤霜之袍

裘

大洞玉經曰司禁真伯乘日月之軒披虎文之

裘

八表經曰白素元君衣黃綠耀光雲文之裘五

帝內真經曰有玄文明光之業九色斑采

龜山元錄曰有雲文丹錦之采

采

三道順行經曰玉景真人衣玄雲錦采

老子靈藏中經曰京父者清陽之氣為神之先衣

五采采

龜山元錄曰有明光錦九采飛之法衣三素飛

文錦采五色斑采九色龍采又有青黃紫三色羽

衣又有九色鳳采亦有九天鳳采

神僊通紀

珮

大戒經曰太極真人曰凡謹事法服則音冠冕三

珮

三元布經曰六山大玉之珮

綬

八素經曰太素元君衣流光雲之綬始素元君

衣此采光雲文素綬玄素元君衣飛雲九變綬

紫素元君衣玄黃九色素羅之綬黃素元君

衣飛雲素錦之綬

三元布經云紫素元君衣帶雲飛大綬白素元君

珮青林華綬

太上飛行羽經曰九鈴之綬飛靈紫綬六山飛采

之綬九光之綬

金真玉光經云紫青之綬丹錦之綬丹綬玄黃素

綬白文素靈之綬玄靈五色之綬

元始經曰九天玄母帶流蘇紫綬

又曰九元光延紫綬靈飛紫綬文靈素綬九色自

然之綬金虎鳳文之綬

神僊通紀

又曰太上九氣命靈之章帶翠羽文靈之綬

板

昇玄經曰太上曰十方奉經且官五帝直事符臺

傳言謁者皆會寫帶垂纓齊執玉板羅列函簿

對我前後左右

笏

昇玄經曰太上勅陵陽監受教稽首而起執笏

戶東面西而立

帶

太上飛行羽經曰上君衣鳳衣冠衣冠

太上素靈經曰太上神仙衣青錦單帶青綾帶雲

錦絳章丹帶絳衣飛帶黃雲錦帶

三元布經曰太素三元君服九色龍錦羽帶紫素

元君衣飛霜羅帶

太極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錫仙公緋羅帶

龜山元錄曰有丹錦飛帶九色龍錦羽帶

太上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雲錦帶

九真中經曰蒼華飛羽帶丹華飛羽帶白羽飛

神僊通紀

華帶亦有黑羽黃羽飛華帶

又曰翠龍華文飛羽帶朱華鳳帶素羽高章

帶黑羽龍文帶綠羽鳳華縹帶

終

移度曰南方真皇君垂靈霜鳳華龍鈴帶虎書

建玄晨之冠飛青錦衣乘丹霞絳輿

龜山元錄曰有五鈴又有晨光明月之鈴

列仙傳曰光之中玄道君李慶賓女為靈昭夫人

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侍

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間呼一侍女名隱暉

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絳之題曰玉檢

曰太上章一檢曰太上文夫人帶青玉色綾如世人

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

又曰太極有四真人中黃君慶其在佩神虎之符

帶沆金之鈴執紫毛之節頂金精之中

又曰仙道有紫縹毛腋丹青飛裙翠羽華衣金鈴

青帶曲晨飛蓋御之自飛

杖

神僊通紀

龜山元錄曰冬三月三天王童化為老人手把九

節杖行洞耀玉清之中

聖記經曰有老人握青竹杖與老子談天地之

數

赤書玉訣上經曰當取靈山向陽竹令長丈有七

節作神杖使長上下通直甘竹乃佳印以元始之

章動息坐起恒以自隨有五帝直符吏輔翼

上真

茅君傳曰朱官使者把綠節杖瓊于羽旄

又曰太素真人把八景飛杖九色之節出入上清三天王童頭連三角黃巾手把九節金杖

節

列仙傳曰太元真人杖紫毛之節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降神女著雲錦襦上丹下青文采相照腰有綠繡帶帶繫十餘小鈴鈴青色黃色更相參廁左帶玉珮珮如人間佩佩但幾小耳衣服倏倏有光照映空內如日中視雲母也雲髮真髮整頭絕倫髮在頂中垂餘髮三層指著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

神僊通紀

可堪十三四左右兩侍女其一侍女著朱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餘以盛書十餘卷以白玉檢上刻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著青衣捧一白箱以絛帶終之箱似象牙箱形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整飾非常

又曰裴真人從者持青毛之節一童帶繡囊周君從者持黃毛之節無囊二童各有六童

又曰東卿大臣見降侍從七人一人執紫毛節一人執華幡一名子絕靈幡一人帶綠章囊三人

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鈴侍者並朱衣東卿形甚少於二弟二弟著青錦繡帶紫毛披巾芙蓉冠二弟並同家倚立東卿命坐言語良久時乙丑歲晉興寧三年七月四日降於楊君之家也

履

又曰先道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仙人

禁忌

九真中經曰凡學道者勿令人犯履履行道尤多

神僊通紀

金真玉光經曰有五色師子之履

履

鳥

玉光八景經曰東北始陽宮牛元景足躡五色龜山元籙曰領仙王奉元始命使資晨纓玉冠鳳雲之鳥給上真仙母又有神雲鳳鳥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賣藥海邊時人言千歲翁秦始皇召與語三日夕賜金壁數千萬出於

崑崙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鳥一量高報曰後千歲未我蓬萊山下始皇即遣使者入海求

至蓬萊轍風波而還

上直元籙曰九天元父曳神雲鳳鳥帶素雲之綬

帷帳

神洲經曰九河帝君生玉琳五色帷帳内外光明玉

佩于垂

席

玉佩金璫經曰仙人鄭段者生玉華之席

太平御覽卷中

神僊通紀

太平御覽卷下

極四

道部

簡章

玉帝七聖玄記曰七聖定簡五帝記台

登真隱訣曰小有天王太素清虛真人登白空

山詣紫虛太真三元受流金火鈴豁落七元八景

飛晨策玉璽

又曰太一有玉璽金丹虎符

玉清隱書曰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内文

神僊通紀

又曰玉璽鳳函金真玉光紫文單章在其内

九幽經曰帝尊在三元宮中總校圖籙

又曰善功注名黃籙金格玉簡陳列三清四

極

明科經曰若有玄名帝圖紫簡綠字千年得

傳也

又曰五老寶經青綠為字以書其章又八素真

經太上之隱書也八色朱筆金闕帝君自書之

為致真之法以付大虛真人南嶽赤松子使下

授學道宿有真金玉字刻在金閣當為直人者不得越傳地仙又五符經一道通書以南和丹縉封以金英之函印以玄都之章付震水洞室之君又靈寶真一自然經衆真佩此經者以黃錦為地丹金書之永谷道真享之無期也元始說經中所言並是諸天上帝內名隱韻之音非世之常辭也

又曰雌一玉檢五寶經秘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太玄靈寶臺玉考之中紫金為素以撰其文

神僊通紀

青綠為字以書其章

又曰有妙經刻玉為簡傳於天帝君

太上八素真經曰司命著籍玉簡丹書編以金縷纏以青絲千億萬年無所復疑

又曰太上吉日即以三元之章又印以太玄之章又印以高皇之章又印以中黃之章

又曰西華宮有琅簡葉書也

又曰太上以白玉為簡丹書亦用青碧玄玉黃金為之

八素經曰八素真經玄文生於太空之內見於西龜之山玄圃之上積石之陰高玄羽章宋真宴禮稱慶上清

上清經曰三天玉童帶朱精禁天之章高上玉皇佩丹皇玉章

又曰紫映九霄真玉佩金鳳璽

又曰太素三元君有雲瓊之版九纒虎書

又曰高靈九帝帶元光紫綬流精飛瓊之章

又曰三天玉童帶九天之章

神僊通紀

又曰高上虛皇君佩丹皇玉章

又曰玉真九天丈人佩九元通真之策

又曰玉真九紫靈皇上元皇佩封靈召真玉策

帶流光鳳章

又曰皇上玉虛君佩丹文紫綬

又曰三元大明上皇君帶神虎紫章

又曰皇上萬始先生佩金虎鳳文帶丹皇此章

章

又曰皇上帝君帶神虎玉章

又曰上極紫皇君佩六山玉帶精神交蛇之章綾
太霄琅書曰太微天帝君以紫簡結紫度經篇目
也

又曰有帝章之印

又曰瓊文帝章當刻書素心之木定於絕巖之中
又曰太霄琅書乃九天飛霄之典瓊文帝章乃
上文也並以元始生於自然空洞之中靈皇玉帝
受於九玄鑄金為簡刻玉結篇金鏤玉字以明
寶文祕於九天之上

神僊通紀

洞神經曰有三都印三皇印九天印鉅天下

又曰有三皇玉券一名金契

又曰受三皇法須玉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厚三
分無者槿桐准也

又曰通謁三皇之簡以青玉作之赤金為字金
根經曰金簡玉札出自太上靈都之宮書以朱
文編以朱繩

又曰有神華玉門真人投金簡之處

又曰領仙王即齋金簡紫籍來於東華青宮

校定玉名

又曰玉皇刻降丹精玉芝金璽鳳章也玉寶青宮
之內有金章鳳璽

又曰青宮北殿上有金章鳳璽真人得之

又曰青宮之內殿上有仙格金架格上有學仙簿
錄及玄名年月深淺金簡玉札有十萬篇領仙
玉即之典也

又曰青宮無金簡之錄玉格無玄編之名神經亦
不可得枚

神僊通紀

太洞玉經曰讀玄一洞經者神臺刊名於福連之
簡太上金簡玉札名為福連之書也

又曰真陽者上清之宮名福連之簡刊其內五符
經曰真一食五牙天文西母刻以黃金之札封以丹
芝光草印以太上中章

茅君內傳曰茅盈在恒山內夢太玄玉女把玉札
携之

又曰太上道君有玉嬰鳳璽

又曰太元真人有一人帶綠章囊又一人帶繡章

囊一人帶錦囊書

金真玉上經曰有招靈之章保生玉章

又曰此經高妙衆經之尊總御萬真巨御即

仙玄符流映洞明紫晨秘於九天之宮鑄金爲

簡以撰靈文刻玉丹書八明其篇目也

又靈寶自然經曰太上諸仙真以黃金爲簡丹

玉書之又太真科以玉牒金書七寶爲簡玉帝

七聖玄紀曰刻以白銀之簡結以飛青之文

又曰廣靈之堂迴天九霄白簡青錄刻其內

神僊通紀

太真科曰丹簡者以朱漆簡明火立陽也墨錄者

以墨書文明水主陰人學長生故名丹簡墨錄秘

不忘傳

又曰天皇執飛仙玉策人皇執上皇保命玉策地

皇執元皇定錄之策

三華寶曜內真上經曰大帝靈都宮中有二十四

萬上真仙人皆鑄金爲簡白銀結編紫華書

文誦詠此篇

三天正法曰三天九微玄都太真靈錄者秘在

太上靈都之宮刻以紫玉爲簡黃金爲文付五

老上真仙都左公封以紫華玉爰盛以雲錦之囊

南嶽夫人內傳曰白簡素錄以白玉爲簡以青玉

爲字故謂之白簡青錄皆記得道之人名姓

道學傳曰金簡有玉元規之筆迹

太上素經曰凡受太上黃素經者傳盟用玉札一

枚長一尺五分廣一寸四分又云有三元秀簡

真誥曰清虛真人詣三元君受玉璽金真

龜山元錄曰丹文紫章神虎玉章七元文光

神僊通紀

之章流金紫章太上命神之章夜光寶章九

色離羅之章

靈書此系文經曰靈書此系文上經刻以紫玉爲簡

青金爲文

黃錄簡又經曰投金龍一枚丹書玉札青絲經之

以闕靈山五帝昇度之信封於絕巖之中一依舊

法

又曰丹書玉札一枚金龍一以青絲繫石沈三河

以關水帝昇度之信一依玉訣舊文

大洞玉經曰太上經簡玉札名爲福建之書

又曰太上書以彤王之札則玉映之堂可見四明之門可入也

後聖道君列紀曰刻以紫玉爲簡青金爲文

龜母按筆真童拂進玉童結編名之曰靈書

龍飛天素隱訣曰太微天帝君命羽仙侍即捧

金按以請飛行羽章

太一洞真玄經曰白元司命五人朱衣絳巾各捧一

白玉案上有所主簡

神僊通紀

紫度炎光經曰龜母捧筆太一拂進天妃侍香三

筆結編以白玉爲簡金書保仙上符仙都也左公封

以玉菱雲錦之囊

變化經曰金光立空之案雲錦之囊封九赤班符

於玄元之中南極長生司命君得之

玉佩金璫上經曰九老仙都捧金精立空之案上

請寶文以授衆真

空洞虛玄經曰白簡度曰青錄定仙

太元上上經曰非有瓊錄玉名刻簡三清者不

得金虎內符

靈書經曰東方九氣天中靈寶度命品章出

自元始東華青童君封之青玉寶函之中即以

元始九氣之章

神仙中經曰老子度關時爲尹喜著五千言解

五十五章是手所書也能行此道知元氣父母

天地之先不知此者徒自苦耳太微天帝君紫

簡注紫度炎光經篇目金簡書其正文玄章在

焉

神僊通紀

玉皇譜錄曰高上衆真結自然之章

金玄羽章經曰玉清八景隱書金玄內文生於太

始之先即天之書也以威百神諸天

內音經曰天有飛玄自然之氣合和五音以成天

中無量洞章

赤書玉訣上曰無始靈寶告水帝則除罪簡上

間九天金龍驛傳在朱書銀木簡以投三河之

淵初用金紐九雙連簡沈之於清冷之泉埋奉命

之嶽三官九府書人功過其理甚明

隱元內文經曰青童君延萬帝於曲宇講寶訣之妙章

洞真經曰六層玉臺在九天圖之上臺上有金簡王札及紫鳳丹章十萬篇太上真文玉印典之

玉光八景經曰玉寶臺太空之章封其內

飛行羽經曰上皇九轉之道絳簡紫書秘於紫赤天元臺

二十四生圖曰披九光玉蘊出金書紫字玉文丹章

三部八景二十四生圖置白玉案上靈寶隱曰玉

神僊通紀

誕者曇誓天十都名也上有大洞之章紫書畫

字煥乎上清

王京山齋曰諸高仙真人大會太上玄都披空

洞歌章

靈書經曰東方九氣天中靈書度命品章出

自天元始東華青宮玉童君封之青玉寶函之

中印以元始九氣之章入南方三氣丹天靈書度

命玉童出自元始朱陵上宮南極上元君封之赤

玉寶函之中印以太丹三氣之章又西方七氣

天中靈書度命玉童出自元始西華宮中金母封之白玉寶函之中印以太素七氣之章

又云北方五氣天靈書度命玉童出自元始北上

宮中玉晨君封之玄玉函之中印以太玄五氣之章

三元布經曰高上三元經者乃三清真書也上真

王檢飛空之篇上元檢天大錄中元檢仙真書

下元檢地玉文如是寶篇高上皆刻金丹書極

以自然雲錦囊封以三元寶神之章藏於九天

之上大有之宮金臺玉室九曲丹房

神僊通紀

靈寶赤書曰元始命太真按筆玉妃拂筵鑄

金為簡刻書玉篇五老掌錄秘於九天靈都之

宮

迴天九霄經曰於是太一拂筵天妃侍香玉華執

巾丹書紫字刻於白金隱起靈頭結於玉篇題

以青籙得道之名龍景九文

紫鳳赤書經曰太上命太極真人授以玉簡金

書寶洞飛霄絕玄之章

玉帝玄記曰中皇元年九月七日七聖齋靈清長

宮記得道之篇刻以白銀之簡藏於雲錦之囊
封以啓命之章付以五老仙都左公掌錄瓊宮
又曰古空洞之中有迴天上文四司所保五帝所詮
七聖定簡舉形合元

大有經曰太上玉章刻玉為簡總御萬真

真經曰東方歲星青帝勾芒佩通明之印南方熒
惑赤帝太昊佩太陽之印西方太白白帝少昊佩
通陰之印北方辰星黑帝顓頊佩通神之印中央
鎮星大帝文昌佩方神之印

神僊通紀

本際經曰有十二法印

紫書金根經曰有青精玉璽

金房上經曰大帝靈神都宮中有金房度命迴
年之訣鑄金為簡刻白銀之編紫筆書文消
消魔經曰發九天之朱匱初上清之瓊札玄書
既刻於玉章絳名始刊於靈閣

大洞真經曰八景玉錄藏於太素瑤臺玄雲羽
室封以鬱森之笈玉清三元之章簡札品曰青童
君曰無金簡者銀木亦可當也無玉札者洞木

亦可當也但令精好也真理無有閑節當取札
於雲錦之囊此上真之玉號玉帝之靈篇也

上清九真中經內訣有玄靈元君寶祿奔日月之
玉章

神州七變經曰太陰玉晨九天真妃紫晨君受流
精飛景寶章

太清中經曰有天一八極璽

龜山元錄曰有流金馬璽

又曰天皇大帝造繡衣使者治廣子期授才盈

神僊通紀

以神璽玉章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
玉郎王忠鮑兵等護茅盈佩璽

太上飛行羽經曰太真丈人衣九色飛雲曜光羽

章

靈紀六甲經曰玉真青君帶流金璽章太上九

赤班符

五帝內真經曰封靈制魔之章黃神中皇之

章

三皇經曰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天皇所

授玄玉為簡青玉為文地皇所授黃玉為簡白
玉為文綴以金鈎懸以金鍊置以玉案覆以朱巾
寶蓋珍琳安之青宮閉之紫閣芬以五香侍以
十華也

神州七轉七變經曰流金鳳璽紫宸上皇先生所
佩

三皇序目曰九天印又以召九天校事也

上清變化經曰高上虛皇君佩丹皇玉章

又云三元大明上皇君帶神虎紫章又有皇上

神僊通紀

帝君佩金虎鳳文帶神虎玉章

又曰九霄直玉佩金鳳璽

歷藏經曰天王侯帶紫紋金印

五嶽真圖曰太山君佩東陽大明之印衡山君佩

夜光天真之印嵩山君佩神宗陽和之印華山君

佩開天通直之印恒山君佩長津悟真之印青

城文人佩三庭之印

後聖列紀曰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君遣八景瓊輿

來迎聖君以登上清宮賜藥剛丹玉鳳璽

後聖九玄道君列紀曰太陰法有死生有黑錄白簿
直青丹編簡受生死先後之相次也

後聖道君列紀曰玉清君賜道君王鳳璽

飛行三界經曰下有太一紫紋金印威喜天帝信

璽倫靈寶飛行三界之道真人所佩

五稱符上經曰五星通靈之印印五星靈符道學

傳曰吳王闔閭得真又不解封以黃金之檢印以玉

皇之章以問魯大夫孔子

又曰禹封五符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

神僊通紀

神仙傳曰衛叔卿語其子度世云可於室西北柱

下取我仙方按而服之令人長度世極得玉函封以

飛仙之印取按之服五色靈母仙去

北帝經曰酆都祕印用救世問攝制鬼神

集仙錄曰杜蘭香女仙也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

碩蓋脩道者也授以飛化之道留玉簡玉唾孟又齋

黃麟羽帔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育也

太平御覽卷下

錄異記序

恭一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詰史冊往往有之前達
作者述異記博物誌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六
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者陰陽神變之事吉凶兆
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甘露合
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之靈液鄉雲醴泉
異類為人為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不生教訖而
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為鴛野鷄為雀雀化為
蛤鷹為鳩星精降而為賢臣嶽靈升而為良

神僊通紀

輔今古所載其徒寔繁又若晉石羊神憑人約
物為血魚火為災為異有之乍驚於聞聽驗之
乃關於數曆大區之內無日無之聊因暇辰偶為
集錄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庶好事者無志
於釋披焉命曰錄異記臣光庭謹叙

錄異記

恭一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
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仙人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
于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
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
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征陵弱暴
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口或

神僊通紀

遇或否或進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
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
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
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
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
栢華霍之樹上葉陵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
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
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
好雲路之縈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

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
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飢必噉芝英渴必飲玉
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
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
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閭誠銜斯旨儀等曰偉
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故然二子不能抑志退
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
痛哉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

神僊通紀

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洩九
天採訪糾察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
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
果有基址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
至非人力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
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沈在江州湓
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
在巨澗之上其下汨流奔響泓宵不測久歷年歲
曾無危墊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

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
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畧無餘暇
人力志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
赭聖丹綠廟北地中壽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
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而建昌渡有靈官
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
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日因召天台鍊師司馬
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
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

神僊通紀

命上真監莅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
人為五嶽之長瀟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
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糾萬神皆為五嶽上
司蓋各置廟以齋食為饗是歲五嶽三山各廟
置焉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
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為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
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於衆中
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

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所叱者江中
白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
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
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
之尋復遣去此人是羅真人也今羅公遠真
人於蜀頻見多主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
公遠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遊者
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僕偃

神僊通紀

聞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
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今公接老如此非
王皆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聞者對如初
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
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聞者驚而引
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
以教寡人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
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皋修
三田岑一峯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

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
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
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闕告
變證安必反武帝疑之詔大宗正持節淮南以
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
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
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
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雞犬舐藥
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

神僊通紀

馬蹤跡不知所在正宗至以此事奏帝大懷
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
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符
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間抱犢
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成都至
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年中於學射山欲創
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謁見中
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髭鬚皎白戴金冠鳳着
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近有材

未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日有人於
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色清澈池底大
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楊木千
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作黃老君殿
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堂齋壇房廊
門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賞奏深渡西入
山二十里道長山楊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
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黃紫

神僊通紀

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詔道門威儀凝
真大師默鑒先生任可言內大德施昭訓齋青詞
御香輿內使楊知淑同往黜謝又復出見如初詔
改景谷縣為金仙縣道長山為玄都山楊謨洞
為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為玉清公置紫
霞觀以旌其事縣令李鑄賜緋魚袋正授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洞門中有仙人
江中舡人叫聲呼之往往即出多着紫衣下窺
江崕躊躇久之方去洞下江灘水淺往來舟船

於此搬載上岸船輕然後可行有旭川劉宰宏曾
過此灘舟人具語其事因呼數聲仙人果出山
上絕頂多有石笋迴然挺拔高者僅千尺亦
有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凝酥積雪人跡不
到大都黔峽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絕跡勝境
為神仙所居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
於眾內者修真每有所闕即以毬杖干於人
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

神僊通紀

是壬申癸酉年也晉州汾西令張文煥長官
說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功用既畢欲
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
刻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
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
救不然即有不測之虞愕然異之再問其事
香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視求救之由良
久復語曰所刻舊碑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為

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
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乃訪得舊
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
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
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
水陸醮法傳於人間成都道士楊景昭說此
以錄

馮道流名智能常遊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
至玉梁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叢

神僊通紀

留之不住至山頂九天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
神色不變手足柔軟與生無異

司馬凝正攻書好道遊江湖間父疾感通初與
道士白無偶張堅白於洞真觀繕寫真經尋
後遊歷諸山貌如五十歲人天復中來往西山玉
笥表言諸郡人皆識之但性多闕茸未嘗拘
檢每於市肆里巷與人鬪歐忽於洪州生米掉
止僧院中累日諠醉為人所擊衆患之醒而
謂之曰師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唯污辱道

風亦且喧亂於我凝正聞怒曰我為僧人所辱
何用生為即仆地而死遂巡肌肉青黑手足堅
勁即為官中檢視縣申於州時當暑月停留
數日驗覆方畢了無臭敗州司命給衣物秘器沐
浴將殮麗然而起振衣出棺神色自若入肆飲
酒與常無異衆共驚歎莫測其由今猶在江
西境內時天祐庚午年也

神僊通紀

錄異記

恭號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

先生上柱國蔡國公杜光庭纂

異人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為長於是務相約以劔刺穴能着者為廩君四姓莫着而務相之

神僊通紀

劔懸焉又以上為舡雕畫之而浮水中日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王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稟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虫諸神皆從其飛敵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碣石上望

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船下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岍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岍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為實因謂之實人焉

神僊通紀

袁起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神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真先生

契真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歌謔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從之

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詣邛山與先生為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耶生曰其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其於此山之下所闕者產送終之人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美切

神僊通紀

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其妻聘執喪後夫姓王某小男後當為僧然其師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陽品定言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露李生之妻與教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委

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有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為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為僧矣誦得法華經甚精熟馮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叢

李叢舉進士因下第過峽號山路值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小童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楊官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

神僊通紀

童曰阿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叢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叢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佇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叢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

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叢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領邠州節度兼以討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鉞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

景之果亦有道者也居寶圖山與虎豹同處訓之如家犬馬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為常又有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

神僊通紀

頭於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雜草兔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猫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鳳州賓佐

鳳州賓佐王郢負外時在相國滿在相府幕中善畫賓佐最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人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

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隕之時事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為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闕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遂以出院倒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賦僅二百餘十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而止又

神僊通紀

十來日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褒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黃齊衙

黃齊衙隊軍徧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嶼遇一老人髭鬚皎白顏色纓孺膚肌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船覆溺流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

也尋失所在自是徃徃見之忽於什邛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為帝王之都多是前代聖賢鎮壓崗源穿絕地脉致其遲晚凡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蟲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為我言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既歸亦話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齊卒

神僊通紀

道士王法玄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翳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道士郝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已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話之於衆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纔一晷見法遵至來抱其足不肯捨去法遵去後晝夜啼號累日不息法遵至

則欣然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後即捨為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灸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捨在觀中今稍長成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鄭堯庭

湖南判官鄭郎中堯庭今為連州刺史頃於岳下寄榻其兄魚監紉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七隻盤旋居處至七日七鶴又來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鶴俱來天地晴朗雲物稍異皆經日而去所產

神僊通紀

之子性頗淳厚儀貌整肅即以鶴為名天復庚申年也四明山道士焦隱黃立傳記其事矣

李德裕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木請謁焉聞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其家藏此桑寶三世矣某已老矣感公之好奇搜異足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匠無能斷之者也公如其言

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爪足細巨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洪州胡氏

洪州北界大五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

神僊通紀

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岫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岫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未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斲之得五百兩齋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

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着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趙鏗

宣城節使趙鏗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為淮南攻奪其縣郡鏗為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

神僊通紀

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為佛額珠而已

趙鸞奴

趙鸞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鸞奴眉目耳鼻口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夾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纒寸餘爪

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
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
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為業
每聞船驅難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
肆交易必為牙保常髡髮緇衣民間呼為麵師
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踏于地
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
之橫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
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

神僊通紀

腰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
七八寸亦異於人

符氏

符氏始王闕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
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
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符健以為祇下
請獄會霖雨河渭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
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
健歎曰覆載之間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非虛

也救之

楊尊師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灑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
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有
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鼓每有所闕師令
取之皆得食之能療眾疾師得道之後取之
無復得矣

申元之

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開元年天師申元

神僊通紀

之藏道士之書三石函於潭底元之善三五禁
咒之法至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為南法焉

胡恬

白鶴山屬岳州湘陰縣接潭澧二州界即晉代
陶真君拔宅昇天之所所有陶仙觀在焉山不甚
深而兵戈寇盜不可得至居者數百戶晏然無
虞處士胡恬卜居於此父為宴州刺史恬獨好
道高臥雲林善陰陽緯候星曆推步鑪火黃
白之事彭素道易占術篆隸詞賦皆由盡

其能調元鍊氣專以神仙為務景福年於安
州遇上蔡人馬處謙賣卜於世憫其贅疾而致
孝於二親學術未至上日甘不足因挈入山授其
推課之訣歲餘業就送之出山時鄂州大旱相
國杜洪與恬相遇話及祈禱之事恬為考召
投丹符於江中俄而大靈合境告足厚酬金帛
不顧而去雖諸侯辟召皆不能致屈至今猶
在山中嘗誠處謙曰吾之所學為身也非以
為人子純孝恭謹故以相教欲豐終身之給

神僊通紀

黃白之術吾欲言之足以速子之禍天子之命
矣非所惜也勿以知數而誇誕輕言以取患天
人資五氣而生有升降陰陽有盛衰五星
有逆順年命有吉凶然積善者貽福積惡者
貽殃視其所履失咎可知耳苟善之不修非
禳請所及也由是處謙雖與人言休咎未嘗
行禳厭之事是後仕蜀為少將作檢校僕射

錄異記卷之二

陳眉公訂正物異考

崑山方鳳 改亭著

語曰子不語怪蓋恐後世好奇之士立為變幻不
經之說以惑亂天下以此防民而邪說不息然宇
宙之廣氣類不齊人妖勿怪在在有之予因閱史
凡異之甚者輒記之庶資博聞者一咲非敢以
惑眾也凡七條

水異

魯襄公時穀洛二水鬪將殷王室後數年有如日

神僊通紀

者五出於水秦武王時渭水赤三日昭王時又赤
三日秦遂亡漢安帝時水赤如血鄧后專政符
堅遙見地色如水謂之地鏡堅遂死紹興中田水
如為物所吸聚而直行平地數尺程氏井水溢亦
高數尺矯如長虹聲如雷二水相鬪十刻各退歸舊
處乃解

火異

惠帝元康中武庫失火燒異寶若王麟頭孔子屐
漢高斬白蛇劍及兵器一時蕩盡是後懷愍見

殺太子之罰也天順中相國寺突見赤塊飛入門頃
之北飛佛閣亦突齊武帝永明中魏地謠言赤火
南流喪南國有沙門從北齋火至火亦於常火而小
能療疾咸呼為聖大病者取以灸至七日炷即愈
青異

哲宗政和中宮中青作狀先若屋倒聲其形丈餘
彷彿如龍金眼行動徑徑有聲黑氣蒙之腥血四
洒兵刃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為驢其出無時宣和
中洛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色正青方夜即出掠

神僊通紀

小兒傷食之後晝亦出入人家為患謂之黑漢二
年乃熄哀帝建初中北地雨肉似羊勑大如手魏
公孫淵時襄平生肉長圍各大許有頭目口喙
無手足而能動搖吳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
之忽見一人頭往食猪肉喜引弓射之而中咋咋
作聲統屋三日晉武帝太康中阿陰下赤雪三頃
劉勰建興中雨血深五寸赤氣至天中有赤龍奮飛
流星入紫微龍形有光落於平陽視之則肉甚臭肉
傍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

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傍天寶中
楊慎矜父墓草木皆流血禳之慎矜裸而桎梏於
墓側血亦不止李林甫家東北隅每夜火光先
起衆小鬼持火出入為戲建炎中新城縣夜風雪
若數千人行聲歌笑雜擾昏黑莫辨窺之無所
見明旦雪中有人獸跡流血十餘里

木異

哀帝建平中汝南屋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
色面白頭有髮鬚長六寸一分靈帝時有兩樗樹

神僊通紀

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忽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
人狀頭目鬚髮皆倫劉曜時有大樹風吹折一
宿忽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二
手皆斂若欲揖者亦有二足者裙之態惟無目
每夜有聲

金石異

元帝永昌中甘卓將襲王敦還家議事金石多變
怪卓心疑索鏡照之不見其頭是自卓為敦所
襲後唐天成中偽漢掘古劍有文曰已與水同

宮王將耳口同日來居如山岫護重重蓋唐太宗已亥生水固宮也其下三句為聖君出三字成帝鴻嘉中大石如雷鳴二百里外野鷄皆雁而鳴俗呼為石鼓鳴則有兵魏明帝青龍中水湧寶石負圖象如靈龜有石馬七隨之上有列宿鳥獸之形唐垂拱中武威郡石化為麴貪人取以給食熙寧中益陽縣雷震山石盡裂出米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頂之米黑如炭

人異

神僊通紀

春秋文公時長狄兄弟三人被殺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高於軾秦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服九十二人見於臨洮漢景帝時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魏襄王時有女子化為丈夫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人生一子平帝元始中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首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尺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為鼈入于深淵時出水上一簪猶在首元康中梁國女子嫁夫夫成長安不歸父

母更以女適人女固不從強而配之尋病亡其夫戍

還運至女墓開棺號呼女遂活後夫爭之不得復

歸前夫患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

道性尤淫元帝大興中有女子陰在腹又有女子陰

在頭俱好淫安帝義熙中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

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儀鳳中衛士胡

丁年其妻吳氏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其餘體各異

乃析之則皆死後又產二男亦相連至四歲獻於朝

淳熙中岷山縣石工採巧石石墮厭之又三年六月

神僊通紀

他石工聞石呼聲報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

久閉乍風我肌如裂俄頃聲微喋不語化為石

人貌如生

虫異

長慶中吐蕃隴上出異獸如狼而腰尾皆長色青迅

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過漢人則不食漢文時吳有

馬生角右角三寸左角二寸靈帝和光中長史馮巡

馬生人患帝大安中張聘所乘母牛言曰天下亂乘

我何之聘懼而還牛又曰歸何早也後又人立而

行後周建德中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成帝咸和中豕生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則豕隋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法于塲圃之上夜大豕與小豕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又有人家寄宿聞其家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將我殺何處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明日客告主人如其言覓之得二豕開皇中繁昌楊悅見雲中二

神僊通紀

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鬪而墜悅獲其一養之數旬失去成帝和平中長安石良劉音二人同居有人在室中作聲持杖擊之為狗走出忽數人持兵至良家良等格殺皆狗也吳諸葛恪將朝犬啣衣止之如此者再乃令人逐犬逐升車入朝是日被害後主時凡內皆有官稱甚至開府儀同雌犬有夫人郡君之號天寶中李林甫將朝取書囊視之有物如鼠躍于地即變為狗雄目張牙欲嗜林甫即射殺之惠帝永康中趙王倫既篡得

異馬莫能名有小兒見之曰服角馬醫倫將小兒入宮閉之深戶明日視之皆不見安帝雍熙中朱倚家婢炊飯郡鳥來啄不能逐有獵犬咋殺二鳥群鳥因共啄犬殺之盡噉其肉魏齊王正始中王周南為邑長有鼠語曰王周南某日死王不應後又語曰王周南今日日中死王又不應至日中鼠煩盛而死慶元中鄱陽民家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氏惡猫殺之鼠舐其

神僊通紀

血

神仙通紀十五冊

列仙傳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帝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眇眇赤師 飄飄少女 接手翻飛 冷然霞舉

縱然長風 俄翼玄圃 妙達巽坎 作範司雨

竇封子

竇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爐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竇北山中故謂之竇封子焉

奇矣封子 妙稟自然 錄質洪鑪 暢氣五煙

遺骨灰爐 寄墳竇山 人覩其跡 惡識其玄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軌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

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日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未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師皇典馬 廢無殘駟 精感群龍 術兼殊類

靈虬報德 彌鱗銜鑿 振躍天漢 聚有遺蔚

赤將子與

赤將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吸百草花至堯帝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上於市中賣繖亦謂之繖父云

蒸民粒食 孰享遐祚 子與拔俗 餐葩飲露

託身風雨 遙然矯步 雲中可遊 性命可度

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群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崩柩空無尸唯劍在焉僊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于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群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禹湖名其弓為烏號焉

神聖淵玄 邀哉帝黃 暫蒞萬物 冠名百王
化周六合 數通無方 假葬橋山 超昇吳蒼

偃佺

偃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
而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
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偃佺餌松 體逸眸方 足躡鸞鳳 走超騰驤

遺贈堯門 貽此神方 盡性可辭 中智空將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
取精於玄北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
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壘上容城 專氣致柔 得一在昔 含光獨游

道貫黃庭 伯陽仰侍 玄北之門 庶幾可求

方面

方面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閔士煉食雲母亦與
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為宦士為人可
却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面掩封其

戶時人言得回一九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方面願生 隱身五柞 咀嚼雲英 棲心陳漢
却閉幽室 重閱自廊 邱改掩封 終為不落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
史好養精氣責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
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諡曰聃仲尼至周
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
入大秦過西關閔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

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

老子無為 而無不為 道一生死 跡入靈奇

塞兌內鏡 冥神絕涯 德合元氣 壽同兩儀

閔令尹

閔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帝服精華隱德脩行
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有真人當過物
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
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苜蓿實莫知其所終尹喜
亦自著書九篇稱曰閔令尹

尹喜抱關 含德為務 抱漱日華 仰玩玄度

候氣真人 介焉獨悟 俱濟流沙 同歸妙趣

涓子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宓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涓老餌术 享茲遐紀 九仙既傳 三才乃理

赤鯉投符 風雲是使 拊琴幽巖 高樓避時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還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閔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米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服澤之地隨其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假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呂尚隱釣 瑞得龍鱗 通夢西伯 同乘入臣

沈謀籍世 芝體鍊身 遠伐所稱 美哉天人

嘯父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

嘯父駐形 年衰不邁 梁母遇之 歷虛啓會

丹火翼輝 紫烟成蓋 眇企昇雲 抑絕華泰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為夏孔曰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遂而道死

師門使火 赫炎其勢 乃奉乳龍 潛隱靈惠

夏王虐之 神存質斃 風雨既降 肅爾高逝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將代紂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諾吾不知其他湯既克

樂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况於尊我我不忍人見也遂負石自沈於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漫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

務先自仁 服食養真 異遊方外 獨步常均
武丁雖高 讓位不臣 負石自沉 虛無其身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柏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異哉仇生 靡究其尚 治身事君 老而更壯
灼灼容顏 怡怡德量 武王祠之 北山之上

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篋名鑑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

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跡云後昇仙而去

避哉碩仙 時惟彭祖 道與化新 綿亘歷古
隱倫玄室 靈著風雨 二虎嘯時 莫我猜侮

邱疏

邱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空中山有卧石牀枕烏八珍促壽 五石延生 邱疏得之 鍊精餌髓 人以百年 行邁身輕 寢息中嶽 遊步仙庭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毋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王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為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往

王光沈默 享年避父 出翼霸君 處辨玄友
推祿讓勤 何求何取 遊隱介山 浪跡海右

馬丹

馬丹者哥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幕府正獻公滅耿殺恭子丹乃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都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馬丹官晉 與時汗陰 事文去獻 顯沒不窮

密網將設 從禮迅風 杳然獨上 絕跡玄宮

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

為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

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兩五日必止止在上山求

祠之但見平衣帔華帶後數十年復為華陰門卒

穀城妙匹 誦達奇逸 出生入死 不恒其質

玄化忘形 貴賤奚恤 暫降塵汙 終騰雲室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藜盧木實及蕪菁

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

接輿樂道 養性潛輝 見諷尼父 諭以鳳來

納氣以和 存心以微 高步靈嶽 長嘯峨嵋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云

處云

木可為羊 羊亦可靈 靈在葛由 一致無經

爰陟崇綏 舒翼揚聲 知術者仙 得桃者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于江漢之涘逢鄭

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

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懼悔焉交甫

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

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

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

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

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遂于解佩

與交甫交甫悅愛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
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

靈妃艷逸 時見江湄 鹿服微步 流盼生姿

交甫遇之 憑情言私 鳴珮虛擲 絕影焉追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為

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更名姓適齊為

鴻臚子更後百餘年見于陶為陶朱君財累億萬號

陶朱公後葉之蘭陵黃葉後人世識見之

范蠡

范蠡御桂 心虛志遠 受業師望 載潛載悅

龍見越鄉 功遂身返 屣脫千金 與道舒卷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消彭之術

浮遊冀州涿陽一作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海水中

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

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

去

琴高晏晏 司樂宋宮 離世孤逸 浮沉涿中

出躍鱗鱗 入藻清冲 是任水解 其樂無窮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

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

烏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門城鼓

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祀焉

寇先惜道 術不虛傳 景公戮之 尸解神遷

歷載五十 撫琴未旋 夷後宋門 暢意五絃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

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未

之於山上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

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

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妙哉王子 神遊氣爽 笙歌伊洛 擬音鳳響

浮丘感應 接手俱上 揮策青崖 假翰獨往

幻伯子

幻伯子

幻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各常著單衣盛暑著襦袴形

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燕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周客載容 沃跡泥盤 夏服重纈 冬振輕絛 作不背本 義不獨安 乃眷周氏 祐其艱難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玉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為一雙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

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浪而還云

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寥々安期 虛質清高 乘光適性 保氣延生

聊悟秦始 遺寶阜亭 將遊蓬萊 絕影清冷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而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年桂累世見之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九焉

偉哉桂父 挺立遐哉 靈葵內潤 丹桂外絳

怡怡柔顏 代代同輝 道播東南 奕世莫違

瑕丘仲

瑕丘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矣地動合塚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賦仲死民人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請之取藥素為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焉

瑕丘通玄 謫脫其跡 人死亦死 泛焉言惜

遊步規化 豈勞胡驛 苟不覩本 誰知其謫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醉賤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氏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梁氏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酒客蕭條 寄沽梁肆 何以標異 醇醪殊味

屈身佐時 民用不匱 解絃晨征 莫知所萃

任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而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存晉人常服其丹也

上蔡任光 能鍊神丹 年涉期頤 時尔未顏 頃造趙子 縱任所安 并軌相祥 高飛雲端

蕭史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蕭史妙吹 鳳雀舞度 嬴氏好合 乃習鳳聲 遂攀鳳翼 參翥高冥 女祠寄想 遺音載清

祝雞翁

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雞及子得千萬餘輒置錢去之吳作養

魚池後并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

人禽雜珠 道固相閑 祝翁傍通 牧雞寄驩 育鱗道洽 棲雞樹端 物之致化 施而不刊

朱仲

朱仲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書笑曰直值汝矣齋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後移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存景帝時從求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

朱仲無欲 聊寄賈商 俯窺驪龍 捫此衣光 發跡會稽 曜奇咸陽 施而不德 歷世彌彰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于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林上化為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後去不知所存

卓矣備羊 韶奇合靈 枕石大華 聚茹黃精

漢禮雜陰 道非所經 應變多質 忽尔隱形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梳琴來迎拜武帝指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右足指琴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為稷丘君立祠焉為稷承奉之

稷丘洞微 脩道靈山 鍊形濯噴 變白還年

漢武行幸 攜琴來迎 戒以升陟 逆觀未然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瘦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搗朱搗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

列仙傳卷下

赤須子

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教道豐界災旱水害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絕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赤須去豐 爰憇吳山 三葉並御 朽貌再鮮 空往師之 而無使延 顧問小智 豈識巨年

東方朔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虧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桑郎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觀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東方奇達 混同時俗 一龍一蛇 豈豫榮辱

高韻冲霄 不羈不束 沈跡五湖 騰影陽谷

鈎翼夫人

鈎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卧六年右

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
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拔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遂
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殞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
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
後避諱改為弋廟闢有神祠闢在焉

婉婉弱媛 廟符較鉤 誕育嘉嗣 皇祚惟休

武之不造 背德致仇 妾身受戮 尸滅芳流

犢子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餅而服之且

數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

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

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率一黃

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

李一宿而返皆避兇甘美邑中隨祠逐之出門共牽

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後在市中數十年乃去

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云

犢子山棲 採松餌苓 妙氣充內 變白易形

陽氏奇表 數合理冥 乃控靈犢 倏若電征

騎龍鳴

騎龍鳴者澤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
守宮者十餘人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已
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澤亭
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
者皆去不信者以為妖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騎鳴養龍 結廬虛池 專至俟化 乘雲醜媪

紆轡故鄉 告以速移 洞鏡災祥 情眷不離

主柱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
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
如火乃聽柱取為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
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主柱同窺 道士精微 玄感通山 丹砂出穴

熒上流丹 飄上飛雪 宕長悟之 然然同悅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
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

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采蠶焉至
楚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
一百二十頭繭皆如蠶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
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
留濟陽氏

美哉園客 顏暉朝華 仰吸玄精 俯持五葩
穀口芳卉 采口文蛾 淑女宵降 配德升遐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

械琴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
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
間成上巔其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
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未山下呼宗族家室得
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
辭還宗家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海上閣後百餘年
下賣藥於市

皮公興思 妙巧纏綿 飛閣懸起 上挹神泉
肅口清廟 悟口二間 可以開處 可以永年

昌容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往來上
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

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

女忘榮 曾無適戀 怡我素顏 改革標蓓

心與化遷 日與氣鍊 坐臥奇貨 惠及孤寡

谿父

谿父者南郡鄆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

瓜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並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

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山頂呼谿

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

谿父何欲 欲在幽谷 下臨清澗 上翳委蕁

仙客舍之 導以秘籙 形絕埃壘 心在舊俗

山圖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踣之折脚山中道人

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

嗜食病愈身輕追道人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

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

來行母服於家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

山園抱志 因毀致全 愛氣使身 葉輕命延

寫哀增柏 天愛猶纏 數周高舉 永絕俗緣

谷春

谷春者潯陽人也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

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懸門上邑中

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看衣無屍留門上

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

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谷春既死 停屍猶溫 棺闔五稔 端委於門

顧視空柩 形逝衣存 留軌太白 納氣玄根

陰生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

厭苦以糞灑之故復在里中衣不見污如故長吏知

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

澆者之家室自操棰十餘人故長安中諺曰見乞兒

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陰生乞兒 人厭其黷 識真者稀 累見因辱

淮陰忘吝 况我仙屬 惡肆殃及 自災其屋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口見之形辭生

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

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

止巖中有鼓琴聲云

婉孌玉姜 與時適逸 真人授方 餐松秀實

因敗獲成 延命深吉 得意巖岫 寄歡琴瑟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好色持

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

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

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日來歸故

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

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

子英乘水 游捕為職 靈鱗來赴 有煇厥色

養之長之 挺角傳異 逆駕雲螭 超步太極

服閣

服閱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莛往來海邊諸祠中有
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問令擔黃白瓜數十頭散
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莛取
方丈山中珍寶珠玉賣之久矣一旦髮頭著縑衣貌
更老人問之言生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髮
髮如往日時矣

服閱游祠 三仙是使 假寐瀆史 忽起十里

納寶毀形 未足多恥 攀龍附鳳 道遠終始

文賓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屨為業數取姬數十年輒
棄之後時故姬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
姬拜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僮能會鄉亭西
社中邪姬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
賓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
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姬亦更壯復百餘
年見云

文賓養生 納氣玄虛 松菊代御 鍊質鮮膚
故妻好道 拜泣踟躕 引過告術 延齡百餘

商丘子晉

商丘子晉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
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木葛蒲
根飲水不飢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
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墮慢矣謂將沒
有醫術也

商丘幽棲 韞積妙術 渴飲寒泉 飢茹蒲木

吹竽牧豕 卓犖奇出 道足無求 樂茲永日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
甯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
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
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
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
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
相疑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子主挺年 理有所資 甯主祠秀 拊琴龍眉
以道相符 當與訟微 匡事竭力 問昭我師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未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

安公繼火 紫炎洞照 翻翻朱雀 銜信告時

奕七朱虬 蜿蜒赴期 傾城仰觀 迴首顧辭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瀆鍊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赤斧願真 發秀戎己 寓跡神祠 瀆鍊丹砂

髮雖朱黹 顏暉丹葩 朱葉靈山 觀化南陔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閔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

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三靈潛感 應若符拜 方駕茅狗 蛇爾龍遊 參登大華 自稱應世 事君不端 會之有惠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銜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

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往吳山絕崖頭懸藤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霧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

祠十餘處

負局神端 披褐合秀 術兼和鶴 心託宇宙

引彼萊泉 灌此絕岫 款返蓬山 以齊天壽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立

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
病愈富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立與璜七味藥
日服九九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
健心意日更閒胡與老君黃庭經今日讀三過通之
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王女祠且八十年
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髮更長三尺餘過家舍止數年
後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朱璜寢癡 福祚相迎 真人授藥 三屍俱靈

心虛神瑩 騰翥幽冥 毛顏髮黑 超然長生

黃阮丘

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
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
時下賣菜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
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

葱藟巖嶺 竇棲若人 被裘散髮 輕步絕倫

舍道養生 妙觀通神 發驗朱璜 告徧下民

女九

女九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

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為質九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
術九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
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
數歲後來過笑謂九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
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 五卷以陳

女九蒞妙 仙客來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絕塵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者銜鄉人也好釣魚于放溪釣得白龍子
明懼解鈞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
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
龍來迎去上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
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
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腦來棲
其塚邊樹上云嗚呼子安云

陵陽垂釣 白龍銜鈞 終獲瑞魚 靈迹是脩

五石溉水 騰山乘虬 子安果沒 鳴鶴何求

列子

刊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犬走入山穴邦
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山頭上有臺殿宮
府青松樹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邦
子符一函并藥便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喬君發函有
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形復送符還山上
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邦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
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
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

邦子尋犬 宕入山穴 館閣藏上 青松列上

受符傳藥 往來交結 遂接及岑 音響昭徹

木羽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
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
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
仙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為木羽所探兒生年
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為御
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鶴雀旦街二尺魚著母戶上
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司命授靈 產母震驚 乃要報了 評定未成
道足三五 輕駟宵迎 終然報德 久乃避齡

玄俗

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已豆賣藥都市七九一錢
治百病河間王病瘕買藥餌之下地十餘條問藥意
俗云王瘕乃六世之餘殃下墮即非王所招也王常
放乳 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遭俗耳王家老舍人
自 見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日中看實無影
王欲以女配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質虛影滅 時惟玄俗 布德神丸 乃寄鹿贖

道發河間 親寵方涯 騰龍不制 超然絕足

讚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然後有人民有人
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義著明矣蓋萬物施張渾爾
而就亦無所不備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
得一一論也聖人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日
月運行四時分治五星受制于太微監無道之國吉
凶預見以戒土者動靜言語應效相通有自來矣天
然雖不言其變化云為不可謂之無也周書序彛蟠

問消子曰有死亡而復云有神仙者事而成邪消子曰言固可兩耳有考經援神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猶立五嶽設三台陽精主外陰精主內精氣上下經緯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木有松柏檜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沼黃精白丹符竹嬰戒火長生不死者萬數盛冬之時經霜歷雪蔚而不彫見斯其類也何怪於有仙耶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霧集祈祀彌布殆必因迹託虛寄空為實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為王公然歲星變為審書公等所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者蓋道不可素距而閉之尚貞正也而論語云怪力亂神其微旨可知矣

續仙傳序

朝請郎前行深水縣令沈汾撰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覩仙賢有言人聞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况史書不長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謙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勤恐夫於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於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為仙官早者猶為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十教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鱗留皮換骨保氣固形於岩洞然後飛昇成於真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尤愧積習自幼及長凡接高尚所說兼獲積年之間聞見皆銘于心又以國史不書事散于野矧當中和年兵火之

後墳籍猶缺詎有秉筆紀而述作處世斯久人漸稀
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為三卷冀
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設柄用顯真仙者哉

續仙傳卷上

飛昇一十六人 內女真三人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
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冷入水
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
真卿為湖州刺史日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
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
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
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遞相誇賞而
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
水景象奇絕蹤跡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傳翫數
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殿鋪
席於水上獨坐飲的嘯詠其席未去遲速如刺舟聲
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
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
在於人間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
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
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
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聞
應聲發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曰路路
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椿樹流年一擲梭古
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鶴向鳳到碧落
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
峩歌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將錢與之以長絕

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却與之或與
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為兒童時至及斑白見之顏狀
如故後踏歌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
然輕舉于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居大
若巖岩即陶隱居修真誥於此亦謂勤苦事於元正
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
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趣孺子異之乃尋逐

入苟杞叢下歸語元正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
見二犬戲躍過之又入苟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掘
乃得二苟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淨挈歸煮之
而孺子益薪着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其汁味最
甘美嚼不已及見根爛以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
孺子忽然飛昇在峰上元正驚異久之孺子謝別元
正昇雲而去至今俗呼其峰為童子峰元正後餌其
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岩之西陶山有採樵者時
或見之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墅頗好道務行陰德
為善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繼綫老道士造其門
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酒
甚相歡洽俄忽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有瘡益
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迨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
瘡不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汲之自愈於是王
老為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
葉浸之遂入甕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復少年肌若

凝脂王老合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甕酒五斛餘及窺存三二并耳清冷香美異於常醪其時方持琴王老與妻子并持琴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綠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琴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猶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備力持琴人乃適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耒泊於河中永樂觀中風狂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脩葺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為事賤劣有客到不問道俗凡庶悉為提汲湯水濯足浣衣又陶澗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比于傭隸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比何為答曰天上無愚惜仙人成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

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火死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為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處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有松樹偃蓋甚為勝景乃著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衆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衆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官入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縣官于是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頃吏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蕭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頭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我授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樂幡幢隱隱凌空而去

馬自然

馬相字自然杭州監官縣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相獨好經史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而云

醉於湖州墜雲漢經日而出衣不溼坐於水上而來
言適為項羽相召飲酒欲醉方逆溪濱觀者如堵酒
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者之又時復以拳入鼻
及出莫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溪
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馬植出相
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選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
道兄幸同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
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相則馬風牛但且
相知無微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
之郡齋益異之或飲會次相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
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寔取食眾賓皆稱
香美異於常瓜又於褊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
多少擲之皆稱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
收取者須臾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
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
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塔前湘曰汝天生微物
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室晝夜擾于相公且以慈憫
為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羣鼠前

皆若叩頭謝罪遂作群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
內鼠便絕迹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高
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
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
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
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
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遮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
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眾僧不識
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二百僧到今下床不得其
二僧主事不生所以特來固乞捨之湘唯睡而不對
知微延叟但笑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為
意迺去入門坐僧必能下床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
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
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况在
道門詎宜勉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于是
延叟捧紙筆相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
菜其主趨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獨子走菘投白
鷺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

此慮復為他術遂哀求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或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過日暮知微延叟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生可到明衆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安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列側作數截揚發自廣州節度青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乃徒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取膜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拄杖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駝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

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再三阻諫不得遂即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岩多題詩句其登泰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屐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河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兩添嵐氣漫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遠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適辛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鉤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窺於園中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湘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日上昇以其事奏之帝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果一竹杖而已

鄒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為道士神氣清美靜坐默之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于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鍊丹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碣

許碣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山名洞府後從嵒嶠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石崖屋壁人不及處題

云許碣自峨嶻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數者矣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嘗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掀翻王母九霄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揮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為藥博學強記屬文清麗差安容

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進居終南山子干

谷中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嘗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求無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詰也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因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絲又遣中使二人專看

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開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生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待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吸鶴白鶴蕭笙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禮嘆異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真則衣綿

冬則單衣卧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颺：然指庭間草木颺：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後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羸肉必五斤以蒜齏一盆手撮肉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味有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散人間得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遇大旱方曝冠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于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信州又逢大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乃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璘怪其貯婦女復釘城隍此妖狂也將加責辱健步輩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動悉仆倒枒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璘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罰祖禰耶德璘方悞祈禱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

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為事高古常焚脩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為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遂為詩曰子晉駕飛去洛川金桃再熟賀即仙三清樂奏萬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輶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萬年

賣藥翁

賣藥翁不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祇此是真姓名也有自童稚見之迨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阻藥皆稱神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

買藥粵盡作土饅頭世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
安賣藥并撒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有光明
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
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却藥終入口
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鄧去奢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峰山下少入道遊學
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
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茅山高五
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
去奢慕前事登其山遂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
山下居人為之構屋及造堂宇設老君寫張天師像
及葉靜能真景朝夕焚脩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澗
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生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
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盛
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
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以山棲獲安久蒙
靈祐劍之與丹詎敢輒取神人曰但勤脩無怠劍丹

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

星劍丹以石匣藏一瓶盛之傾藥得半餘如麻時鹿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有疾者皆愈

水縣人華造承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

帥具以上朝廷議欲而造兇險聞去奢得丹劍而因息兵投造以為刺史

鑠去奢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與飲食造謂去

奢已斃矣及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于來時

造極驚異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

失所去奢聞神仙告却歸石下爾後去奢居山十五

年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

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跡咸驚異去奢不食多年他人

忽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毒蛇所螫去

奢又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電母鬼神

甚衆或到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皆聞

去奢居靜室內到晚與人談話窺窺之乃聞異香滿

山及環珮聲去奢僊坐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

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

復有神人遠遊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且歸觀中傳

說以為異耳却後十五年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

山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綠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輿軒幢幡靈官駕龍虎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上昇而去山下道俗觀望甚衆後野火焚其屋舍而靈跡尚存今有道士醮祭焉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情清爽言談迥高好琴阮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為人每焚脩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眉三十六靖廬二十四治直犁切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峰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野但日採樵為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法故來求受上法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後經逾歲月自然乃嘆曰明師未

錄無乃命也每登玉霄峰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遊蓬萊繫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投于海泛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為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朱又一色水黃若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易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樹香霧走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遞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三度故終五晝夜風帆所遮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人惶惑舟人恐悞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里倘若暴風兩此魚腦有井噓吸則氣出如此復見海人怪歎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酒史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其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猶遊一

處有道士教人侍者皆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
草香薰人徹骨綠鶯霜鶴碧雞五色犬遊於庭際中
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度總禮
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去道士
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
仙莫列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
良師也可以迴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
已便及揚帆又為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
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
俟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止貞
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臯奏之

裴玄靜

裴氏道名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孝言妻也
幼而聰慧母以詩書示之覽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
功容自飾而情迴然好道請於父母置於一靜室披
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以女
使伴之必逐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話父母窺
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言察思開淡雖骨肉常面拘

之以禮無慢容及年及二十父母欲歸於孝言聞之
深以為不可唯願入道脩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
女生有歸是為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僕入道是
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棄嗣後為上仙
遂逼之以適孝言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孝言以
素脩道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俗孝言亦早慕道聞
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脩夜中聞言笑聲孝言
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聞異香芬
馥有二女子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宛麗侍女
數人皆雲鬟綰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
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
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未慎勿窺
也恐君為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
人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為言之後一
夕有天女降孝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孝言此
君之兒也玄靜即當去矣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
樂白鳳戴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

戚道遠

戚氏道名道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道遙十餘歲情頗清澹不為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道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媿氏詣其家聞之以為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遠同邑蒯濤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急情而道遙晨暮以齋潔脩淨為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蒯濤亦屢責之道遙白舅姑請退迨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逼迨於是不能為塵俗事願獨居靜室脩道以資舅姑蒯濤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空而道遙但以香水為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蒯濤家及隣里悉以為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烟靄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軒綠仗羅列道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心言分別言語蒯濤馳報道遙父母列猶見之邑郭之人咸奔現望無不驚歎

續仙傳卷中

隱化一十二人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盛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迴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用心自固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人欲殺小青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人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間後月餘復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盛下馬迎拜思邈謝言小弟蒙道者所救父母欲相見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廣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總拜請以別馬載思邈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盛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美白恰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固遺兒子相迎前者小兒偶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思邈入若

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
邈言此兒癡騷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
殺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闈人宮妓呼恰
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妃子思邈心異之潛問左右曰
此涇陽水府也恰帽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
邈辭以辟穀服氣唯飲酒耳留連三日問思邈所欲
對曰居山樂道思真鍊神日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
輕綃珠金贈於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
耶何以相報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頒藥方三十首與
思邈謂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
思邈歸山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
方三十卷散龍宮之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
著脉經一卷皆盛行于世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
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
之以濟生人唐太宗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歎曰
汝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
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召拜諫議大夫復固辭不受
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曄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

稟受之不同昧避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
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
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
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靈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
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吸吐納瀆而為
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
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
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疝贅陷而為癩疽奔
而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于面變動于形推此以及
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其
字流飛此天地之危疾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
也石立木湧此天地之疝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
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原
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
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
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瞻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
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赴赴武
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

也見机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國也其文學也顯出其
義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可制授承務郎致之尚
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
冠端然而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脩
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來往俄氣絕
適令薄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
入棺如空衣烏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
術耆老云為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
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如女廟前時
方盛夏須臾晷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
於常州山中後見之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召通事舍
人裴晤馳驛於常州迎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
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甦晤不敢逼馳還奏
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齋醮書迎
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恪加禮
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

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
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九玄宗留之于白
殿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做一
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
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應對言詞清美禮貌殊
謹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明皇
日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
賜過度必有兩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又逼賜之酒
忽從頂湧出冠子爆地化為一椀明皇及嬪御皆笑
驚視之但見一金椀在地覆之椀盛一斗驗之乃集
賢院中椀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遂下詔曰常州張
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仙高尚心入者實是混光
塵應召誠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工人問以道
樞盡會元極今則將命鶴書之禮爰旌蟬蛻之流可
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乞歸常
州賜絹三百疋并隨侍弟子二人兼給驛舁到常州
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特詔果聞之
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歛人也。唐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口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濟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覩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既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

甲子年好事多，諫其詩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輩間傳合是處，即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合覽詩吟之，嗟歎此仙人詩也。乃誌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合詩，未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迹，雲崖隔太虛。窺度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遠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姬常逐伴入山採薪，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姬曰：

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也。姬言常聞已得仙，多年汝歸為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抔食之，不可將出。山中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姬乃食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姬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傳聞於郡人。其後姬憎食日漸重，顏較健，愈常中和，年以來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從家避難，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姬身衣藤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為郎性軌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靡不勤攻，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淨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隨官以守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於是病免官，入道東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眾極多，所買藥人言頗有靈效。眾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賣藥，攜手登樓，以酒為勸，道士所談自秦

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驚異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訪之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道士仍責業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徹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之重重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爰畫畫溪之景遂於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我劉郎中也而莫知其所止已為地仙矣

劉瞻

劉瞻音潛小字宜哥瞻兄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之性饒俗氣業應未淨處可彊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山棲求道無必巾裹瞻遂了角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瞻與瞻俱讀書為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情慕崇遂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遠於山野爾

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商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進士登科會昌七年及第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被謫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溼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二十未瞻已皓然衰朽方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後勉之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歎謂瞻曰可復脩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遂同再行話平生隔澗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通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南遊羅浮山

數曰此朱明洞天葛稚川曾棲此以鍊丹今雖無鄧
嶽相留聊自駐泊矣於是爰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
其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
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忽一
食則人教人之食不足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
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巷中
竟不復出隱於山中後不知其所往矣

李珣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糶自業而珣性迥

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糶父適他行以珣專
其事人有糶之與糶珣即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
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
衣物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
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窺厚利雖官
司以春秋較推然終莫斷其利英吾早悟之但一升
斗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
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豈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後
父歿世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珣出相節制

淮南而珣以新節使同姓名極以自驚乃改名道李
珣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
若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珣獨步
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珣字
長二尺餘珣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
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
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珣問
此何所也曰此華陽洞天姓名非相公也珣驚問曰
非珣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珣及曉歷

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
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外求訪同姓名
者數日經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珣及聞於珣
乃以車輦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為道兄一家敬
事朝夕參禮李寬情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
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珣
命之及百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
珣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
事願以相授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珣復虔拜以

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脩遂具販糶以對
王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
乃知富貴動靜有損雖在貧賤用心獲祐名書
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亦以實對王曰
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
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
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
屯村年三十餘莫知其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
煮之搗蒜蓋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魚舟方鼓
棹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綠花舫漾於中流
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王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
人髻角雲鬟又四人黃冠乘舫一人呼可交姓名方
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髻角引可交上
舫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
可交莫識有妓女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于道
之末編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

生於凡賤間已矣破矣一與酒喫侍者馮酒於樽中
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靈物必
其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曰與
粟喫俄有一人於筵中取二粟侍者送與可交令喫
視之其粟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核非人間
之粟內脆而甘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
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覓所乘漁舟
不見黃衣曰但合眼自到不必漁舟於是合眼若風
水林木浩正之聲令開眼已到及開眼失黃衣所在
但見峰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路中石上及望見有
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
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
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曰
今日是九月九日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此
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
多少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為僧
邀歸寺設食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
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聞於庶

使王泚泚素奉道召見極以為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之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絕言語清其泚此誠真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往蕪州以詰所貫其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舟謂恐墮水而死妻子已招魂奠矣王泚具以奏聞詔稱其壘後可交却歸鄉里俗話歷已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處依然可交食粟之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于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祛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瘡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見者

李昇

李昇字重舉自言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群書能文机捷出口成章為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鍊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

時元鎮廣蔡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至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就榮祿而久為布衣對曰不為世徵徵亦不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以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之後天下騷然唯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頌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為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田頌乃延之師敬益厚光澤輕捷若四十餘許人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棗核好喫石蓮瀝史咬一井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絕穀養氣雪中單衣而顏益紅白時引中指指燈丈餘若聞風所吹不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矯詞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世兵革紛已不如去矣時昭宗為朱勣全忠所篡已而不一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耳已年一百四十七歲矣未月餘間田頌兵敗禍及身已先覺而去亦嘗言之於人咸思之聖人也後累

有人於蜀中見之

葉千詔

詔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事師西山道士許
 吳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忽大風雷雨
 電有一白衣人拜千詔言君道德臻備仙籍獲昇當
 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見之
 無所畏也於是千詔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
 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
 符部從鬼神甚衆有二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
 將皆列拜千詔真官謂千詔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
 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詔拜授天書捧其簿閱
 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即應命自後長
 嘯則風生林壑噴水則雨流原野捺地則雷鳴輓已
 手畫空則電光爍人乃遊行天下若徭狂常醉騰已
 於城市間忽驅叱似振威人間之何為如此應之曰
 某處大災某處亢旱使雨救之耳人皆覆之實
 有其驗或經過郡縣逢旱皆請救之千詔乃備香案
 啓祝須臾降兩人有請致雷者脚踏地便鳴從地底

發輓輓聲或苦雨祈晴不應乃請千詔止之遂作術
 便晴霽冬中或早祈雪千詔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
 俄頃以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
 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魅者聞千
 詔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不復更發咸通十一年遊
 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死名醫莫療千詔策
 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
 於肩脇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風果颺已從脚
 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
 罷善政及人謂賓吏者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
 聖人以相救療董奉還士變之魂庶可併矣實道力
 之所報也郡人皆神于千詔昉乃迎之於郡齋欲師
 事厚以金帛謝之千詔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後荆
 襄間人見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却隱於西山今
 人時有見之者

徐鈞者

徐鈞者不知其名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
 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

神忙迫漲驚湖蓬萊隔海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逢
常腰懸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
上將魚就松江市井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
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留之約
名目斤數釣魚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及見人
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
食唯以酒研塗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
之藥可服食否曰可祇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
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楊之顏益紅
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山錢朗
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
去如飛不可近乃是水仙也

錢朗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迥為精
儒勤苦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所履皆
之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為南安都副使後為光
祿卿歸隱廬山情深好道師於東嶽道士得補腦還
元服鍊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

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朗已一百五十
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為宰輔
古首采而胡猶如襁褓之子錢鏐過侍祕術朗駐
泊錢塘二十餘年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遠為
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異
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為尸解玄孫謂人曰吾之高祖
年一百七十歲矣

續仙傳卷下

隱化八人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迴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

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澹氣合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賚寶琴花帳以遣之公鄉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二十餘篇為一册名曰白雲記見傳于世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

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

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

一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嘗鑄含象鑑震景劍進之

命光祿卿韋滄至所居按金錄設祠厚錫上封泰山

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

出雲降雨為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

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真焦靜真泛海詣蓬萊

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

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真既還請承禎求度未

幾昇天嘗降詣薛李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

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

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

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褰裳躡

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

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

九九六皆有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

發神語先生之謂有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峰

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一青童君東華君

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一青童君東華君

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蛻弟子焚其衣冠焉
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帝
其碑年渠年作傳嘗撰脩真祕旨天地宮府圖
生志論登真系等行於世

曹德休

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
餘年顏貌不改常行民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
愈人有一女子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為魅
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
居近山溪有潭穴否父言有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
間步溪側為蛟所窺已拘攝精魂在其穴矣汝可將
吾一符往彼投于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潭
水翻涌水霹靂聲頃刻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烏
蛇頭若大杓已劈裂腦流血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
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財帛往謝德休曰本以救病
所以此為終不肯受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不
必財帛就德休求符藥以江魚為贍一盤并美酒一
壺饗吾告之其疾自痊如其言鄉里為之無不應驗

人皆神事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
然來春牛疫頗甚我留一姓名與汝傳寫牛疫之時
以饗吾言其字帖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
疫一境之內帖其字者免災不帖者斃人咸思之無
復見者

王元芝傳云曹德休西晉太史
官後梁尚書郎得不死之道

閻丘方遠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
通經史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問大丹於香林
左元澤元澤奇之謂方遠曰子不聞老子云吾有大
患為吾有身蓋身從無為而生有為今却反本是曰
無為夫無為者言無即著空言有則成礙執有無即
成滯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廢幾乎道且釋氏
以此為禪宗顏子以此為坐忘易云無思也無為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歸一揆又經云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何物也子若然契神
證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邁直可為真門之
標表也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復詣仙都山隱真巖事
劉處靜學脩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錄于天台

山王霄宮葉歲質真文祕訣盡蒙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職篤好子史群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著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訪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侔之園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無遠不至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黠國戴隱蒙虞陽鄭隱瑤吳郡凌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之皆傳道要而陞堂典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鍊神之妙旨其餘遊於聖迹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

山復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瀟山天柱源也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溥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於方外郎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為閔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年十三披戴冠裳十五傳法籙脩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迴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于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騰止而未遲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若雖平地隔三十餘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列彼較少時擊小鼓三通復通奏金石笙簫絃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揚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及及鷄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嘆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岳禮玉清及先天

碧玉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開蔡真人
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
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往山中徐行
聞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
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方乃負樵將下溪回顧師
道却駐樵擔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自
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爾樵人曰蔡君所居
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
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
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溪水甚淺及
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
過得此溪日送樵人涉水面而去不見師道回山東
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鷄犬漸近見一人
青白色似農人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
深山自行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
居主人曰路上見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
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
逼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迹

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
爐邊林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粒
多時却不以食為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個黃磁
合主人曰合內物可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
人曰以湯潑野及啣氣味頗異於常茶久之復思茶
更揭之合不可開徧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
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
燭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
多可以往彼師道遂行數里不見人家悉是崖險乃
回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忽逢見一老人
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
曰蔡君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
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飢渴曷能久留此哉
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若薑苗而長尺餘嚼味甘美
復令取泉水啣次舉頭已失老人在師道悲嘆不
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于未時却欲沿山
路尋宿處其路已為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回招仙
觀衆道士驚異曰此觀雖靈岳側近靈歎甚多人罕

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屢望師道曰昨日方去
始經一宿具言見熊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嘆
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為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
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
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子子一入山處逢三仙人
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
嘆異駐招仙觀怡鍊餘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改
山每入諸山拾薪斲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則垂耳搖
尾俯伏于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新
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滄洞伏
虎亦如之欽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人之害者自
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
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道資亦幸為汝母矣此
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岳九疑山早聞
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王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
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
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于此師道且止王
笥清虛觀思慕梅蕭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而

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
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
蕭為卷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徧訪名山誠亦非易
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
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脩也
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已三百
年知爾嘗遊洞靈源我適為東華君命主王笥山林
地仙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令爾與我素有道緣是得
相見然梅蕭日中為小有洞王所召恐未便還未可
俟也師道於是度拜曰凡世內人謬探大道凝神注
想以朝結夕未知要妙若浮于德海詎識其涯不期
今日獲見道君實曠劫之幸也通脩曰丹心懇苦深
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
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鎗然火煎
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通脩命師道入坐于木馬
上通脩自坐於白石鹿上俄有鬚角童以湯一盞與
師道呷之神氣奕然又指令架上取書一卷通脩曰
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往師

學之未啓言而通脩已知曰爾有親老雖有九能泰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有弟子曰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為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于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投爾要道自言訖乃發遣師道迴俄不見通脩已在郁木坑外到清虛觀矣衆道士皆驚曰何一去七日而返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夫其草舍竟日悵望而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祕要真訣地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泰洞府其間疑義不可究也後南遊到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踪跡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或有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遂如通脩言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仙稱紫芝教之以疑義意乃醒焉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三十餘年每焚化即以二秦彭謝真形像瞻禮仍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霸有江淮開師道名跡冀其道德復於軍庶繼發徵召及至廣陵

建玄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恩禱福水旱無不效天地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實大帝之介君也遂降褒美為道遠太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鄒德匡王處訥楊匡翼汪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緝然杜崇真鄧啓遐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道中有秦吳齊荆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事之隨其所脩各授以道焉群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隨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蘿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我適為黑幘朱衣一符吏告我為仙官所召必瀕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有真靈所集奕然言別而化弟子斂之棺忽

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弟子葬其衣冠爾後數十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童子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為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耳所在多宿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見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溪遙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儔侶也隱化而往絕世思望神仙皆然其後將二十年問政山屢有雲鶴呈祥盤旋竟之歎之鄉里親族以為師道之還故鄉若令威華表之驗也弟子范可保數十人復發所藏衣冠遷歸于問政山之陽狀列群情整以上聞乃降詔曰詢諸贈典繫乃彛章啓有厥由于何不舉淮浙宣歙管内道門威儀道遠大師問政先生為國焚脩大德賜紫聶師道早通玄理夙契真風野鶴不群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脩及元勳匡國之初早曾瞻敬眷言道行寔冠玄閔雖昇遐屢歷於先陰而遺懿益隆于寰宇况教門一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即迴故里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息庶昭往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

自王畿歸歛涉江山十有餘里朝行暮止皆有雲彩映野鶴聲響空若迎引隨覆及問政山三日而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登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
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
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
藥時靈芝蕃漢疫病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
神聖得錢却施於人而嘗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
安識之尋為涇源節度延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
事及寶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
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葉鍊
白玉砂解醜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寶常試之悉有驗
復求種瓜釣魚若葛仙公也鶴林寺杜鶴高丈餘每
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
台鉢盂中以藥卷其根未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鏤閉
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
者必為所禁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故繁
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

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庶四方之人無不酒樂遊從連
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
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花常聞能開頃刻花此花可
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子七
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
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
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
年非久即開閱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
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
折葉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開寶一城士庶驚異之
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
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
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二粟為令可
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
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化作石綴在於
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聞二人共起狂舞花
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
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

皆絕倒久之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粟
傳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
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為
自墜唾魚却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
城市人物有曾經行處見之言歷口皆似但小狹耳
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朗劉浩作亂寶南奔抗
州而寶總戎為政刑及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
境構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
數盡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殞
七七劉浩軍變之時在甘露寺為衆僧推落北崖墮
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
在鶴林寺花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闕苑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
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業而峭
不然迴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白傳靡
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終南山近京都
許之自終南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秦嶽迤邐遊歷

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委曲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
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以其堅心
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
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唯以酒為樂常醉騰
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于風霜
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体休然父常念之
每遣家童尋訪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捧之且喜
復書遽厚遣家童迴總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
貧寒者與之及寄與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
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
無憂矣常欣欣如也或謂風狂行吟曰線作長江扇
作天靴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祇在譚生
拄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
灼亦能隱形变化復入青城山而不出矣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
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方巾破
幘頭冬則常着綠布衫而言談甚高有文學人或有

換新布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新者出門逢人便與

之常遊城市間辭行能沙書好於水梳及盆中以沙
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
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頃刻之間得錢甚多便
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為之人皆不厭無
錢與之人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
人以為僵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醉酣
而醒爾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邵國公琮之子
為蘄州牧忽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
為道翁賓客察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
與此道翁深相善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終十餘歲
今五十餘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常時遂
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為
意況今多事由在保身未能脫屣塵世委家林野宜
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入郡中則孺休必以錢
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
雲或與孺休賓寮聚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
意思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

為兵傷而斃可雲人見亦被傷但有舊布衫一領作三四段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備信入江西市中醉吟沙書如舊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蘄州事歷口話如日擊復笑而言曰吾曾居南嶽今在人世已久即當歸矣其後更不復見詳其由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世人莫可知也

羊惜

羊惜者泰山人也以世緣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尉罷歸縉雲凡枕為台州樂安令而惜

幽棲括蒼山性唯沉靜薄於世榮雅尚道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深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有以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云漢阮肇題詩入石模塌驗之乃是李陽冰嘗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問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惜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惜曰初為一人青幘

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棲觀宏麗鶴駕迴翔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蒼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可食之得仙情覺飢方甚取坐于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宿有仙分今日適得見仙官乃引見遠遊冠雲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惜歷措遍拜之咸曰有仙骨未得飛昇猶宜地上脩鍊俄頃靈英送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惜方悟此身後不喜教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竹片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相詰晝夜不停或以紙三二百張書之頃刻皆徧文字人莫之識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俗好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詞麗句多神仙瀛州閬苑之意如於經一年清瘦輕健有不信者謂之妖物所魅又二年不喜百合唯飲水與酒三年後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始衣布褐人或問之三年無師何似學惜曰凡所為者非自能皆神人教之後乃往葉安省兄

一日而別又往天台亦一日而到日行三四百里復歸仙都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入委羽山而去

元始上真衆仙記

第十六冊

葛洪枕中書

洪歷觀天地之寶藏上聖之官第至上之尊神仙圖記猶未知極妙之根以去月乙丑夜半靜齋於羅浮山忽驚風駭起香馥亂芳龍鳴虎嘯蹀躞空中有頃之間紫雲覆林忽見一真人眼瞳正方頂負圓光天顏絕世乘白麟之車建九旄之節腰帶瓊文鳳縉之錦於頭戴六通之冠年可二十許侍者執夜光之大玉羽衛可有千人自號玄

神僊通紀

都太真王問曰子是葛洪乎何為而希長存洪稽首披陳長跪執禮神告余曰子是籍九天之嘉慶乘運挺英復千年之後太清有仙伯之名今當遠變去世下宅西鄉相携於太華之上丹宮之中且還時朝以龍淵代身密乎寂往莫識今真子窮玩墳典聰秀逸群解滯悟惑可謂妙才矣但未知真仙之官第上聖之所由耳吾今行矣相告計共事不復為久也洪因伏叩頭於是真神即令侍者執筆劈紙口授妙言既畢左手授

與洪云吾往方丈簡仙官致復相過子助之焉
吾去矣見駕乘冉冉而高乃夫所在也

真書曰昔二儀未分溟滓鴻濛未有成形天
地日月未具狀如鷄子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真
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溟滓經四劫
天形如巨蓋上無所係下無所根天地之外遼屬
無端玄玄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
下無山嶽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結天地浮
其中展轉無方若無此炁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

神僊通紀

迴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崖
石出血成水水元炁元蟲生濱牽濱牽生剛須剛
須生龍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中
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
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出而能言
人形具足天姿絕妙常遊厚地之間仰吸天元
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氣通結
精招還上官當此之時二氣網緼覆載氣息
陰陽調和無熱無寒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並不復呼吸宣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
興莫過於此結積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
之精也服之與天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
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為扶桑大
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玄女號曰太真
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
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聖
真出見受道天文無為建初混成天任於今所
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宣故能召請天上大聖及地

神僊通紀

下神靈無所不制故天真皇人三天真王駕九龍
之輿是也次得八帝大庭氏庖羲神農祝融五龍
氏等是其苗胤也今治五嶽是故道隆上代弊極
三王三夏禹殷湯周武也是以淳風既流易變
而禮興禮為亂首也周末陽弱而陰強國多寡
婦西戎金兵起而異法興焉既而九州溷沒帝
業荒無此言驗也後來方有此事道隆之代其
人混沌異法之盛人民猾偽也洪曰此事玄遠非凡
學所知吾以庸才幸遭上聖矚目論天地之奧

藏揚至妙之源本輒條所誨銘之於素以為
絕思矣夫無心分之人慎勿以此元始告之也故
寶遺跡示乎世之賢耳

真記曰玄都玉京七寶山週迴九萬里在大羅之
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宮中下三宮如一宮
城一百二十四門四方生八行寶林綠葉朱實五
色芝英上有萬二千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
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
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皇三天真皇

神僊通紀

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嶽洞
室夫以得道大聖衆並賜其宮第居宅皆七
寶宮闕或在五嶽或在名山山嶽群真所居
都有八十一萬處古今有言九九八十一是終天
路玉京山也上仙受天任者一日三朝玄都太上
真人也雖有億萬往還如一步耳世人安知此哉
衆仙或有日三朝扶桑公或三朝西王母玉京金
闕是太上真人月三朝元始天王太上真人元始
之弟子皆如帝王有司徒丞相也金闕老子太

上弟子也扶桑大帝元始陽之氣治東方故世
間帝王之子應東宮也

西漢九光夫人始陰之氣治西方故曰木公金母
天地之尊神元氣鍊精生育萬物調和陰陽
光明日月莫不由之精神長存命則無終抱一
不離故能長久天失陰陽水旱不節人失陰陽神
根命竭世人不能保一守三修生反死固其宜矣可
後怨耶吾後千年之間當招子登太上金闕朝宴
玉京也此電頃未足為久今且可浮遊五嶽採靈芝

神僊通紀

尋隱仙之友道遙無為吾言信可望哉
扶桑大帝住在碧海之中宅地四面並方三萬里
上有太真宮碧玉城萬里多生林木葉似桑又
有樁樹長數千丈二十圍兩兩同根偶生更相
依倚名為扶桑宮第象玉京也衆仙無量數
玄洲方丈諸群仙未昇天者在此去會稽崂六萬
里太清仙伯太上夫人所治蓬萊山對東大海之
東北岬週迴五千里溟海中濤浪衝天九氣夫人
所治

崑崙玄圃金為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基五
所玉樓十二瓊華之屋紫翠丹房七寶金玉積
之連天巨獸萬尋靈香億千西王母九光所治
群仙無量也

廣成丈人今為鍾山真人九天仙王漢時四皓仙
人安期彭祖今並在此輔焉

務成子及墨子為岷山真人今玄子王子為岷山
侯

太昊氏為青帝治崑崙宗山顛頊氏為黑帝治

神僊通紀

太恒山祝融氏為赤帝治衡霍山軒轅氏為黃
帝治嵩高山金天氏為白帝治華陰山

右五氏為五帝

堯治熊耳山舜治積石山禹治蓋竹山湯治玄極
山青鳥治長山及馮修山長

右五人為五帝佐相領五帝事五帝一劫遷

佐者代焉

許由巢父金為九天侍中箕山公夏啓周發
受書為四極明公或住羅鄩或在洞天三周大

者為降陵真人二人並在金華山漢高祖光武
並為四明賓友周靈王今為太虛侍郎治波龍

山樂子長闔家得仙未昇天任並住方丈之室

神洲受太玄生籙五芝為糧也郭景純為都錄

司命治虛臺也左元放今為天柱真人監仙侯葛

玄受金闕君命為太極左仙公治蓋竹山又在女几

山常駕乘虎騎也許映始為霍林仙人許穆在

華陽洞天立宅為真人許玉弁在童初之北位

為真人未有掌領鮑靚為地下主者帶潛山

神僊通紀

真人復五百年當為崑崙兵侍郎鄭思遠任南

霍常乘虎豹白鹿未有職事蔡鬱壘為東

方鬼帝治桃丘山張衡楊雲為北方鬼帝治羅

豐山杜子仁為南方鬼帝治羅浮山領羌蠻

鬼周云嵇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山趙文和

王真人為西方鬼帝治嶓冢山

夫地仙遊五嶽朝朝西王母夕憩鍾山嶽雖

未昇天此歡樂亦難言也及童初之府易遷

之官唯有此樂也名山之中年年有去僊者

世人不見不信神仙可哀歎也夫學不顧軀命
心志清白者吾未見虛往也或修之不勤勤
而不除貪慾之樂三業十惡未改猶抱石而
赴長津矣

吳越及梁益風氣清貞故多仙人是以成都
之境丹陽之域會稽之東南天路所衝善且修
尚也凡此衆仙及命過受書者巨衆不可具記
在小嶽之中者亦略舉之也

神僊通紀

關侍中治桐栢山赤松為崐林僊伯治南岳
山王子登為小有天王治王屋山孤竹伯夷叔齊
等並為九天僕射治天台山孔丘為太極上真
公治九嶷山顏回受書初為明臬侍郎後為
三天司真七十九人受名玄洲門徒三千不經北
鄴之門項儀山為蓬萊司馬周公旦為北
帝師治勁草山莊周為太玄博士治在荆
山孫權受任治亦在荆山張道陵為三天
法師統御六虛教侍金闕太上之股肱治

在廬山三師同宅王方平今為上相治月支國
人鳥山墨翟為太極仙卿治馬跡山徐來勒
為太極真人治括蒼山小宮在天台山陳安
世治小台山嚴君平今治在峨嵋山屈原為海
伯統領八海王弼為北海監郭聲子為閩風真
人魏夫人治南嶽山裴清靈為治四明山馬明
生今在鍾山陰長生為地肺真人孫登為閩丘
真人九華真妃治夏蓋山或在龍山王長趙昇
二人受書為廬山中正一三天都護韓教今

神僊通紀

為霍林真人瑯琊子吉為太虛左掾侍史
三茅為保命定錄司非監在華陽洞府治北
居棲憩包山有數千小山亦不減百皆是神山
今畧證仙人之教足以令子心堅仰慕矣秘之勿
宣若高賢心馳領外子去世之際可緘以示之苟
行業不建德務不仁者終天無令見也凡青嶂之
裡千嶺之際仙人無量與世人比肩而不知凡人
有因緣者或在深山迷誤入仙家使為仙洞玉女
所留請先功厚也初學道不必入山閉門勤修

不雜人物長壽執志或清香洒掃亦能降真
矣魏夫人許氏之徒皆其流也要當據拾方術
真書良久傳影響粗應便當絕迹耳若出
入人間整拾山谷事緣衣服飲食不須與世
交當有異矣外和光同塵內守其真一斯
言之妙也

元始上真衆仙記

騰三

神僊通紀

神仙通紀

神傳下

顧鼎臣為閻王

關帝顯應

北京都城隍

周新城隍

兗州城隍

龔元之

蕭公神

鉛山土地

水母娘娘

泰安娘

天妃顯應五則

洞庭君

丘濬

鄱陽水神

神僊通紀

康澤王廟

唐柳侯傳

唐黃侯傳

蔣子文傳

蔣神助陣

中雷神傳

金華神記

紫姑神傳

子姑神記

荊州紫姑記

清源師廟記

關帝廟 以下見帝京景物畧

關廟自古今稱華夷其祠于京畿也鼓鐘接聞又歲有增焉又月有贈焉而獨著正陽正陽門廟者以門于宸居近左宗廟右社稷之間朝廷歲一命祀萬國朝者退必謁輻輳者至必祈禱也祀典歲五月十三日祭漢前將軍關某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當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齋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子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頌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志也天啓七年七月禮部覆題得 旨祭始稱帝先是 成祖北征本雅失理經潤溲海至幹難河擊敗阿魯台勒銘擒胡山軍前每見沙濛霧藹中有神前我軍驅其中袍刀仗貌色髯影果然關公也獨所跨馬白凱還燕市先傳車駕北發日一居民所畜白馬晨出立庭中不動不食哺則喘汗定乃食回蹕則止事聞乃勅崇祀祠有修撰焦竑碑庶吉士董其昌書之

碑辭曰桓桓關侯天挺神武流連草昧歸心漢緒逸群絕倫為帝禦侮勇推七將氣吞群旅報曹詎盤詈吳非忤炳炳丹心天高日午鬱鬱遺魂駭霆怒兩蒸哉文皇幽燕啓土侯呵護之如棟斯礎瞻霽陰風方刀楚伏臘朝昏有來士女卜以筵茅如荅袍鼓子孝忠臣弟友兄序匪耳提之凜面相語義舉長信奸謀逆沮侯其冥冥有紛獯虜侯甲皚之亦楮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永祈 皇圖為百神主牲牲既福既歌且舞孔蓋祗臨竟幢紛下敬勒銘辭浩然終古祠籤跪而搖報而頓首謝者恒數人旁跪而代者恒數人挨擠而談者恒數十人日無虛刻籤語荅一如其來事各惕然去休咎後無爽者

隨筆

楊用修

雲長請娶秦宜祿妻

呂布據下邳時使秦宜祿使來術于壽春術留之而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在下邳曹劉共圍呂布關雲長請于曹操求克城之日以杜氏為妻操疑其有色城陷命取杜氏見其美即納之宜祿歸以為銜長玄德走小沛張飛過銜呼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何蚩若是即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宜祿子朗隨母畜於操甚

神僊通紀

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愛假子如孤者乎後官至驍騎將軍用修外史曰世未有曹氏父子之好色者破張繡即納其嫂致繡夜攻幾於不免入鄴先問袁尚妻甄氏左右曰五官將入袁官矣操大驚知為丕所得乃命立為配初甄氏女有殊色操欲求以配植竟為本初所先以配尚至是鄴將破植已密托愛將既而見允取之乃寄情不真遂作懷甄賦恐兄見忌乃改懷甄為洛神一甄氏而父子交爭豈肯讓秦宜祿之妻于雲長乎

顧鼎臣為閻王

繪園

黃生嘉玉字同宗吳縣人名士黃河水之子也少有膽力好擊劍善為詩平生但嗜酒不好女色故年近三十而不娶萬曆中黃生初喪父憂居其年郡城大疫忽染疫而死手足僵冷獨心頭微溫時方暑月家人具棺請殮祖母在堂怒不許使人晝夜看守凡經四日而甦亦不能開目又三日目始開索水漿稍能視矣又二日是第九日始能言具述所經之跡王初死時無追攝不知何人移

神僊通紀

置一曲室中室有牖天甚陰慘竟無日月初見已病軀獨卧于床頭挂所常佩劍妻孥親故無一人在左右但有美麗女子六七輩逐隊而至戲脫其劍而舞漸來調弄心甚惡之覺困憊中無力起逐既去久之復來各各據床而坐至怒甚強掙起拔劍擊之並走入壁角中寂然無聲忽舉頭見床頂上無數黃紙傘心計吳俗喪事四旁乃有此不祥之物何為見于床頂豈吾已游泉下乎愕不自勝急尋出路宛轉行廊無間始有門外皆

曠野荒郊蒼莽無際且行且怖常誤踏泥淖中約可數里許纔有人烟村落俄望見高城一座城甚壯麗遂巡到矣便入城城內有通衢夾道皆市廛闐闐屠門米肆雞犬相聞或斧薪或鍛鍊或飲酒吹笙絕無相識但覺冥冥漢之終不覩日月之光賈勇前進不知南北忽聞官府來呵殿之聲甚嚴王棘立路傍埃之侍從威儀與陽世毫髮無二其前大僚先去容狀怪惡不可仰視後復見一大僚在車上細認之是昆山顧文

神僊通紀

康公鼎臣也文康與王父有交五六歲時曾識其面便于車傍呼之文康回首盼王問汝何得來此命吏挈之行既達公署巍峨如王家宮殿此吏雖許挈行棄王門外竟入署中王竊映門而窺見惡貌大僚坐一席文康坐第二席相並陳設若人間京兆尹左右轄之官王心惶悸不寐其召溷于人叢中而入隱身簷下又見罪犯皆着單絞露頂膝行以進哀啼如沸大僚閱籍註罪按十二生肖定之勅云某人合與作牛冥吏遂取牛皮一

張覆其身上須臾出門形皆牛矣某人合與作犬冥吏又取犬皮一張覆其身上須臾出門形皆犬矣惟婦人作蛇者多而兩傍獄卒並牛頭馬面大僚問堂下安得生人氣乎並未牽王持刀直刺文康厲聲曰吾查簿籍渠等且未盡速放還陽劫獄卒送出城門既出見牛頭馬面者悉是假裝卸却依然人也王便與格鬪被趕入一荒田小徑中旁有大潭水皆腥黑卒推墮之冷汗如雨覺在水中起也因此得活

神僊通紀

關帝顯應
四年前李上饒之戚朱大任為鎮江總練病熱而死家人移置于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如蒸環守之三日乃蘇語其婦云冥司將某褊觀地獄種諸變相及善惡報應之事無不歷矣忽遇金甲神人入門見球主者怒始解索簿籍按之却云此人數尚未盡誤為冤家牽引姓名乃逮及耳可速放還神人遂推某仆地而寤冥中所見神人儼然關壯繆侯也蓋朱平日奉事甚恪嘗設像于

家焉先是其婦夜夢關神云語吾當往抹汝夫李明府生平不信泥犁之事朱至具說如此李為悚然

附 關帝對聯

數定三分扶炎漢討吳伐魏辛苦倍嘗未了平生事業

志存一統佐熙朝伏魔盪寇威靈丕振祇完當日

精忠

山左博士弟子張世美一日捐館號泣冥途適經

神僊通紀

關聖殿前 帝問而召之死生有命哭之何益對

曰尚有八旬老母無人奉養是以悲耳問有子否

曰甫四歲 帝曰少待即退殿頃刻復升殿曰念

爾孝心奉請

上帝增壽一紀矣賜茶一盃美不敢飲 帝曰汝來

路遠渴矣此陽間物但飲不妨飲之既出 帝復

召之曰世間我殿宇對聯俱未道明我平生心事

此對聯可為我傳布於世 既魁臨告其母隣有帝君古殿因修葺之時月

蓬延竟忘聯語及思成疾一日母晨起有青衣扣門持一函曰汝子見之疾用藥母受之由世美啓視則三聯也

北京都城隍

繪園

北京都城隍者神天下城隍皆其所屬所居嚴肅殿宇巍峩羽衛環列一如王者威儀人莫敢犯焉隆慶五年間杭州某衣冠宦于燕邸有一子方少年未踰弱冠已舉秀才為入貫順天國學聰慧殊凡過目成誦父母並珍惜之乃與京中一同年假其西山內莊居作館延師浙東高材生為師家人馳送供給絡繹往來莊居有池館據西山之勝朝煙夕嵐明滅牕牖民居七八家隔溪相望中見一

女郎年可十六七姿容絕麗常衣淺紅衫子白練裙備出妖冶之態煽惑少年少年神蕩魂馳不復以經史為意矣思之成病不喜飲食師訊其故具以情告焉其師狡妄人也貴成其奸不虞陰譴乃謂少年曰子具酒牢我為撰章奏焚于城隍神座前藉神之方助子成就嘉姻少年具如所教乃與師潛自入城禱于神焚章奏畢食頃廟有巫者降于庭猖言曰君家事已下文祿司梓潼帝君查考君乃萬曆二年甲戌科狀元壽當九十師亦同榜進

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莫大焉至有穢言黷於神
聽已減折其祿筭即十九歲夭矣師與淫謀教人
不善蔑禮義之訓播淫佚之風立命抽腸劇之言
訖如醉而寤少年與師大恐急還山中明夜少年夢
金甲神來命左右取鉗鎚執斤斧鑿其頂骨叱而
語曰汝是萬曆二年甲戌狀頭今為不善天帝已
察無錫縣秀才孫繼皋有夜拒淫奔之事其父
又行善即以是科狀頭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
至何為尚滯于此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

也少年驚覺悸汗如水急還家曰于父母乃言為
先生所誘如此衣冠大怒詎責其師亦慚愧無
地已腹痛三日矣又三日師下齋死少年亦中夜心
痛暴亡其明年穆宗皇帝升遐今上龍飛改
元萬曆越明年殿試果孫侍即作狀頭矣然則國
家曆數已先定於冥中異哉人奈何不為善也

挑燈集異

周新城隍

隆慶間予游杭登吳山謁城隍廟見壁間懸本廬
讀其文云城隍神乃周新也抑攷新廣東南海人
初舉鄉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京師人稱
為冷面寒鐵成祖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順永保
河凡所奏請無有不從後陞雲南按察司尋改於
浙江時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
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

神僊通紀

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惟一
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
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款服人稱
為神明初來浙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
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收之及至任令人市
布得印誌同者鞠之即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賊召
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也又有一
巨商遠來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為人所圖潛以
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往取

之無有也許於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數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嘗巡屬邑微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邑疾苦明日所屬往逐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縣吏聞風股栗莫敢肆恣察案一日餽以鴛鴦懸于室中後有餽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顯時妻治褥以給及同官內宴各盛飾惟新妻荆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盛飾者各相慚恧更為澹素其風節類此故當時周憲使

神德通紀

之名震天下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傾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既走訴於綱綱奏新擅專捕治上命官校逮新至陞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上尋悟其冤顧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

城隍神 兗州府

嘉定龔公弘由郎署擢兗州知府將之任舟阻河北旁近艤有官艦詢之答曰兗州新知府到任也公驚曰豈有一府除兩知府者或假冒以害人者也使人通問艦中冠袍貴人即造公舟拜謁公性之答曰知府雖同幽明則異公曰得非城隍之神乎曰然公曰鄙人何德獲與神遇曰以正公直故相見也公曰赴任後可許再見乎曰公入廟時第止騶從於門外公獨登堂則相見矣他日公謁廟果

神德通紀

如教輒相見一日公入語案牘之勞答曰吾檢勸陽間事更勞也公曰神所司可使鄙人見之乎曰公第閉目即見矣公因閉目果見堂下囚徒紛紜哀苦百狀有一婦人乃公同寮推官妻也以鐵釘釘一指望見公哀鳴乞救公詢于神且為營救神曰此婦悍妬殺妾子三四人致推官絕嗣故受此報奉公教稍寬指釘但死不可免也又見府中工房某吏向手俱釘公問之神曰此人先為刑房屈法殺人今當抵罪已而公還府會推官妻指瘡十

餘日痛不可忍公入問疾推官曰頃者指痛少寬方熟睡也又使人問吏之方兩掌瘡甚公諭推官當預後具令吏外徙甫三日推官妻與吏俱死公在郡數年有疑事輒請於神以是人不敢欺云涉異志

神僊通紀

龔元之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事嘗於中夜聞有鞭朴之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溟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啓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子陰官也事體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

神僊通紀

王被五位安在曰已赴齋矣元之求觀嶽神辭曰微禁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舁一僧至燬炭矣其背曰此是地某寺僧也平日募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死告以故僧悔懼傾資修建病即愈

蕭公神

歸叔度崑山神洪武初避事挈妻子之蜀至某州暮抵一民舍寓宿坐定一老翁負笠亦來翁顧叔

度曰子南來良苦叔度不答疑其為邏者蹤跡至此意頗恐翁曰子無怖吾故此土民也叔度始以蜀告翁曰此去蜀甚遠况道非所由子將焉往叔度顧妻子歎且泣翁曰姑就寢明日吾為子先導吾母十步束草為識子行第視所結草盡處問蕭公家吾其遲子矣即不吾信違蜀無日也叔度俛首謝詰旦問翁則已行矣遂趣妻子起就道果見束草皆不出十步外視有草處行道取萬山中皆闕然幽絕之境然路徑皆平坦不覺有跋涉之艱至察妻子神僕通紀

亦無憊容叔度心異之日未夕抵山下相與憇一巨石回顧向所涉處巖險率律若在上而所結草至是亦無有矣叔度自詫曰蕭公其神乎頃之彷彿聞雞大聲俯瞰石下見居民十數家趨往就之民異其語言衣服皆驚問所自來語以老翁先導之意且問孰為蕭公家叢詰其狀貌曰得非長身而荷笠者乎曰然叢賀曰公大有福人此山峻絕且綿亘數百里所在皆叢篁鉤棘人莫能至縱使水拔道通亦必旬餘乃可至此安有不信宿能達者

乎是誠神相也遂指一小丘謂曰此即蕭公家矣叔度趨進見有廟巍然入門像設儼如昨暮所見者叔度稽首再拜叢相率具雞黍留之數日各致餽遺而別未三日即抵成都矣叔度居成都二十餘年始還鄉後年九十餘尚強力善飯每與人追叙舊事輒欷歔泣下叔度為人敦厚謹恪故得全於患難如此 戴冠筆記

鉛山土神

張昂字仲明寧波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

神僕通紀

初縣有賣薪者嗜鱸得薪直以其半市鱸歸烹食之日從市歸乘饑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鄰保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昂初蒞任白晝坐堂上忽有綠袍黑幘者自門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覺及案前長揖曰公無疑吾乃邑中某鄉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願公雪之昂問故神曰某以中鱸毒死非妻殺也公試置群鱸於水壺中有昂首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昂如其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 寧波志

泰安娘娘

嘉靖戊午鄉愚陸象閨言前科進京會試將近泰安州里中適有姪婿通奸陰陽既合而不能分者二人自經先族人造一巨櫃共殮而埋之初鄉人聞其亂倫欲鳴于官姪抵諱誓言天鄉人曰誓天難服眾心山頂娘：最靈須于神前說誓方可憑信蓋娘娘即泰安州碧霞元君所謂神州娘是也姪計窮勉強向神誓無他故逾日亦寂然輿論亦息其姪婿皆以為得計志益肆復與婿通焉雲

神僊通紀

雨畢甫欲分手則陰陽堅合而非人力所能分者矣坐卧不能四聞遠而來觀者如市如是二三日二人無可奈何乃自經而死 又萬曆庚寅有一蕩婦者進香身與所私偕往焉至山之半其婦失足墜崖死所私驚懼返而下山至一山門下徑跪於地再不能興萬目共覩號呼求救無敢近之有旁觀數人憫焉謀請於元君再三叩首所私始得立起衆掖之下山至邸寓則不省人事而氣亦絕矣

天妃顯應

七修類藁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元中顯聖於海護海運萬戶馬合怯魯曾楮等奏立廟號天妃賜大宰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滌落滌言水柱不可回處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活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之號自後海舟顯聖不一四方受惠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特述其耳目

神僊通紀

所知者一二吾杭永樂中百戶郭保海運遭風一旦晝如夕者似三晝夜矣舟人泣天許以立廟頃刻遂見天日成化間吾杭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曰予命已矣如君命何遠見二紅燈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救船則燈至舟上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即語曰吾輩為天妃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日至廣東也但多蛇難行今與爾盒藥敷足則無害矣已而果然復入京領勅又行下舟時夢天妃曰賜爾木

此回當刻我像保去無虞也明日有大木浮水而來
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

使琉球錄

嘉靖甲午朝命給事中四明陳侃封琉球開舟明
日颶風大作柁折舟將覆矣舉船大呼天妃但見
火光燭艙船即少寧明日有粉蝶繞舟飛不去黃
雀立柁食米食盡頃刻風又作舟行如飛徹曉至
閩午後入定海也神實不可掩也 二十日始克開
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作陸舟蕩不息大柁

神僊通紀

原以五木攢者竟折去須臾柁葉亦壞幸以鉄梨
木為柄得獨存舟之所恃以為命者柁與柁也當
此時舟人衆聲震天子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
嘆曰天命果如此以計免者得之矣孤死尚正首立
嗚呼孤之不能若也舟人無所庸力但大呼天妃
求救予等為君民請命亦叩首無已果有紅光
燭天舟人相報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
少寧翌日風如故尚不敢易舵衆皆廢寢食以
待斃不復生船艙上水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

往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有欲易舵者曰
舵無尾不能運舟風弱猶可以持烈則不可救
有不欲易者曰當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
新將奈何衆不能決請命於予等曰風濤中易濤
靜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中心冲冲亦不能決令其
請玆於天妃乃得吉兆衆遂躍然起舵柁柄甚
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數
十人舉之而有餘兼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
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舵既易衆始有喜色

神僊通紀

二十六日飛繞一蝶於舟僉曰山將近矣疑者曰蝶
者甚微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
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
黃雀立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今以米飼雀之
盡立去是夕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漂
蕩盡僅如一葦梢後距水不下數丈而水竟過之
長年持舵者衣盡濕則艙中受水又可知也風聲
如雷而水勢助之真不忍聞舟一斜側流汗如雨
予等懼甚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以紓其懼又相

與歎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百神皆為之効
職天妃獨不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
百民命真為奇功夫當為之立碑當為之奏聞
于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已見閩之山
矣舟人皆踊躍鼓舞以為再生稽首于天妃之前
若崩厥角也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初二日入
城痛定思痛不覺傷感凡接士大夫叙其所以
聞之無不慶幸區區二人何德獲此實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明神之佑不偶然也

神僊通紀

永樂五年九月建龍江天妃廟成命太常少卿朱輝
祭告時太監鄭和使古里勅加諸蕃國還言神多
感應故有是命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陳侃使琉球還因言往來海中
時值風濤之險多藉神麻不致顛覆乞賜祭以答
神既禮部議令福建布政司官設祭一壇不為例
報可 國朝典彙同上

冊封琉球

翁判

正德初年間吳縣人徐文敏公縉為翰林院編修
冊封琉球國還遇海颶大作樓舡飄泊一磯嘴上
人烟斷絕道路蕪蒼不知何地凡經七晝夜矣文
敏久在船悶甚頗思閒行遂命一小史相隨登岸
行百餘步遙望見孤峰秀出其下隱隱有城闕宮
殿之狀文敏欲窮其跡猛力前驅入一谷口約行二
里許覺路漸低俄及大石牌坊下榜有金書三
字曰鄼都界文敏震驚心訝其非世間遽轉身

神僊通紀

趨出忽遇青衣女子提筐於小徑中來文敏潛
視行止乃是二十年前亡婢榴花也驚問即君何
得至此文敏曰吾已登進士第為翰林官因奉
冊封差南還舟遇大風飄泊于此七日偶米遣
悶不虞誤入冥中汝今住此何所為耶視其狀貌
依然為女奴時未嘗老也榴花向前告曰妾嫁此
中一判官為妻日來餽食何期幸遇即君已而判官
適公案出怒其妻曰汝與何人交語曰此妾舊主人
徐公也啣王命渡海失風到此安得不與舊叙判官

使向前拱揖問姓名知是徐縉文敏請檢祿命如何判官曰相公後至天官侍郎不及入閣無勞閱簿也文敏曰某既來此可得一見問天子問冥中事乎判官曰既有意何不可者請修十刺以通姓名某故為之將命矣時倉卒無備判官遂出素紙十卷教文敏親書官銜姓名如人間恭謁禮將引而入榴花教目文敏而誠之曰恭至即君即傳遍左右慎無妄嘗文敏唯：凡經橋梁亭館數處乃至大殿甲士守衛甚嚴刺既通有冥吏

神僊通紀

二人開西院門出迎引文敏自西階而上十天子止九人披袂垂流次第降于東階又如人間賓主禮東西列坐文敏坐東向西九天子坐西向東恭至文敏傳遞去訖便問常見人間聖王今何以缺一殿王也曰天帝使其等每日更番一殿察人間善惡往來南瞻部洲大明國中故不在耳問陽世尚貪利喜奔競阿附成風黃金為政不知地下亦如是乎否曰冥中若同陽世何以握生死之權哉至如以金塗錫以紙作絹亦是餓鬼所須正

直明神不藉此矣曰僧道功德為有益否曰無益也惟拜梁王寶懺為最勝亡者一聞懺言便超度去矣曰此行可一觀地獄乎曰可觀未免驚恐文敏再三強之乃引至一犴犴前皆用青石甃成上為雉堞之形其高揮天呼獄卒以兩手拽開石門中有炎火飛出烈焰赫然光屬教文文敏大怖而走急使閉門天子曰此無間獄也言訖遂回至院謝辭而出判官仍送至抵界上尋路登舟明日遣騶人往跡其處周覽四隅無非榛棘城

神僊通紀

闕宮殿都無有矣文敏還朝話其事于賓僚無不奇歎後果為吏部侍郎予告歸吳不勤修善疽發于腰而卒是時吳郡守往京口遇官舫南下訊之荅云奉勅腰斬徐侍郎也

天妃娘娘

繪圖

遂州項中丞應祥萬曆二十年間以戶科給事中
命冊封琉球事竣而還中途遇颶風卒至駭
浪滔天樓船觸碎于海岸官吏沉溺珍寶散亡惟
中丞與醫士何日晚兩人獨在乃附一破船板浮于
水上順流而東是夜常有一燈在前導引不離二十
步外其板隨燈漂去疾如風行俄而着岫暗中若
有人引之登者依稀見此火光穿古廟中而滅兩
人便入廟宿訊之乃是福建海口天妃娘娘香火

神隱通記

始悟其靈應焉中丞具奏其事于闕下重加封
號鼎新廟宇閩南人云若燈所不能探者天妃便
降神海中指引而還有人常見其離軒繡幃掠水
而至彷彿若飛行旅微聞珮環釵釧之聲往來
必有祥煙慶雲覆其車上

天妃救病

異聞類紀

羅文肅公玘江西南城人為秀才時成化乙巳由入
粟至陝西還至謝埠舟中太牧公亦被病四月至
青泥灣勢益熾公以錐刺其手無血自度必死時
其弟絰在船與之談正冠瞑目奄奄若入深泥中
其腐不可當自外至已僅餘微息耳忽聞舟中呼
天妃至遂張目覺舟之笠篷壓下如轎足之垂而
陷者宛然一婦人呼曰此中有一有學之士病在
孤旅灘上竟如何無一神道救護我來送他一
陣好風言畢轎足舉起篷復故頓覺渾身冷顫
須臾顛掉不已雖舟亦為之動絰乃以簑衣披件
覆自己至未出臭汗如雨衣帶皆濡漸覺少甦
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妃廟具儀叩謝勒其事
於楣間公登成化丁未進士官至侍郎

水母娘娘

繪圖

嘉興縣諸生張元弼本是蘇州嘉定人寄學嘉興所居在務前橋不修禮度為鄭令君申黜元弼遂習于刀筆之流求索枉陷自此益無厭矣一日病死宿昔乃蘇元弼即集家中尊卑具說初有人追攝乘空而行至一曹院望衣冠陰君據案侍衛甚盛呼獄卒二人袒衣而捶從尾閭穴道抽其筋自見其筋長數丈色甚白在獄卒手掌中已覺遍身骨節間筋絡悉被抽去痛入心髓逾

時而身漸柔軟其形縮小不能復起矣泣云元弼生時差無餘罪極刑重罰非所克堪陰君命吏取案前罪簿一卷擲地上與閱元弼從頭展閱見已罪狀有一十六款其第一款甚有條貫生平隱慝無不悉陳閱至末款叩頭具服泣云罪狀無逃死晚矣但念窮儒男女無託乞蒙恩赦陰君遂發文書令前攝人送付別曹元弼強隨之出既出院門不勝其懣且行且住百計祈于攝人攝人不聽前經一署問何官所居攝人云是

水母娘娘公辭汝不須入元弼聞言突入其內攝之跡之不及因與俱入見官人粧飾有若女主之狀兩旁侍從數十元弼哀懇叩頭千數娘娘語云汝罪在所不赦矣我為汝勘文案不知有出路否即召主典取籍披檢反覆詳者謂云汝枉害人無算只萬曆某年月日為某人寓某事許詞獲與伸雪遣戍二名大辟一名此可准作一善不合便死試為汝乞靈主者然免之與否未可知也遽命主典持籍白陰君陰君許之曰更賜伊壽

三年仍令攝人送出於是而活其友包恒叙焉

洞庭君

獮園

萬曆丙申嘗熟縣東鄉徐政肅因隨父官湖廣湘陰縣武障司巡檢舟停瓜埠有漁人網一金色鯉魚可長三尺鱗甲煥然鬚鬣撥刺數以目聽人語言政肅異而賞之篋中藏有小銀牌一枚戲取以自題姓名貫于魚項放之揚子江流數日行李出小池口其父夢有黃袍神自說是清源趙真君謂政肅曰卿有放龍子之事陰功昭著洞庭君請為于上帝異日當為湖中水神矣政肅驚寤汗洽心色

俱壞密不以告人遂奉其父之官湘陰歲餘其父以公事入武昌城政肅相從而行旅客鷓鴣洲邊一夕又夢有緋衣神自說是洞庭君授與硃紅漆杖一根政肅再拜受之神遂去瞥若風雨復驚寤如初乃具白一夢於其父回帆直濟洞庭踪跡洞庭君廟既至則唐人柳毅秀才也賣酒脯紙馬獻于廟陳請情事言辭哀苦望見神像威儀甚嚴恍與後夢相符不覺竦然如有所覩及出廟門十餘步夾道多垂楊掩映徘徊之際委有硃紅漆杖一根

遺棄草間歎曰神所貺也敢不敬承便命左右拾杖登舟心謂可怪莫測何等惟將此杖供於官舍旦夕焚香恭禮而已自尔政肅以幽憂感疾積漸成綿至戊戌秋九月十五日據床而坐陡覺精神恍惚狂惑失度謂其家人曰洞庭君來迎我矣君言適有海運之事曹務允繁湏我佐理王清宮詔勅已下不可復返如何如何已又曰門外縱騎可有百餘旌旗隊仗羅列于庭而赤鬚小吏甚多家人驚起咸無見者已又曰揚四將軍與

焦公晏公掾金甲乘白馬來也便呼更衣命取其杖題三十二字于上辭如古語茲不曲載自尔遂不復言至二十日黃昏奄然而逝家人悉聞騎從之聲望空漸滅相傳云近年有鄉人過洞庭往往遇之其兄政芳親叙斯異希言嘗聞魚服之龍能啣明珠以報人恩冤哉徐君獨羅天酷斯又何理乎

丘濬

高坡異纂

丘文莊公濬初與戚編修濶字文湍同館友善戚公以母喪歸所居在姚餘縣長亨港眼闕將入都夜過偃山嶠塔子嶺前遙見燈燭人馬夾岸而至戚公醉寢舟中人告之戚公起推蓬謂之曰君等為迎我來者即當前驅不為迎我來者宜自散去一時所見恍惚皆前行既遠漸不見戚公至錢塘疾作死杭有神降自稱戚編修死為錢塘潮神人敬祠之弘治甲寅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

鄱陽夜夢戚揖之且告以來日將有風波之厄戒勿行比明天極晴朗夫人故以他事緩之同職數十舟行無何皆遇暴風雨漂沒獨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公為詩文遣官齎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司李贊望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蓉城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嘆鷄壇負舊盟其序曰文湍先生別我去也餘二十年矣夫人鬼殊途於故人妻子尚有憐

顧之意况生為人乎予因老妻述其夢中所見感嘆者久矣曰不但今世無此人亦未聞古有此神也古詩有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予愧於君也多矣故投淚書此八句以達之君神遊八極幸勿笑曰我不識世間人作何等語雖然予年踰七望八在人世幾何時哉冥冥之中相見蓋有期也明年乞骸南還道錢塘江求一帆風以相送不知肯於夢中一會晤否耶其祭文畧曰嗚呼文湍剛勁之姿英邁之氣高義宏達直上薄於雲天巨眼空

濶每下視天塵世老妻南還舟次江蒞夢中彷彿如告見以風波將至既而果如所言卒免顛躓人傳君之為神蒞胥濤而享祀即其所至而徵之無乃兼司大江湖之事云云明年公薨夫人扶柩歸經錢塘時贊猶在任仍設祭江浙以戚公配享

鄱陽水神

楊慎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授翰林編修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劔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窓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笑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

神僊通紀

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擢填擁頃公卒後車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之入室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為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慎毋渡舟子方解纜欲行夫人急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絨文祭之

皇明從信錄

康澤王廟

宣德七年七月命有司祭康澤廟按廟在高郵城西北湖中神姓耿名遇德宋宗哲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為神屢見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曰康澤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暵有甘澍之應陳瑄請令有司春秋祭祀上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宜從其請

唐黃侯傳

唐石虎神武陵侯姓黃氏名師浩舊志謂侯字延應宜章

人也其先祖黃霸居江夏漢宣時為潁川守霸之

裔孫昂舉唐永泰戊申進士歷官大中大夫守連

州因卜連之松栢山居焉連地邊柳其後子孫徙

家于宜章之將水宜章縣西南五十里侯父名興文

侯生而英勇氣志不群舊志謂侯許年生嘗曰

大丈夫生當侯封萬里死當廟食百世後拜官為

都統奮身威武百戰百克竟委身以殉國難殉而

為神侯所乘雲之地在宜章臨武之間每遇風雨

則隱隱見旗馬之形聞鈺鼓之聲先是臨武人初

廟石泉宜人仰其靈因立廟于將水刻石而像之

最有神應按舊志侯石像時或自移動欲往此方

故號其廟為靈應廟按寶祐封侯勅稱靈應廟章

廟中每至夜如有士卒操演干矛刀斗徹夜乃盡

俗傳靈夜操乃初為蓋侯生平報國之志未竟其

神僊通紀

蓋故沒猶操戰教戒不忘國家也廟中有石虎暮

朝出沒不常亦數著神異按郡志靈應廟石虎神

其夜虎即見俗號侯為石虎神又以其初

以恐人及今尚然

立廟臨武也又號武陵昭德侯按寶祐勅稱武水

兩賜不外水火宋嘉定五年民大疫邑令趙彥比

迎侯脩禊虔恭身禱合境痒癢皆甦郡守以聞勅

下封廣惠侯元景定中天下大旱兵寇且作倭忽

自跳動郡人遂迎侯雪祀是歲荆湘騷動獨吾郡

兩賜時若群鼠飲迹寶祐四年柳桂歲旱兩邑人

謂臨武宜章共致禱于侯侯躍然若首肯者三須臾兩

雩然至兩郡邑皆足郴桂有司具以侯之功奏加

封廣惠靈祐侯按勅曰神之功德既無分于此疆

盛明咸淳甲子又以祈雨立應郡守誅其績以上

上特頒廟額加封廣惠靈祐顯應昭德侯

國朝宣德己酉贛寇起民間失備皆股栗亡所措

及寇臨境尚不及聞闕梁薄郊風沙倏起盜見有

神將跨虎領甲兵至閩關之聲若自天而下羣盜

皆駭相顧曰豈神耶抑郡有以禦我耶遂舉旗而

神僊通紀

走民間皆束手待俘而不知寇之退也少頃間謀

者來白其故始知之有司具以狀聞詔新構廟宇

歲具牲幣春秋二仲邑令率屬躬祭定為秩節後

郡人為立廟郴江之許亦著威靈嘉靖四十年郡

守葛公麟又重構之尋為馮夷君所墮今萬曆十

三年父老咸相集曰侯功庇吾郡乃一廟而不為

議復乎其何以分靈于將水也遂買地結廟廟全

在崇德山之左

袁子讓曰黃武陵大丈夫兩語生以義骨成之

死以忠魂踐之抑何烈烈也既以死勤事而又

能禦大菑既能禦大菑而又能捍大患祭法三

重侯皆有焉即使聖人作而議祀侯之祠亦宜

與社稷長久矣絲侯而來數將千歲而功著三

朝侯封曰錫迄于今澤猶不斬嘗聞之孟子曰

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侯名師浩蓋毅然全

是氣而歸之者也嗚呼寧惟塞天地抑亦亘古

今矣

神僊通紀

蔣子文傳

唐 羅鄴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批搏無度常自謂青骨
 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遂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
 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乃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
 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
 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可宣告百姓為
 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
 有竊祠之者其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為
 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俄而有小蟲如鹿
 神僊通紀

蚤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
 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
 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是于使使者封子文
 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廟堂
 轉號鍾山為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
 厲止息陳郡謝玉為瑯琊內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殺
 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揀著船挾
 暮來至羅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
 作此輕行大為不易可止宿也相問訊畢羅將道歸

婦上岸便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
 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
 為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
 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挾
 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
 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
 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為
 草木傷耳扶還歸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
 汝知否至家殺猪祀焉會稽鄒侯東野有女子姓吳
 神僊通紀

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有鼓舞解神者要之
 便往綠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乘船端正非常令人
 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
 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
 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洋因
 擲兩楫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
 下之嘗思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經三年望子忽
 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曾籍
 內史王縵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

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相配匹卽以其人同夢持侯遣傳教相問曰家子女並配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異常符協如一于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持侯來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赴期垂及豈谷中悔經少時並亡孫思作逆時兵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廟門木像變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

神僊通紀

蔣神助陣

異聞類記

梁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武帝命將軍曹景宗韋叡救之二將禱告於鍾山蔣神求助神報許之於是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值淮水瀑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艫擊之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中矢焚營而去諸壘上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凱還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濕泥當時之人並目覩焉

焉

中雷神傳

宋 何遠

中雷之神嘗司一家之事而陰祐於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棟趙倅家見其庄僕陳青者睡中多為陰府驅令放攝死者竟識云每奉符至准者之門則中雷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實而後蠶蠶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鬼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神僊通紀

不隨中道為山鬼推墮澗及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燭下共坐乃於母前聲喏而母畧不之應又以肘撞其婦亦不之覺忽見一白髯老人自中雷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為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真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卧澗仄老人極力自後推之且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謝於神云又奉朝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過

設茶必先酌中雷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氏曰我主人中雷神也每承主人酌茶之薦常思有以致効今故奉報也劉既悟點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對婢採蘋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則心大狼狽今當懇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神僊通紀

白金十星以為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必倦就憩枕間後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厨婢之事天帝喜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金華神記

宋 崔伯易

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今亡此集所讀由較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庶所聞

三

汴人有吳生者世為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于三

班嘉祐中罷任高郵通寓其家于治所而獨與兒子
費金繕數石下南通錢塘道出晉陵廢舟于望亭樓
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舷上頽然殊不有寢意
久之忽有緋衣被髮持刀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
女子冠玉鳳冠曳蛟綉文錦之衣顏色其麗而年十
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舫側曰此緋衣者曰可去
矣無之留也于是淚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面生
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讐也而索君
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弟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

神僊通紀

君當死其生固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
卽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歟其鬼耶
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
君為綰好竊知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
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林中不見
將掩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
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邂逅而處往者耶遂
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誠
曰母高聲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

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
無所憚懼見則必所畏矣因出劍鏡二物示之女子
曰此劍鏡耳精與鬼則畏夫劍陽物而有威者也鬼
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
而不能勝故鬼畏劍也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精亦
陰物而偽變者也以為而當至明是故畏著其形而
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畧而我知之
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
起謂生曰舟楫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談

神僊通紀

矣君後十年游華山日多置朱粉于路隅梧桐下揚
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
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
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戲飲而
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
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紫姑神傳

宋 沈括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為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而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園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天仙集行于世其書有較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多有藻斐象出金篆之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三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跡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膏以神僊通紀

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為雲氣所擁善鼓琴音調博悅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鞞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後下曰汝亦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為之傳記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迎紫姑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某與國手為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

王綸家者

子姑神記

宋 蘇軾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子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子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之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己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子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真助手中一小童子扶焉以筋畫字曰妾奇陽人也姓何氏名媚神僊通紀

字麗卿自幼知讀書為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書陽刺史嘗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于刺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道其寃且使有所識于人問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眾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曰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赫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觀何氏之生貞節

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吏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事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之錄答其意焉

神僊通紀

荊州紫姑記

沈朝煥

予卅角即好詩而束於嚴君之令苦佔畢未了久奉遺教不敢問萬曆戊戌以至使荆有閑喜著書之暇始畢力為詩孝廉傳仲執時、稱詩相過從于騷選二唐之業皆斟酌其本相與依倣而馳驟焉遂有亦適之刻其稿散落在荆十二年所矣戊申以謫守靖而仲執書相聞盛稱荆之降紫姑者歲時以草木為依授七箸布灰畫字自稱謫仙人有叩即答絢藻風流落筆妙天下街傳巷歌遠近為傾仲執從他所問

神僊通紀

得之乃予贈仲執詩也已復徧問則皆予詩也其初荆之好事家傳寫紙貴片語所落藏去為寶至欲香火祠之無不以為王府之靈寔而玄臺之烟液也及仲執發之其物遂不神而傳詩者亦稍、怠懈仲執曰昔元微之劉夢得較詩上下以私入都市聞伶人女子傳唱多者勝予之詩乃至為鬼神所傳誦手答曰紫姑假予詩能使一時傾動今予所作去荆刻覺十舍進矣而莫有稱者甚至厭惡其名故摧折擯落于獠狒瘴癘之地使其神不王而語不香豈假者固

易馮直者反難售耶子瞻之寓黃也亦有紫姑善屬
文敏捷相類特為記之大都羈旅窮愁之人易為鬼
神所調少陵稱魑魅喜人過是也又何恠焉既復仲
執因次其語以備續王行甫耳談江進之諧史後

神僊通紀

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湯顯祖

人生有而情思歡怒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
搖或一逞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蓋自鳳皇鳥獸
以至巴渝夷鬼無不能舞歌能以靈機自相轉活而
況吾人奇哉清源師演古先神聖八能千唱之節而
為此道初止變弄參鷓後稍為末泥三姑旦等雜劇
傳奇長者折至半百短者折才四耳生天生地生鬼
生神極人物之萬途攢古今之千變一白欄之上哉
色目之中無不紆徐煥眩頓挫徘徊恍然如見千秋

神僊通紀

之人發夢中之事使天下之人無敢而喜無敢而悲
或語或默或鼓或疲或端冕而聽或側弁而叱或胸
現而笑或市湧而排乃至貴倍弛傲貧嗇爭施瞽者
欲玩聾者欲聽啞者欲歎跛者欲起無情者可使有
情無聲者可使有聲寂可使喧：可使寂饑可使飽
醉可使醒行可以雷臥可以輿鄙者欲斃頑者欲鑿
可以合君臣之節可以泯父子之恩可以增長幼之
睦可以變婦之歡可以發賓友之儀可以釋怨毒之
結可以已愁積之疾可以澤庸鄙之好然則斯道

也孝子以事其親敬長而娛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
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終少者以此長外戶可以不閉
膏欲可以少營人有此聲象有此道疫癘不作天下
和平豈非以人情之大實為名教之至樂也哉予聞
清源西川灌口神也為人美好以遊戲而得道流此
教於人間訖無祠者子弟聞呵時一醪之唱囉哩哩
而已予每為恨諸生誦法孔子所在有祠佛老子弟
子各有其祠清源師魏為得道弟子盈天下不減二
氏而無祠者豈非樂之徒以其道為戲相詬病耶

神僊通紀

此道有南北南則崑山之次為海鹽吳淞音也其體
局靜好以拍為之節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聲
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為樂平為徽清陽我宜黃
譚大司馬綸聞而惡之自嘉得治兵於浙以浙人歸
教其鄉子弟能為海鹽暨大司馬死二十餘年矣食
其技者殆十餘人聚而論於予曰吾屬以此養老長
幼長世而清源祖師無祠不可予問何以大司馬從
祀乎曰不敢止以曰竇二將軍配食也予頷之而進
諸弟子語之曰汝知所以為清源祖師之道乎一汝

神廟而虛擇良師妙侶博解其辭而道領其意動則
現天地人鬼世器之變靜則思之絕父母骨肉之累
忘寢與食少者守精靈以修容長者食恬淡以修聲
為已者常自作女想為男者常欲如其人其奏之也
杭之心青雲抑之如絕絲圓好如珠環不竭如清泉
微妙之極乃至有聞而無舞目擊而道存使舞踊者
不知情之所自來賞歎者不知神之所自止若觀如
人者之欲殺僊師而秦咸池者之無忌也若然者乃
可為清源師祖之弟子進於道矣諸生且其勉之無
令太司馬長歎於夜臺曰奈何我死而此道絕也乃
為叙之以記

神僊通紀

今太司馬長歎於夜臺曰奈何我死而此道絕也乃

為叙之以記

祠山應語

齊東野語

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著龜姑誌奇驗數事於此以彰神休先子需澄江次為有力者攘去再以毗陵等三壘干祀第餘月不報先妣時留雲禱于南闕之祠有水邊消息的非遙之語及收杭信則聞霍山所祈亦得此籤越日臨汀之命下矣戊辰年鑄子甫五歲病骨蒸勢甚殆凡藥皆勿効禱籤得籤之上九云壘有三頭紛擾如虫在血執一則了退謀之鑿試投逐蟲之劑凡去蛇蝎二其色如

神僊通紀

丹即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炷香得籤云不堪疾病及東床云云是歲外舅捐館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坡橋馮氏火作次日勢亦張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皇違不自安時楊大芳潘夢得皆同居相慰勞曰巫言神語皆吉毋容輕動餘不能重決因下去就於神得五十六云遭入彈劾失官資火欲相焚盜欲窺於是挈家湖濱是夕四鼓成焦土

栢樹神

侍郎曹公時聘治河濟上以太夫人內艱還獲鹿里中無水居民出錢買大家井水公遂鑿十四井于家汲者絡繹不絕而陽宅地形從此殘破其宅旁有老栢樹一株故老相傳為千餘年物公檢曆擇日將伐取其材是夜公夢樹神託形為綠衣老人詣門告曰吾壽已千餘歲矣明公無遽相害也不聽陰譴至矣公明日起而訝曰樹果有神乎此必無之理也吾志決矣其夜老人復見夢如初曰必伐我將城而家先

神僊通紀

殛而子公大怒睡中叱之去明日早起亟召匠手持斧執鋸立時成取樹中血流地為之赤未幾長子孝廉公與夫人相次而亡一門之內無噍類矣

吳太伯廟

吳泰伯廟在東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
合年醴祈福於三讓王多圖善馬絲與女子以獻之
非其月亦無虛日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
繡畫美人捧胡琴以從其貌出于舊繪者名美人為
勝兒蓋戶牖牆壁會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正方
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之東道波
館而欠伸思寢乃就榻方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
奉屈劉生隨而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
神僊通紀

納一胡琴藝甚精而色殊麗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
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一盃
與歌遂巡酒至并獻酒物視之乃適館中祖筵者也
生飲數杯而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羅
逆發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遙風駐寒月大聲清漚
奔涵涵浪撼波翻倒漠渤小弦切切怨颺颺鬼泣神
悲低悉率側脫斜桃掣流電當胸直覺騰秋鶴漢妃
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年前事涼
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袵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

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
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為虜飲恨吞聲空
咽嗚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來華宇國門之西
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隍咫尺不能收挽粟推
車徒屹屹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
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既成劉生乘醉落
泊草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
有不樂者妬室形於坐王恃酒以全如意擊勝兒首
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繪素果有損痕歌今傳
神僊通紀

於吳中

清溪廟神

會稽趙文韶為東宮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
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
門唱西夜中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
前王曰家娘子白扶持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
還相問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
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
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
相詣豈能為一曲邪文韶即為歌草生石盤音韻清

神僊通記

暢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愁不得水願謂婢子
還取瑩葆為扶持鼓之須臾女至為酌兩三彈冷
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瑩葆腰叩
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
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闕
夜已久遂相行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
文韶亦答以銀梳白琉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
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梳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則
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
視之皆徒所見者于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華山神燈

談薈

吉安中華山有玉貞觀時見神燈點點浮空而下又
四川蓬有山燈初見不過三四點漸至數十土人呼
為聖燈眉州彭山縣岷嶽山上有天柱峰夜見五色
神燈莫知其數張道陵得道於此雅州瓦屋山峰頂
常現辟支普賢相夜有神燈太行山即道書清虛小
有天洞東曰精西曰月華旦出五色影夜則天燈
出現司馬承禎得道之所又峨眉山有聖燈每月明
之夕數十百如亂螢撲之皆木葉也廣德金牛嶺洞

神僊通記

外常現神燈南嶽衡山金簡峰即神禹得書處峯下
有聖燈巖晦夜靈光炯炯動搖如秉燈狀俗稱天燈
僧稱佛燈相傳山有珊瑚枝又云金銀氣也又華山
曰羊峰洞室空濛每逢時節即有神燈出現

江南水客傳

宋 洪邁撰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機鬼其神怪甚詭異多依岩石樹木為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獾是也李善註東京賦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作富故小人好迎致以祈無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盛衰多貶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祀賽惟謹志喜淫或為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猿猴如龍如蝦蟆體相不一皆矯捷勁健冷若冰鐵陽道壯偉婦人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羸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為巫者人指以為仙謂逢忤而病者為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臥不起如死而復甦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隳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即發狂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

女子神合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于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解本吏人曹氏居室籍入于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為所擾趙宥之女已嫁夫侍父行為所迷至白晝出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叫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瀝至黑液泆衣被中女竟死趙不納妾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常登涸欲起髻忽為橫木所串閣于屋梁上絕叫求救人為解免便得病總數日死南城尉耿君妻吳有案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咒吞符乃下鬼雖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既嫁產肉塊如紫白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絕醜惡洎長不畏寒暑霜天能溪浴翁十八郎妻虞氏年少乾道癸巳過男子每夕來同宿夫原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戶外初亦罔覺但睡醒則不在床虞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棄之溪流尋亦死饒氏婦在王家為女時已有感既嫁亦來遂見形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笑語外客至則相與

釘飯蔬菓若家人然少拂之即擲沙礫作風火置人
矢牛糞于飲食中莫不懼畏後遣歸其父母家禍乃
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十八妻周生子皆猪化
毛甚長墮地能跳擲一死一失所在黃氏妻謝夜遇
物如墓而長大逼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青物類其
父胡氏妻黃孕不產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
欲迎之不可為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氏李氏妻生
子軀幹極小面目睚眦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三
弟皆然今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丘氏妻孕十
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踔痛至徹心
不出方止後產一赤孩色如血棄之野母幸獨存宜
黃縣下潦村民表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為大蛇繳繞
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女號啼宛轉家人驚擾召巫
巫云是木客所為不可救久當自去薄暮乃解昇女
歸色萎如蠟病踰月乃瘳類狀終不復舊成痴人矣

獨脚五通傳

宋 方亮撰

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於舒州
宿松縣初以織纒自給漸至賣油總數甚家業頗厚

殆且鉅萬里人莫不致疑以為流寓窮民無由可富
會豪室遭寇劫共指為盜執送官困於拷掠具以實
告云頃者夢一脚神來言吾當發跡於此汝能謹事
我凡財物百需皆可如意明日訪居側得一殿祠問
鄰人曰舊有獨脚五郎廟今亡矣然感昨夢之異隨
力補葺嘗越兩月復夢神來曰荷爾至誠即當有以
奉報凌晨起見緡錢充塞逐日漸多遂營建華屋方
徙居之夕堂中得錢龍二條滿照皆金銀自是廣置
田土盡用其物今將十年固未嘗為盜也宰驗其非
妄即釋之吳創神祠於家及時節或月衛日必盛具
奠祭殺羊馮豕馮犬并毛血滿胃悉陳於前以三
更行禮不設燈燭家人拜禱訖不以男女長幼皆裸
身暗坐錯雜無別踰時而退常夕不閉門恐神人往
來妨碍婦女率與感接或產鬼產長子娶宦僮女不
肯隨群為亂當祭時獨不預列遂抱病與翁姑相繼
亡所積財物悉飛散四出數里之外內人咸獲之吳
氏虔叩謝畢其害乃止

石印日神

山來志

太常寺命劉德會李守之... 石印日神... 神像有風自飛... 百餘叱咤... 太常

太常

其形即聖母兄字三人... 樞元見而地大... 太常

太常長子... 太常

真武遺像

真武初曰在... 真武遺像... 真武

瑤壇寶誥全料凡例十三則

第十七冊

一經者闡示妙義... 功德之巍隆使人有儀可畏... 特增所未備彙為成書... 攝有歸按體則稱揚各得

一誥有凡本未見人必疑為偽撰... 太上所深禁其或傳之不確... 未敢輕信姑置之不錄

一有一聖而叠見者有群真而統一者間去重複

神僊通紀

餘則悉登觀總誥知糝括之大意... 嘆之難窮

一字訛句舛毫釐千里如后土以依仗為依仗... 斗以福興為興福三官以晉授為晉授... 璘訣為璘玦三茅以德溥為德博東岳以赫天為赫奕未可枚指悉從原本恭訂

一徽號顯謚帝王固重尊親報本尋原神仙豈殊... 忠孝誥中玉皇文昌玄帝俱亦聖父聖母合冠... 本尊之前以誌不忘所自

一尊之至者曰號尊卑皆受命於至尊者曰誥
啓七字文者曰呪雖一字而義列序焉非可糺
糊塞責也

一宥罪懺中真人玉女俱從玉經起見即隨彌羅
卷末不復分入別部想見經筵啓問肅肅雍雍
之盛

一官將誥少呪多誥入內篇呪入外篇誥已見而
復有呪者列為外篇重見師真亦有一二呪同
歸是卷條緒井然便於省閱

神僊通紀

一紫微勾陳係斗府二星三茅係東岳上卿温康
係東岳太保因位列四梵職在師將不復以類
張泥之

一天神降生訛傳失記今悉考証便於啓慶真仙
三教同揆故釋氏不廢焉其不及神司者神以
地殊幅員遼濶若獨誌雲間未為全備耳

一斗姥法懺蒙張大真人梓行已久惟太上感應
篇合格係摘集名家註釋配以太從仙君功過
格如不履邪徑不欺暗室以某功幾條合之以

惡為能忍作殘害以某過幾條合之刑厥將竣
流通仰候德音

甲辰中秋後二日宋思玉法名斗冲題於南
昌鐵柱宮

神僊通紀

瑤壇寶誥全科目錄

襲封嗣漢五十三代天師大真人長洪任欽定

穹窿山上真觀養元抱宣教演化清澗法師施經金編次

上清 三洞 經 錄 弟子宋斗冲採輯

卷一內篇三清聖位

三清總 玉清 再見 上清 再見 太清 再見

卷二內篇四梵聖位

玉皇聖父 玉皇聖母 玉皇 八見 天皇

星主 后土 玉經諸真 十一見

神僊通紀

卷三內篇九霄聖位

神霄 碧霄 清霄 太霄

丹霄 玉霄 琅霄 紫霄

卷四內篇聖賢聖位 景霄

孔子 三見 顏子 曾子 子思子

孟子

卷五內篇斗府聖位

斗父 斗姥 三見 太陽 太陰

南斗 北斗 再見 貪狼 巨門

祿存 文曲 廉貞 武曲

破軍 左輔 右弼 急土

天罡 本命 總星

卷六內篇文昌聖位

文昌祖母 文昌聖父 文昌聖母 文昌帝君

文昌聖后 文昌長嗣 文昌長婦 文昌次嗣

文昌公主 文昌長孫 文昌嬖孫 文昌次孫

文昌次婦

卷七內篇三官聖位

神僊通紀

三官總 天官 地官 水官

火官

卷八內篇四聖聖位

天蓬 天猷 翊聖 佑聖聖父

佑聖聖母 佑聖 三見 報恩

卷九內篇三省聖位

三省總 都省 玄省 泰省

卷十內篇師真內篇

諸天 玄女 木公 儲福定命

張留侯 鍾離祖 路真人 三茅祖師

申真人 魏元君 盧靖天師 汪火師

薩祖師 朱月字 白海瓊 呂純陽

祖元君 王祖師 王侍宸 王真君

張仙再見 潛山命 壁山真人 莫月昂

彭真人 北五祖總 南五祖總 七真總

歷代宗師 諸真總

卷十一內篇東岳聖位

東嶽聖帝 東嶽聖后 東嶽太子 東嶽上相

神僊通紀

碧霞元君 衛房聖母 增福畧福 岳府司案

卷十二內篇將神聖位

官將總 關帝再見 鄧天君 辛天君

張天君 陶天君 王靈官 方天君

馬元帥 趙元帥 温元帥 岳元帥

江東王 朱太尉 龍王 城隍

監壇總再見

卷十三外篇官將別見 以下俱呪

五雷將 朱元帥 殷太歲 陳丘二帥

康太保 鐵太保 張亭侯 高元帥

蔡元帥 楊元帥 孟元帥 關太子

楊四將軍 傅將軍 熊元帥 聶元帥

張將軍 鄒元帥 車夏二將 魯元帥

卷十四外篇師將重見

汪祖 申祖 薩祖 真武

總將 辛天君 張使者 王帥

馬帥 趙帥 温帥 關帥

方帥

神僊通紀

卷十五餘篇諸天降誕

帝真 聖賢 師祖 文昌

嶽府 十王 官將 釋門

附齋壇禁忌

瑤壇寶誥全科目錄終

三清聖位

三清總號

天寶靈寶神寶玉清上清太清一炁流行三清應化含光默默不言而普運四時知色空空無為而化生

三境大羅天上太極宮中虛無自然三清三境三寶

天尊

玉清號

玉清聖境清微天宮鬱羅蕭臺之中森羅淨泓之上

神僊通紀

現有為之梵相具無極之神通敷演真玄破無有色空之礙極提趣類絕智愚高下之分妙知難窺靈機

罔測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無量度人元始天尊

又

三界之上梵炁彌羅上極無上天中之天鬱羅蕭臺

玉山上京渺渺金闕森羅淨泓玄元一炁混沌之先

寶珠之中玄之又玄開明三景化生諸天億萬天真

無鞅數衆旋斗歷箕回度五常魏茲大範萬道之宗

大羅玉清虛無自然至真妙道元始天尊

上清號

上清真境禹餘天宮紫微瓊臺之中玄都玉京之上接元始虛皇之統系超西那玉國之根苗入黍米珠

盡挹真玄之精粹在香林苑屢談秘要之筌蹄妙德

難思神通莫擬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無量度人靈寶

天尊

又

居上清境號靈寶君祖劫化生九萬九千餘梵炁亦

書煥發六百六十八真文因混沌赤文而開九霄紀

神僊通紀

元洞玉曆而分五劫天經地緯魏乎造化之宗樞陰機陽卓爾雷霆之祖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玉宸道君

靈寶天尊

太清號

太清仙境大赤天宮魏魏金闕之高渺渺重霄之上

降生於無量數劫說法於萬二千天五千秘言融三

才之妙道八十餘度接六趣之衆生聖德崇高玄功

廣博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無量度人降生天尊

又

隨方設教歷劫度人為皇者師帝者師王者師假名
易號立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隱顯凡總千二百
之官君包萬億重之梵炁化行今古著道德凡五千
言主握陰陽命雷霆用九五數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瑤壇寶誥全科卷二 內篇

四梵聖位

玉皇聖父號

妙有真境彌羅上宮曩示現國王之身即根本帝尊

神僊通紀

之質始相湛寂實至玄至妙以難言嗣位繼傳妙無
等無倫而相踵聖父之慈悲父至尊之最上尊稱讚
難窮皈依莫盡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光嚴妙樂國王
聖父天尊

玉皇聖母號

妙有真境彌羅內宮慈顏烜春日之和懿範凜秋霜
之肅純全梵炁先天地以素存化現妙身歷后妃而
示應具一炁胚胎之始寓帝身生化之殊萬化祖根
衆生慈母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寶月光皇后聖母君

玉皇號

紫金闕白玉玉京住妙有之境中處玄真之天上
功成道備故妙相卓冠於諸天心廣體胖故慈光偏
燭於三界位尊而上極無上道妙而玄之又玄真聖
宗師天人依仗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穹蒼聖主玉皇
大天尊

又

太上彌羅無上天妙有玄真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
清宮無極無上聖廓落發光明寂寂號無宗玄範總

神僊通紀

十方湛寂真常道恢漠大神通玉皇大天尊玄穹高
上帝

又

光嚴國內妙樂土中聖母疑神夢於虛無道君授玉
質於恍惚慈愛和遜勿貪萬乘之尊榮忍辱仁柔不
憚億劫之脩累功高無比德重難踰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現無量功德之身玉皇大天尊

又

尊居帝位高處天宮徧遊於一切白玉京中普現於

十方黃金闕內定而能應去來自在以無拘合而可分變化圓通而莫測演清淨解脫之道齊沉迷憂苦之徒自然而非識可識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現清淨自然之身玉皇大天尊

又

昔為王嗣苦建玄功三千餘劫之修行有如一日億萬生靈之極度廣及十方雜法身由胎臟之胚暉諒聖體由道原之變化不壞不滅存亡存存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現神明堅固不壞真空無上法身玉皇大

神僊通紀

天尊

又

清微天上太玄玉都知時至而舉六神通分法身而徧十方界無邊明鏡上天下地悉昭融出大妙音六道四生皆解脫表以放光之瑞相明茲本行之勝因蕩蕩難名巍巍無上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分身應化玉皇大天尊

又

北極真空尊居無上本行皆難行之苦行是身即清

淨之道身棄國出家施財寶而捨血肉濟幽及顯宣正化而揚神功教菩薩而悟大乘證金仙而入妙道為慈悲父成大丈夫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玉帝化身清淨覺王如來

又

穹蒼真老妙圓清淨智慧辨才至道至尊三界師混元祖無能勝主四生慈父高天上聖大慈仁者十號圓滿萬德周身無量度人拔生死苦妙見妙知無等無倫湛寂真靜存亡存上聖上靈大神通光明藏大丈夫開化人天教導無窮大慈大悲流煥法輪諸

神僊通紀

佛聖師萬天帝主示三十種功德蔭十二名法身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

天皇號

紫微宸極勾陳天宮九光寶苑之中五炁玄都之上體元皇而佐司玄化總兩極而共理三才主持兵革之權衡廣推大德統御星辰之躔次毋失常經上象巍巍真元恢漠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勾陳上宮天皇大帝

星主號

大羅天闕紫微星宮尊居北極之高位正中天之上
佛號金輪熾盛道稱玉斗元尊璇璣玉衡齊七政總
天經地緯日月星宿約四時行黃道紫垣萬象宗師
諸天統御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萬星教主無極元皇
中天紫微北極大帝

后土號

九華玉闕七寶皇房承天稟命之期主陰執陽之柄
道推尊而含弘光大德數蕃於柔順利貞效法昊天
根本育坤元之美流形品物生成施母道之仁嶽瀆

神僊通紀

是依山川咸伏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承天效法后土
皇地祇

玉經諸真誥

清微境內寶蓋會中憂世同心越班俱起究邪障隔
礙之因得惡趣報應之故敷宣妙義屢難寶經難逢
為說偈言切戒至道輕泄持誦證十二真身供養獲
三十功德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慈悲度厄真人尋聲
救苦真人濟生度死真萬福護身真人

又

清微天中勝會道場馭八景鸞輿詣七寶玄苑承玉
帝神威花成寶蓋奏玄歌妙樂香噴法筵幽顯聖凡
溥霑德澤天人神鬼咸被慈光門五品而先一品居
九天之第八天啓白元尊稱揚上帝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經筵啓問高虛清明天主帝君

又

清微境內寶蓋會中憫凡夫短景悲劫運將傾請披
靈蘊詣金闕而諮禁戒之儀恭對慈顏出玉篇而受
光明之呪安鎮神靈生成兆庶捧帝圖之秘簡保萬

神僊通紀

炁以長存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天地始祖五老上帝
天尊

又

清微境內寶蓋會中啓金闕元尊詢玉皇功德一心
瞻仰歎至道之難聞十號讚揚欣慈顏之希有天寶
靈符十方三界盡霑恩玉律金科六道四生皆藉福
衆聖騰歡諸天共慶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法筵啓問
玉虛上帝

又

清微境內寶蓋會中為衆生開利益之門感上帝興
方便之意恩覃三界一切苦難盡消除命救十方凡
有持經皆獲護巍巍大範無極無窮豐豐歌辭難思
難議申揚秘密法言普令清衆感悟大悲大願大聖
經筵繼問昊天上帝

又

清微天上寶蓋會中誕生浩劫之初輔翊玉清之化
得元炁而為體掌神呪於靈都一丈天書累經劫運
以不毀五方雲篆隨置混濁而愈清發露機緘源流

神僊通紀

符印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自然大仙天真皇人

又

清微天中光明座下為度羣生現殊妙形體曾蒙太
上示明了法門遊聖域而聽法音侍御前而經億劫
以大慈心大悲心覆護下民同清淨信清淨解成無
上道身香所及衆願悉成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夜光
玉女一切元君

又

清微境內寶蓋會中從十方而來親知至理之本同

飛香旋逸謹傾心而作頌雨花徧覆敬稽首以颺言
聞無上真宗含靈溥福播玄微妙法罪業悉消大悲
大願大聖大慈四衆八部大乘菩薩梵天一切真仙

又

清微天中光明座下親究於不二法門之旨侍宸於
舉六通力之先揚烟散花有北靈童玉女清齋建節
無量飛天神王讚詠浮空流霞徧照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九十萬人諸真聖衆侍衛左右妙行真人

又

神僊通紀

清微天上寶蓋會中班同來會十方名在真經四品
聆方便利益之事俱發弘願推覆護受持之意如愛
己身總三光五嶽羣真極天上下衆聖大悲大願
大聖大慈遵奉帝勅護持經人周流法界神仙兵馬
無鞅聖衆

又

清微天上寶蓋會中嘗面覩於慈光亦親聆於妙法
以本行經教萬代傳流俾後世民生一心持誦惟聖
聖相承之師匠使源源不絕於人天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傳經示懺歷代祖師神仙聖衆

瑤壇寶誥全科卷三 內篇

九霄聖位

神霄號

高上神霄府凝神煥照宮會元始祖炁以分真應妙
道虛無而開化位乎九霄之上統理諸天總乎十極
之中宰制萬化宣金符而垂光濟苦施惠澤而履貧
兆民恩溥乾元仁敷浩劫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玉清
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統天元聖天尊

神霄通紀

碧霄號

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嚴宮七寶芳華林九色蓮花座
萬真環拱內百億瑞光中玉清靈寶尊應化玄元始
浩劫垂慈濟大千并露門妙道真身紫金瑞相隨機
赴感誓願無邊大聖大悲大願十方化號普救
衆生億億劫中度人無量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青玄上帝

青霄號

九天應元府無上玉清王化形而滿十方談道而跌

九鳳三十六天之上閱寶笈考獲書千五百劫之先

位正真權大化手舉金光如意宣說玉樞寶經不順
化作微塵發號疾如風火以清淨心而弘大願以智
慧力而伏諸魔總司五雷運心三界群生父萬靈師
大聖大慈至皇至道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太霄號

高上太霄景六天洞淵宮瑞相端嚴現光明於碧落
之境真身廣博敷妙澤於種民之天遏五府之魔靈
蕩萬方之障厲濟民生於仁壽撫治化於希夷收瘟

神霄通紀

玉霄號

攝毒起死回生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高上太霄洞淵
大帝崆峒應感天尊
高上玉霄府雷霆玉樞宮三境分真九天演化光會
大羅之表神通浩劫之天極水旱於下方驅蝗虫於
歷劫發宏誓願利濟衆生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高上
玉霄玉樞大帝除災濟物天尊

琅霄號

高上琅霄碧玉大帝三境應化大開紫微文運九宸

垂象溥濟蒼生億劫神通變化顯於五濁亂世色相
端嚴冠乎諸天聖景察人善惡玉札徽紀功過制魔
獬狻玃將吏憂忡虛空有盡願力無窮大悲大願
大聖大慈高上琅霄碧玉大帝保制劫運天尊

紫霄號

高上紫霄府九天掌水司主綠波擎天巨浪運紫炁
密旨緘封海炁昇騰紫虛雲霧變百川雨澍碧落
箕畢洋洋長鯨鼓浪闕撼折崑崙脩羅隔日啞以
奮怒豐隆神通有願利濟無窮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神僊通紀

高上紫霄綠波天主普施法雨天尊

景霄號

高上景霄府九天採訪宮體佐三天闕陸主持十二
天曹遍遊於一切世界隱顯莫測採訪於十方國土
變化無窮威靈赫赫宣行上天之號令聖德昭昭接
救下土之凡愚說法無量億劫度人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高上景霄採訪帝君保運妙化天尊

丹霄號

高上丹霄隸元上府朱宮絳闕毓神光於浩劫之天

賢木鸞林現瑞相於太清之景運大化慈悲之道降
真精靈籙之機削死註生廣天地一元之德陶魂鑄
魄回幽明萬彙之生煥發陽明普流陰景大悲大願
大聖大慈高上丹霄可韓帝君朱陵度命天尊

聖賢聖位

孔聖誥

昔降生於周末應禱尼靈今主宰於皇朝維持聖治
德泰太極道集大成爲百世之儒師作生民之教主

神僊通紀

母意母必毋固毋我刪詩定書繫易作禮在在應春
秋之化方方持孝義之經大悲大願大聖大仁大成
至聖文宣王與儒盛世天尊

又

杏壇師席泮水儒顏稟天縱之多能傳道心於一貫
立太極而開天闢地集大成而玉振金聲作君臣父
子之典型爲仁義禮智之宗主扶生萬世立極後天
孔門先聖先師無量洞空大帝文儒廣化天尊

又

道大莫容人弘難量特降生於周末迺主宰乎春秋
生民未有紹皇帝王三統獨擅素王博學無名貫天
地人三才尊稱孔子致廣大盡精微洋洋其德律天
時襲水土浩浩其天何思何慮感而遂通何述何言
行而自與乾坤有盡吾道無窮日月常明聖功罔測
大悲大願大聖大成先師孔子佛號儒童菩薩道稱
玄穆天尊

顏子誥

四科必先德行三月而不違仁無伐善無施勞立志
神僊通紀

未嘗自滿不遷怒不貳過克己洞悉淵微啓同學之
弗如聞一知十惟聖心之默契用舍行藏簞瓢陋巷
樂道不憂俎豆絃歌配祀無數大孝大仁先賢顏子
追封復聖究國公

曾子誥

紹家學於沂陰奉明師於闕里盡忠推恕悟一貫之
心傳明德新民啓十章之傳意事親而能養志孝德
巍巍力學而尚省嘉脩翼翼示哀矜之良訓垂弘毅
之名言學校尊崇古今希有大孝大仁先賢曾子追

封宗聖邱國公

子思子誥

演祖訓于中庸邈道源于天命致中和而位育造化
教本無私推慎獨而戒懼踏聞性原常一天道人道
述者明作者之心大德小德後人紹前人之訓傳
三十三篇之緒言享百萬斯年之俎豆弘勁溥博
聖教淵微大孝大仁先賢子思子追封述聖沂國
公

神僊通紀

新述聖濟圖卷

孟子誥

降生鄒澤之地私淑洙泗之門遊齊遊梁行道回千里之轍攻楊攻墨風教立百世之綱養氣知言斥動心以衛道仁內義外原性善以闢邪薄管仲而不為尊孔子而願學七篇垂教萬古登禋大孝大仁先賢孟子追封亞聖鄒國公

瑤壇寶誥全科卷五 內篇

星斗聖位

神僊通紀

斗父誥

尊居萬乘道貫三才龍御北辰位正玄都之上鳳台西域運合紫微之中天人孕秀玉華池感金蓮之九苞聖母結胎生竺國現玉相於中天紀綱造化而統制乾坤掌握陰陽而運行日月聖父乃九皇之父國皇乃萬象之皇率土蒼生咸蒙化育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斗父龍漢祖叔周御國王天尊

斗姥誥

西天竺國大智光中真空妙相法王師無上玄元天

母主金光燦處日月潛輝寶杵旋時鬼神失色顯靈蹤於塵世衛聖駕於閻浮衆生有難若稱名大士尋聲來救苦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聖德巨光天后摩利支天大聖圓明道姥天尊

又

天上脩羅交戰日人間劫火洞燃時四頭應化顯神通八臂垂雄施道力常遊日月二宮前獨救刀兵三界內威光赫奕妙相圓融接引衆生超離諸苦太虛有盡本願無窮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雷祖大帝

神僊通紀

日宮太陽帝君月府太陰皇君聖惠先天斗姥紫光金尊聖德奎光天后摩利支天大法王無上玄元大行梵炁天父天母天皇大帝圓明道姥天尊

又

一炁梵天三光聖母駕遊日月二宮前勅賜雷霆大法主威光赫奕妙相圓融接引衆生超離諸苦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聖德巨光天后圓明道姥天尊

太陽誥

乾健離明一元運陰陽之表大有同人三辰列經緯

之中東出扶桑上贊襄於三天西入蒙圮下照臨于
九淵升天中白玉之真星斗避舍輪空谷紫金之象
皓魄沉光古今不息天人共仰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日宮太陽主雷帝君照臨三界天尊

太陰誥

太素皓質太乙水姿彌綸天紀萬象森羅於紫虛照
臨民生眾星環拱於碧漢推雲龍而俯邁駕斗駟以
高征碧光玲瓏浮游空洞之中珠靈璀璨經歷滄海
之內古今一致晦朔迥然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月府

神僊通紀

太陰主靈皇君照臨萬國天尊

南辰誥

三炁天中九霄境上宰衡火帝而陶鑄群生黜陟陽
宮而生成萬物司命司祿典赤文綠字之書保命保
生護皓髮蒼顏之老掌度厄而鍊魂綜大理而監簿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南斗六司大慈延壽星君

北斗誥

紫微垣內璇璣宮中橐籥陰陽正天心之順度燮調
綱紀保曆數之常經上為造化之陶鎔下作人身之

主宰宣威三界統御萬靈有情皆賴於生成無物不
歸於掌握消災消難延福延齡大聖大慈至皇至道
中天大聖北斗九皇延生解厄上道星君七元真宰
天尊

又

紫光毓秀皇極分元為造化之樞機作神人之主宰
宣威三界統御萬靈至道至尊大明大德中天北斗
九皇九尊延生解厄大聖福興助善天尊

貪狼誥

神僊通紀

紫微垣內天元宮中璇璣玉衡建之以齊七政瑤池
金鑑布之以鎮萬方正天度於台垣拯生民於水火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大聖北斗第一陽明貪狼
大道星君

巨門誥

紫微垣內地元宮中陰陽下民惟神極之少妙股肱
上帝非聖德而孰能幹天星於指掌之中歛地煞於
魁星之下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大聖北斗第二
陰精巨門大道星君

祿存誥

紫微垣內日元宮中陶冶陰陽眷群生於下土循環晝夜理次舍於周天無願不成有災即解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大聖北斗第三真人祿存大道星君

文曲誥

紫微垣內月元宮中文武聖神周鑄之邦本聰明睿智黃老之規模開拓輿圖作興人物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大聖北斗第四玄冥文曲大道星君

廉貞誥

神僊通紀

紫微垣內江元宮中執轍中天懋德丕降於分野幹旋萬化功成嚴美於星垣捍厄消災致祥祛疹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大聖北斗第五丹元廉貞大道星君

武曲誥

紫微垣內河元宮中光動三垣眾曜燦珠璣之色景涵太乙淨泓連玉鑑之秋作民物之皈依為陰陽之宗主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大聖北斗第六北極武曲大道星君

破軍誥

紫微垣內海元宮中玉軸旋空普掃群陰之跡金鈴布斗暗消六害之災昭布天恩默扶道化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大聖北斗第七天闕破軍大道星君

左輔誥

紫微垣內帝席宮中斗柄迴旋運冠戰刑冲之厄星光合照發康寧富壽之祥垂象有孚靈光罔間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大聖北斗第八洞明左輔大道星君

神僊通紀

右弼誥

紫微垣內上尊宮中位應三台統攝鬼神之部功調七政權衡化理之機一視同仁普滋萬彙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大聖北斗第九隱光右弼大道星君

急斗誥

紫微垣內梵炁宮中操回死注生之權掌消災度厄之厄仰體法王而尋聲救苦總持司命而益算延年神通捷疾為禍福之樞機報應昭彰作陰陽之主宰道梵彌羅群生履育無求不應有願即從大悲大願

大聖大慈北極中天急斗大道星君

天罡誥

混元帝主無極星尊龍卧降中鳳翔蜀境魚復江邊
八陣按八部之風雷紫霄府內三編壯三才之日月
身超色界浩浩龍漢以前命托蓮臺飄飄九品而上
星符在掌揮羽扇作花潮雷令當胸化綸中為寶鬘
傳道以扶末劫選仙以救蒼生大悲大願大聖大仁
天罡節度大帝善妙光王菩薩感應玄妙天尊

本命誥

神僊通紀

紫微垣內南極宮中每歲一臨於凡世通功勞生我
之辰流年六度降人間正高上賦形之日作人生之
主宰為造化之樞機判人間善惡之期司陰府是非
之目五行共稟七政同科凡有祈禱無不應驗大悲
大願大聖大慈生日本命元辰大道星君

總星誥

高高圓蓋渺渺大羅紫微位北極之上勾陳居內座
之中日帝月皇定晨昏而有淮南辰北斗司生殺以
無差五星列照四曜分明二帝隱于天階三垣朝于

帝座周分二十八宿總成三十二天三台並隨于斗

極天罡專主於雷門十二宮辰天輪運轉六十甲子
星紀回旋命主既分於所屬胎生不離于元辰明星
暗曜正照旁臨玉宇連珠而有象紫霄合璧以無停
端拱紫微循行黃道森羅萬象列宿群星金井玉衡
之主宰銀河碧漢之真司本命元辰運限祿馬周天
纏度列曜星君

瑤壇寶誥全科卷六內篇

文昌聖位

神僊通紀

文昌聖祖母誥

始青天上元命化初一炁未滿含七曲真元之粹九
天肇始包三光精體之全鸞機無朕兆之可名鶴質
仰清高而莫議先天先地之慈母不古不今之婉容
陽回十月五日之春教演三綱五常之祖壽綿長壽
形賦元形再觀本行集之跋經莫測始青天之證道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七曲初劫賦形先天長生壽母
大極元君

文昌聖父誥

桂香內殿文昌上宮道體混成含九十餘生之化真
元未露儲三萬六十之精開後天不老之鸞書本青
霄莫測之熊夢神父之大慈父至人之上善人脈壽
三綱五常之根心包百行萬善之體皈依莫盡稱贊
何忘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七曲神父顯慶慈佑仁裕
令德王證果長壽王菩薩儲真衍慶天尊

文昌聖母誥

桂香內殿文昌上宮淑質春和含太真之淑氣清光
秋湛蘊七夕之清輝包龍象於未滿隱鸞機於不露

神僊通紀

劍泉之大慈母蓬萊之上善人產萬世之綱常生九
天之名教皈依莫盡稱讚何忘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七曲神母昭德積慶慈淑恭惠太后證果寶光菩薩
嗣慶儲祥元君

文昌帝君誥

桂香內殿文昌上宮九十八生種善果於詩書之圃
百千萬化培桂根於陰陽之田自雷杼炳靈於鳳山
至如意儲祥於鰲岫開人心必本於篤親之孝壽國
厥必先於致主之忠應夢保生垂慈憫苦大仁大孝

大聖大慈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救劫大慈悲更生
永命天尊

又

金闕上相檢校太史混元內輔玉清上聖大都督府
都統三界陰兵行便宜事管天地水三界獄事收五
嶽四瀆真形虎符龍券總諸天星曜判桂祿嗣籍上
仙英顯元皇真人司祿職貢舉真君洞照通真先生
編脩飛仙列籍掌混元造化輪迴六道救苦救難慈
尊玉清內境清淨道真身現紫雲巖手持如意杖統

神僊通紀

御萬靈普濟諸苦大仁大孝大聖大慈無上不驕樂
天帝都統混天誠心接物萬天教主隨願慈應天尊
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開化主宰長樂永佑靈應大天
帝君掌五湖四海總十二河源水府運使澄真正觀
注祿定籍寶光慈應治世顯道保安拔罪更生永命
扶危濟苦消劫行化純一顯應天尊

又

不驕帝境玉真慶宮現九十八化之行藏顯億千萬
種之神異飛鸞開化於在在如意救劫以生生至孝

至仁功存乎儒道釋教不驕不樂職盡乎天地水官
功德難量威靈莫測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輔元
開化主宰司祿職貢舉真君七曲靈應保德弘仁大
帝談經演消劫行更生永命天尊

文昌聖后誥

桂香內殿文昌內宮懿範冰清掬九天之霽月仁心
春粹扇七曲之家風婉儀日侍於親闈慈淑天全於
母道上下一堂之和氣古今萬世之春臺應夢儲祥
因心演化大仁大孝大聖大慈恭順淑應德惠昭懿
神僊通紀

皇后證果定應菩薩冲和洞妙元君

文昌長嗣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聖德慈祥一念嗣家聲之脉神
功顯著九天寬帝父之心戲綵雲巖詳無體無聲之
禮樂問安月窟傳有典有則之箕裘錫五福於生生
仁孝之家榜三元於奕奕詩書之裔因心立教應夢
儲祥至仁至孝至聖至慈聖長子嗣德履孝王演化
清微天帝文昌行慶真君

文昌長婦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淑質春柔粹婉容於侍問貞心
玉潔儼懿範之清高相成震長之家聲默識允和之
闡則教流愷悌化洽冲和應夢儲祥因心積慶至仁
至孝至聖至慈聖長子婦善順顯懿循孝夫人元真
妙洞真妃文昌靜應天君

文昌次嗣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父子一家全克孝克慈之道君
臣千載盡止仁止敬之心模範人天本綱常而立教
準絕世道根詩禮之趨庭幹蠱於陰陽之天福護於

神僊通紀

行執之圃因心演化應夢儲祥至仁至孝至聖至慈
聖次子昌德立孝王演化妙成天帝文昌司祿真君

文昌次婦誥

桂香內殿文昌輔宮孝德謙柔稟一元之淑質貞心
坤順婉七曲之閨儀五婦嶺前揭問安之華典三朝
水上流積慶之清源應夢儲祥因心應化至仁至孝
至聖至慈聖次子婦順助惠懿克孝夫人玉真洞應
真妃文昌嗣慶天君

文昌公主誥

桂香內殿文昌內宮瞻魄凝祥根父天之慈愛鸞心
欽福陶母德之雍和霜姿雪質之清不物於物春分
秋月之抱自天其天內觀萬境之空幻得九天之道
心清莫議德婉難名至仁至孝至聖至慈叔真妙靖
懿孝公主洞元真人文昌萬壽天君

文昌長孫誥

桂香內殿文昌內宮凜凜天姿道矩肅家聲之粹挺
挺風烈仁聲流化洽之新雷霆間發於春和人人開
悟雨露旁周於天表物物生成應念儲祥炳靈應夢
神僊通紀

文昌長孫婦誥

至仁至孝至聖至慈聖長孫紹應昭靈至孝侯寶華
月滿天君文昌積慶真人
桂香內殿文昌內宮聖質天姿粹出春風之抱仙標
道矩豁開秋月之明四世一堂印印闈儀之雍肅百
行萬善天天家慶之精祥應夢炳靈隨機演化至仁
至孝至聖至慈聖長孫婦淑應紹孝夫人玄真靜素
真君文昌積慶天君

文昌次孫誥

桂香內殿文昌內宮談笑春風字字仁心之發育動
容和氣言言家法之流傳子承聖子之心根培陰蔭
孫繼神孫之體果證真仙應夢儲祥因心立教至仁
至孝至聖至慈聖次孫承應昭靈順孝侯祖德妙清
天君文昌襲慶真人

文昌次孫婦誥

桂香內殿文昌內宮玉質金姿父母毓栽培之地恩
光化日子孫綿嗣續之天生根榮陰蔭之根內資相
警休命續衣冠之命婉出相成應夢儲祥隨機演化
神僊通紀

三元聖位

三官總誥

至仁至孝至聖至慈聖次孫婦惠應體孝夫人真元
育粹真君文昌襲慶天君
瑤壇寶誥全科卷七內篇
惟三聖人乃一太極晉授浩劫家之命品膺無量品
之褒紫微清虛洞陰總領功過賜福赦罪解厄普濟
存亡道貫諸天恩覃三界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三元
三品三官大帝三官九府三百六十應感天尊

天官誥

玄都元陽紫微宮中部三十六曹偕九千萬眾考較大千世界之內錄籍十方國土之中福被萬靈主衆生善惡之籍恩覃三界致諸仙升降之私除無妄之災解釋宿殃脫生死之趣救拔幽苦群生是賴蠢動咸康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上元九炁賜福天官曜靈元陽大帝紫微帝君

地官誥

青靈洞陽北都宮中部四十二曹偕九千萬眾主管神僊通紀
十方九地掌握五嶽八極四維吐納陰陽覈男女善惡青黑之籍慈育天地考衆生錄籍福福之名法原浩大而能離九幽浩劫垂光而能消萬罪群生父母存沒靈恩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元比炁赦罪地官洞靈清虛大帝青靈帝君

水官誥

陽谷洞元青華宮中部四十二曹偕九千萬眾掌管江湖水帝萬靈之事水災大會劫數之期正一法王掌長夜死鬼鬼神之籍無為教主錄衆生功過罪福

之由上解天災度業滿之靈下濟幽閻分人鬼之道存亡皆泰利濟無窮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下元五炁解厄水官金靈洞陰大帝賜谷帝君

火官誥

乾元四品考較火官運符軋健德合離明居太陽丹天之中統左府注生之籍盛德在火炎帝持衡功參佐於三元氣運行於四極駕赤龍而行南陸昭明榮感之功燭朱陵而顯丹臺煥赫文昌之府輝輝朗耀炳炳照臨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赤皇上品三炁火官洞陽大帝炎帝真君南丹紀壽天尊
神僊通紀
瑤壇寶誥全科卷八內篇

四聖聖位

天蓬誥

六龍陞右九虎闕中現三頭六臂之威容運七政八靈之洪造帝鍾絕震萬聖齊臨斧鉞輕揮群魔孽滅神威赫赫常救護於衆生真性巍巍誓永興於正道劈尸千里斬鬼五形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通天祈祐延祥滌厄保身寧家北極天蓬八十一軍大元帥護

國消魔真君證法靈應普護天尊

天猷誥

妙有天中六龍殿右領天罡之次帥列地壘之諸侯
憫凡庸迷謬以喪真仰聖相大光而作序讚讀諸天
之隱韻敷揚大梵之仙章俯憐崇奉之忱大賜護持
之力雲隨步發海逐身流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通天
祈祐延祥滌厄滋育身命北極天猷大元帥普化大
地真君證果冲和應善天尊

羽聖誥

神僊通紀

帝闡功成天廷位列總三洞五雷之號令掌八天九
地之權衡愍造化之樞機憐真仙之將吏無邪不斬
何鬼敢當攝大力之妖魔逐流星之芒怪光華日月
威鎮乾坤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通天祈祐延祥滌厄
護持身命北極羽聖黑帥大元帥儲慶保德真君證
果遊行三界天尊

佑聖聖父誥

太玄聖境羅浮上宮昔居王位之尊益體乾元之大
示先天之始相誕玄聖之尊身標準家人承前王功

德之緒彰明父道肇億劫香火之基一子飛昇諸天
讚仰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聖父淨樂國王明真大帝

佑聖聖母誥

太玄聖境羅浮內宮昔隆王后之稱素著坤元之德
吞日光而孕秀應神夢以誕仙真聖本根沂澄源而
有自衆生元母廣厚載以無疆福惠難量稱揚莫盡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聖母善勝皇后瓊真上僊

佑聖誥

北方境內玄武位中始從金闕以化身終輔玉皇而
神僊通紀

斷惡脩真學道功成於四十二年拯世度人澤被於
億千萬劫有祈皆應無願不從威德稱遂於乾坤願
力洪深於海嶽功過必察賞罰無私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玄武助順靈應真人玉虛師相玄天元聖仁威
上帝終劫救苦天尊

又

北方太玄寂湛天大梵龍阿境天一長生闕瓊極紫
瑤宮體道凝玄變真離相化生萬億普見諸方太極
真宗太玄慈父洞神金闕祖普光弘濟尊靈通太妙

仙八威九光聖執洞玄帝心印東冥陰斗極符統玄
武右弼司判左領勝府院大弘慈願變現威神誓斷
妖魔救護群品匡扶劫運保濟國民威德無遠神通
浩博受蒼胡頡齋持檀熾鈞音萬行周圓十通滿證
聖師聖帥紫極元皇玄天神威上帝終劫濟苦天尊

又

混元六天傳法教主脩真悟道濟度群迷普為衆生
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
三元都總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大將軍

神僊通紀

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慎運直君
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

報恩誥

玄元應化武曲分真垂念我等衆生有相脫生父母
懷胎十月乳哺三年辛苦百千慇懃寸念憐我父母
日漸衰朽我今持念平等悉滅嶮峻貪嗔禮帝為師
祈恩報本願我現在父母福壽增延過去父母早得
超生大聖大慈大仁大孝八十二化報恩教主佑聖
真武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終劫

濟苦天尊

瑤壇寶誥全科卷九內篇

三省聖位

三省總誥

玉清高聖虛皇至真混元仙主應化分靈含直體道
功行圓成驅雷役電福國康民輔佐忠孝滅罪延齡
華蓋祖師人天教主僉書雷霆三省上相金闕上仙
孚佑顯靈超應護國真君九天掌祿上卿高玄上帝
妙道教主三五飛步正佐鈔靈冲應太虛真君南極

神僊通紀

注生仙卿玄明上帝充誠教主九一上清顯佑感靈
誠應鈔遠真君北極考較仙卿大明上帝三境化身
天尊

都省誥

本來南土上沂蜀都先獲黃帝九鼎之丹書後事老
君兩度於玉局千軸得脩真之要一時成吐納之功
法錄全成受盟威品而結璘訣正邪兩辨奪福庭治
而化醜泉德就大丹道齊七政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三天扶教輔元體道大法天師雷霆都省恭玄上相

都天大法主正一冲玄神化静應顯佑真君六合無窮高明大帝降魔護道天尊

玄省誥

天台得道閣皂成真昔受東華復傳西蜀詔命玉京金闕位登太極仙班慈憐拯拔於沉淪恩念普資於苦蕘葛天氏遺風顯著勾漏令丹砂具存括蒼任遊羅浮乃止脩閒玉笥脩理金書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太上玉京東吳太極左宮仙翁雷霆玄省天機內相玉虛紫靈普化玄靜常道冲應字佑真君垂恩廣救神僊通紀

慈悲大帝度人無量天尊

泰省誥

混元始祖一炁分真多劫之前積脩至道勤苦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斯歷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仰宜有甄陞大悲大願大孝大仁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雷霆泰省天樞伏魔上相至道玄應神功妙濟掌九天司職太乙定命注生真君三天按察都檢校普奏諫議大夫天醫大帝度人祖師淨明普化天尊

瑤壇寶誥全科卷十 內篇

師真聖位

諸天誥

諸天尊諸天天帝虛皇高尊無鞅聖衆聖化淵淪包太空而罔外神功混洞羅元始以開光道乘覆載之外神泮陰陽之表談經說法煥金書於碧落立科啓教呈玉宇於玄虛布令風雨宣德雷霆常賜常雨鼓六炁以無私時陰時陽妙五行而有慶高山峻岳因祖密施橐籥長江大海亦臻化育生成德極六合神僊通紀

惠流九幽凡切切以皈投必昭昭而感應大願大悲大聖大慈諸天高真虛皇上帝三十六部尊經無量度人三十二天上帝天曹地府洞天福地龍宮岱岳陽靈主宰十極靈寶五方五老梵炁天尊

玄女誥

法嗣混元職掌蓬萊九鳳珠冠雙龍霞帔龍輿鳳輦赴蟠桃騰雲駕來太虛詩詞歌賦文而禦寇能勇韜畧兵機武而撫下能仁爲玄闕之主宰作後學之梯航指顧丁甲而玩弄造化掌握雷霆而顛倒陰陽行

此難信之法能為稀有之事五濁亂世歷劫度人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祖師蓬萊啟教九天玄女六甲六丁飛仙聖母至極神武元君大闡玄化天尊

木公誥

始青靈秀虛白統宗生而聖神自本自根童體化以玄妙惟精惟一道君主混沌而宰鴻濛濛制乾坤而運日月三百六洞天歸掌握仙範尊嚴千萬億變現闡真風珠光顯奕蒼胡頤寶檀熾鈞旨洞章俱屬金言斗極皆其梵无並育大慈父先地先天普濟總法王

神僊通紀

儲福定命真君誥

共瞻共仰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微太真玉保王金闕上相東海扶桑方諸宮東華木公青童帝君

張留侯誥

股肱佐漢家世相韓棹三寸舌而為帝者師受一編書而作人中傑身不勞於汗馬名已著於奇書向遇黃石公即根本神仙之地後從赤松子乃飛昇大有之庭眷隆上相之尊嚴位正天仙之鎮重啟三洞真經之詳演膺九光寶節之寵褒萬古敷揚諸天讚重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授經主宰道高聖邁上上大德尊天帝法主道君天尊

鍾離祖誥

神僊通紀

道尊德貴陰盡陽純捉烏兔為藥材把乾坤為鼎器飛身辭虎帳高隱終南謝世攬荷衣傳心澧水雙鬢榭葉人間有都散漢之稱隻鶴丹經天上被太極仙之號脩真羊角紹總崑崙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祖師正陽開悟傳道主教帝君

路真人誥

誕生漢室錫號晉朝惟布炁以降邪曾吞虎而救世曾玉霄洞清之法傳玄壇內教之經掌雷府刑行都督府便宜之事振天師職并紫微天佑之班判洞陽宮主混元教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無極真元清皇上

帝九天保冊司命天尊

三茅祖師誥

天人道德仙聖真師孝弟通於神明恩澤被於家國
隱恒山而悟道棲句曲以昇仙主岱宗恒霍之山職
赤城華陽之洞劫運陰陽而統幹雷霆水澤以奠司
接二弟之英姿授登真之秘訣咸領神仙之籍共膺
玉策之榮德溥幽明恩沾普率隨機赴感誓願弘深
泰玄妙道冲虛聖佑真應真君地仙上真定錄右禁
冲靜德佑訂應真君地仙至尊三官保命冲慈仁佑
神僊通紀

神應真君九天司命上卿三茅應化天尊

申真人誥

三天賜號紫蓋雲峯金鼎爐裏煉還丹水簾洞中脩
至道受太上之奧旨跨白鶴以飛昇上沂西蜀遊於
鶴鳴忽見煞氣騰空撫恤宮牆太子歸洞府養成浩
炁降兌將一十二員佐助武王施行仁政勦妲姬誣
枉之恨伐紂王無道之君掌天星而燮理陰陽鎮地
曜而斡旋造化降魔滅祟治病催生祈晴禱雨感應
於頃刻之間和官散訟變現於須臾之際功高無比

德重難量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祖師地司啓教金鼎
妙化執法申真人春秋隱士禳災散禍天尊

魏元君誥

元皇演化妙有真身光明滿月現慈容清淨玄風開
正教道尊聖祖德重醫王主三界之雷霆校群生之
祿籍祖師大慈仁者宸照法王南岳總仙上真九天
司命金闕上保高元清真紫虛元君

虛靖天師誥

白雲丹霄黃芽舊蹟文章星斗老君授三五飛步之
神僊通紀

玄玉局錄符漢祖傳正一斬邪之旨於以登名紫府
於以掌握雷霆消疵癘於青城滅妖氛於下界魏巍
蕩蕩妙妙玄玄處太極登紫微聚三華朝五炁隨機
格物閑邪存誠祖師三十代天師虛靖玄通弘悟真
君玄風演化天真

汪火師誥

職任神霄位居玉省傳經立教雷霆盡屬指揮濟物
利人亢旱即能霖樹拔沉魂於九夜後將帥於三天
劫劫濟世處處開壇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祖師雷霆

啓教白洞靈庵火師汪真君玉清應化天尊

薩祖師誥

派流西蜀跡顯龍興施財合藥濟群生積行累功脩
至道拔鐵師之教旨掌嶽府之雷書身披百衲伏魔
衣手執五明降鬼扇代天宣化咒篆書符運風雷於
咫尺之間剪妖魔於斗罡之下道參太極位立先天
松筠野鶴任縱橫遐邇孤雲常在方方闡教為萬
法之宗師處處開壇作後人之模範都天宗主一元
無上西河救苦薩公真君

神僊通紀

朱月字誥

璘玦降瑞碧玉分靈三天天上永安十地地中凝妙
相陰陽造化金水精英朱衣掛向乾宮五雲豁遠皓
月光含東井八角垂芒居上皇而號元皇在列曜以
稱暗曜幾度抱蟾歸海底數迴騎鶴過天涯破禁翻
壇飛步九州追鬼崇裸身披髮橫行三界滅邪巫施
剪針救度衆生降丹藥保衛群品勦除惡孽治瘡沉
疴拔釵舞劍斬妖虹握斗提龜轉霹靂噴煞炁則泉
坤陔暗大雨傾盆逞威靈則山嶽摧崩外道迸跡周

遊六合統轄萬靈垂仁慈於亘古亘今扶教法於劫
終劫始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威曜飛罡挺崇北
極元皇大道皇君太乙毒雷濟世天尊

白海瓊誥

道本尼山印證二五之積經宗虞震發明一二之粹
事親事君事師一無間言立德立功立言三稱不朽
降魔制劫福國康民典策藏於名言品行式於鄉黨
有體有用無能無名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祖師玉清
進士金闕大夫洞府歸隱一炁應化雲隱天尊

神僊通紀

呂純陽誥

玉清內相金闕選仙化身為三教之師掌法判五雷
之令黃梁夢覺忘世上之功名寶劍光騰掃人間之
妖怪四生六道有感必孚三界十方無求勿應黃河
溪頭留聖跡玉清殿內煉丹砂存芝像於山巖顯仙
踪於玄洞闡法門之香火為玄嗣之梯航大慈大悲
大仁大孝開山啓教靈應祖師天雷上相靈寶真人
純陽演正警孚佑帝君興行鈔道天尊

祖元君誥

零陵應跡月字化身幼存節操凜然標格於水霜長
好脩真修爾雲遊於芳谷學道清虛洞裡受太玄玉
字之書長吟神化溪邊紹元始浮黎之法枯木順流
隨止處親逢聖母授真詮四派歸源清微首倡統轄
雷霆伏劍紅巾常跣足指揮將吏金冠素服制群靈
降雨開晴祛邪解禍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金闕昭凝
洞清通化主持中靈凝照府紗道保仙侍宸一輝元君

王祖師誥

二炁胚胎三槐世系仙桂路通川坳宜黃直接肝江

神僊通紀

元珠山對靈峰光聯碧落方竹源流渭水泉引蓬壺
巨石差幾上現將軍脚跡小池澄湛中涵太乙鑿光
傳坦志周公之秘起死回生搜夢教老子之書誅邪
滅巫得千金於肘後役將吏於掌中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祖師火犀啓教天心鐵毒子雲王真君除邪輔
正破禁滅巫顯化天尊

王侍宸誥

高上神霄玉清雷府光分一炁鍾秀君峰道運五行
侍宸徽廟掌中雷雨救旱消災指顧陰晴安邦護國

接丘祖而傳宗白雲縹緲並郭仙而悟道丹鼎氤氳
功齊億劫教法祖師德濟群迷衆生慈父冲虛通妙
靈慧真君

王真君誥

永平柱史唐代易玄得異術以全神脫塵囂而厭役
主九華之大法悟萬有之真機道骨當先留馬躍入
淵之跡恕心決獄致鼠飛穿牖之祥受赤龍丹號碧
梧子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三天次相九炁夫人丹霖
大帝隨機演化天尊

神僊通紀

張仙誥

玄武列宿素曜元精天秤主星奇得己卯廣大好生
濟人接物四目仙翁傳至道丹書符篆自琅函白鶴
登仙上清列職金彈竹弓隨身帶孤辰寡宿滅形跡
恩普僉斯消滅天狗解玉環首生二蕪祀金容咸育
八士怡淡清虛廣恩錫嗣靈感真人

又

文昌示化嗣祿典官伏羲昇錢感老人之鐵彈西湖
垂釣得度世之仙方邪魔見彈以藏踪疫癘聞風而

遠矜咸池無犯天狗何傷禱應眉山兆三籙之靈齋
法傳雷抒週四目之神君嗣息永賴以綿長宗派因之
而不絕有求皆應無願不從大慈大悲大仁大孝靈
應祖師白鶴得道真人

潛山司命誥

專度劫運便宜行事上清侍品列界飛真運六乳而
威福斯尊掌三教而善淫必察鎮明離之正位握南
斗之注生施藥救人苦行脩道金科注籍飛昇宣詔
於九天玉尺量才傳度甄仙於三界功著蒼生名高
神僊通紀

壁山真人誥

帝簡至仁至德大願大慈救人度祖南岳上直蕪潛
山司命伏魔濟道解厄保生真人
德彰巴峽跡隱渝江幼題金榜之姓名親授玉階之
冕眼止殺應霜臺之夢見威變日表之容悟最上乘
以勸善大師之友助寃真常道假恭天觀主以講磨
膺仁濟之褒嘉表神功之莫測鎮國祚復興之地開
蜀民再造之天恩被群生德隆百世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壁山顯應真人清明河童大帝

莫月鼎誥

道分一炁法歷先天揚子江頭親授汪師之奧旨始
青天上復傳電母之玄文作天上之梯梁為後學之
模範一聲號令雷霆莫不遵崇三尺神鋒邪魔盡皆
滅跡掃除旱魃救濟萬民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祖師
神霄散吏月鼎明道莫真人雷霆應化天尊

彭真人誥

跡留江左裔出中州大桃爰授於道祖香靄經旬金
丹獲度於明師烟凝數載遊紫霄而服勞薪水棲細
神僊通紀

林以悟證玄真易理精深乎朽木靈源貫徹乎太和
宣妙戒而群妖滅蕪飛寶篆而魁崇潛形萬里馳歸
孝子訊項刻齊臨善士家四壁風清鶴調一潭月白
山空職司震部位重做垣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玉京
右相金闕真仙雷部都天元帥誠佑真君九天無極
仙卿通明至聖太乙普度天尊洪恩福利天尊

北五祖總誥

大道開先玄元闡化教垂今古示號東華接漢室之
將軍隱終南之仙地過化每超於劫運示現當處于

人間啓唐代之英賢傳全真之秘訣飛劍貨藥警化
無方金廷丞相之高標寶印力辭之勇決霞裾上陟
南北統宗天復擬於人豪道徧通於四海發金蓮之
七朶演仙派於十方長生理被於古今玄妙天垂於
率土恢弘至道廣度愚迷慈悲濟苦全真祖師東華
紫府輔元立極大道帝君正陽開悟傳道岳教帝君
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
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五祖闡道天尊

南五祖總誥

神僊通紀

明真正道行化南天九皇降跡于天臺一脉潛通于
劉祖株瓊花之仙異著悟真之丹書道付杏林不日
還元之編集法通鷄足俞琰丹髓之書成真人挺出
惠州信地悟超神俊刀圭入口神化無方施雷兩於
掌中甦生民於世外德彰南海獲瓊玉之英標道徧
遐荒飲法言之靈妙龍虎羅浮之跡武夷玉隆之書
過化多方真文備著為神仙之首冠集前代之範模
誓願弘深慈悲仁聖祖師悟真紫陽真人杏林翠玄
真人道光紫賢真人泥丸翠虛真人瓊瑤紫清真人

五祖藏道天尊

七真總誥

道先一炁世顯七真悟五行不到之機得九真還丹
之訣井泉潤物發朽回春金骨仙姿得四時而契道
瀛洲變化坐十載以成真壁間墨蹟之非凡雪竹月
松之枝異三井有多生之計一時著顯化之功磻溪
六年龍門七載道功備而名聞時世丹符錫而掌握
神仙石上談玄空中飛蓋元主屢宣而問道耳霖貫
日以濟民早窮易道之言晚造神化之訣卦圖斯演

神僊通紀

至道大成清淨散人探玄得道蓬萊仙路億劫獨存
慈悲濟苦全真祖師丹陽抱一無為普化真君長真
凝靜玄靜蘊德真君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真君長春
全德神化明應主教真君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
演化天尊

歷代宗師誥

宗壇立極道統心傳清微靈寶及先天道德混元無
正一直風動搖飛身鞭駕於雷霆慧目常明顧盼提
携於日月口口流傳無上道堂堂高振大宗風說法

度人下作十方之教主代天宣化廣開四海之宗門普濟群生咸依正道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宗壇立極傳法諸大宗師流演萬法天尊

諸真總誥

先天一炁混沌初分道開太上之玄元教演全真之正派仙風道骨曩劫脩持辨銀山鐵壁之心受木食草衣之苦逢師嗣派決竅明通洞曉陰陽深窮造化煉七返九還之金丹滿三千八百之功行念中無念身外有身或留形而住世或待詔以飛昇或垂訓以

神僊通紀

開迷或明經而度脫並天齊壽與道合真三十六梵天之上巍巍紫府瑤宮七十二福地之中蕩蕩蓬萊閼苑大聖大慈至皇至道名山洞府得道真仙金蓮啓教五祖七真南宗北派十方得道靈寶天尊

中宮皇帝竈君誥

頭纏鳳彩手執香花曾聞機變之言永作竈王之主雲烟火部奏理厨司時時守護于數蘭日日匡扶于竈舍言善奏惡預錄延生鈞鑑造化獻香饌翰運璇璣成美味五行順序六律調和集慶佳祥人安物泰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東厨司命竈神府君監齋使者妙應真人香厨妙供天尊

九天雲厨監齋靈神雲烟火部顯威靈供養要潔誠感格千真賜福保安寧

瑤壇寶誥全科卷十一 內篇

東嶽聖位

東嶽聖帝誥

赫天玄英之祖金輪少海之宗彌仙母夢日光生紫府聖人東華弟昔建功於長白始受封於羲皇初號

神僊通紀

泰華真人漢名泰山元帥唐位崇恩聖帝聖朝勅賜大生位鎮坤維功恭乾造凡居品彙悉皆隸焉仁以德仁回陽春於掌上聖心益聖麗日月於中天五嶽稱讚於東方三界獨尊於中界仰奉行於天令俯糾察於陰司掌人間善惡之權專天下死生之柄懲姦惡而獄分三十六主司吉凶而察判七十二曹行善者注生天堂沉迷者尋聲救苦示大慈慈悲之相開眾生生化之門福與天齊功高無量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界至尊東嶽天齊大生仁元聖帝慈光救苦

威權自在天尊

東嶽聖后誥

乾元配位坤德合形淑氣明明婉春融於三界德慈
育育澄秋月于萬方與聖同明普天共仰大慈大悲
大淑大明東嶽正宮淑明坤德皇后

東嶽太子誥

靈分三炁質託九陽木火相生乃化成于本始乾坤
定位育秀氣於靈根體性炎炎降福降祥降祿祉正
心耿耿廣文廣武廣仁慈導父威權體天行道大悲

神僊通紀

大願大孝大仁東嶽上殿太子至聖炳靈仁惠王尊

神

東嶽上相誥

職贊天齊股肱仁聖布青陽之號令掌泰嶽之權衡
黼黻斯文列嶽庭之上相宣揚帝德司塵世之下民
稟公忠正直之心察善惡姦邪之事大悲大願大智

大聰東嶽上相司命鎮國真君

碧霞元君誥

泰山頂上東嶽內宮曩時現玉女之身根本即帝真

之質應九炁而垂慈示相冠百靈而智惠圓融行滿
十方恩周億劫位正天仙之號冊開碧霞之封掌嶽
府之神兵管人間之善惡尋聲赴感護國安民大聖
大慈至仁至孝天仙玉女廣靈慈惠恭順普濟保生
真人護國庇民宏德碧霞元君

衛房聖母誥

東嶽子孫系九生監生司結秀成胎稟兩儀之造化
送生保產乃二聖之綱維燮理陰陽散行痘疹九天
稱慶一視同仁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普濟普度九天

神僊通紀

監生明素真君多女多女九天衛房聖母元君

東嶽增福畧福誥

惟二神真乃一統屬善膺其福賜金珠書畧福之篇
忠註其祥加厚祿集增福之字丹篇紀善玉府登庸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嶽府掌增福畧福之神

嶽府司案誥

七十五司案東廊西廡神十大太保聽令於殿前龍
虎神君鎮護於左右速報現報分善惡於兩途陽曹
陰曹判儒釋之三教註宰官將相之功勳斷生老病

死之苦趣人鬼精邪之異類胎卵濕化之生靈事事悉歸於案牒般般各屬於冥官考對無停詮量不息大悲大願大寬大仁獄庭列職曹僚岱嶽諸司官典瑤壇寶誥全科卷十二內篇

將神聖位

官將總誥

神霄雷霆斗極鄧都岳府地司有天君使者之稱或元帥將軍之號皆化形于至靈至聖故顯靈于亘古亘今至精至微握運一時之造化濟人利物滅除三界之妖邪有感皆通無求不應天雷斗府鄧嶽諸司官將法院常濟天尊

闕帝誥

太上神威英文雄武精忠大義高節清廉協運皇圖德崇演正掌儒釋道教之權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二天星辰雲漢下司七十二地土壘幽鄧兼注生功德延壽丹書執定死罪過奪定黑籍考察諸神監制群仙高證妙果無量度人至靈至聖至上至尊伏魔大帝闕聖帝君大悲大願大聖大仁真元顯應

昭明翊漢天尊

又

元陽孕秀二炁鍾英孔膺帝命爰昇堅貞靈威顯赫忠義崢嶸日在天上心在身中古今靡有天下尊崇炎墟幾覆磅礴扶傾萬魔摧滅三界伏形禡戮妖祟平蕩邪精神化萬變聖力潛通蔽加帝號永護聖明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

鄧天君誥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南極長生朱陵大帝太陽九龍神僊通紀

皇君南昌上宮受鍊真人至真霹靂大仙玄都九疑九夷蓬萊滄水使者上清三境都元帥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妙化真君歛火律令大神光妙橫天演直大元帥掌行風吹雨誅邪破廟祛諸潭洞總統三元八十一天雷霆都總管炎帝天君元始祖劫一炁分真太乙雷聲普化天尊

辛天君誥

高上碧霄上清華王東極注生青華大帝南星火府通明猛吏陽晶煉度執法真人分權定衡真王玄都

玉府太極先天冲玄上吏太乙木郎先天都元帥九天考校使司元儲福定命真君鐵筆注律大神光寂通天演法大元帥掌風雲雷兩電電雲霜銀牙耀日提點三界三十六天雷霆大都督青帝天君元始一炁節制萬靈太乙五雷判府天尊

張天君誥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上清混元真宰玉府飛天捷疾神王奏事擬察妖魔使者代惡報應神君掌勅命雷霆霹靂大神三界通明大使統轄雷部大將軍王領雷

神僊通紀

霆副元帥九天輔玄雷聲應化天尊

陶天君誥

玄黃混沌龍漢分真三天九霄掌法司混元雷霆純醫院攻炁退疾總管五雷報應將軍調理陰陽發施號令誅邪攝鬼救旱除妖憫橫天之世人脩護持之藥物運大慈大悲之念治無名無證之方起死回生掀雷掣電神威赫奕功備德充天醫王令元帥廣濟大廣真君雷聲應感天尊

王天君誥

先天主將一炁神君都天糾罰大靈官三界無私猛烈將金精朱髮號三五火車雷公鳳嘴銀牙統百萬貌貅神將飛騰雲霧號令雷霆降雨開晴祛邪治病觀過錯於一十二年受命玉帝積功勳於百千萬種誓佐祖師至剛至勇濟死濟生方方闡教處處開壇太乙雷聲應化天尊

方天君誥

廬山顯化冀北成直青鋒受大赤之傳光芒瑩發丹砂獲洞府之秘梵炁彌羅過溪頭而傾背救女歷天

神僊通紀

台以募衆濟僧鳳輦升天金闕下傳宣之詔龍旂引道璇樞錫飛奏之符能伏虎以除蛟位鎮雷霆都統復驅邪而滅崇禳封仁義將軍行法治病拯凡民降雨開晴扶造化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斗府玄樞飛捷報應雷部先天元帥玉曹左相玄元至聖太乙救拔真君九天仁慈大帝度劫自在天尊

馬元帥誥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混元主法元帥玉府司命真君光明華藏寂道真王南極火犀大仙北帝都天罡橫

天威烈神王攝魔雷令大神掌管雷靈都司考召命
捉大將軍掌風雲雷雨電糾察三界邪魔天下都提
轄正一靈官大元帥

趙元帥誥

高上神霄玉府大都督雷霆副元帥九天遊奕使五
雷巡察使提點九州社令二十八宿都總管上清扶
天廣聖西陵冲和崇妙洞明真君正一龍虎玄壇金
輪總管如意執法大元帥

溫元帥誥

神僊通紀

地祇上將天下正神部轄地祇提舉宮廟助法翊靈
昭武雄烈太保紫髮魔王鐵面大判官掌地府急取
人案典者四海都巡九州檢察使鐵甲飛雄元帥提
點天下神祇勅封顯德大將軍地祇上將鐵面無私
大元帥

岳元帥誥

毓秀湯陰立功澤潞以大義而克成大業因奇勳而
終受奇寃鏤骨入深勵朱仙之銳氣金牌疊召埋大
理之忠魂揚元節於一門表英靈於萬古代闕帝之

顯位後漢接踪同溫帥之威權東岳投品聽察千里
捉鬼誅精警愚化俗咸使歸真盡忠盡孝至聖至靈
翊靈昭武院地祇顯德忠烈義勇威雄神將靖魔蕩
寇鄂王大元帥

江東王誥

本生闕地立業南方學道問道授親傳于五祖求仙
得仙使草人於三耕護聖駕於揚子江心顯神通於
明君船上威名昭著聖德難量大悲大願大忠大勤
江東忠佑崇惠之神

神僊通紀

朱太尉誥

岳庭猛將都副統兵朱髮青顏冠三山之鐵帽皂袍
束帶提九節之鋼鞭攝魄追魂捉生落死賞善罰惡
察過糾非大悲大願大顯大靈岳府顯應太保攝魂
朱將軍都副統兵大元帥

龍王誥

諸天諸地諸水諸山行雨龍王兩部主宰願降洪雨
願救萬民願降吉祥願消災障大悲大願大聖大慈
五方得道行雨龍王

城隍誥

慈容正直聖德聰明先領玉帝之授符分司下土後傳太上之委命濟度天人立弘誓以化群迷主陰功而執陽柄職專幽顯統轄百神掌官僚之政令握士庶之祥祿忠貞鎮國仁惠臨民功高社稷德洽乾坤堂堂祀典之隆赫赫尊嚴之重賞功罰過福善禍淫為朝廷千萬年之香火祛合屬無量數之妖氛持危救苦今古沾恩大悲大願大德大仁勒封顯應城隍主宰神靈鎮肅天尊

神僊通紀

監壇總誥

玉光境內寶蓋會中護持經於十方尊奉勅於三界眾魔外道諸惡鬼神悉令遁跡潛形皆攝高飛遠遁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四海九江五嶽四瀆山林川澤井泉溝渠十二河源一切主宰城隍社令監醮靈官護戒護壇護經護道經筵應禱一切直靈

又

五雷將吏八部神王擲火鈴而飛大空倚長劍而推魔闕足踏巨獅策風雲于寥泩身騎猛虎鞭霆電乎

神霄五嶽真宮九州靈衛至仁至聖擁衛戒壇飛章騰奏護法神員

瑶壇寶誥全科卷十三外篇

官將別見

五雷將呪

仰啟先天五雷將發生號令五將軍威容赫閃光天地閃電分明下降臨行雨放風十里暗猛火威光不順情五千五萬五雷將五萬五千五雷兵猛火燒除邪鬼屋常持斧鑿馘妖精空中擊破雲中塞倒地翻神僊通紀

天捉鬼神急捉下界邪魔鬼豈容邪道害王民當職在壇敬奉請五方雷神願降臨即令稽首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朱元帥呪

仰啟火犀雷府將蓬頭鐵面朱將軍稜稜煞无摧崑崙峯烟烟朱睛曜天地金銀亂打邪師巫鐵索響處鬼神驚不信道法諸兇徒捉縛壇前重枷拷吾今啟請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殷太歲呪

仰啓地司殷上將德尊至聖至靈神面藍鬼相現猿
牙十二骷髏掛胸襟黃鉞鏤天天撼動金鍾振地地
崩摧五方將吏速欽承鵲鸞贊神而擁從一聞召請
即來請統領衆將赴壇庭天陽精地陰靈殷郊將殺
鬼神聞吾召速遵承吾今啓請望來臨大賜雷威加
擁護

陳丘二元帥呪

仰啓陳兵二元帥轟雷霹靂震雷霆金鞭拷鬼治
邪精露髮黃巾風帶掣雙睛二電擢乾坤曾受元陽

神僊通紀

親勅旨前佈貔貅千萬將後統麟牙億兆兵左帶五
雷枷拷將右領八門猛烈神急捉天魔三界鬼速縛
魁魑魁魍精火索火繩收惡祟治瘟治病誠邪精輔
佐真官行嚮報飛符到處急如星我今啓請望來臨
大賜雷威加擁護

康太保呪

仰啓東華天雷使分靈降世作忠臣稜稜殺氣肅秋
霜皎皎威名臨曉日徽州岳瀆都提點會同七十四
官司尊承天命握兵權糾察陰精司賞罰統領十洞

大魔王部騎精兵千萬種祖師誓願重千金靈符到
處鬼神伏我今啓請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鐵太保呪

仰啓先天鐵太保英雄猛烈上將軍手執七星降魔
劍身披皂袍冠青巾大闡先天行正教誓宣利濟在
通真禱兩祈晴求即應翻山破廟不容情我今啓請
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張亭侯呪

仰啓亭侯千聖將英雄捷疾至靈神身披白袍壯身
神僊通紀

雄手提綉毬收妖怪億千鐵甲寸人馬百萬神通衆
將兵走電行雲朝帝闕升天入地救生民起死回生
如及掌現形露影顯靈通吾今啓請望來臨大賜雷
威加擁護

高元帥呪

仰啓天醫無私將催生保產高天下身披紅袍罩金
甲手抱嬰兒出胎門上尊衛房聖母命下督監生猛
烈神若有產生犯厄難不問男女速臨盆救母救子
兩安全無刑無難壽長年嗣法真官虔奉請立章報

應在壇前吾今啓請望來臨大賜威靈加擁護

蔡元帥呪

仰啓雷霆轟烈將無私護法蔡將軍鐵面紅袍掛金甲手提鐵棒鬼神驚玉皇勅賜佐先天誓闡宗風億萬年嗣法真官虔奉請立彰響報救群生鬼神崇邪魔違號令誅形斬首不容情掣電轟雷來頃刻興雲致雨即須更我今啓請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楊元帥呪

仰啓太玄肅殺將鄧都內臺楊將軍鐵面赤髮藍色

神僊通紀

身口似血盆威赫奕九龍吐毒氣梭梭手持蒺藜威凜凜王劉周孟左右隨車夏丘朱前後衛八將所臨皆拱手昏天黑地罩鬼神敢干正令尊天條鬼神不分威赫奕吾今啓請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孟元帥呪

仰啓鄧都孟行刑內臺殺鬼大將軍殺氣梭梭威猛烈身披皂袍冠青巾上授三天玉帝勅下領鄧都拷鬼神韋劉王孟并車夏步桑魯馬屬區分十將所臨皆拱手昏天昏地罩鬼神我今啓請望來臨大賜雷

威加擁護

關太子呪

仰啓鄧王關太子無私忠武上將軍曾受太玄親奏職先天闡教伏魔神誓願會仙興大教威宣廣福助高明身披藍袍騎白駿提槌握令露雙睛統領回回兵百萬現形露影闡靈通吾今啓請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楊四將軍呪

仰啓威武楊元帥身披金甲闡神通日在陽間斷禍

神僊通紀

福夜歸陰府點神兵手執金槌騎白馬翻身努力鎮乾坤扶持法水通天下化拱無邊現本身誓掃千神并萬怪法輪常轉并千春三天門下作法將斬龍臺上楊將軍法職啓請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傅將軍呪

仰啓勅封仙祠百萬群中第一英雄猛烈招討勇敢先鋒興雲駕霧誅邪斬精若有不順驅雷報應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勅封忠孝護國感應回顯益善得道東嶽部下傅大將軍

熊元帥呪

仰啓先天闡教神無私護法都統兵生前蒙傑賞都
邑後神通濟生靈得受宗師親奏職誓願戶戶保
康寧雷霆都府上受命金闕仙曹總掛名鐵槌鼓舞
天地動白馬嘶風神鬼驚駕霧騰雲擒妖魁翻山破
石捉邪精治病驅瘟行正教祈晴禱雨急如星聽承
號令來項刻傳言報事悉分明我今啓請望來臨大
賜雷威加擁護

聶元帥呪

神僊通紀

仰啓欽差聶元帥無私護法闡威靈曾受宗師親奏
職佐助陳鐵統天兵身披紅袍繫白帶手持鐵棒榜
妖精勅賜先天興大教開壇利濟立功勳治病驅邪
如谷應翻壇破廟不容情吾今啓請望來臨大賜雷
威加擁護

張將軍呪

仰啓冲天風火院昭烈顯佑至靈神千和萬合送神
通一體三身施妙身輔佐玄壇施賞罰敷弘教法濟
生靈上通泥丸遊天闕下透水府入泉中收病收瘟

收雜悉佈威佈德佈慈仁行化十方達財寶招來和
合事如意吾今啓請望來臨同心同德正令行

鄒元帥呪

仰啓鄒都鄒大神朱髮面如藍靛青玉帝勅封滅巫
將手執鐵簡逞英雄烏突烏雲隨左右鐵枷鐵鎖向
前行鐵馬強兵天地震金槌亂舞鬼神驚鄒都直說
無道鬼拷弔頑邪盡滅形無論親疎并高下生擒活
捉粉戮形百戰百勝如粉碎緝踪緝形破鬼營治病
除邪如電掃飛符到處急如星吾今啓請望來臨大

神僊通紀

賜雷威加擁護

車夏二將呪

仰啓鄴都車夏將司命司祿二真君出入三界無拘
束巡遊六洞悉欽承專捉邪師并外道榜勸職位不
容情能滅生魂併幽魄專搗山魃驅魍魎精鞠鬼勘魂
功莫敵入地萬丈化為塵吾今啓請望來臨大賜雷
威加擁護

魯元帥呪

仰啓通天入地神鐵牛大將魯元帥天乙北祚神虎

書太乙紫光寶章符北魁玄範在龍虎得者當尋西
壁魯生死去來職付汝提魂攝魄迺玄司何喬副帥
分雷部桓劉禔將統幽靈能救孤寡大梁楚能追六
洞鬼妖魔能令神鬼縮頭哭行持可以消黑簿飛仙
一吸斗光明玄真夫人宣律令我今啓請望來臨大
賜雷威加擁護

瑤壇寶誥全科卷十四外篇

師將重見

汪祖呪

神僊通紀

仰啓雷霆大教主靈庵白洞汪真君文章星斗掛心
胸道德乾坤鍾秀秀曾顯科甲赴金門忽慕清虛脩
至道九載功成丹詔下上朝金闕侍高真輔佐三天
功莫大濟民九地德無邊萬法玄堂模範主十方流
派禮師尊恩崇雨露作豐年德佈祥雲生萬彙常將
法劍掃妖魔廣化衆生皈正教仁慈福惠不思議感
應威靈皆烜赫法子有請望來臨大賜慈悲加擁護

申祖呪

仰啓地司大教主金烏妙化申真人曾授鐵師親教

昔佐助雷門奉道君左帶五雷威赫奕右帶地曜各
星辰解犯興工無踪蹟賞善罰惡有公平禱雨祈晴
求速報飛符破廟治妖精攝召開光併附體催生保
產即安寧弟子叩頭咸拱手奉念呪聲即現形一心
專請望來臨大賜師恩加擁護

薩祖呪

仰啓碧雲大教主一元無上薩僊翁先天雷部大尚
書曾授玉皇親勅旨手執五明降鬼扇身披百衲伏
魔衣嘗將鐵罐施加持普惠含靈皆得度呪業書符

神僊通紀

俱有驗代天宣化總無私雲遊天下至龍興鐵面將
軍潭底現一十二年觀過錯百萬種積功勳願扶
法力濟衆生望把誓盟聞上帝治病回生併祛禍開
光附體聞威靈永除邪魅振玄宗不違盟言不違誓
誓在功成行正道普令三界悉皈依法子有請望來
臨大賜慈悲加擁護

真武呪

仰啓玄天大聖者北方壬癸至靈神金闕真尊應化
身無上將軍號真武威容赫奕太陰君列宿虛危分

秀氣雙睛掣電伏群魔萬騎如雲威九地紫袍金帶
佩神鋒蒼龜巨蛇捧聖足六丁六甲左右隨八煞將
軍前後衛消炎降福不思議皈命一心敬奉請臣今
啓請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總將呪

仰啓雷門諸帥將符圖法錄衆官君神威赫烜贊玄
風德澤汪洋蕪庶類歛火都天鄧元帥銀牙猛吏辛
天君飛符捷疾張使者五方五炁五雷君龐劉苟畢
神通大鍊康揚董顯威靈雷部馬郭方田鄧五方將
神僊通紀

畢華雷陳先天後天各副將東南西蜀衆雷神素身
鍊面王王帥火犀威烈馬天君飛虎玄壇趙元帥地
司統煞殷歲君翊靈昭武温太保威猛黑面朱雷君
鄧都朗靈關大神捉縛枷拷衆雷兵北極御史楊元
帥鄧都符院衆騎吏功曹土地四符使神虎何喬五
道神天醫退病諸官將混元攻炁二雷神隊伏紛紛
立左右旌旗閃閃耀乾坤劍戟戈矛常在手弓刀斧
鉞盡隨身雷鼓轟轟驚鬼膽電光焰焰燒鬼營若有
邪魔違正道押赴鄧都便施行掃蕩罡風迎帝輅扶

持道教救群生遵承符檄誅兇逆匡良輔正保安寧
神功聖德不思議聞吾召請速報應我今啓請望來
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辛天君呪

仰啓青華太乙官都督尚書騎火龍有辛至漢秉義
忠正直爲吏剛公忠天詔飛入玉穹窿鐵帽崢嶸響
太空藍袍雲結翠蒙茸朱髮藍身口血紅手執鐵筆
吐火風玉皇賜簿掌善兇九天拷較在汝躬注福定
命壽無窮不忠不孝不相容不仁不義不得終山精
神僊通紀

水怪泉蟻蠓依草附木衆惡兇吼風噴雨雲霧濃誅
斬過逆奉高穹一聲霹靂滅其蹤敢有妖邪來西東
不行正道恣奸雄聞吾滅魔章敢通速出巽戶疾如
風黑雲暗兩驅先鋒飛砂走石降流虹統領天雷莫
不從誅精誅怪誅獠救病救苦救疲瘡玉皇親責
與都功飛符三界萬神恭手提孤滯出羅鄧力揭沉
疴歸陶鎔滅魔章誦響玲瓏枯木惡廟化灰蓬天下
民歸清淨中惟願吾道日興隆

張使者呪

仰啟先天一炁將水雷賜谷張天君本從太一化身
形常在神霄統雷部或現藍靛飛肉翅或為玉貌冠
青巾或執金戈戮妖魔或執黑旗召雷神一體三身
揚造化千變萬化闡威靈風雲雷雨電相隨百萬天
兵常擁護玉帝金書親付汝鞭龍掛斗下天門寂然
不動感如斯常在壇前行正令吾今啟請望來臨大
賜雷威加擁護

王帥呪

仰啟神威豁落將都天糾罰大靈官火車三五號雷

神僊通紀

公受命三清降鬼崇手執金鞭巡世界身披金甲顯
威靈綠靴風帶護身形雙目火睛耀天地頃刻三天
朝上帝須臾九地救生靈銀牙鳳嘴將三千虎首貌
貅兵百萬走火行風前後衛穿山破石捉邪精祈晴
禱雨濟世間附體圓光通事意治病回生如反掌收
瘟攝毒伏群魔飛騰雲霧遍虛空號令雷霆轟霹靂
三界大魔皆拱手十方外道悉皈依我今啟請望來
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馬帥呪

仰啟靈官馬元帥上清雷音不動尊顯應轟天號火
犀急捉三界妖魔精冠纏白蛇威赫奕背穿金甲足
巍我三頭磊落現威光九目耀華騰然炁霧鎖藍身
高泰華風飄朱髮散丹霞手持寶劍氣光芒坐跨火
犀聲咆哮撼動帝鐘天地振擊搖玉戟鬼神驚結印
照處木精亡神箭射時流星落怒發火鴉焚妖廟喜
飛鐵索縛鬼魑八煞將軍左右隨助道聖君前後衛
執法真君從誓願滅除兇惡救群生惟願慈悲降法
筵皈命一心今奉禮

神僊通紀

趙帥呪

仰啟龍虎玄壇將金輪執法趙天君三十六員大神
王天獨五雷無量兵飛符破廟燒鬼祟驅雷掣電曜
乾坤迷魂附體傳事意急捉速縛滅妖精拔樹移山
動宇宙執鞭提索驚鬼神捕盜清刑散訟獄賞善罰
惡禁冤魂人有百病告即痊我有萬願隨心應八王
猛將黨先鋒四海大力如雲擁天師有旨速尊依排
兵佈陣列旌旗聽我號令疾速報功成果滿升天坪
吾今啟請望來臨大賜雷威加擁護

温帥呪

仰啓地祇温元帥翊靈昭武大將軍青高皂袍束玉
帶頭戴瓊花冠紫巾手握玉玦騰空至倒提鐵棒打
鬼神能伏天魔併外道神通金闕下泉高陽日統兵
陰助法帝令四將在壇庭銅鑼銅網收邪崇鐵槌鐵
索滅妖精治病驅瘟如電掃飛符到處急如星天之
精地之靈東岳將現真形吾今啓請望來臨大賜雷
威加擁護

闕帥呪

神僊通紀

仰啓西臺闕元帥無私護法聞威靈赤臉綠袍束玉
帶部領神威億萬兵手持大刀千里現身騎赤駿露
雙精功蓋三分傳萬世名成八陣敵千軍王獄鄴都
都統將金書顯烈上將軍勅賜威名權太守朝封加
號崇寧君入水擒龍誅惡怪穿山破石捉妖精護佑
真官行嚮報上朝金闕下泉局吾今啓請望來臨大
賜雷威加擁護

方帥呪

仰啓斗府無情將玄樞大帥方天君倒提劍戟拷亮

魔妖精鬼怪化微塵轟天霹靂隨身罩飛捷報應在
壇庭上尊聖母天尊令巡遊天下救衆生頃刻微垣
傳勝事立時大地灑洪恩手掌五雷降龍虎頭戴金
盔耀玉甲常行濟度應有驗代天宣化闡玄風煉成
水火金丹藥盡將散施苦脩人親授本師傳教旨度
劫自在總無私若有延生急告者星飛解厄就祛邪
玉清殿上齊天玉軋元宮內玄元帝嗣法脩真虔奉
請事彰報應在壇前我今稽首望來臨大賜雷威加
擁護

神僊通紀

瑤壇寶誥全科卷十五餘篇

諸天降誕

帝真

太清道德天尊	二月十五日	昊天玉皇上帝	正月初九日
紫微星主大帝	四月十八日	后土太寧大帝	三月十五日
南極長生大帝	十一月初十日	九天雷祖大帝	六月十四日
東極青華大帝	十一月初十日	摩利支天斗姥	九月初九日
上元天官大帝	正月十五日	中元地官大帝	七月十五日
下元水官大帝	十月十五日	法主玄天上帝	三月初三日

東華木公帝君 十一月初 西王金母元君 八月初	日宮太陽天子 九月初 南斗六司真君 三月初	北斗九皇真君 二月初	聖賢	先師孔子 八月初	祖師 亞聖孟子 二月初	都省張天師 諱道陵正月 玄省葛真君 初八日	泰省許真君 諱遷正月 清皇路真君 諱大安九月	西河薩真君 諱守堅九月 金鼎申真君 諱通震八月初	神僊通紀	上元唐真君 諱一月初 中元葛真君 諱三月初	下元周真君 諱二月初 虛靖張天師 諱繼先十月	金闕祖元君 諱舒九月初 火師汪真人 諱子華八月	南嶽魏元君 諱華存月 天醫孫真人 諱思觀月	九天司命三茅祖師 諱大茅諱盈中茅諱衷三月十八日	張仙真人 十一月初	東華王帝君 諱玄甫六月 正陽鍾離祖師 諱獲四月初	純陽呂祖師 諱巖四月初 海蟾劉帝君 諱操十月初	重陽王祖師 諱嘉十二月初 已上北五祖
---------------------------------	--------------------------------	---------------	----	-------------	-------------------	--------------------------------	---------------------------------	-----------------------------------	------	--------------------------------	---------------------------------	----------------------------------	--------------------------------	----------------------------	--------------	-----------------------------------	----------------------------------	--------------------------

紫陽張真人 諱用成十月初 杏林石真人 諱泰	紫玄薛真人 諱道光 泥丸陳真人 諱楠	瓊宮白真人 諱玉蟾 已上南五祖	丹陽馬真人 諱珏五月初 長真譚真人 諱五二月初	長生劉真人 諱處玄七月初 長春丘真人 諱處機正月	玉陽王真人 諱處一三月初 廣寧郝真人 諱璘正月	清淨孫仙姑 諱不二正月 已上七真	丹霖九炁王真人 諱昌運 通真觀妙尹真人 諱道全四月初	月昂妙道莫真人 諱洞一 洞陽上宰華真人 諱奕	神僊通紀	青陽通慧朱真人 諱同元二月初 雲山保一李真人 諱少微三月初	眉山混隱南真人 諱華道十月初 丹山雷因黃真人 諱舜申八月初	辰山紫雲彭真人 諱翠微二月	文昌	文昌聖祖母 諱五十月初 文昌聖父 諱二月初	文昌聖母 諱七月初 文昌帝君 諱三二月初	文昌聖后 諱三三月初 文昌聖長子 諱三三月初	文昌聖長婦 諱一八月初 文昌聖次子 諱一三月初	文昌聖次婦 諱二八月初 文昌聖公主 諱六四月初
--------------------------------	-----------------------------	-----------------------	----------------------------------	-----------------------------------	----------------------------------	------------------------	-------------------------------------	---------------------------------	------	--	--	------------------	----	--------------------------------	-------------------------------	---------------------------------	----------------------------------	----------------------------------

文昌聖長孫 七月初三日生 文昌長孫婦 正月八日生

文昌聖次孫 十月十三日生 文昌次孫婦 七月廿三日生

文昌左班聖王 七月十五日生 文昌右班聖王 八月十五日生

嶽府

東嶽泰山大生天齊仁聖帝 三月八日生

南嶽衡山司天大化昭聖帝 六月初六日生

西嶽華山金天大利順聖帝 十一月四日生

北嶽恒山安天大貞元聖帝 八月初八日生

中嶽嵩山中天大寧崇聖帝 十月二十日生

神僊通紀

東嶽內宮天仙玉女碧霞元君 三月二十日生

東嶽太子至聖炳靈公 正月二十日生

十五

一殿秦廣大王 二月初一日生 二殿初江大王 三月初一日生

三殿宋帝大王 二月八日生 四殿五官大王 正月八日生

五殿閻羅天子 三月初八日生 六殿變成大王 三月廿七日生

七殿泰山大王 三月初八日生 八殿平等大王 四月初一日生

九殿都市大王 四月初九日生 十殿轉輪大王 四月十一日生

官將

三界伏魔大帝 五月十三日生 火犀朱天君 六月初一日生

靈官王天君 六月廿三日生 地司殷天君 七月九日生

斗魁馬天君 五月初五日生 玄壇趙天君 五月十三日生

地祇温天君 八月廿八日生 岳府朱太尉 五月廿七日生

天醫高元帥 五月初五日生 和合張元帥 五月初五日生

釋門

釋迦佛 四月初八日降生 彌勒佛 二月初十日降生

毘盧遮那佛 八月廿八日生 盧舍那佛 五月廿八日生

多寶佛 十二月廿一日生 寶勝佛 二月廿二日生

神僊通紀

琉璃光佛 八月十三日生 定光佛 正月初六日生

大慈佛 五月初五日生 辟支佛 二月初五日生

寶定佛 二月初一日生 衛羅佛 三月初三日生

燈燧佛 八月廿一日生 普賢菩薩 四月十一日生

觀音菩薩 六月十九日誕生 大勢至菩薩 九月十一日生

文殊菩薩 四月初四日生 華嚴菩薩 九月十一日生

地藏王菩薩 七月十三日生 龍樹菩薩 七月廿四日生

大羅菩薩 三月十一日生 泗洲菩薩 六月初一日生

大力菩薩 十月十一日生

章獻尊天六月朔

孔雀明王四月廿

齋壇禁忌

日忌

戊子戊寅戊辰戊午戊申戊戌為六戊日百神上天不可建壇燒香上章如三元五臘諸天生日逢戊不在此例上章併忌破敗閉日及四立前一日為四絕二分二至前一日為四離

地忌

神僊通紀

建壇宜擇淨地如伏屍故炁及穢藪之所不能正格高真孝服婦女鷄犬不可入壇

香忌

香以降真為重速芸黃熟西香皆可用檀香供佛不供道有干天禁不可誤犯

花忌

隨時鮮花皆可供養惟月季為不時花杜鵑鷄冠亦不可上供

火忌

竈火不可上香燃燈須極明亮息燈忌用口吹又按玄科油漬燃紙天地諸司不受東嶽府堆積如山名曰枉積蠶錢故焚紙忌用油漬又化焚文疏火須猛烈不可撥動火灰

水忌

丹泉乃可奉供河水必用長流如近居民之河水天雨盛受之水恐涉穢垢

果忌

果品隨時滌洗潔淨最忌裁破以完全為貴黑棗

神僊通紀

污穢不用棗湯或紅棗或小棗石榴為三尸漿天地之厭忌李子乃玄帝脩道時棄冠去履之忌物切不可用

蔬忌

蔬用木耳香蕈之類及鮮笋生薑瓜茄芋苳等項皆可用如麩腐造作自人不無污穢菜菔係糞灌亦不宜用凡桃糕餅餠切須潔造

文忌

字畫遵洪武正韻行式本金書大成破體杜撰補

痕倒印或粘連前後或反面橫紋凡皆有犯天條
書表忌用膠磨硃表文查避尊諱如玄帝忌馬字
文昌避亞字誦經須考正字音不可任意米糊

神僊通紀

鐵拐李祖仙誥

補遺

悉稟先天跡留幻質未門奮志於鵬程翰墨潛心
於勳業悟無無而頓超群越叅有有而默契玄都
火候尚虛工夫未足幾欲離質以遊神遂失原軀而
奪舍假幻相逐漏形只為人分貴賤抱至真舍黍米
將來顯化凡蒙抽坎填離用補衲頭之破孔翻天
倒地築修玄圃之墻垣直指仙機獨存浩劫大悲
大願大聖大慈蓬萊上宮青霞紫極龍陽帝君
先天統聖天尊

神僊通紀

果老張祖仙誥

先逃混沌次煉崑崙噓氣成聲而千山應響噴津
為浪而百海翻波厭處玄都遨遊人世絃驢倒跨
直踐龍樓金簡垂芒譏嘲唐主鶴法常飛瑞雪蒼
顏舒散青霞駕九曲之龍車天潢涉水摘三天之
中斗絳府乘風刮經無量浩蕩天中逸客道窮元
始方稱最上神仙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蓬萊上宮混
元立極帝君仙宗昌化天尊

方朔真君仙誥

自來盤古涉世義皇歲月無知但憑劫終劫始往
還度閻者時換時新皓齒笑談於武帝脩眉
摘落於蟠桃烽火樹頭飛白雪廣寒宮裡弄金
烏壽躋元皇道同太極醉舞靈妃之席酣歌帝
極之階仙中並仰高風天上稱為至聖大悲大願大
聖大慈丹元永壽帝君虛無至上天尊

國舅曹祖仙誥

鋪鞞皇朝普膺椒戚一坑火內抱冰心而解脫萬仞
崖前奮巨翅而高飛六賊消亡寶劍匣中與雷雨

神僊通紀

三彭被戮汗泥渠裡發金蓮易草衣棄朱紫飄然
物外擒朱汞煉丹華頓返真元駕壺槎而煮煎北
海驅鷓鴣而直抵南天取列人臣之伍名刊玉府
之寶道這玄淨法顯雷門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蓬
萊上宮浩劫雲都帝君仙基御獄天尊

永和藍祖仙誥

曩悲世昧顯化天姿信曲無腔而化道身航形多陋
以揚慧恒吞鴛鴦而化炁飛騰時採雲霞而作
美充暖明顯神通之奇特暗窺默悟之几流愛

處危樓嬉遊市域獨歌獨舞隱主秘之玄機或西
或悲嘆樊籠之迷昧修真未幾度世有年列仙
銜於太上几前煉大藥於靈樞殿內超離三界應
感十方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蓬萊上宮玉虛左相紫
羅湛寂帝君仙宗普靜天尊

湘子韓祖仙誥

採藥皇房傳馨玉殿承帝旨而提攜越類負
仙銜而托跡韓門明師授術於髫齡出世脩丹於
挽角識綺羅之尋甘草袖之茶嘯風雲趁山麓

神僊通紀

抱一含真不壞恁酒藥縱顛狂化親度世奇蹤鹿
井發於枯枝曠醜吸於平地酌斗上翻璇極橫眼下
抵幽關為學人之樣子啓英俊之玄舟大悲大願大
聖大慈蓬萊上宮御前侍節恒陽至道帝君仙關
接引天尊

仙姑何祖仙誥

姮娥降誕閨秀含真三五羨攀仙契二九感護真
傳翠鬢香鈿仙質殊超羣表瓊漿石粉金姿已
躡雲衢接引蘭芳為女真之模範法傳賢哲

闡主母之筌蹄調鳳舌而步韵三天鼓鸞翔而從遊六合香風執世妙鐘不老之春琪樹分花闡示長生之訣恒慮乾坤之小尚推造化之微儀趨天外願度坤真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蓬萊上宮瑤京仙宰靈英至靜元君體仙普化天尊

希夷陳真人仙誌

堅修億劫感化唐終處蓬島而吟咏洞章五龍受誨得大丹而躋升上道千載常眠宋君履足默匡天下之危賢相求謀拯救生靈之厄石床將

神僊通紀

爛而初僖未甦天地否終而夢魂始覺真性湛然歷生生不昧元神浩寂闡處處宗風地仙教主紫府公卿真功上道希夷真人龍師學引天尊

南宗初祖海蟾劉真人仙誌

托跡他疆寄踪遼海塞北高膺九錫終南遐格三星鉛汞有心回道人契感飄囊無物蟾蜍子之贈丹神水金波斬情根而招鳳陽丹聖母奮慧劍以降龍西池醕酏南極呈觴金丹闡化海蟾

明悟真人南宗始祖天尊

北宗初祖長春丘真人仙誌

智識高鴻朱門博燦筆走龍蛇而不第文涵星斗以通神因悟夢花謝紫衣而希聖哀祈接踵趨玄洞以歸真得口口無心之道積生塵量之功起俗質而脫凌霄漢遺仙踪而創舉龍門塵勞歷盡辛苦備經玉闕金華掌案公卿長春普行真人北宗始祖天尊

紫陽張真人仙誌

神僊通紀

中元毓秀天宋英材筆耕古戰詞林唾玉談金名教紅綃黃卷恒企仰於仙風桂室蘭堂素有心於物外惜命憐生修浩功而遭厄泛舟涉海得至聖而羞世不避天雷之責真詮繼美隆施厚海之恩億世流芳靈霄輔道鉛華永壽紫陽真人

東華帝君仙誥

玉虛應化太乙分真乾坤得麗氣而生成萬物
藉真功而感化動中不動而至靜如如虛內含虛
而真神湛：研老莊之精粹詳元始之靈苗剖
金鼎之三家功彌八極示玄關之一竅丹煉九還
落紫金而陶冶於生華蓬壺而深潛日月弄陰
陽之顛倒妙相常存觀天地之升沉虛空粉碎大
悲大願大聖大慈大羅啟教青童木公東華
帝君群仙妙範天尊

神僊通紀

葛仙翁誥

天台得道閣皂成真甘受東華復傳西蜀詔命
玉京金闕位登太極仙班慈憐拯拔於沉淪恩念
普廣於芒屨苦口天氏遺風顯著勾漏金丹砂
具存括蒼任遊羅浮乃止脩閒玉笥修理金書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太上玉京東吳太極左官
仙公雷霆玄省天機內相玉虛紫霧普化玄靜
常道冲應孚祐真君垂恩廣救慈悲大帝度
人無量天尊

許真君誥

混元始祖一炁分真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
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斯歷救災拔
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
仰宜有甄陞大悲大願大孝大仁九州都仙太史
高明大吏雷霆素省天樞伏魔上相至道
神功妙濟掌九天司職太乙定命注生真君
按察都檢校普奏諫議大夫天醫大帝度人
祖師淨明普化天尊

神僊通紀

祖天師誥

本來南土上沔蜀都先獲黃帝九鼎之丹書後
事老君兩度於玉局千軸得修真之要一時成
吐納之法錄八玉成受盟威品而結璘訣
兩辨奪福庭治而化鹹泉德就大丹道齊七
政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三天扶教輔玄體道大
法大師雷霆都省泰玄上相都天大法正正
一冲玄神化靜應顯祐真君六令無窮高明
大帝降魔護道天尊

太乙救苦寶號

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嚴宮七寶芳巖林九色
蓮花座萬真環拱內百億瑞光中玉清靈寶
尊應化元玄始浩劫垂慈濟大千甘露門妙道
真身紫金瑞相隨機赴感誓願無邊大聖大
慈大悲大願十方化號普度衆生億劫中人
無量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青玄上

元始天尊寶號

至心皈命禮三界之上梵炁彌羅上極無上天中

神僊通紀

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渺金闕森羅淨
泓玄元一炁混沌之先寶珠之中玄之又玄開明
三景化生諸天億萬八真無鞅數衆旋七正
箕巨度五常出地... 範萬道之宗大羅
無自然至真妙道元始天尊

金蓮正宗記序

第十八冊

道無終始教有後先或曰道與教不同乎曰不同
道與教真常道傳法度人教也道之為體雖經無數劫未
嘗少變教之為用有時而廢有時而興或曰教之興
也自何而始曰軒轅黃帝鑄鼎之後乘火龍而飛升
太虛然後知有長生火想之說雖有其說知而行之
者七十二人而已下逮殷王武丁之世老君示現於
潁陽東臨魏闕西度流沙演化者九百九十六歲乃
降白鹿昇蒼檜超碧落遊玉京維有如此顯異

神僊通紀

而人猶顛頂而未知信向也及漢天師張靜應之出
世也親受正一法錄戰鬼獄而為福庭度道士而
為祭酒其教甚盛化行四海繼之以寇吳杜萊松妖
賊崇集稽祿史佐國故代代天行化歷數十世宮
觀如林帝王崇奉及正和之後林天師屢出神變天
子信向法教方興而性命之說猶為沉滯而未之究
也及夫宋之訖錄挺生重陽再弘法教專為性命之
說普化三州同歸五會以金蓮居其首東遊海上度
者七人以柔弱謙下為表以清靜虛元為內以九

還七返為實以千變萬化為權更其名曰金真易其衣而袖甲逮我長春于立神仙受皇帝之宣應陰山之聘勸之以減酒色戒之以少殺教一言懺切萬國生春救億兆於萬鍊刀鋸之間人心歸向者如百川赴海而莫之能禦也收整童咸知稽首東夷而戎皆誅步皇家談道化之風處處講布夷之說懶衣整警雲連乎道路之間琳宇瑤壇星布乎山澤之下自軒轅以來教門弘盛未有如今日者是教也源於東華流於重陽派於長春而今而後滔滔溢

神僊通紀

溢未可得而知其極也故作金蓮正宗記時太歲辛丑平水長春壹天述

金蓮正宗記卷之一

致四

林間羽客擇標道人編

東華帝君

帝君姓王氏字玄甫道號東華子生有奇表幼慕真風白雲上具見而愛之曰天上謫仙人也乃引之入山授之以青符玉策金科五文大丹秘訣周天火候青龍劍法先生得之拳拳服膺三年精心盡得其妙遂退居於崑崙山煙霞洞順神養浩久之結草庵以自居象其額曰東華觀韜光塔迹百有餘年而人未之

神僊通紀

知也後徙居代州五臺之陽山中今有紫府洞天山下有道人縣在人間數百歲殊無衰老之容聞闡云宗發揮妙蘊陰功濟物之德動天故天真賜號曰東華帝君又曰紫府少陽君授度門人正陽真人鍾離雲房嗣弘法教所有聖迹不能具述金真之道由此濫觴故立之以為金真第一祖也

贊曰帝君之仙名如此其赫煥道價如此其高大何故不見紀於漢史鄉里世族率代行藏如此其黑暗也僕應之曰仙道多隱非垂世立教之急

務改史官滅裂連滿而不書策儒家之所惡言者
也年歲深遠碑刻泯滅由是不得而詳焉且兩漢
四百年間幽人隱士不可勝計豈數千紙故紙能
盡錄之乎且全真之道醞釀又矣自太上傳之於
金母金母傳之於白雲白雲傳之於帝君天其意
者將以此一技入教付於若人豈草草學者之所
能負荷哉心自紅霞丹景中精選其可以為群仙
領袖者然後挺於下方其初降也豈無奇蹤異跡
揮天晃地者哉蓋隱而不錄史官之心也故於傳

神僊通紀

尾詩諄而明言之庶幾學者讀之有所歸過焉
詩云隱隱龍樓瑞霧瑞霞風流紫府少陽家崑崙
高聳九千丈初放金真第一花

正陽鍾離真人

謹按廬山金象觀記云曾祖諱朴祖諱守道父諱
源當後漢末年皆據要津有功於國世濟其美先生
諱權字雲房號正陽子京兆咸陽人也少工文學尤
喜草聖身長八尺二寸髯過膝下目有神光仕至
左諫議大夫因未李堅邊事不當謫為南康知軍

漢滅之後復仕於晉及武帝時與偏將周處同領兵
事屢出征討已而失利逃於亂山不知所往偶見老
氏者流問而不語但舉手而指東南公遽往馬行
六七里峯巒峭拔松栢參差中有樓閣金碧炫
耀二青衣應門而立揖而問曰此何方也對曰紫府
少陽君之所居更華帝君之別業也吾師候君久
矣遂延入館中拜見帝君方談笑間童子報云客
仙至矣帝君出門迎三仙客鍾離自牖窺之見一仙
人身長八尺青衣練帶草履雲冠神目如電堂

神僊通紀

堂于或次一人素袍大袖結於頸後橫握鐵笛次一
人容貌魁梧掛絳紅袍頂華陽巾跨蒼毛虎橫按
筇杖遂邀三仙入於別館進酒果肴俱語笑諠譁
聞於館外青衣曰多少仙塵客何由到此來洞門無
鎖鑰今日為誰開眾仙皆笑曰昔為鐵衣子今逢
達道人又云奈何壯士侵莊上耶鐵笛仙曰紫府
少陽家龍樓瑞霧瑞霞滿斟十日酒常記四時花踏
虎仙曰親指蓬萊路何須更問津神仙知有分章
矣拜高真帝君各曰偉矣青雲器相逢一解顏

丹臺元有籍聊詢在人間衆仙皆醉命駕言歸帝
君送之各跨鸞鳳冉冉而入於雲中帝君遂回
後與鍾離談玄終日情愛深密甚於素交遂授之
以赤符玉篆全科靈文大丹秘訣周天火候青龍
劍法公服膺受教一聞千悟既盡其妙辭而下山
推警布衣積行入詎神鍊氣變化無常至唐
玄宗開成年間因遊廬山遇呂公洞賓授以天道
劍法自稱天下都散漢後隱居於晉之羊角山天
真賜號曰太極左宮保生真人曾於形州問元寺觀

神僊通紀

音殿後題詩二絕筆勢飄逸有龍飛之狀其詩
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居處
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又云莫厭追歡語笑頻
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列清平有幾
人宋朝劉從廣於皇祐四年九月九日立石刊勒又
有頌云見錢如患真仙子遇色如離大丈夫養氣氣
如龜喘息煉形似鶴肌膚生我之門死我尸幾箇
惺惺幾箇悟夜來鐵漢細尋思長生不死由人做
又撰真仙傳道集洎靈寶畢法授於呂公言天

地造化陰陽交泰內丹養命之道秘於玄都寶藏以
爲萬世龜鏡此後後歷廬山卷三級紅樓冉冉而昇
空矣乃五月二十日

贊曰道不可以虛妄得仙不可以詐偽成惟貴夫
真功實行也觀正陽子之未過但鐵衣武夫耳及
其拜東華帝君之後分玉篆以通天按全科而動
地鑄劍而青龍入匣燒丹而紫鳳朝之養氣而喘
息如龜煉形而肌膚似鶴自漢歷唐五百餘載止
度一純陽老仙而已甚矣哉人之難化也乃遊虛

神僊通紀

山登三級紅樓冉冉然飛上太虛自爾以來全真
教法漸有輪緒故可以爲金蓮正宗第二祖也詩
云鐵笛曾聞跨虎仙金丹親向帝君傳臨行付
與純陽子三級紅樓上碧天

純陽呂真人

謹按岳州青羊觀石壁記云曾祖諱景社至翰林學
士金紫光祿大夫祖諱獻位至河南府尹父諱渭禮
部尚書先生諱嵩字洞賓蒲州蒲坂永樂人也唐德
宗興元十四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林禽樹下

玄宗文宗開成元年丁酉歲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二
歲也龍姿鳳目鬚眉疎秀美鬚鬣金水之相頂筆
陽巾服道遙衣狀貌類張子房太史公之為人後任
五峯廬山縣令因暇日遊廬山之勝跡偶與正陽先
生相遇一話一言之間心與心契密受大道天道劍
法龍虎金丹秘文賜號熙陽子由是之後休官棄爵
專心向道師資膠漆未嘗暫離俄而之間仙人款
筆特邀先生東赴蓬萊之會呂公泣下拜啓師
真雲車東邁何日言歸遂以詩禱之曰功滿未未

神僊通紀

除會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
攢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先生
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儒極骨打正陽答云金丹一粒
定長生須真鉛鍊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
黑龜精骨攢四李中央合藥運三元八卦行齊成與
君成九轉一九入腹鬼神驚詩畢遂去自是之後
呂公隱於市鄧或貨丹而救疾苦或賣藥以惠貧
窮積功累行以至成真神化無方或隱或顯多遊蒼
梧南越之間嘗有詩云朝遊南越暮蒼梧神有

青蛇膽氣瀛三入岳陽人不識高吟飛過洞庭湖又
宋政和間洛陽上清宮題詩二絕曰吾來兩次謁三
清四大蒼生眼不明今日却歸塵外去五雲深處指
神京又云五雲深處是吾鄉四大皆非不可常今日
不知身是客來朝只在這邊停又於戊子歲中秋兩
京察判老有道者來謁閻人阻難之間已在堂上
巍然而坐曰願乞斗酒察判賜之一飲而竭仍索素
絹三尺以酒喫之搏入瓶中不辭而去急令追之已
失所在探瓶中展絹而視之上有畫像與先生狀

神僊通紀

貌無別神清骨秀耳出三毫後有二絕云飲酒須當
百十杯養壽河清千萬迴玉道日新通事塞玄關早
放地中雷又云千古間浮自在身唯然上善可開陳
或念念承承予教隔在閻浮寄下真後題曰純陽子
來宣和間泰山岱嶽觀石壁問題一聯云昔年留字
識曾來事滿華英徧九垓後因雷雨大作蛟龍戰闔
山勢崩摧唯先生墨跡儼然無損後九十年再遊
於此後題一聯云無奈蛟龍知我意故留蹤跡不
沉埋又題一絕云昔日曾遊此經今九十春紅塵

多少客誰是識予人後書云回公作隨方顯跡不能
備錄平生述作數百篇目之曰傳劔集飛騰變化接
引者不知其數後遊歷鄂州昇黃鶴樓冉冉飛昇日
當卓午五月二十日也市鄧中人瞻仰企慕但見隱
隱入于雲中矣

贊曰自古得道神仙數甚多矣然而鍾呂之名獨
顯於世雖樵童牧豎婦人女子皆知之者何也蓋
慈悲之心接物利生無所不至感人之最深耳老
松之精無情之物也猶且區區訓誨使成無上神

神僊通紀

仙況於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乎三入岳陽佩丹篆
千年之術重遊岱觀誦黃庭兩卷之經採南方
赤鳳之精奪北海黑龜之髓一粒定超於物外九
還普散於人間點白餅而作黃金折柳枝而成白
骨解之者回顏換質過之者起死回骸百怪形潛
袖有青蛇之劔九天詔下身飛黃鶴之樓故曰名
者天下之公器不可以多得其信然乎詩云三尺
青蛇照膽寒乾坤移向掌中有一從黃鶴樓頭去
留與人間接骨丹

海蟾劉真人

先生姓劉諱操字宗成號海蟾公燕山人也年十
六歲以明經擢甲科累遷至上相平昔好談性命之
說然終不得其妙一旦有道者來謁邀生堂上以賓
禮待之問其姓名默而不答但自稱正陽子願乞鶴
卵十枚金錢一文安金錢於板上而高累十卵危而
不墜海蟾歎曰危哉先生曰相公身命俱危更甚於
此海蟾頭悟先生乃收卵而藏之璧金錢而棄之遂
辭而去海蟾於是催設夜宴伴托沉醉以杯盤資

神僊通紀

器俱擲於地而碎之夫人洎兒女輩莫不怒責比及
朝退猶未解顏輒解印而辭官伴狂歌舞自述歌曰
余綠太歲生燕地憶昔三光分秀氣非角圓明霜雪
心十六早登科甲第紆朱懷紫金章貴各各綺羅
輕掛體而今在極掌絲綸倏忽從前春一寐非宵
家宴至三更兒女夫人并侍婢被予伴醉撥杯盤
擊碎珊瑚珍玉器兒女嫌夫人惡忘却從前衣食樂
來朝朝退怒猶存此兒小過無推托因此事方省悟
前有輪迴誰救度退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

出路遂易衣而道處於早賦以辱其形又述一聯云
地離大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厥後遠泛秦川
陶真於太華之前道跡於終南之下願精煉氣以至
成真忽一旦於代州壽寧觀以墨水潑成龜鶴齊
青四字約一丈餘并自寫真於壁間繼有西蜀成都
府青羊宮以墨水潑成清安福壽四字代州鳳凰山
未儀觀潑成青山福海四字三處相隔不啻數十里
皆同日而書之以表其神變無方耳後題長篇詩
云醉騎白驢來倒提銅尾揀荊筒碧眼奴擔著獨

神僊通紀

胡瘦自忘塵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
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
崑崙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黍釀白醪便是
仙家景醉卧古松陰閑立白雲巔要去即便去直入
秋毫影隨代所顯靈跡甚多不能具述聊記其大
槩云

贊曰甚矣富貴之難捨也眷屬之難離也苟有能
捨而離之者未有不登大羅而遊玉京者也自古
迄今吾於海蟾先生見之矣由進士科登燕國相

懷金章而思若九族曳紫綬而名滿四方一旦遇正
陽子悟金錢之決破歎累卵之終危碎七寶而為塵
埃抵萬金而如糞壤拋大宅者三千口屏門兵者百
萬家辭官而在舞市鄧納印而棲遲山野煉氣於終
南之下陶真於太華之前故能蹈水火以無傷貫金
石而罔礙閱騎紫鳳手携霹靂之琴醉走白驢
脚踏崑崙之頂潑墨而書成四字化形而地隔千
山有以道不負人也信矣詩云擊碎珊瑚不相煎
歸來高卧白雲邊携琴直上崑崙頂冷笑浮

神僊通紀

生盡小年

重陽王真人

先主諱中孚字文卿家世咸陽最為右族當劉蔣
水竹煙霞爽塏之地營起別墅作終焉計其為人
骨峻雄壯氣象渾厚眼大於口髯過於腹聲如鐘
面如玉清風飄飄紫氣鬱鬱有湖海之相焉膂力
倍人才名拔俗蚤通經史晚習弓刀富廢齊鼻昌
間獻賦春官廷竟而黜復試武舉遂中甲科逮
乎四十有七歲也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

神僊通紀

四十而不動心吾今已過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紆紫
懷金不亦太愚之甚乎遂辭官解印熟妻屏子拂衣
塵外類楚狂之放蕩焉時正隆己卯四十有八歲也
其河橋上過屠門嗜醜根而大嚼焉有二道者各披
白氍忽從南方儻然而來煙霞態度霄漢精神觀
厥眉宇大抵相類先生不覺驚起趨進俛首前揖
相與語言皆出世語潑塵垢錫鬚削首如解而
醒如瘖而鳴審授真訣更名曰誥字曰知明號曰
重陽子既畢指東方曰汝何不觀之先生回首而

望道者曰何見曰見七朵金蓮結子道者笑曰豈
止如是而已將有萬朵玉蓮若夫言訖忽失所在
由是之後落魄不羈乞食於市徑築破瓢眠水卧
雪有詩曰四十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一粒
金丹色愈好玉京山上顯殷紅明年庚辰有一道者
同宿月中乃言曰吾居西北大山之中徒間有人善
於談演陰符道德尤所精通聞君手昔好此二經詞
不相從試往觀聽先生躊躇未之能決道者忽起
拋拄杖乘風而去左右求之杳無音耗茫然如有

神僊通紀

所失比及中秋過醴泉縣再遇道者趨而拜之所
然相邀入於酒館共飲之次問其鄉里答曰蒲坂永
樂是所居也又問年甲幾何答曰春秋二十有二後
問其族默而不言遂索毫楮書秘語五篇使之
詳讀先生讀之數過方悟妙理成之曰天機不
可輕泄即令投之火中道者曰速往東海丘劉諱
中有一俊馬可以擒之言果不知所在其一篇曰
蒼臨秦地泛遊長安或貨丹於市邑或隱跡於
山林因循數載觀見滿目蒼生盡是死頭下鬼

今逢吾弟子何不頓拋俗海猛悟浮鷺好餐霞於碧
嶠之前堪煉氣於松峯之下幹旋造化反覆陰陽煉
列宿於九陽之中聚萬化於一壺之內千朝功滿名
掛仙都三載殷勤永鎮萬劫恐兩來遲身沉泉下
其二曰莫將樽酒戀浮雲每向鄧中作繫腰龍
虎動時拋雪浪水聲澄處碧塵消自從有悟途中
色迷意眩記不計聊一朝九轉神丹就同伴蓬萊去
一遭其三曰蛟龍煉在大峰亭猛虎擒來因水精強
意莫言胡論道亂說縱橫與事情其四曰鉛是永

神僊通紀

藥承是鉛精識鉛識汞性住命傳其五曰九轉成
入南京得如友赴蓬瀛先生遂歸劉蔣自搆一卷
題其榜曰活死人墓又以紙牌立於墓上曰王害風
靈位自作詩曰活死人兮王嘉乘水雲別是一般
諧道名喚作重陽子謹號稱為沒地理來者路
不忘懷行蹟須是挂靈牌他日又携酒一壺立於路
次有道人呼曰害風害風將汝酒來先生應聲
與之一飲而竭却遣先生以空壺就甘河中取水
令自飲之其味極佳真仙酌也道人告曰吾海蟾

公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以來不復飲酒但飲水而
已常有醉容因述虞美人也害風飲水知多少因此
通玄妙白麻的襖布青巾好模樣真箇好精神不
須鏡子前來照事事心頭了夢中識破夢中身便
是逍遙達彼岸頭人忽一日自焚其庵鄰家爭來
救火先生但婆娑而舞人問其故答曰三年之後
別有人修乃題詩曰茅庵燒了事休休決有八人
却要修便做惺惺或猛烈怎生學得我風流大
定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迤邐東蕙經過底陽自畫

神僊通紀

一幅作三髻道者青松鬱裊白雲縹緲仙鶴婆
娑有出塵之格見史風仙欣然贈之曰待我他
日擒得馬來以為勛同又過洛陽謁上清宮題詩
於壁間曰立譚王風捉馬劉崑崙頂上打王魁你
還搬在寰海內贏得三千八百籌東海衛州見蕭
真人頗有仙風道骨深欲提挈盤桓數日話不
相投贈之嵩山溪曰真人已悟四海名先到只
為有聲聞却隔了玄元妙道可憐仙骨落入
鬼形骸一般衰一般老空恁一般了豈知玄妙

剛把身心做度日若孽高誦不識丹砂爐竈好將二
物鼎內結成丹服餌了得長生攜手歸蓬島真人
讀之終不能悟其妙旨但點頭而已祖師遂東歸
海邊徜徉數載接誘訓化既得立劉譚馬郝孫
王以足滿七采金蓮之數普化三州同歸五會一
日平等二日金蓮三日玉華四日三光五日七寶
其榜曰竊以平等者為道德之祖清淨之源乃
金蓮玉華之本三光七寶之宗普濟群生遍超
庶俗銀燭充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人人願吐

神僊通紀

於黃芽比比不遊於黑路玉華者氣之宗金蓮
者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一旦將引立劉譚馬
南赴汴京堯王逆旅中依泊歲餘多所指明因書竹
杖歌以示之曰一條拄杖名無著節節輝輝光灼灼偉
矣虛心直又端東頭都是靈丹藥不搖不動自
清間應物隨機能作海上專尋知交來兀誰堪
可為依託昨宵夢裏見諸虬內有四虬能跳躍杖
一引移一脚頂中逆斷銀絲索攢眉露日震精神
吐出靈珠光閃爍明焰挑來共樂然白雲不負紅

霞約書軍語之曰昔日披薩師真秘語云九轉成入
南京得知友赴蓬瀛吾今將赴其約問人惶然
遺世語祖師曰我三年前已題於壁矣曰地肺重陽
子強呼玉書風未時隨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
水為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人同又云雲風
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兩箇先生決定一靈真性
誠搜刷謂衆人曰吾歸之後慎勿舉哀言訖而委絕
焉丹陽不覺泣下甚憫衆皆勸之曰不可違仙師之
語丹陽曰入道區區尚無所得吾師素我違違何

神僊通紀

歸訴之未終忽聞目曰汝輩憾恨奚為若此昔日甘
河所得秘語五篇今付于汝丹陽再拜跪而投之復
謂譚公曰汝等性命皆在丹陽手中矣遂言物外
親眷曰一姪二子一山洞連予五箇一心確六明齋
伴天邊月七奕俱邀海上風真妙東頭拈密妙
晴空上面躡虛空東西南北皆圓轉到此方知處
處通又曰一弟一姪兩箇兒連于五逸做修持結為
物外真親眷擺脫人間假合屍周匝種成清淨境
逆相傳授紫靈杖山頭迸出靈華會我赫蒼萊

先禮師詩畢奄然返真異香馥郁瑞氣瀰漫白鶴翔
空青鸞拂地仙儀冉冉高出雲瑞士庶官寮號呼
瞻拜如喪考妣靡不讚歎真千古異事也於是
構棺擲衣食禮而葬之時大定庚寅正月初四日也
升遐之後瀆儀橋下談玄誘派老之心劉蔣溪遂賜
藥愈張公之病或舞蹈於昆明池右或吟詠於終南
境中有以表其不死者也丘劉譚馬四子相携而入
長安見史風先生獻以松鶴圖史風笑曰當時留下
勸同正與此圖相合兩相比較毫髮無差於是歷
神僊通紀

神僊通紀

終南訪劉蔣住持祖庵修葺稍完却返梁園共
移仙骨發棺視之形神尚有生意四人交代員以
西行程途所到將酬館穀之資逆旅主人必曰先
有道者償債已訖竭力追之終不能見問其狀
貌乃祖師之化身也既至終南遂卜地而葬焉初遊
登州望仙門外見畫橋太險遂言曰此橋異日逢何
必壞衆皆莫曉其意後經一紀太守何公奕其陰
極遂毀其嶮而平堯之今改遇仙橋者是也繼有文
登縣作醮於五色雲中見白龜甚大背有蓮花祖

師端坐於蓮葉之上須臾側卧而歸縣宰尼庵寓
親見其事拈香恭禮命畫師對寫真容三州之
人皆仰觀焉丹陽聞之作滿庭芳以讚之曰古郡
登州望仙門外畫橋車馬難通重陽聖跡對來顯家
風預說逢何必壞經一紀太守何公謙噫嗟令人折
毀命正別興二之登重出現白龜蓮上端生空中宰
公緣底事得遇真容忽覩回身側卧祥雲動後返
仙宮分明見丹青遊出何處不致崇可謂死而不
亡者矣宜乎其為七真之祖也所有神僊無窮不

神僊通紀

能備錄東海西秦勸化道俗長歌短詠殆千餘
首目之曰全真前後集并雲中錄明鉛汞坎離之
說盛行于世又答登州道家書詩及十九技圖

書

善指首四時運轉能般年少之容三教分明解執平
生之苦諸公存想一悟齊修九轉成指日登仙八門
開長春伴敢希搜妙更乞投玄便作鄙章錄
于圖後

一輪明月吐光輝
桂樹香傳十九枝
正列中更分子午
放開靈彩射瑤池

一輪明月吐光輝

桂樹香傳十九枝

正列中更分子午

放開靈彩射瑤池

玉蟾和真人

詩曰

神僊通紀

盡知常與道為鄰
搜得玄玄便結親
悟理莫忘三教語
全真搜取四時春
養成元氣當充滿
結作靈神沒漏津
十九光明如我願
敢邀相伴樂天真

贊曰祖師出世四週
真仙飲甘河之一味
授秘辭之五篇
十九葉相承於桂樹
一萬枝不絕於金蓮
寶鏡高提照諫馬
壺中之景神珠獨耀
見立劉劫外之緣
誰知太古家風憑
衲衣而指度却羨三陽
名字仗傘竹以偷傳
錯上鈎竿大

士出默然之海
晚歸船船散人遊
清靜之淵作大教
權輿之主開全真
戶牖之先速功成
而名遂然後跨鸞
鶴而飛上青天也
張神童詩曰占斷
終南一洞天
曾來東海願諸仙
只憑入聖超凡手
種出黃金七尺蓮

玉蟾和真人

先生諱德瑾秦州甘泉人也
才能超技器識高遠
玄資霞映妙質雲傳
及其壯也尤攻翰墨
初隱身於刀筆吏
然清懷淡泊以道為心
未嘗

神僊通紀

取非義之財
幽人逆客靡不奉訪
偶因暇日過一道者
酌酒談玄終夕不倦
定為莫逆之交
他日目許大不能識
人公亦不悟但唯唯
應對而已後經月不
意道者身染惡疾百
醫無效數日告殞
於是備棺擲而葬之
比及數旬忽有老嫗
叩門相謁曰昔有道
者於此告亡乃吾之
婦子也奈何老矣隻
身飄然無所依倚衣
簪不給將何告也
和公憫之贈以金帛
老嫗曰我欲發墓
啓棺一面吾

子終身無憾矣懇求再四義莫能已遽令發棺不見骸骨但有所贈金帛而已復求老嫗亦失所在和敷曰神通變化如此奇異若非先聖能如是乎由茲感激屏棄俗緣退居林下精心修煉與道合真聞終南重陽祖師深得九還鍛煉之術乃往參同居祖度日益玄妙氣漸冲和心地開通有先見之明預知立劉譚馬將至乃與李公靈陽子同往餅店留錢四分告貨美主人曰今日當有四客仙至曰立劉譚馬以此待之既言而歸良久果有四道者至在貨

神僊通紀

美主人曰汝非立劉譚馬乎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以知之對曰和李二老已留美錢在此矣四人歎息曰真異人也食畢而往相見欣然甚於舊楚及升遐三年已前預命畫師寫出真相前凭虎頭昏然而睡衆莫能曉至大定庚寅歲二月十有九日乃召功德主馬公曰我家子厚恩無以為報汝若將來有大患難但請焚香密誦吾名即當救汝是日天氣清爽霞彩輝映東鄰西舍皆聞異香就草堂中批牘而卧寂然遺物而返真矣

乃預表歸期在庚寅年也升遐之後臨潼張叟火患痛疾求醫無功殆將屬纊一夕夢中偶遇先生詳說藥餌治療之法問其姓氏乃公也覺而用其所說疾果頓瘳足見先生之神迹有不死者存焉

贊曰甚矣哉人之難化也道之難明也以玉蟾子之慕希夷耽玄妙也道者造門定交而不悟千方萬便誘之而不悟又以鼻目警之而不悟又以惡疾感之而不悟又以尸解入棺而不悟又以老嫗來謁而不悟及乎啓棺不見骸骨并失老嫗

神僊通紀

然後知其聖賢之感應也乃洒然而醒矣棄妻子而歸隱林泉受簪冠而精研性命拜重陽而分明指訣得九轉而鍛煉成功先知四客之來明留餅直預畫三年之像剋定歸期幸能乘空步虛出神入夢可謂道不棄人也信矣重陽點破迷丹訣老嫗通開宿世緣笑凭虎頭歸去也風流同會紫金蓮

靈陽李真人

先生之名悞忘之矣道號曰靈陽子京兆終南

人也沈默寡言聰敏超世學問該博識量弘深道
德留心利名絕念詠由宿契得遇重陽家世真風
頓消俗念坎倒難顯朝磨夕煉常與玉蟾子和公共
結因緣愛人濟物損己利他多積陰功密符大造重
陽有詩傳與和公與李公首先志三人同速乎大
定庚申歲春二月世宗皇帝遣使召長春子正公
赴闕臨別謂先生曰劉蒞因緣祖師所建不可輕
視善自往持先生曰來歲春光早回鶴馭山野及
期專待主來衆人莫曉其理比及來年己酉二月

神僊通紀

先生無恙輒自清齋門人勉之曰我師肌體素羸
加以不穀將如之何先生曰汝等無疑吾專俟喪
主而已當是時也長春子得中旨還故山過秦渡
鎮盤桓不進先生遣門人往迎之長春遂往纔抵
庵中先生怡然化爲周蝶栩栩而歸矣祥雲拂地
瑞氣凝空青鸞容與白鶴翱翔士庶官寮靡不
欽歎於是長春子率門人具棺槨而瘞之時己酉
之三月初一日也

贊曰天下不二道聖人無兩心故王公和公李公

共傳秘訣同鍊還砂終南之丹桂齋芳海上之
金蓮並秀遂使全真門下列以爲三祖而尊祀
又何憚乎哉詩云兩手雙攜日月輪輝輝照破
萬華新臨行未肯輕分付直待長春作主人

神僊通紀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川二

夷山天樂道人 李道謙編
玉蟾真人

師姓和氏名德瑾秦州甘泉縣人天姿整秀志學之歲政事翰墨及冠隱身為刀筆吏然處事中正以道存心未嘗取非義財遇高人勝士靡不參請天德間以部掾出身方將遊仕宦途忽一道者過門師延至家酌酒談玄大適其意少焉而去他日道者復至臂擎一梟謂師曰此物雖許大眼了不

識人師乃悟為異人因問其鄉里姓字不告而往後月餘道者復來身染厲疾止於其家膿血汙穢殆不可近師為召醫百療不效經歲乃殂師備禮葬之又數月一老媪詣門泣且告曰老身有兒性嗜雲水不事家業近知遊居貴宅特來相尋師告以病殂媪慟哭不已曰老身與兒止是二口兒今既死何所託身師請以母禮事之一日媪曰吾欲啟壙一覩兒面雖死無憾懇告再四師為發塚但空棺而已中有祕旨一幅老媪亦失所在師嘆曰吾今

遇真仙尚汨沒塵坐中果何為也由是黜妻棄子易衣入道時聞重陽祖師亦遇真居終南乃往參同大定三年於劉蔣村結茅與靈陽李公三人同處既而心地圓通大得其妙七年丁亥重陽東遊海上師與靈陽共居暢道十年庚寅春馬諱劉丘四真將至師及李靈陽時寓終南太平宮留錢於貨美之家謂曰今日當有丘劉諱馬四仙客至可善待之良久四人果至貨美人邀之曰公輩豈非丘劉諱馬祁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由知之曰和李二師已留美錢矣四子嘆異食畢往見忻然相得師嘗命畫工寫真凭虎而睡眾莫能曉秋九月初師忽覺道體違和丹陽命長春侍疾至十四日脩然順化四子葬于劉蔣菴側畫凭虎睡者乃預表歸期在寅年也升仙之後有臨潼張公久患風疾衆醫莫效將屬續之際夢師至門告以治療之方問其姓名曰終南和玉蟾也覺而其疾少愈用其所告之劑疾果頓差張就菴設齋建亭以酬其惠謚曰玉蟾普明澄寂真人今祖庭石刻尚在

靈陽真人

師姓李氏京兆終南縣人聰明特達學問淹該天德間遇異人點化自是落魄不問家事視富貴若浮雲遠名利如桎梏徜徉泉石以道自樂韜光晦迹素厭人知故終身不告人名字里人但以李真人呼之至大定三年與重陽祖師洎玉蟾和公同結茅于劉蔣居之其於鉛汞龍虎之學多賴重陽指授七年丁亥夏重陽東遊海上師與和公止居劉蔣修身接物重陽至汴寄之以詩云傳

陽

語公和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其為交契可知矣迨十年春重陽升仙于汴梁丘劉譚馬四真人關待二師以叔禮是年秋玉蟾亦假化師與衆真同處二十八年春正月長春丘君奉詔赴闕拜別之際師囑曰重謂汝必能大開玄教今其時矣萬一善自保養乘春鶴馭早還吾專俟汝為表主秋八月長春得旨還終南是冬盤桓山陽淮洛之間明年春二月西歸過鄆郊秦渡鎮道衆請留數日先旬日前師無恙絕粒不食衆問之曰

輝

汝輩無慮吾惟待喪主而已即遣人促長春亟歸既至拜於榻前即賜之墨長春悟其旨命匠造棺未及成師已順化時三月初一日也長春以禮葬于卷側之仙塋敬謚曰靈陽權演化真人

丹陽馬真人

先生寧海人也號曰丹陽子祖諱覺字華叟通五經
為人信義言無宿諾嘗販繒於鄰境暮憩即中見
一貧婦擗踊哭泣聞人說云此貞婦也良人少亡
誓不復嫁孝養舅姑不幸併亡無資以葬方
欲質身以為棺槨之費公正色言曰鄰鄰疾病尚
且扶持里有死亡不為助給非孝義之坊也解縑
一束而贈之不通姓氏趨走前即父公之財物為

神僊通紀

暴客所劫遂不告人怡然而歸其妻問之託言賒
貸後經半載盜者分贓不均經公首露公曰贓物紛
紜展轉相閱連坐非一枉遭推勘賦滿百疋犯至
極形非好善之所為也可持銀二兩補爾不平之
怒其人遂感謝而去時方歲饑曝米於庭鄰婦
病之公出潛見後隱身而避之任彼將去父諱師
揚字希賢姿貌魁秀沉靜有度量生子五人取
仁義禮智信為名號曰五常馬氏之坊甚富於
質故號曰馬半州弟姪三人皆擢進士故有餘慶

堂今改為降仙坊者是也至辛亥歲饑饉存孫自
清旦有客倉皇擲繡履於案上輒過門而不知所
往公欲收入巾箱問舉之甚重解而觀之金吾射
目以權術稱之其重兩鎰旬日各未即奉與之客謝
曰吳呂仙也家在幽谷村罔採為業得金兩鎰欲
質於市稅監逼逐幾陷於刑賴公以免願兩分之
聊以酬恩公曰橫來之金慮招其禍辭而不受
呂仙曰公有黃向之風異日子孫當出神仙自後公
屢訪幽谷人問呂仙安否食云未示無呂氏之家

神僊通紀

疑其神人也先生之母所有寶翠為家婢竊而
去之眾人皆言急逐可得公一無所問由是資財
益廣享年六十有四先生弟二子也諱從義字宜
甫癸卯歲五月二十日子時生母唐氏夢謂麻姑
賜丹一粒吞而分瑞體如大色七日方消手握雙拳
百日乃舒為兒時常誦東雲駕鶴之語夢中屢
從道士登天良幾四十餘口每歛退食器古紙殘
粗身服舊裳昔道李無夢鍊大丹於完盆盆載
弗成曰神仙降臨則丹成矣一旦先生與家傑相

從遊戲至於爐下丹乃轉成無夢見而奇之謂先生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矣因爲領尸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遂莊厥丹乃成先生之德因此見稱孫忠顯美無夢之言以女妻之生子三人曰廷珍廷瑞廷珪先生以孝悌見稱夙賦聰明長通經史好與童稚戲狎輕財重義出舉收質無可入還者皆焚其券大定二年秋蝗大饑佃客劉淮盜殺耕牛將盡遂往視之曰年穀

神僊通紀

不登困乏糧食吾將賑濟汝不念牛爲耕稼之本使無罪而死地吾不忍也使劉淮自負皮肉而行於是老幼號慟告之曰方今法令嚴明此去必犯刑憲使父子不相見矣先生不言乃往經閣院施皮五張令劉淮面對三寶且陳殺牛之愆庶解冤結時人歌曰古揚陳寔今談宜甫有無知少年持錢三百來贖縫襖故相欺詐先生賜錢半千少年喪其小惠嘔唾之恆郭奉信比而退之或曰面上有唾拭之使乾曰拭

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先生謂同志曰昨夢人皆衣皂褐內一人素補兩肩泣告予曰我輩十萬人性命在公所主言訖奔入南巷我逐之見入屠舍劉清顏壁上有頌云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已經辛已殺此門若是不慈悲世世軸頭常斷抹夢覺聞屠豕之聲披衣視之見縛二猪其一兩肩斑白方悟夢中之人已亥猪也辛已乃劉公所生之歲也乃書頌於壁間屠者皆心大剛切未能誘化是夕又夢二鶴飛落於蔬園之間遂建

神僊通紀

道館招陸道士往待至丁亥年秋先生與遼陽高良才遊賞於范明叔之遇仙亭酒酣題詩其末句云醉中却有那人扶皆莫曉其意中元後一日重陽真人自終南抵東牟徑入遇仙亭先生問曰從何方而來曰路遠數千特來扶醉舟衆皆異其言又問何名爲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相與談玄不覺席上生風遂禮詩真人還居家度其妻富春氏開簾視之謂先生曰我觀王公面如芙蓉紅日騰瑠璃碧聲

若巨鐘語如湧泉堂堂然有正陽之風未當可
傾心禮敬由是待以師禮真人謂先生曰我欲
鎖卷百日不食先生從之關為環堵風雪四硯
水不冰窓外求詩者往來如織揮毫拂紙立賦
立成屢出陽神來坐閣中先生遣人瞻之則庵
中儼然然坐自孟冬初言亦詩詞各一首令先生
繼和仍賜梨一枚與先生啖之每五日芋栗各
六枚十日為梨為二令夫婦共食之自後凡經旬
日加一分三旬分三四旬分四至於十旬分為五

神僊通紀

十五塊合天地可耦之數先生漸悟真理遂
捨妻子受替冠乞食降心真人乃喜一日真人
言曰馬公破道人曰師何以知之曰昨宵夢飲
酒使人詢之先生曰得藥用酒因而飲多真父
先期而知之矣乃登崑崙煙霞洞先生忽患
頭痛急如劈裂人言曰馬公將不保朝夕矣
真人曰吾三千里外特化其人令死可乎遂呪
水與之飲訖而愈大定九年秋真人引先生輩
四人西邁登州太守純石烈待以師禮問曰後

會何期曰當在梁園後真人羽化於夷門訖石
烈改除南京副留守遂為喪主真人羽飛之後先
生引徒入京北乞自然錢得數十千復相約東
行取真人金骨改葬於終南頭梳三髻心喪
六年然生環堵夫三髻者有三言字乃真人之
諱也故尊而載之先生志如鐵石行若冰霜縱
橫闖化十有三年服不衣綺手不拈錢夜則露
宿人憐其寒答曰莫訝三冬不蓋被當留一點在
丹田一日謂門人來靈玉曰閣中人謂衣裳破

神僊通紀

碎重修理者云何對曰謂之折洗先生曰東方教
門年深歲破吾當折洗未及半月上司降符
文遣發道人各還本鄉先生遂出關長春立先
生方在隴山一旦謂李大乘曰吾道東矣余雖在
牒發中不能出關余若出關則秦中教風掃地
無餘矣且隨緣下山州中官民同狀保申獲上
山而居之先生自出關所到鄉邑垂髻載白歌
舞於道路出境迎迓如鳳凰景星爭先觀之
為快也既還鄉里復見居者劉清教之曰曩昔

壁間之頌不覺流汗二十換矣以日計之日宰三指
十萬之數亦已足矣况公壽八十有三族廣家豪
理當止殺公方省悟遂擇日設齋持砒器於郭
門外焚之是日往金蓮堂見其六味鹹苦不堪洪
給先生臨井祀之其若醴泉即人號曰靈液構亭立
碑傳於四方壬寅年五月東牟大旱嘉苗橋矣徧禱
山川一無所應州縣長禮請先生庶獲靈足名香
一藝膏雨沛然逮秋七月郡人設大醮於朝元觀連
日陰兩道俗惶恐疑將敗其壇壇先生曰無憂今日

神僊通紀

心晴果如其言至中元焚詞之際五雲繚繞鸞鶴
徘徊其感應之速也如此仲冬行過登州信士韓公
焚香致禱曰家有首并願少垂法力庶回其味先生
即往呪之其味頓變甘如飴密日晚兩作遂留宿於
韓宅戲書云門外兩颼颼天留人不留主公猶自可
打破道人頭象皆莫曉其意須更有康禪問道於
先生忽見蒼瓦墜空正中其首東方駭然悟末後一
句也重陽日醮畢天門啓於東南祥雲集於月際郡
人莫不瞻拜二月八日先生勸東牟瑯琊村人悉焚

船網風回雪霽忽見重樓翠阜異事駭人乃海市
現於南陽也癸卯年四月十三日主行芝陽醮事而
風雨大作衆人哀禱庶獲晴霽先生叩齒冥目似
有所祀須臾雲歛日出十五日申未間龍尾現於
東南移時不滅至夜彩雲貫月四月二十八日行詣
芝陽海市乃見自旦至午先生至回光庵馬從仕
喜自願焚資糧券十有餘解繼有鞠於聚魚網
而焚之海市復現依稀若龍中鶴馭之狀又郭耳藥
周者聚魚網而焚之忽見桑島之間雲陣橫斜煙

神僊通紀

光縹緲若甲馬神兵之勢先生居華亭之環堵林
檜一株枝枯心槁將代爲薪四月初九日沃之以水
俄有門人姚絃持純陽真人家譜至方知四月十四
日生於林檜下先生怡然曰予五月二十日生比及
此時決生芽葉乃作頌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
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李公稽首請釋其頌先生
笑曰此隱語也他日自當知之五月十七日李公夜
夢林檜南北各生二葉旦而視之芽果生矣至先
生慶誕之辰綠葉成陰方解其頌云四九三十六

日天地相合為七十二日氣候充足變枯為榮何有
難手全真庵移竹兩叢松一株時四月間也枝葉萎
黃道友崔公告先生曰此松竹還得再榮乎先生
欣然作詩一篇云道家門戶號長生意要乾枯段
舊形常使數竿常綠綠不教一葉不青青又曰我
通生法幹旋生布氣形骸轉換形窓外不惟君子
綠庵前又喜大夫青遂以潞面水沃之不旬日抽
心展葉金玉庵六月初三日植小松六株衆人稽首
曰全真庵之松竹得復榮壯金玉庵之小松獨何

神僊通紀

惟拜先生乃以真氣三時布之作詩三絕云六月
庵前種六松故然返列馬風風三番布氣無多
力六額還生有大功又云當時數伏改栽松道友間
閒試馬風我說六株無自活人傳三警有真功六月
初三種小松六株變色遇扶風祈榮我借重陽氣
應劫人傳三警功其松更不改柯易葉青翠可愛
邑人遂刊詩於石昔呂純陽以藥一丸詩一絕活萊
州龍興寺枯槐於今尚在其詩曰長拖布袖出河
東夜宿祇堂古廟中不夜城中留聖跡且教槐老

度千冬今先生以詩三絕活芝陽六松前聖後聖其
歸一揆芝陽貧士兩足俱廢哀聲甚切先生呪水與
之飲訖其行如飛樂武功者又患風痺百藥無功
先生呪果服之一日頓愈先生忽一旦歌舞自娛有
非常之喜門人忽報曰壬寅年十二月晦日孫仙姑
批牘棄世於河南矣享年六十四歲先生曰昨晚乘
綵雲奏仙樂東歸海上吾親見之吾之歌舞者蓋
高此也已預知之矣是歲九月在崑崙碧遇一庵主
持孤魂醮事瑞霞晃耀鸞鶴往來不可勝數東

神僊通紀

遊文山建七寶庵掘井九尺而不及泉大石阻之
先生題云穿鑿須當九尺深甘泉自可應清吟遂
命匠者再鑿至一丈八尺而寒泉涌出七寶庵半
車載巨棟路經險峻駕車人僵墮於轍間輪轉曾
聽其人念丹陽名號並無所損壬寅年三月懇於
濟南府舜廟老幼竟欲瞻禮爭門而入者幾十人矣
門脫其扇卓然而立一無所傷仲冬移栢二株
高可數尋植於七寶庵中漸成枯槁先生以真
氣吁之以水沃之旬日之間翠色如初下元日

文山加持醮事連日陰雨米人憂之先生聞空中語云重陽真人至姚來二公在傍亦聞之十六日補特縣令尼庵古武節仰視天表乃見一仙人青巾白袍坐白龜碧蓮葉上龜則動搖其尾家人百壽曰乃圖畫中王公也急備香火莫不禮敬忽見真人回身側卧東南去矣先生作滿庭芳以記之邑人摸於石上萊陽請先生赴遊仙觀議行醮事十二月中旬先生報云後三相見至二十二日重陽世之辰先生令于知一舞歸朝

神僊通紀

歡仰首而視乃見重陽師真與和公師叔立於空中冉冉然先生曰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人云正到淨潔處爭如拂袖歸呼弟子劉真一告之曰汝等作神仙豈為容易若遇魔難慎勿違怠謹而愈謹然後可得領吾此言不可忘也遂東首而卧謂眾曰我開眼也見合眼也見元來見不在眼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與門人談笑夜將二鼓風雨大作雷震一聲先生枕肱而羽飛矣酒枕監郭復中間扣門甚急出而視之即先生

也引入共話索紙書頌曰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平地一聲雷浩浩隨風起良又告別趨而去之鄉人有劉錫者是夜見屋隙間明如然炬運明視之見紙一幅用竹竿取下乃四句詩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東風已作仙勸汝伏降龍共虎自然有分亦昇天後題先生諱字急投火中焚之滿家如旃檀之馨少頃人報云昨夜先生羽化矣方知郭復中與劉錫所見者陽神也凡經七日神色儼然葬於遊仙觀初東華庵有松數十株

神僊通紀

枝葉皆變白色先生曰此松之白殆為我歎甲辰年正月十八日已午間進士劉紹祖等見空中鸞鶴徘徊雲霞變化重陽真人雲冠絳服丹陽先生三髻素衣現于雲表移時方去五月十二日己亥之晚先生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仙童侍側少頃為寒雲所掩當時于信等二十一人皆見其事先生葬後邑人常疑陝西徒眾盜去仙骨至乙巳年正月二十四日縣宰劉公出棺視之容貌若生肢體柔軟乃擲髮更衣四方聞之

爭為瞻禮輪蹄絡繹至九月後以石擲葬之所有分梨十化漸悟精微摘微三寶行化金玉等集刊行於世味其文美皆貫通三教囊括五行酬今和古託物喻人玄談妙理視蓬島如目前智劍慧刀逐三尸於身外遵之則遷善遠罪悟之則入聖超凡豈小補哉

贊曰首遇重陽先明九轉十度分梨暗傳消息之田賜芋別有機關通一氣未生之前指五行下到之處幹開王戶透入金門燦日月於壺中聚雲

神僊通紀

霞于崑崙內旋托神州之產頂分三髻之髮數十年卧雪抵霜幾萬里遊山涉水七原金蓮最先放徹五篇秘語獨自傳來霹靂一聲不負紅霞之約同緣萬劫還歸碧落之遊啓迪全真發揮玄教者也張神童詩云海上文章第一儒重陽曾向醉中扶古今多少修真者應比先生一箇無

金蓮正宗記卷之四

致七

長真譚真人

先生諱玉字伯玉譚其姓也世居寧海為人慷慨識度不凡孝義傳家甚為鄉里所重適大定丁亥冬風眩癱瘓纏綿不解鍼藥甚多皆莫能効聞重陽先生來自終南方在宜甫馬君宅中間居扶杖往謁將來治療之法先生扁戶不納公乃堅守終夕剥啄不已門忽自開重陽大悅以為仙緣所契乃召之同食而寢談話親密過於故交比曉下床舊疾頓

神僊通紀

愈四體輕健奔走如飛方知重陽之為異人也歐拋棄產金如視糞壤乞侍左右終身不退乃賜之法名曰處瑞字曰通正號曰長真子馮贈詩云超出陰陽造化關一心向道莫回還清虛本是真仙路只要安居養內顏先生既受師訣滅人我絕思慮戴青巾穿紙布大定戊子歲辭親戚別鄉黨從祖師左右南遊汴梁朝參夕請多得玄旨比及三年祖師乘雲而朝元矣乃以仙骨西歸劉蔣等之以禮厥後道跡於伊洛之間調神鍊氣雖託商紅

衡紫陌花林酒陣之間心如土木未嘗動念雖萬兩黃金未嘗為之折腰因循漂泊至水南朝元宮以為即然子鍊丹之地故愛而不捨自後門家大集尚疑駭然之食不已曾過招提就禪師處乞殘食禪師大怒以拳敲之擊折兩齒先生和血咽入腹中傍人欲為之爭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動心由是名滿京洛平昔好書龜蛇二字習而不已妙將入神有飛騰變化之狀奉道信士多收藏之以為珍寶後府中火災延燒數百家但蓄二字

神僊通紀

者皆免一旦戒門人曰重陽師真與我有蓬萊之約今將往矣言訖五色祥雲繚繞庭際青鸞白鶴翱翔往來於是首東面南枕肱而蛇骨焉時四月初一日也所有應世歌詠近數百首目之曰水雲深明鈿永汧流之道大行於世

贊曰長真老仙寧海豪士與三髻以同學拜重陽而受盟一夕之清談未終數年之痼疾頓愈抵千金而不顧挂百衲以甘貧鍊氣調神幾載長遊於洛下歸根復命半生不

返於山東鎮百怪以潛形龜蛇兩字握二儀而在手龍虎九粟正逢丹桂之芬芳又值金蓮之爛熳鉛汞注水雲之集煙霞為蓬閣之遊若非骨肉同飛形神共妙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張神童詩云風火習心鐵石腸正豪強裏使回光洛陽春暖神遊處猶有龜蛇鎮北方

長生劉真人

東萊長生真人叩金古族炎漢遺英矯矯雲龍堂壺嶽精湖不足以盡其含容星斗不足以極其

神僊通紀

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德樂推恩恤寒餒惠孤惻捨良田十餘頃與龍興巨刹以為常住種福之根當前宋太平興國間朝廷嘉厥孝義旌表門閭錫免祖征光照連即天不負仁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披城既挺世也謹事孀母特以孝聞誓不婚官憎華醜榮清靜自守希夷若昏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之誠屢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眈眈然未之許也大定己丑之春忽於鄰居壁間人所不能及處見揮灑

二頌而墨跡尚新不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歡賞其筆力通勁疑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決其信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屨而行携立譚馬三仙之英度海島歷山城先生聞之塌廢而趨香火而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手三子者亦相視而微哂方悟其頌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鏤肝薦誠刻骨效盟員几杖執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啟勤美其專精顧其神未

神僊通紀

之不群乃歎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於黃塵贈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龜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柳相喚知予意濯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崇生為之號處玄為之諱通妙為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立劉諱馬之充塞于九野與八紘遊汗梁寓夷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叩暮請行薰坐蒸委曲而挑幹玄機丁寧而啓迪丹經掃惑雲泮迷冰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遺物離人而退藏于天所謂得知友而赴蓬瀛也四子乃負仙骸報

洪恩叩感陽歷華陰寧神於劉將舊廬之洞四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適跡於洛京鍊性於塵埃混合之中養素於市鄆雜香之藜管絃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掩其精心灰為之益寒形木為之不春人饋則食不饋則殊無愠客人問則對之以手不問則終日純純定力圓滿天光發明乃遷居於雲溪之瀆門人為之穿洞室於巖根忽遇古井寒泉冷冷家駭且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煉之所經營也鑿之果然迄今洞宮號為三泉逮丙

神僊通紀

申歲復還武官往拜母氏相見甚歡卜太基之陰麗建靈虛之祖堂手植檜栢蒼翠成行吾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輒不辭而就縛坐控汗者近將十旬純陽祖師聽玉漏駕蒼麟下碧霄入幽園就柳尾付管城教之習文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縲絏之形比其出也翰墨絕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主醮于昌陽絲雲霞後壇白鶴舞度是歲也秋早如焚復披禱雨之誠既冬至厥壇四望無雲白來朝己午之交當有甘澍如傾言出有徵如影

響之應形聲自後東州醜壇獨師主盟必有祥風冷
冷捲堵幣而上騰其感應也如神迄今諸郡石刻
猶存受承安之三年也章宗聞其道價鏗鉤乃
遣使者徵之以鶴板蒲輪接於紫宸待如上賓
賜以琳宇名曰修真官寮士庶絡繹相仍六之儀
無時不盈明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敢巨額賜
靈虛龍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中春初六吉辰
鳴鼓集衆告之以闡苑之行曲眠左肱儻然返
真祥光氤氳氣紛綸所有遺之仙樂太虛盤

神僊通紀

賜同虛安閑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述黃庭奧
涉理窟條達聖真足以爲萬世之規絕

贊曰長生老仙坐張化權吞虛無吐自然乘紫
雲而下遊碧海之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
多劫之緣撞百闕通九泉驅四獸耕三田坐洛
陽之市丹壑雲漢之洞天融白雪以成粉既雲
霜而不煙聲名黃鼓於鳳州光華照耀於金
蓮構靈虛之紺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萊之宿
債然後骨肉都融遊宴八騫也張神童詩曰

蓬萊深處了天眞一點靈明迥出塵高卧東風歸
去後靈虛閑鎖碧雲春

長春立真人

真人諱處機字通密號曰長春子家世棲霞最爲君
族敏而強記博而高才眉宇閑曠舉措詳雅善相
者言足下有龜文必爲帝王師年未弱冠酷慕玄
風非長生久視之說不道也非駭鸞跨鳳之語不
誅也大定丁亥春聞重陽在崑崙山煙霞洞瑒
而往樞衣請教重陽見而愛之與語終夕玄機若

神僊通紀

改贈之詩云細密金鱗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
鉤彼予綬綬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先生拜而
受之旦夕親侍左右甘洒掃之役迨還從師東別
海山南遊汗梁歲月既久志氣彌堅師道之通過
於膠漆玄闕妙捷多所啓明一旦祖師赴蓬虛之約
遺物離人而入於天矣大華禮畢西遊鳳翔乞食於
碯溪太公垂釣之所戰睡庵除雜念前後七載脇
不占席一簑一笠雖寒暑不變也人呼爲蓑衣先
生妙合虛無理通玄奧後歸劉蔣以爲先師舊隱

之地戀戀不能捨去大定戊申春二月世宗聞其名遣使召赴闕所賜甚厚待詔於天長觀久之奉勅王行萬春醮事速四月朔以中旨住持全真堂仍御書篆額五月初一日召見於長松為秋七月十日再召見剖析天人之理演道德之宗甚樞上意應制獻瑤臺第一層曰寶運龍飛當四海群仙降跡時萬機多暇三靈協贊不動捨旗玉樓金殿廣開月室風樹臨池靜無為泛絳舟鳴榔涼筆杆甚深惟前王創業太平難過道難期會逢天祐退充入首玄教間

神僊通紀

迷坐朝垂聽服伴亦松談論希夷勝驅馳向人間一度天外空歸上覽之大悅薄暮言歸翌日遣中使賜桃一盤先生不食茶果已十有餘年以其聖恩過厚強餐一枚至中秋得旨還山仍賜錢十萬表而辭之速已酉歲二月鶴駕出燕臺抵闕陝間忽聞哀詔下先生歎曰嗚呼生死之大貴為萬乘富有四海不能終於百年若之何哉遂浩然有西歸之志度函谷歷終南隨方闡化玄風為之或然明昌之改元也東還海上歸隱棲霞修建

壇宇比及戊辰歲道價鴻起名滿四方天子嘉之特賜為太虛觀仍加賜玄都寶箓六十餘卷以為常住居無何兵革滿河朔簡宋使洎至使各持詔來宣問北方大蒙古亦使便宜劉仲祿來宣人皆以為師當南行蓋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則殺戮大過況復言語不通而我師不言但選門人之可與共行者得十八人同宣差劉仲祿西行過薊至德興府寓於龍陽觀以詩寄燕京諸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于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索冒寒

神僊通紀

遊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殊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過白骨旬陰風積寒入骨髓險阻難難備嘗之矣乃作長篇古調以記行也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深溪遠亂石當道卧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徹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後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鳥不鳴空寂寂羊腸

孟內聖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數擲
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
象懸車束馬而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
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
如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為雪山前草
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西行數萬里凡所見
山形水勢奇人怪物不與中國同者甚多是時成
吉思皇帝方守算為國未下宣差劉仲祿乃以師
見帝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命遠逾萬里而

神僊通紀

來此間朕甚嘉之對曰山野奉詔而起者天也非人
力之所為也上賜之食食畢問曰真人遠來有何
長生之藥以資朕手師曰但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
之藥上愛其誠實由是每日召見即勸之少殺戮
減嗜慾前後數千言耶律晉卿方為侍即錄其
言以為玄風慶會錄皇帝皆信而用之問鎮海曰
真人當以何為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父師者有
曰真人者有曰神仙者上曰從今已往可以神仙號之
至癸未春首奉旨以甲騎數千送還燕京初改天

長觀為長春宮更修白雲觀合而為一以北宮萬歲
山太液池并賜之改為萬安宮詔天下出家善人皆
隸焉仍賜之以金虎符便宜行事前後所受詔勅甚
多師既住持長春宮而教化大行全真之道翕然
興主持醮壇祈風禱雨刻期不差如影響焉十有萬
戶莫不歸向師方逍遙自得凡千齋之餘必以數騎
往遊萬安宮說山溪之富盛樂禽魚之蕃息日凡
一往將暮則歸歲在丁亥六月二十有三日因疾不
出人報已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

神僊通紀

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龍龜魚鼈盡去池遂枯竭
北口山壁自摧師聞之笑曰山摧池枯吾符與之俱
手七月初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
云吾沒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為道鄉公正當
其時也住持大宮觀皆勅賜名額仍有使者佩符乘
傳此時乃功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此白
驗吾歸無遺恨矣既示疾九日午後一刻昇霄空堂
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現
起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斤八絃如咫尺吹嘘

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聞遂
歸葆光堂栩栩然蝶化矣是時有青鸞白鶴徘徊上
下瑞氣瀰漫仙音繚繞乘空而去官寮士庶靡不瞻
拜殯於白雲觀之處順堂焉三年之後啓棺更衣手
足如綿顏未如生所有歌詩雜說書簡論議直言
語錄曰磻溪集鳴道集西遊記近數千首見行
於世

雪峯贊曰乾坤作堂屋日月為燈燭棲霞一老仙
俯仰於中宿對衆口談天語句噴冰玉開啓玄

神僊通紀

微機潛享高宮祿煅煉神何清神光炫二目起立
身何輕清風生健足大道興不興到處人心服全
丹成未成白雲滿巖谷

贊曰僕嘗遊燕臺見三人相與論立仙翁之功德
其一人曰我以為磻水溪邊七年苦志實玄堂上數
載流光鍊金丹太藥之基種大棗交梨之樹出
神入夢幹地曰天此功德之最大者也其一人曰
非也我以為修宮立觀傳教度人開金真之界之
蓮種無影三花之樹受簪冠者半天下談道德

者西世間無人不飲於重玄有物盡活於此化
此功德之最大者也其一人曰乃二公之所說見
其小不見其大得其麤不得其精取太山之半拳
拾鄧林之一葉也我則以為當蒙古之銳兵南來
也飲馬則黃河欲竭鳴鑼而華嶽將崩玉石俱
焚隨愚並戮尸山積而依稀犯斗血海漲而髮
鬣彌天赫威若雷無敵如虎幸我長春丘仙翁
應詔而起一見而龍顏稍霽再奏而天意漸回
詔順命者不誅許降城而免死宥驅丁而得贖放

神僊通紀

虜口以從良四百州半獲安生數萬里幸皆受
賜所謂展臂拒推拳之嶽橫身遮潰岸之河
救生靈於鼎鑊之中奪性命於刀鋸之下不啻
乎百千萬億將逾於秘穰京坡如此陰功上通
天意固可以碧霄往返白日飛昇又何用於九轉
丹砂七還玉液者也張神童詩云磻溪鍊就九
還砂道德文章第一家三島有期應去也至玄鸞
鶴愛棲霞

玉陽王真人

先生諱處一號曰玉陽子王其姓也家居寧海之東
 年幼喪其父事母至孝體貌魁梧為兒童時不雜嬉
 戲好誦雲霞方外之語七歲遇東華教主授以長生
 又視之訣年一十有四歲也偏步山間見一老翁坐
 於盤石之上呼之使來摩其頂而謂之曰汝他日必
 揚名於帝闕當與玄門作大宗師言畢乃起曳杖而
 行先生從而拾啓曰公何人也答曰我乃玄庭宮

神僊通紀

主也回首不知所在自茲之後語言放曠不與世合
 行止顛狂適大定春二月中因暇日遊宴至范明叔
 之過仙亭乃見終南山重陽祖師在焉祖師觀其骨
 格非凡乃曰汝首從吾否乎先生曰僕所願也敢不
 唯命遂侍左右與立劉譚馬定為莫逆之交修真
 秘訣靡不窮討祖師呼而告之曰文登縣鐵查山雲
 光洞是汝登真之所可以往居幸無怠懈汝之名
 號他日吾與汝送去先生於是拜辭而歸隱於洞中
 至四月間祖師將遊龍泉借范明叔傘以蔽日立劉

譚馬先行祖師在後可半里許忽擲傘於空中飄飄
 然起西北而飛不知所往立劉輩驚駭反走而問其
 所由曰搏扶搖而上不知所以然也自辰至晡傘乃
 墮於雲光洞前擊破其柄中有道號曰金陽子名
 處一翁音竹篇韻中本無此字蓋祖師之所撰
 也字作七人表金蓮七原之數大約擲傘處與雲
 光洞相去二百餘里先生得之他日來謝祖師贈
 之詩云修行事理記丁寧只安心中靜裏明眼界不
 生龍自住鼻門無閉虎常停舌根退味心神爽耳

神僊通紀

內除聲腎水清南北混融歸一處東西交媾滅三
 彭木金廚杖盤桓任與蛇相隨自在行結作金丹
 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先生拜而受之從此之
 後往來於登寧之間夜則歸於雲光洞口偏翹
 一足獨立者九年東臨大海及海未嘗昏睡人呼
 為鐵脚先生立其人贊之曰九夏迎陽五三冬抱雪
 眠如此鍊形九年而入於大妙順行逆行或歌或舞
 出神入夢接物利生適大定戊申歲世宗聞其道價
 甚高仍遣使以幣聘之遂赴闕僧徒懷嫉妬心多

輸金於中使以爲先生非真仙也鴆酒可以驗之上以爲然乃賜之三杯先生飲訖殊不煩燥終莫能言上乃驚謝賜之金冠法服駟馬安車勅建全真堂以居之仍御書額己酉歲清明後五日得中旨遷故山復賜之金帛鉅萬表而辭之逮承安三年秋八月章宗詔求隱逸召至闕下朝於便殿應對如流天子大悅勅賜體玄大師初修真觀以吾之泰和壬戌歲勅赴亳州太清宮主行普天懣事萬鶴翔翔太上現於雲中面赭於日先生有詩云聖感傳宣出洞天金門

神僊通紀

演教慶無違東方雲海玉陽子特受皇恩第四宣白此之後還歸雲光洞度道士者千餘家東牟有遲金者袁家也待師甚厚一旦忽冒風邪百醫不能療遂不起先生憫之即令煮青魚五十尾以餅捲而餐之既飽而起行步如飛一方駭然望風從化師乞食至登州福山縣見潘山人身及將葬以手扼兩耳鳴言地府不得收須臾即起飲啖自若其子多以財貨謝之先生微笑拂袖而去方在寧海時二兒徒欲加害於先生各持杖邀師同飲俟醉而共加捶焉未及其酣二

人自相毆擊其人中痛而死觀者驚惶以爲必多相累無所逃竄先生即大呼曰東嶽不得收須臾即甦衆憂遂解行至濟陽縣告法名者甚多將及三鼓先生濡毫落紙書作賊人二字復厲聲言有賊來皆出門見執兵器者數人驚惶逃竄不知所往聖水洞前有巨石斜出可數丈許遊歷者頗以爲懼衆議云之鍾鑿俱興數日擊毀百分未及其一師笑而往運鍾三擊聲若雷霆石已墜矣仍有紫煙罩滿巖谷三日方散大定丙午歲重陽降跡之日丹陽飛骨之期先

神僊通紀

生赴琅邪村誘化船戶盡焚魚網遂感海市現於東南室樓翠阜貝闕珠宮驚駭數日因借東坡韻書一篇之多不載以至禱龍即雨烹雞復還漏瓶注酒拈板生枝不可備錄速貞祐丁丑歲月二十三日有五色雲自東南來二青木捧詔而下旌幢蔽天衆皆瞻禮先生告門人曰三日己前衆聖皆至言訖焚香朝禮十方索筆書頌云躍出乾坤造化權神光晃朗遍諸天飄飄鶴馭超三界喜受金書玉帝宣靈筆而卧奄然返真祥光溢於山谷瑞氣覆於川原數

日不散平生所集歌詩近千餘首目之曰清真集雲
光集盛行於世

贊曰鍊精玉陽韜光聖水竹傘柄中暗傳台號鐵
查山下多做工夫三冬抱雪以安眠九夏迎陽而
行直故能混南北而歸一處構東西而滅三彭累
遭仙聖之傳言四感帝王之降詔飲鴆酒而容光
不改楚魚網而海市橫空潘公已死聽三唱以重
遊蓬老丈癱賜一餐而再起童子出從於鑪內老
君高顯於雲瑞手舉鐵錘巨口已聞於落澗口

神僊通紀

傳王訣羣山竟見於搖峯無根撼上枝葉重生
沒底壺中酒醪不漏鶴降而壇前屢舞鸞燕而
架上重鳴盜者執兵而反遁完徒舉杖而自毆躍
出乾坤之造化幹回日月之機閨席下門徒親履
者數千百宋平生手段共傳者三十六端故能受
玉帝之宣赴金蓮之會也張神童詩云名高曾受
帝王宣感得金書賜體玄道德已成神已化鐵查
山下水依然

廣寧郝真人

先生諱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道人家世寧海歷代
遊宦先生朝列之從弟也事母至孝資質豐美不
慕榮仕深窮卜筮之數黃老莊列未嘗釋手凡遇林
泉幽寂之地則徘徊而終日忘返大定丁亥秋貨卜
於市士大夫環列而坐重陽最後至背面而坐先生
曰何不回頭重陽曰只恐先生不肯回頭先生獨驚
遽起作禮邀赴他所閒話往來問答如石投水先
生獻詩云同席諸君樂太古未明黑白布夷路今朝
得遇達人吟伏望先生垂玉句重陽答曰口受郝公

神僊通紀

通上古口談心印神仙路足聞翠霧接來時日要先
生清靜句先生覽之得意而歸至來年戊子歲三月
中專往崑崙山煙霞洞焚香敬謁甘酒掃之役重陽
乃賜之法名曰大通號曰廣寧子與五劉譚馬同侍
左右逮七月間重陽令諸弟子皆歸寧海惟立公侍
側不數日後命立公往呼太古既至乃告之曰我有
布袖剪去兩袖我要替背與汝過久自緩袖去先生
拜而受之蓋象古人傳衣之法也自是之後重陽南
歸汴梁先生往來河北乙未歲乞食於沃州方悟重

陽客語漠然開發遂往橋上默然靜坐饑渴不求
寒暑不變人饋則食不饋則否雖有人侮狎戲笑者
不怒也志在忘形如此三年人呼為不語先生一夕
天色昏冥獨醉者過以足蹴先生於橋下默而不出
者七日人不知者以為先生何往忽值客官乘馬將
過而馬驚躍挫之不進客遂墮馬問左右曰橋下
必有怪事不然何吾馬之驚也命左右往視之則
一道者奄然正坐問則不語以手畫地曰不食七日
矣州民間之爭往饋食焚香請出但搖手不應只於

神僊通紀

橋下復坐三年水火顛倒陰陽和合九轉之功成矣
乃忻然而起杖履北遊盤桓於真定間往來請善者
不知其數大興宮觀昇堂誘化玄風為之熾盛以
悟南柯示象云北師重陽子崑崙太古仙二人結約
未生前托居凡世飛下大羅天共闡玄元教行藏度
有緣奈何不悟似流宗別後相逢再約一千年自明
昌後復歸東州別建琳宇多度門眾預於三年以前
命匠者鑿為地宮焚之以甃日凡一往偃息其中
告之曰臘月三十日打算如是三年法體康健語

門人曰師真有蓬萊之約吾將歸矣言訖卧而返
真正當臘月三十日也享春秋者八十有四平生
歌頌深明龍虎顛倒之說牽引卦爻外降之數目之
曰太古集大行於世

贊曰廣寧道人窮探易象憎俗態而頭拋妻子
慕玄風而喜受簪冠歸隱於煙霞洞中恭禮於
重陽席下工夫展轉手段施呈茂揚太古之精
華吸盡全真之骨髓按龜蛇而交結運龍虎以
盤旋寧海市中暗得傳衣之妙沃州橋下堅持鍊

神僊通紀

氣之功身外觀身口中三彭滅而水火顛倒四氣
流而鉛汞調和自然九轉丹誠三華果結卒赴蓬
壺之舊約預占臘月之畫期若非跡寄人間心通
象外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張神童詩云處市居山
任自然靜中參透易中玄而今醉卧蓬萊上萬
古人傳太古仙

清靜散人

仙姑者孫忠翊之幼女也家世寧海初母夢之鶴
母於庭中良火六鶴飛去獨一鶴入于懷中覺而有

娘乃生是女性甚聰慧在閨房中禮法嚴謹素喜翰墨七工吟詠既年過馬氏生三子皆教之以義方適大定丁亥冬重陽先生來自終南馬宜甫待之甚厚仙姑未之純信乃鑽先生於庵中百有餘日不與飲食開闔視之類采勝常方始信奉仍出神入夢種種變現懼之以地獄誘之以天堂十度分梨番賜芋宜甫遂從師入道仙姑尚且愛心未盡猶豫不決更待一年始拋三子竹冠布袍詣本州金蓮堂禮重陽而未度先生贈之詩曰分梨十化是前年

神僊通紀

天與佳期本自然為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仍賜之法名曰不二道號曰清靜散人授以天符雲篆秘訣而已重陽乃南歸汴梁而委說馬真其仙骨歸葬終南仙姑聞之遙遷西邁穿雲度月卧雪眠霜毀敗容色而不以為苦逮壬辰之春首亦抵京兆趙蓬萊宅中與丹陽相見參同妙旨轉涉理窟丹陽乃贈之以鍊丹砂曰奉報富春姑休要隨予而今非婦亦非夫各自修完真面目脫色三途鍊氣莫教麤上下寬舒綿綿似有却如無箇裏靈童調

引動行赴仙仙姑謝而受之相別東西各處一言鍊心環堵七年之後三田返復百竅周流遂起而東行遊歷洛陽勸化接引度人甚多一旦書卜算子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頻爇燭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棹三闖透仙樂頻頻奏常飲醍醐酒妙藥都無頃刻間九轉丹砂就書畢告門人曰師真有約各赴瑤池仙期至矣沐浴更衣問左右曰天氣早晚皆對曰早午矣遂結跏趺奄然端坐而處順焉顏色如生香滿室瑞氣絳絳似覆原野終日不散時壬寅年十二月

神僊通紀

二十九日也當此之際丹陽方居寧海環堵之中仰而視之見仙姑乘五色祥雲飄飄然在空中懸之中笑而言曰吾先歸蓬閣矣丹陽聞之拂衣而起舞因作醉仙令以自慶云
贊曰不二名高守一功大降自富春之族生從忠胡之家配丹陽超世之才殞寧海半州之產割受頌拋於三子投玄往拜於重陽毀光容而西度終南冒風霜而東離海上七年環堵鍊成九轉丹砂一句真詮撞透三闖正路六回賜芋十化分梨

或培劫外之因緣及復壺中之造化養胎仙而心
 遊汗漫委蛇設而身列蓬萊大矣哉懋矣哉獨分
 一泉之金蓮得預七真之仙列者也張神童詩云洗
 盡胭脂兩臉霞十年辛苦種黃芽功成穩跨青鸞
 背開列金蓮第七華

神僊通紀

神仙通紀雜傳

第十九冊

妖人邪法

黃巾賊張角

附張魯張衡

海賊孫恩

妖賊宋子賢

呂用之

張遇賢

方臘

附方肥

李法良

唐賽兒

妖僧明本

錢成

李福

趙羣

李子龍

葉玘

王臣

葉玘

鄧常恩

劉普善

馬隆

李伯川

沈淮

蕭芥

呂鶴

馬祖師

呂某

張鎮

馬相

李應乾

田統

張金峯

李五

程鵬

楊子雨

徐鴻儒

破妖賊奏疏 六條

禁妖書妖言

李致省

段朝用

周鳳岐

姚江書生

王好賢

西角頭幻戲

南屏寺幻戲

利馬

邪法滅身

李少君等

郭京

洪真

馬道人

妖書

妖魁

耳中匙

赫中原 火爐

一條

妖人亂國

黃巾賊張角

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而信之於是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官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詭言

神僊通紀

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書京城

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

人期會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請徐奉

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來及作亂四角

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馬元義於雒陽

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知事已露真公夜馳勅諸方俱起

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亦名為蛾

賊為角自稱天將軍角弟寶地公將軍寶弟人

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

逃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乃發天下精兵遣
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
朱雋討潁州黃巾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遂圍皇甫
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
約束軍士皆束炬棄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
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
亂奔走遂大破賊斬首數萬級盧植連戰破張角斬
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擊動造作雲梯垂
當拔會遣小黃門左豐視軍索賂遺不與誣植不進
神僊通紀

其之罪檻車徵植仍詔嵩討用嵩與角弟梁戰於廣
宗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
以病死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
陽斬之斬獲十餘萬用餘黨以趙弘為帥眾復盛據
宛城朱雋與荆州刺史徐璜等各兵擊弘斬之賊帥
韓忠復據宛相拒雋登王山以望顧謂司馬曰吾知
之矣遂解圍又擊破之斬首萬餘級眾復奉孫夏
為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眾先登拔宛城
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斬萬餘級於是黃巾

破敗其餘州郡所誅每郡輒數千人

五斗米賊張魯

張魯祖陵客蜀學道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
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
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將兵
擊漢中虜太守蘇固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
師君其來學道者已信號祭酒大都與黃巾相似諸
祭酒皆作義舍又置義米肉懸之行路者量腹取足
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

神僊通紀

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建安二十年曹操自散關出武都征魯魯欲舉漢中
降其弟衡不肯率眾相闕操攻破之魯乃奔南山入
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
意未達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也遂封藏而去操其意
之又以魯本有意遣人慰諭魯使盡將家屬以出
操遂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邑萬戶
封魯五子皆為列侯又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詔曰
原侯

奉五斗米道賊孫恩

孫恩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恭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營就人借瓜刀其王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恭傳其術恭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及恭為道子所誅其從子恩遂逃入海眾聞恭死皆謂蠱蛇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恩聚亡命得百餘人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宮內神僊通紀

史王凝之於是會稽吳郡兵與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八郡一時俱起皆殺長史以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朝廷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去朝廷乃以徐州刺史謝琰為會稽四史成海浦恩復入餘姚破上虞寇邢浦善謝琰朝廷

大震遣靈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恩復還海於是復遣牢之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倉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敗雅之軍牢之進擊恩恩復還於海轉寇倉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劉裕總兵緣海距戰恩眾乃敗狼狽赴海尋又集眾北寇廣陵陷之後浮海而北劉裕躡之累戰大敗由是哀弱公海而遠裕亦尋海要截之復大破之於倉瀆恩遂遠遁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為臨海太守羊景所破窮蹙自沉于海而死妖黨及妓妾等皆謂之水仙神僊通紀

投水從死者以百數愚民之愚一至此乎餘眾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元興二年循寇東陽劉裕討循循害急遂浮于海乃泛海到番禺寇廣州刺史昱隱之而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入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虛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北伐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姊夫也勸循乘虛而出初道覆欲裝舟船使人伐材於南康山詐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中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賣衣物市之如是數四故船版

大積及道覆舉丘按費券而取無敢隱者乃并力裝
船旬日而辦遂寇南康害鎮南將軍向無已連旗南
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又敗衛將軍劉毅於秦洛州
徑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
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能聽道
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
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竟為裕所敗

妖賊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
神僊通紀

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縣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
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
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
之遠近感信且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
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
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
素無坑止妖妄且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京房易
飛侯曰妖言動眾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

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神僊通紀

廣陵妖亂志

唐羅隱

高駢末年感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氣遂絕駢聞之以為信然乃謝絕人事屏弃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被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絕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

日素用之等因大行威福旁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縉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駢馬皆云上山遣來為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為冥助遂修崇之迴廊曲榭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

公廨邸北跨河為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十遊局錫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縠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闌一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軍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顛掉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

指畫紛紜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左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速下兩縣率百姓菁蓆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戲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護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魏岫拂眉青常即年

少就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遂成
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於宜
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帖五十率至
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揚子
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
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旁立一大木柱上以金
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
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關之處故埋石以礮之偽云人
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

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一村
媪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悞損
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
壞墮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
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徑當
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曰張生先少年時嘗學
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爲之否若有
但請此人當之無不齏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
老夫久不為此戲手足生疎然為令公有何不可及

期衣婦人衣匿于別室手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
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蔬血灑
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鬪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
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
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納五百金
賂於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
駢為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
難色用之曰用勝為鹽城者不為勝也昨得上仙書
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

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匿一
銅匕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
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
置坐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
邑之間悉合反爐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
自此雖無大段燒焚亦未免小驚駢也於是用之
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投道家
秘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
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

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
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壽不久當降某等此後
誦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廣
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
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為鶴大如小
駟羈轡中設機楨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
之仰視空潤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煉金丹
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諸月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

璜以貨茗為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為
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與
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惠悟事諸賈皆
得歡心時或整履挂簪匿家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平
於家乾符初羣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
其舅徐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微弘微自
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弘
微既死用之復客於廣陵遂綴巾布褐用符藥以易
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靈道實法者誦

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
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
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奇楚之過為儒服目之曰江
西召巡官因問薦於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
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為制其名因字之曰無
可言無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
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因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
素負賤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兵
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

有梁纘陳拱馮緩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
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
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
下相蒙大逞欺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
知愧恥自贖是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
為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
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
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
狡兇狠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

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
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己者縱護
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家更
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
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為人臣機務
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為令公道中羽
翼不久當降公令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
歷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

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
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
怪之說則晝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
萬緡其尤邪陰狡用之夢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
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為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
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
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為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
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為處駢命軍候
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

感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還其
族而家為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蹶殞命一
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
侍坐唯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
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撻捫指爪之間膿血
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為言駢曰神
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
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
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

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
殷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
光啓二年偽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
至灣頭為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
條既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鬚髮項冠
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統而未絕會師
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於橋
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路之驕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
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

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
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再屍道左為雙
人刺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峰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備保於逆族善書計因出入
府建遂聞於縉紳始為監獄小吏性敏辦事之利病
皆心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_{邦彥}以其能首任之
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尋奏為刺史制
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
又知揚州院兼權羅使偽朝受堯卿御史大夫堯卿

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歧路縱廝養輩必斂衽以
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約為死交則相對終日不
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
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汙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
錢六十萬緡時王_欽知兩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
事為諸_侯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
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
州遇變為讐言人所殺弃屍衢中其妻以紵絮葦棺斂
之未及就塋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

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為笑端

予讀溫公通鑑載高千里為張呂迷惑事則甚疑
之以為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畧及受左道愚再不
異兒童豈老年喪志而然耶及考他書始知是記
出於羅隱；嘗不札於千里作此快之其間增飾
之誣固自不免溫公乃信之不疑如李繁鄴侯家
傳詞多虛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揚右相冰山之說
亦開元遺事之偽也人謂史遷好奇多變溫公
亦未免耶

宣和遺事

方臘家有漆園常為造作局多所科須諸縣民
受其苦兩浙兼為花石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
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響應者數萬人以
誅朱勳為名縱火大掠驅其黨四出兩浙都監蔡
遵頰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於是壽昌分水桐
廬等縣皆為賊所據僭號政元永樂又陷休寧
縣執知縣麴嗣復賊復脅之使降回軒二士以
恐嗣復嗣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

神僊通紀

捨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有爾奈何使
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
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遂委之而去
未幾詔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
師中士曹椽等禦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霆遁
去廉訪趙約戰死王稟敗於城外又敗于桐廬陷
衢州彭汝方死之陷處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為
賊所執脅良臣降良臣罵曰往年王綸反戮於淮
南王則反磔於河北同惡無少長皆弃市今不鑒

前禍猖獗至此旦暮官軍至爾肉餒狗鼠賊怒
割其肉使自啖之且吐且罵死不絕聲時年七十
帝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宋旅死之犯
越州守臣劉幹敗之青溪縣知縣陳光棄邑遁事
聞朝廷誅之初命譚稹收方臘無功復命童貫討
之上私行出郊送之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
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罷蕪杭造作局
先時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犀角玉金
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人日役數千

神僊通紀

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嘗欲罷之至是
方臘亂于浙西悉詔罷之三月日有青忽青黑無
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
正如水波周迴旋繞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
人多憂之童貫至浙與王稟劉鎮兩路軍先約會
于睦歙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劉鎮又同楊可世
馬公直率騎兵從間奪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
萬聚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
其屋萬間王稟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

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偽相王侯共
三十九人乃班師奏捷于朝方臘反叛以來破六
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餘萬朝廷出師討臘至
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
淮兩浙等路改陸欵二州為嚴州徽州青溪縣
為淳安縣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

神僊通記

方臘

宣清脩史

睦州人方臘作亂

時兩浙被花石之擾郡縣大困臘以妖術誘
衆旬日間嘯聚數萬人以誅朱勔為名繼大
掠驅其黨四出首陷睦州於是壽昌分水
桐廬等縣皆為賊有臘時照影水中旁觀
者見若被衣垂旒狀又使其妻妾皆艷粧麗

神僊通記

服以明鏡雜絲組為飾綴之背背間群行日中
則光焰四發望之若仙妃神女以是衆心聳動
歸附者至二三十萬陷休寧縣執知縣燭嗣
復面斬二人以脅降嗣復奮罵曰何不速殺
我賊曰公宰邑有善政忍殺公乎委之而去
連陷衢處欵婺杭越等州杭守趙震道各
州死者庶訪使趙約制置使陳建州守彭汝
方將官郭師中縉雲尉詹良臣被執脅使降
良臣大罵曰尔不顧禍敗猖獗如此且暮官軍

至爾肉餒狗鼠矣臘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至死聲不絕破剡縣知縣朱旅死之渡錢塘江犯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合擊斬首七千乃還據杭州時賊勢方盛東南大震警奏至京師王黼以方圖北伐匿不以聞淮南發運使陳邁急疏上達帝始大驚乃權罷北伐而以童貫譚稹率師十五萬討之初太祖征淮南以弓弩數千貯郡治之東廡局鎖甚固金書牌額云非有緩

神僊通紀

急不得輒開至是童貫啓視之器皆如新弦以試之其力過倍而製作精妙士卒嘆伏施之於用以致成功云
夏四月童貫合兵討方臘破之執臘歸京師伏誅童貫譚稹合諸路兵進討臘等遁還討源洞無幾尚二十萬四月貫等分軍兩路約會於睦歙間劉鎮揚可世馬公直率騎至後間道奪賊門嶺各軍車旦入洞賊腹背拒戰至晚賊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為間賊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世

忠從野婦問得徑即挺戈直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於東北隅石澗中甫出辛與宗截洞口掠為己功因與王稟揚惟忠等領兵入穴併取臘妻孥兄弟偽相王侯方肥等三十二人殺賊七萬級餘各潰去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余萬婦女逃出裸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朝廷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等攜送京師至八月伏誅赦江淮兩浙等路改睦歙二州為嚴州徽州

神僊通紀

方臘

温州府志

宋宣和庚子冬方臘起嚴州討源連陷杭歙婺歙巨室獻輸聚米二萬餘石錢十萬九千緡又傾家資造軍器一萬六千餘件塞城諸門獨留瑞安望京集雲三門嚴氏出入每入必手持巨石而後納之且以城外無鈞橋倉卒無防眼遂編木為闌取齊城壁以時上下啓閉以鐵葉使類重門而兩水門亦然又慮賊乘舟東下將一日可到乃令石礮往海濱招致海船五十餘隻分屯梅畧白沙二處以北蓋巡檢後會

蒲門巡檢林彪統之又令白沙巡檢王安當白沙陸
隘賊聞風七十餘日不敢東下城中因得為計至四
月七日賊數千犯白沙鼓行而進士英礪謀曰白沙
失守前無控扼勢必渡溪由上成迫吾城失去城二
十五里土名寨下有鐵場嶺正賊來路請以官軍義
勇踰嶺截之守倅姑息官軍不聽礪泣於庭一日
不決賊果乘小舟渡溪屯於上成將至鐵場士英復
請分兵截嶺下至夜州牒士英領義兵九百人偕鹿
西蒲門兩巡檢捍城西鄉十七日林彪兵不至士英
神僊通紀

先遣鹿西巡檢嶺士軍及平陽瑞安二縣義勇至行
春橋賊已過嶺焚劫賜島去城不十里先鋒王坑等
不俟整陣徑犯賊鋒連獲數十級既而前軍稍卻王
全死之士英領兵還統綠野橋賊民不得渡士英先
委德政鄉齊集渡船防扼十五日賊持雲梯犯思
遠樓競渡船奮擊賊棄去而奔復編竹為橋連樓下
競渡船復出仍遣勇敢棹一二輕舟為先鋒登岸并
擊城上矢石俱發賊擁退橋斷溺死數百人郡兵出
城環之復斬數十級賊知城不可攻遂趨相嶺瑞安

人守隘甚嚴不能進統制郭仲荀大兵適至遣將李
振選輕銳躡之賊遂由故道遁遠縉雲是年三月朔
郡城即戒嚴四月十九日賊方退相持四十三日至
十月始就招安

方寇甫退其黨前道安嘯聚楠溪復作亂教授劉士
英仍率眾捍禦巡檢陳萃往捕死之賊遂陷樂清至
七月十六日道安率眾十餘萬自樂清渡江犯龍灣
時築新城始畢德政鄉兵已散南城無備統制郭仲
荀護居民始入城十七日先鋒將張理同李振出南

神僊通紀

門迎敵渡堤接橋過賊鋒銳甚眾至橋橋斷理馬蹶
溺死賊乘勢數路進攻振退急斷車橋遂保城中賊
心橋南仲荀守北門郡守閻立鶚倅江端本守天慶
宮添設倅吳正平守宜春門士英同振守南門以當
賊鋒其他寄居官分守餘地士英與振礪創立戰具
悉備賊或攻城東或薄城北或乘舟往來江北而巢
穴皆在城南以船載火燒水門及持炬燒戰棚望樓
大砲洞軍雲梯並施以攻南城仲荀以水門雖已置
開賊舟亦可逼近遂於門外口火許設暗椿兩行賊

用船為暗椿隔斷城上矢石俱發乃退初城西霍嶼
山前諸處各有隄門士英憲賊決隄門則城外水涸
乃於綠野橋行春橋築二堤又於永泰瑞安二水門
內河溢如故賊屢以火攻城樓不效八月十六日
明州賊艦數百艘至外沙奪賊舟海道稍通賊分兵
攻瑞安瑞安令王公濟守禦經晝整齊賊至桐嶺鄉
士張顏領芳山集善鄉兵拒守賊不敢進鄉士夏祥
領帆游清泉崇泰鄉兵守帆游賊至祥遣輔棗迎敵
戰數十台賊由間道踰繡娘山而下來攻棗力戰死

神僊通紀

之賊亦不敢進仍引兵還有脅行者潛告城上曰賊
約夜半急攻南門宜為備士英與振嚴守備以待之
二十一夜四鼓賊果荷長梯負車砲乘火萬炬直叩
城下門樓戰棚幾不免士英戒衆死守戈矛並施矢
石叢下賊多中傷遠旦方退城下賊屍枕藉二十二
日賊再集攻城會統制姚平仲張思正提兵收復樂
清自館頭來賊分兵奔江許仲正望見賊鋒猶盛遂
引兵入城二十三日賊大呼請兵較勝負跳梁自如
是夜引道徑由荊溪入處州境自七月十七日登城

守禦至八月二十三日賊退凡三十六日至十月大
兵四合殺俞道安於永寧山谷中擒呂師囊辜盜悉
平後第上其勲士英與瑞安令王公濟被旨赴鄞堂
石礪尋亦赴省共事之人存歿褒賞有差

神僊通紀

青溪寇軌

方臘事蹟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塌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眾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通志云置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九六等無甲冑通志作無子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搖教日聚惡少千餘焚居民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脅虜良民為兵旬日有眾數神僊通紀

萬十一月二十九將領通志作兩浙都監蔡遵與戰于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欽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濟濮間有古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通志云東南將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通杭州知州事趙建葉城走之州即陷制置值龍高閣陳建廉訪使趙初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通志作不訶朝廷遣領樞密院事童貫常德軍節度使

是亂適當
歲除歲朝
之際杭民
之苦不可
言

捨珍同

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淮二浙 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蓄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亮燭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邁上言臘眾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捨牌手兼程以未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三年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州彭汝芳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二月方臘陷

神僊通紀

處州以上補通志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方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賊退據杭州是月童譚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大官舍學官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偽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煥楊惟忠辛興宗等通志又自杭趨睦州

惜乎不得
寧國府志
不得攻方
賊之亂

王繼程五
首尾七介
江東劉延
慶兵不在
其數可知

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七百里生擒方臘及偽相方

肥等 毫二太子等凡五十二人於梓桐石穴

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

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

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

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温台諸

縣四年正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

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

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

神僊通記

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

史崔蒙玄討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

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惑愚

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為亂青溪為睦大邑梓桐

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

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

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

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

不逞小民往往反為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

宋史三年
二月賊趙匡
知吉陽軍
亦失刑也

徽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保而雉

經于林中者由湯崑榴樹嶺一帶八十五里九村

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會稽進士沈傑嘗率部民深

入賊境親觀其事為余賊言之始末因稽合眾論

據其實著于青篇溪知縣陳允既坐不治賊就

偽朝廷改睦州為嚴州歙為徽州青溪界至歙州

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

之亂曾待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

路雖虻蟻之微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據京東魯公

神僊通記

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為辭移屯山谷間州遂

陷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張師道陵為遠祖立祭酒

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賊至其

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為其流至今喫菜事魔夜

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于北

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

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為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

耕織衣食無所得敗務攘歛以挺亂其可不早辨

之乎有以疑似難識欲痛絕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至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勿問但魔跡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反則越守劉齡之於仇賊是也此風日煽殆未易察始知上能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中不急不忘銷患於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容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禍之深也初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與二三大

神僊通紀

臣議可而行時雖天下稱治哲宗內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欲悉反其政以據宿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引呂武為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年紹聖而熙豐群邪彙進矣是後天下監司牧守無非時宰私人所在貪墨民不聊生迨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之說以盜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於蘇杭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勛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侈歲加增焉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舟揭所負暴其上篙師柁工傍

按宣和遺事肅詩有曰天童寺園殿民政樂意死周百姓同但願君王安春風

勢貪橫凌轅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不能運則取道於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沒枉死無算江南數十郡深山谷幽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儼憐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指為御物又不即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啓行必發屋徹牆以出由是人有

神僊通紀

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其夷之不速民與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湏思亂者益眾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臨溪顧影自見其冠如王者由此自負遂托左道以惑眾縣境梓桐封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勛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勛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賑恤結納之衆心既歸乃椎牛醮酒召愚少之尤者百餘人會飲酒教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

父无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勿恤於汝安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餘而悉舉而奉之仇讐仇讐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及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力弗能支則遣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讐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有此理臘泣涕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蒸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能無愠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祀

神僊通紀

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之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之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為何如皆憤曰唯命臘曰三十年來元老舊臣貶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徒但知以聲色土木淫蠱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監司牧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為意東南之民苦于剝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

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使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計其遷延集議亦須月餘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首尾期月矣此時當以大定無慮也况西北二虜歲幣百萬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我既據有江表必將酷取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內變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腹背受敵雖有伊呂不能為之也謀我但畫江

神僊通紀

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四方孰不欽社米朝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貪酷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衆千餘人以誅朱勳為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力苦于侵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遂連陷縣數十衆殆盡百萬四方大震時朝廷方約女直夾攻契丹取燕雲地兵食皆已調集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也貫至蘇州始承認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

○初帝以東南之事付董貫且曰如有急即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教言賊不亟乎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已罷諸應承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而帝亦黜朱勳父子弟姪之在賊者吳民大悅以上補續綱目

前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尚二十餘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岩穴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蘄王世忠時為王淵裨將潛行谿谷聞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度路險救重搏殺十人擒臘

神僊通紀

通志曰辛卯年領錄以出截洞口掠為已功遂并取臘妻子符印及

方肥等其克皆潰前後所戕人命數百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有昔日之十一矣迨建炎南渡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向非臘之耗亂江淮二浙公私充實南渡後或可藉為恢復之資亦未可知也噫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者誰歟泊宅翁之志豈軌也蘄王猶未知名故畧之且時宰猶多在朝臘虎陰謀語多忌諱亦前不載各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司民者

物疑佛字
飾疑釋字

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方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好事者益衆始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之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物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袒葬方歛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其一問曰未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次問衣履遂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未時何有曰白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

神僊通紀

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小康矣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党人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為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鬼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各有誘化且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錢以時納于魔王歲獲不貲云亦領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為真佛其說不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為麻謂其鬼為麻黃或

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為祖雖死于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執中守官台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間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喪亂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既歿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為大患尤憎神僊通紀

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為戾耳但禁令太嚴罕有告者林連既廣又當藉沒全家流放與死為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也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群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為亂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鬻支體探其肺

腸或熬以膏油叢滴亂射備盡焚毒以償怨心杭州陳通為逆每獲一命官亦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為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怒乎

附錄 花石綱是宋江方臘造亂之因故載及之

徽宗崇寧元年三月官者童貫奉命求置御器于杭州○按宋史命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精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綉諸色匠日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于

神僊通紀

民力重困

二年親賢宅教授張根來為杭州通判○根以遂昌令致仕屏處凡十年廷臣及奉道使者上其行義召詣闕為帝言清心省慾以窒禍亂之源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為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

四年十月朱勛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帝頗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增加舳艫

相沿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冲子勳領應奉局及綱事勳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于是搜岩剔藪幽隱不置云云

大觀四年閏九月龍圖閣學士張閣來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事

宣和三年正月杭州奉詔罷應奉局花石綱續綱目見前

夏閏五月杭州復置應奉司

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

神僊通紀

應奉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崇總

領庶杜姦謀從之遂復置諸應奉局

七年十二月杭州諸路奉詔罷花石綱內外製造局

嘉興縣志

宋宣和間宋昭年知秀州時盜發嚴州昭年謂吾州

次當受敵于是大修城隍明年賊果至秀昭年

與民乘城固守賊留三日無敢薄城者後五

日賊大潰而去朝廷嘉其功進職以寵異之

國朝典彙

徐學聚

妖術

永樂八年八月長沙妖賊李法良友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十八年二月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闖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泉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御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恩領兵捕之賊夜

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開遣人馳驛招撫之 三月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泉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

俊等并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 賊首
賓鶴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搗集民夫八
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率莒州即墨之衆
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將陷都指揮衛
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
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亦鼓噪出
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
皆斬之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
之青不為屈是日麓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

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各械首惡送京師
山東賊悉平 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
勦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指授方畧升受命不
恭不即就道勅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坐
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
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
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不救致忠力
盡而斃賊乘門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
過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都指揮衛青聞賊

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三日
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推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為甚
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
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者
不可宥遂下升於獄 初唐賽兒夫死唐祭墓
回經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
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劍亦神
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里悉驗細
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百物隨即以術運至

初亦無大志事兒浩濶妖徒轉甚盛至教萬官捕
之唐遂稱友官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
戰殺傷甚衆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
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帝臨
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本被體鐵鈕繫足
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
官皆以失寇誅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大索甚急慮
溷處尼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盡
逮至京訊之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

山東叅政段民撫定絃轄曲為解釋人情始安

宣德二年九月大理寺奏汾州民粗知醫怒其鄉人求它醫用呪咀術殺之法當斬 上曰醫術本在活人不能其術乃為邪術殺人然呪咀亦豈能殺但其心當誅誅之如律

五年正月文登縣僧明本等以妖言惑眾欲為亂縣官執送京師 上侍謂臣曰道佛二教本欲離世絕俗養生治性其後乃說禍福亦欲誘人為善而亡類之徒往往以妄言造禍其付錦衣衛窮治

之

六年四月溧陽人錢成詐言子死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遂聚眾謀叛有司捕之不獲棄城伯李隆以聞 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欲後來小人苟求利已詐長禍福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愚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為張角邪勅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械至斬諸市 景泰四年八月海賊李福挾妖術惑眾作亂遼

東巡撫寇深捕首惡二十人械送京餘十人皆釋

天順元年七月錦衣衛官校邏惑眾妖僧當大貴眾惑之至妻以女以覲非分獄兵坐友太監牛玉接近例請官邏者贊善岳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邏者准應捕律活數十人

八年八月四川妖賊趙鐸作亂命會都御史汪浩率兵討之鐸德陽人兵敗為千戶白儀所斬傳首京師好事者稱其首重可十八斤

成化十年七月都御史李賓等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人追其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無知徃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愚民咸知此等書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有番天揭地搜神記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空知賢變愚神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通達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飛通黑玩書通天徹地照仙爐

經三天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返纂天經八寶
 擎天白玉柱天子金地曆劉大保泄漏天機伍分
 經奪天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
 天記際關周天烈大圖玉盆經換天圖飛天曆神工
 九轉玉瓮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海
 神珠通玄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
 裘銀城論顯明曆金章紫綬經王賢鏡四門記
 收燕破國經通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
 奪天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土金金華蓋盂水鑑
 書照賢金靈鏡經硃書符式坐壇記普記定天
 經周天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鎖天
 關書感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世三陽曆玄元
 寶鏡王金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
 飛天曆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
 上天梯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
 天圖形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畫天曆玄娘聖母
 親書太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五家經金光妙叩
 奪日金燈紅塵三畧照天鏡九關番天揭地神圖

金鋒都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
 紫金缸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十二年妖人李子龍伏誅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
 定揚州民幼名立柱兒為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
 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
 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周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
 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
 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
 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不逞之徒
 又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有若遇猴鷄鳳凰交之
 語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
 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為朝章
 勘合并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
 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副使穆敬得權乃得
 黃綠出入內府鮑石等皆為所惑敬信之時引至
 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鮑石鄭忠
 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得
 權有貴相乃傳于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各

遺以鞍馬服用等物鮑石嘗服織染局內官韋
含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梅為上師北
面拜得權不為禮勢日張大既而為錦衣衛官校
孫賢所發執得權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衙門忽
報曰韋含死矣都察院鞠實得權及楊道仙黑
山朱廣鮑石皆伏誅餘黨充軍已而刑科都給事
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
醞釀禍亂死有餘辜乃止令得權等五名處死
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大縱恐無

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上
以事既行不聽又以兵部言陞賞錦衣官校袁彬
孫賢等有差

十三年十一月山西石州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
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
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
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
男子欲強淫始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其獄
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

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妖人王臣自幼服役公侯家數易主亦數易名惟
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
兩足不能行成化初銜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
獨周惟贍稍待之見其一匣有二木人長尺餘能
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
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遽拔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
中官王敬往湖湘江浙京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
無賴二十餘輩專一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

受其辱民受其擾江陰諸大家以舊憾受毒最甚
巡撫王恕疏列其罪官詳中詔遣官校逮敬充淨軍臣
下錦衣獄三日斬諸市

二十一年京城外有居民葉玘等發人墓取髑髏
及頂骨以為葛巴刺碗并數珠假以為西番所產
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所發墓甚眾至是緝事者
聞於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
鞠治上曰律載發墓其罪皆死况此輩取人髑髏
市於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其

即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弘治元年正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周遭有符撰中貯泥金書道經及金銀錢寶石五穀似為魔鎮之術者又有先帝遣陳喜致祭祀文其文不知何人所篆皆刻之石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祠例用翰林撰文內臣往祭之况石函魔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寧以

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於桃花洞知州程觀信之事聞俱坐斬既遇赦寧發戍邊遠

禮部覆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巡城御史及兵馬司錦衣衛逐一搜訪但有扶鸞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仍有潛住者有司執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鄰知而不舉者連坐

十七年巡視東城御史程文以鄭村壩軍餘劉普善妄稱天仙玉女託夢於己令蓋造殿宇

各處男女聽其誘惑爭趨禮拜布施錢物請賜禁治命都察院揭榜嚴禁之既捕獲都察院請治以左道惑眾之罪上曰普善輩左道惑眾有壞風俗即宜禁止但愚民無知姑從輕治悉杖而遣之正德七年十二月初成化間劉千斤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資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卧一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出世當王天下其人當為文武將佐某女當為后妃

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官服於是人皆尊信不已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為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所積輜重陸續潛移他所惟留罄身鼓眾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遁走

嘉靖元年初知縣馬隆其母李氏手有卦文自號觀音老母隆詐稱首有盤龍左股有日月二氣煽

結其黨柴世隆等聚劫掠自河南盧氏浙川流入陝西商南山陽等縣所過焚掠勢甚猖獗陝西恭議陳昂討平之

三年十一月妖人李伯川沈雄等說稱商販入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冕事聞兵部奏行薊遼巡撫劉澤張璉緝捕盜賊嚴禁白蓮左道已而御史劉冲請贈冕官以勵臣節從之

十三年四月山海衛軍餘沈淮素習妖術初從妖人李真等謀及戕殺主事王冕真等伏誅淮潛遁

灤州玉田三河等處者八年至是為巡關御史所獲事聞下順天府臣張嵩覈勘得實遂正其罪

八月大同妖犯蕭芥等與喬源丘卓劉景陽等皆以白蓮教術幻惑遠近出入虜境為奸會馬市成恐於其黨不利乃撰逆表進俺答謀以左衛獻之虜之鎮羌市完犯左衛也實芥等誘之幸其謀發泄張攀龍呂明鎮等被擒虜至城門不開乃引去芥証虜謂能喝城使塌故虜入右衛試芥術

不驗未幾虜遂執送芥詔侍郎史道取芥攀隆等諸妖犯悉械送京師下法司讞其罪凡首惡十二人悉凌遲梟首邊境沒其產妻子其從惡全理而下死徒者有差是舉也大同妖黨略盡其脫漏者不及十一而首惡喬源丘卓劉景陽竟匿虜所不出後數歲阜等乃大為邊患云

十月大原妖賊呂鶴丘富初以左道惑眾富叛降虜首俺答用事鶴因竊伏應州城使其黨賀彥英等出入虜中與富通至是彥英自虜中還為都

指揮張翹部卒所縛盡得其間狀總督許論遣官捕鶴及其黨楊減大臣俱獲之事聞下兵部議鶴等勾虜入犯不在王三蕭芥下宜即付巡按御史訊決論計代虜謀功宜首叙翹宜陞級兵備守巡副使楊順等與有功者宜并錄從之

三十六年十二月先有妖人馬祖師流寓湖州之烏鎮民沈松家以幻術惑眾有物如蝴蝶入人家變幻飛走異狀禦之則刀杖傷人夜魔魅人至死其黨有毛崙計冲江升高仙許逆李福松蔣朋等

更相誑飾鼓煽遠邇愚民為所誘脅其眾約以九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有洩其謀者官司亟捕之毛峯等先被擒至期馬妖樹青白二旗放大縱掠兵備叅政劉壽急督兵擊之賊潰走南潯官兵追擊及於濠林盡殲其眾獨馬祖師者逸去總督胡宗憲等以聞兵部覆議兩浙倭患頻仍民生日蹙是以人心搖惑屢孽易生故妖道一鼓流言嚮風嘯聚今惡黨雖擒元兇未獲舟山逋逃及側觀釁宜急赦脅從而嚴捕馬祖師者以除亂本詔可

四十四年京師有呂某者以白社惑眾陰結亡賴千餘人偽授職官給以告身約於八月謀逆北連丘富虜衆以圖大舉而河南山東宣大真順等處妖人尤衆互相援結煽惑愚民不下數萬有李應乾者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眇兩手捏以日月字懷衛之間不逞者推以為主陰鑄印章數百亟以待用置太白旗數十給付各小帥以為會兵符驗約於四月八日起事人莫知之是日呂某者謀泄有人以偽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裹首白輔臣徐

階發兵部尚書楊博遣官校緝獲呂某鞫實奏聞因命內外捷捕應乾逃匿山西久之乃獲各伏誅

四十四年六月滄州張鎮商河張朝用皆宗白蓮教妄為幻術妖言以惑眾私創廟宇行宮四十所四方無賴禮拜歸向無慮萬餘人晝夜傳法誦經男女雜沓天津兵備副使黃中發卒捕掩收鎮朝用誅之并捕其脇從數十人餘黨皆散九月保定白蓮妖賊馬相等為亂巡撫張師戴

討平之叙功賞銀幣有差安平縣典史陳萬卷陞保定府通判

十二月陝西甘泉縣民李應乾自稱唐之後裔與河內民李元共為妖言符讖惑眾陰約叛人丘富及各處群盜通虜欲謀不軌匿永寧王府鎮國中尉睦柱府中私製旗號刻偽印封拜其黨與期起兵之日先據河南約睦柱為內應事泄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昨城王府宗室睦堪所堪厚遣之窮無所歸併其黨三十餘人俱就執事聞下法司

擬罪詔磔應乾等傳首以徇黨與各以輕重發遣
逃者各司緝捕睦杵賜死睦基發高牆閉住
四川白蓮教妖人田統以邪說鼓衆推恭伯貫為主
嘯聚數千人偽號大唐大寶元年旬月之間攻陷合
川大足銅梁榮昌安居定遠璧山七城三川俱震
劔州學正黃尚質監司廉其賢令攝巴州躬自捍禦
郡賴以安巡按御史李廷龍請治撫臣劉自強等玩寇
失職之罪乃詔奪自強及守各臣俸討之賊以妖誕相
誑惑雖群盜嚮應所在蠶起然實烏合無紀律遇

官兵輒敗劔不支一時瓦解諸首惡多被擒戮伯
貫懼還走大定舊巢官軍破巢擒之餘黨悉降
詔訊實伯貫處決伯貫舉事凡三十六日而滅

唐賽兒

大事記

十八年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
兗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
事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聞往來益
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扇誘小民於
是奸人劉信劉俊劉賓劉董考果各率衆從之擁
至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掠鄉村驅脇良善
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
等皆陷事聞遣人驛馳招撫之又慮賊據高阜梗
不從命遣安遠侯柳升將京營兵五千往討三月已
已沂州衛奏莒州賊董考果等聚衆二千萬餘人
以紅白旗為號縱火行劫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
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已分官軍助守莒州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速勦辛丑升兵至益都圍賊
於細石棚寨遣指揮吳亮招之不應賊黨耿童兒
下寨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賽兒
等議趨此霄遁升即往據之薄暮慮賊營令諸軍
稍退夜二鼓賊來襲營與戰多被傷害都指揮

劉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及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追捕獲劉俊等男婦一百三十四人賊墜巖谷死者甚衆而賽兒等竟不獲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大敗賊于安丘先是賊首賈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撫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克復集莒州即墨之衆男婦合萬餘人併力來攻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到城下奮擊賊不能支敗走復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賈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而收其孥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既而升至青迎謁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為屈是日指揮僉事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於諸城盡戮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之賊悉平戊戌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受命不即就道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衆升忌其功成不肯救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

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衛青破賊後三日始至反忌功推奪之人臣不忠莫此為甚遂下升于吏上以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允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逮至京詰之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為尼道姑悉送京師後山東俘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夏原吉入奏曰審之皆平人被怨家牽引者上悉赦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原吉麾手止之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

皇明從信錄

東莞陳建

李子龍

成化十一年九月妖人李子龍伏誅按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餘踪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監嘗旅遊陝西狎遇一道士妄傳識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迤里入京黃緣潛住內侍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混雜宦侍入內或登萬歲內殿中憩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臣侍不得志者皆拜禮為佛有非

分之莫刺事旗校知之竄三人於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賜奏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笏冠等器舍及子龍皆伏誅

王臣

成化十八年逮妖人王臣下獄斬于市按臣初為姦盜被捶傷脛號王孺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取人財物入水中輒自袖出黃緣近倖見上得為錦衣千戶命王敬等偕王臣採藥于湖湘江浙蘇松

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物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鎔銀為元寶至二千錠餘凡江南有書畫玩器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拘蘇庠諸生日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伺諸途欲擊之敬及臣走匿以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械二人至下錦衣獄敬充爭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

張金峯

弘治九年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按峯初遊陝西朝邑縣以藥餌符水惑眾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興等各有名號裂布帛為旗祭以嬰孩刻日為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咒虎當路不能去有雷栢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興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

罪應凌遲處死 上命依律處決以栢川知情不首并家屬械發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下勅勞之

李五

正德七年十二月妖人李五以幻術惑眾倡亂初成化間劉千金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寶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卧一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

人當為文武将佐某女當為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求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為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所積輜重陸續潛移他所惟留整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遁走

兩朝從信錄

沈國元

妖民程鵬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按鵬自號西山布衣松藏天文兵法識緯諸書刻有西山草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運至于氣數一篇尤為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搖惑人心謀為不軌一時者城流言突起附耳偶語籍紛士民惶悚旋有移居出城避禍制臺房公壯麗設法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梟示黨與潛散人心復定不動聲色消肘腑之隱奸真大藩于

盤石勘亂之畧偉矣哉 時天啓二年五月

妖賊倡亂

山東妖賊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之巡撫趙素報曰本月十一日據死西兵巡道閻調羹呈據鉅野縣報白蓮會首楊子兩楊子雷兄弟各倡異教較射爭鬪皆為打傷今二犯就擒尚有餘黨未散等情十二日又據該道呈曹州報稱白蓮教頭李太張世佩等聚眾千人左右大營札營本州并鉅野縣武軍鎗夫千餘人將營圍住李太等各持鎗刀

拒捕即將李大并佛頭張世佩等五十六人當即捉獲身邊搜出紙人四千號稱四大金剛趙萊一包云鞋一雙到州其餘四散逃走十四日又據該道呈據鉅野縣報白蓮教首徐鴻儒號數千人徑圍魏家庄又據鄆縣據稱白蓮教黨一千八百餘人前來本縣梁山樓圍劫當令捕官督統馬快民壯擒拿勢甚兇勇不敢向前距縣僅二十里急在燃眉等因又據曹州報稱探得白蓮教首徐鴻儒坐八人轎在下家屯殺一猪一羊以祭刀往梁山取齊同山

西第二頭目兄弟不知數目同行約至梁山寄下婦人數口方言交戰緣由到職：聞報即委都司蘇棟領鋒營馬步兵二千名臨清署事都司彭修盟領兵一千德州遊擊張榜領兵一千名刻期赴鄆城鉅野二處合力勦捕但省城距野鄆城五百餘里臨德州拒野鄆城七百餘里未能旦夕猝至又據兗西兗東濟寧東昌兗五道統各道營兵并沙溝守備王文輝各州縣鄉兵先就近防勦外職復思白蓮教為首逆黨有限鄉村愚民誤被協從者實多師一

與玉石俱焚恐干天地之和臣差官持長柄白牌開示禍福曉諭二次又大發告示曉諭二次止誅首惡以驅逆黨有出首解散者俱准免罪不許官兵妄殺去後徐鴻儒于文啓原係鄆城鉅野之界首人因與捧捶會相構結黨先占梁山樓十三日巳時搶進渾城縣裡知縣俞子翼逃到城上典史俞公子被害初賊到城下四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滿街俱戴紅巾的殺人即時將南門開了不費一點氣力是實職耐膺而長慟曰有是哉遼廣之復轍也近因

東氛未靖人情洶洶民無固志臣已慮及于此二月條奏城守一款責有司保守城池嚴明賞罰申令不啻再三不意該縣之棄城如逃屍也夫白蓮捧捶二教處：有之而曹濮為甚昨者二教爭勝聚眾擾攘有司不得自行緝捕三州縣共擒百餘名遂成騎虎之勢始而圍庄院繼而陷城池賊勢雖重我力非寡惟竭力拒守賊能插翅飛渡無奈俞子翼之不然也傲報日間不知隄備罪之一也城夫隱占不令守埋罪之二也逆黨滿城不知覺察罪之三也火起

丙外束手無措罪之四也弃城逃去掉臂不顧罪之五也總之律以失陷城池其何辭但本官到任未及一月捷報二子被殺未知虛實亦于罪難姑貸耳陷城之後劫獄搶庫殺掠人口俟查明續報外惟失城已真事體重大敢一日而少緩哉該職會同總理河道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陳奏伏乞勅下兵部復議上請嚴加查勘施行逃走知縣俞子翼已經職等提問究報外所遺員缺作速銓補至白蓮教黨敢于倡亂也不因飢荒不為催科祇緣久

蓄異謀遂爾肆橫逆天滅理罪大惡極臣等督發三營大兵並合五道甲士分路並進齊心合力賊在城則坐困賊入山則追勦釜底魚遊何難即滅不敢以賊貽君父憂也若職明不能以燭遠智不足以防奸異教猖狂撫綏之義何在城池失守安攘之責奚辭時方討賊恐涉規避少俟事平之日自効求罷統乞聖明垂察 時天啓二年五月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

天啓二年六月巡撫趙彥奏報云二十一日據署鄒

縣事兗州府通判鄭一杰報開香教二千餘人于十七日三更西門鳴鑼三聲吶喊三聲用斧砍門城中內應通洋挈印走出東門又報稱十七日四更時有聞香教內應外合群賊齊入滕縣城內劫擄庫藏屠戮甚慘縣官姚文胤逃出現今踞城諸賊罪惡滔天神人共憤聞報之日即委都司楊國棟河溝守備王文輝率兵馳赴征勦外查鋒營兵不及三千業已盡祭而臨德二營亦發強半白蓮在在倡亂州縣在在請兵省城無兵可與只以練訓鄉

兵責成有司而已臣于去歲會題泗州添兵一萬二千名省城添兵三千名已奉欽依推補將官矣因登萊開闢三方並進計部之額餉不足海上之枵腹可虞臣不得已將新兵一萬五千盡赴登萊為同舟共濟節才措費之朴忠也不意計部將前撫臣題准九千兵餉亦不准留用捉拏露肘無可奈何今妖賊突發不惟無兵而出征之兵亦無餉可給矣若非遼事之決裂妖黨豈敢橫逞又非遼餉之搜括東省豈至空虛廣寧失後臣逆知草賊蜂起條議留錢

糧一欸計部不肯覆行危急至此欲臣不用新餉不可得也臣前疏已先言之矣今妖賊俱在兗屬而鄒滕二縣尤南北孔道臣欲親為推問滅此而后朝食司道府縣貪為白蓮邪教無一州縣無之觀望切發處見告一移鎮人心動搖恐煙塵四起難于收拾居中調度無不可者臣因之不便輕動非敢憚于行也幸諸將奮勇士卒用命都司廖棟一鼓而獲級一千三百有奇燒殺無算少俟兵將會合盡勦鄆城之賊發各營兵齊至鄒滕

恢復城池掃蕩妖氛亦不難于底定矣惟臣奉職無狀禍亂突發萬死有餘辜伏乞 皇上先削臣職級戴罪討賊候平之日恭候 斧鉞之誅臣謹會同河道總督陳德亨巡按王一中據實上陳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上請嚴加查勘失城通泮鄭一志知縣姚文胤并問勘問廢法紀昭而人心肅地方事尚可為也

破妖賊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

妖賊盤據巢穴動以數萬時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炮打死六七百人又毀燒武安集賊巢及近傍小寨賊膽已寒勢已窮老奔梁山樓去矣

山東巡撫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天啓二年六月趙彥疏畧曰鄒滕之賊多梁山樓數倍而官兵反少何日掃蕩漕運咽喉豈容為賊所據臣為是憂心如焚招兵無餉無米之炊但得梁山樓旦夕底定以全力攻二縣何難之有然不敢以預

期也日與諸道博訪良策惟有暫留秋班邊軍一年免其赴邊練其精壯者隨營勦賊更其老弱者在省守城戍幾隨取隨足可省召募之費有官有籍又無脫伍之累籍以興工催取不啻再三然以輕重緩急權之山東之禍亂甚急而前門之修築為緩圖也查秋邊在營二千九百六名在營三千名皆在濟南附近地方職一而題知一面挑選勦賊即甘矯詔之罪不敢辭矣原任總兵楊肇基一腔忠義滿腹甲兵素裕運籌決勝之才綽有冲鋒

破敵之勇職雖咨請督兵以未奉 明旨難議約
東兵將相應并題責成者也東省額兵僅有數千
而賊分三路每路不啻數萬安能分身變化撒豆
成兵乎况各府州縣請兵之詳分至沓來職惟以
訓練鄉兵責之固守而已僉議借兵于鄰省忉力
掃逆豈非良計但職在力守封疆義同休戚非獎
率諸官軍以東省之兵足了東省之事何敢乞靈于
人自甘推委之咎也初三日接邸報見湖廣道吳之
仁一本為妖賊糾眾稱亂等事內稱留廣兵三千

名福兵三千名鎮守濟寧張湫以防漕運一節夏深
慮遠職深所敬服本日又總河陳道亨揭新運漕
儲甚急妖賊蜂聚可虞等事內稱調隣省漕運
督運督臣河南撫臣各調發營兵赴濟護衛新
運一節壯猷備畧職所感銘復思鄆城之賊被圍
不出鄆滕之賊屢經敗衄截糧之事尚未可知惟
照河城之議調天津或保定兵三千由滕縣入再
調天津保定兵三千由東昌入並本省之兵會同一
處兵多將勇可以立刻掃蕩又何運道之足慮也

沙溝兵將擒斬妖賊奪回糧艘

報稱六月二十二日夜時南來滁州衛通州所糧船
共四十六隻在于運河彭家口灣住有擒夏鎮妖賊
千餘名陸續前來搶拒截沙溝營哨官姚文慶許
領等齊集本營快壯軍兵并沙溝附近四處鄉兵
共三千餘名馳至彭家口拒敵活擒賊人孟光漢李
有安等共十一名殺死賊人四十餘口孟光漢係
偽封總兵李有安係偽五王夏鎮威城龍袍糧
船俱光漢等攻陷搶奪運送滕縣者也糧船搶

去七隻沉水二隻救回三十七隻俱撐回韓庄與
各船連成大幫撥兵巡護各賊解充東道審問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淮兵與賊交鋒殺死大半賊窮無路從東路白山
逃走沙溝營哨官姚文慶等率領營兵鄉兵赴彼
截殺斬賊五十餘名將前搶去糧船七隻撐回韓庄
餘賊盡歸滕縣

奏捷

山東一日二捷撫按奏報七月初九日據總兵楊

肇基報稱本鎮力疾六月十九日抵兗州府即遭
靈雨連綿幸于本部院于七月初五日親臨視師
初七日早監軍王副使徐副使同本鎮督領兵將至
教場點閱官兵隨招祭六月念三日陣亡將士忠魂
痛哭拜奠人人感泣正切奮志同仇祭禮未竟忽
報妖賊眾擁一萬餘五路而來已近城南三里大
橋外本鎮面承本部院方畧同兩道申嚴號令先
發游擊蔣紹芳王化溥領騎兵一枝迎賊截殺而
都司楊國威廖兵二枝遶出賊尾賊腹背受敵

殺死千餘抱頭南遁我兵追至橫河山水暴發賊
奔竄慌張被水滄死無數俟天霽道開即統兵
南下鄒滕之賊不足平矣

造妖書妖言

世法錄

允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

分首從一科罪餘
條言皆者並准此

皆者不若私有妖書隱匿不送官者

杖一百徒三年

李孜省

高坡異纂

李孜省南昌人初為小吏至都下以雷法動憲廟
與僧李晚同被寵幸孜省為太常日有御史巡按
江西將行孜省囑之曰吾婿龔正弼鄉人皆以掄魁擬
之歲當大比幸為屬意御史許諾凡各省秋試臨場
巡按察院例有堂考遂以正弼名置第一實為秋闈
地也至初場正弼不至御史遣人傳呼於門門吏追
訪於其家略無踪跡至已刻始鎖院降題迨二場日
將晡正弼忽自外歸家人驚喜問之曰吾携卷

赴院時有數人相持而行心志昏憤逕入城隍廟置
我於神像後耳目聞見無異平生心亦了了神前
祈禱之人其語言一一皆能記憶晨昏鐘鼓亦悉聞
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記今日已過
二場默禱求歸遂脫然能行矣乃知國家之事莫
重於進賢用才當自有鬼神司之豈一奸邪小人
所能干挽哉初孜省善房中之術又能巧為淫媒
之具惑人及以雷法進俸上於內禁建立皇壇二
人得入日誦經禮神寵渥既深權傾一時弘治初

等

改省雖已伏誅而壇內供用物料器具久猶未除
弘治五年六月初四日戶科給事中叢蘭河道南御
史彭程會本言其事蘭疏奉 旨造作皇壇家伙
併支給工價數目着光祿寺使查來看該部知道
程疏奉 旨先帝被李孜省所誤事已往了這御
史却又歸咎先帝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着
問二疏同時一事而批荅迥異如此亦異甚也

段朝用

嘉靖初年間有李福達弟子江西段朝用子使役鬼物
坐通變化段後不遵師教廢求端羅致貧財物已
有罄居少婦家富于藏妾容婉媚夫亡踰年悲慕不
已一日段攜花籃叩簡過其門隔窗謂其婦曰吾嘗
入冥見夫君披枷帶鎖苦楚萬狀娘子忍不一濟之
乎婦慟而出問何因見夫君段曰鬼者召可立至當
令與娘子中夜于隔帷寤語可也其夜張幕設席陳
酒食焚紙錢命妾婦先解先而寢段從隔帷閃出

夫聲音模樣宛然無二與婦言語慈喜恩情和生因
求歡婦好撒帷就焉比曉嗚咽而別時叮嚀在世
見人揮金脫罪賄賂公行今來地府亦復如是所焚
假紙錢無益金銀是我儲之卿莫吝惜多將擲置水
缸中取以資冥拔苦或得開生路也婦如其言明日
汲淨水一缸置于中庭出所藏銀錠次第投入凡投
數十錠莫不鏗然有聲撈視都亡見矣婦遽取缸水
傾覆之一無所有從此夫段所在舉家怪怖莫知其
然段既擅攝家之財復毀其節術以此遂不神未幾

入長安 世廟捕而戮之于市籍沒出金銀二山並
勲戚家物也福達聞之頓足大怒罵曰貪財好色之
徒必罹天譴往嘗誡奴以謹密自固今竟為財色所
迷宜其殞厥命哉李亦自此絕跡人間矣段與南昌
人黃企石隣居黃所傳說

周岐鳳

江陰周岐鳳與听頭錢指揮輝周旋甚厚而岐鳳妖
淫素善役字之法往以幻術醉人一日館于輝
家輝新納一妾年貌美鳳窺見輒生奸謀陰令館

童入內索髮絲一樓銅鏡一面妾以新來不知外事
具如所須是夜坐于燈下未寢忽聞窗外呼其小名
不應頻呼不已自覺坐身不定精神恍惚若有憑焉
因奔告輝；令婢使共守之潛出伺于門扇間見岐
鳳方被髮按劍持鏡向卧內而旋繞口喃；讀呪文
輝因勵聲大唱命左右擒下痛搥之逐出境外明年
妖術敗露 世廟縣圖購募岐鳳亡命來投輝乃賦
詩贈之有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
慟哭而去潛竄還家其妻不與寢處百萬一有身何

辭以謝捕者岐鳳憤恨出門鬻；不樂卒以客死高
承先少游輝家具知委曲

姚江書生

姚江有幻術書生以館為名慣用妖符呪文攝誘婦
人淫者無不中其術有主人之妻美而潔燈下忽大
叫謂其夫曰妾今夕必出與西賓諧偶鄙志不能終
矣夫大駭急詣書舍排門而入見此書生乃被髮為
步執持刀索繞立于案前作法忽遇主人惶愧無地
踉蹌走出左右不及縛打棄其書篋而亡董太史其

昌說

又

又一姚江書生使其館僮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
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
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
奔馳至書舍中東衝西突來嚙書生書生惶遽便跳
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牆壁悉被躡地書生乃穿屋
而下疾走投井中纔至底馬亦隨入尋被嚙死見者
稱快亦董太史說

獲妖首王好賢

天啓四年正月山東邪教之熾也實好賢之父王森所倡森家深州以救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招人令人聞異香皆願歸附稱為聞香教主遠近响應俄而森死遺資巨萬好賢以此購募邊塞勇敢之士謀及益急而景州千弘志山東徐鴻儒好賢密約以天啓三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後辭連好賢為薊州差官所責得以拒捕逃去挈妻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為揚州緝役

所獲禍本永絕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按籍而數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更遲數日吾橫行天下孰敢撓吾鋒者景州一敗而好賢竄逸天下豪傑遂寂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使妖輩發之不速其患可勝言哉

天啓四年四月擒獲龍華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永等

西角頭幻戲 妖人

會園

萬曆初年懸圖購募妖僧曾廣後聞曾廣是道非僧實有奇術世之隱遁仙人也初未嘗聚眾舉事乃左道淫邪之徒聚眾舉事而敗偽託其名以鼓愚賸耳及收真曾廣至訊驗不服司法官強伏其辜詔下官吏衛士與伍伯持兵仗者數百人將廣詣西角頭就戮者者圍繞數千人徘徊之間漫起青氣數十丈橫巨天半眾齊仰望隱影而去惟繩縛存焉不知廣之所之京師震驚

神僊通紀

忽刑部守門吏奔告尚書堂上有曾廣倚柱而嘯手作反接狀眾聞惶怖于是禁衛巡徼蜂擁而入果得廣衣飾狀貌無異尚書大怒促左右百騎押付市曹不待時而決及出部門蹶然倒地掖起細認乃即守門吏之父也守門吏詰問之父自唾其面云本在室中炕上假寐不知何緣到此爾何故領爾許多人來縛我眾察其精神猶矍矍如睡中時江陵當軸聞其事避之密令出他囚論死者戮于市取首以獻朝廷秘而不言三日後有人更見

廣在順城門外看戲劇且頻上酒樓吟咏自若見者終不敢言之厥後稍泄于宮禁天子冲聖亦悵然知廣化去不死矣

南屏寺幻戲

杭州西湖之淨慈寺一名南屏有書生四人肄業僧舍忽一日見遠方道士荷杖而來道貌奇古鬚長尺餘黑如漆與之語古今舊事無不通曉共相驚嘆留于僧舍食之與一室自啓閉畫出夜還凡經兩月求去因語四書生曰貧道久寓于此費諸即君薪水不

神僊通紀

貲今方告歸悽者如何明日請張筵作別兼有薄贈聚皆笑心計道士不持寸貨何由設燕召客謬許之至明日天色且晚視道士猶未返寺也共以為妄頃之至矣然了無作主賓意四書生謂道士曰某等枵腹以待師之盤筵不下畫當卜夜乎道士曰無憂也乞即君盡數將琴書檢束庶其室鑰以送之時謂善戲之言益不信具如所教勾當訖俄而道士與四書生携手閒步不覺行至雷峰塔下徙倚半晌忽謂四書生曰計此時薄設將畢矣盍

反乎眾應聲而還入寺隱聞笙歌鼓吹之聲不知何等漸近則即其室也啟戶視之綺筵羅列水陸畢登器物金銀犀玉之屬目所未窺歌童舞女通進於前幙亦茵馮華煥無比四書生大怪之竟席不安罔敢下箸道士飲噉如故夜半方散道士乃撤其銀器分遺四書生曰用酬向來雅意不足謝也四書生即便下拜啓曰不審尊師復何姓名願垂告示道士曰即君寧不聞世上有曾廣乎曰聞之道士曰我即廣也四書生曰江陵購廣戮于京

神僊通紀

師廣則死矣何至今日尊師復稱為曾廣耶道士曰妖民為亂誣及其耳某不出世人不知曾廣矣夫得仙道者後天地彫三光劫數矣厄所不能害况兵刃之屬耶爾時某既隱形而去江陵知不可得遂出一獄中死囚斬之以立威聲欺天下耳某則曾廣之本身也憶長安市中游戲不覺五六年来真如夢境矣語畢四書生復下拜曰不知尊師是神仙也寧有變化之術指示吾曹一二乎道士曰唯唯即下階負牆而立却逸入壁中去莫知所向

聚相聚者壁移時迴顧室中向之盤筵歌舞寂亡
見矣視所撤器皆燦然真金蓋大駭愕明日報杭城
傳金吾家讌客妓女無故仆地病如中瘧怪風驟
起客皆迸散迨至夜半妓女方寤席上失去銀器
多少懸賞捕賊四書生急渡江變易其器無從踪
跡有人親見書生祝說之也

利瑪竇 亦法

利瑪竇大西國人游于中華十五年矣衣服語言飲
食禮樂無不中華但不娶耳彼國無佛法亦不通

神僊通紀

儒教第奉天主為尊其像是一婦人手中所抱者即
天主也婦人像若西王母而繪彩之色絢爛非常
望若七寶莊嚴者然既以其像進 聖母張壁稟
稟便教收藏于庫其所進自鳴琴自鳴鐘皆按
刻漏而鳴若吾中華有自鳴更鼓之屬天子甚異
之賜賚無數日給餼錢因養之京師瑪竇他所製
自鳴鼓吹未進上者尤奇一撥開振眾樂皆鳴今京
師市中有裂成出賣者所携經籍皆梵字其印
表之巧紙墨之精中華所不及也瑪竇慧性絕倫

雖教萬億言一覽而得人謂其胸有成案故能然
據云學識字如造屋然疑即吾儒以一貫萬之義
矣往常刻廣輿地圖于金陵用五色以別五方中華
幅員大如彈丸黑子庚戌年夏中疫卧病服參而
死始知其無他道術是外夷中一異人也

神僊通紀

李少君傳

名山藏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也少好道入泰山採藥
修絕穀遁世全身之術道未成而病困於山林中遇
安期先生經過見少君少君叩頭求乞活安期愍其
有至心而被病當死乃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起
少君于是求隨安期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
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上太恒西遊玉門周流
五嶽觀者江川如此數十年安期一旦語之我被玄
洲召即日當去汝未應隨我至彼今當相捨去也復

神僊通紀

六百年當迎汝于此因授神丹爐火飛玄之方誓約
口訣畢須臾有乘龍虎導引數百人迎安期安期乘
羽車而昇天也少君于是還齊戒責蔡于市商估六
國或時為吏或作師醫治病或時賙債易姓改名遊
行處所莫知其有道逮漢武帝之時聞帝召募方士
特敬道術而先貧不辦合大藥喟然常嘆語弟子曰
老將至矣死將近矣而財不足用躬耕力作商賈求
錢必不致辦合藥又吾亦羸拙于斯事也聞天子好
道請欲見之求為合丹可得恣意無求不得天子可

成者成之不中教者便捨去吾在上已五百餘年
而不為一權者必不免于虫蟻之糧矣乃以方上武
帝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成服之白
日昇天神化無窮身生朱陽之羽禮備圓光之翼竦
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已徧駕白鴻而九
陔立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
之速有先師安期生死授臣口訣是以保黃白之術
可成也于是引見甚尊敬之賜遺無數焉立屋第武
帝自謂必能使我度世者少君常從武安侯飲酒坐

神僊通紀

中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言與其祖父遊射處老人
為小兒時後其祖父識有此人一座盡驚少君見武
帝有故銅器少君望而識之曰昔齊桓公嘗陳此器
于柏寢帝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乃知少君數百歲人
也然視之常如年五十許人面色甚好肌膚悅澤尤
有光華眉目口齒似十五童子諸侯王貴人聞其能
令人不死老更少壯饋遺之金錢無限乃密作神丹
丹成未服又就帝求五帝左右靈飛之書九十二事
帝于元封四年七月以書授少君到元封六年九月

少君稱疾上表云陛下思心玄妙志甄長生于是招
誘道術無遠不至精誠感靈天神斯降自非宿命所
適孰能偕合然丹方禁重宜絕其腥仙法養物仁充
蠢動而陛下不能絕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
除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朝有流血之形神丹大道未
可得成而臣疾與年偕今者虛瘵不獲躬親齋戒
預覩彭祖丹砂之變于此邈矣先師安期生昔所賜
金丹之方而有徵若按節度奉法戒爾乃可修用之
焉若鬱砂虹飛玄朱九轉剖六一而流精奪日探霜

神僊通紀

金丹之方而有徵若按節度奉法戒爾乃可修用之
焉若鬱砂虹飛玄朱九轉剖六一而流精奪日探霜
雪而月光風卷徘徊丹霞騰沸龍虎鉛錫投而黃
金克成刀圭入喉而離氣立及爾乃駕神虬以上昇
騁雲車以涉遠當驗此方之神將明小臣之不妄矣
乃以小丹方與帝而稱疾困非大丹方也其夜武帝
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
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武帝覺即遣使者問少君
消息且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捨朕去矣明日少

君臨病因武帝自往視并使左右人受其方書未竟
而少君絕武帝流涕曰少君不死也故作此去耳既
歛之忽失其所所在中表衣帶不解如蟬蛻也于是為
殓其衣服百餘日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市者
乘青驪帝聞之便發其棺中無所復有釘亦不脫
唯餘履在耳武帝殊益悞恨求少君之不勤也明年
柏梁臺火燒失諸秘書妙文也初少君與議郎董仲
相親見仲宿有困疾體枯氣少乃與其成藥二劑并
其方一篇用戊己之草后土脂精良獸沉肪先莠之

神僊通紀

根百卉華醴龍銜之草亥月上旬合煎銅鼎童男童
女沐浴潔清調其湯火取使合成服如鷄子三枚為
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盡三劑落齒更生服盡五
劑命不復傾仲為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常
笑世人服藥學道數上書諫武帝以為人生有命衰
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蓋雖見其有異以為天性非
術所致得其藥竟不服又不解從問其方為藏去之
而已少君去後數月仲病甚又武帝數道其夢恨
惜之仲乃憶所得少君藥試取服之未半能行身體

體壯所苦了愈藥盡氣力如三十時乃更信世間有不死之道即以去官行求道士問以方意悉不能曉然白髮皆還黑形容其盛後八十餘乃死臨死謂子道生曰我得少君神方我不信事懷恨黃泉汝後可行求術人問解之者若長服此藥必度世也道生感父遺言遂不肯仕周旋天下求解此方到江夏遇博澤先生先生曰此乃非神丹仙藥也可使人得數百年而已耳乃具為說解其方意所用物真名道生合藥服之得壽三百七十歲入鷄頭山中不知竟得道

神僊通紀

不同時卓元臣張子仁吳士昇蔡子晟魏仲明張元達服之或得三百歲或得五百歲皆至此不病不偃面不皺理齒不落髮不白房屋不廢此蓋少君凡藥方耳猶使人如此况其上方邪少君當去時密以六甲左右靈飛術十二事傳東郭延以神丹飛玄之方授少君鄉里人蒯子訓此二人後學道並不得仙少君又授子訓崑崙神州真形也

出漢武帝外傳

邪法滅身

方士李少君少翁繆忌樂大公孫卿

武帝時李少君以祠龜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皆 上有故銅器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榻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宮中

神僊通紀

畫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龜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台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龜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歿天子以為化去不歿而使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毫人謬已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曰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焉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曰言上即欲與神通言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曰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

神僊通紀

大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校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張

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獨心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今上帝親郊而右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陛下親祠右土右土宜於澤中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右土祠於汾陰脰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棗陽而還馮緄陽是時天子始巡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歿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

神僊通紀

方略而敢為太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宓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決河可塞不灰之藥可得仙人可致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歿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以二千戶封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轎在車馬帷帳器物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資金十萬斤更名

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天為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有鬼集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搖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汾陰巫錦為民祠魏后土營嘗見地如鈞神僊通紀

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天子使使驗問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後始因慶人奏上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隨黃帝之已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已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言曰鳥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

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一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寶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必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上有孛臣李延年以存首見上善之曰民間祠尚神僊通紀

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上始用樂舞蓋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笙簧瑟自此起其來冬乃遂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上自得寶鼎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口不食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棺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

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故黃帝以上
接神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願采儒術以文
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於是上盡罷諸儒不
用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下山間若有
言萬歲者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
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既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公孫卿至東
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
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
神僊通紀

忽不見上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
仙人也宿焉海上予方士傳車及問使求神仙人以
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
不經難施行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明日
下陰道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
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幾過之乃復東至海上望
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以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
大夫遂至東萊宿焉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公孫

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遠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
觀如緱城置脯棗補人空可致也且仙人好棲居於
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
將招來神仙之屬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
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
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其後十三歲而深徧於五嶽
四瀆而方士之後祠神入海求蓬萊故無有驗公孫
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危
神僊通紀

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者曹植
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
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道引慈曉房中
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
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豈欲
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乘
六驪而美飛龍故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
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吏
員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轡難得而佩絲

不敢唯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却儉絕穀百
日躬與衆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
以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房內之行然自非有志至
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詣術士咸其歸
之然始辭繁寔管頊有怪言昔漢秦始皇漢武帝則
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方山道士

南唐書

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
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
神僊通紀

遂往迎太后見與教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
誅死

藥大

藥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為而膠東
王尚方因樂成候求見武帝帝既誅文成惜其方不
盡及見大大說大敢為大言曰臣嘗往海萊上見安
期羨門之屬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
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
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
方我何愛乎於是上使驗小方關某某自相觸擊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
軍封樂通侯又衛長公主妻之齋金萬斤更命其
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主第使者存問供給
相屬於道自大王將相以下皆置海其家獻遺之
帝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
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
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
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
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帝使人隨驗實母所見其
方蓋多不備坐誣罔腰斬

邪術滅身

宣靖備史

遣郭京以六甲兵禦女真京敗走京城遂陷帝詰女真營請成

郭京者龍衛卒也自言能用遁甲法可以生擒二虜孫傳何臬及內侍等皆尊信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効京所為京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湏年命合六甲者乃可入伍朝

神僊通紀

廷授官成忠即賜金帛數萬令自召募京談笑自如所將皆市井游惰以尅捷自許嘗曰非至危迫吾師不出及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門急范瓊敗無可為計乃趣京出師凡徙期再三至是不得已乃始登城令守禦者皆下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虜京與張叔夜坐城上指揮之金人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走墮死龍河填屍皆滿京白叔夜自下作法因引衆開門而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殿班走下城

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於是城陷虜火縱大殺傍城居人殆盡

二月夏四月郭京伏誅

京走至襄陽聚衆三千人欲為亂張思正刺殺之

神僊通紀

邪法滅身

白醉璣言

彭澤縣洪真七者奉五雷法行持有效教為鄉民祈雨賜祛邪病鄉人倚賴之嘗有江西樵客携一法官同行泊其灘下或告真七曰以子生平負名而令此子昂然飛渡竊為子羞之何不禁制其桴使不行乎則吾為子加敬真七曰諾命取篆牌朱筆書一符焚于其所泊灘側其桴力挽不上如有百牛牽挽者法官啞然曰此有人以術相侮矣與主人登岸踪跡至真七門曰師有所

神僊通紀

長盍較其勝負毋徒禁木筏為也真七曰善乃集衆為約各以符水致一異法官言呪水滿一室而不滲漏真七言能呪民家米盈倉誓已各施伎倆而法師所禁室燥無滴水真七致救樣滿家恚忿甘敗拜辭頃詒真七曰簪墜真七俯身取簪遂為法師鈇簡鞭腰三下而遁此後患腰痛病又數年死教著靈應其子姓雕刻真形廟而祀之旱潦疾疫必禱時降乩附體為之剖判家事貽饗之間毫髮不爽焉嘗歲旱

魃為虐問之書云明日午時雨其日晴空無雲子孫皆跪候于門俄一點黑雲起于巽方甘澍大布而他處不然正德中御史毀其淫祠其孫思五者解衣抱像以歸供之家拂其塵焚香告禱焉及事定加金飾而返之俄降筆云思五予嘉乃誠錫予乃壽汝本四十五終予今延汝十年汝其孜孜力善毋怠思五平生遇相命之士皆云四十五死至期大病瀕危而愈又十年乃卒

神僊通紀

馬祖師

大事記

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馬祖師流寓湖之烏鎮民沈松家幻術感眾剪楮為兵即持刀杖列陣勢奮擊以水照人人欲得何官納賄論品級臨水見冕流文武官服皆如所許其黨有毛峯許中江升高仙許逢李福蔣明等更相誑飾鼓惑遠邇禹民為所誘賜其衆皆以布裹首號曰白包巾合約其徒聚某處某處待令于七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

有洩其謀者官司急捕之於是李福被殺峯中升仙遙明松皆先事擒送至期馬妖樹青白二旗放火縱掠兵備恭政劉壽急督兵擊之賊潰走道及于雙林盡殲其衆獨馬妖逸去流入杭州已後由紹興過寧波民間競言馬道人分徒黨偏擾村郭或以物器投地人得之以歸即舉家擾亂不可毀逐或升屋破壁而入無問男婦深睡時為所壓不能轉展寤則氣索不蘇有因而竟斃者遠近大闕每向夜則具刀杖震響竹追逐之竟夕不息各戶多懸籬籬籬籬

四字以厭勝之當道奏聞勒限追捕竟不可得民驚擾逾三四月始息訛言有馬精者其來也見火星殞地婦人犯之輒昏仆必扶出以桃柳枝搯之迺甦否則必死却境戶懸桃柳夜則聚婦女露坐男子環守之鳴鑼鼓達旦有司揭榜諭禁不能止有黃冠者齎符于市捕而訊之搜其囊果得所為火星象始釋然而妖亦遂寢至萬曆壬午五月復有此異暮春薄暮余在沈氏所步書塾立水次前去烏鎮隄林可二十里遙聞喊聲若數千人

舟衝擊鼓噪甚厲漸近在百步內立處皆震主人以小舟遁去余無如何獨身待既暝樹頭皆有大湏吏通紅照如白日火光中甲士揮戈之狀土人或見或不見似因其強弱衰旺而分別之者久之西四圍皆遍惟余立處尚暗未能越河而犯也呼嘯與啼哭聲震天余心知幻術不足畏酌數杯就枕天曉寂然歸家問夜來事一如昨然未聞有見形入室作怪與惡少搶掠者蓋昔年奇禍父老尚得之聞見深自懲戒子弟家衆口閉勿駭

叫母遠出母鳴鑼但剖竹作大片在門外內隙處
 若庭中或而鞭之其聲激烈開者毛髮寒眩又以
 白土遍牆壁作大圈蓋土人謂口開則氣洩步遠
 則衆淚鑼響則音溷及為奸詭所乘不如靜謐
 以待徹夜分燄火燒疏黃而竹聲非所習聞
 即前管 園白如芫口可入不可出皆妖巧畏理
 然也凡數日有黠者窺見小舟中止二人剪
 絲作馬人長不數寸密報添設官來捕統將就縛
 已隱形不見大槩以其虛沉其舟囊中符籙之類
 皆不可辨悉焚之乃息然已經旬餘廣數百里天
 一儒生云上虞有宋姓藏符籙久不發一孫慧甚
 啓而習之剪紙人二十八皆能揮杖擊刺其奴臂
 見謂為族滅事叱之皆散有八至餘杭大為崇
 死者甚衆餘散入各處所步其一也然極久四十
 九日即滅

馬道人

嘉興府志

萬歷丁巳年春有馬道人為孽子嘉湖間剪紙為兵
 刃即變刀杖焚劫地方分徒黨徧村郭男婦深膽
 時即為所壓遠近大聞各戶多懸符籙避之四字以
 厭勝之其妖術行三四月始息

神僊通紀



妖書

會園

萬曆甲辰乙巳年間妖書變作告密令與無不
握手禁足宮中終夜相恐數聞怪異聲跡 皇上
與太子日夜抱頭而泣羽林軍士扈從警蹕者浴
鍊數重至十月十三日 聖母壽誕百官先詣朝天宮
習儀舞蹈之際不覺妖書滿前無不駭愕及趨朝
則交戟上下妖書滿地矣明日 皇上盥漱畢着衣
登座其書忽在袖中心稍異之遂寢其不問第
疑蛟生光于市曹以伸三尺而已其時沸傳後宰

神僊通紀

門外沿皇城一帶墻下地上忽影出城郭山川樹
木人物諸狀有鍊騎數百臨城上皆豎旗張
幟兵衛森嚴隱隱與畫圖無異是日天地無塵
埃影甚分明觀者如堵移時漸滅如是者積四
五日乃絕跡後亦無他竟不詳所自也按唐中宗
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
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餘乃滅出
杜光庭錄異記又高郵州有一寺名講堂西壁枕
道日晚人馬車輿影悉透壁上辰午之時則無如

事

此二十餘年出酉陽雜俎乃知往昔故已有之不
足為異妖書之兆殆斯驗矣

妄男子

萬曆己酉二月十一日北京守衛東華門忽有被髮
瘋顛不知姓名妄男子在禁城內東廠遣官追捕此
人徑繇東華門去訖歛滅不見先一夜司天臺奏有
白氣亘天如匹練狀占曰主兵又數月來西方稍南
一星獨大而光芒四射識者曰旄頭亦兵象也
是歲北虜跳梁薊門遼海之間烽火晝驚人

神僊通紀

心騷動此其應矣詳見諫官奏疏中

妖鬼

江陰有習禮夏氏家數見怪午炊方熟舉釜看之
飯二斗悉失去都無遺粒在焉細視逐粒移置堂
內窓櫺格子眼中排列甚勻無一粒重者家有嬰
兒甫彌碁方在地匍匐忽然亡矣 知處舉
家狼狽推索既徧却偃卧于創版上垂首下視狀
若欲落而不落良久乃蘇是時江陰釣臺湯氏
亦有魅在家與人言語飲食如常惟不見形客至

具茶懸於空中竊罵奴曰我獨不得一甌飲乎奴不
得已傾茶于甌置之案上輒空中將去微聞漱齒
聲一坐咸駭桔槔在壁懸率之走為壞及羊大
之屬悉攝以納諸甕中哀祈乃出後遇龍虎山
使者載正一明威錄數百軸至以黃縑為幘丹
書其文二氏遂捐貲買錄各建精廬一區供
養之其懸遂絕案神仙傳云天人授張道陵以
新出正一明威之法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
翕然奉事之以為師

神僊通紀

耳中見

猶園

梁溪華別駕善繼博古嗜奇詩才清靡與弟善
述齊名中歲投閒喜談仙鬼從方士鍊樟柳神
戲學耳報術後悔不肯竟學為此鬼鑽入耳中
耳遂以聾終其身不能聽

宅魘一

常州某大家延一姚江書生為西賓其人少年每
纔眠即魘主人聞而問先生何故夜魘荅云眠
去輒夢有美麗女子裸形而來薦枕綢繆不覺

神僊通紀

失精而寤矣如是者經歲書生竟病瘠以死
主人心訝此室為旣命相宅者來視之發其屋東頭
第七椽下鑿出一裸形婦人熾火焚之出血如縷
于是遂絕聞于太原徵君

宅魘二

有士人遷入新居夫妻子女時相格鬪家中穢獲
罕有寧者莫知所由累求禁呪而不能制後遇
善相宅者路經其舍入門索鏡攬照乃命梯于
堂屋正梁鑿破得木刻男女一雙長五寸餘眉

目形體根相悉具兩手各梓頭髮貫作對紐遍
体青紫傷血淋漓方知匠氏行魔盡之以禍
人人不知所也遂折薪焚之棄灰河中舉家貼
然安好如故

宅魔三

弘正間吳下沈周先生一日往常熟夜宿沈家
濱借主人船屋暫寄栖泊衆謂此屋有怪不可
居先生曰何害夜靜後微覺有異跡先生起立
于船首仰屋大叱一聲忽見梁上墮下小木偶人

神僊通紀

高三寸許形甚醜穢可憎急藏于巾箱中安
寢如故明日入刺主人坐定便推問君家船屋是
何匠氏所營其人安在乎主人曰昔年是某匠造
其家相去不遠也趣使奴召至先生呼于靜處
出箱中木偶示之遂與將歸其人便急走行
數十步未達家忽中惡而死從是怪絕亦聞于
太原徵君

郭中原

獵園

郭中原京師人也叔父為中常侍幸于先朝
因以為後中原偉貌美髯頗習道術好結納
方外士叔父死後遂棄妻子家業負杖雲游
東渡錢塘過紹興至府城中蓬萊山上愛其
地僻山名亦美因家焉土木之費悉出已贖其
後落成入稍有出佐者雖詣黃白然不妄為人
談一日山陰王僉臬某知之逼其下山僉臬僻好
爐火稍積餘財即輸于安藥之直有別業在

神僊通紀

推磨田頭村屋曠寂人跡罕至造一丹鼎命
左右運鑄金鍊器數重于室中強郭鍊合隨
身止一童子七日之內外丹垂成矣其夜忽有
多人闐然打門連聲呼郭師父郭不知是鬼誤謂
村頭捕漁人也應聲出開童子急止之不聽及門
開有奇形異狀鬼物擁統數百擊郭中其腹郭
便伏不能復動曰腹痛腹痛童子掖入中堂氣
絕矣僉臬俯伏牀下不敢動但見鼎中雪白爛
然光焰燭地群鬼周遭圍守先命兩兩三三持

器出河邊取水數灌沃之爭劫藥銀入腰纏內
鼓噪而出童子怒閉其門有後出者遂穿屋踰
垣遁走但見黑烟蔽空其聲啾啾而已良久乃滅
食臬賦性纖蓄因貪而敗無何亦以憂憤致疾
下世余聞鬼所使者紙錢而已不聞有攫金鬼
饕餮若此其甚也

神僊通紀

周紫

周紫者華郡人也讀書好道有行道者遇之見其讀
然同契道者曰子有夙契可與語至暮留宿夜甚寒
將熾炭道者止之視其所衣一木棉裘其氣充然時
方雪積道者所止有光赫然出屋上雪獨不聚隣人
以為火操水具至則知非火周尤異之遂留詩以別問
其所止曰楓橋問其姓曰幸次日周冒雪至楓橋果
有大船泊橋左幸方倚蓬而笑曰吾知子必未遂
留款且膳且出一小鼎貯水銀燿之頃之成銀命舟
子入市即可易物再貯如前加以黑末半匕及成則
黃金也盡日而別且曰戌亥歲當成子志周自此若
有所得每靜處覺有氣隱中起稍引之則煦然
周身歲果戌日以幸所書展玩一過曰茲惟時
矣遂飲衽端坐而逝若委蛇焉

文温州治厭

說聽

文温州政學兼茂且多通異術巽建樓居上梁日欲聞佳
識衣紅袍問匠人曰此何木也答曰山桑文公甚惡其語不數日
其家連死三人公乃篆一符釘樓楹上即逐匠人歸及家而死

解厭法

木工造厭勝者例以初安着時一言為準禍福皆由
之妾門人李鵬建樓居工初萌惡念為小木人荷枷埋
之戶限下李適見叱問之工惶恐漫應曰翁不解此耶
走進妾門第一家也李遂任之自是家驟發財甲其

神德通紀

里吳縣西華村有富翁為商倩工造舟供具稍薄
疑其必有他意視工將訖夜潛伏舟尾聽之工來以
斧敲棹呼曰木龍木龍聽我祝詞第一年舡行得
利倍之二年得利十之三三年人船俱失翁聞其言
心識之初以舟商于外獲利果倍次年亦如言歸而
不復出一旦破其舟得一木龍長尺許燃沸油煎之
少久持出其工在隣家登時疾作知事敗即來首實
乞命復投煎之工仆地披歸而絕比取厭勝者必以
油煎見便民圖纂又有解厭法吾先世試之良驗

閩海蠱毒記

宋揚壯

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毒而福之古田長溪為最其
種有四一曰地蠱二曰金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
蟨蠱皆能變化隱見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
日近者數月遠者三年至期主家備禮迎降設盆水
于前雌雄遂出於水中交則獨浮其上乃以針眼刺
取必於是日毒一人蓋陰陽化生之氣納諸人腹中
托以孕育越宿則不能生故當日客至不暇恤其親
戚宗室必施之凡飲食藥餌皆可入特不置熱羹中
遇熱則消爛或無外人至則推本家一人承之藥初
入腹若無所覺積久則蠱生藉人氣血以活益久則
滋長迺食五臟晚夕痛楚不可忍惟啜百沸湯可暫
息須臾甚則叫呼宛轉已刮床席臨絕之時眼耳鼻
口涌出虫數百形狀如一漬於水暴乾久而得水復
活人視為祟所拘不能托化翻受驅役於家如虎食
侵鬼然死者之尸雖火化而心脾獨存殆若蜂窠淳
熙二年古田人林紹先母黃氏遭毒蠱盡遂云某年
若是中蠱當燒床簣照之必能自言黃氏遂云某年

某月日為黃谷妻賴氏於某物內用其所事之神見
在谷房裡厨中紹先即告集都保入各家開厨得銀
珂領子五色線環玦及小木棋子兩面書五逆五順
四字盛以七孔盒又針兩包各五十枚而十一枚無
眼率非尋常人家所用物既告官捕谷鞠訊則佯死
釋之則蘇類有鬼相助會稽余靖為主簿府帖委治
此獄其奸態如在縣時靖無以為計懼其幸免不勝
憤訶係于庭下礪刃斷其首貯以竹籃持詣府自効
府帥陳魏公具以狀具詔提點刑獄謝師稷究實謝
與丞尉親到谷家一蜈蚣甚大出現謝曰此明證也
攝賴氏還司自臨考之三日獄具亦論死所謂順逆
棋子者降蠱之時所用以下也得順者客當之逆者
家當之針之無眼者以眼承藥既去則去之蓋所
殺十一人夫五色線比蠱喜食錦不可得乃以此代
其銀珂領者欲嫁禍移諸他處真道傍異見者取之
也谷之罪惡上通于天余靖為民去一凶士大夫作
詩歌者甚眾嘉祐中范兵部師道為福州守日揭一
方于石云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但煮一鷄卵揀

銀釵于內併含之約一食頃取視釵卵俱黑即中毒
也其方用五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甘草三寸一半
炮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射香各十文輕粉三文
糯米二十粒共八味入小砂瓶內水十分煎取其七候
藥面生皺皮為熟絹濾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臥令
頭高覺腹中有物衝心者三即不得動若吐出以桶
盛之如魚鱗之類乃是惡物吐出罷飲茶一盞瀉亦
無妨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酢醬十日後復服鮮
毒丸三兩丸又經旬日平復

女鬼

梁魏承班撰

苗鬼

隋獨孤隱字季那文齊為定州刺史在任道其家
苗鬼先害苗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帝
微聞之而未信其妙為皇右與楊素妻鄭氏俱有
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隱右之異母弟隱
妻乃楊素之異母妹也由是疑隱所為陰令其兄
穆以情喻之上又讓左右讓隱言無有上不悅左遷
隱遂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顯納言蘇威大理楊

楊

遠皇甫孝緒雜按之而施婢除阿尼供言本從施母
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猫鬼
每殺人殺者家財遂潛投于畜猫鬼家帝乃以
事問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
絕天上令犢車載施夫妻將死弟詣闕哀求于是
免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訴其母為
猫鬼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是乃詔赦焉施
未幾卒

嫁金釵

池州進士鄒閱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
見一小籠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
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晚寂無追捕者遂望歸謂其妻
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
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棄去之未回手復在
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闔胸腹上矣葉之
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節如故衣燭飲食之間無所
不在聞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為人所賣矣此
所謂金蠶蠶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
為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嚼腸胃復完然而出聞愈懼
乃以籠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
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聞笑曰吾豈為此友入曰
固知子不為也然則奈何聞曰復以此蠶并舊物置
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雖久而致富
即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蠶乃
去直以元物送之心不可遺今子貧居豈有數倍
之物乎實為子憂之聞乃仰天歎息曰吾平生以清
白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

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為
後事乃取其從擲於下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
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
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之金故遂致小康豈以
至誠之感妖孽不能為害乎

妖巫傳

琵琶下

洪邁

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鑿人張鷟曾于江
南洪州停數日聞土人何婆善琵琶下與同行人郭
司法質焉其家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
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氣聲
曰箇丈夫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
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
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
年減四品忽更得四五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沈子與僕

沈點字子與臨安人徙居會稽入蜀謁親在僕使
令喜其解事挈之東行道經巴東過村坊諸店買麵
坐良久店傭供他客食竟而故不及沈其僕怒且慮
其有他志白沈作計捨去行數里腹忽微脹僕曰已
墮他術中當且住作計解襪乃買錢索十餘條使沈
繫繫其腰僕亦如之久馬索皆斷脹亦隨消僕賀曰
我無事矣彼賦即當奔來告我矣復前後可二十里

果有男女相續汗喘而至呼拜乞命曰恰不合妾觸
尊官乞恩垂慈復哀祈乃就地捨土一塊與之皆哭
謝而去旋以問僕云彼家習妖法不謂我亦能之
既不獲害我當自受其殃蓋自索斷之後彼竈不復
可然火雖終日加薪不能焚一竈之費須三四千錢
聊以困之其家正被病竈復不然唯有死耳得吾土
屑服之乃可定耳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以妖術欺酒家所釀凡開酒

城者皆畏事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計十餘
家各與錢二十千則一歲酒平善巫藉此自給無飢
乏之慮一日因他事頗窘急詣一富家有所求曰君
家富贍力足以濟我願勿限常數主人峻拒曰年
餉君二萬錢其日久矣安得輒增寧欺我酒一錢不
可得巫笑而去出駐近店遣僕買酒一升盛以小缸
取糞污攪雜携往林麓禹步作法環繞數匝痊之地
中而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為妖訪至酒家備言
為巫所困今酒甕成列皆作糞臭欲往哀求也道士

曰不須往求吾術能治之但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
作法半日臭止又言凡為此法敗五穀者必用葦穢
罪甚大宜齋戒為拜章上懇其家方念意迫切趨營
離事道士伏庭下踰數刻始起曰王帝有勅百日内
加彼業疾然未令即死也自是巫日覺蹀躞痒爬搔
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艾膏累日益大巍然徑尺如柱
而其系搖若絲縷稍觸之則痛徹心不復可履地
子孫織竹箬舁以行丐飲食便屎俱在箬中所至皆
掩鼻歷十年乃死

荆南妖巫

荆南有妖巫者扶幻術為人禍福橫於鄉里郡縣莫
敢問與興高基為江陵寧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大吏
泣諫請勿治之且擬竒禍高愈怒梓吏下與巫對
杖至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終食頃高覺面腫微攢
鏡照之漸浮滿僅存眼縫如絞遽呼吏詢巫所居
約與俱往吏以為必拜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
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茅屋巫出迎高叱從
卒縛之於柱命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悉焚之

巫偃然自如後入其室搜出小笥內有茵褥包裹數
十重得木人馬又碎之始有懼色然毆掠無完膚矣
高面漸平復如初執之以還明日白于府曰妖人無
狀其不惜一身為邦人除害懼語泄必遁去故不暇
言今治之虫死敢以告府帥義其決諭使盡其命而
投之江

歷代神仙通紀二十冊

于梓人

一作于子仁

于梓人者武崗州人其父嘗夜夢梓童神遂記佳望
人像揮其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
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及長有雋才且
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訴其家
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
行梓人管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
來兩卒不得已得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
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
人厲聲叱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為部
民告訐以為妖術惑眾有詔逮下刑部治之數月
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
聲問為誰答曰是梓人家人驚以為鬼曰吾實以
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
驗之乃不然遂囚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
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以為樂里人劉氏其

怨家也執而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
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
梓人所在但存鉄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
得重遣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
峰道人詞翰適逸可觀吳用藏其自制遊太山
歌一紙

張三丰

張三丰一名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
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屣窮

寂或遊市井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
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輿論三教經書則吐
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所咲斗
酒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行如飛或隆冬卧
雪中艱艱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
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過之
為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居草庵於展旗峰北
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所在二十三年上遣三山道士
請三丰造朝了不可覺召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

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起擢太常卿 一云三丰
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全一又云玄玄別號保
和容忍三丰子

周 周顛仙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崛舉止不類
常人年十餘病癩嘗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
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施力於人夜卧問蒼問和
寒暑雨自若嘗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
遂呼為顛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陳友諒入南昌

顛仙隱跡不見及上自將定南昌將還顛仙從道
左拜謁潛隨至金陵每遇上出輒趨進曰告太
平問見或捫蝨而談擊節而歌詞多隱語 上
頗厭之命飲以燒酒酣暢不輟衣帶嘗繫葛蒲
三寸許日細嚼飲水又自言入火不熱 上命巨甕
覆之積蘆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滅發而視
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寓蔣山寺月餘僧言顛仙
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 上幸翠微亭召
之步趨如常因賜食乃食上問曰能不食一月

乎曰能乃生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上將幸寺
賜食京師將士聞之爭持酒肴往食之既食而盡吐
之須臾上至與之食乃復食如常既醉上將還顛仙
於道側以手畫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是時中原
尚未定友諒復圍南昌上欲勒兵往援問顛仙
曰陳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視良久曰可
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可踴躍持
杖搖舞如壯士揮戈狀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仙
曰行則有不行則無既而行不數里風果大作

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曰水恠見前損人必多

上曰顛者言何安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
濡遂命投之江久而復來謁見求食命賜食

已正衣襟前引項曰今可殺矣上笑曰殺爾何

為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遣人往廬山求

之至太平宮側有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

不食且半月矣今去不見洪武十六年秋有僧名

覺顯者自言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上以其虛

誕却之會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徒跣至

云周顛仙遣進藥上不納僧具言前事乃餌其藥
覺有旨蒲丹砂氣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親
為文勒石紀事命善應等往祠焉

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上登鍾山詞臣扈
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綱朱升張以寧
秦裕伯單友中李某暨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
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
循介寡言嘗戴鐵冠子人皆呼鐵冠道人士嘗

微行至一寺中群僧伏問道傍迎上曰何以知

朕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召道入至上手餅食未半

即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願直述

無我諱道人信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

海壬午青龍大裡逃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敢傳

先是兵亂歸隱幕府山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

後之者多獲全壬寅參政鄧愈薦召至上問曰

予定南宮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

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且夕尚流血廬舍焚燬必盡

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指揮康泰友果如其言他日
龍馬兩重之對省署震援之占剪燈花平友諒類
多奇中洪武二年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
中字景華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
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
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
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
從行舟次孫山無風不知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
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於康郎山
被圍其勢甚危險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
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
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曰
當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筭曆是月
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

張中傳即鐵柱道人

宋 濂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
中遂放情山水歷游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
學談禍福奇中時天下大亂歸隱幕府山與人言辭
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上帥師下
豫章御史大夫鄧愈待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
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
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
殆盡鐵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歸於存耳夏四月
指揮使康泰友一如中言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
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祭趙趙繼
祖伏甲北門將為亂事覺伏誅癸丑夏五月癸未上
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
吉天馬兩重似拜侶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
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
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但於上無傷耳
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
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偽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一月不

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對曰五十日
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
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
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戰湖中之
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
僉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
出連戰輒大勝偽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
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
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
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
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曆官算曆是月嘗差一
日實在此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
寡與人言嘗戴鐵冠因號曰鐵冠子云
贊曰漁教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
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
二博士有弗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
筆作點點狀如計教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
五月漁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願

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
亦異哉上嘗親疏中事命漁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
親遺藁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記所識之事云

張三丰傳 三見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元末居寶金雞臺觀忽留頌而逝土民楊軌山買棺殮之臨窆覺棺中展動有聲發視之乃復生以小鼓一腔留其家去入秦遊蜀登武當山時至襄鄧間洪武二十四年 詔求之不得永樂中 上遣禮科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山指揮楊永吉遍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勅正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過天順三年誥贈為通微顯化真人天順末武隱或見有親負問以大

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叩之響應後往來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嘗至甘肅張指揮家遺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間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惠中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煨之愈成化初定西侯將琬為總兵官宴守臣於幕下集伶人搬演三度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及三丰者因出葫蘆傳玩之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鼓雖大鏞不能混其聲後亦亡去嘗遊常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瓊花詩見其語意前故不錄

高清曠蓋自况也

王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遺遺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脩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忠冷協律起敬同學于沙門海言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大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受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閩李道玄白雲先生交契稱厚朝用年時方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于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汝家名毅者為誰答曰我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嘗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帝遣寶雞

醫官蘇欽等贊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其書見前或不錄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也安行事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年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年薦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遍訪于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過而還復命

題玄天觀

等閒釣罷水中鱉一笑歸來祖晉陶花吐碧桃春正好笋抽翠竹葉還高心懷鳳閣龍鱗會身寓龜城馬足勞何必終南論捷徑宦情于我似鴻毛

題揚州瓊花

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幽姿猶帶古烟霞歷年數百何曾老閱世無雙莫浪誇我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三年與蜀僧廣海善萬開元寺七日臨別贈詩并留沉香一片草履一雙并獻文皇賜答甚腆

平越紀言

真人張姓號三年不知何處人形骸外垢天真內胡黃冠布衲雲游湖海已遇至人得長生訣妙洪武末年始至本衛西福泉山高真觀以棲焉觀後隙地結茅為斗亭晝則閉門靜居夜則朝禮北斗蓋斗亭年久有木廢而觀之斗亭實其遺址也先本衛指揮張信者其家頗殷在官忠勤好禮下士為時所重與三年往來詩琴相娛遂為莫逆交信母卒指示蟠龍穴以塋塚在月山寺右父卒指觀下南霸傾背洞穴懸棺於石屏身為塋嘉靖初年霸傾水洞築者入洞亦曾見之三穴俱有詩可徵既後齋貴垣表入賀真人謂此行可佐燕帝必取封侯後果以奇功封隆平侯世襲時或賜稱恩張龍異如此後文皇問其故信以三年事對乃遣使徵聘至京後莫知所之

風水黔記五首

其一

遠遠長龍自北來脉流城右建僧臺前峰凹處堪為塚若塋真泉步玉階

高標既

既

其二 隆平侯聖母子此

飛鳳投江穴在頭龍泉虎障兩朝流東隅賓列連雲
秀陰穴陽居萬里侯

其三 隆平侯葬父于此

離却蟠龍一里餘其形宛若下江豬膊後肘前堪作
穴箇音姓者珮金魚

其四 本衛楊少恭葬祖于此

不前不後不於中也沒堆巒也沒峰坦坦四隅坪落
穴若人葬後位三公

其五

金鈎掛帳錦峯堆帳下清流三復歸若葬這條鈎上
穴女膺男貴掌威權

三手了道歌

道情非是等閒情既識天機不可輕先犯世情齊放
下後將道理細研精細研精未鍊還丹先煉性未修
大藥且脩心脩心自然丹性至性清然後藥材生雷
聲隱震虛空電光灼處尋真種風信來時覓本踪
霞光萬道籠金鼎紫雲千丈罩天門若還到此休驚

怕穩把元神守洞門如猫捕鼠兔逢鷹急着力又

如初萬般境界皆非類一箇紅光是至真此箇紅光
生春意其中有若明窓塵中懸一點先天藥遠似葡
萄近似金到此全憑要謹慎絲毫念起喪天真待他

一點自歸復身中化作四時春一片白雪香一陣一
番雨過一番新終日綿綿如醉漢悠悠只守洞中春

遍體陰精都剝盡化作純陽一塊金此時氣絕如小
死打成一片是全真到此功成絕了當却來世上積

陰功行滿功成天命詔陽神出現了真靈嗚呼仙朋
并道侶不逢達者莫輕論此言休向非人說輕泄天

機霹靂魂其中切切通玄理此真之外更無真收拾
行囊來封固他日功成可印心五十二句要君尋若

有虛言遭天譴說與靈官鞭碎身

三手聞道

遨遊江湖數十秋逢師咬破鐵饅頭十分佳味誰
嘗半夜殘燈可着油信道形神堪入妙方知性命要
雙修自從識破些兒後忘却人間萬斛愁

二歸隱

一片閒心絕世塵。山中寂靜養精神。素琴彈落天邊月。玄酒傾殘瓮底春。五炁朝元隨日長。三花聚頂逐時新。煉成大藥超凡世。仔細題詩警後人。

三明玄關

一孔玄關要路頭。非心非腎最深幽。膀胱穀道空勞想。脾胃泥丸實可羞。神氣根頭常恍惚。虛無窟裏細尋搜。原來只在靈明處。養就還丹跨鶴遊。

四再求玄關

傀儡當場會點頭。應知總是線來抽。抽他雖是依人力。使我人抽又孰謀。元賴主公常月白。期教到處好風流。煉丹若去尋冬主。須向靈臺靜裏求。

五總歸玄關

身即乾坤勿外求。虛靈一竅最深幽。二三自許同為侶。一四何疑與共儔。五土建中司發育。巽風起處定剛柔。自從識得還元妙。六六宮中春復秋。

六鑄神劍

師傳鑄作青龍劍。點乾坤爐煅煉成。非鐵非金生熱氣。無形無影自通靈。寧開匣內三千界。收入胃中芥

子星萬兩黃金無覓處。隱藏身畔斬妖精。

七敵魔

氣昏嗜卧害非輕。總到更初困倦生。必有事焉常恐恐。只教神要強惺。縱當意思形如醉。打起精神坐。到明着此一鞭頭。猛省何愁事業不能成。

八掃境

紛紛世事景如麻。有法驅除自可誇。撒手不迷真境界。迴光返照是吾家。六根清淨無此障。五蘊虛空絕點瑕。了了忘忘方寸寂。一輪明月照南華。

九築基

守固陰精是築基。真靈常與氣相隨。一塵不染心偏靜。萬寶俱忘我獨痴。邪賊無由侵內境。主公終日對巖師。飢來解飲長生酒。每日醺醺醉似泥。

十煉已

煉已工夫誰得知。心頭萬事總忘机。一輪明月相為友。半夜雷聲不待思。雪向靜中飛白點。芽從虛谷長黃枝。奪他陽氣歸來孕。產箇千年跨鶴兒。

十一後天培養

氣敗血虛宜補接明師親授口中訣華池神水逐時吞甘露瓊漿隨日啜絕慮忘思赤子呆無情少義大天裂丹田溫暖返童顏笑殺頑空頭上雪

十二先天下手

體隔神交理最詳端然下手兩相當安爐立鼎成真種對境忘情認本鄉捉住龍頭收紫霧鑿開虎尾落金光真鉛一口吞歸腹萬物生輝壽命長

十三辨先天鉛

舉世人多愛入玄入玄不識這真鉛五千秘語明明辨二八當時陀圓不在乾坤分判後止于父母未生前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

皇明資治通紀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詔求仙人張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相傳留侯之裔洪武初年入武當脩煉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美髯如戟項中作一髻手中執方尺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鄉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深遠皆本道德

忠孝每事秉輒先知之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若飛或卧隆雪中齟齬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岩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過之為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庵于展旗峯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至至是上遣三山道士三丰造朝香不可負召丘玄清至與語說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永樂十年三月初六日成祖皇帝勅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朕敬仰真仙張三丰先生道德崇高靈化玄妙超越萬有冠絕古今願見之心愈久愈切遣使祇奉香書求之四月積有年歲迄今未至朕聞武當遇真宮寶真脩仙煉福地朕雖未見真仙然于真仙鶴馭所遊之處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創建道場以伸景仰欣慕之誠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未聞朕將下日營建爾宜深體朕懷致心盡力以成協相之功欽此故勅

永樂請張三丰書

皇帝敬書奉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

思親承歲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度請

真仙道德崇高超予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

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丹道

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度請恭疏雲車風駕為慈然

降臨以副朕拳仰慕之懷敬奉書

永樂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遣龍虎山上清宮混成院

道士臣吳伯理拜請

張三年狀

供狀道童張三年年二十八歲冀州黎陽人氏有

父張子安所生第五子自幼眼疾捨送碧落宮後

禮師傅張雲庵為弟子授全真教後雲遊湖廣襄

陽府天竺庵養道修真今蒙

永樂上位清理道教中間不能所供是實

天順年封張三年誥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仙風道骨得天地之真元秘典靈文奪陰

陽之正氣願長生久視之術成超凡入聖之功曠

世一逢奇跡罕見爾真仙張三年芳姿穎異雅志

孤高存想專精鍊脩堅定得仙錄之寶訣餌金鼎

之靈膏是以名隸丹臺神遊玄圃去來倏忽豈但

煙霞之棲隱顯渺茫秘同造化之妙茲特贈爾為

通微顯化真久賜之誥命以示褒崇於戲玩形不

老永為物外逍遙抱道絕倫益賜稟中之景慕尚

期指要式惠來英

天順三年四月十二日

蜀獻王贈張三年詩

憶昔蓬萊閣苑春懽聲未盡海揚塵快閑事業無多

子零落親朋有幾人失馬塞翁知是福牧羊山子慕

真全吾師深得留侯術善養丹田保谷神

張三年進答獻王詩 重見前題玄都觀

等閒釣罷海中鰲一笑歸來楚晉陶花吐碧桃花正

好笋抽翠竹節還高心懷鳳閣龍鱗會身過龜城馬

足勞何必終南開徑徑空情于我以鴻毛

湘王贊張真仙詩

張玄玄凌神仙朝飲九渡之清流暮宿南岩之紫烟

好山却未知幾載不與景物同推遷我向空中不見

徒博然孤虛空寂大松裏獨有老梅松下眠張玄
凌神仙匪抑乘蕊遊極表茅龍鶴馭遊青天

安陸何字度過真宮觀張三手所遺杖笠詩

仙人一去白雲間杖笠依然在舊山月過石壇清籟
起只疑猶駕彩虬還

張三手仙師外傳

張仙一字玄玄俗名徽號三手又號斗蓬又呼蓬通
仙開縣人又云羊城人也志即廣州云為留侯後裔
甫七歲能碁隨手應局人稱無敵十歲習儒業早失

怙恃嘗有小婢以魚饋于館同業戲擲之而師未
知之也歸欲鞭撻而婢已縊師感悟遂改習道業隨
方士遠遊經歙州值大旱隨師者餒死而師亦困憊
不堪矣乃遇二老翁皓首玉顏各賜以仙餌而甦遂
隨入番家華林修棲三十年出山度流沙登崑崙禮
立長春教歲立應世祖召師歸過鄭思遠呂洞賓授
以至道後遊世間又二十六載而就鄭謂師曰一魚
之命子將往必了業緣方已也師即混俗歸闕補刑
曹吏闕人未知其仙未幾辟囚劫獄連坐編戍夜郎

之平越同解將及境師忽入河浴遂沉溺不起皆以
為死矣次日仍自水出云吾為汝已完事矣袖出各
政司收伍回文批帖解者探囊中原文已無矣信而
神之受重魄而別平越之人知其為卒役不識其為
至人也千戶張氏亦失怙母甚鍾之少敏慧善碁奕
邦人莫敵師往較焉果高手也張業頗殷致師甚豐
一日殘局終宵抗衡因記之各就寢張夢老嫗汝碁
當如是而後勝辰起不數着而師負矣師大笑曰驪
山老母大是饒舌由是人知其通仙遠近布傳負者
旁于師有遠遊之念辭相與者十餘甲家皆餞于一
日悉皆週在人愈異焉師臨歧謂張曰吾為汝父治
塋地以酬君因命張取骸骨自負指岩窟密曰汝勿
懼往擲物之口中既入則見石牛欲相吞啖也畏而
掛角出告以故師曰大至封侯斯亦足矣復授鐵錘
命往擊洞門石磴且曰擊不過一二錘至斷而已張
力不勝擊至七方斷見金魚飛去歸白之師曰惜哉
汝八口之家僅存君一人而已十年之後位至封侯
十二年間當會于武當泰和峯高也言訖而別後永

樂靖難張以進表而行至隆平道逢御驛張遂以表
進上極喜即封隆平侯至十二年間果勅祭武當山
見師於山中石岩炊瓦釜形質憔悴破衲腐穢爾米
為飲茶送來則已長尺餘驚訝復上山尋師已適矣
道悔莫及師曩居平越高真觀今有禮斗亭洗浴池
石碁局山中常有人聞磬咳之聲響振岩谷後移居
武當甚久師手姿魁偉手中執方尺身披一衲背負
巨蓬自無寒暑或處窮山或遊鬧市嬉自如南若
無人有請益者終日不答一語及至論議三教經書

絡繹不絕吐辭發語專以道德仁義忠孝為本事皆
先見三五日一食或兩三月方一食與來穿山走石
倦時鋪雲卧雪行住無常境人異之皆以為真仙也
先曾鳳翔寶雞縣金台觀脩煉洪武壬申年上遣三
山高道清理道教曰張玄玄者可請來文皇十一年
初大臣初建宮觀煥然大新自高真昇仙之後未有
盛於此日者師之所言誠不誣也今蜀中鶴鳴青城
諸山遺踪益多吾益谷萬尊師方壺勝會圖云三年
羊城人名仲猷紹興辛卯年八月十五生世醫失父

母隨方士遊值早魘絕粒經歙州方士餓死而師亦
幾危過安期路清微賜以仙藥而起之遂隨之入香
家華林修棲數十年遇鄭火龍呂純陽授道又越二
紀而丹成時元真丙申年應

太上召王方平等五十三仙掌華林洞天聘之高尊
師在其列於是年三月十五日冊為華林觀妙真人
賜以玄冠雙旒霓羽碧履時年六十六歲也以此圖
歌并叙方知師之顛末採集記聞披而傳之俟補于
同志者

附錄

曾經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間五百年腰下劍鋒橫紫
雷爐中丹灶起蒼烟縱騎白鹿過滄海獲跨青牛入
洞天小技等閑聊戲耳無人知我是神仙
深入浮屠斷事情蒼摩他行恰相應天花隱隱呈微
瑞風葉琅三詠大乘密室畫閣雲作蓋空亭夜靜月
為燈魂消影散無何有到此誰能見老僧

張三丰

猶園

張三丰國初異跡甚著正德中尚在多游雲貴之間貴州有平越衛地多深巖密箐高神觀踞萬峯之顛中栖羽流真侶三丰居觀三年每夕禮斗常飛神周游五岳名山到處皆有靈驗隆平侯王揮使並黔中人一日借入觀中相訪三丰方披破衲結跏趺于佛座之下二人不敢驚屏息以俟既起延二人坐定袖中出不托四枚熱氣如蒸裴于磁盤置二人前二人從

問何來荅曰今日杭州西湖上昭慶寺設齋講會不覺歸遲常州顧山百姓周慶謫戍滇南人呼之雲南八老親見其異歸而說焉

雙槐歲抄記云

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遺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張皮雀

張景忠年十歲洪武間隨父避之江西叅議倫然有塵外之志嘗潛出經宿不返母使人覓之見於民家竊聽道流誦經母異之年十六還吳不肯娶入玄妙觀禮胡玄谷俗稱胡風子者為師胡乃雲溪莫月昂之傳也月昂尤道教中之魁楚後景忠更名道修號雲峰一日天將雨玄谷謂景忠曰女亟其乘屋如其言啓瓦見有書一帙取視之乃月昂五雷諸法也所謂五雷者天地水龍祖令之五雷也大喜下屋玄谷

神僊通紀

曰捉得麼忠云已得之矣景忠自得書遂落魄不羈梳兩髻髻服青布袍丰神高朗常手持皮雀兒引兒童戲人遂以張皮雀呼之名藉之聞于吳楚間鄰邑有富商者聞其名延之主醮事所謂高功也皮雀應命而往至則惟索酒肉啖飲其經典符籙道場醮事俱付之不聞已而大醉就于壇場中席地卧既則嘔吐狼籍非唯衆黃冠友唇怒目雖主人亦心厭而腹誹之矣諸黃冠俟其行高功事俟久不起恐愆期乃焚奏章伏壇代行之景忠久而始醒問于衆曰適聞

奏章誰所主者商以其黃冠對怒曰非我幾敗乃公
事商問故忠曰吾方出巨天門見齋奏者前來云是
君家章取視之見章中第幾行失落某字第幾行差
錯某字此豈敬天之道商問章何在景忠乃出諸袖
衆諦觀之誠所焚之章也中間差失皆不謬商與諸黃
冠相顧錯愕皆下拜景忠平日戲賣風雲雷雨出則
兒童牽衣執袂隨之嬉戲如賣雷則書一符于瓦片
以法水噴之令人持去擲于空野處則有聲如雷至
有受驚者或風或雨各隨所買而興之無不響應夏

神僊通紀

日借友他姓友以烈日難行為辭景忠曰無傷自有
傘友問傘何處景忠笑曰試行自有之友人不信景
忠僥之行見天際黑雲一點隨其所行而蔽日色一
如傘蓋扶友人笑服一日渴求茶于鄰媪云我洗
澣忙要趁日色晒衣無暇燒茶景忠笑曰媪以澣衣
忙不肯燒茶我令媪再忙一忙媪以知道士戲罵之
景忠笑出門未及數步驟然下雨媪所晒衣俱盡濕
然惟媪家鄰家則無有也宣德八年常州大雨苗
將槁死江陰大家周氏延之往頗有意景忠登

壇怒命雷擊碎二大樹凡周氏之倉廩悉為雷火
所焚粟無粒存蓋周平日坐視民瘼者也已而黑雲
蔽天有四龍見雨下如注觀者莫不股慄又崑山不
雨縣尹懇請致禱景忠約三日雨雨果如期而至
田疇沾足尹酬以金帛景忠一不受尹為塑其像以遺
焉憲司以其祈禱多靈驗欲官之景忠搖手而去
一日在三板橋酒肆中食鱸魚鮓有無錫民病遣僕
求其符其僕物色之得遇于酒肆中景忠乃取一
瓦片即以鱸汁書一符於上命僕謹持歸僕笑以

神僊通紀

為妄至中途擲其瓦片于田間瓦片擲去震若霹
靂聲僕驚急返至景忠前拜求之景忠更書一
符與之焉至正統庚申四月間無疾而終年六十一
沒後人有見於吳江長橋者或疑其為尸解云

掌心雷 以下俱張氏在 獵園

張皮雀既得胡風子術日賣掌心雷里中羣兒每持一錢與之便以朱書雷字於其掌心兒趨開中揚言曰雷來矣雷來矣舒掌即作殷殷之聲騰於空中市人仰觀青天無不駭異久之漸漸而止

吹雨

一日張皮雀行玄妙觀門外見洗白家曝衣帛在市呼之曰煮茶來喫其人不應便書一符吹

去西北角驟雨如傾點汚衣帛使其家明日重浣

一莖草

張皮雀嘗與諸少年戲賭同着市行女子足之大小就地拾一莖稻橫置之女子行者誤視為溝競褰裳而跨之又戲謂諸少年曰吾欲此女憑肩而行何如復擲莖草於地女便舉手憑之入問女何故而憑道士有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見大溝傍有枯樹逐憑之而過矣

字誤書草

張皮雀好飲酒食肉狗適民家建醮般道士飛章告玄向空上焚只候皮雀登壇皮雀大醉而來語道士曰速收醮壇雷大且至緣所上之章有字失體復草書上帝大怒成被棄擲且命大部遣其不敬矣眾道士云未嘗誤也皮雀忽于袖中出所焚之章示之宛然淨本封題印署如故字誤書草一符其言有頃雷電駭空自北而至地大環其廬焚燒盡矣

玄壇神

張皮雀常畜一鷄于玄壇祠下皮雀出門謂玄壇神曰鬚子照管家畜莫被人攘去也鎖其門以鑰掛門上而出里中無賴少年闖之便竊啓視攘鷄在抱欲出不能但于庭際旋繞左樹右突而已伺皮雀歸哀鳴祈之笑而釋去人問少年汝既攘鷄何以不走答曰身如被繫欲逃不得後遂莫敢犯焉

○張金箔

張金箔山西人性機敏山西俗素不善治金箔張至杭見之歸擅其藝嘗行經濟源觀於神祠神素號靈異能隨人意祈頌即自水底浮出張笑曰此伏機耳非神也歸鑿池設機神異悉如濟源客至輒引為戲忽有道士來遊池上因曰吾亦有小術請試之君宜過我張許諾明日天未曙有二童子乘一龍手控一龍從空中下其家言道士令我二人召張君張就龍欲乘之龍不服騰攘吼嘯勢將飛變兩童子夾鞭之張乃得乘須臾至一山中見茅屋數間道士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士指庭中曰此有丹子宜自取之張尋索再三無所見惟見東南角草中有糞堆道士歎曰子無緣當留形住世間耳居月餘頗有所得一日偶出遊遂迷其處尋路出乃在大同城外既歸時乘驢至杭治金箔如故旦暮能數千里或縛草為龍乘之而行歸則掛簷下亦時作戲術娛人孝陵聞之召至闕下曰汝妖術聚眾張頓首謝曰臣非妖術持戲術

耳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注以沸湯中出五色雲充滿殿庭上悅欲盡其術時方隆冬素乾蓮子撒金水河冰上頃刻冰解花葉滿河香艷可愛復索紙剪作一小舟身入舟中鼓棹放歌往來花間忽入岸中失其所在荷花亦不復見河中固層冰積雪寒嶼風景迥異矣

王士能

士能山東濟寧州人也。初生海州，後徙居濟寧。至元正甲辰，入國朝，成化癸卯，涉一百二十餘歲。士能自幼慕長生之術，道四方，入蜀，聞雪山中有異人，因往訪之。及至，見一老人，披毡衣，卧深洞中。石床上，顏如嬰兒，卧側惟乾麪一囊，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伏拜不起，遂依之朝夕。不離左右。居數日，士能食盡，老人出囊中麪遺之，苦澁不可下。士能乃採山菓野菜，自給如此三年。老人苦其志，一旦謂之曰：子可以語道矣。因授之術，且曰：他人非其人，勿輕授也。士能攝形鍊氣，辭其師，仍遷居濟寧，即城南一僻地，居焉。卧榻外無長物，遂不舉火。或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耳。與人談，皆靜坐寡慾之說。初，州人不識，久漸異之。濟寧指揮王宣原，籍海州，往訪得其姓名，大駭曰：吾祖嘗言，上世有叔祖諱士能者，少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歷盡合遂，日往候焉。人有饋拒不受，又有指揮朱顯，欲業其術，士能謝之曰：子

非吾徒也。顯慚而退。因疏于朝。憲宗皇帝勅山東守臣以安車載入京，賜寶鑑而遣之。被召時，學士程敏政以往問之。士能但以無能知道為詞。復問元末國初事，亦以一身之外皆非所知。又三年，蘇州楊南峰因使過濟寧，訪之時，士能著素白衣，坐一木榻，因叩所以壽。士能曰：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雙槐歲抄謂弘治辛亥羽化之。其日乃東宮誕辰也。又閱山東通志云：此海上老人也。初不知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嘗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永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賜名王士能。

閻希言傳

閻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擲粗布夾衫有裙襦而無袒服履而不襪為人踈眉目豐輔重頰色正紫肌肉充循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然得如來之一相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雖少壯不啻也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間鑿氷而浴又令人積溺缶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臃腫以故所至皆異之目為道人以其不巾擲

神僊通記

也又目之閻蓬頭說為閻頭陀而諸慕道者咸以奢呼矣道人亦不辭或坐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而求伸於不知己用是辱自遠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者食能兼人不擇葷素第嗜蔬而安粥人奉之饋則饋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實袖中轉丐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負而從之往手甘果為餉故從者益眾且諸相與夸稱道人不知也問道人有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

神僊通記

元時嘗為某路總管乎曰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為曰是誑爾也言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然道人絕不為人道其所繇得叩之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唯勸人行陰陽廣施子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然頗好作有為功德於太和之均江建真武宮弘麗甚又欲於句曲南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可三四十石

十三日日下春過一毛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我欲得
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
不當臥床也已覺氣息微始覺驚問道人得無欲去
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又問有所言否曰我何言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趺坐不
僵浹旬猶煖氣色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
入龕七日而移至乾元觀時啟龕視之蓋百日猶
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著聲者垂
四十年出無恒嚮詣無恒主宿無恒夕忽然而來忽

神僊通紀

然而去無住為主無戀為本無相為宗其真有道者
耶弇州山人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忽謂
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足自給有妻室
美而淫往、房室過度成瘵且死而遇我師誨之坐
功得止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母問當是時有一
女而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閻度其時
蓋在嘉靖乙未丙申間也余謂道人漫應人多矣安
知不復漫謂我、姑漫應之因相與失笑而別嗟夫
洪崖先生之嗜古器物毛仙翁之嗜名文字吾意焉

嘗疑之以閻道人之於人間世若無足摠念者而不
猶不能忘一身後名固賢於洪崖先生其不能超毛
仙翁之乘而上也猶龍公之畏名甚於畏禍雖然猶
知有名者而後畏之是不能忘名也何疑於道人

紀事

閻道師希言先生威不知其何地何時人也其弟子
相從日久者自能詳之威獨竒其仙化一事故撰數
語以記之

道師於今夏抵白下威於中秋會於敝同年鄭印家

神僊通紀

摩其腹執其手與之語曰道師外面好未知內面好
否師應曰外好內自好如房好則主人自好威又曰
師住世已久何不去即不去雖千年無了果也師曰
去不難且去之樂猶在此之樂也有數存焉越一日
威請師至署中宿三日其所語威者出大學中庸一
部老氏五千言外不談也威執弟子禮惟謹遂別去
師遂歷遊縉紳士大夫庶人之家有請即赴、則盡
欣然不久宿也其所告人皆日用常行之道就其所
業而語之至十月望日復率徒二人過國威家命徒

二人為威作張即君打彈圖二更乃畢命威供奉之
當有子時有旗手衛百戶毛俊夙慕至道求欲見師
立威門候二日無與通刺者俊袖有一啟即焚之於
門師偶曰外有欲見我者我出見之遂自執蒲團跌
坐中堂召俊五六人入叩首畢列坐獨俊跪誦啟一
章哭泣不休兒童侍者俱動容師唱一偈和之分餅
啖焉命去翌辰遂別威行途中復遇俊與之至家周
圍視其宅曰此善地有氣而旺宿一二日乃曰子家
誠好善好好又越一二日仍曰子家真善人無逾此

神僊通紀

家時十月二十三日也令徒合心出笥中所繪

玉皇像掛之師跪叩四五頭令人搬去俊前宅涼床
一張命鋪座具師遂取湯沐浴復與諸弟子坐食湯
餅與語移時乃入室上座呼俊出一家男婦大小至
前語之曰家子良善吾有夙緣於子欲此示化子家
無恐毛俊一家哭泣留師住世師不可復召弟子合
心等語之曰吾將去矣合心等跪曰師去乾瓦觀手
師曰太虛是我家何必乾元乃我地耶且南京大地
毛家善良而路當通衢吾此示化乃其所也子曹來

辰可為我多拜上我平日所往來諸君子後會有
期遂瞑目合心等跪求遺教師復張目曰道在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即誠不誠無物子輩善事江本寔
聽其教授毛俊跪哭曰俊望師提拔出離生死今師
去求一秘訣俾俊終身行之師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此是大道工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是大道
門路吾言不多吾去矣復瞑目垂手腹中聲如雷鳴
移時乃止而鬚髮皮毛勃如平日坐寐中形二十
四黎明威往謁之叩首再四不敢泣得具閻仙化事

神僊通紀

威以手循其腹中有聲如平日故事然面色略黯
淡如也二十八日威習朝天宮復循途視之則面色
紅潤毛髮光澤擬生時猶勝也師示化俊宅凡六日
事聞中外亦論縉紳庶民往薦香叩首者日不下千
人俊門厄窄振為之壞而俊亦樂受之無苦色弟子
有言道師諱復清祖貫山西蒲州人元至正中曾為
安慶路副總管未知是否威之所記者皆耳目所及
無一虛語嗟誠可異也國威子曰神仙者流每言
拔宅飛昇故事令人懸慕不置彼蓋以為宅可拔而

身可飛也嗟夫有形則滯四大假合安能拔此飛此哉我師三教先生有言曰身譬則宅也神譬則身也養成元神烟、不昧離身長往歸還於天即如世人舍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飛昇今道師預示歸期飄然長往神返於天形留於世堅強卓兀望之如生師誠有道云乎哉若傳而贊之須俟高明君子云

闔道師希言自號散人類往來江之南北間條忽無有定踪為人豐體蒼顏蓬跣披衲善飲噉寡語言腹垂且堅叩之磴、有聲步履矯健行翩然疾不可踵

神僊通紀

冬凜寒泉夏曝烈日靜則趺坐蒲團坦胸曠目羣數十人圍其前若罔見聞時一出街衢五尺小兒并市井好事者蟻聚而譁不之嗔亦不之顧每一渡廣陵必過訪余止余園中一小室或臥或起或舉酒酌、既或偕余步假山玩池鯉或班荆歌道情曲暢適于松風梧月之下諸凡今古窮通得喪置弗談即他人談及置弗問嘗諭余輩曰若能存好心行好事便做得好人又曰真正大英雄人不過窮理盡性至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至問以却老術、不一應問

一語未徃之盛衰成毀修短凶吉後來輒奇中大都亦不數見齒頰以故所至人多異之以謂深於道云散人自謂晉產婚而女年二十餘厭塵寰世味棄家遊名山問道異人入武當巖石洞打兒窩側修行其間山之督香火柳中貴者謹事之因滄浪山初宮觀都麗魏我甚謝弗居

今上龍飛歲癸酉始辭武當航中吳又數年陟三茅之巔居華陽之基已而移至故乾元觀、左右種桃李萬樹履其境界宛若一洞天然客歲戊子錄廣陵

神僊通紀

去白下昕夕共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諸貴人接袂交襟不幾月忽示化於毛百戶宅時孟冬二十又三日余猶然未聞也越月門下弟子口其仙化事於余謂散人臨化索湯三浴設薦就地坐所遺誨諸交游止性命忠孝數語外不饒說時正午異香繞室紫霧籠蓋其上而氣息漸微化後不僵鬚髮氣色儼如生時汗津、出皮毛遲三日入之龕又七日而昇龕于茅山之乾元觀道路觀者送者薦香而頂禮者肩摩臂交旁午雜園毋論薦紳士庶紛、叢集計不下什

伯矣嗟夫散人寄形人世間不知幾許春秋其於人間世不知有幾許功德第以太虛為家萬物為體蟬脫障緣逍遙物外直湛萬慮空不貪不戀無着無滓千百世而後吊古者猶知為當代之玄品也或曰散人生於元至正末曾領某路總管而今蓋不可攷矣

言狀

吾師在耶止耶弟子寔不得而知也爰述生平用彰梗槩師在山坐蒲團披一衲惟胎食與言相忘有年也海內薦紳士有訪叩者但白道在正心誠意格物

神僊通記

致知存天理去人欲便見心中樂處曰道在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即誠不誠無物曰心無不存之謂炤欲無不泯之謂忘當忘湛然即炤當炤絕塵即忘統覺念動即融妄歸真斯已勒李侍御碑矣曰喜中知止則不喜怒中回思則不怒能咬得這二字便入忘境又頌曰吾道精微在一誠不誠無物道難精寂然不動無聲臭恍惚之中見本真又聯曰自知有念終無念誰識無情却有情其修身教人如此是故周遊寰宇徧歷名山崆峒洗鉢得遇異人還入武當修然

了悟赤脚蓬頭趺坐不語散步山間窮嶮絕巖人不能攀一陟其巔必繫石塔屹、聳峰頭外猛虎惡豹見而馴伏群而與遊冬則浴於寒泉夏則曝以烈日見人輒曰大造化大造化有所供養曰我安用此可市餅濟人疾病者祈之勸之酒或施以藥無不瘳者頃中貴人柳公奉

勅督武當香火盡逐山中修行者師詣中貴人殷、數語傾動心曲中貴人愕然斂容師事惟謹構庵迎師、謝居洞去洞一穴名曰打兒窩夫高胡名打兒

神僊通記

也無子擊石其中即有子也夫是以名也從是遊中吳白光祿于春元迎師侍十三年所遂吊茅山之奇讀乾元斷續之碑慨然生感種桃樹萬樹其所契于朱真人然也尋吉藩承奉致書師因往舟艤石頭少司馬王師故人也即以書抵舟留師遂入京與之會已而遇少司寇李大中丞王都司許參軍孫中軍王石戶毛諸薦紳長者凡若屬徃來詔諭一如前教而曰若能忠孝無愧于心何驚恐為眾嘆服謂若屬曰吾覽天下形勝多莫金陵若也其吾歸息所乎先三

日謂若屬曰吾去若屬謂遠山不謂坐化也化之日間異香且有紫霧若屬製念龍移師入越七日昇龕茅山端坐如故色赤潤汗亦浸珠湧觀者旁午送者遮道加額望空不獨薦紳已也嗟乎吾師流行坎止到處為家爾我形骸化為一體功與行成緣隨分盡靈根無滯而無淨真元不毀而不滅其當代之玄豪名山之高逸乎是則師之所可云者若夫藏迹幽潛垂之不朽蒸自有鴻鉅筆也

神僊通紀

尹蓬頭

捨園

尹蓬頭者不知其名氏相傳是明初人與張三丰同時游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亦莫測其年壽至正德嘉靖年間尚在梁溪秦太學某號柳臺子肄習南雍拜為師弟約來年七月七日過其家如期而至囊中將有碎金一十七鏹秦與其妻俱延禮之跪而上食呼為大仙隔日與秦談謙嘯傲頗相狎昵俄患遍身惡瘡濃血淋漓臭不可耐舉家細小無不厭惡而

秦廣求醫藥治療殷勤湯沐之具必親承之瘡日益甚秦泣而告曰大仙病勢至此將有不起之憂其若之何蓬頭曰汝家有美妾令其侍寢一宵吾疾瘳矣秦不敢忤退而語其姬侍曰此真神仙非如世人但作媼事卿為我強一赴之妾聞言怖而却走秦俟夜半強負其妾而出蓬頭從帳中語曰且負去今夕不吉俟吾更選日耳蓋試秦意實無他也久之瘡勢轉殆呼秦語之曰疾不可為矣莫信

世上有仙人也但吾死後不免以表事相累汝可奉靈柩于中堂設几筵成服三年乃葬庶盡師之情秦泣唯唯而退且行且訐師未傳道遽焉溘先吾家豈可停棺終當寄于宅後三茅宮中安置耳纔舉此念蓬頭已知明晨謂曰幸吾此疾尚可起不至歸骨于三茅宮中也今但得香草煎湯數斛為吾洗瘡瘡自愈無煩以他藥相療矣從帳中起將身抖擻瘡痂下六七升及入澡盤中移時方出

膚若凝脂髮皆變黑容色如桃花秦夫妻視而驚異闔門羅拜齊稱肉眼不識神仙明日便去數之纔十七日也下午復在金陵王揮使家矣揮使有女病瘵危然待盡出叩蓬頭蓬頭曰與我寢處一宵尚何病哉揮使大怒欲擗其面細君屏後趨出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為事倘能起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夜蓬頭命選壯健婦女四人抱病者而寢自運真陽逼熱病體衆見病蟲無數飛出

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藥飲食痼疾頓除一家驚喜媿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石鶴而去先是觀前舊有兩石鶴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乘其雄者上升其雌者中夜悲啼土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鶴一隻存焉

尹蓬頭

尹蓬頭名繼先臨兆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所得禮部度牒為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群盜奪其驢刀傷

其身面二三處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間人尚未知之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荅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昇出焚之尹密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窻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海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璟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荅被縛明日出

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蕪州從而禮拜者日無筭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璟聞遣使至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死時閔公珪為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居鐵鶴觀中一日土民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悉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復二百年矣幸再相見也踰鐵鶴皆飛上殿脊對衆高揖而去守臣懼秘其事初在

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領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略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為人求纊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鮮人且曰秦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璟收之璟死用以殉葬

邵道人

李夢陽傳曰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尼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人也道人館于鐘樓街周家築血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嚙頰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磨病者曰

神靈通紀

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完弗取也病者家既有見飯飯道人以梳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梳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若更為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領之弟子前置水道以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梳

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自弟子令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澆聲頃之有踴面紅汗欬下若雨也道人與于世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殤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與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之夜有

神僊通紀

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
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於墨者非邪

林道人指石

擒園

萬曆中福建延平府有林道人者不察所從來亦莫知姓字俗呼為林仙人從純陽祖師受指石成金之法能令頑石瓦礫草木諸藥人間所有之物應手而變不事鍊合然其術以救濟貧乏為主未嘗自潤也沙縣黃別駕某罷官歸頗樂方術延之于家禮待甚渥常有貪夫求其術不得每于僻靜處恐脇備至時延平守下車旬月深嫉此輩貪夫陳狀許之守怒急遣分捕而林已在門矣遽令召入

林秀眉美髯姿出格出守望見心異之詞色稍和謂曰若有何術能立就乎林語曰貧道非爐火術亦不幻惑貴人但以眼之絕而已公既欲試惟所命耳守即戒左右取水銀一大錠計重二鎰與之林因請水一器投水銀其中用手揉之少頃澄水已成好銀守大驚亟呼銀工就地為爐依法燒鍊果竟不變乃厚禮而遣焉雲間董翰林其昌辛卯歲為送其座師田侍郎一僦喪還閩中偶會林于別駕席上知其術神告主人曰林尊師真有道者聞其指石之術可

試以為樂乎別駕為請于林林曰此小事耳惟學士取一物為驗時七月十三日炎海新秋梧桐落子董遂取盤中梧子一粒授林方茶次林便投入茶盃隨手所指立變為銀徐徐以匙行盃挑銀梧子出舉座驗之無不駭愕董曰梧子化為銀矣銀獨不可復化為梧子乎林接取再納茶盃良久出之故是梧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真銀矣五百年後不復變也董乃藏諸袖中因爾致敬于時延平官僚咸欲就林傳術卒不肯授從容謂翰林曰

其之術通天地役鬼神非其人不妄傳授者觀學士神骨非凡有少道分當不靳指示但其常拯拯人以陰功及物須藉學士高文流傳閩中請從此他逝矣董慨然許諾中夜思惟吾為此人立傳萬一事敗豈非名節玷乎且天生其昌寧能藉黃白之術以濟世哉明日遣家監進得持輕吹二端織成履子一鞞送林留別而林已逆知其心事矣乃迎而語之曰而主昨許為我作傳夜半生疑然仍遣幣致敬終不失為長者卒受其禮謂曰某亦欲附簿儀報謝之

望少待忽于脚下碾一斷瓦約重十二鏤急取紙包裹以授家監曰聊用奉酬學士然慎勿於途中開視也家監唯唯謝辭而去及抵行館董發其所裹上金燦然宛是斷瓦之狀矣林所居深山邃谷無人跡處往來城市每客別駕家別駕平生好燒水銀寂無驗見林神異自撲泥中禮拜殷勤董不為動也林每從山中出日費數金並以濟之皆成于俄頃點化亦不過多忽一日駕柴車還山役夫跪而請曰仙官濟人之功廣矣如某輩貧

入膏肓忍不援手一救耶林為之動容令求一片石役夫就地選取大者秤之重七斤八兩林嘆曰嗟乎福薄之人何以當此役夫叩頭再四林不得已強舉一指之即脫其腰纏束固縛戒不得妄動抵家後方可開也役夫行至半途覺腰中極冷疑其有異因輒開視乃是七斤半白鹽餅耳詣市鬻之得錢八十文僅貯一日之勞而已董嘗從容叩其大要曾鍊一神不委何名欲呼之用右掌食指書神姓名于左掌中指背止二字神

立至矣自言讀黃庭內景別有指歸每于靜夜密呼五臟神姓名其神自出宛若人形並長寸許行動如常衣色精采其分明者容髮皆具是神無病如或一臟受疴則此臟之神颯然不振急召使入官用檢點工夫逡巡再呼之出便不復尔又善面精法秘不傳人大抵皆汧流還嬰之術與世俗所談小異董亦不欲授也又言呂翁蹤跡近多在幔亭峰下常溷樸夫樵子之中故時人莫之識也今當往送寒衣旦夕且去董瀕行再使人物色之

林已飄然不知其所適矣銀格子上有星醫類格子形里人范爾孚請以救母遂留不歸其所贈小餅金朱氏太夫人亦請去煎湯所救多愈吳兒咸言神仙點金可以療疾矣甲寅六月五日在董氏戲鴻堂聞說

湧幢小品

樵陽子

孫栢潭先生作

蜀灌縣青城山有樵子大足縣人姓雷方誕育有踞而募于其門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緣可二歲隨父母往安縣父母皆死縣民陳和養為子凡十餘歲陳夫婦亦死遂投青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貧無所得食則入山砍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升米或碗許米市其柴盡一擔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夫道益深雪盈六七尺計所見惟高厓萬丈古

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頽腹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曰是中爾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甚恭號之曰樵陽子乃因以稱云老人既去徘徊子徘徊岩谷間往來聞隔壑彈琴聲或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凡百數十日敗衣掩形類然槁木采藥人遇而恠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轉相語群走物色識為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

不死寒餓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景某駕
而之山中臨問拔所對斑：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
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令便令人斫樹：轟然若雷震
者火發其腹劃然開現委蛇焉髮垂額覆領指爪統
身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蛇坐處得
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絛樵陽子
先自有劍：柔統指今失所在其時令下教製龕奉
樹蛇築菴居樵陽子于是其名一日傾動州郡士庶
競求瞻謁樵陽子遽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
來者愈益多苦之乃避匿安縣之天池山士庶則亦
走天池趾相錯其自鄉薦紳以迨官長車蓋相望而
獨石泉鄧令某惜墨吏也問丹何居樵陽子云為
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詰已而孫弁某將因緣
為陰功教令名之妖人上變告臺司追捕毋釀亂事
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陽子朴野至則箕踞而評丞
大恚罵何物囚敢爾痛榜之無苦也繫圜三月獄
上而王觀察某特廉其非辜覆丞牘身為白文中
丞穆是夫童而好修安所涉人間世而惑眾為事得

解父之譚中丞希思來檄所司即向所築菴見大
通觀遣還山歛後凡開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
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顧其意忽不自得會毘陵
吳丞相捧表過家謀挾之來江南樵陽子洒然從
焉來則止永慶寺亦數過錫山龔方伯勉城南別
業補一遊武林西湖所至江南人就徵未來事若巧
已疾者糜集樵陽子不甚荅間露一斑即往：
奇中其在山端餌生黃精出乃復火食止蔬菜然
然德滅廢便溺良有絕異者故未名強而自名曰思道
亦書出山後事未幾辭去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
與內江趙文肅同榜友善父鳴春

胡清虛

柝林紀譚

胡清虛也是大有力漢子初以為任俠之流及見龍溪公祭清虛文方知其人已大了得而托于羽衣者也渠一宅在浮梁一宅在杭州浮梁則以曹給諫東川迎之講學杭州亦以有人請講學故也胡惟寧巡杭廉得胡清虛狀欲殺之遂遣人收清虛清虛發課曰日午當有救遂出城游而曹東川適至杭曰吾事濟矣東川見惟寧曰吾有老師在此幸看顧曰何人曰胡清

虛也曰吾乃欲收之東川曰豈有此理乃吾生平北面之師也胡頷之東川出語清虛曰君事無恙矣清虛曰我不惟要他不殺我還要他拜我東川大異之曰胡惟寧癡惡他如何肯拜你清虛曰惟寧有一病極奇惟我能活東川見惟寧詢之果得一病不可療東川道及清虛能治此病惟寧大喜邀清虛相會且求治病清虛出具藥且作書語其乞藥身作書語其乞藥人曰可先喫藥後看書惟寧服藥少頃拆其書看之皆

歷數惟寧姦惡幾百餘條惟寧大怒曰此必毒藥也取冷水解之一吐出蟲百餘條病良已惟寧大喜始知清虛之妙特請清虛坐受四拜自是始為相知矣楚僮曾訪之於杭言其宮室幾如帝王之居姬妾數十人每呼茶則外擊雲板內應之凡雲板十餘聲始息茶出從內而外雲板聲亦如之處家嚴肅不可言清虛蓋天下大俠云

劉無名

劉無名成都人也志希延生謂古方草木之藥但愈
疾得効見火輒為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生之力哉
乃入霧中山嘗遇人教服雄黃凡三十餘年一旦有
二人赤巾朱服經詣其室劉問何人對曰我泰山直
事追攝子耳不知子以何術我已三日冥期追促而
無計近子將欲陰府譴責以稽延獲罪故見形相問
劉曰食無他術但冥心至道不視聲利靜處幽山志
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黃光顯出于頂迨高教久

神僊通紀

得非雄黃之功乎今子三尸已去而積功未著大限
既盡將及死期豈肯免劉聞其語心魂憂迫不知
所為二使謂之曰岷峨青城神仙之府可以求真師
訪尋要道我聞鉛汞朱髓可致冲天此非高真上仙
須得修煉之旨復入青城北崖之下見一洞行數里
忽覺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云青城劉真人
劉祈叩再三其術所值鬼使追攝之由顧示要道以
拔沉倫賜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一崖室使棲止其中
復令齋心七日乃示其陽爐陰鼎汞金煉石水玉之

方伏汞煉鉛成朱髓之訣狐於陰長生皆得此道

亦名金液九丹之經丹分三品以鉛為君以汞為臣八
石為使黃芽為田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為輕水
二七日變劍鋒三七日五彩內具赤上黃狀如磨塵
復連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
月離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銀光而服之可以
祛疫二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算白髮返黑三年之後
服之乃圭散居名山周游四海為初品地仙服之半
劑變化萬端坐在立去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

神僊通紀

藥經十六節已為中品便能使人長生藥成之日王
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雜亂十日功畢
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視形氣
功行合道依而傳之劉丹訣還霧中山築室修煉
三年乃成開成二年猶駐於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
人入青城山去不知所終矣

次醒神翁本末

茅坤

海上異人醒神翁者予初不知而去年顧甥慎
卿侍御以游雲間潘充菴方伯家得其所為甥題
園曰羨園山樓曰夕佳竊歎其逍遙蕭逸似非塵
樊者及問其年與家世第云不以語未之知者又
云甥嘗語次及子姓名併嘗提兵河魏時事翁笑
曰予四十年前曾覽及文章詩歌之什而知之者
再扣之甥第云傍有傳言疑即王威寧也予甚駭
之王威寧者故嘗按節提兵賀蘭山而俘斬威寧

神僊通紀

海酋馘四百五十者也予過瀋縣讀其遺文併登
其故廬弔其墓謁其祠且謂威寧不在人間久矣
何得有此竊異之未幾或且傳翁已入三茅當結
廬于其最高峰處已而不果復還雲間客宋太
學家予托友人携書訪之不意翁覽書掀髯撫掌
大笑曰茲固吾知己也即拿舟過草堂朝夕共歡
間前扣其熊經鳥伸之訣翁特指三字符曰精曰
氣曰神再請之翁亦微笑不以語稍于杯酒間問
及威寧云云且笑曰不之知又久之決自翁偶語

及科場事時已露醉漫曰吾于廷試時風霾障天

廷試卷且為颺去適監試御史轉聞之朝乃獲
給卷殿第三甲然予按家所舊藏洪武以來貢舉
錄景泰三年柯潛榜間附註前所云云也予隨稟
之扣翁翁始不能解笑曰唯唯又久之予于語次
數問天順成化以來累朝名公巨卿翁亦輒時時
露醉後時劈畫若指諸掌予始異之知其必
威寧無疑已稍稍再扣翁當先朝既被封爵又何
以仙遊上海也翁始曰吾嘗賀蘭山血戰後所奪

神僊通紀

虜之牧馬草場約千里虜銜之以故擁眾伏隘吾
不能察輒提兵拒之豈謂是日所携故嘗力戰聞
家丁十八人內亡其七併及所生三人他戰沒者無
算予僅免脫身免以故羞憤無顏再奉朝請報
天子也于是遁入終南山偶遇異人者某輩數
共吐納服食為仙遊併不復顧故里又曰予之兒
孫且六世矣一日酒酣自呼曰我乃世宗皇帝所
賜鳴治真人也予因前問何以故翁笑曰當興
獻帝抱疾不能起予適以編管安陸州飲以金丹

而興獻帝獲愈予仍歸終南世宗侍藩邸數遣人訪之吾以此授謁闕拜蒙賜衣十襲題其號併賜之以詩云云近日姑子唐吏自從筠州致仕回過草堂觀翁白鬚眉白髮而顏配若桃花愕然寒予衷而曰吾于武當山望仙樓中諸像內有肖翁無以異者予因請翁翁復笑曰茲即世宗所賜號後而廟之人因以肖其像于樓者也從此以後翁既憐予遊從既久則情款愈洽于是不復如曩時所匿姓名及詳家世故事而又以予或能稍稍解脫也近且

神僊通紀

共過武康山所故下壽藏處翁且欣然曰茲固佳山水吾當期若結廬以終焉嗟乎翁年二十五與景泰柯潛榜進士今已百七十餘齡矣其所飲酒食肉併尋山于少年無以異即歷冰雪衆且重裘也翁特衣單夾衣氣猶外溢稍尋巖壑輒汗出若盛夏然翁之異殆蟬蛻人間者敢以附聞其他不敢盡

王感寧固是異人其風起試卷直墜高麗王庭中特遣人奏歸今觀此記益神矣豈鹿門晚年好長生術術者托此而聳異之乎未可知也

李赤肚

溫陵楊道實傳曰李道人者徽之黟人也父贊雄於貴年六十四難子乃散貲施諸貧者為功行久之夜夢一道人入門魚鼓簡板而歌其生母許年十四亦以是夜夢與父同寤而語合乃大喜已而果娠生道人因名夢仙時正德庚午五月十五日十歲父歿稍長修父業收息江湖輒遊酒人聲妓之間揮金無所惜母寡憐愛不忍問也最後挾妓鳳仙居蕪湖於是道人年四十夫病羸實死數四問醫七年而病日亟

神僊通紀

一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窺之背負一帛大書云大病行功小病行藥因召視道人丐者以手摩其頂大呼曰從吾言可治不則死道人從枕上首肯丐者即碎諸藥器而索鳧蛋五十顆酒一甕以右手接道人接膝上左手且刺且吸頃刻都盡初接時道人骨若然有聲後徐徐抱之凡坐七晝夜而病霍然道人問其姓名曰吾乃江長春十代孫清淨遊蕪湖也問宅里則東指北海上有石粟之為秦皇所驅不動而名宇山者吾居在焉於是知為異人遂掃室焚香涕泣

百拜稱謝師願卒為弟子師亦心喜。悉教以還丹
修鍊之法而更名為一了蓋長春道派二十字道德
通玄淨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十
世為清而道人十一世故以一名居三年師知能盡
其術與俱遊浙月餘登天目山忽謂道人曰吐吐善
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
毋貽後悔言訖不見道人感其言奉道彌謹遂別築
石南菴於萬年縣居鳳仙為道姑而自棄妻子孳賃
雲游天下初入全州之湘山教月更入太和山散髮

神僊通紀

汗漫或嘯或歌眾莫能識獨問道人識之問道人者
生於元時年三百餘名復初亦立長春十四代道孫
也相見歡甚昨夕往復共證真修無何問去茅山道
人屏居一室忽大呼曰心性尚在軀殼何為因投清
涼澗中見者驚救道人從泛泛若鳧捧腹大笑已類
有物莫之而起從此遂不着衣雖嚴冬大雪赤身以
為常而眉頰間時有汗歛下人皆異之呼赤肚子
云居十年欲訪其師北海上每至中途輒以風雨卻
步又或值客邀止之如是者五竟不果乃歎曰豈塵

緣未盡盡師拒我耶遂轉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為
侶銅帽者年可數百不知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
十年去游匡廬三年始入茅山訪問問已先一年尸
解而與左熙熙道房居焉茅山故多游衲道人不欲
自異更着衣曳履混諸衲中諸衲不能辨攬搯挨枕
無所不為道人不為動亡何少試功行則相顧而嘻
又亡何試治病病愈則又相顧而驚稍和南奉為
師自是名益落人間問病者絡繹道路不遠千里金
壇子公具修好施以德世其家先從問所聞道人名

神僊通紀

至則設壇場迎致為築水竹村居以奉之而率其家
子姓羅拜為弟子至是大宗伯王先生致之留都都
中上自公卿下及士氓爭肅肩輿迎訪道人若雲若
鶴隨所棲止絕無揀擇尤喜為人看病不假藥餌視
色行法如其師法以七日為期輕者一七重者再七
又重者用符咒或喚起死回生捷於和緩其談道一
本無慾所授法蕩佚簡易多與善儒通雖愚夫婦可
與知能至問以仙術輒閉目搖手曰不知不知其大
指謂慾未盡絕談無益耳其性簡淡毫無所嗜冬夏

一衲不袴不襦頂結雙椎各一梳每坐定輒叩齒
數聲塞允含液液漱漉漉而咽之以後用手摩面用
梳掠髮以示曰口訣盡此矣能一日九食亦能九日
一食飲一升輒醉亦能飲數十升不醉董疏惟適不
為期歎笑竟日且琴且歌超然脫離能令學之者奮
而不怠甘而不苦贈以金帛多不納即納悉付其弟
子自如等作功德自道人入茅山於今十三年凡與
問弟子江本實買田二頃山地十頃以供十方道衆
又飾乾元觀新之皆取諸贈者也語且吾師荆石先

神僊通紀

生及忠銘先生碑贊中忠銘先生謂余言癸巳秋遇
道人年八十三髮鬢髮白貌蒼而紋去今庚子八易
歲年九十一矣而髮如玄步履加健容加豐潤蓋還
童之驗焉道人有子五人孫若干人絕不許見叩之
則曰徒溷清真耳然有識其長者年且七十餘龐
眉皓首其家孫年亦五十餘云論曰予以縉兒病再
迎道人署中終日坐對其談濟世出世甚詳又與予
言常依忠與縉兒言常依孝大類嚴君平乃知玄何
病儒而病儒者皆玄異端也黃白彼家亦稱玄可乎

軒轅問道廣成帝堯問道齧缺其治平皆法萬世玄
於儒何負哉余素闢其書不屑寓目茲因道人購一
帙徐聽疏釋恍半若失也嗟乎平叔一書解則悟真
不鮮則快人蓋諺詳之矣

太原王錫爵贊曰戊戌冬仲微度李師來自茅山師
本黔人中歲病幾死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九矣而
貌若四十許人多能食又能不食眉宇及掌嘗有氣
出如雲烟雖疾風甚寒中汗津不止也雅善飲飲
數斗不醉浩歌大笑不絕於口大都以歡喜作緣以

神僊通紀

游戲說法望而知為異人而其徒王我虛者來從師
游守戒律甚嚴而狀峨然而氣宇然師弟間侃侃
於一堂之上如披春風坐殘月也乃知大匠運斤弟
子執墨亦規亦矩可方可圓予即不能窺其淺深要
如柱下之誨南榮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如是者乃真
師矣美適一日出二像示余屬題其後余披圖貌之
纔得彷彿若張果邢和璞忽老忽少變幻不常畫者
或適見其老時頰其為同半異乎怪乎常乎是在觀
者赤壯微度亦隨人呼之無異也又贈詩云三度逢君髮未星從知

大藥九還成烟霄路迴翔黃鸝參井捫來下赤城水
筆行吟高意氣青囊市隱足生平相期五歲朝真去
為問何人尚子平

錢塘姚文蔚曰余游白嶽至休邑遇日者言余命水
火既濟於離宮終遇至人指點長生之訣既而會舊
省僚邵翼廷公問曰曾見李赤肚乎余曰未也因詢
赤肚何人翼廷曰有道術人也近在白嶽以直言觸
游者怒擊之幾斃余畏之至嶽郡陪陳渤海公言受
李道入法將以某日閉關余曰李何在曰在乾明觀

神僊通紀

因往訪之延至石壁山與累譚日簡易而有至理出
太原温陵二公所為傳贊徵信不誣或戲謂余公遇
李師日者之言驗乎余觀李師為人年踰百歲而有
嬰兒之態和光混俗而多切直之言信古人也余語
之曰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豹可無懲白嶽乎道人
大笑夷然不屑也余因自笑好諫舊習何足語於至
人之前時萬曆庚戌長至後一日書于石壁山之葆
真室

李赤肚

高坡異纂

當今神仙家所共知而目觀者有赤肚子不知何許
人正德末忽至密雲就人家屋簷下居冬月雖大
風雪身無寸絲惟以匱方尺餘蔽其前後或一食
能兼數人或數日不食兩手指常拳曲不舒人問之
不荅一日有道士乘驢過之赤肚遽起隨入一野廟
中相對悲泣道士曰我以汝為死矣乃尚在耶講論
通夕而別偏胡子姓許善相術比老遇異人令之
相許荅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
神僊通紀

其須凡經掌握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後入終南
山求道今人多在齊魯運河中見之若王野極
憲廟封為太玄真人今上御極初前星未耀或薦
之召至京不兩月死其死亦甚異

○韓秀才傳

繪園

韓清者洛陽縣人也幼好道不修邊幅常服氣鍊神遊雲水自以為樂十歲操筆便成文章有女冠自華陰山來過其家密授道要因閉室精思遂了深玄之理漸能分身隱形若左元放夫雖游學宮傲然禮法之外時微露奇跡人莫之測以其褊率不拘又好凌侮多不與人交惟趙府君重方術見清風骨明秀知非凡流深加禮遇府君嘗喪妾悲哀燕居獨坐思與韓

生飲博消遣清忽拱立于側府君驚曰生從何來對曰蒙公見懷敢不趨侍府君大笑命酒數行相與博戲時春月庭中花開清以手揉之和入酒樽損覺酒味殊常甘美外忽報吏辭失火衆奔掠府君登樓共觀清持盃酒向吏解嘆之火即滅府君由此益敬異之留宿談讌彌日累夕不倦矣時清父某為縣藏吏偶引清故入藏失金若干縣令捉吏夫婦並繫獄中府君心知其無辜欲釋之令固不從一日鞠訊其事吏

夫婦囚首跪階下令敕門者無容秀才闖入清忽立案傍令踞見大詬叱伍伯執之左右素聞其神共諫令令乃烈聲問清曰若多妖術能代父償藏金乎不爾當并受拷掠清曰唯：請假鼎釜及至清取令案上錫硯筆架承水瓷甌之屬一餌釘于火虞其不給命拾階下瓦甕聚積其上出袖中汗巾角解小囊得藥二粒投火中良久紫煙鬱蒸充滿廳舍事啓視鼎釜都成上金矣謂令曰此神仙金敵世間錢倍償藏之外

可糴粟賑饑無妄費也令大駭然以方士爐火之術不足異也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引其袖一呼須臾之間頃出二女子自階登拜窈窕無雙嬌歌妙舞莫可形狀轉身逼向令令止之清因取女子還納袖中令又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探其襟內引出一龍一虎風生雲起哮吼掣攫而爭前作搏噬狀跳躍向令令急止之清復取龍虎還納襟中令神色惶怖曰止矣吾見子之奇矣無煩更設也清曰猶未也公無懼聊以劇戲耳

從左右索水授水一盃清持箕嘆之俄有塵起
煙霧晦冥胥吏皆無人色頃之塵歛視其庭已
成大河波濤洶湧清乃拾地上樹葉作舟浮之身
登其上父母亦共載焉揮手別令曰為我謝趙府
君異日洞天相會也刺舟冉冉入雲俄而漸滅
衆皆仰視羅拜倏忽天霽縣堂如舊令具以
聞府君府君棄官而歸

○萬家牧牛兒

繪園

牧牛兒者鄞縣萬都督家客傭僕也都督名表
別署鹿園居士明嘉靖中歷官至南京後府為
好方書頗臻玄教羽流道侶時常往來偶因宦
轍所經假僕于市得一人焉其名曰小張雖供傭
作丰神朗然性態落托其家不甚憐之亦不知其
所能也後都督被論列歸鄞恒以服餌吐曠為
事莊居近四明山中一日遇故所善營將某忘其
名詣莊相訪都督欣然延禮言談杯酌極相投

契居月餘營將偶出見小張在牛背上了髻布
衣有輕薄之態心異之試問知道否曰君初未
嘗知道問我何為近日與主公所談某竊聽之皆
非道也營將因伺間與語參微入玄相顧驚莫測
及叩以至要曰能相師則可授以一二君無仙骨豈
宜妄傳營將遂設拜執弟子禮甚恭於是略授其
術營將將別去握都督手謂曰公家有異人而不識
乃從方士問道吁可悲乎都督曰何人曰牧牛兒小
張非常人也都督大笑終不之信其小張遂稱

疾從都督乞一棺都督復大笑諾之曰能化去則真異人矣何難一棺明日晨起召小張則以五更忽然暴卒須臾吳敗左右具白都督都督嗟異悔謝不及遽令人市棺殮而瘞之莊北土岡下將半年矣都督遣幹力入都門路出東齊天陰晦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乃詣一處崖谷深邃花木秀異徘徊矚忽聞經聲遂循聲而往有茅菴在深塢中排戶入看見炷香案上雲冠紫帔而誦黃庭內景篇者即牧羊兒小

張也幹力怖走謂遇死人小張曰吾得道人也豈肯死將軍之家適有謫事須保傭雜作乃可以禳今限已滿故來此隱居耳因問都督動定謂幹力曰主公命汝詣都投書四函諸貴人並已不在其官出補外任其官病故某官已乞骸骨歸里今日出都門矣某官奉差走塞下總不須往徒勞無益耳幹力不可便辭出門信足行數十里纔得上京大路問樵人云約其處乃是東海勞山蓋地仙也比至都諸貴人果皆不在一如

小張之言結束行李而還具白其事于都督言小張見在不虛都督大驚立命左右開其墓棺中只有牛鞭一根在焉餘更無別物始信小張尸解去不死矣後都督手勒封題兼致信物復遣此幹力入東海勞山却尋舊路都亡所見矣吳人章藻少遊都督之門親述非謬

李福建

情種

世廟時起大獄而李福建竟亡命來吳中抵常州揚
 氏館七郎家酒間輒喚屏風上美人下地歌舞獨語
 一人守屏上七郎兄六郎鄉居疑其術抵城觀狀見
 李富前有黃絹囊雖盛暑勿脫六郎誘之浴于河亞
 使人竊去李上岸見囊大笑曰我當今偷兒自獻怡
 然整衣冠於座握固看更有人垂西睛於睫外而戲
 其囊則向戲竊人也六郎驚起謝李使人自納其睛
 須臾復故它日六郎別去李謂七郎君家兄無賴若
 神僊通紀

許我作主人數日怨亦可解時夜值中秋壁月如鏡
 李忽拔簷下一瓦出三寸許復就座飲諸人不解所
 以叩之不應歡飲月中幾天明散明晨七郎拉李及
 諸客同抵六郎家相與談昨夜事六郎曰先數日期
 諸親知大集昨宵不意初逢忽大風雨起終席昏迷
 諸客皆狼狽散至今陰翳不開七郎與諸客俱大吃
 我輩昨夜月最光明也李笑問今夜復須月乎台座
 竟懸李仰天向空拂袖雲忽開霄清光皎然當昏翳
 時六郎居傍大池水忽涸池傍人夜聞若數百夫輸

神僊通紀

水聲郡倉後有潭深不可則中有異物人浴浚沙常
 牽下不起往往殃及牛馬風雨人不敢過恐為所攫
 食也相傳老蛟為魅荆太守清李捕蛟李邀荆同往
 命太守變童持符抵水使君請易他人李固云非此
 兒不可太守氣攝不前而變童已握蛟出水上矣蛟
 跳水面甚巨李呪之小至太守前僅五尺耳李馬步
 殺蛟付厨中作鮓怪始帖然嗣冬金閻王文恪長郎
 飲之于舟田肴口經莫釐每一解畢必向水投其器
 玉杯金等為之一空王知其異色不為動頃之舟中
 神僊通紀

買魚作羹剖腹悉是酒且至於洗盞盥手莫不有得
 夜檢所投百不一失華亭朱蘆溪尚書延之至家居
 月餘尚書戲之作主人李一無所辨第邀尚書至園
 亭入座須臾窮極豐腴咸自空來已而尚書歸第家
 人云今日諸女郎醜飲群珍方調以次失去尚書笑
 叩所失一一皆筵上物也諸女郎恨李作惡相與大
 詬李自是俟厨中饌熟必分取其半閨中愈忿數尚
 書勸之去尚書置酒作別李欣然引滿就道去數日
 復來如故諸婢妾益厭苦李時時聲言夙罵諸女

郎幸其長往輒質簪珥餞行惟尚書聽其來去李曰
謂尚書代我辦裝我將王燕臨行數二紀綱作伴數
月奴送李抵燕而歸諸婢妾方慮息肩明日侍尚書
登山上臺當花方樂李忽從天而下諸女即無不整
駭鳥獸散尚書不得已與之盡歡復客經年而去沒
自吳門為從奴所告官繫之獄枷鎖不能加如便落
去獄中人日沾酒飯無不醉飽獄吏甚懼李談之有
加會在赦前止謫戍漠中故事從軍必令兩人與俱
以防逸去李謂二人若欲至滇取符驗耳第歸家三

神僊通紀

月後俟我于玄妙觀前毋苦碌碌馬蹄間也兩人欲
不從又畏李叵測依回別去三月之內時聞李在酒
家胡及諸貴人座中耳及期而往則已在門矣李令
應門語道官某甲道官知其平生使童子繡以在不
李大言曰而師方坐某閣中東鄉誦玉皇經至某卷
某行第某字奈何誑我童子走入述其言道官驚起
延之入李令掃除二室亞殺雞沽酒飲一役而身入
淨室高之甚密雖窓隙亦令塞却二人別寢間壁間
如數騎馳驟徹夜明晨啓局符在手次授二人竟去

逐抵京口寓故逆旅主人主人心知其異不敢辭也
款接極愜中夜送之就寢李扃戶秉燭而坐主人亦
使人從梁間窺但見李冠僕頭衣黃袍南坐握因轉
睫問有甲士牽叛奴來立於李座前坎中坎約深四
五寸叛奴都無一言惟慚慚短去如火煬膏食頃頭
顛俱沒坎中李徐起滅燭就寢主人合門股栗至晚
復具朝餐送之渡江而別

居士曰變童持符驚殺太守女郎作巫突殺尚書
善戲謔合不為虐合則福達之謂也

神僊通紀

夜游滇南 已下十三條皆李福達事 繪園

嘉清初有李福達者扶溝縣人也故為千侯能分身散影役使山魃坐致行厨興騰雲雨飛砂走石靈奇幻設之事不可勝紀世莫知其授也是時大獄始定國臣張桂二公秉朝政以其妖妄惡之械繫甚堅使役卒共守而報京城內外戲場聚處皆有福達之驚傳玉河橋酒館中有一福達常與道士對談共飲者驗無差二公不信命悉縛來力士縛得兩人至餘皆遁去擁至廳事前伏于階下起

而細視其貌乃是兩政府中老蒼頭也二公大怒將加拷掠都昏昏如醉夢中不知身所繇出及使人視之械繫處真福達故在也命秘其事不以上聞 世宗皇帝方好神仙親召福達至遣中官破其械于五鳳門外欲留供奉內庭二公密奏不可乃止福達僅獲免死謫戍雲南邊衛矣故事遣戍必有兩步健守押以防逸去李謂步健曰向某所以不遠遁者為此業報未償今償畢矣汝曹相逼意欲何為步健曰公神人也何敢阻但無以

復命亦當獲遣欲得雲南文信為憑耳李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選旅舍主人家求靜室一所周遭高鑄封護無隙告主人曰吾中夜入靜慎勿喧動因勅兩步健宿戶外守之誠曰無妄窺既及汝曹矣步健受教屏息而寢不敢聲效中夜但聞人馬馳驟之聲若衝濤破浪然莫測所謂凌晨啓扇李于寢中出雲南都司文憑收管一具備符信宛然緘封猶濕授之兩人各各拜謝而去後客有從滇中敗藥回者見一酒樓壁上詩後署云李福

達從軍至此

劍叛

先是李千侯福達為家奴上書告變遂搆成大獄 上不之誅遣戍徼外李因隱身之江南後陰以六丁驅役之術縛歸叛奴從蘇州玄妙觀所寓道房內穿一坎深尺許有甲士率叛奴立于坎中釘奴首足李身衣黃袍戴金釐南坐握固據兩鄰叱其奴曰速死無他言奴乞命號呼甚慘李從腹中拂出白炁一道如匹練然旋繞其奴髮際須臾

形漸縮減如火煬膏食頃頭顱俱沒坎中悉化為水毛不髮存李徐起滅燭就寢觀中道士穴壁窺之悸幾死

盜獻黃絹囊

初李福達過蘇州寄託楓橋金氏金氏者賣古器人耳不甚禮重李殊怏怏即赴常州武進縣住于錢巷楊七郎家李善縮地術心欲有詣身即輒至不俟整檝駕舟常令鬼擔卧具而行胸前挂黃絹囊中貯素書二卷雖盛暑勿脫卧起常不

離身一日楊家六郎伺其浴于河竊而藏之李登岬見囊失去笑曰當令盜者自獻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諸君作造次笑因整衣冠兩手握固而坐頃之六郎雙睛垂于睫外長尺餘比曰捉阿郎下階六郎自投階下頭面搶地求哀咽絕其弟代為叩頭謝過曰肉人無知幸見矜釋出其囊呈還李却使六郎自納其睛經時復故因責其歸致酒果贖罪前後咫尺至暮不達度所行已逾數里六郎亟返拜懇求恕乃釋之明日携酒果極

備珍膳致敬如弟子禮矣

魚戲

楊六郎七郎爭岸池水取魚三日而水涸李福達謂曰明日將羹鮮魚飯客乎二人匿謝曰並無有也李知其欺之夜召奇形異狀小鬼百數去其梁笱擲瓦拋磚風雨大作池中有魚千頭悉跳出外塘一無獲黎明起視漲平如故矣楊氏舉家羅布祈哀李意解仍遣詣池上及至諸魚紛紜踴躍還入如故絲是禮待殊常朝夕參禮焉

畫屏女

毘陵某衣冠家嘗邀李福達飲中夜設畫屏于堂屏上有美女二十七人李一呼之下地令其歌舞于前獨留一人守屏上歌舞畢次第叱之登屏衣冠驚駭不測深加敬禮按仙傳拾遺載廣陵人張定從道士授變化之術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聲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今據李君所為神仙戲術不可厚誣矣

拂雲見月

千侯李福達客常州楊家時方中秋會有數客同在六郎家飲其夕霽月澄瑩雲無纖翳主人謂客曰今夕何夕月出皎兮李起溺階下潛於簷角拔出一瓦可三寸許復就座飲忽有黑風暴雨露濕盤筵數客不樂迸散而去李却與客還詣七郎家索飲月明如故明日七郎過六郎家六郎謂曰昨宵與客共飲方羨月色大佳忽風雨驟至客與主人皆不樂為之罷席七郎大驚曰昨宵月明如畫吾輩竟夕談笑安得風雨事乎六郎因知

李之所為矣乃曰今宵須從李先生乞月賞也李曰有是乎座客皆喜其夜方設席于庭陰霾不散李向空以裏拂之少頃雲收霧霽清光洞然主客再拜而謝據此則梯取紙刻之事酉陽宣室所並載者信而有焉

擲杯

李福達游太湖王文恪公子招飲于舟由湖口經明月灣下公子出金玉酒器以侑觴李每飲畢輒取杯擲水中擲之殆盡舉座皆失色公子知其術

異獨不為動而李亦談笑自若及濟中流忽有赤金鯉魚數十頭躍入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則所擲玉杯金竿一一在焉夜檢視百不失一

飛劍斬湖蛟

李福達過太湖蛟挾其舟風大作李怒飛劍湖中斬蛟少頃見一蛟死浮出水面湖水盡赤李命庖人取而鮓之

移樹

上海朱尚書恩家前門有大槐樹二株下可蔭

數牛尚書惡之問李先生曰樹可徙乎李曰何為不可其夜風雨冥晦雷霆震吼凌晨起視則二樹已在後門矣舉家怪愕福達去後此樹依然在

稅宅

李福達一日到蘇州城中稅宅徧閱數處輒憎湫隘僧人怪之李曰卿莫管我所挈細小什器頗多必須寬敞始得僧人以為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牙後堂洞房連闔意甚樂之與稅賃

畢李便入宅從容袖中摸出一小白石函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床褥卧具屏障几席釜甑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令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絛僧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去此石函有人相試提之重不能勝福達啓閉飄然若持毛羽江南豪貴贈遺數千或受之以濟貧乏或封而留之所至懷一函一袋行止自隨而已於是

悉悟福達為遁仙異神矣希言常疑陽羨書生太元道人嵩山潘老劍門負笈諸說以為文人愛奇架虛鑿空而成文頃萬曆甲寅六月五日在華亭董翰林坐遇豫章黃企石至黃之先人嘗為福達弟子數歲時隨其父入吳門親覩異迹而語于入即知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以斯舉驗更何致疑固無書不可盡信也

器闕

最後福達客黃浦上朱恩尚書家朱公好道禮

為上客或厨傳稍有不飭李知是內人慢之咒其室中器皿服玩使鬪擊庭下所曝筐篋一一歷階而上內人悔過乃止

分厨

福達居朱家月餘尚書戲令李君作主人應曰唯唯然一無所辦第邀尚書至園亭登席吐嗟之間雕盤玉姐從空下來已而尚書歸第推求其故家人云今日內眷醺飲擊鮮在釜以次失去尚書笑問所失之饌二皆筵上物也諸女即恨李作

惡相與大詬李聞之每日俟釜中饌熟必分取其半閨人愈忿諷尚書送之去

送別揚子

尚書置酒舟中宴別舟行累日還復在門後直送至京口渡揚子而去朱公歸怏怏不樂恨留李君不篤也諸女即共喜李君之去約伴同游後園賞花方樂驚見福達復在山亭外步而來且吟且詠未嘗去也大駭而散終無奈何朱公愈如尊故未幾竟別朱公遁去稱不更還亦不言所適後遂無聞

或傳其劍仙上并于天矣

吳仙翁

黃魯傳曰余總角時無所好乃獨好神仙嘗見里人
吳翁悅之及長稍聞丹家玄牝鉛汞火候等語欲質
之吳翁已遠遊不返翁對人多慢弄不經絕口不說
丹事至會心人即媿媿竟日余以是益慕之而里族
人率嗤其誕無稱說之者翁諱夢陽嘗薦順天辛
卯鄉試授定州守不宜官未一年輒罷去衲衣百結
為五嶽遊雖雨雪日必走百餘里人問何逐逐爾翁曰師
命我爾為人眇少雀躍即里居亦日環走諸山壑不

神僊通紀

休可數日不食亦可一食盡數日食寒暑一衲雨不
蓋卧不被嘗語人吾每歲必三至河套中亦不言何
所為也先大父語余翁蓋好青鳥家言人數從燕秦
齊衛間見之為人卜牛眠地燕秦齊衛人尊奉之稱吳
仙翁焉人有所饋金及鮮衣履受之出門數里拜使者
歸其主人而獨剔取碎金分畧之塞衲孔中繫然
曰足吾食矣嘗過建平訪先大父問翁今日何許來
曰宣城則已百里矣而邑中形勢及所歷山龍水源
悉已踏得之乃猶未下春也雨濕沾衣先大父命具

天鮮燦之翁曰服之易燥吾自有吾真火耳然吾薄
福不任蕪味君即飯我幸一肉既見席設有重簾潛
起出通跡之市中不可得矣程介之阻雪山東逆旅
元夜獨飲見敝衣老人來觀燈神甚逸試招之即上
坐數醞翩然起了不關主人介之甚驚尾之至巨室
見男女等羅拜曰俞來俞來介之問此何物人門者
曰若有識吳仙翁耶介之亦入拜遂請侍宿徐扣養
生吉不應但於衲中捫虱指之介之問翁道人安得
此翁曰業蟲也業除則我乃得不東西奔耳旦起介

神僊通紀

之辭去曰不知何時復見翁曰六月臨清道中耳
介之私念吾此行未卜還期安卜六月且臨清道乎
及還果六月比至臨清熱甚解衣蔭樹間乃谷中有
冒絮蹴蹴來者則翁也復珍重別汪司馬偕方京兆
江方伯謁翁問翁既是神仙中人亦嘗到瑤池否翁
曰會必迎我阿母出蟠桃真如斗大問會與誰俱曰
周公仲尼皆在問仲尼何狀則輒舉傳記所載狀貌
衣冠應之問神仙可得乎曰但憂不聖賢母憂不神
仙諸公相視畏其狎侮竟不敢復有所扣居平口中

喃喃不知作何語問之則輒謾言使人駭去其與人莊語時依於孝弟仁義至性命之術則修之甚秘密扣之迫復謾語隨之矣竟以遊不歸莫知所往乃方司徒則謂余翁在燕為其部貴人修大藥藥成翁亟服之洞下卒蓋年百歲餘然其子姓走燕中物色之不聞也或曰人猶見在河套云其奇詭事著北方甚夥余聞之先大父及汪司馬方司徒程文學者僅此其自歌曰至苦莫如我至樂莫如我至苦有至樂說其苦做麼

神僊通紀

黃生曰余觀古列仙若漢魏伯陽往往鍊服食亦輒死而形輒復現時以為尸解云

陶真人

真人名仲文湖廣黃岡人初以吏員為遠東海州庫大使九年滿坐正九品赴京守選會上求方士有薦仲文者遂得入見一歲屢遷至神霄保國宣教道士未幾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發通真忠孝兼一真人領道教仍總各宮觀住持知道錄司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如故已而食正一品俸進少師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真人知道錄事如故我朝開國靖難功

臣勲戚內閣皆未有兼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蹟宗伯領三孤云尋又改神霄府闈範保國弘烈云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如故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大學士俸尋進伯俸二十九年四月上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祀而加祿一百石仲文疏辭上曰卿祝厘保國禱而賜累效職若鞠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

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卒獄謝似非宜准
辭嘉靖末仲文死隆慶籍其家欲起仲文屍棺示
戮尋已遂戮其子陶倣于市仲文侍世宗修玄幾
二十年内閣九等卿及科道大小諸臣皆以進香
時有賞賜及其末也主事海瑞言之廷杖繫獄吁
觀海公疏其聞風而興起者耶

胡真人

真人名守法字浩然蘇之嘉定人也父海太常丞
守法生有骨相始學易為儒生嘗因病適一黃冠
至識之遂勸之入道且曰從吾言疾即愈後當大
振玄門守法從之疾果平已而從往應元孫真人
學宣德間入京領度又學于通妙即真人蓋得其
術尋以龍虎山張真人薦住持城南東岳廟未幾
奉詔偕天下高道校道箴經因禮部尚書胡濙薦
擢神樂觀提點天順丁丑擢道錄司左演法兼朝
天宮住持成化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玄志守靜
清虛高士尋進封冲虛靜默悟法從道凝誠演範
顯教真人賜誥命銀印并封贈其父母弘治改元
授左正一特掌道錄事踰三年卒守法性質直謹
厚尤以謙約自持頗精于術而尤本之以誠意以
故用之有驗成化間屢年因旱禱而皆應後年又
旱禱不應守法篆符于鐵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
潭頃之西南雲起如鳥翼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
尺許盤旋久之中貴還未入城雷雨大至 上益

喜賜榮居之一日召入便殿詢以天之感應之理對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上深然之聞者服其正對

錢真人傳

錢真人諱賈自號西嶽道者嘗蓬頭垢服乞食于浙之蕭山市中舉止有若病狂或呼曰錢瘋子其道不知何所授受自言本秦中人居太華山故以西嶽為號又轉入勞山已從少室渡黃河抵淮南經金陵迤邁入浙其狀貌方頤聃耳秀眉虬髯引吭一呼聲振數里蕭之人有張某者蔡某者意頗奇之偕同志五六人趨迎郊外乃留蔡氏家旬日多示奇蹟問道者踵至卒以為不足教也亟去之張又涕泣隨後乃默

神僊通紀

授以玉液還丹之訣未能盡其指歸也已舉拳折張一齒使知戒毋妄泄且曰爾未克辨此後將有因子而得道者言訖遽別將之天台遂不知所往云時崇禎十有四載也先是真人遊金陵時以其道傳之某及蔡未秒冬寓書與某曰一別多載雲蹤渺然東南山靈秀異福地都有而知道者希及抵天台之玄塢上紫陽洞天遇劉君旭初乃青田文成公之裔童真入道真天仙根器也與余片言投契相印玄微語及同志道侶無時不翹望南中遙瞻紫氣想足下注念貧道

亦同此懷長至之夜禮斗高峰見三垣之中帝星移
座諸真主宿皆失本度不覺悲愴欲絕恐積康之禍
復見于今國本至尊不忍言及東南害氣始于斗一
度應在廣陵凡修真之士不可戀：故鄉幸以鄙言
告之倘能預為修者趨吉避凶則善言之贈亦道人
本懷也可居之地惟斗初度分野應在冶城一隅
有紫氣縈迴歲星照其下所謂虛閒一隙包括于
內此中三微成象萬聖護垣四境共焚紛紜必不
能及此地之北隣近一度則不可居再推陽九之數

神僊通紀

于氣為兵于令為劫于卦為否否之象曰儉德避難
夫儉者嗇也吾人性命之體為精氣神若能致光
歛鈔潛養于福地則害氣成不能及故難可避也
又戊己之交坤土乘權天氣弱地氣強化而為剝海
內伏屍流血未有窮已然如此大劫正天上選仙之
之期人鬼分胎之際修真之士須發吞魔啗鬼雄心
下摘日擲天妙手掀翻混沌踢碎虛空若猶沉淪于
磊落之中仍被兩個凡兒隨帝戲弄修真一事竟何
益哉書末系之以詩詩曰

龍盤虎踞石頭邊一隙虛閒即洞天滌塵避劫調鉛
汞救焚拯溺集群仙都境境之東先後興亡帝子
宮錯認微垣偏紫極幾家雜霸妄稱雄宵窟山勢
萬象全通明帝座應中垣朝：紫氣浮霄漢神護
天籟不記年林下鷄猴無恐怖田中牛鼠亦安眠扶
輿未肯輕穿鑿保合真精結汞鉛汞鉛在穴不在
山鉛花汞儘產虛閒誰能實殘虛閒境鷄鳴犬吠
五雲端秦淮豈破天台秀紫宮岌岌中央受玄機不
動四輔張幻陳輝：環精光天乙前六甲後華蓋天

神僊通紀

星巧為構文星一黑水之右武庫三峯聯輻湊龍盤
虎踞安无咎不望天印山不倚玄武湖吳宮踞頂天
皇顧黃金埋紫氣鬱白衣小兒何曾識六朝醉夢幾
時醒濠梁赤子居偏室開胎破孕至人生萬年之業
何爭：未幾而申酉難作人始稱其先覺云向有因
張某閱叅同契口占一歌蓋言玄宗真正之訣不
在古人糟粕記者不甚悉故不載或云真人初渡錢
塘時有舟人墮水冰其衣真人解衣易衣之逾時而
衣燥如故蕭有何孝子者父喪泣血兩目盡盲真人

河之豁然復明民家婦善事舅姑病瘵垂斃真人即與相背而坐以氣攻之立瘥陸家河舊有魅惑人一夕真人望月歛瘴曰月傍有光氣浮動此狐魅也咒禁之其怪遂絕時而飲酒盡數斗無醉客食梁肉不計其數即數日不食亦無飢色折庭艸吹之便成灰燼蕭人至今傳其軼事謂非神仙不能

蔣氏大鴻曰余嘗好黃老之術學得無極真君所傳玄關正訣蓋有年矣比聞錢祖師留道派于蕭然往白玉道師及來清王道翁叩之頗合無極之旨而錢

神僊通紀

授更得其精微乃為之傳固知神仙可學而至實非荒誕無稽者也又考王文成所鑄旌陽真君藪霄碑記其第七章曰于盾其僨金飭其狂梵天之方貝葉成章演其文則祖師姓名也其第五章曰卯酉刑則雷霆曙色曙色之微九陽乃昇演之即劉君姓名也二人生今之時乃千二百年前已預為識而勒之碑豈偶然也然我讀祖師所寄金陵人書其文磊砢英多激昂感憤汲汲乎有烈士憂世之心焉更反覆其詩歌則邈往察來辭深旨遠抑又智士先機

之哲難可測量者耶夫祖師既邈世無悶放遊五嶽之外顧其存心君國閔俗憂時迺有如是者且何其與旌陽記中所云挽持劫會又不謀而合也意者神仙之道囊括萬有未嘗遺棄天下而坐山枯坐之流僅守其吐納之術以庶幾永旦夕之命或未足以盡其分除耶若史所載秦皇漢武舍其以安天下之大而逸逸于三神之山文成五利也論者直謂之曰非仙才宜哉

神僊通紀

醉叟傳

袁宏道中郎集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潤輔脩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予子手提一篋竹籃盡日酣澆白晝如寐百步之外槽風逆鼻徧卷陌索酒頂刺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蟇及一切虫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

神僊通紀

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吉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名而飲之童子覓毒虫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虫浸漬杯中如鷄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拍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獐：屈伸唇鬚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熟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問問食之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未

漸熟每未踞坐砌間呼痛飲或以客禮：之即

不樂信口浪談事多恠異每數十語又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对日言偕諸曷出遊談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曷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叅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曷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役中爲戶理亦有之叟踪跡恠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闖閣簷下口中常提萬汰歸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

神僊通紀

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对往余赴部時恍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遠師王真人傳

遠師真人王邦叔不知何許人也時年十九侍紫陽真人為弟子凡九年不知大道之自然亦不請問一日侍師至羅浮觀先生曰子之從我不為不久於金丹之訣畧不顧及然而從我何為邦叔再拜曰匪不顧也自揣玄微必無此分先生曰嘻自太極既分之後一點靈光人有之賢者不加多愚者不加少似子所言是蔽其明也吁可哀也哉邦叔不覺涕泗交頤頓首再拜悲不能起先生曰子去靜室中思吾此語有所覺則急來邦叔拜辭遂去幽房靜室中靜思至夜紫陽先生再詣其室坐處叩寢門焉邦叔聞之趨而出迎先生微笑曰吾一尋汝便見頭目兩兩日尋他不得其杳然耶遂滅所執之燭燭而退邦叔大寤坐至五更大悟道體汗流待旦以頌呈先生月照長江風浪急魚龍遁跡水天平箇中誰唱真仙子聲滿虛空萬籟清先生覽之闕曰誰唱誰聽邦叔遂答以詩曰莫問誰莫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唱阿誰聽橫豎大千語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意撞靈臺

安寶鏡：明塵靜萬緣空百萬緣條處、通斗轉星移人睡定覺來紅日正當中先生遂出金丹圖傳與邦叔遂止羅浮三十年坐化又十年眉山大為和尚沈志靜遇封山自稱王邦叔今居蓬萊望海樓也

太白劍券

神仙通紀廿二冊

黃石之書亡秦太白之劍亡巢使為兩公者早出其
 奇生民之毒痛不應至此迺兩公重之者豈有恪
 時節因緣亦異人神物所不能違者耳孫仲謀數以
 魯肅方鄧禹諸人未平此論推曰昔仲華初見光武
 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未有帝王志
 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開初議子敬英爽有殊畧孤
 始與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今書生論古視
 春陵起兵一武即全體帝王矣乃至出撫河北時而

權尤謂其一帝王志也英雄眼孔自不受人瞞過
 凡帝王將相之識力智畧亦各因事增長因人增長
 光武之志以禹而增仲謀之志以肅而增者也此在
 真英雄固然惟盜賊庸獨異乎巢之始應仙芝其志
 度不過子女玉帛譬國則狗之瘼未易嚮爾及橫行
 四方洞見唐事之虛實則其志又以日增蓋雖欲不
 增不得耳跡其渡淮之日整袞不標掠所過惟取丁
 壯益兵及陷東都閭里晏然既入長安禁妄殺人悉
 輸兵于官此其畜意之悖得無高恨孫仲謀輩為不

及見我者手故劍也避之避也者言手其有伺也夫
 巢本賊也及自長安出走行掠徐兗數十州遂至俘
 人以食世寧有噉人賊取大物乳益巢至是直公以
 盜賊自待向來之橫氣尺矣巢氣竭故劍氣盈糧浪
 之副車碎而地上之藏書出已同一時節因緣者歟
 李廣之射二十步而始發典常之戰五步而始發兵
 家之妙率如此今劍不知所在有能膾莊賈之肝灑
 宋義之血白衣冠而祠諸寢門之外以迎其氣以其
 時考之則一

於是一三千道許其將薛能館徐裴城中許
 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激水還殺能自稱留
 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將支詳裴
 海齊克讓惧下叛引軍還秦州激水屯皆散
 唐之失巢者三宋威失之沂州劉巨容失之荆門張
 濬失之上饒巢之得唐者三采石得之高駢潘閔得
 之田令孜激水得之時溥由是而得東都而得京師而
 巢勢成矣然前三難後二易後二如舟乘風前三如
 車過險則予之以險者其罪何如

巢聞悉衆渡淮安稱率士大將軍整衆不剽掠
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賴宋徐益
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
天子冲弱怖而流泪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
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
而東然內震擾前說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
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為先鋒右軍步將王師
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于是募兵
京師計千人

凡募人殺賊與募人作賊者同法同意則兵無不
振矣如黃巢始募人以應仙芝勢豈敢公然正告問
里其才之可否吾可以目得之其心之可否吾可以
意得之可以意得之未可以意告之則其所以聯絡
要結者用心必良苦矣漢三章之法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至虞誦三科之法乃及背之夫募人殺賊
以誅不用漢法也而我先背之何以建旗鼓然則
所謂三科者可有其意決不可有其令諸為親更私
人者各以意求之約謂敢于犯法者必天下之壯士

耳當時入募者其功未齒于尺籍之中其罪已列于
王者之腹故雖壯于行陳而不敢不恪于奉公此詡
之妙于用人即詡之妙于制人其武功之特奇者以
此蓋漢故事有弛刑徒益兵者詡本其意而通之今
之募士者揭榜示之人各以其技進將與士之交可
片言而合可一事而離則又要望其為并卿與王文
成在江西時嘗捕得大賊首謝志珊問何得黨與之
衆若此無一事不究其真志珊良久嘆曰亦甚不易因為公
具道所以公不嘆曰吾平生求朋友之益何以異于

此苦心一也志珊之結党乃同手文成之取友可以
悟作賊矣可以悟殺賊矣

當是時巢已陷東都今河南府

天下大器也非有以用之則器與手不相習唐所以
用天下者亦畧見于用東都謂不欲以百官六軍之
供億獨累一方者名也意則欲天子之習勞苦以宏
耳目夫欲為天子者之習勞苦宏耳目非甚美其事
則不足以誘之故其營東都之詔曰跋華固德百二
稱手建鏡卜洛歸仁七百崇手定嵩是以關膏腴于

天府啟黃圖于渭濱襟沃壤于王城搗綠字于河渚
市朝之城麗皇州之九緯丹紫之原馳神學之千里
二京之盛其來自昔此都心茲宇宙通貢賦于四方
交手風兩均朝家于萬國曲阜之規猶勤測圭之地
戴華豈得宅帝之鄉獨稱都于四塞里王之邑匪
建國于三川讀此詔則當時之規制可想祿山既陷
東都見宮闕雄麗銳情借號遂不及追躡玄宗故帝
得從容西行唐得東都力止此而已蓋玄宗之末憚
幸東都都幸之勞孰如入蜀夫巡幸者所以
用東都都所以用天下也天子而能用天下又
豈至有入蜀之事儒者好以用人之說劫制人主夫
人盡可用也則歲月日時之協律度量衡之同與土
地之闊田野之治賢人之在位與否一直指使者事
唐虞三代之君豈盡見不及此而必身自僕至至今
有歲重華不返蒼梧之駕執故古帝王之用天下者
其道二有以用人而用之者則為天下明言之有以
不用人而用之者則不肯為天下明言之蓋亦預審
其說不可以告後世之儒者乃其意之灼然可信更

曠 有

萬世而不晦則以有巡狩一事在耳本朝軍實萃在
北邊故燕都得負其重以馭天下然金陵王業之本
假令嗣天子必間一蒞其地則為父老者自別一番
瞻恋為有司者自別有一番警動乃至三輔近地時
令一望見東輿不過本章皇帝宣意一推廣之而曠
焉不一言及者遂二百年耶肅皇帝嘉晚更欲幸
興都以華亭之諫止華亭之微言在動上以精神筋
力之不必少壯然華亭時亦已老此語亦自明扈從
之難耳故天子之於勞苦不習也士大夫之於勞苦
亦不習也所以不習者則非一朝一夕之故唐宋之制
雖宰相乘馬本朝近例三品以上得乘肩輿其後遂
無不與者先帝時有詔禁之固舊制也而人以為天
啟之制及今上初復禁之近不知能不違否士大夫
從私第至長安門近者數百步遠亦二三里而止按
轡徐行為苦幾何乃至干明詔而不顧者如此今兩
臺所至其州縣先有輿夫之選其法置孟輿中注水
今滿四人舁之馳數百武水一滴不旁溢者為中格
另優廩食之以俟命此以推之乘是輿者尚復可與

騎馬數千里虜幸與都執當時之致頌華亭者以此
為相業第一真可無恠孔子曰先之勞之夫百姓之
勞不必上作也而在作其士大夫願欲勞其士大夫
者必先之以天子欲勞其天子必先之以祖宗此唐
所以寄意於用東都也當祿山之鼓而西玄宗嘆曰
河北二十四郡遂無一男子執使前此而問之採風
之使寧有不稱阿大夫之賢者然則唐之有二十四
郡固兆於玄宗之不能用一東都耶今士大夫但起
家甲科則必有朝歌之頌積守標渤海之名至一旦

事起聲名及矣乃問前所以有此聲則大率定自撫
按西臺所謂兩臺者代天子而用天下者也其用之
之效第能成天下為唐河北二十四郡亦可慨矣故
天下者天子所用天子不用則士大夫用之此大器
而小用之也至天子之尊所用乃止一城此大匠而
小用之也其究天子不尽匠之用士大夫不尽器之
用將又有用之者則祿山是矣黃巢是矣小則為近
日之賊亦是矣嗚呼有祿山而後知二十四郡無一
男子則祿山亦玄宗之耳目也夫借耳目于祿山孰

聞

與能用東都之快哉○昭宗嘗問游幸費于楊復恭
對曰自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
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香百乘諸衛士三
千凡曲江温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
帝乃詔類減半所謂大行從小行從皆非東都之比
則當時之幸東都其費又可知矣唐在僖昭時其軍
國之費視我何嘗百倍一宮中苑中之供尚如此此
亦不能不刺其奢心服其盛也然不如是無以見
天子之尊夫漢唐之盛以子今僅奉天尊西臺矣

留空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里問
晏然帝餞令致童信門賫遺豐復然衛兵皆長
安高貲世籍兩軍得真賜侈服怒馬以詫豪奴
初不知戰聞料選皆哭于家好陰出貲雇販區
病坊以脩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
以強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
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
賊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智胤
走穴

此高駢一彈事也不知當時駢聞之否昔趙諸將以道隄不敢救闕于獨趙奢曰如此兩鼠聞穴中將勇者勝李前破秦軍夫趙鼠則足以破秦唐鼠則不足以禦賊駢不用自愧乃反取割席更始軼道子嬰以諷帝為悖慢其不知鼠之有禮真有死道矣今賊已度河吾所恃者止一長江不能有所用之而徒擁兵南岸為現望痴愚極矣為吾穴所在耳舍千里金城而守一穴為趣已窮則得駢之一策何可不更思其二耶駢晚從呂用之學仙羽衣乘鶴時欲飛翥此又似

一策若今諸公能盡得其巧真有鼠穴操江可笑甚矣皆撫院雖取法高駢不言破賊可矣○以黃巢度江之鋒而不取廣陵亦是兵法其意在入關不欲為吳楚之頓兵於梁耳然亦不慮高駢之乘其後則其知駢者審矣而盧攜為用之此亦猶白起之知趙括也而平原為用之豈不冤哉然則莫難于兵括易之而敗又莫難于知人括母易之而得夫母之知括以馬服君之言耳蓋易之也平原之知括不欲知之以其母之知又不欲知之以其父之知蓋難之也夫難之而反失之其過

在用獨近當事諸公中有好謀敢戰者一人：皆知其可將而或非之又一人焉聞賊則失箸望賊則貴矢人皆知其不可將而或推之此皆笑趙括父母者也故知人之道在先自知自顧而鄒侯水鑑則用獨自顧而魏徵鄴侯則用衆夫徵之于侯君集鄴之于竇參其意皆似用獨其究乃不逮白起之知趙括黃巢之知高駢矣彼白起之于兩人非有執手同事之誼其知之：道勢不能不由衆然彼能得之敵國而我失之目前

前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裏三日糧不能飽無聞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守則關內戰必關外

賊少却俄而巢至師大譁川谷皆震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尽飛石以射巢驅民納塹火關樓皆盡始闕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及賊至令攻也闕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

谷之禁行者為歸其險于閨門也至名之曰禁谷名之斯志之矣令致何至忘之令致忘之則忘之者亦必非一人巢又何以能猝得之宋藝祖與南唐皇甫暉戰清流閨既敗乃微服問策于趙學究即韓王晉也其策曰皇甫威名剋東北來日整兵復出師絕歸路矣能用我策可因敗為勝今閨背有徑路人無行者誠能夜由此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斬閨而入可以得志藝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如普策暉果不為備擒之則巢之得于閨門獨無即宋祖之得諸濮州

者耶周世宗因是乘勢遂尽有淮南地李璟稱臣皆由藝祖之擒一皇甫暉也則閨背一徑何處無之遂係兩國存亡世間有此一等冷地便有此一等冷人着此冷眼作此冷相而英雄得因之以成功故頗牧孫吳無往非是在當事者物色之勿令冷眼賊反得先看耳

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徼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閨

巢既入閨則直取京師耳然必還兵夾攻閨破之此

所謂有不能舍者也

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辨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也乃羸服逃始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解燠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為賊鄉道

鄉道者賊之眼也近賊入吾里凡山溪之曲折村坊之虛寔某家有善馬若好女子若按圖而索執甲乙簿以求之此皆鄉道之力里中或頗知其主名而不敢言唐鳳翔憚野兵之為鄉道蓋激于募軍之賞動

心一時者至近賊之鄉道則皆其先事所佈置予始在烏沙時有賊四輩渡江皆河北人詭言進香九羣其所挾魚脯諸物皆不類進香者於是皖人之避亂者群謀之發其裝得百金此間人迫於監軍之令與皖人之謀不得已以聞於田貴池然實途分其百金為盈策脫身者甚辨其策之妙在口爭其非賊又意示其為賊說取其金耳貴池果不肯竟第好語不得進香更官為具船送之歸及近來清溪復有渡江來者五人皆賊也凡賣酒脯者率利其揮金之快不致詰利

忘言千而皖人亦不復敢謀矣賊渡江之意灼然異

時有為之嚮道則近日往來者所佈置也頗聞江上

下如此類者甚眾保甲不言有司不知然正使言之

有司亦終不敢知蓋貴池之事乃一時有土者之秘

策惟施思以望通賊者有賊之援而發賊者無官吏

之援雖賊在左右我眼已青盲矣我眼青盲故賊眼

愈明

前賊歸楚西市帝類郊祁哀會承範至具言不

字狀

三軍之事曠不言功二子之心更存告敗此豈可以

怕情求之至先得二子之心者則顏真卿真卿在清

河謀于眾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

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承範之慮

誤國則有喪師之法而不顧真卿之慮辱國則有棄

城之法而不顧皆不顧名也使諸公而殉名其名皆

當為仗節死義矣而臣子之為君父者但不可為降

門諷有進乎此故諸公不暇耳宋張拭嘗言臨難仗

節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乃觀漢孝成之世其

可慮者為在後宮為在王氏進言者之難為在攻後

宮為在攻王氏帝方以天變求直言如杜欽谷永之

指切後宮以匡人主者皆本原經術根極陰陽其言

具在皆可為犯顏敢諫矣而仗節死義之事抑可為

二子者許乎本朝三百年有道之長士大夫立朝之

變非書生所得盡聞至萬曆以來章奏之在邸報者

可覆也指多欲之毀人長孺陳矩諫之漸字

玄成魏乃至近日雖科場命題諸生答策有一語一

字不指家闕則目之曰罵此外遂無王氏之事手縣

官雖貴而細柳將軍之令則在不知何指此象見之

軍中為有真將軍見之朝廷是無真天子矣此即本

朝王氏之事然固無憂其巨測為上分別言者故漢

之名犯顏敢諫者以欽永為王氏今之名犯顏敢諫

者以欽永為欽永以欽永為欽永者其持論愈堅其

伏機愈驚是非日幻思仇日繁陵替日甚而禍亂不

止者皆由于此皆坐一犯顏敢諫之名為之城社耳

名之為禍至此：唐諸公至不顧棄城喪之誅以抹

之非抹名也抹其為仙芝黃巢者也蓋仙芝嘗馳檄

矣黃巢嘗露表矣而當時信之史亦云切中時弊此
不一當時之佳奏疏佳臺諫手以仙芝巢而有佳臺
諫之名則必以佳臺諫而有仙芝巢之實故抹名者
以抹其為賊之根本者也非抹其賊之根本而曰可
治賊也必不然矣必不然矣

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致
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澤壽四王
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
以尚讓為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衆

皆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
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群臣迎賊灞上巢乘
黃金輿衛者皆繡袍並幘其黨乘銅輿以從

此等只為好看耳可知做賊的從人眼中做起殺賊
的從人心中做起

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外
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

一部尚書其旨於伊尹之言一德故說湯以伐夏
而天下亮之曰為匹夫匹婦復仇亮其一也一者無

衆寡小大貴賤之謂其視匹夫匹婦無以異乎聞龍

逢之死也僖宗在蜀有黃頭軍之變帝與田令孜保

東城自守群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極諫君

臣一體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

尹恚碎于賊今有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

昨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田令孜閉城自守不

問宰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

祖太宗之天下非比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之天子

非比司之天子此疏可謂極切第既曰九州之天子

則帝所棄豈特一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比司之

天子不可謂非南司之天子士大夫之天子不可謂

非匹夫之天子而匹夫之天子又不可謂非匹婦之

天子也然則此宮女數千人迎巢太極殿者又誰棄

之以是為可棄則是有九州之天子無一德之天子

矣故曰大紮王言又曰一紮王言有大小此拾

遺之言獨無大小王心有一二此拾遺之心獨無一

二後世論者但能致些於呂夷簡之構郭后趙廣漢

之迫丞相夫人耳此為無貴賤小大乎吾鄉顏銀臺

看卿先生以文學性命祭酒一時平生未嘗通一字
居間有司而獨有為平康一輩人告急者先生主應
之曰世間惟此輩為無告一時探其韵事不知是此
老一德處德一則法一德二三則法二二三法二三賊
所絲起也唐德其意而強如武學之嘆駱賓王者是
也無女子相故無恩仇分別故宋失其意而弱如晦
翁之鍛嚴幼芳者是也有男子相故有愛憎分別故
○嚴幼芳者妓也名藥其字幼芳也妓而字之者何
曰無分別故無分別是兵法耶曰貴臣可斬降李可
師是有分別是無分別○趙廣漢突入丞相府召其
夫人跪庭下治殺婢事此必漢有此法也及丞相上
書自陳妻妾不殺婢事下廷尉治寔丞相自以過謹
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此廣漢言丞相之必為夫人
地廷臣之必為丞相地此理勢所必然乃宣帝以是
遂殺廣漢則殺其敢于為誣耳至宋相陳執中孽妻
管殺婢御史劾之富鄭公以閨門之事非所以責宰
相則直謂正使非誣亦不足治此漢宋議論之異也
人之不得其死者雖多而獨死于魏氏之妻陳氏之

妾則天下習為故事夫僕婢即甚賤寧鳥獸之不若
乎頌聖德者必曰至於鳥獸魚鱉咸若則此兩婢者
何莫非宣帝仁宗之赤子耶近一中貴夜巡忽聞塚
中人聲蓋既瘞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為某翰林
第七姬侍兒遭撞垂死復置冰上凍一夕乃死事聞
翰林自引過如魏丞相上怒罷其官願是事也漢可
得之京兆宋可得之御史而今第得之中貴耳○史
思明之叛衛州女子候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
與歃血赴行營請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
皆補果毅此數女子之奇足媿死千載丈夫若今之
丈夫正當殺之以魏氏陳氏之婦如所謂以罪人刑
徒擊公者
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與巢舍田令汝第賊見
窮民抵金帛與之高讓即安曉人曰黃王非如
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爾數日因大掠縛擄
居人索財號洵物富者皆跣而驅賊酋閻甲第
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
凡兵亂之起乃女子之一厄唐諸將既誅巢獲其姬

妻上之禧宗宣問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為從賊有對者曰狂賊兇逞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桃今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將置公卿將帥于何地乎此言極可感然禧宗尺蠶之宋方臘破獲其所掠女子自洞中逃出率裸而縊于林相望至百餘里夫既逃矣不謀歸而謀死亦慮為黃巢之姬妾耳悲夫

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貨宗室戾王屠之無類矣

作人生帝王家良非佳事觀秦公子高欲再不敢乃

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又如唐高宗子許

王素節蕭淑妃所生也武后時被逮道聞遭喪哭者

曰病死何可得而更哭乎此皆足千古墮淚然難皆

內作不盡以祿山黃巢也李德裕嘗謂玄宗以臨淄

王定內難因疑忌宗室不令出關天室之末建中之

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由聚于一宮故也

今當今出閣及除諸州上佐使携男女出外昏嫁則

百年弊法一旦去之宗室之當散處此自不易之策

第不當坐玄宗以疑忌宗室之友愛千載尚可想見

也

鵝鴒之巢麟德殿不虛致也本朝神宗弟潞王當之國神廟臨軒目送淚下御衣尽濕吾邑何相國為少伯時與實錄事堂語同事謂當詳載此一老曰須更核之核之者為慮神宗浪得名耳人臣之好與天下爭名以天子之名與臣子之名不兩全者此等何與外廷事而乃爾鄭重又神宗因暑月為太后書經偶汗下濕一字欲易之苗之皆不敢令中使往問紫柏大師主不易因呈偈有御汗一點千古放光之句嗟乎聖天子一滴淚至不得放光國東而一滴汗乃

得放光僧史知遷固乃在佛門○萬曆中楚宗人許

奏其王業奉旨處分矣王偕物謝恩因謝當事者宗

人欲申前說往奪其私書中有無賴者并金攬焉周

副使應治鄞人聞報倉皇請于巡撫趙公率兵往捕

焚其書執宗室三十餘人裸其體加桎梏焉而鳴金

鼓以入會城諸宗見之憤甚次日稟至撫院應治

共擊之應治竄伏趙內衙之神榜趙出諭語復不倫

遂遇害而應治乘間棄勒印逃矣事聞獄具斬二人

賜死者五人餘禁錮有差此皆高帝子孫也而三尺

不為之貸乃國體之損因恩之虧其生此事不少從
以一應治而獨得超然論外則以首揆之里人少宰
之從弟也執法者有人哉○時捕諸宗者梁某也其
疏叙功伐至云中興茂烈莫過於斯噫鯨鯢之封不
忍施於敵國而况以加天潢上以此任中興將諸宗
以此齒夷虜乎即今夷之虜之凡費兵力幾何知勇
幾何而後了此以本朝言之宣德則有高煦之事正
德則有宸濠之事當時廷臣之致詞疆臣之告捷有
此等一語入疏否計爾時神廟聖慈方歆痛不暇而
梁疏之劄如此以竇嬰周亞夫自許耶蓋此疏傳後
世固當為笑林壓卷○宋趙如愚舉進士第一人廷
臣稱賀為其為宗室也近歲戊辰有宗人得與選庶
吉士者為輔臣周公道登意及周公被言此吉士亦
擠改中書其擠之者其一時尸祝宋儒者也亦嘗聞
宋之待如愚否又高宗時右正言陳淵上言仁宗朝
富弼在樞府專管北事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二則論
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謂虜人貴
親近以近親為名王將相治國事掌兵柄以自強而

中國未聞有皇親為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
扶助本根不固此誠為夷狄之所窺測又言弼言于
仁宗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
後其反覆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當如何
也惟古今之言樹宗子者其說多矣而弼于安邊策
中發之尤為警策大都宋與遼為敵國故九事常規
虜情所輕重似為以中國取法夷狄不知虜所用者
固周漢家法也正猶聖學湮微而堯舜周孔之心印
乃在反灵山會上耳嗟乎弼之蚤見淵之忠謀今亡
已夫○予嘗行定遠道中遇押送宗人入高牆者亦
楚藩也凡男女二十人人一小轎其小如棺橫木貫
之攔其胸旁為小孔通飲食有一人從孔中告飢甚
哀送者怒立起碎轎執其人插之至腦裂脇折而死
棄之去益一馬奴與同來其父者心痛其事為予言
之又時行李止有一肩二十人共之子甚怪其少其
人復語予曰初所費甚富所經有司遙送用夫數十
人因過某鈔關權閱者其主事心涎焉帶入權閱之
貪毒持宗室
如此則商民可知以搜獲夾帶禁物為名遂斥有之嗚呼今

之為閔者亦果然矣此道旁一鬻尚足動巨無霸錢
箸耶尤可怪者賊犯中都時獨不犯此墻豈其怜之
抑此輩業重至不得因劫壞而出鉄圍也

巢齋太清宮卜日舍舍元殿僭即位號大齊求
衮冕不得繪文綈為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
列長劍大刀為衛大赦建元為統王官三品以
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
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為
土金所生蓋天啟云其從上巢承天廣運啟聖

唐文宣武皇帝

巢未入都時都中人以黃米屑雜黑豆蒸食之謂之
黃賊打黑賊語在五行志以為巢表之讖夫黃賊則
巢是矣所謂黑賊者其誰耶以近事觀之我國家之
號稱熙洽者垂三百年詩書之所治不乏秀民驕奢
之所薰甚多惡習雖朝廟之局非賤士所得聞乃若
現手閭巷亦大有不忍言者其遠交之策可仰面以
結叔豪乃近攻之情反喋血而傾同類曹孟德云寧
我負人毋人負我此語遂為此輩教外之六經九所

進

賊

謂眷屬僭偶大率如一丘之貉耳妻子厭甘肥即刎
頸之交可負奸人通線索則當門之蘭必鋤甚則以
縶鋤而傲父為篋豆紛而兄其陰如鬼可以使其父
自殺其子其毒如虎可以殺其人更復其魂此非皆
唐之所謂黑賊者乎黑也者以言手其于黃者唐之
建國強其諸帝眼大孔往見巨慙不見小醜玄刑
則廢徒杖刑憲宗則廢死刑如是者皆黑賊之所由
起蓋天之畜怒此曹父矣畜之久則發之必厲因是
以有黃賊之事譬則以九年之水而蕩垢以七年之
旱而除蔓此天之大舉天之快舉獨以如是之大舉
快舉乃不屬之天子而屬之黃賊者則天之愛天子
也蓋自舉也可以言快可以言恨所謂恨者何不見
夫周朴鄭係諸人之死手玉石俱焚亦事之無可奈
何矣如是者天固恨之而黃賊之罪也黑賊等殲而
黃賊之功成周朴等死而黃賊之罪著太白劍出而
黃賊亦伏其罪矣天之愛天子也不欲其有是罪然亦
無縱殺因不欲使有是功然有時致恨于黑者深則
之天子亦不暇為天子愛而偶一輕用之用沛公者于穎川

矣用文皇者于夏縣矣豈二邑者黑之淵藪耶然其中豈少其人如吾家函伯父子而不獲有周朴之名者我為朴等者少為黑等者多則天直以多寡決策然二帝亦不為無罪也顧天方欲帝之則亦不得罪之不得罪之而以有罪之事使之此亦天過故終不如使黃賊之便嗟夫彼黑賊者當其畢智嘔心而為黑也蓋惟恐黑之不至乃適以成黃賊之功就黃賊之名乎予之為此說也必有聞而欲殺者矣顧說出子謠：出天魏明帝問黃叔天下曷主當以何地為

正曰當以天文為正之論往者笑惑守心而文皇帝

朋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夫通鑑帝魏綱目帝漢此儒者之論則然要必更求端于天之所帝雖綱目不

呼黑我賊我黑我賊我

以妻曹為皇后

秦宗權之賊與其妻俱斬獨柳下不知狼虎谷與巢共命者即此僭號媼否近賊中亦有女酋前在吾鄉掠浮渡時一女子坐羣殿殿上執刀指揮群醜聽命

偏

尊孟
子者

者

惟謹此不知為賊中何等也往一鉅公治兵川湖以家姬從者車百乘為言官所抨其辯疏以陳平夜出女子三千人為解始知曲逞多奇千古用之不尽當事者有畧如此夫人城娘子閔宜編天下何緣羣殿殿上有此搽粉藥又

以尚讓趙璜崔瑗楊希古為宰相鄭漢璜御史中丞李儁黃諤尚儒為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

日休

宋人嚮道學而有非孟子者唐人嚮文學而有尊孟

子者皮日休也嘗上書請立孟子為學科言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注周列禦寇書者亦得登科其誘善雖深懸科未正夫諸子之不異于道者孟子而已注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鴻荒之民豈能有益于輔世貞教也我日休之持論如此然至為黃巢學士此不特辱唐亦甚辱孟子乎若推孔子之取狂簡則如孟子為當有尊我之皮日休為當有非我之李太白

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

結贊因馬燧請盟，敗而燧就第矣。仙芝巢因裴渥以乞降，不成而叛。渥何得不生唐法也。巢入長安，渥猶得為翰林學士。其好蓋根底于蘄州。渥不足言，特馬燧為唐元功，何至以清水一青而掩大德。夫惟以馬燧快結贊之意，故至為裴渥作黃巢之緣。兩事相望，雖遙總是唐之因果。○今日之事，不得不尋至因果。陳東莞所紀其禪師以因果論臣節，謂國初諸臣是還債的，以效忠者多而得譴者重耳。後來諸臣是討債的，以食祿者厚而報國者薄耳。此不是口頭机鋒，依語則似為後來人解嘲。依義則正為後來人說法。宋高宗錢俶後身也，故終身不肯言此。伐然既與徽欽為父子兄弟矣，而嬖檜戮幾以塞其南轅，此得非無間種子乎。以討債之故而反增累劫，不能還之債往，有之近日擁兵者死，認定江南一塊土，此不知于過去生中為國初何人有何公案。然江北之死者有萬，其責安歸故朔感果之因，彼且以討債自文而籌感因之果，吾終以還債為虞。

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樞

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來寔劉璿朱溫張全彭攢李逵等為諸將軍遊奕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趨備五百人號功臣以林言為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

賊之慘或云所遇焚剽生人幾死或云殺人如菟此生民之不幸而唐不幸中之幸至云整衆不剽掠又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此民生不幸中之幸而唐之不幸中之不幸所幸者賴其下本盜賊不從耳賊不足以制賊故唐制賊○近接自賊中者云賊殺人之慘似不尺賊魁意則賊亦不能制賊矣而我何以不能制之曰賊不能制賊我亦不能制我○我之不能制我者如之何傷紀綱法度之不立耳曰啟公論國家治亂顧其功德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何如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續其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矣豈

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之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未其天命歟歐公此語稍似無宋人氣以能知功德之外得力者復有紀綱制度耳始巢入長安僖宗已出避次興元此豈復盛天子之萬一然詔促諸道兵收京師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都統而朔方唐洪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屯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一時以師會者如響及巢敗再入上更以王鐸為都統則朱玫營興平重茂處存營渭北周岌營武功孝章思恭營渭橋宗楚營京右以師會者猶前而鄭畋王鐸兩相皆嘗檄召天下兵聞者鼓舞非應宰相應天子也此自人心一時之忠勇亦豈可謂非太宗之制度紀綱尚在手至近日之被弊莫過兵驕然帥臣亦何嘗知有督府督府亦何嘗知有明詔會勅之議久矣而命將徵兵得如唐之應着否則我國家之制度紀綱又一變也是為我不能制我○我尚不能制我則我之不能制賊審矣而策賊之必滅者何曰三代之後建國者藉紀綱三代以前

為

建國者藉功德我國家之淨胡籟其功德非一馘秦拔隋者所得較大小也至是古今之運又當以論三代者論之故賊不足制賊而有制之者我不足制我而有制之者曰天
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杰故人多依之或告賊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鄩裴諗趙濠李湊李湯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棊即官鄭係舉族繼
係等之死烈矣乃當時殉節者復不止此有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曼兒角觝者摘星胡弟米生者竊相謂曰寇所向無敵吾党受國深德而可達虎使吾將首策以竭其糧不三年敗矣萬餘者巢甚憐其巧常直左右因從容進曰長安苑圍城隍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備禦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博築城池置樓櫓持久之道也巢喜即日使兩街墾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與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而工不竟出太倉穀給

之萬餘書賊且覺遂出投河陽經年病卒慢兒善彈琵琶與府推冠巢頗狎之因炙其右手託風廢終不為彈每二三日一召入禁中一日謂其友曰吾終不能為賊屈今日且死與妻子訣別及入見巢忻然迎謂曰以吾之待汝終不得兩三聲琵琶乎慢兒曰某出見應復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能以此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摘星明善射無虛發巢衣之錦服出入常在馬前及官軍奪滑橋巢親禦之命米生引滿以射十數發皆不中巢詰之曰唐兵士非親即故不中耳巢怒亦見殺語在錄異記係等士大夫則史傳之若萬餘等非錄異記不傳矣故制科之外當別有一途以待天下之逸才此經世者之責也史傳之外當別有一書以傳天下之逸事此持世者之責也○巢入長安時有張策者業為慈恩寺僧處運初服奉其父母以避亂者十餘年後召拜廣文博士又應王行瑜辟及晉兵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此一佛子一孝子也然自是入唐為膳部郎官後乃為梁工刑兩

部侍郎全忠呼之張夫子嗟乎是亦不可以已乎又時起居郎蔣曙者被巢禍合門無噍類自是隱居沉痛中和二年遂表請為道士悲夫曙秘尺監又後也德宗嘗登凌烟閣視左壁題文漫缺行繞數字命錄問宰相無知者又至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呂贊因口誦不失一字帝以比虞世南嘿寫列女傳又會詔問神策軍建置始末衆學士討求不獲訪又一條對甚詳居史職二十年有大政事衆必咨訪之可謂溷博矣至張策之父于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黃初元年春二月壬吉于時策年十三故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策年十三而辨此殆亦蔣又之流若策與曙者一異才一異才之裔乃其講亦異策之異為以緇衣始曙之異為以黃冠終為策之始不如為曙之終此世所以有意乎天津橋上之黃巢也○巢之入也僕射于琮與妻廣德宮主死之主宣宗女也先是有詔以琮尚永福宮主及改詔宰相請其故上曰此女近侍朕食怒折匕箸此豈堪為

士人妻手蓋宣宗之重視士人者如此初憲宗愛岐陽宮主因見翰林學士令孤郁問知為叔德輿曰德輿乃有佳婿我獨不得手屬宰相吉甫為求其比吉甫乃荐杜悰憲宗為女擇婿宣宗為婿擇女為婿擇女者意尤不可及後悰皆至宰相兩主皆世為間婦琮之貶韶州也有常保衡之怨主行有與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其所嘗艱整亦多矣乃至是琮以僕射家居卧病巢飲起相之琮曰吾住宰相豈受賊汚遂見害主注曰今日誼不得獨生賊當殺我賊不聽至夜自縊此亦可謂婿不負舅女不負父者矣琮為志寧之後志寧常見怒太子承乾夜遣張師政竈于承基往刺之入室見志寧憔悴然在苦塊不忍殺舍之去此事固不可語巢等矣主之于帝女琮之于帝婿師政承基之于盜此豈可恒有者哉獨永福之為福廢德之為德不知取義云何其夫婦忠節激千古雖德不負福而福則負德世之下婦者將卜其德手抑卜其福乎此事已載正史然不妨更入錄異凡錄異者以待天下之無福者也○雖

然有無福之福焉近吾邑女子之殉節者則姚氏寂著此文中之顏常山張睢陽也然姚為湘潭令君女吳文學道其之配兩家皆冠族其事易聞下此者易多幽谷之蘭矣元末盜略台浙間宋太史景濂女弟數死之一時同節者雖牧園編伍之家其事往見太史諸公論撰甚備然則貞婦烈女不擇地生不能不擇地傳故君子謂當時諸女子之著稱則以文獻在金華耳文獻豈可少哉又宋行人朱弁使金見奮及和議成得還具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及五羖僧真室丁氏晏氏女死節狀足為流涕歲己巳邊人挈妻子南奔者率以驟車長百里次都門虜及之尺掠以去哭聲慟天地此豈無一二丁氏晏氏女在者死中國以得死台浙為福乃尚有不得死中國者則宋太史不易直而朱弁尤不易直耳弁即為徽宗哀詞所謂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鬣而苜蓿淚洒冰天者也兩婦之得藉以傳固氣類矣乙亥之賊嘗晨持一美婦磔之東門橋頭時東城者俱見之後援自賊中者言此婦以先一夕見賊欲污之婦怒

邑諸

取案酒盃提賊破面賊恨之不令速死其磔必于東

門橋欲衆辱之耳通顯榮賊固解辱人者歎獨至今

不知婦為何人則真一之辱予見吳亞侯感亂請作

因曰有一佳題目遂以婦事為告約共物色之予羈

擗翼地病困且死不知亞侯頃嘗得其人以為金華

諸公之續否又余山公為言其友張四即婦戴氏哭

其夫可悲也四即與父兄數輩皆遇害婦手其主未

嘗去胸懷隨播遷所至必與俱其哭之無晷夜亡何

而淚尽亡何而血尽聲亦尽矣而哭不尽以形哭猶

海外之形語者然有二藐孤不復顧幸哭死後四即

者數月悲夫死於哭者死於情也古忠臣孝子不過

鍾情之至故九異皆生於情張洪陽相國以講學倡

豫童怪臨川湯義仍不肯入社而好為奇傳湯曰公

講性某講情○邑陶冲驛之側婦 氏當倉卒時與

田主婦數輩同匿一空室其主人婦賢婦素德之亡

何望見賊騎至衆皆泣某氏曰無恐第明日收我骸

于其處耳因獨出門若將他奔者賊執之問內有人

否婦曰無之又問此間有驪馬者何處婦對其家有

某

之賊令為導行少頃至所約死處度屋中諸人已得

脫乃曰我一女子何知驪馬處因具道所以一賊頰

義之又一賊竟刃擊之明日覓者至尚能少作聲始

死又賊至小龍時居民迫渡一水折其橋賊至擄得

予家一人曰 者令治橋曰我一人活將衆人死

乎遂害宋時金犯杭州知錢塘朱驛白曰郡民十

萬出東門我不少綴其勢使得脫無噍類矣巷戰兵

尽矢竭死現此一婦一男子而後信古真有朱驛白

也以一死救多死真以菩薩願現金剛行是為異之

也

異者○盱眙令蔣佳貞西粵人盱眙故無城賊聞至

令送其母渡河置泗州與訣曰某不得為母有矢謁

直指以印付之直指雅知令賢挽其行令奮曰其妻

命天子令盱眙盱眙之外無一寸土是令死地也處

拂袖去所來團練鄉兵若干人望見令渡河歸皆冒

死來聽命遂共前擊賊見其有必死意頗畏之且

前且却令自度終不免問其下曰邑百姓逃尽手曰

尽笑令太息曰吾民幸免若等可即散獨一門子一

皂隸痛哭不忍舍卒共赴敵死令既死其民哭之如

哭其私因祠之

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
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高
讓寇鳳翔為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略乃
傳檄召天下兵于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
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
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玟陽為賊將王
攻襄兵
使攻止此以書張直方者書之矣

俄而殺政引軍入于王師

使直方有此以書朱政者書之矣○直方之必有此
也可以意知之其藏匿大臣處諒
諒其心之為圖故也可以意知之可以
意與之而不敢以口惟世之于口也恪于意

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
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
弘夫拔咸陽拔渭水破高讓軍東勝入京師巢
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
人共謀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

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
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
作帟肆為剽巢伏野使規城中弛備則遣孟楷
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
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
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
引眾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
復入京師

且易曰知幾其神乎幾之示人在晷刻先以晷者敗後
以晷者敗考之兵事古今莫遠也曹操北伐烏桓劉
備說劉表東問伐許表不能用後悔之備曰今天下
分裂事合之未寧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
為恨宋景德時遼入寇獨萊公準謂了此不過五
日遂定親征之策李用制虜張浚自湖湘奏詔還防
秋時岳武穆已謀討揚公留浚與共功浚欲俟來年
議之武穆曰公但能留八日可破賊後果八日捷書
至浚驚曰岳侯神筭也雖然岳侯之筭誠神顧天下
事正有可五日而辦可八日而辦乃需之歲時而轉

不辨者以其机正不在歲時之內而在手八日五日耳國朝宸濠之亂時王新建本受詔往勘福建叛軍中道聞變輒傳檄舉義未嘗費中朝一金一矢指顧而叛王就擒為一代奇功其後以處置思田事入粵及事定復以旋師之便破大藤峽亦非先有朝命也當其時正使公得正位中樞以數十萬衆成師而出百官祖帳大將先驅其成功之捷與奇功或正未逮何者以公所秉者亦自有公之机也吾讀黃巢傳而知巢與當時之苗葉者其得失成敗之數總不出一机賊之秉机者非一而莫如再入長安時諸道兵已拔咸陽撤渭水乘勝入京師巢竄出至石井矣既野伏使規城中弛備則遣孟楷將數百人掩淫勿軍殺王弘夫輒得更入夫以都城之固王師之衆又當巢勝之餘所謂弛備者不過諸軍之解甲休競掠貨財耳此所謂机也然秉之甚不易如高駢唐所任討巢者也晚在廣陵困于畢師鐸其愛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耻賊不足平也及所畫正與巢共一局乃駢卒恇怯不能用可

分 不 秦

以知巢之秉此真有一十分眼二十膽者賊秉机之妙在此唐之失机者非一而莫妙于裴渥約降之時時巢與仙芝且就渥飲仙芝已快得左神策押衙矣以巢恨賞不及已遂共復叛軍事如此等其衆皆可前知而預為苗者漢沛公擊峴關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欲果連和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遂破秦軍使唐有能者于二兇方降未降方叛未叛之時獨不可一念留侯之語手唐失机之甚在如此至近日之賊非可巢比勢本烏合合之雖衆然望屋而食所至恣掠不能不分分則奇兵伏兵得而制之一隊就殲諸部之氣俱索所謂擊瑕而堅者皆瑕是也况賊玩我狙我擊解醜酒擁婦女歌呼夜卧無刀斗乍熾巢意若雷震蕙以地利之在我物候之在我飢飽之在我勞逸之在我皆所謂机之在我需我足以秉之耳向來失机不必言笑乃事合之未昭烈所謂寧有終極者也吾安得留侯萊公武穆新建與論當机之妙哉○巢以壬午出長安丁亥而復入之咸驚其速不知其

殺

妙在復此即賈詡為張繡策曹公也始繡以精兵追
操而敗旋用詡策乃以敗兵追操而勝之蓋兵事性
若此今年賊至予里營于義津橋去予家數百武
耳詰朝既去度可十五里許里人之匿林莽者多出
掠火顧財物而賊復突至有被殺者旋去反衆謂定
去不歸矣旋又復至復有所殺此其復之在一日間
者也及飽噉于桐者且逾月矣久之聞入楚且深乃
南渡之返掉者食未及咽而賊已在潛山太湖間其
遊騎及我西鄙血其牙者以日聞焉此其復之在數

月間者也至賊之從中都薄我是為乙亥之歲留不
過一日所殺者可四五千人至今歲至所殺遂至數
十萬許此其數之在數歲間者也賊自作並以來屢
覆我師殺大將其術率用此獨復之妙在速而賊何
以有數年之復曰我之數年昔人之一日耳此數年
中曾見我有何畜積有何經理故巢之復得以六日
為速賊之復又得以三年為速德之用復德之用速
怒民迎王師縱擊八萬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謂
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二年二月也其五

避

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
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璠營黑
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玫夜率士燔都門殺
羅李賊震惧于是畿民柵山谷自保

大者如突厥吐蕃皆目無唐而似有河北諸鎮以各
固其圍也小者如遼人目無宋而似有一弓箭社以
各營其身也陳秋兒保岷峨山拒巢農得不費耕却
畋請以簡較散騎常侍隸奉天軍詔可秋兒者豈亦
第鄉曲之豪耶又當時蒲絳之民避賊者壁崖雲山
群賊攻之不克李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
顧其地其時假有一秋兒在即罕之安能為哉且初
群賊攻之不克而罕之以此成名亦足以言堅壁大
底皆弓箭社之意今賊之暴如此重臣遣矣大兵發
矣其究竟大略可知即非人自為計恐人類逐逐其
法莫過立柵及圍練鄉兵柵與鄉兵之足以禦賊如
藥之足以禦病而若婦人小兒之不肯服藥何蓋挺
戈叱賊危事也勢又不能無少費而吾鄉之俗最屢
最懼總歸一癡孱則不可使即死而痴則又不可告

之以即死為防死懼則不可使出財而痴則又不可告之以出財為衛財是其難也豈特特瞑眩之藥以視婦人兒子哉故有練兵之法而又當有使之練兵之法有主冊之法而又當有使之主冊之法所謂使之練兵者其法何曰保甲之法亦國家所以知天下之分數也吾桐城之為保者二百八十有奇以保領甲以甲領家各有十今合家出壯丁一人是保得百人每十人為甲將以甲長此鄉兵之甲長非昔之甲長也每十甲將以保長此鄉兵之保長非昔之保長也夫一保之兵保長將之一甲之兵甲長將之其人亦須勇敢有知識者而後可故保長即取諸一保之中而甲長則取諸一保之中而不必一甲之中以保之數寬甲之數狹也自保速甲凡稱長者十一人皆不必在百人之數蓋合百一十一人而成一保之兵其練之期月有三小練二于月之初五二十五蓋合一保之衆也大練一于月之十五蓋合五保之衆也伍保之會別其名為團其長亦取諸一團之中皆有教場大教場必于小教場之外欲其地之弥縫也皆

可

除地于民居之衢而表之以旗小練之期至則保長治其事于小教場大練之期至則團長治其事于大教場課技擊申約束所約束者賊至而分則禦之以保賊至而聚則禦之以團凡一團之中一保之中何險可扼何林莽可伏何奇可用皆各出其識各効其讓焉其器則槍長丈有二尺者如其人之數銃如其甲之數旗如其甲之數金二面則一保共之其裝則自團長以逮保甲之長皆箭衣一勇巾一軟靴一其費則統計一保可三十金保責之甲：責之家：約三錢也家貧者雖三錢之捐亦不易故欲以其長之衣褸衣其衆而不敢也凡會之始事以銃以金畢事亦然凡放銃必如其銃之數以欲其相聞也蓋銃計小練之期一日之內一縣之以百人為會者二百有奇統計大練之期一日之內一縣之以五百人為會者五十有奇命之則一縣而揚兵三萬人者月三日也在：有之人：見之人：傳說之賊之規我者亦必有改觀矣此不足言兵而所謂可使之練兵者也所謂使之主冊者其法何曰前賊之躡予里予幸

逃而保于俠山之竺隱庵時先我者已衆亡何以婦
子老幼至者且數百夜西望火光若爛星賊時且驛
絡山下矢予矢于衆曰我輩所以至此者為逃死也
死寧可安枕而逃乎于是始聚而為守禦之謀詰朝
登山則賊六十騎薄我壯士數輩倉卒格之賊不得
氣去予始行山中度其中可置數千家同志者能縛
柴誅茅為屋其中各視其家之衆寡為廣狹其鹽米
必可支一月老弱屋處其丁壯者各執兵而即事山
所從入者東為龍戒巷南則余家凹迎龍崗北則蕭
家冲東北則茅竹園是為山之門戶也其墜者掘之
使峭衍者壘之使隘其守者各二百人分上下級奇
兵三百人則視五方之緩急為呼應焉又二百人為
中軍以鎮內置合之千五百人不能足吾人之半其
半亦待更番賊必不能具萬衆而攻我即具萬衆撥
諸勞逸俯仰之勢彼無不誦也然各為其性命妻子
其費各取其家不得以貧者責富者富者雖俠亦不
得為半酒犒衆之事恐以一人之俠愧衆人之畜方
與共生死共吉兇之際而令人愧非完策也如是而

我之財不掠于賊亦不耗于冊其冊之名可曰護慳
苟可以避死計慳之名亦衆所不敢諱是不足言冊
而所謂可使之支冊者也至冊長一人期于衆論之
同必智慮深審而行事素公正者所謂中軍二百人
以鎮內置則冊長主之近聞潛山有金紫等冊其部
署大有法屢制賊又孔城之援自賊中者八輩其言
楚中鄉兵之銳賊頗苦之故決策復東然行之予鄉
皆當以予說為草藁以俗固如是也如醫婦人者鍼
藏于筆醫小兒者藥寄于食皆醫者之苦法之無可
奈何者耳夫兵為鄉兵冊為山冊自不當繫之官繫
之官則多擾然不繫之官則拏渙而事不可集夫事
無全利而無少害者雖少擾亦不得盡顧唐時鄉兵
亦隸官如高駢傳中有詔令駢料其義營鄉團歸其
老弱者是也時此非一紙文移數行告示便足就緒
猶抄方與人雖禁方奇藥非得庸醫一人從旁從吏
注解病者必不遽信故為府縣守令者不妨時車騎
便服出行四境與其父兄子弟之有知者揮涕撫掌
以利害禍福徹底商確雖搃不出即死防死出財衛

財之兩言而言語之中貫以長民者之精神言語之外副以長民者之氣勢其民一番鼓動自與街前閑走着告示者決然不同縱終不免故事相應而恨賊心畏賊心得此以時提喚常醒不寐則父、故事中自可幻出新意不然悠、忽、浮、泛、如行酒者時喧時寂如病癘者忽熱忽寒此雖作太平字令一勸課農桑事尚不辦何況軍興之時

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盾樹皮以食有執柵民驚賊以為糧人獲數十萬錢

始王師復京師王慶存遺鏡率五千以白帟自誌夜殺賊市少年亦冒為髡肆為剽後果復入京師畿民皆柵山谷自保乃有執柵民驚賊以為糧者人獲數十萬錢夫賊快噉人何不併噉驚者其意寬一人以噉多人耳夫一人至費多人以噉賊此亦無道之甚然即高仁厚傳中當時所謂閑子也其人皆京師不肖子着疊帶冒持挺剽閭里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滿治京兆尹殺數十百人稍、憚、戢、果入京師人多避難室難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

之事起矣
閑子

素知狀下約入邑閭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于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仁厚之為此也至於用兵然前此京兆尹嘗得殺之則固有司之事也其治但未能如竇滿何至以此遺仁厚執子讀唐史至循吏傳乃頗服史家之識其所傳吏皆非復漢循良矣其著者如由仁會之在勝州境有風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自是夜開城門道無寇跡其資彊擊疾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奸必發廷中摘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物

而謚之曰威若此者以當漢史即不入酷吏傳亦當與趙京兆等並傳耳乃知當唐時已不得以漢循良者為循良矣而况去古益遠乎先朝如况蘇州下車之事頗為錚：然已不可多得至吾桐一邑僻在江北俗頗近淳淳我者其治率用清整迨萬曆末豫章之大墨至因有縱盜之例殺人者不至死遂為邑故事至今而閑子之名亦甚奇所贏者閑精神所起者閑歲月不近長老而以酒人博徒為閑伴侶不佳里門而以三河五陵為閑世界快意則使閑錢不快意

則使閔氣對病製方此亦惟天下之閑人足以制之
蓋取之以高仁厚則忙人也取之以竇濬則閑人也
取之于將軍勤王之時則忙着也取之于京兆尹視
事之時則閑着也但閑人不閑則忙人不忙故天下
之妙莫如閑着計子平生所經事者若中州喬進侯
璠之守吾郡蜀劉侯時俊之令吾邑皆今之由仁會
也其摘發若見垣一方而守法深堅雖貧不能奪
當時見其行事頗有以為不必者不必則閑着也然
于今取為緊要而忙時忙人又有所不暇矣願先事
之閑着既已不及當事之忙着亦不可少近日如吾
懷寧黃侯之治邑其按法彰殫略如無事時候史公
所識士也知侯之為令益知史公之為將矣至昔者
喬劉兩侯之用惜皆不竟即令竟之皆當為名臣為
名將○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其妙在一寄以賊亦
有賊之寄也兵之寄于井田寄於畋獵寄于內政
而賊之寄于閒子至近日如廬州之黃鶴金國光
其所為又不止一閑子閒子者直二豎之部曲耳金
國光至能使直指之効不得達朝廷賣効者不思直

指而畏一國光其事亦甚可駭矣賊至廬州時首問
二豎所在時皆以前逮獄于是郡中主斷兩豎頭投
示之賊謀遂折然平日所以養之使大皆坐諸守令
之駕而饗餐鄉措紳多為閑說也以此知公孫弘真
枚時宰相淮南王曰無弘曰說丞相弘如發蒙耳而
伍被對淮南亦甚稱大將軍青之賢願青嘗為郭解
游說而弘議殺之夫郭解亦賊之寄也殺賊于賊則
其名高殺賊于寄則其功隱此淮南之不足以知弘
耶故世有管子則軍令寄于內政世有平津則將軍
寄于宰相但有寄將自無寄賊

士人或賣餅自業

書士人賣餅明不當賣餅也此大率鈍如我輩者耳
如宋之末元兵已次其地亭尤有秉机營買進者
此豈解世間有賣餅事然宋曰夕遂亡宋進士亦
秦之東陵侯矣此一買賣之際為宋人之愚又不如
為唐人之鈍然愚者尚買之宋而不愚者則買之韃
靼即矣以天下之半得宰相可畏哉可鑒哉○漢廷
宣在民間時所從買餅家餅輒大售乃知後來滿池

草書單于解辦搃一買餅之神靈所變化耳至漢
皮舍長趙岐以常侍唐衡之仇有家禍逃之北海著
絮冒布袴于市中販胡餅有孫賓碩者年二十餘入
市觀見岐因問之曰自有解耶販之耶岐曰販之賓
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乃
開單後戶碩所將兩騎扶上之岐時以為唐氏耳目
面失色賓碩曰視處士狀貌非賣餅者我北海孫賓
碩也必語我以實岐乃且告之賓碩遂載岐驅婦先
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爰當表入拜乃出延岐後數

歲唐衡敗岐乃得出三府並辟仕至郡守刺史太僕
賓碩亦後此顯名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
方饑荒南容荊州岐以太僕持節使荊州得復與賓
碩遇相對流涕因為劉表陳其本末表由是益禮賓
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為行喪也今我輩遭亂流
離所至輒見魚肉孫賓碩之事良不可以望恒人乃
趙岐之有此遇當由絮冒布袴中別有一捉刀人意
故現乎買餅者之有孝宣則我輩之戴真人終堪自
憐現乎賣餅者之有趙岐則我輩之不遇孫生正堪

義

觀

自愧○陳敬瑄故餅師也其始忠于僖宗則百倍之
償若陽翟之居奇貨其末貳于昭宗則十死之券類
高駢之藉兵神福禍之机豈一賣餅者之智所能測
其餘伏軻當敬瑄之見囚王建自度且不免預宣
帶中及將刑索藥不可得悲夫有求生不得之士
人亦復有求死不得之節度乎賣餅之業何堪買藥
之情益甚今干戈橫道人情可知烟水依然吾輩已
濟斗酒自勞浣花鉄被中高得更生別夢

舉奔河中

以身禦亂者必豪傑之士非其人正當以走為上策
漢末司馬朗河內温人也謂父老曰董卓悖逆此忠
臣義士奮發之時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東有成臯北
界大河天下興兵者若未得進必停于此四分五
裂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到黎陽黎
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謂者統兵馬足
以為主若後有變復望未晚也父老志舊莫有從者
惟同縣趙咨將家屬與朗往焉後數日關東諸州郡
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

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予每閱此事輒為心戒皖桐古戰衝也予既貧病無行路資乃宗戚之得為所為者又率以予言為迂夫當温父老恋舊之時固無不己司馬朗趙咨為迂者也○治亂猶晝夜雖遭世盛明而處亂之學則不妨講之于預如吾輩門戶之軍寒子孫之庸弱尤不可不講吳步騭避亂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羊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昼勤四體夜讀經傳會稽雋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旌求食其地俱為所侵乃共修刺奉衣以獻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長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于牖外旌愈耻之騭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散善重宿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騭所謂有處亂之學者耶凡忍苦忍辱皆非學問不辨騭本雄烈之士及將吳將累樹奇功視前食征羌牖下時若西步騭

故曰聖人之道一日五化非有百步騭千步騭不足以全一步騭若止辦一步騭其為征羌輩机上肉者或久矣此皆由未嘗學問耳騭昼勤四體即夜誦經傳及晚代陸遜為丞相尤誨育門生手不釋卷此可以想其所得今時事若此凡為我子孫者此人此傳何可不日三復耶○步騭以種瓜作前段東陵以種瓜作後段作後段者尤為可憐得其法又可以處盛世夫盛世之不易處者亦不勝言也○樂如私語者元餘于教授桐江姚同壽所著也其教授時與同知州事海鹽沈仲實交歡恨相見晚遂結婚盟後仲實幸姚走海上哭之因夫婦攜其幼子就婚于沈以沈配劉夫人不忍遠嫁女耳然翁以桐江兵衝遂留作海上寓公所為與遊者若雲間楊廉夫嘉禾貝廷臣潘澤民張子晦本州楊爰直時于春林夏澤尋討舊蹟凡耳目所親見輒條載之因嘆曰天下土崩余猶得拈弄筆墨於此海上真我之樂郊也故題其編曰樂郊私語云翁生桐江予生桐城姓又同不知今桐城而外有何一片地可為休那之樂郊耶翁之得安

于此亦以沈氏劉夫人一未亡人子其子矣又能女其女婿其婿之翁媪皆託焉令仲實又在又當何如耶今之親戚至不得同閨閉即今主客殊殊炎涼序改其相吞噬并子對狼吾家壽翁所蓮何幸

李孝昌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

賊帥朱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澤擊賊李

洋不勝賊復取華州巢即據華州刺史以溫為

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

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為賊所圍決河灌之

一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譏賊且亡尚讓怒殺吏輒

剔目懸之誅即官門闈李凡數千人

此一番屠戮譏賊者亦前知之豈以恨賊之至遂不

暇為衆人顧性命耶周朴雖不從賊亦不事天子其

不事天子亦似足明唐德之哀而其死也賊以為之

名者自如是耳故不顧己命人之賢者也而有其名

賊則以名易之不顧人命其人未必賢者也而匿其

名則賊且以情求之以情求之而後知周朴李迥之

距我者皆情也劉允章張直方之迎我者皆面也如

是則唐末可圖也尚書省戶數行題直點破天下人情局勢賊雖分心亦撫然有惧色矣

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

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為左右司馬諸葛

奕康實為左右先鋒平師仔為後軍時溥督漕

賦

凡軍興之時惟漕賦最重不知此時溥所督皆于

何處取給後董宣之為義勝節度使時僖宗始還自

蜀天下貢輸不入獨宣賊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

百為率給一刀後期即誅此等行事使像個董宣

至德宗之在奉天韓滂欲遣使獻綾羅幕僚何士幹

請滂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

家則薪米儲備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斧器用已充

舟中矢每搭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

以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

畢此等行事使像個韓滂今天下郡國所負漕不貲

屢被明旨而有司高枕不應此豈獨愧韓滂亦何以

對董宣元末已失中原陳旻定孤懸閩嶠猶時從

行 間

海道餉燕大約取十達二三以明臣節耳夷狄有君足發千古一慨

王慶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為京畿都統慶存任直左孝章在北思恭在右西門思恭為鋒都監楊復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為克復制置副使于是鋒以山南劍南軍營靈感祠朱玟以岐夏軍營興平重葦慶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滑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趙

同州刺史朱逢奔温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
中使朱温攻四關敗諸葛英破重葦數千騎于
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兩
雪盈尺六月兵死什三七月敗攻鳳翔敗節度
李昌言於潞水又遣疆武攻武功槐里注加兵
卻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統士萬八千赴
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温使兵
奪艘重葦以甲士三萬救之温惧擊釜沉其舟兵
遂圍温温數困又度果勢蹙且敗而子孟措方

專國

專權可也國果不可也當時之欲予巢天平節即國之意然唐得國之史不得國之史而國之則巢不獨橫當時且橫後世矣故史才之難如將才

温丐師措阻不報

初温之降楊復光欲斬之復光眼明人也當是時方當以温勸來者而更欲斬之此必有所見措為巢宿將與温比有事巢其知温者寧不速復光乎巢入長安以前是一局面出長安以後又一局面局換其將

士之心皆換而温必其窺先換者奪之兵殺益之兵叛故措非阻温者也為巢深計莫如去温之便耳予之為措辨亦慨夫謀國者不能如措之為巢謀能如措之為巢望夏將激温之降恐非全策但立論在矯時耳

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葦崇

温之降可愛而黃巢法在必誅惟巢在必誅則道必傾其腹心批其羽翼故受温降正以誅巢之義受之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雖温未可止言脅從然有巢在尚可姑借為名今日之賊孰温孰巢尚書守

潤之文不足以吞一切之兵法耶

熊文燦招降張賊百為玩弄旋即叛

去深為謀固之羞

帝進拓拔思恭為京四面都統敕朱致軍馬蒐

溫既降重榮遇之厚故李祥亦獻款賊斃斬之

于赤水更以黃思鄴為刺史十月鋒濬壕于輿

平左抵馬蒐使將薛翰董之由馬蒐武功入斜

谷以通盤屋列屯十四使將梁瓊主之置閔于

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 京左行營都

統東方遠禽賊銳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葉遂黃

恩鄴巢以王遇為刺史遇降河中明年正月王

鐸使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

東北行營都統會鋒與安潛皆罷

自巢亂已來唐所任主兵臣宋威王鐸皆再用再罷

此輩兵家之忌尤可笑日宋靖康一歲中宰相易者

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會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

宣撫制置使易者十五人自古進退將帥大臣未有

如是其亟且暴者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乘其謀議任

用之人如粘沒喝幹離不苻皆握兵十餘年其威重

權力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

之宜萬戰而萬不勝也此李伯紀以十事要高宗疏

中語深切著明未有若此者而高宗不悟豈非萬古

殷鑒○賊巢之功頗推王鐸以規模佈置所從出也

鋒可謂能為唐報仇者矣而高難治之事唐不能為

報鋒可悲也唐亦可悲也人情惟息仇而字其重在

生死之上不獨臣子所以事君父亦君父所以待臣

子杜陵之詠武侯八陣圖曰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

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東坡志林云僕夢見一

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八陣圖詩謂先

主武侯欲與閩其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

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

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披此語自事子美本旨亦

自武侯本旨無疑而近日鍾伯敬有閩祠詩云

孤忠必見酬豈應法孝直能返伐吳舟其意

又一番故案予極喜之由

子美詩意則吞吳為武侯之恨由伯敬詩意使當時

無吞吳之事先主之恨寧有窮時耶何者以帝與閩

君臣之誼非此無以相見地下也初先主伐吳求和諸葛瑾與先主箋曰奄聞旗鼓乘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主侵取此州危言關某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關某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如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而裴衣論之云劉后以庸蜀為閩河荆楚為維翰閩某揚兵汚漢志陵上國雖臣主定伯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往孫叔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定為剪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脩答之何患無辭且閩其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膺憤痛已深豈此奢濶之書所能迴駐乎又曹丕嘗詔問群臣今料劉備當為閩某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惟羽一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去劉曄獨曰蜀雖扶弱而脩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羽與脩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

不能為報敵于終始之分不足此二論乃伯敬詩所從出也乃知羽仇之為必報人心之同在昔而已然矣帝此舉所喪失甚不細亦孔明所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觀者耳觀孔明者而不予成敗利鈍之外無以見其吞魏之決現先主者而不予成敗利鈍之外亦無以見其吞吳之決孔明所任者天下之仇帝所復者一人之仇：固不得以一人天下為衆寡大小緩急者也人主如高彊帝報德之典既疏濶于紀信同仇之誼又不情于酈生此西漢風俗卑陋其幸得孔光王彞之報者無怪李鄴侯欲德宗解回紇之仇以就功業而帝不肯聽則鄴言利害而帝言是非也帝不肯者以不忍于常少章之死此尤是血性天子不幸至鐸時以朝廷之尊視一方面子弟其重乃過醜虜豈不辱哉古人主而能為臣子報仇者如宋殺申舟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此真為奮迅雄傑矣而左傳捕鴈處亦全是一段血性文字可以知孔明為人其恥匡然而友為甚得春秋之微者也春秋之義莫大乎

報仇今賊氛所向血渠骸草其中頗不乏繡谷要臣
麟王大臣即此曹非能振武肩于壯繆殉節準季少
華而赤子何辜青燐莫許聖天避殿飲痛明詔固
屢下矣當事者率托詞持重以九域一家之時而欲
恨武侯之所恨于四夷現望之日而欲容蕞彘之所
容恐天下自是隨處皆成高難泊亦豈獨至尊之憂
執武侯之表後主曰漢賊不兩立唐之議赦李懷光
而鄭戾剖一葉附中使語上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
分如此葉矣不知近日諸公子而戾此等處又下何
註脚也○賊者人之仇也而分之則一人之仇人
情篋豆之構動至熱血相潑况視其骨肉之橫死手
予從弟士謙在雁行中家為磊砢有氣嘗為小吏浙
中未嘗不以王臣自待鄉論重之頃遇賊于豹龍山
賊以其偉丈夫謂殲之可快所欲與俱至吳氏宅弟
義不受辱遂遇害其次子式雍猶子式舒及雍之子
向皆與禍焉雍孝友有至性舒頗讀書能文詞尤可
惜者向年才十歲有幼清之目其四五歲時屬偶語
多奇警雖予蓬褐之宗此亦各言其文考言其重焉

也而祥薦未翫兇車見櫻為之血屬者仇恨當何如
也○灌夫之欲犇吳楚軍為父仇也而漢諸將之不
聽恐失夫也項羽之欲同沛公入秦為叔父梁仇也
而懷王諸將之不聽以羽慄悍恐失秦也雖然恐失
秦者名也其恐羽之得秦者情也予從子諸生式高
弟讓子也痛父之死及諸死者毀家募壯士百人團
練之欲生得賊數人甘心焉此第其志可耳一耿小
書生實安能為乃一時里人為之闕然所以撓敗之
者多端此其情為漢人之特灌夫者耶抑為楚人之
待項羽者耶由鄉里而推朝廟可以知任事之不易
矣先是諸人之保于山也頗豫為禦賊條約及賊至
衆潰有先路者予諸叔也時見讓輩獨前當賊因從
後如前約督衆甚厲亦旋不免故鼓衆倡義必有叔
力而後濟高以予言竟露其事

克用獨引軍

獨之一字予克用也克用之為都統王鐸承制所拜
鐸罷則亦克用自疑之時而能無現望者何哉初高
駢破賊大雲倉巢勢已困駢欲專功因奏罷昭義武

寧諸軍駢之為專即為獨也此可與克用之獨同例
書否今之君子欲語之以克用則戰非我事楚師已
合聊為壁上之現笑之以高駢則功許誰分雍齒雖
疾未息沙間之語悲夫○始王師之攻長安巢諸將
皆敗獨王蟠一軍戰尤力史之書獨亦予蟠也不忍
以其賊將而沒之以明為獨之難耳故錄王蟠之力
戰可以見盜賊之有君臣若抹沙陀之勤王何以愧
中國之志順遂

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阮二

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命王蟠林言

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衆九十萬與王師大

戰梁田阪賊敗執俘數萬糧儲三十里斂為京

觀璠與黃揆襲華州獲之遇亡去克用掘塹環

州分騎屯渭北命薛志勤康若玄夜襲京師火

倉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

陰有遁謀

巢之謀遁以下不用命而下不用命者以軍食竭也

巢之自東都犯京師其輜重千里相屬及後自京師

出走所委輜重珍貨于道能使諸軍爭取之不復追
其富如此然且軍食竭者則富於其不可食非富于
其可食者耳至近日之賊所掠不貲然日不出掠則
一日不得食有數騎經千里道逢一丐者探其囊得
米二升許攫之去可以知賊不足滅矣

即發兵三萬搃藍田道使尚讓援華州克用率

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衆出走汪

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

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揚守宗率河中將

白志遠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

賊三北于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

門克用身決戰

身之一字甚予克用也諸鎮之無敢後不敢以其兵

後于克用之身耳即戎者介冑之事而我國家部院

擅有之其擅之也不過只一蕭相國發縱指示蓋曰

心決戰也願心可假身不可假唐之賊殲于真克用

今之賊養于假蕭何○太史公書垓下之戰曰孔將

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淮陰侯以十萬自當

之一淮陰書自則兩將軍與皇帝定皆不得書自以制于自之者也今之于戎事亦有以文臣身之者矣然不得而自之而心其事者自之亦曰位在故耶夫位孰如皇帝史之獨以自書淮陰非予淮陰以予漢皇帝之不自耳然則督臣于撫臣撫臣于道臣但叙漢廷之爵忍言諸臣功狗而相國之功人欲成垓下之功何妨高帝將兵而淮陰之將；然難言之矣○定天下必以武功而論武功者必先戰將後謀臣韓彭王良平侯此天所弗違者也蕭何功雖茂而高帝

以厚故舊者厚之如功人功狗之喻亦甚不倫尤可笑者在鄂千秋之賞非為相國之功待千秋而明正為皇帝之評得千秋而健耳此賞諛非賞諱也諸將之言曹參身被七十創帝亦可為動心矣如唐文皇之語尉遲敬德曰人言公反何也敬德曰臣事陛下經百戰今所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奈何疑臣反乎因脫衣投地瘡痍滿身上撫之為流涕吳周泰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蓋在所部不伏也孫叔特為案行至濡須曰大會諸將各自行酒到泰前命

泰解衣手自指其瘡痍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聞處以對權把其臂涕泣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不惜軀命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乎膚如刻畫四字何其沉痛凡人臣之功皆爵土可醉而若此者非涕泣不足以醉之非涕泣不足以醉則非刀筆議論之所可與並論者不必言矣且戰非一人之事其難全在使眾僕固懷息子玠陷虜後還懷息立斬之李勣之征高麗欲與其子塔杜懷恭偕行恭亡匿曰公欲借我行法耳凡二將之心皆以使

衆也非忍于其子于其婿則不足以使衆其忍于身者又可知矣李光弼之戰先納刀于韉中曰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戰不捷則當自殞此所謂忍于其身又自使之道也千秋謂繼亡參莽百人何缺于漢使無參莽即得百良平又安與決垓下之事乎每念左丘明所叙次越勾踐伐吳一段文字凡在事者不可不日一讀其令有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令于國曰國人欲告我者未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

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婦王背搭而之大夫向搭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子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搭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婦其一時君臣夫婦互相訣絕之意千秋而下尚堪神竦凡

以為一戰耳戰豈易事哉將兵者讀此而可以作戰氣矣將者讀此而可以第戰功矣

呼聲動天賊奔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闔巢夜奔裴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資子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番所燔唯衝街廬舍朱泚亂定有餘羊治僭神麗如開元時漢唐規制為後代所不及者非一而宮室亦一事也此物力之獨殊其用之者核耳如漢文欲作臺露

召工計直當百金上曰百金中人之產遂已之已之文帝之儉也顧在今日寧有中人之產足办天子一臺者乎由將作而討軍實問狗亦可以得馬價矣○秦始皇遊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象漢高帝亦于複道見諸將偶語古帝王之在深宮不廢遠眺要為有意宋南渡後天子所御止一殿但隨事易名最為簡約矣然理宗夜嘗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焜耀語左右曰此必賈似道其所見亦何遠也世傳我 肅皇帝亦嘗從內登高見趙文章西長安街新第心弗善之

今禁中似無一臺現可四望者不知 肅皇帝所登為何處也○開元之土木盛矣再經喪亂之後尚得復還舊規足徵物力當時不特宸居即王侯邸第亦往之流艷備紀然馬燧之第為圍汾陽之定為寺皆以上旨此亦足見當時御下之略知其所以御下則知其所以用兵矣前賊薄潁州時州人之為守禦者甚豫有韓進士者其別業在城外一樓高可瞰城衆議去之韓不可及賊至登樓而駭城上故城守者一隅缺賊坎而登城遂陷蓋一城生命係此一樓非係

韓

一樓係一韓進士耳韓父母妻子皆見屠獨以飼馬甚恭獲免其身願雖免于賊亦應不免于國免于賊似無天道也免于國似無天子也即此事未經天子而萬衆之生死所在即天子之法度所在唐天子以一祝釐之名遊觀之用至奪兩元臣第而今至不能以軍興法撤進士一樓進士良貴所惜者不貴于賊耳嗟乎青蓮居士存典衣之跡于任城白雪先生開染翰之壇于歷下乃頴城之隅有樓巋然易世而後得傳為進士飼馬處亦自輝映

至巢敗方鎮兵互入擄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啟宮而已揚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合大夫明宮守留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瓌修復宮省購贖賂仗衛權章秘籍

此時便想舊章秘籍此唐所以為唐也唐藏書之富莫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學者所自為書又一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可謂盛

沂

常

量作良

丙 書

矣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揉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并河而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尽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寫藏庫內以宮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長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崇文館學士褚遂良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簡較○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頌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

及遷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于著作院其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卿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材西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乱尺簡不存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特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

而四庫之書復完分藏十二庫讀文宗紀元載傳其時不無事矣所留意尤有此及黃巢之亂僖宗尚未遷京已有裴瓌之詔而董昌因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即有詔委昌兼諸道采訪圖籍使其後昭宗播遷唐去亡不能日計尤命監察御史常昌範等諸道求購此誠非當時急着顧朝廷之大人各事其事初不以緩着妨急着也今若以唐事付之翰林諸公正于一切有何妨碍漢唐用兵之妙不盡由書而由購書之意蓋秘閣則購書武庫則購仗度支則購金錢主

爵則購人事：有購事：有獲又不必說到讀書以後之妙○李獻吉曰唐書新靡勝故觀者構故而不構新王元美曰新唐書贗古書也揚用修論之尤詳舊書予嘗觀之然草：放過今此但有新書乃據以成此論誠為踈陋乃知但有書可讀便是生人一福然有書者又未必能讀耳予鄉有兩先生足為千古讀書者榜樣其一為方中丞逢吉一為葉少宰以冲璫禍起中丞以御史家居有詔下有司逮治蓋公嘗首擊璫者事在不測九日課廿一史有程額一書舍

書

在城西率晨往暮歸若童子之就塾後有司當公輸鬼薪獄具上衆疑讒不止此公自度生死不過十日內事于是始罷讀書歸對妻子曰以此十日間了百年眷屬緣公之于學黃霸夏度勝之事不足道矣少宰每對客輒問坊間近有何書所善客非時得未見書不忍語公當民亂時邑中諸大家圖書皆散逸凡得少宰書者無一字不經丹鉛偶有不解則乙之其所乙所丹鉛必標時日公與中丞少宰皆刻意尚古及晚節所著益汪洋恣似南華蓋風之積者厚也今

後軍中讀書者有一毫釐得似兩先生否顧予方論兵不應忽及讀然世必專愚篤癖無他嗜好者始能讀書而將才亦然吳起之智乃其愚也趙充國之忠乃其癖也非智不足籌敵非愚不至殺妻非忠不足即危非癖不至忘老至癖之中又癖焉或癖則正或癖則奇或癖則嚴或癖則寬皆各：自有心眼不因彼法此亦惟善讀書者近之故不借博士之援而後能之左氏不問美新之咎而後能表玄經則李德裕之于維州裴中之之于蔡州是也不取制科之利而

後能不畜文選不附濼洛之名而後能不之春秋則留侯之不主復六國後委敬之不取都洛陽是也蓋讀書之通于兵者若此中丞之再起以御史按閩門會東商買米大安口其實大清兵也而我應之公上其事兵部以問督師崇煥崇煥報曰此吾兵机不便即令內知蓋崇煥欲以此餌清兵為款計耳乃邊事遂以大裂清兵益深入其時薊兵匿而不敢出閩兵出而不敢戰方公一御史無大兵獨以忠義鼓舞身鎮通州作書與數歲子訣以死自誓嗟乎今當事于

此者精舍修齋樓船載酒其城應揀而不遣其險應備而不設其不備不揀必為之辭曰有兵机在此皆聽大安口買米者耳夫賊與办難易何嘗霄壤令以諸公當中丞時其怖死牀下久矣中丞真不負讀書人也○予解賊烏沙時張仲英在長風夾徒步來相着痛函伯諸人之死執手痛哭已携錢入壚頭小飲酒問語予曰世運至此我運至此復何道所恨者前此無事時不及快讀書耳然讀書政在此時予曰何也曰吕子明所謂別三者便當刮目相待者以讀

書于三國之時耳蓋身在事中心在事中眼在事中當局較諸對病按方自別有一番觸發若林下憲問焚香展帙此秀才家科場前工課堪濟甚事予曰如武侯勦侯之書還是事前讀者事時讀者英曰此又是項一人世惟以此求人故為房次律輩所購欲得上：反得下：予曰子論自佳但不知賊頗讀書否時英已醉拍案厲聲曰不讀書的做賊讀書殺賊爾時意豪如此及予再寬清溪英已病以其家匿樵陽之濱丸書報予旦夕且見詰亡何家問至仲英死矣

通
悲夫○平生有窮乏一人為方小白其窮其才皆十倍于家貧無藏書或從人得一編目便竟衝口便誦為人散朗寬平惡察：言雅不快予持論嘗謂天下之亂往：由讀書者子必異日之亂民也予為一笑昔魏武得好雄之目于子將意乃大喜亂民兩字予政何堪今小白之舍我去者十年矣天下事非君所能治亦非予所能亂能亂之斯能治之誠有其人雖北降揅南復交趾東取建州西定哈密可也潢池游魂又何足煩廟算

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踞雲都將
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天德將顧彥朗七十人
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叔迎戰大
敗即臣賊與連和

宋溫背巢于僭號長安之日宗叔臣巢于鄂獨蔡州
之時此便是二賊之優劣○巢不死長安此天特延
之以度秦宗叔作賊耳亦言天矣此真殺運之合又
同時如柳彥璋陷江州徐唐晉陷洪州周岳陷衡州
陳彥彈陷郴州蔡結陷道州魯景仁陷連州鍾季文

陷明州杜確陷台州盧約陷慶州危全諷陷撫州危
仔偃陷信州許郎陷滁州舒州吳迴逐其刺史此皆
與巢同以賊書者其他州將藩鎮戍卒之亂不與焉
凡國威一損即奸民乘之故盜之盛莫如宋靖康之
際見國史及諸家所記者其部至二百有奇其最猖
者如河東王善擁衆至七十萬車萬粟沒角牛楊進
衆三十萬悲夫民生其間亦何異園中之雉免我當
時所憂者金勇不暇憂盜也然不暇憂盜而盜卒殲
自靖康二年至紹興五年九年而群醜遂不壁則

治病者諸病皆作但治一病一病治而諸病以除則
所治者病本也金虜宋病本也韓岳諸公憫然以全
力注之虜知有中國而中國不得不知有中國矣國
家以己已虜入犯至庚午流賊聞丙子虜再入賊以
大逞然宋虜已割中國之半如孔彥舟李成劉忠諸
盜或遂歸金或歸劉豫盜固有多窟也至今日之賊
雖內干王命亦未外負虜不宜以視宋事其局自
殊摠之天下事以邊腹為標本則病本在賊以首從
為標本則病本在虜此二皆相為標本定見但能治一

自可靖二所需一太白山人來作匠王○靖康之盜
如趙萬則襲常州執守臣何衮進犯鎮江張遇自淮
西渡江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益兵復攻陷鎮江
邵青寇宣州歸正復叛圍太平州擁舟數百艘剽當
塗蕪湖犯江陰常熟郭仲威犯鎮江李選亦犯鎮江
陷之蓋鎮江凡三陷焉戚方亦犯鎮江殺守臣胡康
老奴其部衆以行縱兵陷廣德繞通判王儔破寧國
縣圍宣州張琪犯建康犯當塗宣州又犯徽州擄之
李捧琪堯也亦犯宣州則當時死池固不直一江北

也使以今之當事者當事其時又將開府何地藏身何所

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入徐秦數十州人大飢倚死墻斲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亦列百礎糜皮骨于曰并啗之

莫憐于殺人而人憐之亦莫憐于殺物而人快之其快之者必藉口天生萬物以養人之說盖快其養我又快于天之以之也以予觀黃巢末殺食人一段凡日食數千人而後給則歲食人殆數百萬且糜之以

曰併其皮骨啖之至秦宗叔兵出未嘗轉糧但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官兵追踵乃獲籃尸數十車人固曰天生物以養人則巢亦可曰天生人以養人手能為巢則食人能為人則食物食則食之耳而必稱天以食者天固諄：命之手如第署之以理是宋儒之天也宋儒之殺物必繫之天物莫如之何而天亦莫如之何猶曹操之殺人必繫之天子人莫如之何而天子亦莫如之何盖天與天子之弱天子之弱由手運數之強所謂否泰剝復之必相代也天之弱由手

因

業力之強所謂寃親罪福之必相償也夫生死亦大矣而巢等殺之之慘如此：安得無故又如近賊之在吾鄉其殺人之道至千年中史冊所未經見然即公厨中何曾箸下或日一見之日數見之積習生常遂成快事所不免者他生隔世債主相尋文券歷然子錢萬倍凡巢所殺凡賊所殺皆自殺之故殺物者與殺人以殺之而明我行殺之有名正不如稱自以殺之以明彼得殺之有罪耳顧是罪也非咎繇所得鞠非蘓公所得書而當問之我佛乃末法之中佛又

弱矣如唐一代名賢王右丞裴相諸公莫不深入玄宗透明大事而皆以如淡割董見譏此史夫戒殺者佛也使人或轉以謗佛慢佛之故激增殺報則物之殺又佛殺之矣故曰佛之一字我不喜聞夫佛之一字尚學道者所不喜聞何必殺之一字為養生者之所樂道○朱粲食人賊也李孝恭擊破之俘其衆諸將請阮之孝恭曰今列城皆吾寇若獲則殺之復有降者乎悉縱之高王亦食人賊也代宗時聚徒南山日啗人數千既擒全赦帝將貸其死公卿請誅醜之

而

帝不從卒以杖死以繫則遇奉恭以玉則遇代宗非天之求于食人者恕也求于食人者恕以求於食物者深意繫玉而賊必往在畜生道中經人刀俎者

時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掠

陳趙犖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如

是糧竭木皮草根皆尽

民者國之本亦賊之本民飢則賊飢賊飢則至食人

民飢則國飢國飢其策安在儒者徂故常聞言平準

諸政則謂天子為商賈夫桑孔之政能不加賦而國

用足劉晏之政能不加賦而民用足其理財皆近手

聖夫商賈者不獨天子為之難以聖人為之道亦安

往不在於房瑄諫肅宗用第五琦帝曰六軍之命方

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筆之熱矣何所取財瑄不得對

瑄之迂如此可以知其有陳濤斜之敗矣凡用人之

道他尚可無破格獨一理財手則天子定不妨破格

求之天下而天下不妨先破格天子而後可以有成

德宗以懲于奉天之困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

息劍南節度使常阜有且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

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欽觀察使劉贇鎮海節度使

王緯李錡皆徵射息澤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諸公

而為名乎則天下之詬皆歸焉使為利也豈之耶嗚

之可以儲此者孰推其故總不出徵射息澤四字所

謂出諸內帑藏諸外帑耳顧使諸公而處今日之時

日進者于臺省月進者于銓部而事無不濟矣乃諸

公必射之天子足明唐之天子畢竟重于其當事其

當事者尚能破格以用天子也夫國以義為利者孔

氏之格也租庸調者唐祖宗之格也其格皆足以制

天子惟唐諸公能破此格以聽天子為漢武故為天

子者能破此格以用卜式所謂卜式者何也如常州

刺史裴肅雷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

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贇率于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

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夫唐

至此已號令不徧四方其勢亦小削一德宗才出自

奉天城便能作此胸臆事近武帝之以卜式示天下

矣史言自兩人始者見不止兩人也嗟乎使今日有

此兩事其指天登地而前爭者豈第一房瑄孰今內

外軍需之急亦數百年一時而諸藩惟正之供雖歲豐民淳率積歲不至即吾皖一郡至負漕粟二十萬四方之如此者又不啻逼天子不得而問焉其不得以天子問此者由不得以天子而用裴肅嚴綬其不得用裴肅嚴綬者由不得用劉晏第五琦不得用晏琦者由有天子之格其格不得為高賈也夫格豈獨為天何獨子設者哉吾以知方瑄輩之誤天下賀蘭進明之諧瑄者曰陛下知晉乱乎惟以尚虛名用王衍作宰相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瑄太言

無當非宰相器此雖諸實正論也但今日正求一方瑄何可得瑄既承肅宗之難使語塞不得對蓋一思之而知時必不可無財再思之而知財必不可無琦此是瑄明眼虛心處恃悟性後帝一着亦身在事外耳若遇近日劉宗周輩正不知作何轉語一副大學衍義不迭抄入萬言書不肯便止由是一朝臣子人人得以天子之格：天子而天子則不得以臣子之格：臣子由是瓊林大盈尽在重人之廡而國家可措手者止一兩殿中書及太學生州縣小吏可賣時

博民間數斛麥足佐邊人一粥耳此等雅非上意至太學賢閣而以貨選上尤恨之有詔屢罷而當事者以用詘持不可夫以平準為高賈則舉朝爭之以鬻爵為高賈則舉朝便之天下固有兩高賈矣天下不能破格用天子便須天子自破其格唐高宗不足言有漢武皇帝在知經筵者何妨一進展太史公平準書○歐陽修之論唐食貨曰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蕪併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高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夫

屯田而至與括苗借高等法并言之此論非是然因是知平準之可與屯田并言無疑矣今之言佐軍興者雖屯田鹽法錢法等政皆無可措手何況平準非解其名無其才也然本無其才故破其名大率不出以天子為高賈之一言而已故雖以非常搶攘之時直神武不世出之天子竟無一人與言及平準者此國家之不幸農民之不幸獨為豪商大賈之幸得坐擁寶以籠天下之利而莫與爭道耳夫晏雖起文士然曠代異才今欲言財利事決不能求其人于制科

高

欲令所在商賈之雄祿有心計者有司詢訪以聞徵
集闕下令一二留意經濟士大夫與共議平準其人
之精練明達其言什五可憑者可經令試工戶兩部
司官其叅佐輒聽自辟其竟朝廷為亮官之如是卑
之幣金百萬令小試之一方小試之一事有效則更
加推廣夫古方皆可治今病小增損之而已豈桑孔
晏琦之方必絕効于漢唐之後哉今有急則加田賦
民亦甚不堪命矣吾愛天子以不為商賈之名而厚
天子以不念小民之誣此理此議又出何朱晦菴胡

致堂即吾觀陳諫之論劉晏為之三嘆其略曰王者
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布常歲平歛之荒年
蠲抹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
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
貸其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
賑拯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
至危僞善拯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
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用矣又賑給近
僥倖吏下為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

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則
出之易其雜貨困人之力轉于豐處或官自用則國
計不支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
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為二勝晏
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未嘗儲三
百萬斛嗟乎此雖伊周為政何以加此故平準者國
家之幸小民之幸而苟用予議則為商賈者亦因逐
通仕進之路又滋幸矣管子所謂所謂下令流水之
源者莫過乎此獨田賦一省無以為有土者漁獵之

便則阻撓之議勢所不免是則存乎縣官之題為武
帝所謂自破其格者也不然者民力竭矣而天下之
事未止我不為商賈將胥天下為盜賊哉○唐食貨
志叙代宗元載時以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不
講者幾十年此父子異心之効也至本朝自萬曆以
來不講此者又不止十年則穩坐一門戶非無才士
大夫也而房謀杜斷無逸門戶之金湯蕭規曹隨不
出門戶之衣鉢此外不復一事足關心計此又兄弟
異心之効父子兄弟異心雖家八口而足衣食者未

之或觀况國家乎願父子之累易消兄弟之構無已此今所以益不逮唐

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

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樞斬萬餘級

昔之臣巢者今出而亡巢矣乃唐之亡亦因之每怪

天之亡唐一僖宗足矣而復亡之以昭宗是亡之以

英主也昭宗之從茂貞軍入全忠軍待全忠有加禮

帝願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為吾繫之

全忠跪結履汗夾背而左右莫敢動則帝何如主哉

乃未幾而結履者遂為操戈之人彼蒼何意作此佈

置又世語載漢檀制三公領兵入見者皆交戟又類

而前曹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復此制公自此不

復朝見言復者必前此已廢竹矣以昭宗時而能行

結履之命于全忠以獻帝時而復又頸之制于孟德

可想見漢唐朝廷之際

諸軍破高讓于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

又敗黃勣于西華勣夜遁巢大恐居三日軍中

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其五月大兩震電

川溪皆暴溢賊壘尽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

成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

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

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鄆州巢涉汴北引夜復

大兩賊驚潰

朱滔田悅王武俊之相王為壇祀天三讓就位是日

三叛軍上有雲氣甚異馬燧見之笑曰此雲無知乃

為賊瑞朱全忠之敗賀瓌師無牙遺軍眾風暴起全

忠曰豈殺人有遺耶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

此又風之無知者也其有知者獨此數兩頗足為唐

師之助當是時唐誅巢之勢已決而天復助之亦諸

將諸軍之忠勇誠有以動之近一當事者提兵晚後

駐城中無故忽下令就舟一城尽駭阮堅之先生往

叩故某公屏人語曰聞此城明日當有由拳厄恐先

生亦應出避先生為匿笑出蓋左右習某之冬烘特

為此訛以弄之時賊在山中畏風濕惟兩足苦之而

天邊不欠兩乃此公更為晚人作由拳想此何莽兵

法何等星學也吳步騭語孫叔曰北降人王潛等說

比相部伍圍以東向多作布囊欲盛砂塞江以大向
荆州宜為之防叔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圍若不知孤
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
騰所言云每讀步騰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生寧
有可以砂囊塞也騰之慮長江為陸與此公之慮安
土成江固是千秋佳對

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攻汴州全忠拒

守克用拔之斬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

賊城入寇句克用悉軍窮蹙賊將李諒揚能雀

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往降全忠

人情也以賊降賊

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

天道也以賊殺賊

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見兄弟拒戰不勝

走衮鄆間獲男女牛馬萬餘巢輿器服等禽巢

爰子

計巢所殺之慘雖粉其身何足以償故粉其軀在粉

其心聞衆生業重入阿鼻者其一人之身必徧一獄

各：不碍凡一獄之苦一人一刻必徧受之夫以阿
鼻之廣而一身徧之此非身之所為心為之也妙哉
餘巢之死令親見爰子受禽此時雖舉一世界衆人
取償于一巢而無不給何者以取償于其心非于其
身也今賊之暴猶巢賊之心猶巢不知造物之究竟
報之當以何法

克用軍晝夜馳報不得巢乃還

高皇帝御札中有與曹匡公李文忠一札略云徐馮
諸將勤已甚矣爾雖亦勤難同他論今命爾將一切

大小候省指揮等官騎士潛養銳于山西以防虜寇
教徐馮赴京過冬恤我開國之大勲胡虜出沒爾獨
當之云徐為山中王馮宋公勝也中山領袖群公
固以其龍虎之略而帝所褒崇者只一勤字該都其
為曹公勉者亦搃不出此字故舜之許禹曰克勤于
邦成王之述周公曰勤勞王家可知此勤字便是古
今社稷臣一通同考課語也自賊起以來任兵事者
鄉者經多人矣有一公者賊之所在則兵在兵之所
在則身在且身之所在而又行李所不必在儲峙所

不必在頃扼賊太湖之隘與其眾皆露宿有令軍中
不得夜飲酒及舉火凡夜一健兒與背相抵坐田中
其下惟藉少草一衣以敵瓊進還揮之為不能人徧
也曉起通身霜雪凍衣聲錚、如是者凡四十晝夜
時諸道掠不至公以兵付諸將身自匿小舡犯危濤
四出告急不數日而歸賊不知公之不在軍也此一
公不知于兵法何如其于勤字有毫厘不應否又二
公者或運籌白下或草檄吳門亦時提兵赴上遊之
急然日行遠不過五里近三里值江山勝處某公則
兵法

留飲樓船環繞為龍魚之戲及至其地賊去率已數
月豈畏而
逃耶以先聲論功衆論亦卒不能奪但不知于
勤字有毫厘相應否若李克用始以勤王至自太原
即破賊渭南因出夏陽屯少苑破黃揆軍遂大戰梁
田陂復圍王璠王揆于華州迎戰尚讓於零口乘勝
遂復京師是為中和之三年克用即于此住手亦足
以報唐矣乃明年二月復率山西兵由陝濟河壁汝
州會諸鎮兵破尚讓于太康破黃勣于西華及暴兩
賊壘壞自鄭州急擊賊河瀕為全忠解汴圍斬賊諸

驍將巢入窺旬則悉軍窮蹙至曹州禽其愛子史言
其軍晝夜馳糧及乃還則克用之為唐忠臣為唐功
臣只一勤字不可及耳彼二公之行事想自有要夫
不揀梁一等兵法在非書生所窺乃若一公之勤前
有克用近則中山高帝之靈必式臨之
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
與尚讓逐戰狼虎谷巢計登謂林言曰我欲討
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
巢雖欲退其退當在何所巢嘗陷廣州及安南矣其

地皆在天末巢宜據而自王而必以安南都護廣州
節度求諸朝則非有朝命巢雖陷其地不能有也然
則巢之退必北走胡南走詔耳寧能復退為曹州藍
徒手若近日之賊所破名城大邑不數日輒去至所
掠子女玉帛之富以谷量終不知何所歸之金人之
歸其獲必于燕祿山之歸其獲必于范陽今有賊之
范陽則賊以賊歸可也不則以何局面以何佈置而
為寔竟然此等亦正不足深求所謂盜賊群居無終
日之耳計雖然有可求者正德時妖賊李五者太康

人後事解改姓名曰張五又曰張賓積貲鉅萬兩子
 皆入貲得承差布政司而自授京衛指揮使則今日
 之賊朝廷為其志得無尚冀以李五為結
 局者歟治賊者但能塞其為李五之路而太白劍在
 行間矣五又以秘方干郭勳與善後其鄉人首之
 御史馬棣曰張五即李五也錄捕之下獄賊富勳為
 移書解錄不聽與都御史江潮會上其獄而獨疏劾
 勳世宗疑之悉逮兩公下法司獄法司覆讞如
 錄潮原擬 上益疑并三法司大臣悉下獄廷鞫而

張永嘉以兵侍特令掌都察院桂安福以禮侍掌刑
 部悉反其詞錄坐永成潮為民嗟乎以 世廟之明
 永嘉之果安福之驚而李五者第用一郭勳遂足當
 三面則凡為李五者又皆擬以郭勳為三窟耳治臣
 者但能塞其為郭勳之路而太白劍在尚方矣○勳
 惟得之天子故能得之宰相勳不足言而天子以成
 其尊張桂寧失之法司故能無失之天子張桂不足
 法而天子以成其尊天子尊而天下之事舉矣故維
 失一李五而不害其為嘉靖乃今之君子則有一不

與天子爭權者乎因念凡為奸臣為功臣其濟皆必
 人君知人最難在此以叔趙高之亡秦也以叔其取叔也以殺
 李斯王猛之張秦也以叔其取叔也以樊世蓋李斯
 殺而叔在下樊世殺而叔在上其事有辨也獨樊世
 為秦權勳猛故多方激怒之以成其罪此猛君臣之
 不及昭烈武侯也然諱以此息威以此震功以此立
 矣當時張永嘉固借馬御史江中丞為樊世耳有如
 永嘉者而後足以縱李五

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為他人利言出

不忍巢乃自刎不死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鄴
 揆欽秉萬通思厚

漢高帝曰蕭何舉族數十人從我此數十人無一人
 見史冊者亮不能皆何等也此非足以明鄂君之謾
 矣以不必何等者數十人而謂有之足為漢重乃至
 有如參等者百人而謂缺之不足為漢損豈理也哉
 願此數十人者非從高帝乃從何也以何而心帝之
 心以數十人而心何之心則數十人者即一人也帝
 不重得數十人而重得數十人若一人者耳項羽之

敗以通用諸項乃高帝之用諸劉鄩侯之用諸蕭瑄
非盛天子明宰相歟黃巢以群從八人起及大衆反
潰其兄弟幸從死焉以此推之凡所稱世將即不必
皆才其門之大徒之衆志之一要為足賴也故追論
東事不能不疑當時之擊李軍遠者

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
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苗徐
州小吏李師悅得巢偽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
巢從子浩衆七千為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

復初欲授湖南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彊家鄧
思進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予既反覆黃巢一傳而嘆宋初之可與言史也唐至
此時朝廷之事舉出令致此傳于宋威之拜招討使
必書帝使于賊之迫近東都必書帝憂于威之完軍
願望書帝亦知之于罷崔安潛復起宋威必書帝詔
于威之殺尚君長則書帝以為非是書帝懲宋威失
計于張承範之請益兵則書帝不許盧攜之罷相則
書帝默不以事予令致也至近日魏璫事後諸公起

自摧折者所上書靡不以忤璫自張無復有得罪先
帝一語將示時無先帝耶漢中書謁者石顯貴幸丞
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不敢言久之元帝崩
成帝初即位顯從中太僕不復典叔衡譚乃奏顯擅
恣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位三公知顯等專權擅
勢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皆不道在赦令前
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先帝任
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
所宜稱失大臣之體嗟乎以王尊之疏合之宋初之

史而今人之卑君尊臣其尚有辭歟至匡衡則不得
以擊石顯之疏文其前過元載則不得以討朝恩之
績覆其終凶乃知唐漢朝廷尚有公論夫公論者史
所從出而太白劍之所輔也

太白劍別論

宰相六人

盧攜

攜始任宋威再任高駢以此負當世諒願攜能嘉司空圖之節以故相居洛時恒與游還朝過陝驛屬于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為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遷郎中攜以兩任庸將而獲罪不得以知一高士而得名世固無需于高士邪巢陷長安圖將奔不得前圖弟奴段章者陷賊執

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國不肯董注下遂奔咸陽間閔至河中此人豈可謂無閔唐運祚也時人心久無唐矣其尤有唐者正以有人如周朴李迥及司空表聖耳高駢諸人誠不足禦巢而有一盧士升尚堪與張將軍作對

豆盧瑑 劉勣 崔沆

咸通時有精曆者言紫微方火宰相皆將不免後楊收常保衡路嵩盧攜劉勣崔沆于琮豆盧瑑無恙終者君相造命固難言之耶巢入長安瑑勣沆皆匿張

直方家直方者以金吾大將軍迎巢者也諸君皆義不臣賊者而匿臣賊者之家直方已臣賊而匿不肯臣賊者此皆不可解史言直方素豪傑故士多依之以直方之豪傑而合以三宰相與毀家倡義誓死嬰城同舟之勢應者必多矣京師之固王戾宗室之聚而至不逮一陳州手趙犖以一人造陳州之命諸君不能以多人造長安之命以自造其命可畏哉以唐視宋此處真欠一李伯紀

鄭畋

用世之妙絕不出處無事時若有事處有事時若無事舊制府使校書即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使兼宰相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畋以為不可請行營節度裏行至大夫許滿三十月遷校書即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此為真宰相如顏真卿至行在為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時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表何忌皆被劾廣平王府都虞戾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百官

肅然此為真御史大夫皆能處有事如無事者也
 與王鐸并稱唐社稷臣而畋文武才非鐸所及至乘
 輿東還畋見上曰由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
 昌言乃可若臣以宰相後非所以安反側也請以散
 官養病上以其誠聽之昌言者嘗襲畋于鳳翔者也
 嗚呼惟有鮮李昌言之宰相故能為不鮮黃巢之節
 度使世人碌：止為愛一官耳愛官則不暇愛吾君
 愛吾民矣其極也愛賊

王鐸

悲夫鐸之感憤王室每入對時必噫嗚流涕也攜之
 不能為鐸坐久此眼中一滴淚耳顧鐸之為國謀也
 則忠：而能密其自為謀也則辣：而近驕如史所
 稱出入裘馬鮮麗姬侍衆此豈眼中時：擒淚人愛
 用物耶從訓垂涎山甫佐虐遂以有高難泊之事故
 予每嘆祿山之叛雖胡性喜亂亦明皇之豪侈有以
 餌之我國家有道之人士大夫競為風流雖以江北
 流俗之推近遂有雁行吳越者此倘亦誨盜一事耶
 武侯有言澹泊足以明志此矣勳業之盛所從出即

所云苟全性命于亂世亦只兩字口訣耳不信但看
 開元天子廣明宰相

諸將十三人

宋威

唐之負康承訓也則威能言之乃承訓之負人威獨
 未悉乎始承訓之禦南詔邕州也遣兵六道以御詔
 敵且至不設備五道之衆皆覆惟天平軍後至得克
 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兩畢雷軍
 已合圍四日攻：兵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所雷營承訓

不許有天平小校爭至再三乃許之將勇士三百人
 夜縋而出散燒雷營斬五百餘級雷大驚解圍去承
 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承訓進官簡校右僕射子弟
 親睦皆奏功受賞而此燒營小校不遷一級嗟乎此
 何心哉故言乎臣主之際則懿宗為負功言天人之
 際則路巖常保衡為討罪

高駢

雷巢法所必誅者也盧攜以付高駢而駢負之窟官
 可誅而未可處誅者也崔胤以付全忠而全忠應之

夫金患何仇于闖而何急于胤我非是則不足以得唐柄耳駢既有淮南矣而益以滅巢之功名諸鎮之言盟主唐室之言元臣寧復能舍駢而他之手然則駢之智尚不足以用唐何況輔唐

劉巨容

荆南之戰使巨容能尽力巢已殲矣及巢陷長安始以師合城下夫分功長安孰與專功荆南之于國于己為兩利乎李兵敗道德諶為田令孜所害亦可悲矣始高駢之客中屠生能為黃金後為巨容所得不

以還駢令孜又欲得之而不可故巨容遂及禍至夷其宗唐時最多藥金鳳閣舍人孟詵嘗至劉棉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武后聞之不愧出為台州司馬中屠所為即詵所辨之類是也夫臣一心事主者精金也二心事主者藥金也然一心寡和二心多和有宋威則有高駢有高駢則有巨容正如一藥金之術高駢購之巨容秘之令孜妬之不知人之真金而妬人之藥金此甚非人情然正人情也至德宗之于盧杞玄宗之于林甫心知其奸而曲

為護又如藥金之見辨于孟詵則武后更為不平耳乃今之辨賊者求一巨容輩不可得則藥金之有五色氣固宜

諸葛爽

始巢之犯京師爽奉詔以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偽署河陽節度州衆不戰相率迎爽以迫前節度羅元杲之虐耳有司驅民迎賊大率如此及爽奉表自明得為王鐸先鋒幸見襲朱溫又魏博韓簡復襲爽破之則爽為將固不足言也獨簡業有河陽而河陽人復誘

爽自金商入之之迎爽有進手前之迎爽者矣史言爽善吏治法令澄一人無愁容此其所以再得河陽耶成汭傳亦言汭頗知吏治嘗錄囚及其情繫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吏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今鬼亦無瑜月吏慕死汭聞益詳于獄治州未再養民自占者萬餘時鎮固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蓋汭又嘗郭姓也汭初為蔡賊假子爽亦嘗以縣五百入龐勳賊中為小校其先後行事大率實賊也彼能以作吏者作賊而我不能以作賊者作吏

吏安得不致賊哉故方今之龔黃急于衛霍

畢師鐸

龐勳黃巢唐季兩名賊也所以成其勢者有二事焉始勳之逼淮南叛形尚未甚著即使令狄絢遣使勞之押衙李湘曰徐卒檀歸雖未有詔誅之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水狹請伏奇兵邀之可及擒也縱之渡淮為患必大絢曰彼在淮南不為暴餘非吾事也黃巢之自采石渡江畢師鐸言于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眾若不擾險擊之便踰

長淮必為大患駢以呂用之謀不聽蓋兩人之言黜而兩光之勢遂大使駢能用師鐸言豈惟唐不至為唐雖駢何至為駢師鐸亦何至為師鐸哉如師鐸者雖不獲以駢破巢而卒能為殺國駢也予固不能不為唐快有此人所尤可恨者以令狄絢而與高駢同事耳宣宗初即位問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有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屨為不去誰也對曰令狄楚上曰有子手敏中以絢對且稱其才氣上即擢知制誥後遂至宰相有是哉宣宗之為

君也不忘其死臣有是狄絢之為臣也忘其生也

王處存

史言王鐸破巢功為閩東諸鎮第一而鐸差次諸鎮功亦以勤王舉義處存第一收破賊克用第一乃吾有意乎處存之為人也始處存聞京師陷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間道衛秉輿其招克用勤王遣使九十輩此豈晉陶士行輩所可語哉每痛國難語輒流涕軍中多其義則克用之多之必矣然則此三第一者有兄弟焉有處存之第一而後有克用之第一有

克用之第一而後有王鐸之第一

王重榮

人之習于負恩未有若朱溫之甚者也溫之始降揚復光欲斬之重榮不可溫王出也因以甥事重榮指日月而誓曰我得志凡氏王者言之太甚為可踐皆事之後以太原之怨遣將張存敬攻重榮嗣子珂于河中珂塵行成語存敬曰吾與朱公有父子歡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及溫至過重榮墓偽哭而祭珂欲面縛牽羊以見溫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

見不田中黃泉其謂我何居旬日乃以存敬守河中

徒珂于汴令入朝遣人賊之華州是人也對狼靈食

其餘手又黃巢圖汴賴克用之抹而解温因宴克用

上源館自起佐饗而忽夜攻克用館下克用倉卒絕

走營部下死者數百又秦宗權之攻温列三十六壁

自將督戰温大恐求救於朱宣與弟瑾率師擊敗

宗權温亦遂死事宣未幾聲言宣納汴亡命以造怨

端遂取宣曹州蓋其旨于負人思如此然盜賊故態

也今之撫賊者六思寧過重索之人于朱温者手彼

尚不知有三人之恩而况手國恩惟人之啣其私恩

也過國恩

時溥

自克用王慶存外溥復稱破巢功第一者以所部兵

得巢頭也夫巢頭孰與項羽頭羽在垓下則淮陰以

十萬衆自當之及潰圍夜出則漢付之騎將灌嬰五

千人耳蓋此時漢目中無羽矣故世所稱萬人敵者

非以一人敵萬人為以萬人敵萬人何者世固有以

萬人數萬人而不能當萬人者如河北之戰諸侯

從壁上觀楚李無不一當十者非人之尺能勇也

其人、身中莫不有羽之氣人、胸中莫不有

羽之膽其能分之者則羽也故雖以萬人破萬人而

萬人敵之名則終不歸萬人歸一人是其道可學而

至故羽欲學之至所云暗唾叱咤千人有廢者羽生

而有之一人敵耳萬人敵可學而一人敵轉不可學

願無取于不可學也羽去垓下而萬人者喪矣漢以

萬人敵待羽故當之以韓信以一人敵待羽則追以

灌嬰又何况一六巢之在大山而得一人敵之頭

欲言功第一非溥功固自第一方巢出關圍陳州

秦宗權據淮西相結溥地介兩賊能悉師討之

連戰輒克遂降尚讓再追巢於萊蕪大破之者是

也

崔安潛

宋威之不忠不盡見于莽賊而見於欲併安潛兵却

敗之忠不盡見于破賊而見于保護安潛安潛之始

為忠武節度當賊起增理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及

代高駢領西川凡倚駢為奸利者悉誅之數更除繆

政蜀民以安此真忠臣其忠亦不必見于討賊也
敢以一宰相之忠護一節度之忠而其事為其難者
則以當其時有似之而非者耳所謂似是而非者何
曰盧攜之護宋威似鄭畋之護安潛

王敬武

諸鎮之復京師敬武以師會則諫議張濬激之其先
實已臣賊此其闇于大者也至其子師範業以平盧
自稱留後及昭宗自月崔安潛師範拒命然以青州
父母所藉每縣入一主其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

挾坐拜廷中尺一或諫不可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
不忘本也夫本在青州不在朝廷乎此其曙于小者
也今世典州郡者大率漁獵其民以善事其士大夫
以此反得善遷而為其部之士大夫者亦以得長厚
聲遠為故事近獨有吾南舒攢公瑒峯性耿亮以太
僕家居時與當事者爭得失人頗為危之如江太史
禹鎮雲疏核其本縣令之不法至坐至遷不知當事
君子何獨寬人之為敬武于天子而何獨責人之為
師範于有司也乎

高仁厚

黃巢之始與王仙芝詣裴渥乞降者真降也及巢恨
賞不及復叛即仙芝無如之何渥更無如之何矣高
仁厚之討邛州賊阡能得諜者自言父母妻子囚于
賊約不得軍中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
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
矣繼謀去鼓而前渠賊羅渾縈因設伏詐降仁厚遣
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直降渾縈詐窮而逸吏執
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背者得免則告諸壘

陳敬瑄

大軍且至賊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
以降又韓求者知大賊已禽狗諸壁曰敢出者斬衆
罵之求赴水死衆鉤出斬以狗餘柵皆下經曰禽之
制在氣凡受降者必自審其氣其氣為裴渥則不足
以制真降之仙芝其氣為高仁厚則可以制詐降之
渾縈渾縈敗而胡僧韓求皆如磔皆誰為之氣為也
經曰于廣明二年三月書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于六月書青城妖人作亂討平之其書亂書討平何

譏也敬瑄令致同母兄也先是令致見閩東群盜日
熾陰為幸蜀計奏以敬瑄及其私人楊師立正嚴羅
元最鎮三川上令四人擊球賭之敬瑄得第一籌
遂為西川節度使于是有妖人詐稱陳僕射止達馬
馬步使瞿大夫覺其詐執之此事甚不足犯而綱目
以陳敬瑄起微賤所以致來詐冒故書亂書討之以
重其事以微敬瑄也然韓信之為大將一軍皆驚以
一人之詐而微敬瑄則亦可以一軍之驚而微信
豈可得微者哉且僖宗之入蜀與玄宗異玄宗之入

蜀也肅宗已即仁吳武廣平建寧諸王皆以元帥
將大兵玄宗得負其重而僖宗無之然諸道及四夷
貢獻行在不絕故蜀中府庫充實賞賜得不乏士卒
欣悅此在外則郭旼諸公倡義効忠之力而敬瑄之
為地主者其功亦不細矣僖宗至奉天敬瑄夜召監
軍梁處厚勸奉表迎帝繕治行營遣兵迎護秉輿
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親乃聽命及望阡能韓秀是
諸人之叛皆高仁厚討平之然敬瑄所任也其奉行
在百官無敢之及車駕東歸供億豐餘此皆一擊球

人所必尤可取者帝嘗欲令判度支能固讓不受如
高駢之失度支則出慢書矣敬瑄之貳于昭宗誠不
可為之原乃高駢之不臣又在敬瑄前者也以擊球
而奪敬瑄前半之為忠將以讀書而原高駢後半之
為逆手吾非有取于擊球者然不能無求于讀書者
趙犖
犖即陳人也犖雖甚豪傑乃里人之視其里豪率多
東家立意而陳人獨皆節度府請犖為刺史既視事
死 許曰果不長安以出東閩陳其衝也乃繕甲兵募悍

勇悉補子弟領六及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犖擊擒
之果驚且怒與秦宗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
道攻之州人大恐犖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
不敵男子當死中求生吾家世食陳祿誓破賊以保
陳異議者斬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
起八仙營于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為持
文計宗叔輸鎧仗軍須以應之賊益張犖大小數百
戰勝負相當及諸軍採至犖引兵急擊賊破之果敗
宗叔復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城惟陳賴犖獨完

快陳之請犖：之保陳遂為千古謀桑梓者一榜
樣蓋犖之令曰男子當于死中求生求之一字最可
念陳人之請犖求生之道也犖之培城疏塹峙糧募
士者為衆人求生之道也故生決不可無求而得而
第求之：道決不可不刻思而精辨之若有今人一
毫求便宜求快活之心則斷不能為犖若有今人一
毫求通線索求作體面之心則斷不能為陳人之事
犖夫犖與陳人之所求皆死中之生也而今人之所
求生中之生也亦相率而得死者率由此不獨其桑

梓也所誰謂自謀家者亦安在哉故曰置之死地而
復生

諫議一人

張濬

時諸鎮鄞王者皆會閔中而平盧王敬武獨不至濬
往說之而敬武不迎使者時已臣賊也濬峻詞責之
敬武愕貽媿謝然終無發兵意濬召將佐至鞠場倡
言士當審順逆次審利害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
等坐一州以現成敗即一旦賊平將安往手諸將雜

望

高

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兵從濬西此與殷崇望之
使河中事極相類僖宗幸山南王重榮以怨宦豎不
述取時選使者即河中鑄論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
夫持節往既至重榮用命請討朱玫自効今以擁兵
縱賊者其悖未至敬武重榮乃上自宰相以迄臺諫
有能用濬崇望之例為慷慨引大義痛說一番者乎
濬所可恨者後欲因全忠以面克用如克用者既有
平巢之功復有制汴之用濬不內憂汴而遠憂沙陀
宜其敗矣持固以為不可者崇望也兩人之識至

此又何特異耶昭宗亦以克用平巢功為言孔緯
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願一時事耳此孔子之惡
夫佞者然佞亦有古今古者以強兵為佞今以養賊
為佞

刺史一人

鄭祭

巢之掠淮南祭以盧州刺史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
為歛兵州獨完巢之當為雪實老人於一笑中亦少
逗消息矣計祭之能令巢笑者亦必有能令巢服者

皆近不可思議也至昭宗相祭不根底一人唐天子
可為有叔令在今日則舉朝不識字宰相不至鄭五
與歎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非語皆不必出祭口
已蚤在兩衙門之口矣不以兩衙門之笑相士而以
黃巢之笑相士此昭宗之所以為昭耶顧得則為昭
宗之相鄭祭失則為宋人之將張浚夫金之憚浚與
問龜山先生安在等語猶秦人之言畏將趙括耳故
知八之道在知兵

堯項一人

拓跋思恭

思恭以世事唐與鄭以李孝昌壇壇而坎牲誓討賊矣
遣次王橋而敗更與鄭畋四節度為漕橋之盟凡思
恭之以討賊為盟者二焉錄其忠不得更問其敗
而不貳此其所以為忠也思恭堯項種也堯項之俗
重復仇未得所欲遂首垢面跣足草食既報乃復今
惟不能為堯項之報仇故不能為堯項之報德

沙陀一人

李克用

唐之得藉克用力亦以段文楚之事所謂使過也顧
負過於唐者不勝數唐豈足得使之執唐之得為使
過者則克用之能自思過耳禍思汎濫莫甚流賊故
克用之功幾與禹並禹無過可思乃八年勤渠倘亦
為父愆之所在歟然則平水之功以思過而為孝平
賊之功以思過而為忠忠與孝皆德之盛功又不足
以盡之矣故禹之子孫食于中國又食於夷狄克用
故夷種其子孫又食於中國皆天報之獨厚也夫人
臣之報國以三心而動天則以思過

宦者三人

楊復恭

復恭者唐闈之以負心門生呼昭宗者也獨黃巢盜
京師田令孜顛威福斷喪天下中外莫敢抗惟復恭
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僖宗出居興元
復為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制置經略不當更
有復恭手顧非是不足以分令孜叔復恭不可有也
有令孜則復恭不可無故面璫之妙未有過本朝楊
文襄者文襄之討安花王與大璫張永俱文襄與深

結軍中從容以通瑾方略密授永旋而瑾敗之襄
謀也禽一瑾勝擒有安化矣當事者念之一劉瑾不
能去說甚殺賊一張永不能用說甚撫賊

楊復光

唐之得藉沙陀本復光謀也乃復光之尤奇者三始
忠武周岌已受賊命嘗夜冥召復光左右曰彼既
附賊決不利公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注曰丈夫所
或獨見義耳公奮六二公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
臣賊我岌流涕曰吾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

孟盟曰有如涇州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傅舍又秦
宗叔已叛據蔡州復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叔
即遣部將王淑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淑
逗留復光復斬之併其軍復光之入兩軍與汾陽之
見虜何異折抑易所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
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夫兵之道有萬暴虎
憑河死而無悔者聖于兵者也臨事而慎好謀而成
賢于兵者也乃仲尼所與在賢不在聖夫惟聖人之
兵非聖人不能用

曹知毅

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策始令也及以題
尚書省者發怒恣殺一時百司逃無在者此百司
皆唐故百司所謂還之者也至此可逃前此何以不
逃漢息自淺胡息自深蓋士大夫之快心率如此知
毅一中人賊在長安知毅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為
屯不屈賊劉允童輩當復何置面目至陰教表妻
衣履言語夜入長安行賊營賊大惧則不屈之節固
四有不屈之計大奇人也令以毅代令致于潼關

殺

巢豈得度哉 何還毅大言我且擁眾大散閣下閱
郡臣可歸者納之令不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
襲其眾毅之見中令致與李懷光之見中盧杞皆以
口故守口一端用師十倍

草澤二人

鄧思進 陳崑

鄧思進之奇又奇于李克用矣何唐人之多殺也史
書湘陰疆家明鄧非一人而思進為之魁耳故事在
有為之魁者鄧所以強其家沙陀所以強其國唐所

以強其天下寧有異道歟初王師之攻巢于福州不能拔一建人陳鼎率兵之援之此兩人皆未嘗握兵有事叔于唐者也一奮而其功偉如此傳之史冊然則史冊者豈直為握兵有事叔者告哉

軍二十餘人

無名

僖宗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奸臣吏與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今致以羽林騎馳斬之此真愚也巢為我除奸則我將以忠臣也

巢手至是始知芝傳檄黃巢書不為虛發此等皆為表檄所誑者耳凡我所謂巢與今西秦中父老何望之一言也傾朝士大夫無及此而此輩以死發之則世固不乏愚人衛一窳武子唐乃有軍士十餘人顧武子之愚可及也十餘人之愚不可及也一有名一無名

欲斬佞臣者當請尚方劍殺誅亂賊者當獲太白劍身履劫運日擊時事借他杯酒澆我胸中塊壘長歌可以當哭安得太白劍一掃亂氛耶

凝陽董真人遇仙記

二十二冊

祿 服 聞 編 纂

真人家世隆安本姓木虎俗稱董氏諱守志字寬甫號凝陽子元係女真人也父故不仕母麻妻娶女吳烈氏生一男二女以祖遊宦陝右遂寓居終南山大定庚子府帖夜下揀閱軍從後為謀克遷隴州汧陽鎮防因家焉真人性資淳朴氣貌恢弘幼而篤孝長而異俗雖隸戎行動作云為迥絕流輩志慕玄風而力不 入行感遇正陽純陽海蟾三神仙

神僕

察其素劫修行之作間出明話前因力加點化故使抱疾拂亂其所為有司生是為落軍籍真人緣此得專心於教門焉自是而後厥疾弗瘳蒙上仙分之力圭及鐵其膏膏授以鐵馬星印而使之執持降以符水藥力而伴之濟世留詩以勸誘之賜酒以慰諭之或歷試其所行或提策其不逮或下臨於菴所或相逢於道中青天白日顯然見之其遇合未有如此之拳拳也真人自遇真以來棄俗出家結庵下志往來於德順秦隴間每每自悟隨寓行緣信從

者來請藥而藥降瘡病而病愈言雷而雷作禱而
兩應出神入夢示現化人凡有起心動念者善惡必
先知之發於歌頌見於詩詞出語驚人無烟火氣也
真人於正隆庚辰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大定庚子
隸於軍籍明昌乙卯九月一日出戍於德順州南寨
十一日辰時與眾會食間忽見一神人身長八尺許
頂分二髻容貌紫赤鬚鬣盛美青袍草履仗劍
造門而呼曰為汝隱於軍中故來相接何為不出真
人驚起墜於床下即時昏悶眾皆扶翼之至七日稍

神保

蘇四肢不能屈伸本寨千戶申至總押所遣官醫驗
以為癱瘓遂得長假還歸汧陽本寨承治承安丙
辰三月三日未時復見神人衣白袍於門首指面大
笑真人就卧榻瞻禮忽然不見因問家人曰來者
神人識之否答曰不識真人謂家人今夜甚要滿掃
精潔庶幾神人再降救我性命家人如其言己是
月望日夜半神人復降光明如晝異香滿室立於
前曰為汝不省得此重疾特來救汝即於懷中取丹
三粒俾安三魂藥七錠俾定七魄語之曰服此湯

散一切邪氣通身如火慎勿驚怖言畢遂失所在
既服丹藥病痊愈二十七日午時神人復降真人喜
而拜謝神人曰汝識鍾否真人曰識是處宮觀皆有
之神人笑曰汝只識撞的鍾不知聲從何來吾乃
漢鍾離也為汝累世修行有缺功行故來賜汝鐵馬
可隨身執持勿得輕棄今歲運氣人多疾疫吾更
賜汝法水符藥可以救人補完功行汝可每旦焚香
請藥吾降藥與汝真人依其言藥果從空降下但有
疾者服之必效凡請藥之際屢見神人現於空中

神保

孟誠祈請之人亦有見之也真人每呪水必先自飲
然後賜人治病日多飲水莫知其數人竟不能曉有
緣遇之者真人必以詞示之丁丑年正月旦見一異人
身長面黃鬚頭跣足毛連蔽體麻絕繫腰兩手抄
肩仰天而行勻於市中口云只化一錢與之兩錢者
則云乞兒本來只化一錢安用兩錢既得錢即指
而數曰你却有眼只為兩字教我等候一日但所
化錢即以買肉將肉并餘錢包之以紙齋至河畔以
手拈沙土遂取所裹肉埋之復累土如塚或柴一枝

掛紙錢於上取棗梨獻于傍扮肩而坐俟觀者眾
至指云喚棗梨你棗後怎生棗得梨後怎生梨得
隨以兩手紳士至於埋肉亟力揚之口云棗梨不得直
待怎麼如此行化數月時人號扮肩先生真人與先
生每相會輒話修真之事凡百為喻薰化出家真人
悟其言遂云弟子願隨先生云汝未可去待你去得
時我將去真人問曰敢問法姓先生曰黃面劉師也
復問何方人也先生曰解州芮城人也又問以修行
之事先生索紙而題曰斬罷三尸水望向西流列揚

神僕

紀

州恁時好抽頭言有神一神有言神言不信人不可
手言不顧形出言難追精定則氣定氣定則神住精
氣神聚而不散真日用也又留頌云來也無修無形
願去也無修無形質其中奪造化機恁時方可是
無為真人深異其言先生自此別去真人每懷之八
月中秋真人與衆習射相角勝負酒脯過傷故疾
再作十月間隴州檄取驗以疾為方落軍籍不復舊
隱即日肩輿徑往白坡庵所甫及半載醫藥無效
季冬生辰因自責云予重嬰疾若是聖賢有護耶

何時復愈承安戊午正旦忽聞空中言曰既歸道矣
敢食酒肉乎汝之疾端由于此真人聞此語改過自
誓不敢重犯至十七日午時有一先生黃面皂巾長
髯布袍草履擔簦而來問曰汝所苦何疾真人告以
腰膝為患不能行履復問所患得幾時真人曰已
及半載先生曰即刻鍼刺今子時乃愈不然則否
遂扶起倚先生膝而坐遂搗穴施鍼先刺天門次及
百會二鍼在合谷二鍼在湧泉鍼畢先生欲離而去
真人請姓字答曰劉止先生宿不可夜既分聞霹靂

神僕

紀

一聲真人愕然而起腰膝舒展病若拈去是夜大雪
詰旦真人喜而掃雪至隣庵衆為驚異皆知遭遇上
真較療之力也承安庚申十月望日於汧陽住庵忽
遇向者神人真人急膝跪於前神人曰為汝不能省
悟吾先賜汝鐵馬今又賜汝七星寶印可作持修印
馬者乃先天之物七星慧劍也汝依法修鍊吾復提
汝勿得漏泄記取記取真人拜謝問神人恍然不見
泰和壬戌孟冬十七日寅時忽聞空中降語云河口相
會真人倉惶趨進行至虛川澗口岸之南見二神人

已生盤石即鍾呂二仙也真人拜跪於前鍾仙曰汝身垢膩

太多何不入水中洗滌真人曰唯仙又指水中一大

魚曰汝能捉否真人汗流而上搏之魚竟不獲又指

一大龜曰汝能登龜背否真人勉力而登亦不能二

仙撫掌笑曰汝魚龜俱不能得待汝洗淨垢膩捉

得魚龜吾復提汝望西南觀及仰視間二仙恍然不

見於是出水穿衣望空拜謝而歸既至庵中覺遍體

蒸熱如此彌旬每旦沐於三河頓然不食自覺有得

於心常默然感於仙真也癸亥年真人既入道俗者

神僊通紀

猶存室奕烈氏見真人遇仙異跡遂割愛始得禮

師出家乙丑年仲春望日夜見鍾仙降於土室中神

光射人晃然如晝長跪於前仙誨曰汝母以藥與人

恐悞人性命損汝功行吾前與呂仙會於三河令汝

洗垢膩捉魚龜汝悟其首乎真人曰否仙曰垢膩者

乃心垢也魚龜者乃性命也大抵修行只要除垢止

念靈臺無物自得性命相守鍊成金丹脫殼飛昇遊

遊仙闕汝切記取因留行藥吟其辭曰勸汝行樂苦

於心無益貪救他人苦不覺自己縱然醫可苦人皆

記

道好若是悞殺苦難還累世似此行藥方可不痛哉

子細尋思苦經綸不識吾今勸汝苦行藥勞神若

不依從苦求墮沉淪莫著聲色苦是非休說再勸

於子苦不得貪嗔巨舌販骨苦何時得徹惜氣養神

苦固蒂深根改過歸正苦舊業皆消清淨無為苦

與道合真受人供養苦一心辦道若不進道苦萬福

臨身吾今訣破苦省悟記取性命住苦遊輕

舉若不改正苦一失永失依此修行苦吾未提汝

復取小瓢傾酒勸之既飲而冥然不省已經七日然

神僊通紀

後稍醒見土室中功德簿蓋所須之物俱為灰燼滿

室異香不絕自茲厥後豁然大悟大安己己上元平

旦於汧陽忽聞空中降語云汝之因緣在於德順切

記真人亟出瞻禮了無所見仲春二十五日王順德

專誘門人盧自然出家既與語若合符契庚午年德

順卓庵仲冬七日夜色將分真人縱步前院仰觀乾

象道二仙乘彩雲而過真人驚惶易衣焚香見正陽

上仙青袍草履一仙面黃髯美兒巾絳服正陽手托

一仙右肩立於大杏樹下霞光射日香風襲人真人

拜跪正陽仙曰汝在沔陽時有扮肩先生化汝數月
不省悟汝以先生為何人也真人曰當時先云解州
芮城黃面劉也正陽指而笑曰即此海蟾公也後於
白坡庵有一先生與汝鍼法令汝病可亦此海蟾公
也為汝前生亦是修真之士吾與海蟾亦曾提挈賜
汝道號曰凝陽子法名遇真吾今與海蟾再來明誌
前因復賜舊號加以和光老人法名守志又教汝三
共之道水火顛倒鍊金液還丹之法既濟黃芽枯水
銀不能走之訣示鉛凝結神氣相守之道即賦詩

神僊通紀

曰全神養氣得身安永結鉛凝合自然入聖超凡歸
物外何愁不做大羅仙又曰吾曾賜汝鐵馬七星寶
印汝猶未省吾今為汝言之吾昔以劍法傳洞賓令
其執以修行今傳汝鐵馬星印與洞賓一同因賦二
頌云其一曰七星寶印正當權後顯光明照大千鐵
馬袪能代劍龜蛇自是兩相纏其二曰七番提挈大
愚頑鬢髮蒼浪老却賢若是蹉跎歸地府人身
一失永難還海蟾仙亦留頌云前世貧人號海蟾今
來說破舊因緣不因累劫修行到誰肯頻頻提挈財

又以五言長篇贈之曰吾今說大道亘古人行少要圓
水銀瓢勿令授偷了清淨真無為鐵毫塵不擾黑
雲一點無湛然明月皎閉口牢藏舌六根盡除掃北
海黑龜兒南山赤蛇純洞中雪飄飄爐內自然造鍊
成無價珍同赴蓬萊島此乃修真秘訣慎勿獨善
兼汝有數子亦是前生法眷汝曾於鸞鶴山登真
洞集休觀建庵號曰凝陽與通玄子陳信道為伴今
谷神子馬善能等為汝之門人同作修持登真洞乃
張果老仙隱通玄子即今之水陽子陳和也今亦

神僊通紀

付之道號法名之令盟誓而後傳法方可修行切記
切記慎之戒之真人拜謝仰視二仙復駕彩雲而升
空矣於是真人復想二仙提挈前生之言忽然大有
辛未年往德順遇真庵道友聞真腹中雷鳴驚為
異請詩二絕以示道衷崇慶癸酉仲春二十六日與師
叔陳先生歸沔陽天色昏曠黃塵障空至流江峽忽
遇二仙正陽海蟾也各乘花鹿而立真人拜跪正陽曰吾
先付汝修真秘訣當夜事煩恐汝不明今復提汝勸
化一切男女返真歸道可煉大丹養沖和自然之氣

運用真水真火永鉛凝結烹煉成丹若不煉心定意
息氣養神如何得出離輪迴之苦莫起風波休生烟
火若嗔則神弱怒則氣散氣散人則亡人亡則永為
下鬼何時出期陰符經云大生於木禍發必剋五生
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若人發火火生
則烟起烟起則不見形影暗中不覺損壞其身不
可恣縱六賊三尸只要剋除殺馬屏去萬緣怕女
不信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此是五
行相剋之法又如金生水水生火火是地道順行

神僊通紀

即有生死只要永生金火生木此是天道逆行豈有
生死乎大抵修鍊決要養就水中金此是五行顛
倒法若人見吾一面三世不墮地獄已後難見吾面
切記切記若漏泄天機流傳非人殃及己身罪禍必
有如遇信心之人先盟誓狀當其祖先次可傳法
真人拜謝問二仙已上升矣真人復回顧仰見一仙
立於峭壁松石間適師叔至真人曰山間仙人汝見
之手師叔曰不見真人祝以虔懇再拜果見仙人
宅中絳袍現於松石間風袖翩翩迤邐而去眾雖

瞻拜竟不得見師復迴德順時孟夏中旬也貞佑甲
戌真人從德順往沂陽九月望日起發十八日到龍
州宿南閣未時分忽見正陽神仙立於河上問曰汝
今何往真人亟拜而答曰弟子沂陽有土壙所為人
占奪今故幹此仙曰土壙直錢耶汝性命直錢耶汝
只識得土壙昧了真空著了假空汝還不省墮落
空真人告曰何者為真空仙曰真空者遍塞虛空不
染不著一靈常在問識否真人曰不識遂以氣嘘真
人頗然省悟須臾失其所行至沂陽惶惑不已所

神僊通紀

幹之事更不敢言論至月餘復還德順遇真庵道友
張二即等問冬至一陽初生意旨若何師以詞贈之
貞佑乙亥德順王進卿請真人齋畢送師至庵天已
昏黑將欲告歸真人留宿不可真人曰汝可將吾境
馬歸樓上安奉若聞雷聲勿驚為怖進卿一依師言
夜坐昏睡忽然雷震震動樓屋柱礎幾欲滿家驚
呼進卿不覺明登視之進卿面上髭鬚為火所燒
家人呼起稍蘇翌日舉家具香花頂戴馬送還
庵中詳陳其事真人曰昨日雷作汝呼不省知其

因于汝樓上有一孽龍隱於樓壁掛刀中通值天雷
收捉是時非吾鐵馬進卿歸而視之果見龍跡猶刃
突鞘而去樓壁上爪痕尚存真人隨機顯化人莫識
之也丙子年真人自洛水復還德順抵青聖觀行
至殿後松間忽遇二仙真純陽曰吾於四海之內
化為貧人口勸人不回皆緣業障深重性貪嫉
始作業越無奈何奈何吾有詞云日常行遊四海每
日街前開處為之勾口口相造化不回暗指精神
為凡情昧苦為君生死大煩奈頑愚作業貪心

神僊通紀

然不肯修真死心戒墮落都受苦無年代詞畢
合真人闡化勸緣海蟾曰吾等觀見世間迷徒
種種積業萬中無一覺知汝但見女男可以勸
諭今入善道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若本性不昧於
慾界真息自合於天道此箇幻軀假合曰大何輕
何愛吾亦傳汝詞云子細聽吾教誨說與門生莫
把真心昧若是不除墮口債走入輪迴今世人身改
鬢髮蒼休得怪莫戀凡胎假合終須壞無事
清閑鍊丹臺自尔純陽隨我蓬萊會真人受教

畢拜謝問二仙遂失其所在於是傳云教旨訓及四
方不數年教風隆盛無有不歸信也戊寅年門人盧
自然等願聞印馬源流故以歌示之元光壬子仲春
十二日夜二鼓真人靜坐間忽聞空中霹靂之聲
愕然而起得降語云汝之因緣已在隴地此處不可
留心汝宜聽取真人出前院觀瞻了無所見癸未年
隴州道友請師教化真人隨機顯現慈悲指人四
方奉道者莫不忻然而仰慕者亦眾矣周團建
庵數十餘所道風日盛宗門為之廣大矣正乙

神僊通紀

丙大旱久不雨麻人請師作雨真人以生靈為心於
是潛靜太虛天雨自至矣丙戌年貞元節謂門人曰
我數四教指汝等生死事大辦道修真汝等於十
二時中無一時在道受了十方供養虛度時光向
前還他口債受苦如何當但起意動念須要合於
天心過去一切好人皆是福緣廣大自能感動天地
神明大抵修行積功累行鍊性成真休歇無事萬
緣不染真清真靜神氣沖和性命自然相守大丹
自然凝結功成行滿聖賢自然接引汝等共我同

伴能得幾時家皆憂懼禮謝而退丁亥十月旦日揚
庵名為養浩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祥雲覆庵隱隱
數四異香滿空人老見聞焚香請曰此何故也真人
曰祖師邀我赴蓬萊之會吾將歸矣我昔過正
陽上仙賜我印馬令我修行今將鐵馬付虛自然
七星寶印付馬善能二人與我立教可為師牧與
我當日傳法一同不得輕泄懈怠自然等告曰素
無功行不敢當克辭讓再四真人見不受感形於
色日光射人衆皆驚怖真人曰不以我教門為念輒

神僊通紀

相違拒二人悲泣不獲已而祇受真人呼衆門人即
令拜靈陽子谷神子後遂索水浴既訖索衣真人
曰不須綿絹厚服但布素單衣即可皆曰冬寒奈
單袷何真人曰我來時著甚來遂服單衣坐而良
久索筆留三頌其一曰陸地一法船舉棹數十年船
棹都撇下我命不由天其二曰我有聚神法真鍊
丹砂無形亦無心認得祖阿麻其三曰通神變化造物
無窮我命由我天地難籠頌畢囑門人曰待我歸後
宜附隴下而已言訖正未刻儼然而化矣時丁亥

十月二十五登真之後遭時多故蒙葬於低村養
浩庵越十二載戊戌門人靈陽子盧自然等數日
月之如流痛音容之愈遠遂自秦度隴權為移
殯親造墳庵行徑瞻禮觀塚之北崖石上有瑞草
一株狀若紫芝葉如蓋翁容曼衍蔽覆墳土命
衆開穴有聲如雷挽紼舉棺啓而視之顏貌如生
周身之衣芒霜如雪異香噴鼻周衣之棺奇花翠
如刻如畫衆皆讚歎不已翌日扶輿挽柩奔于隴底
龜山之下時首夏十有三日也真人資稟不凡夙性

神僊通紀

穎悟真神仙中人也既獲三聖口傳而面命脫駟馬
試劍之習而為修真鍊行之歸離抗塵走俗之形而
為超凡入聖之舉向也不識之無今也筆則成書
向也未嘗學問今也言則成文命意高絕於古
今措詞暗合於聲韻雖博學多識文人才士有所
不逮蓋其造詣極深修行極至聖賢不期而自佑
詞章不學而自得宜與夫窺陳編以盜竊者大有
理庭矣門人靈陽子等親炙日久間見日多得師流
傳遺文詩詞歌頌總四篇為上中下三卷目和

光集不敢自私刻梓以傳於世別集真人出處通真
紀年一帙曰過仙記尚庶幾真人昇仙證道之源
流垂世五教之本末開卷而勝然也故為之記

神僊通紀

太華希夷志序

帝八

愚除晉寧河中府之幕職密邇華山捨聞希夷先生
遺事公務之暇采古書所錄或諺語之談其高風峻
節信乎前宋一代之異人也故作太華希夷志以紀
之先生明易深造玄妙之理視人之禍福物之休咎
其應有如著龜當五代之時有撥亂濟世之志所學
得皇王帝伯之道聞宋太祖登極知天下已定遂入
華山為道士徵召不至及太宗即位三宣至闕下待
以賓禮賜坐與語所論事之吉凶靡不徵驗欲拜官
堅辭弗受不久放還山跡雖方外之士昭合中庸之
道其脫落塵世泥滓軒冕傲睨公侯視萬乘若僚友
恬退高隱不尚勢利足抑奔競之流可追配巢由嚴
陵之節其宗名教厚風俗以助萬一云回顧叱癩舐
痔奴顏婢膝昏暮扣人之門戶驕人於白日者猶醬
醃之醢鷄奚足論哉輅遠居保郡官除蒲川為家貧
不免二千里來之任初兩任教官連任縣職館閣名
公鉅儒累舉詞翰之選當路齟齬不果用僕恥於
奔競故碌之居州縣之職以代耕未能展平生讀書

之志恒鬱不遂因閱古傳記感希夷先生之高節
編次成一書俾新學之士激勵其志內有差訛鄙俗
傳者之誤志其固陋就撰以補綴之以寓高遠之趣
庶幾有取焉

延祐甲寅秋七月己未日訥齋張輅序

太華希夷志

帝八

登仕郎河中府知事訥齋

張輅纂集補譌

先生名搏字圖南亳州貞源人幼歲戲渴水一作一青

不媼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及

長習舉業後唐長興中試進士不第隱居武當山

九室叢辟教鍊氣二十餘年或傳夜靜焚香讀易

有五老人至厖眉皓髮容貌古怪常來聽誦居日

久搏問之老人對曰吾儕即茲山日月池龍也此間

玄武據臨之地華山是先生棲隱之所也異日布

夷默坐五龍忽詣令先生閉目凌空馭風終宵至

華山置坐於盤石之上開目視之不見五老人去向

或云睡法即龍教也龍善睡故云多閉門不出獨坐

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扇戶以

試之月餘始開熟寢如故始異之因問以黃白之術

搏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于此

乎世宗不悅放還山賜號白雲先生令長丈歲時存

問先生負經濟才初五代間自晉漢之際每聞一朝

華命輒輦感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先生攬鏡
自照曰非仙而即帝其自任如此宋太祖與趙普遊
長安希夷遊之笑而墮驢曰真人亦在世矣輒握太
祖之手曰可市飲乎太祖曰可與趙學究同往希夷
睥睨普曰也得也得相隨入酒肆普坐席左搏怒一
手引之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
居席右已知帝王有徵矣後先生引惡少數百入汴
州中路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大笑曰
自此定矣詩曰駒駒四十年來睡不覺東方日已

明先生即入華山隱居為道士宋太祖累徵不至及
太祖崩太宗即位至道元年四月十日帝坐垂拱殿
時和峯檢化理均平聞先生之名久矣厭紛華之世
喜清淨之教差殿東頭供奉官陳宗顏為使齋
詔書并御詩往華州華陰縣華山雲臺觀宣陳
圖南先生至四月十四日抵華陰縣之宰著作即丁
壽明迎接入縣時薄暮止宿焉來曉同天使四月望
日至雲臺觀與道士鍾希晦相見引導見先生報曰
皇帝宣師父先生盥手焚香拜禮畢聽詔曰朕自即

位以來克服八方威臨萬國遐邇歸於皇化華夷
亦致於隆平知卿抱道山中洗心物外養太素浩然
之氣應上界少微之星節配象由道遵黃老懷經綸
之長策不謁王侯蘊將相之奇才未朝天子卿不屈
於萬乘身奚隱於三峯乘風猶來舉朝稱賀御
詩曰華嶽多聞說知卿是姓陳雲間三島容物外
一高人丹鼎為活計青山作近隣朕思親欲往社稷
去無因先生聽罷詔書并詩對天使曰貧道棲真
物外修鍊山間無意求名有心慕道不願仕也待天

使禮畢未肯來朝即答面表并詩云伏念山野
生居吳地長自漢南成童以習業儒林壯歲而
編遊洞府性同鵝鳥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
安識行藏之去就敢荷作服脫箠為冠體有青毛足
無草履有意慕羲軒之道無心誦管樂之篇南華
道德頻看黃閣玉堂絕念數行紫詔徒煩彩鳳銜來
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苟臨軒陛貽笑聖明詩
曰九重特降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綠山色滿庭
供畫障松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祿登台島有意

求仙到洞天軒冕浮榮絕念慮三峯只乞臘千年使
見先生堅意不肯應召得回表并詩於四月二十四
日至京師進呈於紫宸殿太宗讀表與詩畢知先生
不來甚非悅念不已即當年六月三日帝坐垂拱
殿召殿東頭供養官張素真齋詔書再往宣先生
至六月八日到華山雲臺觀見山童擁筠筇而立
天使問曰師父在否山童曰師父於庵熟睡正濃使
臣曰何以得覺山童曰擊頭過金鐘便覺擊之即
寤先生知天使至忙起整道服問使臣曰何故復來

答曰皇帝為陳宗顏宣先生弗至甚為失望特遣吾
再來召先生扶香禮畢聽讀詔曰朕伏惟先生白雲
隱士碧洞高真悟大道之玄門達希夷之奧理朕嘆
韶光甚速迅景難留忽暑往以寒惟漸頽衰而鬢
改雖達治世之略未暗鍊性之機廢寢忘食思賢若
渴暫離洞府跨鸞鶴以飛來佇立宮闈列簪纓以敬
待先生讀罷詔書答使臣曰貧道山野之人鹿豕同
群登高望遠臨流漱齒松君桂父吾之友也雲峯
霞嶺吾所遊也孰羨浮榮之富貴哉請天使暫停

軒轡止渴山庵作回表并詩以謝殊渥表云伏念愚
拙深潛澗壑誤蒙天恩臣無諸葛之奇才君邁漢
皇之厚德臣山麋之性野鶴之姿冠簪獨羨平道遙
軒冕難禁乎羈束高臥蒼龍之嶺蝶夢悠揚閑看玉
井之蓮詩魂浩蕩滄煙霞于洞口採薇蕨於林間杖
屨徜徉身心懶散鍊爐中之丹藥遠擬登仙避世上
之虛名屢防嫁禍賴遭逢乎堯舜可踈放其巢由幸
盡餘生遐瞻聖代詩二絕云坐坐聖代即先年草澤
愚人也被宣自笑形骸元懶散才疎安敢望朝天調

和四氣憑燒藥修鍊千方只要安黃閣高官無意
戀閑居佳境勝為官使臣得回表并詩力不能強遂
至六月十六日至京師進呈文德殿下太宗讀罷表
并詩宣先生不至龍顏大不樂即當年六月二十九
日帝坐垂拱殿宣內都知石寶問曰百官中有誰言
辨者寶奏曰有內藏庫副使葛守中能言太宗宣至
令守中為使再宣希夷先生齋詔書并御詩往雲臺
觀七月七日到觀不見先生有知觀道人楊子遵言
先生恐皇帝再來宣上玉泉觀遁坐靜去了使臣

俾子導前導歷磳确石經至觀所報先生接詔迎
使焚香禮畢聽讀詔曰朕上承天命下撫民心兵
消而海四成寧化行而八方無訛位臨有衆含哺鼓
腹以同歌道體無為鑿井耕田以安業知大賢之生
世海宴河清望君子以救時風行草偃身未離于
巖壑名滿寰區志恒想於蓬瀛心遊寥廓朕素
知軒后博施之德實歎廣成修養之方地僻雖深
王澤所及伊尹就徵而適毫孟軻隨聘以至梁命
有相從禮無多讓御詩曰三度宣卿不赴朝開河千

里莫辭勞鑿山選玉終須得點鉄成金未見燒紫袍
緝：宜披體金印纍：可掛腰朕賴先生相輔佐何
憂萬姓輟歌謠先生讀罷詔并詩意懶赴徵聘言
復辭謝天使守中曰宣命三次先生不可固辭豈
不聞魯論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詔旨宜宜抗
拒又鄒書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可辭也僕雖
不才為先生賦詩一首詩曰華嶽三峰客幽居
不記年烟霞為活計雲水作家緣種藥茅亭畔栽
杉澗壑邊暫離仙洞去可應帝王宣先生讀罷

甚喜隨答詩曰鶴鷺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名
牽留連華嶽傷心別回顧雲臺望眼穿涉世風
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峰終欲和衣倒又
被天師下日邊先生賦詩畢與使者同行留別山
中麻衣道友詩一絕華嶽峰前路兩分數間茅屋
一溪雲師言耳曠持知久人是人非聞未聞麻衣
道者答詩曰獨坐茅庵迥出塵亦無衣跡自隨
身逢人不語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先生得
詩默喻其旨相別訖與天使不久至京師於

建隆觀安歇夜寢偶聞禁鐘響吟嘆世詩二
絕千門萬戶鎖重闔星斗排空靜悄然塵世是
非方欲歇六街禁鼓漏初傳銀河斜轉夜將闌枕
上人心美未閑堪嘆市塵名利者多應牽役夢
魂聞先生睡至五更聞曉鐘響復吟詩曰玉漏將
殘月色沉一聲清響透寒音能催野客思鄉切
暗送離人起恨深曉下鷺開名利眠枕前曉覺
是非心皇王帝霸皆經此歷代興亡直至今先
生賦詩畢盥漱巾櫛時已昧爽令使臣先入內

奏言先生宣來見帝急命宣至闕下見於延英殿先生服羽衣戴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禮見賜坐上賦詩問曰知卿得道數餘年鎮日常吞幾粒丹可訝鬢邊無白髮還疑臉上有紅顏終宵寢向何方觀清曉齋登甚處壇肯為躬躬傳妙訣寡人擬欲似卿閑先生答詩曰臣今得道幾經年每日常吞二氣丹仙釀飲時添添鬢蟠桃食後注重顏夜深只宿雲臺觀曉起齋登法錄壇陛下問臣修養法華山深處可清閑太宗覽先生所答詩

博曰

大悅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命先生寢於御園兵還果無功睡百餘日方起帝驚異加號恩禮特厚太宗從容謂希夷曰先兄太祖功高德厚宣先生弗至寡人功卑德薄煩先生降臨丹陛先帝不須貪道求陛下不免臣一遭耳太宗又問曰昔在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其跡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為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之太宗多延入宮中與語謂宰相宋琪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遣

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臣乎曰搏遁跡山野無用於世修鍊之事不知無所傳授然設使白日飛昇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君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甚喜先生以鶴書赴隴野服承延太宗喜其拔俗之標待以不臣之禮處之直館幽延西清靡勞襄野之遊自契崆峒之問八素九真之要訣四覺七緣之妙門故其造膝沃心之音莫

得而聞也太宗命先生相真宗即壽王也太宗八子真宗第三使左右引導至東宮王未起而迴帝問之先生曰王門廡養皆將相王可知矣所見乃張相者楊相崇勳郭太尉承祐也先生被召至闕下聞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搏曰得便宜事不可再去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康節詩曰珍重至人留好語得便宜是落便宜太宗暇日與先生同登東閣樓閣觀市肆見樓下富人日高纔起洗漱問左右

是誰之家或奏曰此東京豪富民耳即吟詩曰
人人未起朕先起朝來萬事攢心裡可羨東京
裏富民睡至日高猶未起先生答詩曰昨夜三更夢
裡驚一聲鐘響萬人行多應又是朝金闕臣自無
官睡到明太宗見先生所答詩大喜來日早朝上
欲以為諫議大夫先生堅辭不受乃作退官歌并
詩一絕歌曰道能清道能靜清靜之中求正定不
貪不愛任浮生不學愚迷多怪怪時人笑臣不求
官官是人間一大病官卑又被人管轄官高亦有
人趨佞或經秦或經鄭東來西去似繩劍直至百
年不曾歇算來爭似臣清靜月為燈水為鏡長柄葫
蘆作氣命出入雖無從者扶左有金龜右鶴引朝日
醉長不醒每又被天書請時人見臣笑呵呵臣目
心中別有景又詩曰元氣充餐草結衣等閑無事下
山稀不侵織女耕夫利猶自傍人說是非太宗見先
生堅意不肯就官祿問先生有濟世安民良策留
之可也希夷曰臣總角慕道壯歲遊山處心澹泊
默悟玄風濟世良策未暇知也臣頗好睡幸放還山

可也隨賦辭職嘆世詩一首云南衣北斗夜頻移日
出扶桑又落西人世輕飄真野馬名場爭擾似醯鷄
松篁鬱鬱冬猶秀桃李紛春漸迷識破却鄴塵
世夢白雲深處可幽棲太宗曰寡人召卿來方期陰
陽燮理朝綱整治安國家濟人民不意先生只說
山中之樂惟睡為念信有說乎先生曰然進睡歌
一首云臣愛睡臣愛睡不卧壇不盖被片石枕頭
某衣覆地南北任眠東西隨睡轟雷掣電泰山
推萬丈海水空裡墜驪龍吟噉鬼神驚臣當恁
時正鼾睡閑想張良悶思范蠡說甚曹操休言
劉備兩三箇君子只爭些小閑氣爭似臣向清風嶺
頭白雲堆裡展放眉頭解開肚皮打一覺睡更管甚
紅輪西墜後又口號云問君世上何物好無過曉起
睡當早庵前亂草結成衣飢食松栢常令飽因說
山石脚絆倒不能起得睡到曉時人盡道臣憨癡無
煩惱先生初在周顯德中人訪其居窺其戶聞然惟
獸跡鳥聲而已有樵子山麓者見其遺骸塵翳
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起曰

睡適酣矣奚為擾我州將羅考威以聞太宗知先生堅辭不仕欲求還山帝命百工聚集貨物於五門前歌呼喧闐以誇萬民之富庶約先生登說謂先生曰京師豐盛若是安忍棄寡人還山不同治世乎先生曰鳥獸棲于林麓魚鱉遊于江湖各有所樂耳太宗指示人烟輳集處問先生曰見否曰見帝曰見甚先生曰見富者貪生貧者競命太宗默然須臾下五午還殿詰朝先生入內堅辭還山帝懇求濟世安民之術先生不免索紙筆書四字遠近輕

重帝不諭其意先生解之曰遠者遠招賢士近者近去佞臣輕者輕賦萬民重者重賞三軍帝聽罷大悅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賦詩以寵其行又詔華州刺史王祚時就存問以廩其闕由是海內無賢不肖聞其風而慕之其願操几杖以師事之者不可勝數將出京師先生賦辭朝詩云十年蹤跡踏紅塵為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劔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

春太宗為先生堅要還山不能苦留上賜龜鶴鞍馬等物餘重物堅辭不受惟茶藥而已令史臣以安車送先生至華山雲臺觀賜號希夷詔曰賜詔陳搏一代高人累朝逋客慕我隆平之化來修觀謁之儀不有嘉名何彰貞範宜賜號希夷先生臨別留詩一絕云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雲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來白雲封太平興國初太宗差天使持詩再召先生辭謝不起先生密陳天命實在章聖御詩曰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香

無聞如今若肯隨微詔總把三峰乞與君先生竟辭不至帝令使臣賜二女與先生以備執巾櫛先生却之回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一詔唐僖宗封高清人以備洒掃太宗賜希夷先生詔勅華山道士陳搏虛處士仍賜官女三故賦詩云混跡寰中棲心物外養太素浩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但守志於林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予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川途暫來城闕沃旬延遇弘濫居多白雲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

唐堯之至聖有巢由為外臣朕雖寡薄竊遵前事
或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王祚每事供須乍返
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
宜知悉春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及多賜茶絹
詔曰勅朕居九五之尊雖數年用兵而一心利物乃
者鸞旌南狩江表未庭款誠屢整於軍前方物咸
陳於闕下既能效順遂命班師以汝早棄塵寰高居
物外自得逍遙之趣不驚寵辱之心鎮彼巖浮有足
嘉尚俾均賜費用獎隱淪今賜汝云云河潼氣爽
蓮嶽地靈攝道知方諒多休祉臨軒翹瞻寤思在
懷想宜知悉夏熟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賜汝
細白絹三十匹蠟面茶一十斤研膏茶二十斤鵝山
茶二十斤詔至可領也先生常立於庭間見金人持
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蓋秋為萬物之所
斂而歸者也吾其隱于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遂
抵華山得古雲臺觀故基闕荆榛而居之以契歸
成之語著三峰寓言五十首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
至其處叱虎令去自是虎不為害雍熙中先生因吟

望仙掌坐對瀑流指隙地曰此北極之舊地也吾
嘗夜見神人衣黑衣頂冠掌中有朱書字示吾
其文曰北極開同紫微帝君之殿先生因曰開同者
因天地而生故為北辰也乃命弟子構之侯紫張
觀將舉進士以問先生曰侯張二生今年登科不
如來年是年春省黜其名明年中第皆如其
言

太華希夷志卷終

太華希夷志卷下

初張定忠公垂崖詠謁華山陳圖欲回隱華山希夷
曰他人即不可如公者吾當分一半相奉然公有官
職未可議此如失大家待公救豈可不赴也公別搏
搏以宣毫十枝白雲臺墨一劑蜀棧一角為贈公別
謂搏曰會得先生意驅詠入關處去曰珍重珍重搏
送公回謂弟子曰斯人無情於物達則為公卿不達
為師乃贈詩一絕云征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
火忙乞得金陵閑養老也須憂恤謔邊蒼公始不諭

神僊通紀

其意後更鎮西蜀馳驛過華陰不暇與希夷相見
寄詩與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欲清流擬置君
今日星馳劔南去迴頭慚愧華山雲後公西蜀回有
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道爽迎應被華山
高士笑天真度盡得浮名公晚年有瘡發於鬚治久
不差遂自請金陵養老以鬚瘡卒果如其言錢文禧
公若水少謁希夷求相邀入山齋地爐畔見老僧擁
壞衲瞑目附火錢揖之僧微開目而已良久希夷問
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等骨後見希夷曰吾始見

子神貌清粹謂子可學神仙而此僧言子無仙骨
但可作貴公卿耳錢曰其僧何人耶希夷曰麻衣道
者聞見錄一說若水為舉子時見希夷於華山希夷
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
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著畫灰作做不
得三字徐曰急流中湧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
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纔四十致仕希夷初
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做不得故不
復留然急流中湧退去神仙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

神僊通紀

華陽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人罕有見者
關中逸人呂洞賓有劍術雖數百里頃刻輒至世以
為神仙教至希夷齋館與之唱酬如交友時人異之
此皆舊史之文也陳堯佐知華州一日謁希夷先
生坐定與語少頃有一道士風姿英爽自如點漆真
神仙中人也徑入坐次希夷急避尊位畧話教語
皆方外之事須臾約囊中取棗一枚與堯佐却而
不受希夷起接啖之不久辭去送於觀外復坐會
堯佐曰此何人希夷曰即洞賓也堯佐悔愕不已清

源王世則等同詣先生世則為僕隸拜於階下先生笑而降階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坐諸生之右曰將來君冠諸公明年世則果第一人及第一日先生自言嘗遇高士孫君仿麀皮處士二人語余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因往棲焉許諫議仲官罷成都牧過其廬先生曰非久再當補外尋遷給事中尹河南踰年入覲又遣人致書幣以問休咎謂門人賈德升曰為我答書給事此去更不出矣未幾果卒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

神僊通紀

令趣歸沆憚其遠不欲去先生與之俱徃行一二里有人號呼以報母卒沆始悟先生遺藥急去可救既至果卒餌其藥遂愈齋中有大瓢掛壁上有道士賈休復欲之未敢言希夷謂之曰子來非有他意蓋欲吾瓢耳命侍者取而與之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豹林谷聞先生之風徃見之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有佳客至明逸果至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夫者後當有顯官聲名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求官祿非所問也希夷

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耳雖晦山林恐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真宗朝召為司諫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為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衛至今為將帥有聲後希夷解化明逸立碑叙希夷之學曰皇王帝伯之道云希夷先生有高識嘗誥某曰

神僊通紀

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暇取跡動天闕名馳震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故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間門人戚屬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王嗣宗守京兆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一旦山齋起服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彙悉焚之酒數行而逝亦奇男子希夷先生好讀書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脩授李之才挺之挺之授康節邵堯夫堯夫以象授种放授

蘆江許堅授范諤昌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為神仙術善人倫風鑒而已非知希夷先生也先生忽謂弟子賈德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見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扣門賈未及報其人忽尔而去先生遽出道之一里餘遇老人衣鹿皮因問曰前去遠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八百里又悟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也李即不及而鹿衣者亦失所在希夷先生曰吾不久留此世矣端拱初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我眉使晝夜燃燭於

神僊通紀

石室中弟子等恭受文翰虔奉約束皆嗚咽流涕先生曰無亂尔情以怛我化也先生臨卒草奏疏人莫見其言遣弟子賈德升持所賜龜鶴并青駉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之以所獻物復賜德升仍加紫服號曰悟真先生希夷端拱初命德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二年七月初室成先生乃欣然策馬徑造其谷至鑿石確處捨馬而徒攀藤引蘿暮抵其室大笑數四謂弟子曰嶮巖大華氣清景秀吾之所歸乎即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

大教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至期以燭及夕命滅之令弟子各休息既曙則以左手支頤而終壽一百一十八歲經七日肢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後有中使至峨眉有客入謁衣冠甚偉自稱東明專相多說華山事後方悟華山陳先生遽舍吾之不知所往自號扶搖子其先生門弟子也并高人勝士同至者咸錄於後以激勵後學云晦庵先生通鑑綱目曰周世宗召華山隱士

神僊通紀

陳搏詣闕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乎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胡氏曰陳搏所蘊非世宗所知也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發已其端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也先生披荆榛築室於上方太平興國中太宗累賜詔賚御詩召搏赴闕乃敕有司增積隱廬復給內府金錢經始壇殿規模方備今觀是也先生著指玄篇八十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觀縷道妙也

括至真其言簡而理深使觀者有所自得先生
啓沃上意幽贊遠圖太宗欲以為諫議大夫
先生懇辭命遂不下委化之年蓋百一十八歲自謂
先機逆數知來識往精微深妙殆不可測至諸奇
說眩曜之事則未嘗為也故先生之道浩然莫得
而揭厲之者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悅之
先生沒後有弟子曾孫武尊師因文正范公指
教得入室還丹詩於京師凝真院得三峯寓言
於太華李寧處士得指玄篇於赤城張無夢

神僊通紀

得釣潭集於張中庸進士共三百篇餘乃纂先
生傳集并養生要旨及李真人服餌法御賜詩
曰只向身邊有大還胎神月殿在秋天三靈密象誰
分別尸質清虛本自然又御詩篆明堂及飛白清
靜二字真宗祀汾陰駐蹕華陰再幸雲臺閣先生
遺像佇立凝思久之命除其觀田租召對道士武
子華等賜紫服張方平往來奉蜀恭謁神御
既而贈禮希夷推神仙者之云蓋神本無方道無
不在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惟神也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渙然與合謂至人由是後可以出死
生而窮變化至于一氣逆復之元本四象自然之
體用指玄理精婉已成章彼九室下方豈徒與麋
鹿為群木石為伍而已哉先生紫袍綠絡眉目偉
異方瞳粹音九流百氏之學咸徹視洞觀先生之道
窈乎其深而不可窮恍乎其變而不可測固將乘
雲氣騎日月以遊乎四海之外豈與眩奇怪高詭
譎以欺世取譽者同年而語哉神放以處士召見
拜諫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請歸終南

神僊通紀

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群
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姪
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曩者通判以下
拜君君扶之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弟名位不輕
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
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才識無以踰人專飾
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擢為顯官恐天下竊笑
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閉明避匿而放
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扶掖言放陰事數條

上雖兩不問待放之意淺衰神效別業在終南山
後生徒學者甚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
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絕真宗聞之遣
中使携畫工圖開之圖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
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以遣人圖之故野
有詩曰穆修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圖南修
少豪爽性褊少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
于禁中壁間真宗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
為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不薦

神僊通紀

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及言由是不復問蓋伯長
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
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其禮伯長竟不一揖
而去晉公憾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途
道州伯長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凶何事不移
量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榜登
進士及第調海州理棧以忤通判遂為削籍隸
池州其集中秋浦會遇詩自叙其詳後遇赦署
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

家有唐本韓柳集乃自於親厚者得金募工鑄
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
其傍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
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字當以一部為贈自是
經年不售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化伯長
首為之倡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
古文又傳其春秋學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僊儻
不群師事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
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略無倦意登科任孟州司戶

神僊通紀

挺之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忠獻公以此頗不悅
挺之自若也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
外挺之但別於近郊或讓之挺之曰異時送太守
至如是且情貴稱禮范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
非情豈敢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
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往省之忠獻始稱歎
遂受知焉邵堯夫子某云挺之嘗為共城令屬衛
州時先君康節居祖母喪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
布衣蔬食三年躬爨以養先祖挺之聞先君好學

苦志自造其蘆問先君曰為科舉進取之學耳
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
也顧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
乎先君曰未也顧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
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顧受教於是先君傳其
學挺之後終殿中丞簽書澤州判官廳公事澤人
劉義叟晚出其門受曆法以為名士場學則惟
先君得之也康節少時自雄其才慨慷大志既李力
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

神僊通紀

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
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三十年
始至蓬草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
之裕如講李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
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
必之先生之蘆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
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
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
之功多矣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

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
浩大其所自得者多矣受命不起以詩答鄉人平
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
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
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張師
正年五十齒已疎搖後十餘年臣儕大截利若刀
截嘗得藥方叙曰元亨在天聖中登嶽頂至明
星館故基下得斷碑彷彿有古文乃治口齒烏
鬚藥方歌一首猪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

神僊通紀

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蒂要相當青藍
等分同燒煨研細將來使最良指齒牢牙髭
髻黑誰知世上有仙方此希夷先生之方也處士
魏野字仲先陝州人也居于東郊架草堂有水
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前後郡
守皆所禮遇上祀汾陰過其蘆遙望魏野松下教
鶴舞真宗曰寡人須到此中使報之將近魏野携琴
引鶴踰垣而去駕至山庵不遇隨書於門曰朕與
寇準同來後使人召之辭疾不至野以詩贊寇公

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岳汾陰
俱禮畢這迴好伴亦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
酒茗藥物為答素編云先公遺札有公自寓此
詩教本且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改柄遂拜太尉
王清昭應使王文正遺事魏野謂寇準曰自古
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
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温公集
言野之子名闕亦不仕皇祐中賜清逸處士號

出歸田錄

神僊通紀

玄風慶會錄序

國師長春真人昔承宣召不得已而後起遂別中土
過流沙陳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厭
世登天自太上玄元西去之後寥寥千百載唯真人
一人而已其往迴事跡載於西遊記中詳矣唯餘
對上傳道言與旨上令近侍錄而秘之歲乃踰
旬傳之及外將以刊行於世願與天下共知玄風慶
會一段奇事云壬辰長至日序

神僊通紀

玄風慶會錄

致十二

元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

侍郎移刺楚才奉勅編錄

欽奉皇帝聖議宣請高道長春真人歲在己卯正元
後一日敕朝官劉仲祿齋詔尋訪直至東萊適符聖
意禮迎仙馭不辭遠遠而來逮乎壬午之冬十月既
望皇帝啟于西域雪山之陽是夕御行在設庭燎虛
前席延長春真人以問長生之道真人曰夫道生天
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

不知道之大矣余生平棄親出家唯學此耳道生
天地開闢而生人焉人之始生也神光自照行步如
飛地生菌自有滋味不假炊爨人皆食之此時尚
未大食其菌皆香且臭嗅其香口嗜其味漸致
身重神光尋滅以愛欲之深故也學道之人以此
之故世人愛處不愛世人住處不住去聲色以清靜
為娛屏滋味以恬淡為美但有執著不明道德也眼
見乎色聽耳乎聲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則散其氣譬
如氣鞠氣實則健氣散則否人以氣為主逐物動念

神僊通紀

則元氣散若氣鞠之氣散耳天生二物曰動植草木
之類為植而無識雨露濡自得生榮人物之
屬為動而有情無衣無食何以卒歲必當經營
耳且夕云為身口為累故也夫男陽也屬火女陰也
屬水唯陰能消陽水能剋火故學道之人首戒乎色
夫經營衣食則勞乎思慮雖散其氣而散少貪婪色
欲則耗乎精神亦散其氣而散之多道產三儀輕清
者為天天陽也屬火重濁者為地地陰也屬水人
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之人知修鍊之術

去奢屏欲固精守神唯鍊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
昇乎天而為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迷之徒以酒為
樂以妄為常姿其情逐其欲耗其精損其神是致陽
衰而陰盛則沉於地為鬼如水之流下也夫學修真
者如轉石上乎高山愈高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
以其難為也舉世莫之為也昔道逐欲者如擲石下
乎峻坡愈卑而卑易愈斯須墮墜一去無迴以其易
為也故舉世從之莫或悟也余前所謂修鍊之道皆
常人之事耳天子之說又異於是陛下本天人耳皇

神僊通紀

天春命假我手家除殘去暴為元元父母恭行天
罰如代大匠斲克艱克難功成限畢即昇天復位在
世之間切宜減聲色省嗜慾得聖體康寧審筭遐
遠耳庶人一妻尚且損身况乎天子多畜嬪御寧不
深損陛下宮姬滿座前聞劉仲祿中都等揀選處女
以備後宮竊聞道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既見
之戒之則難願留意焉人認身為己此乃假物從
父母而得之者神為真己從道中而得之者能思慮
寤寐者是也行善進道則昇天為之仙作惡背道則

地為之鬼大道產眾生如金為眾器銷其像則返成乎金人行乎善則返乎道人聞聲色衣食人見以為娛樂此非真樂本為苦耳世人以妄為真以苦為樂不亦悲哉殊不知上天至樂乃真樂耳余儕以道學之故棄父母而棲巖穴同時學道四人曰丘曰劉曰譚曰馬彼三人功滿道成今已昇化余辛苦之限未終日一食一味一盃怡然自適以待乎時其富者貴者濟民拯世積行累功更為異耳但能積善行道胡患不能為仙乎中國承平日久上天屢

神僊通紀

降經教勸人為善大河之北西川江左悉有之東漢時干吉受太平經一百五十卷皆修真治國之方中國道人誦之行之可獲福成道又桓帝永壽元年

正月七日

太上降蜀臨邛授天師張道陵南斗北斗經及二

十四階法籙諸經籍千餘卷晉王纂奏過

太上道君法駕乘空賜經數十卷元魏時天師寇

謙之居嵩山於

太上等處受道經六十餘卷皆治心修道祈福禳

災掃除魘魅拯疾疫之術其餘經教不可盡言降經之意欲使古今帝王臣民皆令行善經旨太多請舉其要天地之生人為貴是故人身難得如麟之角萬物紛然如中之毛既獲難得之身宜趣修真之路作善修福漸臻妙道上至帝王降及民庶尊卑雖異性命各同耳帝王悉天人謫降人間若行善修福則昇天之時位踰前職不行善修福則多是天人有功微行薄者再令下世修福濟民方得高位昔軒轅氏天命降世一世為民再世為臣三

神僊通紀

世為君濟世安寧累功積德數盡昇天而位尊於昔陛下修行之法無他當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耳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則為外有行欲保神為乎內行人以飲食為本其清者為之精氣濁者為之便貪溺慾好色則喪精耗氣乃成衰憊陛下宜加珍蓄一宵一為已為深損而况慾慾者乎雖不能全戒但能節慾則幾於道矣夫神為子氣為母氣經目為泪經鼻為膿經舌為津經外為汗經內為血經骨為髓經腎為氣精全則生氣亡則死

氣盛則壯氣衰則老常使氣不散則如子之有母
氣散則如子喪父母何恃何怙夫神氣同體精髓
一源陛下試一月靜寢必覺精神清爽筋骨強健
古人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卧一宵藥為草精為髓去
髓添草有何益哉譬如囊中貯之金旋去金而添
鐵久之金盡囊雖滿空遺鐵耳服藥之理夫何異
乎古人以繼嗣之故娶婦而立家先聖周公孔子孟
子各有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人生
四十已上氣血已衰故戒之在色也陛下神子神孫

神僊通紀

枝蔓多廣宜保養戒欲為自計耳昔宋上皇本天人
也有神仙林靈素者挈之神游上天入所居宮題其
額曰神霄不飢不渴不寒不暑逍遙無事快樂自在
欲久居之無復往人間之意林靈素勸之曰陛下天
命人世有天子功限未畢豈得居此遂下人間自後
女真國興太祖皇帝之將婁失虜上皇北歸久而老
終于上京由是知上天之樂何啻萬倍人間又知因
緣未終豈能遽然而歸也余昔年出家同道四人彼
三子先已昇化如蟬蛻然委此凡骨而去能化身千

百無不可者余辛苦萬端未能去世亦因緣之故也
夫人之未生在乎道中不寒不暑不飢不渴心無所
思真為快樂既生而受形眼觀乎色耳聽乎聲音了
乎味意慮乎事萬事生矣古人以心意莫能禦也
故喻心為猿意為馬其難制可知也古人有言曰易
伏猛獸難降寸心乃成道昇天之捷徑耳道人修真
鍊心一物不思量如太虛止水水之風息也靜而清
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焉能鑑萬
物哉本未真性靜如止水眼見乎色耳悅乎聲舌嗜

神僊通紀

乎味意者乎事此教者續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
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
為道人一身耳治心猶難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覽
萬機治心豈易哉但能節色慾減思慮亦獲天祐
況全戒者邪昔軒轅皇帝造弧矢創兵革以威天
下功成之際請教于仙人廣成子以問治身之道廣
成子曰汝無使思慮營一言足矣余謂修身之道
貴乎中和大怒則傷乎身大喜則傷乎神太思慮則
傷乎氣此三者於道甚損宜戒之也陛下既知神為

真已身是幻軀凡見色起心當自思身假神真自能止念也人生壽命難得且如禽獸歲之產子旋踵夭亡壯老者鮮嬰童亦如是故二十三十為之下壽四十五十為之中壽六七十為之上壽陛下春秋已入上壽之期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出家學道人惡衣惡財不積財恐害身損福故也在家修道之人飲食居處珍玩貨財亦當依分不宜過差也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國土不啻億兆奇珍異寶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為之大

神僊通紀

備屢有奇人成道昇天耳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木美蔬魚鹽絲蠶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為大國所以歷代有國家者唯爭此地耳今已為民有兵火相繼流集未集宜差知彼中子細事務者能幹官規措均當與免三年稅賦使軍國足絳帛之用黔黎獲蘇息之安一舉而兩得之茲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余萬里之外一召不遠而來修身養命之方既已先言治國保民之術何為惜口余前所謂安集山東河北之事如差

清幹官前去依上措畫必當天心苟授以非才不徒無益反為害也初金國之得天下以創起東土中原人情尚未諳悉封劉豫於東平經畧八年然後取之此亦開創良策也顧加意焉修身養命要妙之道傳之盡矣其治國保民之術微陳梗槩其用之捨之在宸衷之斷耳昔金國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過節不勝衰憊每朝會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訪高道求保養之方亦嘗請余問修真之道余如前說自後身體強健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昇遐余

神僊通紀

生平學道心以無思無慮夢中天意若曰功行未滿當得時昇化耳幻身假物若逆旅蛇居耳何足戀也真身飛昇可化千百無施不可上天千歲或萬萬遇有事奉天命降世投胎就舍而已傳道畢上諭之曰諄諄道誨敬聞命矣斯皆難行之事然則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傳道之語已命近臣錄之簡冊朕將親覽其有玄旨未明者續當請益焉
玄風慶會錄終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疑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履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為麤蕪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後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歛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歛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戎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為已

而更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然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過矣及到歙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

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焚郊不已眾人共拜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盛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既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卧牀皆重灼而薦席無有佳者有朱翺者為池法掾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或我姓名當有所應期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

己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健呼家人曰適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爭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郊忽起結束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

秋末觀主將種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
至洪州市中探鮓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鮓
郊怒以物擊小兒中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
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罵怒虞候不
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去
日活杖我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
觀因醉卧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
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
初吳朝以金陵為州築城西抱江東至潮溝錢指
城西里餘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
為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處乃構層樓
為酒肆焉嘗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
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聽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
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
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
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

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
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
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取穢食之如言而雷電
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
常對聖人也人不之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
誌公塔中人以為應後烈祖復取之入宮陳於內
寢焉又每為讖語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
髻髻之間一倍楊初吳氏有江之地凡四十六年
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

二十年故髻髻倍之耳

聶師道

聶師道歛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為歙州刺史其兄
方外為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
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為問政山吳
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為問政先生焉初方外
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瞻信日久而富
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逆旅友病熱疾村
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

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欽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頌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欽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教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

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掣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無恐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

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即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離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病劇有白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

冲天而去

于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爲設茶置之食案煩人退于及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欲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逐之而持其衣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曰願

渴否曰然懷中出物如茶末與之曰置此口中掬水
下之如言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
潔白美秀如王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徧歷
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人為
歌詞應聲為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
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或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
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無好事樵唱漁歌不
礙時鐘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
言夢符乃其第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人
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諸艾氏家賃其屋而居家唯翁
媪而已旦持一筐葷賣之久而醉歸積久隣人怪
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缶土以水噴之須臾葷
生及曉刈之後翁病謂媪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
中及卒如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其重及至半

路漸輕如無流蕩其棺唯覺杖在其中發之獨得
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枝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
頗好書稍為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
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
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
事召之入宮益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
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

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
於人後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為詩句題
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
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顯然而彰上益以此
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為之
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預謂先生曰此皆因於
成之苟不煩大其能乎先生曰試為之始亦可上乃
取水銀以碎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
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常不信下妾

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又嘗大空上戲之曰先生能以空為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為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全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為錠銀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為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為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菩提水龍腦漿菩提

水清此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為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為之曰試為應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瑠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凝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後飲少選文視之見瑠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且請

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為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寔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為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常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即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為余言

潘辰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鷄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極飲不竭辰驚為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為詭異世號之為潘仙人能拘水銀於手中接

之即成銀管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為戲令以物瀉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為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亮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亮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亮曰可顧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為戲因就假之既至亮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

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為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教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况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孳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往託於處士處士

許之既而圍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刀還以手抑按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瑞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言在萬眾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中見其兄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洪州將校

鍾傳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晏某使於浙中晏至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文聞晏亦出觀之見翁媪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眾喧呼姬仰望慟哭翁為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而沒洪州艾氏其先識晏親聞其說

史公鎬

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鈇弟也性冲淡樂道未嘗見其喜怒人或干之亦不以介懷既貴盛衣服鮮楚

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賓主為意及去設著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覺也或持其衣逐之方悟乃易之矣部尚書張翰與銓公竊求為楊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曠達多可試謂之曰且為楊子尉可乎公竊亦忻然從之後為揚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雲兩人有望見雲兩之上有二人緋衣乘馬冉冉而上極高而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已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為讎爾既告我當為遣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生瓊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為鬼物所著自言

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為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且以告且求救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室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有為夢鬼所挽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為楮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楮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為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携書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

游帷觀中有道士嘗不禮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耶
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於室勝令童子叩戶取
李處士七道士起見所卧枕前挿一七首勁執力
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建康貧者

建康開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
於此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
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云乞丐亦不歷街
巷市井但入寺道遙遊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

以向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
無所求特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
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益怪之因
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向乃毀屋移於玄武湖
西南內臣張謀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
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
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發屋
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
不知所之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字少而靜默好道家
世七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
虎山入道棲隱深遠人鮮得見之者家人或見之
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
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
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
之曰豐城摘美顏息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摘泊牢
城港今為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携一布
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危嘗有姻禮市黃金郡
中少不足用頗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為
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定
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去之曰慎勿入口中金誠
不知惜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人謂為百歲實亦不
知其年汝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徑以
待之遠近必至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

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在見召後數日而使者
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
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為預知也
後過江居於永興景星廢觀結廬獨居常有虎豹
隨之人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遍體發
汗焉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
太祖在宣州常給諸將鎧甲訓所得故弊不如意

形於言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
知之心不耳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
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
復驚弱訓言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
之訓復以為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
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
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弊當為易之及吾問汝
果然乃為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
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

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
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籠衣及妻
歸請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
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
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厨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
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為數
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
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為刺史

董紹顏

董紹顏者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
出諸子以待紹顏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
顏曰諸子亦皆貴然不若此平頭也後敬洙累授
節鎮為時名將馬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常聞
街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
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即君非善終者彥思曰
吾軍校死於鋒刃事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
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稍有火街中
亦為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為

亂彥思死於難焉

魏王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妻而已一日自外歸求沐浴換新衣坐繩牀而終妻見之大驚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王因並塚葬之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曰安得不祥之言

因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扶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度州少年

度州將校鍾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戍泊舟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未同載往揚州鍾許之遂同行江次上岸共行市中見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船出家首於袖中因曰

適以無錢而取之今當還其值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還取肉屠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與鍾同舍遊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戲至店中少年指青衣曰此必今夕為盜耳宜備之鍾不甚信中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竇乃攀燭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鍾如言及至日沙而朱瑾殺昌化城中驚擾焉

閩中處士

閩中處士張標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卧如死而體不冷既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為閩師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孫侃留居閩中因家人疾請標禱於冥府標從之因曰見君之先父在水府有冥識言其家事委曲一皆是

洪州書生

成幼文為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炮一日生
炮下時兩齋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
囊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鞋墜泥中小兒哭未其
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曰未有食待賣鞋營
食而老為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為償其值少年
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愠
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
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庭皆閉求之不得
少頃復至前日旦來惡子吾不能吞已斷其首
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
血在地豈不容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樂傳於頭
上擇其髮摩之皆化為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
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
長揖而去重門皆閉而夫所在

撥潭漁者

吳太祖為廬州八營都巡警至撥潭憩於江岸有
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鱸次而
霸也因四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公異之得遺以物

不顧而去

瞿童

瞿童字栢庭以字為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頰長
準秀自動事而寡言大曆四年丙川潰將楊林為澧
陽守不戢部下女縱其黨賈子華率千人假道武
陵劫五溪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栢庭十四侍母走
武陵高君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
宅栢庭因山寶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
引觀其道栢庭志洞源辭以栢庭奉母須甘旨山寶

曰栢庭母在山寶廬卒有繼給倘家收拾貧賤所
望春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栢庭母衣食僅二周
載六年正月栢庭喪母既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
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與愛惜辭而飯之七
月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栢庭持裝索
栢庭必閉目處中洞源讓曰處家而睡人奪汝携栢
庭曰非有睡也聞衆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
及宜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奈何
栢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須須持爐還洞

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途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
七年二月卽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栢
庭山中植果藥踰二十日洞源來栢庭一不詰之答曰
自尊師去州祇於僊林尋僊穴洞源問所尋何見
答曰見石室石牀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
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旬栢庭於藝圃中得一棊
子捧呈洞源曰秦人棊子洞源異之曰誰爲謂汝爲
知其然後曰是誠秦人棊子洞源諦視之狀若龜
光潤如玉遂貯錄囊中後因閱錄開囊緘記如舊
亡棊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
澗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
洞源命栢庭河畔視船往復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
詢之來何遲栢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
遇一老尊負杖掛物呼令隨去栢庭不敢由是晚三
十早朝禱常所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僊舟寫
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拜
洞源凭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僊洞洞源曰
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爲不可栢庭曰前

時尊師不決去過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速捷洞
源曰十年易君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
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卽聲命同
觀道士朱靈言曰朱老師看僊人朱靈言脫栢
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問人胡清鑄
朱神靜童子陳景旸謹伯進偕園囑栢庭服短
布衣烏縉巾逡巡却行三移步忽然不見洞源
與道徒皆愕胎履際有一栗樹謂暫考立洞源
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踪卽聲鐘集觀之得遍
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
十一年元僊信從辰州來聞弟登僊至桃源又
師事洞源爲道士巖薛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
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
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郵檢人於延
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
不能迭延陵闔茅山三十里邠人望見徐步入
山門是日女道士蕭冷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
漆函蓋貯素書直未及門舉一足履闔冷然

問曰汝為誰答曰瞿栢庭因問冷然黃尊師何在
冷然指示路處髮髻記有栢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
了辨即攝衣詣洞源問栢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
諭秋八月既朔之旬洞源謂門弟子曰吾將蹈滄海
為備裝或以未可行為請諭一年當午洞源化真
造曰代人傳瞿童登僊之跡皆怪異可感予自
幼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過詎詭如甚
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間之於漁人曰栢庭
有同學陳景旸三五從君今復為桃源觀道士
易名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越百
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志食遂命迂之未獲至若
不克見及期而朝門道守景旸前庭冠青羅
冠碧綠衣冰顏雪膚皓髮蒼眉端簡足跡肅容
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既至休館徐徐閱
所感景為具辨因裂積直紀用祛後疑長慶二年五
月三日朗州刺史溫造述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
實此記乃簡與親劄景為好事者唐去重刻

惟存碑
側數字

南唐列傳

譚紫霄

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
劇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
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
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闕
王王昶尊事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闕亡遁居
廬山棲隱洞壑者百餘人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嘗
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遇疾召紫霄中夜披
神僊通紀

潘辰

史守冲潘辰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既
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冲適詣宮門獻丹方
辰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仙人使鍊金石

為丹服之多暴怒群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矣躁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丹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

耿先生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為女道士玉貌烏水常着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江進嘗見

神僊通紀

官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鐺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靈擁爐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煬麥粒成珠圓光彩餐然奪真大國食進龍腦油元宗秘愛耿視之曰此未為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教斤懸之有頃漉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雷及霽娘已失矣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

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馮真云

神僊通紀